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14

齊魯書社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五卷道藏本

元薛致玄撰、致玄號太霞老人、餘未詳、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云、薛庸齋諱玄、大元河南路提學、作解、未知即致玄否、致玄以為碧虛纂微剖析玄妙、近世所貴、既為科文疏七卷、兼疏纂微開題、使人識玄元應世垂經之本末也、故判分為二十門、疏釋詳盡無遺、蓋碧虛開題一篇、為全書之總論、開題明、則碧虛解老之旨亦明矣、書前有李庭郭時中馮復諸家之序、題曰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疏鈔序、而諸家所論、似與本書無涉、細審之、乃知三篇為致玄科文義疏之序、義疏亡佚、僅存序文、收者不達、遂混為科題之序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二卷道藏本

元薛致玄撰、致玄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已著錄、是編以碧虛子纂微、廣引古籍、因詳為證明、其引書者、列著其篇名、略疏其義、其用古句而不著其書者、則疏其出處、讀陳書者、可以無隔閡矣、惟上卷原闕、下卷至為學日益章、書題前後如此、可疑者有二焉、景元纂微原書本為學日益以後、引書甚多、何以薛書竟止於四十八章、可疑一也、纂微不分章次、但云道德二經、而此列章名、殊違舊式、可疑二也、蓋是書不特闕佚上卷、即下卷亦非完書、李庭謂致玄撰科文義疏七卷、纂微開題及總章夾頌各二卷、其言混殽不清、今開題科文疏五卷、是編二卷、共為七卷、全書義疏及總章夾頌、迄未見之、則此書自非原式、亦經後人竄亂矣、

道德真經集解四卷 道藏本

原題趙學士集解。按是編體例，總論章旨，及折衷諸家之說，必稱作者姓氏以別之。其首見於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解中，稱趙秉文曰，以下多稱趙曰。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集解趙曰，諸說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云云。則為趙秉文所撰矣。金史趙秉文傳，興定元年，授侍讀學士，晋

禮部尚書，仍兼侍讀學士。故書題趙學士也。劉祁歸潛志有秉文有老子解，焦氏經籍志趙學士老子集解四卷，與此合。所解頗為平允，引有王弼、開元、政和、陸希聲、孫思邈、司馬光、呂惠卿、王雱、葉夢得、劉巨濟、僧肇、羅什、諸家。其間原書佚者，固可珍惜，即其存者，亦可取校。小萬卷樓叢書，亦有此編，即取藏本重刊者也。

裴子語林二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晋裴啓撰，清馬國翰輯。世說文學篇注引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稚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又醜詆篇注引續晋陽秋曰，晋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隋志亦稱

裴啓。按作啓是也。古人名字相應，此暗射莊子榮啓期，故名啓字榮期也。范啓字榮期，與此正同。作裴榮者，涉榮期而誤耳。隋志小說家，梁有語林十卷，東晋處士裴啓撰，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諸書輯為二卷。世說云，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又云，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

復爲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黄、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檀道鸞亦以此爲言、是編興廢之跡、顯白可曉、啟書失實之處、自所不可免、即陳壽索米之事、亦可信耶、然吐屬清雋、自成佳品、故臨川之書、多所資取也、

請雨止雨書一卷 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說苑辨物云、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大旱者、陽氣太甚、以厭于陰、陰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于大水、陰氣太甚、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是古代請雨止雨之理也、

漢志雜占、請雨止雨二十六卷、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然隋志五行家、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漢書董仲舒傳、仲舒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故春秋繁露有求雨止雨二篇、國翰即據以輯錄、謂謌衡順鼓言女媧之象、疑原書有禱祠女媧一節、因附載其說、又以

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博物志載有祝辭，並二十六卷之佚文，合爲一卷，其詳難知，清顧鳳毛雪撰求雨考，亦未傳也。

太史公素王妙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傳漢司馬遷撰，清馬國翰輯。按困學紀聞卷二十，引太史公素王妙論一節，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今考越世家集解，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范蠡南陽人，上曰字蓋衍，今本正義無七略云云，而漢志亦未著錄，隋志五行家，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亡，國翰從論衡採一節，太平御覽採

三節，合爲一卷，並言貧富貨殖之事，王應麟云，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之意歟，然何以足爲妙論，何焯題妙論猶言戲論，皆以意逆測，不可盡信，又隋志入五行家，王氏漢志考證補入道家，按論衡引太史公曰，春夏囚死，秋冬旺相云云，入於五行，自有說矣。

鄒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鄒衍撰，清馬國翰輯。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史記孟子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漢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據史記及諸書所引輯錄，鄒子終始亦併入，後附三代世表所引黃帝終始傳，合為一卷。主運篇名，見史記及劉向別錄。至于黃帝終始，公梼生所傳，今志因謂傳公梼生傳鄒奭旨，誤也。似可不附。史記言其書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言最精當。桓寬王充之流，竟比之匹夫，而熒惑諸侯，過矣。

宋司星子韋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子韋撰，清馬國翰輯。子韋，宋景公之史，賜姓子，名曰韋，因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故亦稱司星子韋。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于宋子韋。漢志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已佚。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諸書，引熒惑徙舍一節，國翰即據以輯錄，並參校其字句，附拾遺記於後，以備參考。謫衛變虛，以為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國翰序駁，亦詳盡也。

藝經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魏邯鄲淳撰。清馬國翰輯。淳有笑林，已著錄。是編史志未載，各書所引，並言邯鄲淳藝經，則其必有所自矣。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載淳博藝有才，而當時文帝陳王，並多技術。淳作此書，或可信也。書佚已久，國翰輯為一卷，其間論棊較多。言投壺曰：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淳於黃初初年，嘗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可以互證。言棊局縱橫各十七道，與舊說十九道異，亦可覘其變也。

投壺變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晉虞潭撰。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官至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書有傳。各書潭或作譚，奧或作奐，皆字之誤也。隋志兵家，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沖撰，左光祿大夫當從本傳作右光祿大夫。新舊唐志雜藝術類，並謂郝沖虞譚注投壺經一卷，則人名書名全誤矣。書佚已久，惟太平御覽時引投壺變文，頗譌闕，殊難理解。臧琳經義雜記，嘗輯載於十九卷中，馬國翰因轉錄之，以存一家之學也。

音韻輯要二十一卷 乾隆刊本

清王鵕撰。鵕字履青，號樗林散人，崑山人。是編自序，撰於乾隆四十六年。其名音韻輯要者，序謂近世詞家，率以中原音韻為宗，而註切未明，陰陽互混，及見中州全韻，而覺遠勝於彼，惟纂集過繁而應備之字，却尚未盡，并較對疎略，字畫多訛，重復舛誤之處，亦不少。因斟酌兩本，刪其僻而輯其要，並辨正字體，遍

復參酌詩詞通韻，更得歸準反切，旁分異音，管窺所及，悉攷據精審，而後增改通卷註釋，雖半為參易，無不本諸字典，數載以來，稿凡五易云云。中原音韻，周德清所撰也。中州全韻，范善臻所撰也。詩詞通韻，樸隱子所撰也。平分陰陽，依周書；去分陰陽，依范書；而詳註南北異讀，蓋序所謂參證詩詞通韻也。卷中有一字收二聲三聲者，若各有解釋，則每聲列入，倘聲雖異而義同者，止於正音下註明又何聲何義，不再入他門。韻中有一字收二韻三韻者，音義各別，仍隨韻分註，間有音異而義僻者，則止於共曉之韻註明又何音何解，惟入聲叶二三韻者，則各韻俱存，以便配用。周范兩書，俱以入分字，此亦仍之。其兩本俱無而鵕補入者，俱以增揭明，其大例如此。書中最可留意者，有二事焉。周范二書

皆十九韻，鵕改機微、魚模二韻為機微、歸回、居魚、蘇模四韻，合為二十一韻。謂機微、魚模二韻，字多而音不一，分出歸回、蘇模兩韻，各歸門類，考中原音韻齊微有兩音，魚模韻亦然，故洪武正韻分為齊魚、模灰，鵕蓋依正韻而酌定，此一事也。入聲雖未特分，然書中先將入聲正音切準，而後註北音，而叶各韻，前本之混不分門者，並為派清，已為入聲獨

丘之先聲、此二事也、觀於此、共覺南曲之影響、與韻書展變化、彰彰明矣、道光時張恩成撰等韻易簡、引鴝書曰中州音韻則傳聞之誤也、

韻學驪珠二卷 光緒重刊本

清沈乘麐撰、乘麐字苑賓、婁渭人、乘麐以向來曲韻、必用從洪武、北閱中原、因合南北為一書、且切註明白、每韻標明收音、每圖下標明五音及出音、翻切下無別切者、南北皆同、否有北某某切者、則北從下切、翻切下北又可作某某切者、則北曲亦讀上曲本音、全書以中州韻為底本、而參之以中原韻洪武正韻、

更深討於詩韻輯略、佩文韻府諸書、中原中州俱十九韻、此從正韻之分機灰魚模、與王鵕音韻輯要同、為二十一韻、所分出者、鵕作歸回、此作灰回、鵕作蘇模、此作姑模、名異而實同也、平去分陰陽、本之中原中州、而上聲雖不列開、而於上聲中分註陰上、陽上、與陰陽通用三法、亦與鵕書略同、最可異者、即入聲列、分為八部、曰屋讀、曰恤律、曰質直、曰

柏陌、曰約略、曰為跋、曰豁達、曰屑轍、乃合正韻十部為八部者、中原音韻一書、明代以來、展轉變化、使成南韻、至此異體而微矣、

佩文廣韻匯編五卷 同治刊本

清李元祺撰、元祺字鳳洲、句容人、是編以佩文詩韻及佩文韻府、頒學官、而用以取士、而世之學者、惟知今韻、讀唐宋人詩文、或不解其用韻之故、因取佩文與廣韻二字、匯為一書、字數依佩文全韻注中列佩文之音切於前、次廣韻之分合於後、廣韻二百六部、佩文一百六部、此雖以佩文為主、而亦隱合於廣韻、如佩文二冬、廣韻分二冬三鍾、佩文四支、廣韻分五支六脂七之、今於冬韻注三廣韻二冬三鍾、竝將鍾韻之字、另行分列、四支、及其餘韻同例、既可辨廣韻合中之分、亦不失佩文分中之合、其字亦依廣韻編列、佩文音切相同者、亦依廣韻連貫隸屬、使學者因此例彼、便於識認、至其所收之字、與廣韻較之、或獨收兼收之不同、或平仄音讀之異處、竝

按韻字分別注明，使檢覽者知其變易之迹，而探究唐宋以下詩人用韻之源流者，亦瞭如指掌，最為切用之書也。

切音捷訣一卷 光緒刊本

清鄧珩撰。珩字伯行，諸暨人。是編專論切音，曰捷訣者，取便於幼學也。首論反切法、定反切法、論切字法，次列切字指掌圖，次即四聲圖。首論云：反切法初起，古音猶未盡變，今以為類隔者，在當日未嘗非音和，其說甚是。切字指掌圖者，因四指指四位，四指共十六位，重之則三十二，字母三十六，而此獨三十二者，以邪附從讀，喻附匣讀，禪日附狀讀，俾四字成句，便於初學，其實限以四字四句，則有削足就屨之弊矣。四聲圖三十六韻，合十四攝，各於韻首標明開合正副，分正副者，正音洪大，副音細微，其法簡易，便於檢讀，雖未能使幼學者一覽而知，然可為切音入門之書。又是編大趣曰據古堂正古音，此蓋其中之一部也。

切音便讀一卷 光緒刊本

清鄒珩撰 珩有切音捷訣已著錄 珩以捷訣四聲圖雖反切詳註 猶恐幼學猝難辨悉 故更方音另注以便上口 亦為十四攝 但以入聲音異另編於後 別為四攝 平聲內含上去二聲 平聲無字及字之難識者 則或以上去二聲另注代之 正副開合各攝分注 其實音切之論愈繁易惑 此篇太簡 於幼學亦不易明瞭 其謂凡童子智識初開 即請塾師教此 則終身無不識之字 無訛讀之音 則自信之言也

韻字同異攷辨五卷 道光刊本

清郭鑑庚撰、鑑庚字蓴香、古申人、歷主南湖文江諸書院講席、是編專辨韻字同異、擇其音有數讀而義亦有異同者錄之、初依本韻分別寫入、略釋其義、其讀入別韻者、則先大寫韻目於其下、然後釋之、有二讀者、則韻字旁識二圈、三讀者、則三圈、其互見而屬後者、則云見某韻、其例略本查氏音韻同異、及彭氏韻字辨同、而略事變易、與單氏音韻同異辨、亦大致相似、其所注釋、概出韻府字典也、

四聲綜辨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魏崧撰。崧字祝亭，新化人。崧以取士有五言試帖，限以韻而繩以律，應試生每因一字之譌，致僨未獲，因思紬衣堂四聲便覽，依字典分部，按畫得字，甚易。惟於並收者，祇注平韻某又仄韻某，而其音若義之異同，未經晰示。乃即其編而詳注之，某韻係何音何義，某韻又係何音何義，綜辨異同，故易名為四聲綜辨。實即四聲便覽之增註而已。

音韻同異辨八卷 嘉慶刊本

清畢可琪撰。可琪字東圃，高密人。是編分辨韻字同異，所載俱係兼收之字，或平韻兼收，或仄韻兼收，或平仄韻兼收，所釋音義，俱本佩文韻府及康熙字典，擇其音義互有同異者，逐一標出。至於經史中別讀一音，而各韻不收者，一概不入。此類之書，乾嘉以來，作者多家，其意僅防考試之誤用也。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二十卷 道藏本

舊題王守正撰，稱五華清安逸士。首二卷已闕，前序亦失。書例先經文，次衍義，次鈔文。蓋衍義廣引古籍，而鈔文疏證之，故經文不全列。是原有道德真經衍義一書，而此則疏證其引用之書傳，故名曰道德真經衍義手鈔，猶之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一書，纂微陳景元所撰，手鈔乃薛致玄疏證纂微中所引書傳也。後人混而不辨，則大誤矣。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有老子衍義序一篇，謂壬子冬，應聘王邸，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枝者相陪來謁，尋西還。求辭方知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求序。又謂王丈蜀童，皓首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闓京岐根於治平者為多云云。是衍義作者亦姓王氏，疑王某撰衍義，守正復撰手鈔，或王守正撰衍義，而今本誤為撰手鈔者，不能明也。然衍義與衍義手鈔為二書，而作者不同，此可斷言者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十卷 道藏本

金冠才質撰。才質字志道，古襄人。是編成於大定十九年。序謂諸家解註，言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殽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迺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故摭其四子，引共真經，集為一編，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故以南華經、沖虛經、通玄經、洞靈經分別注撰，不雜己見，每章注語，亦參用四子之言，以暢厥旨。惟今行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莊子較為有用，文子列子庚桑子，全是偽撰，未可盡依，然假託者，時代尚早，以之解老，較之妄逞臆說者，則此為善矣。才質之言，雖未盡合，而其意未可非也。才質序謂，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為之表裏，劉謂序，謂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纂違義者，有一百餘家，識改

本者，近八百餘家，云云。疑才質別著一書，參經史之說，駁舊注之誤，今已不存，未可質言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十二卷 道藏本

金李霖撰。霖字宗傅,饒陽人。是編前有劉允升序、霖序。於金世宗大定壬辰。霖序謂自有書籍以來,未有如斯經之妙,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云云。則其著書之旨趣也。其名曰取善集者,序謂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目之,曰取善集。故每節擇錄諸家,殿以己說。所採者,有嚴遵、河上公、鍾會、王弼、羊祜、孫登、郭象、顧歡、成玄英、張君相、唐明皇、李榮、杜光庭、陸希聲、司馬光、蘇轍、王安石、王雱、宋徽宗、呂吉甫、陳景元、曹道沖、劉仲平、盧裕、車惠弼、馬巨濟、陸佃、蔡子晃、李畋、凌遺、王真、劉進喜、劉仁會、唐耜、羅什、嚴仙、靈仙諸家,雖未錄全書,

而取材不竭,霖說亦大體平允也。

道德眞經集義十九卷 道藏本

元劉惟永、丁易東撰。書題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惟永字月屋，易東字石潭。惟永自跋，撰於大德三年，謂今得石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合而爲一云云。是劉、丁合撰也。跋又謂總八十一章，爲三十一卷，張與材

跋亦同。今僅存十七卷，至三十輻章而止。書前有道德眞經集義大旨二卷，共爲十九卷，是殘闕不全之本也。其集義大旨，廣列道圖，及集義諸家姓氏，餘皆舊注之序論、書例、章後首考異及總論，次釋經文，集註七十有八氏，所取者，今多散佚，其可珍貴，自不待言。即其存者，亦可藉以校訂，而諸家姓氏，尤可資參證也。

御注道德眞經二卷 道藏本

明太祖高皇帝撰。明志太祖註道德經二卷，萬卷堂、佳趣堂書目並同，是編撰成於洪武七年。御製序謂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乃罷極刑，又謂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故特注云云。已以修齊治平注釋經文，不用古注，惟間採華盧之說，所注往往不合經旨，如解道

可道四語云，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云云。解爲學日益數語云，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日道備，將欲作爲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倦，即是損之又損云云。此不特有違經旨，且文理不通，語句費解，不如唐玄宗、宋徽宗遠矣。

道德真經集義十卷（道藏本）

明危大有撰。大有字道紀，盱江人。是編自序撰於洪武丁卯，謂於祝釐之暇，將諸家註釋校之，或異或同，有得有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註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云云。其謂二卷，今作十卷者，蓋五卷道經，五卷德經，初為二卷，天一閣書目（見存）作六卷，疑誤也。集河上公、何心山、劉師立、林希逸、董思靖、柴元皋、呂知常、李道純、倪思、蘇轍、晁迥、吳澄十二家之說，大有生當元明之際，所見舊說往往為今人所未知。自唐宋以來，壽集老子舊誼，其保存古籍之功，殊匪淺鮮。道藏目錄詳註云：集義以無為自然為體，以沖和默契為用，內而葆鍊存養，外而清靖臨民，是其旨也。

申子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申不害撰，清馬國翰輯。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漢志法家申子六篇，（據中書）言也。隋志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新舊唐書志亦載之。（已佚）國翰輯得二十四節，按申子篇名可考者有三：別錄已言其有君臣篇，一也；羣書治要引其大體篇，二也；淮南泰族云：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注云：申不害

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則三符亦申子之篇名，三也。國翰未及群書治要，故不知有大體篇。餘亦未分別言之，是其疏也。申子言術，與商君專言法者異趣，術可獲效於一時，而不能持諸久遠，故韓非定法，評論其失，其言雖苛，而實中其病也。

青史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青史氏撰，清馬國翰輯。鄭樵氏族略，以官為氏者，有青史氏，英賢傳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隋志梁有青史一卷，亡。國翰以大戴禮保傅新書胎教，明引青史氏之記，因相為參校，輯錄為卷。然書中所言胎教之法，懸弧之禮，巾車之道，具有典則，不似班固所謂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考漢志六藝禮家，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汪中謂為青史氏之脫誤，大戴禮保傅所引青史氏之記，當在二十一篇之中，其說雖未可盡信，書以供參證耳。

宋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宋鈃撰、清馬國翰輯、鈃宋人、荀子楊倞注、宋鈃與孟子尹文彭蒙愼到同時、各書或作宋鈃、或作宋牼、或作宋榮子、實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以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並述其言、謂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鈃語、據補佚篇、附考爲帙、韓子顯學云、宋榮子、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疑書中假諸悅瑣碎之談、以發其立說之旨趣、所謂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其所以入小說家歟、

伏侯古今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漢伏無忌撰、清馬國翰輯、無忌琅玡東武人、伏湛五世孫、後漢書湛傳云、無忌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章懷注云、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於今、隋志舊唐志並入雜史、新唐志入雜家、今佚、國翰從各書輯錄成卷、並謂唐志入雜家、爲允、其實此書所言、全關史事、章懷親見其書、所注最爲明塙、隋志覈實、故入雜史、唐志崔豹古今注與此名同、唐志循名、故入雜家、今雖用國翰輯本、依唐志入雜家、隋志所定、不可非也、

博物記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按是編史志未著錄、惟後漢律厤五行郡國百官補志劉昭注引用此書、國翰即據以入錄、題曰唐蒙撰、今檢志注、僅引書名無人名、不知國翰何所據也、蒙事見漢書西南夷傳及司馬相如傳、當在孝武之世、此書述及劉洪之事、又及中興以來、郡官從事多出之河南、掊擊貴戚、皆東漢之事、安得謂為唐蒙作乎、書中所載、皆翔實可據、不似張華之虛誕也、今以其所輯著于錄、而闕其作者、以待考焉、

志林新書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喜撰、清馬國翰輯、喜有論語讚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志儒家、志林新書三十卷、意林載二十四卷、唐志二十卷、今佚、國翰據說郛輯得十三節、更採三國志注、文選注、史記索隱正義、太平御覽等書、補錄三十七節、合為一卷、其書長於考據、雖以齊斧為齋戒受斧、儀尊作犧牛形、不盡可據、而訂正舊說時可採也、

廣林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喜撰。清馬國翰輯。隋志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虞喜撰，亡。唐志後林新書十卷。不載廣林，而杜佑通典引廣林，僅一節，其餘所引，但稱虞喜，而不著其書，故不能別為何林。國翰輯屬廣林未敢盡信，疑其中有志林、後林之文也。通典又引虞喜通疑釋滯，隋唐志皆無此書，則通疑釋滯，明為志林或廣林後林之篇名。國翰附於廣林之後，似亦未為塙實，存疑可也。

御解道德真經四卷 道藏本

宋徽宗皇帝撰。宋志徽宗老子解二卷，通考經籍考，御注老子二卷，此云四卷者，道德各二卷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御注老子二卷，徽宗御撰，或云鄭居中視草，未詳。趙氏附志，御解老子二卷，徽宗皇帝之御製也，嘗倣唐制，命大臣分章句，書寫刻石。又詔史記老子傳升於列傳之首，自為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於上聖。今觀此解，所謂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亙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其說大概與政和之詔同(止)。考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秋八月辛酉，詔班御注道德經，九月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

士二員、道藏目錄詳註、謂書內多引莊易詞理、其實所引不止此二書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見素抱樸、引語曰、繪事後素、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引詩曰、綏萬邦屢豐年、凡此之類、展轉互證其他援引而不著書名者、亦正不少、然皆推證其理、非强此以就彼、雖謂老子著書自名為經、未免拘於成見、而貴求

食於母、亦沿明皇之誤、而以由解道、以得解德、唯阿同聲、善惡一性、道皆依古誼不事附會、較之明皇御注有過之而無不及、辭簡旨遠、非虛譽也、

老子解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吳鼒撰、鼒字大年、無錫人、乾隆進士、工部主事、是編解釋老子上下二篇、分節述意、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為佳音追、發語聲與惟通用、頗為有識、解語亦明達、然往往援儒駁道、轉失解老之旨、如解絕聖棄智、至故令有所屬云、聖智仁義、何惡於人、而與巧利同棄絕、此老氏之蔽也、解絕學無憂、至相去何若云

唯恭而阿慢、一恭慢、齊善惡、則可以無學矣、甚矣老氏之蔽也、解上仁為之至而亂之首也云、棄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之儀、宜其為後儒口實矣、解為學日益至無為而無不為矣云、老氏惡言學、一蔽也、凡此之類、皆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晚周諸子、學說殽亂、要皆救世之弊、所見不同、老子雖有憤世之言、然陳誼甚高、不可拘於成見、輕詆無為、又

經文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云云，鼐謂老氏於禮亦嚴矣，胡又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不知此語是否為老氏原文，殊為可疑，前人已言及之，鼐說亦不足據也。

老子集解二卷 惜陰軒叢書本

明薛蕙撰。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進士，累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是編撰於嘉靖庚寅，其後屢有修改，丙申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雖為矜炫之語，而其闡揚有精義，謂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方士之言養生，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此其旨也，從吳幼清之說，道德各以篇首一字為名，非老子自名其書，又謂老子大抵用韻，故其遣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最為通達之論，注解亦體玩經文，明白曉暢，所引有管子莊子列子荀子楚辭呂覽淮南漢書文選諸書，依托古誼，極有準繩，第三十八章論晉人之失，識見超卓，末附考異，亦備參稽，明人注老子者此最精審者已五十八章論刑名不

原於道德。遂謂太史公以老莊與申韓同傳為失之大者。則未免拘於成見矣。

莊子解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吳峻撰。峻字翻仙。金匱人。是編解釋莊子逍遙遊齊物論二篇。以此為蒙莊立說之旨也。峻欲證莊子儒而非道。乃謂逍遙遊釋易。齊物論釋詩。以逍遙遊之鯤同坤。歸藏首坤。鵬即乾。魚陰而鳥陽。背艮也。連山首艮。明連山歸藏通於周易也。故多以卦說之。以齊物論細詳風感之聲。樂出虛。造相為君臣。遂知其

以樂律釋詩。非謂十五國風淫聲。下而清。污聲下而濁。激聲高而清。謞聲高而濁。叱吸一出一入。聲疾而抑。叫譹一呼一應。聲遲而揚。宎咬一斷一續。聲重而疾。于喁一前一後。聲輕而緩。小和樂中節目。大和樂中綱領。又謂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十二情。生於十二律。故多以樂律說之。莊子內篇。多言詩易。不加峻。何以有此論也。魏晉諸儒莊易

亞說，但言其理，而不附會易卦，鯤與坤同，已不可信，而鵬乾艮背牝為臆說，至以三蘋比附樂律，則謬妄已極，不足論矣。

老子約說三篇續一篇 日本全集

清紀大奎撰。大奎字向辰，號慎齋，臨川人。乾隆舉人，歷官昌樂什邡等知縣。是編之作，以老子之言道德，所以順性命之理，舊註多曲說老子重言中，而謂其輕仁，老子厚言忠信，而謂其薄禮，老子顯言死而不亡者壽，而謂其畏死以務長生，其實天地不仁，聖人不仁，為老子之切於言仁，天地得一，侯王得一，為

老子之精於言禮，攝生長生，為老子之篤於言心性命，而總之於歸藏之易，無極之前，陰含陽，河洛之中，十抱五，咸恆之象，坤包乾，此天地人之大奧，因撰約說三篇，又以五千餘言之奧，不出篇首五百餘言之中，而首二節是其大綱，附撰續篇，自道可道至是謂玄德，分為九節，論其大旨，仍以陰陽易理為主，以下反覆推衍，亦不出九節之外也。老子聚

於時勢、自多憤激之言、舊說固難盡信、大奎謂老子切於言仁言禮、則未免矯枉過正、今傳歸藏本是偽撰、老本歸藏已爲附會、牽于河洛尤為不經、其文內加圈、文旁直註、並足以顯其陋也、

老子本義二卷 浙西村舍本

清魏源撰、源有書古微、已著錄、源以述老者、如韓非喻老解老、以刑名為道德、王弼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真、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為無欲與無名之樸者、以為養心治事之助、又五千言章句、河上公、姚鼐所分、及傅奕古本、

為最㡳、而淮南所引為最善、其書前論老子四篇、章題之下、論其分章之得失、每節之末、校注異文、解釋往往先下己意、次引舊說、大體尚平允無疵、惟淮南雜家、文襲晚周、而謂其勝於韓非傅奕古本、頗為可據、而以為最㡳、黃帝金人銘、殊未可信、而以為黃老源流所自、皆本末倒植、考之未審、不可據也、是編為袁昶所刊、昶亦間有補校、如夫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昶引汪仲伊玄夫乃失之誤，雖不可盡信，而仲伊博學有聲，其說亦可備參攷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十卷 道藏本

宋章安撰。安登仕郎，餘未詳。是編與江澂疏義大體相近，前列經文、御注，次為解義，惟其閒亦有異處。澂疏義繁密，此則循注義而詳略不同，蓋御注艱深，則反覆申釋，其曉暢者，則解義簡省，又澂書專引經傳，是編少所援用，惟時就本書以推闡經注耳。故究述徽宗御注者，江章二書，並可參證者也。惟是書亦有求之太深之處，如同謂之玄，御注云：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其說甚明，安解云：玄之為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合兩者故也。赤黑之說，前人解老已有此說，本不可信，至於朔北為二，固失經誼，亦非御注之旨也。

道德真經疏義十四卷 道藏本

宋江澂撰。澂太學生，餘未詳。是編疏證徽宗御註道德經，亦杜光庭廣明皇註義之旨也。疏文繁衍，廣引舊籍。道藏目錄詳註謂以莊易文理相參證，乃皮相之談也。徽宗注道德二字最為簡古，而澂疏謂道之為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為大，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囿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揚子曰：德以得之，道無盡而德可修云云，語皆精審，餘亦遂句疏解，文理周密，故徽宗之注，不覺其簡，澂之疏義，不厭其繁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子部道家

莊子點勘十卷 排印本

清吳汝綸撰。是編據其子闓生謂，其所校閱莊子數本，皆臨寫劉姚各家圈識，未有自點定者。獨曾文正公雜鈔中所載逍遙遊、養生主、駢拇、馬蹄、胠篋、達生、山木七篇，為已所點定外，其外物、秋水二篇，則未加墨。今迻錄此七篇圈識於印本中，其餘闕略各篇，緊以姚氏圈識補之云云。是圈識僅及七篇，而集說皆出汝綸手也。上列歸劉姚釋德清諸家之言，間亦及於釋文中間廣引釋文外，兼王俞諸家校語，已說附焉。歸方圈點僅可以語文章，而不可以言學術。汝綸雖以圈識為主，而不廢古訓，所下己意亦時有可取，如逍遙遊以候敖者，汝綸謂敖猶晉宋人謂雉媒為游也，其說甚精。天地篇屢列校語，亦可參訂。自較歸方劉姚為高矣。前列選目八篇十四節，乃

文士習氣。不足論矣。

老子衍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其子敔纂注。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明崇禎舉人。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嗣即隱居衡陽之石船山。子敔、字虎止。康熙貢生。夫之以為昔之註老子者、代有殊宗、家傳異說、逮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陸希聲蘇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

引禪宗、互為綴合、取彼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糅雜、乃廉諸家、以衍其意、雖有此言、而經之註下、引有韓非、嚴君平、鍾士季、王輔嗣、開元疏、陸希聲、王介甫、王元澤、蘇子由、呂吉甫、李息齋、邵若愚、張文潛、章安、葉夢得、董思靖、劉仲平、吳幼清、薛君采諸家、惟注文簡略耳。每章注解推衍道旨、儒學亘於胸中、多有支離之語、觀其入壘、襲輜、暴恃、見瑕之說即可

知其所失矣。

老子唐本考異一卷 續語堂碑錄本

清嚴可均校，魏錫曾補正。可均有說文聲類已著錄。錫曾字稼孫，仁和人，貢生、官福建鹽使。易州景龍道德經碑，金石家初未著錄，始見錢大昕潛研堂跋尾，可均始詳校之，以碑文為主，而以蘇靈芝書御注本，及河上王弼傳奕校注其下，共三百卌九事，然仍有遺漏。而河上王弼諸家，亦未言其所用何本，故頗有

出入。錫曾既錄嚴校，又欲補嚴所遺，而板刻紛歧，徒益轇轕，乃就嚴校之誤審景龍碑及漏引蘇書御注者，據而石本補正四十三條，附於其後，至分章異同，嚴校所略，洪頤煊平津記參引王弼，亦未言何本。錫曾既列景龍碑文於前，故略而不論也。嚴魏所校，頗為詳明，雖碑文可觀，而二家時附己意，自可供參證也。

雜五行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自漢以來，撰五行書者，本有多家，往往闕其姓氏。國翰輯錄，統曰雜五行書。然附錄中末數節，明見於蕭吉五行大義，如未考者昧也。一節見蕭書第一論支干名；土在四時之中一節，見第二論體性；立秋坤王、立冬乾王二節，見第四論休王。國翰未見五行大義原書，又未深考，故混而莫辨。今以其非盡蕭書，故錄而存之，備稽覽焉。

五行傳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續補本

漢許商撰，清馬國翰輯。商字長伯，長安人。成帝建始時，由博士為將作大匠，鴻嘉四年，為河隄都尉，永始三年，由詹事遷少府，後二年為侍中光祿大夫，綏和元年，為大司農，數月遷為光祿勳。漢書儒林周堪傳：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錢大昕疑四當作三）漢志尚書家，許商五行傳記一篇，曆譜許商算術二十六卷。則五行傳記，當即儒林傳之五行論歷，通志藝文略亦載商五行傳記一卷，與漢志同。其書久佚，亦不見徵引。漢書五行志謂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國翰據謂五行志中各傳下之渾稱說曰者

皆其所述於夏侯固錄之以備一家其說未盡堙實有以參考而已又此書依漢志似當入經部今亦依國翰所輯之舊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十四卷 道藏本

宋陳景元撰景元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已著錄是編自序撰於元豐七年謂於三十三篇之內分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句逐章之下音家解義釋說事類標為章義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云云故其所撰分別章節按字注釋其音義所取蓋有三部

先採陸氏釋文一也次以九家校注詳細比勘凡家之本雖見其南華真經餘事中二也補引書說展轉證明三也即此三者所關匪細令行釋文頗有誤字與此互勘得失並見凡家之本今已不存景元校錄甚詳藉可補正見行之本補引書說如桓譚新論陸機要覽于吉太平經諸書已可珍貴即尹文金樓諸書亦堪校訂蓋景元為北宋人所見多

古本也、至分畫章節、徧立名目、已詳其南華真經餘事中、則未免强生分別、不足據也、

老子證義二卷 光緒丙戌涌翠山房刊本

清高延第撰、延第字子上、山陽人、是編前有老子攷異辨、謂老子老聃為一人、以駁汪中之說、又有古今諸家論老氏宗旨、蓋錄其不雜邪說者、序謂老子之言簡奧、莊子滉瀁橫恣、讀者駭之、而實與老子相發明、因取其說、並諸子中引老子語、及河上王傳各本、詳加差擇、為證義二卷、云今日而究述老子、

當知三事、漢志所著、既已佚失、河上公注、又不足憑依、欲尋古誼、自當擇取先秦兩漢之傳說、此一事也、魏晉以來玄風大暢、欲明此期之旨、當以王弼注及釋文所引為宗、此一事也、自唐迄明、混以仙釋異說、蠭午、欲明此期之遞變、當以道藏所列老子之書為主、此又一事也、蓋時愈降而其旨愈漓矣、老子學說之真、是舍秦漢舊說外、無他法也、清儒雖

長於考證，然往往重章字句，而輕大誼，延第乃屏魏晉以下雜說，採莊韓淮南史漢之古誼，證其文句，推其大旨，可謂乃爭上游矣。若能以舊說為注，而文注分為疏，雖與清儒新撰羣經正義同功可也。惜哉延第尚未能明乎此也。然即其所作觀之，自為有用之書。段朝端謂其攻訂字義，如釋衆甫為衆父，釋善為喜，釋琭琭為隨從貌，證致數輿無輿為至譽無譽，訓治人事天之事為使，俱精確不刊云云，覈其全書，此猶未能盡其美也。

南華真經直音一卷附南華邈一卷 道藏本

宋賈善翔撰。善翔號蓬丘子，書題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序撰於哲宗元祐之年，內謂讀書者不暇擇師友，每乘閑披覽，而其閒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往不識，遂考之于釋音，然釋音有類隔翻切之難，不能洞曉，因吐納之暇，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云云。是其以淺字注深字，以音和改類隔，並為便于誦讀也。惟僅至天運篇，以下蓋闕，其間又有誤字，如道遥遊，鯉，刀之切，刀為刀字之誤；齊物論，茶，刀結切，刀亦當作方。天，方表切，方疑於之壞字。在宥，從，比容切，比乃此字之誤。天道，崇，雖遂方，方乃切字之誤，並當改正者也。後附南華邈一卷，僅天地、天道、天運、刻

意、說劍、漁父、六篇，列禦寇篇有題無文、注云、以下原闕、而六篇但述篇題之旨、前後無序跋、又無撰人、是否為善翔所著、殊不可知、宋史藝文志有莊子邈一卷、文如海撰、與此同否、亦難定也、

南華真經餘事一卷 道藏本

碧虛子撰、碧虛子、即陳景元也、景元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已著錄、是編不見宋志、曰餘事者、蓋非莊子大義之所在、而又為治莊子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別為二類、曰分章篇目、曰闕誤、分章篇目者、即每篇分為數章、闕誤者、識其同異也、治莊子者、先分章節、其源甚古、惟各以己意、擅自畫分、殊不足當人心耳、即以齊物論一篇言之、此分十章、考莊子釋文、大道未始有封、引崔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則此分十章、非古也、推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其用甚大、跋云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

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九家今皆無存、其可珍惜、不待言矣、又此本似與餘事雜錄、竝附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之後、今既各為卷策、故分而出之、可互證也、

道德真經集解四卷 道藏本

宋董思靖撰、陸心源刊本序云、道德經集解、各家書目、皆未著錄、題曰、清源圭山董思靖撰、章貢淵然道者劉若淵校刊、此本但題後學董思靖集解 序說後題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 三字原無今補 後學圭山董思靖書、案思靖生平無攷、惟清源圭峯、皆福建泉州山名、今泉州之元妙觀宋時為天慶觀、元改今名、由是推之、則思靖乃宋季泉州道士也、福建通志無思靖名、惟宋方外傳稱董伯華晉江人服氣煉形、言徵應甚驗、能於人手中作字、聞奏有雷聲震起、後尸解北山紫極宮、查紫極宮在天慶觀之右、與思靖時代任址頗合、或伯華即思靖之字、未可知也、云云、其考證頗為精密、書前序說謂採摭諸說、間出已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述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

便觀覧，又歷載古今述老子旨，極爲詳
盡，而排斥仙丹，尤爲有識。每節之下，分
別解釋，章題之下，復有總論。雖以無名
即道，有名即炁，諸説不盡可信，而大體
簡明，不雜邪異。至其所引，若王荊公、葉
石林、程文簡諸家，其書今皆不傳，亦可
供人輯證。十萬卷樓據劉淵然本重刊
爲上下二卷，疑原本如是也。

道德經釋辭二卷 道藏輯要本

明王一清撰。一清字岫雲，號體物道人，
姚孟昱序謂吾鄉體物子，少習博士業，
弗售，繼有悟乎清虛，不欲人間事汨其
心，遁跡太和之巖，日研窮斯經，歷久
一旦豁然通，於是出所見分章而釋之。
又萬曆丁酉自叙云：自叁歲知學，長討
玄章，戴黃冠，披鶴氅，東遊兩浙，歷遍三
吳，壯歲割恩離俗，決志抵歷終南，自湖

陰沂流湘漢，到武當山，閲道德經八十
餘家註釋，言多乖劣，罔合經旨，互有得
失，罔見全書，於是折衷諸家之説，參之
未發，直而註之，曰道德經釋辭云云。其
言身世及著書經歷甚詳。前有道德經
旨意總論，謂五千文有清靜之道，有無
爲之道，有長生之道。又謂五千言，不只
專言鍊養，亦兼言治道。其所釋者，皆此
旨也。須知究述老子，强生分別，則易失

其真、徒生枝節、則顧此失彼、其釋谷神
不死章云、此章玄牝、為金丹鼻祖、又復
仙道混襍、益其背乎、

莊子内篇訂正　二卷　道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前目已著錄、元
史藝文志、吳澂莊子内篇訂正二卷、與
此正合、其所謂訂正者、即將内篇分列
章次而已、上卷逍遙遊齊物論各四章、
養生主三章、人間世六章、下卷德充符
六章、大宗師七章、應帝王六章、無解說
也、分辨章次、竊為自漢以來解莊之通
法、惟以己意分訂、勢難盡合、逍遙遊詳

細分之、十章可也、釋文引崔譔說齊物
七章、澄所分自未允當、澄嘗注道德經、
亦擅定章節、可援據者、尚不遵依、況莊
書乎、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二卷 道藏本

無名氏撰，是編非解經文，乃擇書中所述一端，或雜錄治莊子者之序論也。上卷所載公孫龍白馬指物二論、唐天寶手詔、郭象南華真經序、成玄英南華真經疏序；下卷所載楊嗣復九徵心戒及其序論。九徵之說，見莊子列禦寇篇，嗣復取遠使之以觀其患九句，分別疏證其用意，似劉劭人物志，惜其好弄筆端，喜用駢語，未免以辭害意也。惟上卷題公孫龍三首，注云，元有六論，今祗錄莊子所引三首，實僅白馬指物二首，與題注不合。考莊書中有以堅白鳴之文，疑此編尚有堅白論一首，而挩之。兩首之注與今傳公孫龍注同，所謂謝希深注也。

道德經解二卷 金陵刻經處刊本

明釋德清撰。是編前有觀老莊影響論，前目已存入道家矣。論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又謂孔子，人乘之聖也，老莊，天乘之聖也，聲聞圓覺，超人天之聖也，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意雖偏尊佛教，實於三教求其異也。前目所言，未為定論，且其紅意云，醖嗜老莊，為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為必當，深有慨焉，其旨趣可知矣。故其解老中，不牽佛說，註解亦善於體會經旨，故能引人入勝，至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以無字、有字、同字斷句，則為宋人之說所囿矣。

莊子內篇註四卷 金陵刻經處刊本

明釋德清撰。德清有觀老莊影響論，前目已存入道家矣。又嘗撰道德經解，謂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故其探討莊子之大義微言，頗有心得。專註內篇，最為合法。先分章節，句中夾註，文末總論。既知其各節之旨，又明其各句之意，合以總論，無不解矣。註釋之處，雖未必盡遵於古，而體玩大旨，最為簡明。故後之解莊者，往往不舍是書也。

太上道德寶章翼二卷 道藏輯要本

明程以寧撰。以寧號復圭子。書題白玉蟾真人章句，復圭子程以寧闡疏，則是翼贊葛長庚道德寶章之旨也。除已說外，引有嚴君平、陸希聲、呂知常、李息齋、吳幼清、李元素、碧虛子、王純甫、薛蕙、程俱、李清菴、沈蛟門、白真人、劉師玄、張洪陽、玄同子、李卓吾、釋德清、李宏甫及焦氏筆乘之說。白玉蟾所注語意簡單，旨近修煉，而以寧於谷神不死、出生入死諸章，恢廓其意。間又參以儒說，所謂歧之中又有歧也。

沖虛至德真經口義八卷 道藏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有道德真經口義，已著錄。此與老莊口義體例相同，所謂三子口義也。其解仲尼篇能以耳視而目聽云云，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又解西方之人云：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知列子乃魏晉間人偽造，今謂三皇五帝之上已有佛說，不亦妄乎？且列子全書多半捃拾舊籍之中，而希逸亦不明此意，徒費筆墨，亦何益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道家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六卷 道藏本

宋徽宗皇帝撰。是編僅自天瑞至仲尼四篇，其下全闕。而黃帝、仲尼並分上下篇，故為六卷。考宋史藝文志，徽宗列子解八卷，最為可信。蓋徽宗所解即按原書八篇，篇各一卷。今本既有殘闕，又為後人妄分黃帝、仲尼為四卷，全失原書之面目矣。其註釋頗為簡當，與解老相近，惜已不全。而中間屢言解見莊子，或云餘見莊子解，則徽宗別有莊子義解，而宋志不著，何耶？

月令氣候圖說一卷 刻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直隸通永道。著有童山詩集四十二卷、蜀碑記補十五卷、全五代詩一百卷，輯自漢迄清蜀人著作，附以己著，刊為函海。月令節候之說，起於周書，而呂覽月令、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小有異同。王冰注素問六節藏象論，所引呂令又與今本異。故朱子作儀禮經傳通釋，於月令篇備載諸家異同。調元以為節候不同，大約由歷數而分，日月星辰之往來離合，贏縮進退，則終古不變。故以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相配而為書，首為月令總圖，附之以說，次即二十四節令，備列異同，俾便觀覽，特詳於名物之辨，索原本注疏，雜引衆說。調元文士，於學問之道未為深知，不免疵謬，條理亦未整齊。然間有新解，如田鼠化為鴽，引爾雅注鼫鼠以釋之，而辨古今注螻名鼫鼠之非；如雉入大水為蜃，引鄭玄、高誘、顧野王之說，而辨埤雅、群經各釋之非，皆甚確當。其以今名釋古，如謂鴳即布穀，螻蟈即土狗，桐始華之桐即白桐，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寒蜩即楚詞之寒螀，今俗稱都了，頗能驗細微。辨王瓜與菝葜，各有本條，可謂核矣。然不知王瓜即今北方籬間蔓生之物，小兒女以為玩物，所謂赤雹，蓋名物今古不同，復因方域而異其稱，往往同異混淆，甚矣多識之難也。

月令粹編二十四卷圖說一卷 嘉慶十七年刊本

清秦嘉謨撰。嘉謨字味芸，江蘇江都人，廩膳生。清高宗南巡，召試一等，以訓導用。是書仿馮應京月令廣義之例，而略有變更，首為圖說，次歲令總，次每月令，次春夏秋冬總，下均列節候干日，及十二月，次閏總，次晝夜時刻，而皆以物候為之殺，末為補遺、附編。其補遺列次一如正編，而以明堂令章句為附編。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問答，則取諸漢魏百三名家集，所錯月令章句，雖不及蔡雲、馬國翰之詳，然究屬在先也。自謂歲華紀麗簡而未備，古今類傳雜而未純，是書之成，意在博取，尤在去瑕。先經後史，後子及雜家小說，先後準時代，採擇必照原文。但如玉燭寶典、四民月令等書，久已散佚，嘉謨時未必能見，此外所列各書，不記朝代姓名，頗嫌疏闊，蓋亦鈔撮類書而作，特欲自鳴淹博耳。至春蚓秋蛇、佛心如月等語，原為設喻，本非實典，而竟闌入，不免龐雜之譏矣。又如史記封禪書黃帝迎年事，為後來迎歲之濫觴，下田家志冬夏至九九歌，為民間尋常之謠諺，闕而不錄，端午中秋各節令，其源流亦未述及，豈以其為習常不足道耶。補遺月令，則前鈔曹仁虎七十二候考，而沒其名。全書多未精核，然搜羅亦頗有力，足為孟習之助。卷首圖說，錄自宋盤陳元靚歲時廣記，當四庫纂修時，謂傳本圖說已佚，嘉謨乃得而廣之，亦有可取也。

水月令一卷 檀几叢書刻本

清王士禎撰。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簡。是書自序謂曾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無名氏水占候一卷，其詞頗近古，因稍芟次之，為水月令一篇云。其紀十二月水名，或以物候，或以時令，或以形象。正月曰擣凌水，二月曰桃花水，清明曰清明水，亦曰信水，三月曰菜花水，四月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曰山礬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游龍水，九月九日曰重陽水，十月曰復槽水，十一月曰澈凌水，十二月曰冰澌水。此外因河水洲汧洄洑情勢之各殊，而有客水、倒洋水等二十餘類之稱謂。考月令廣義引九州記，有記十二月水名之文，水衡記略同而有異者。宋史載入河渠志，此編所記，多沿用其舊稱，間有小異，如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水衡記正月解凌水，二三月桃花水，九月登高水，十一十二月蹙凌水，均無清明水是也。上列之書，僅錄水名，或述而不詳，此則按月敘氣候，言時物，以見得名之故，而無待於雜摘注釋，若文詞淵茂，猶為餘事也。附錄諸水，顧名思義，雖與月令無關，然大雨時行，河水泛濫，防河者苟習知之，而為備，或亦可化險為夷，不至終凶也。

廣東月令一卷 檀几叢書刻本

清鈕琇撰。琇字玉樵，江蘇吳江人。康熙十一年拔貢生，官至廣東高明縣知縣。著有明野堂集、觚賸。此書自序，宦游所至，風土大略相同，唯粵中與朔方河淮俱異，截為廣東月令，乃知炎徼譌說，不止於再稱八蠶，蓋官粵時所著也。以十二月分配嶺表氣候、草木蟲魚，所記皆異於中土，自謂採廣東新語耳目聞見而作。按所稱八月茶纏蠅于樹，即新語蠅樹；十二月蒿雷有聲，新語謂雷州春前之雷為蒿雷，然亦有不見於新語者，如三月之石蜐揭范，五月之鉤割鳴等之類，即所謂耳目聞見也。此書今又載於觚賸，因援青溪寇軌分自泊宅編之例，不嫌別立一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月令演一卷 檀几叢書刻本

清徐士俊撰。士俊字君野，浙江仁和人。明末諸生，入清不仕，高隱以終。著有雁樓集。此書以月令七十二候，箸為四字韻語，分隸十二月，便於成誦。雖不脫文人舊習氣，而吐詞清雅，不背經義，以文而論，亦極自然映帶之妙。想見塘棲高蹈，草衣木食，怡情順序，以至耆壽之樂。與徐獻忠山居月令，其人其書，可以并傳。故錄之，為時令中別存一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七十二候考一卷 昭代叢書刻本

清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殷，號習庵，江蘇嘉定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是書探究七十二候源流，列論約可分為七段：其一，禮記月令鄭注已明用候字，惟無一定之義例；其二，排比月令、夏小正、易緯通卦驗互見之文，不同者附為詮注；其三，月令雖出於呂氏春秋，而文有不同，乃表而出之；其四，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字句雖小異，而敘次則略同；其五，記逸周書七十二候分配，及後世史志因革；其六，北魏書志分候參差，於義欠妥；其七，唐大衍術悉從逸周書，而勉強分候，割裂文義，多有未安可議者。因羅列古來紀候諸書，相互參斠注釋，眉目朗然，爛有採討。惟謂月令記時候，各隨每月節氣所感而應之，原不必定五日而應一候；及論北魏書所載各月候，多寡不倫，既取之月令，即宜每月取用六候，是持議亦不免前後牴牾也。按自東漢儒者，取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入小戴記中，為月令篇，以天時草木鳥獸蟲魚，記每月之候，其分每年為七十二候，每五日為一候，則權輿於逸周書時訓解。北魏正光曆，取月令節候入曆，頒為時令。唐開元大衍曆，不從魏隋相承之舊，而一準諸逸周書。至金元又有所改易，沿革紛紜，持義各殊。學者據斯以觀，可以知其本末，亦未為無功也。

月令七十二候詩四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清馬國翰撰。國翰字竹吾，山東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官至陝西隴州知州。著有玉函山房輯佚六百卷、目耕帖三十一卷、竹如意二卷。此書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七十二候，每候為一題，凡詩七十二首，每題下引注疏之說，間以己意釋之，觸見於慎詩，則繁徵經史，下至諸子集部，詳析異同，皆引原書注於每句之下，雖少心得，而賅洽不可及，故其可貴者，不在詩也。國翰之輯古佚書，世頗疑之，以為國翰得章宗源稿本而刻之，本屬影響之談。國翰生於北方，官於偏徼，不與當世文士往還，其書行世甚晚，而卷帙浩繁，不免令儉腹者撟舌，故妄有揣議，不知宗源本無是書也。其目耕帖，多錄舊文，發揮無少，時雜閉塞之見，若使宗源為之，必不至此。縣志稱國翰家貧好讀書，隨見隨鈔，既蒐藏書五萬七千餘卷，輯佚書先後刊行，故體例不甚畫一，李慈銘稱其以目耕命名，蓋以目涉而記之帖者，唐人試明經帖括之意，謙辭也。今觀此書，皆應制五言八韻詩，蓋以教鄉塾子弟者，與作目耕帖之意正同，若以國翰之學，使發皇為之，成為專著，豈不甚善，乃至與王者瑞幽風月令類詩並傳，皆可謂不明體製者也。

卜歲恆言二卷 光緒四年鎮溪余氏刻本

清吳鵠撰。鵠字斗文，江蘇江都人，康熙時歲貢生，因攖心疾，靜養山莊，與村農時相晤接，偶逢不登，即聞嗟怨，於是摘錄經史諸子雜記方言中淺近易解，而卜占最驗者，輯為是書，亦以趨避之術，不尚文藻，多採俗諺，故以恆言名之。先舉日月星風雲霞雷電雨雪霜霧等之象徵，再按十二月節令，加以分述，終以地土山川草木鳥獸鱗介昆蟲種種感應，凡其隱現變化，異於恆常時，則雨暘寒燠，吉凶豐歉，可以預卜而知，先事綢繆也。按世傳占候諺語，多由經歷獲得，非盡無稽，然散見於羣籍中，不可梓觀，是書類而集之，不為無用，特著眼耕稼，不厭求詳，則摭拾之間，往往自亂其例，如取本草凌霄花上露入目損目，輔以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等類，乃醫學道家之說，似屬蕪筆，又錄芒神方位，春牛顏色，以及養蠶鑿井各法，更與卜歲無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夏[illegible]正傳[illegible]　卷[illegible]　同治[illegible]刊本

清[illegible]東成撰。東成字[illegible]，浙江歸安人，咸豐丙辰進士，官至安徽巡撫。此書[illegible]因[illegible]其[illegible]翰林時，自謂夏小正自六朝以來已別行，宋政和中，山陰傅崧卿始分為經傳，門後學者代有撰述，至通州雷學淇著本義，乃參[illegible]為精詳，因集諸家之說為戴傳作箋，有無傳而箋者，於每月下[illegible]二十四氣分配之，如王萯秀無傳，而箋曰萯者，瓜蒜之屬生者也，王萯者[illegible]之謝是也。亦不盡尊傳說，如爽死傳：爽也者，猶疏也，箋則曰爽死未詳，或曰即爽草。又如執陟攻駒傳：執也者，始執駒也，箋則曰陟古陟字，爾疋釋畜：牡曰騭是也。有并為之說者，如農率均田傳：均田者，始除田也，箋則曰均予也，即尚書之平秩東作也。又如雞桴粥傳：桴，嫗伏也，箋則曰桴，子[illegible]也，[illegible]從爪從子，謂爲於嫗伏之時以爪轉子而覆翼之。又如妾楊傳：楊，則苑而後記之，箋則曰妾，萎也，凡草木之華葉盛者，其枝必萎然下垂。又如者桃傳：桃也者，杝桃也，箋則曰此即禮記內則之桃諸、周禮饋食之籩實之類是也。此深明訓詁，足為戴傳功臣，大約皆取證於爾雅、禮記、[illegible]義，[illegible]傳，時附以己意，無武斷附會之弊。俞樾稱東成罷官居吳下，與張之[illegible]、潘祖蔭、李鴻裔、吳雲友善，喜收藏金石字畫書籍，摩娑玩弄，以為笑樂，不言其成有此書，最後始因其子為之梓行，足徵其箋篤實好修，雅不以學術鳴，而偶有流露，自非淺涉者所能及也。

探春歷記　五朝小說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以談啁侍武帝，官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事蹟具漢書本傳。考隋書經籍志載有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歷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而無探春歷記，唐宋史志及晁陳書目俱無其名，太平御覽等類書徵引，陶宗儀說郛，擬錄尤稱最繁富，亦無此書，至明人叢書中始著錄，自來雜占之書，託於朔者甚多，觀疑此亦為明人所撰，而託名於朔也。原文以干支值歲紀立春之日，自甲子訖癸亥，錯綜排列，其遇某日立春，即可以預卜一歲之氣候，先總序高低豐稔及水量，再用十六字為四句詞，分記春夏秋冬之風雨陰晴冷熱各象徵，雖多常談，或有偶合，惟列日為五十九，而壬戌兩見，可謂疏舛，且為韋說詞韻，每至費解，而膚淺不經，猶難僕數，尚應京月令廣義錄有俗傳立春日辰詩歌，特籠統而言，未分節季，此則依襲其義，分為四時，兼摭諸家占候之說，演繹而成之，是明人偽託中之最下者也，以其間亦關于實用，故存其名。

千金月令　說郛刻本

唐孫思邈撰。思邈有千金要方，已著錄。唐書藝文志載有思邈千金月令三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記皆相同，宋史藝文志則載思邈齊人月令三卷，考太平御覽等類書間有引用，均謂齊人月令，書已易名，陳氏記之，仍復原稱。至御覽引用有春分不殺生，不弔疾，召子孫戒於夫家，導引不食生冷一條，又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進漿粥以導和氣一條，思邈精湛醫道，故所言皆關乎攝生。解月令而名千金，猶集方濟世之意也。其書散佚不傳，陶宗儀說郛錄存十二則，姑備一目。然說郛所載，大抵轉抄類書而成，其賜綵宜春字、進湯餅、盂蘭會、登高、藏彄六則，皆見之荊楚歲時記；探鬮見之明皇雜錄；祓除見之白虎通；赤靈符見之歲華紀麗；拜掃見之東京夢華錄，全為序述節令，似不合思邈著書之本旨。首記賜綵一條，則唐中宗景龍年間事，思邈卒於高宗永淳元年，已見其舛謬，而以唐人敘當代朝事，竟如後人追記曰唐制，尤不近情理，蓋因書亡名存，好事者雜取古傳記時令之文，而託之思邈者也。

相雨書一卷　浙西村舍叢刻本

舊題唐劉子發撰，仕籍無考。後有大德八年方回跋，謂往年適楚，偶於敗篋中得是書，紙闕數行，于是手錄一過，并贊以贊云：天地之大，萬物俱載，不風不雨，民復食土，既風既雨，乃得其所，數風數雨，人民其苦，若夫太平之世，五風十雨，市井宴安之時，得是書以課卜陰晴，亦是隱居一樂耳。方回字萬里，別號虛谷，徽州歙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科，提領池陽茶鹽，屢遷知嚴州，元兵至，迎降，即以為建德路總管，尋罷，徜徉杭歙間，翱翔以老，仇仁近贈詩，所謂老尚留樊墅，貧休比范丹，為當時所笑。著有桐江集、瀛奎律髓，已見總目。子發此書，自宋末未見著錄，疑即回託名為之。然語氣不類宋元人所作，不可解也。凡分十篇，曰氣候，曰觀雲，曰察日月並星宿，曰會風，曰詳聲，曰推時，曰相草木蟲魚玉石，曰候雨止天晴，曰禱雨，曰祈晴，共百九十有九條，皆有準驗，與今時相去不遠。引神農求雨書，舞五色龍，即今之水龍也。候晴六十日，則出於道藏，雖多經驗之談，而博徵亦可取也。以風雨之候，刻期而至，關於東作者尤切，故不入於占驗之列，而著錄於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時令類

歲時雜記 說郛刻本

宋呂原明撰。原明，希哲字也。希哲有呂氏雜記，已著錄。是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為二卷，謂呂滎陽公在陽翟時，與子孫講論，遇節日則休學，書雜記風俗之舊，然後團坐飲酒以為樂，久而成編。承平舊事，猶有考焉。陸游渭南文集跋稱，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餘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又周必大平園集序稱，侍講呂公當全盛時，食相門之德，既目擊舊禮，又身歷外官，四方風俗皆得周知，追記於冊，殆無遺者。惟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家文獻之餘，茲可推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未著目，馬端臨文獻考為一卷。據周序稱上元一門有五十餘條之多，其他節序想亦詳贍，而說郛摘存者僅賜幡勝、插柳、競渡、帶蒲人、蘭湯、乞巧、佩茱萸、燒爐、迎年等九則，無以見其歲事焉。

賞心樂事一卷 學海類編刻本

舊題宋張鑒撰，此本又附載周密武林舊事，名曰張約齋賞心樂事。有嘉泰元年十二月約齋居士自序，稱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厂主人，以備遺忘。是此書又名四并集，本單行也。約齋行實，據密所作齊東野語云，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具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密與約齋交好，於浩然齋雅談中屢稱道之，又選其詞入絕妙好詞，然則約齋名鎡，舊題張鑒，或誤據武林舊事。高宗幸張府節次略，於張浚子姓備列無遺，並無鎡名，或即其孫宗元改名，亦未可知。其所記燕賞之處，皆見鎡所撰約齋桂隱一書中，曰東寺，曰西宅，曰亦菴，曰約齋，曰南湖，曰北園，曰衆妙峰山，樓臺堂榭軒亭之名相同。除花木之盛，並及時序，如正月之立春日迎春春盤，人日煎餅會，上元大街觀燈，二月之社日社飯，三月之祭先踏青鬬新茶，四月之放生食糕糜鬬草，五月之鮮穀逆滿，夏至日鵝炙，七月之乞巧，八月之社日糕會，九月之登高，十月之開爐，十一月之冬至食餛飩，十二月之除夜守歲，起建新歲集福功德，皆可見南宋風俗，以是補夢梁錄所未備者也。

乾淳歲時記　說郛刻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總目已著錄、是書記乾道淳熙間事、故以乾淳名之、自元正至歲除、畢一年之佳節、上自禁中、下至市井、凡一切典禮娛樂、靡不備載、可以見一時之風俗、其祭掃條下有云、董卞騎氏無不在春風歌舞中、而游手末技為尤盛也等語、足可隱括全書、密撰武林舊事自稱欲如孟元老夢華錄而近雅、其於此書則不避方言俗語、如風子曹孛本、侯淮安曹旗兒之類、委曲瑣屑、與吳自牧之夢粱錄頗相似、然其所記多為前時所無、而為後世所沿襲者、亦足備考證之資也、案密武林舊事載因見德壽宮起居注及逢辰等錄、記乾淳間事、以其瑣碎散漫、輯為一卷、又小序云、因益所未備、通為十卷、雖然書之既不能有所次第、亦不暇文其言詞、貴予紀實、且使世俗易知、是密於輯書之外、復有撰著、或即此書、惜其未明言之耳、又此書不見史志及各家目錄、吳興備志祇詳密隱居事、湖州府志雖錄書名、而注散佚、然則陶宗儀所錄、縱非全文、而一朝風尚、猶得以觀覽焉、

四時寶鏡　說郛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唐宋史志及諸家書目、均未著錄、宋代類書中、惟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曾引及之、以此推之、著者當為宋末人也、陶宗儀說郛、摘錄凡十則、考其所記故實、乃皆於類書中輾轉撮抄者、如立春食生菜一則、乃取之於文昌雜錄、正月一日畫雞貼戶及五月五日採艾二則、乃取之於荊楚歲時記、清明鞦韆一則、乃取之於古今藝術圖、五月五日五綵縷一則、乃取之於歲時雜記風俗通、四月八日浴佛、及十月朔進炭二則、乃取之於東京夢華錄、六月伏閉、及十二月享臘二則、乃取之於後漢書注、據是而論、全為沿襲、未見新義、不足資為典據、案南宋雜記節序風俗之書、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乾淳歲時記等、均有所寄託而作、或示訓誡、或寓感慨、非僅記耳目游騁之事也、此編採摘寶鏡、而語皆泛設、殊乏鑒裁、意者其書早亡、淺涉者遂掇拾成文、假用舊名、而宗儀不察、錄而存之、未及細核耳、

田家五行二卷附拾遺一卷 田園經濟刻本

元婁元禮撰、元禮字鶴天、吳興人、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記十二月及天文、地理、凡十四類、下卷記草木鳥獸鱗魚、三旬、六甲、氣候、涓吉、熏及雜占種作、牧畜、食品等事、凡八類、總為二十二類、每類皆分有子目、大體雖為田家占候立言、但歲時節令、亦多採入、不盡取術家之談也、且多錄歌謠、不尚文藻、其有演自古籍者、並為之解釋、淺顯易曉、惟大半採諸子集說部、而沒去其書名、概謂為諺云、或並此不著、殊難省證、至以狼恭鼠拱等事謠吉慶、以一年之計在於春等語誠勤勉、則似失之泛濫矣、末附拾遺、多補叙夏秋風雨情況、蓋與農田有關、不煩詳述也、考陶珽續說郛、亦錄其書、祇截取天文氣候三旬六甲四類、另題為田家雜占、俞家本山林經濟籍、刪摘錄十二月類、另題為田家歲時占、均非完書、又書中記耳聞目擊事故、屢記至元年號、就知成書之時、當在元末明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等宋史藝文志補、皆以為宋人、殆未深考也、

田家紀歷撮要一卷 田園經濟刻本

元婁元禮撰、元禮輯田家五行一書、事備文繁、非村農所能盡解、復撰是書、純採歌謠、取便記誦、凡含義較深之文、概屏弗錄、先列叙正月至十二月、各月節候、復就月日之陰晴風雨、與旱潦豐歉有關涉者、舉證而歷述之、最後為雜占、綜記驗候之說、兼及種藏之法、淺明扼要、足滋廣識、雖其擴拾故實、多為占候之談、然俗傳諺語、成於經歷、取以詢卜、每或不爽、不能以此議之也、其對於節令物候、亦多擬載、如立春立秋後第五戊為社、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冬至後三戊入臘、又如三月桃花水、五月黃梅水、六月賊水、八月横降水等是也、案陸泳吳下田家志雜記一年時令氣候、以及播種宜忌各事、可謂近俗之書、為田家所須知者、比編大體彷彿似之、而較為整齊、至載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亦足存一時之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熙朝樂事一卷 廣百川學海刻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總目已著錄。此書專記杭州歲序，本附西湖四時游賞之宜，大約元季所作，以其不稱明初事也。自宋亡迄元末，不過百年，風俗所遺，有變有不變，即其所述，則同於夢粱錄及灌園耐得翁所舉者居多，汝成亦自謂多故都之遺俗也。其略異者，如正月朔日，爇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於簷頭，謂之節節高；并柏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此與後來閩歲競尚吉語者，相去不遠。又俗以上元為天官賜福之辰，則為今所不行。又五月端午天中節，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題畫蠆蝎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

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即今日五月五日午天師騎艾虎之諺也所由來也。其迎春之儀，敘述極詳，與月令廣義所載鞭春、爭土牛以送寒氣，通歲時者同。其紀霜降，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通賽，考鄭曉吾學編，稱天下衛所霜降前一日迎霜降，至期祭旗纛，是知元明相沿，至清未改，而莫知所由昉。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皆無祭旗纛之文，或即起於宋元之際，未可知矣。元人紀物候之書甚罕，偶有所及，亦多偏於北方，吳越之盛，闕焉無述，得汝成此書，可以覩一代風習，兼可知其有不變者存焉。

一歲芳華一卷 檀几叢書刻本

程羽文撰。羽文字蓋臣，號葵園，安徽歙人，僑居於吳。其書仿昭明太子十二月啟而作，自正月至十二月，以儷語寫節物之事，裁對頗工，而舛誤不免。如自序謂梁昭明作錦帶啟，吳寧野作連珠演，復以麗句繪比麗情，遂譽十二月中時時堪人欣賞，而不知錦帶乃梁元帝所撰，見於直齋書錄解題，以入史部時令，吳均作連珠，而未及歲事，寧野之稱，不悉何指。其正月云，香塵墜地，曲裏落梅，蓋用唐人詩，然是五月，非正月也。十二月云臘方云伏，蠟已罷觀，蓋取蜡祭百點之義，而不知古者歲臘，殷禮作蜡也。大約明季江湖𠍐派小人故套，漸及清初，其風猶盛，以山水鳴高，詩文飾陋，不知者謂為閑適，知者則悉其奔走聲名，營求財貨。羽文之書，正屬此類。其所撰清閑供、獺祭類書，叅張鎡賞心樂事而作，月列數事，於四月飲酎，於九月曰御溝紅葉，不知是漢是唐，抑羽文所生之世，且漢法飲酎在八月，不在四月，荒疏更無足論，以既有此一名，姑為著之。

御筆七十二候詩一卷 石刻本

清高宗御撰。以唐以來間有以月令為詩題者，若詠七十二候，則始於明季顧德基東海散人集，乃自作七十二候詩，每候七律一篇，期日得四篇，不二月而成。其詩可以不論，惟註中間附考證，引及禮記正義、公羊疏、毛傳，力辨鳩化為鷹之謬，不信說文蠣蛤之化，以為不經，辨布穀決非戴勝，其謂鷙鳥鶻鸇，自來不分，皆則鷹以取雉雞，小於鷹，惟捕鴿鶉，鷂較鷹為大，善捕兔，故有兔鶻之稱，鶻則數倍於鷹鸇，可攫麞麋，大約得之目擊。惟謂木蘭之地多鹿，迤南間有麋，至吉林熱河有麋無鹿，麋小鹿大，無不夏至解角，以駁月令鹿解於夏、麋解於冬之說，可謂得之矣。然因見南苑長尾鹿，俗名為麈者，適於冬至解角，遂謂麋為麈之訛，而改麋解角為麈解角，與不信衍義以黃瓜為赤雹子，而謂即黃瓜，皆所謂唯帝王能為之者矣。他如有山桃開，多大風，豺不害人為仁獸之類，多可備北方之物候，自不可廢。其序謂顧德基之集詆毀本朝，本應全毀，特留其七十二候詩，以示豪無因襲，且詆德基所云雷在地下如猪兄弟五人，第五最剛躁，為語涉不經，是德基之集獲存其餘，列於四部，實因帝欲自為此詩，可謂幸矣。此詩石刻單行，因據直齋書錄於法帖中錄梁元帝錦帶之例，特為著錄於此。

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卷 珍藝宦遺書刻本

清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至山東昌樂濰縣知縣。述祖世傳其從父存與之學，湛深經術，著書十七種，刊行珍藝宦遺書。以為連山亡，尚有夏小正，略可稽求義類，乃著此書。其卷一為夏時明堂陰陽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經傳考異，二三卷為夏小正說義，四五六七八九卷為夏小正等例文用音義，卷十為夏小正等例，薈萃古說，條理明暢，合校衆本，疏通章句，然後夏小正之書，楚然可讀。其發明最著者，以斗柄南門織女紀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星紀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為歷元，歲祭為郊禖，萬入學為禘，皆言人所未言，最為世人所稱服。惟亦有失之於迂者，其釋農率均田之均為錄，錄為壁辟，與除田義同，不如以均平平秩之義為較當。釋納卵蒜，謂卵為古文民之訛，蒜當作祘，說文云明視以算之也，釋詁云算數也，民祘即民數，此殆誤讀漢注八月算人，以後釋前，殊不足訓。似此尚多，不止如李慈銘譏其十月初昏南門，不見而記南門者，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南門有不見之時，天之明感無不見之為曲說也。然述祖昌明絕學，體大思精，有學人畢生翫味所不能盡者，此書與其所撰弟子職集解，皆遠接大戴，為不刊之典，雖小有違失，未足掩其大醇也。

夏小正箋一卷 函海刻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直隸通永道。調元以傳世夏小正無善本，舛誤脫漏，經傳有合為一行者，有經大書而傳小書者，因得水樂副本，經文抬頭，而傳空一字，俱大書，可遵。又以近世徐世溥之解以爽死為爽鳩，五日為夏五，黃叔琳之註以丹白鳥為螢火，納卵蒜為兩物，諸錦之詁以孚粥之斷為祝雞，皆屬穿鑿，因作此箋。間亦附月令以補小正之闕，引證不多，頗病淺雜，知丹白鳥釋螢火之非，而引列子以為蟻，不知何所關連；以納卵蒜為大蒜為葫，小蒜為卵，此本崔豹古今注之說，而不著所出；以桴粥之粥為粥粥雞聲，而不知粥與育古義相通。既知舊本可貴，特分經傳，然宋本燕乃睇下原有一室字，函海本竄入小注下；有萬物不通一句，乃不知屬集異同，勒為定本，是調元之學識有不逮者也。

新疆小正一卷 民國七年陶廬叢書刻本

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撰新疆圖志十種，此書即其一。以魏書律曆志冬至後五日一候，一歲七十二候之說不足徵，或與邊徼攸異，故不稱月，但分二十四節，用七政曆日出前減朦朧影刻分以定旦，日入後加朦朧影刻分以定昏之法，復逆推秦至堯，列宿東移一宮，至今則列宿東移又一宮，故有冬至日在尾，而立春則日在女，由是以候昏旦之星，則二十四氣皆合。每度下復書太陽高度，及攝氏溫度，自謂甚新而密。然推步之術，最重實驗，不知樹枏果以何種觀測得之。唐書曆志一行嘗推夏小正躔宿，今列昏旦所繫，亦不知何所本也。所論物候，以烏魯木齊為準，摹擬經文，幾於字斟句酌，非由自註，幾於不解。述今事而用古義，自謂經義紛披，而不知正蹈段玉裁所謂一代有一代之字，何必盡泥說文之譏。大約樹枏之學，本無所主，初由詞章入手，稍稍雅飭，繼慕經學，則有費氏古文易纂訓詁，則箋說文，世尚西學，則又撰希臘春秋，及乎髦而多志，則文字亦放廢矣。然是書所紀，如鴻雁脫羽，枯魚復生之類，多出目擊，自與耳食者不同，亦足以資異聞也。

秦中歲時記　說郛本

唐李綽撰。綽有尚書故實，四庫已著錄。此書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著錄。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唐膳部郎中趙郡李綽撰，綽別未見。此據中興書目云爾。其序曰：編思于庚子之歲，洎周戊辰之年。庚子，唐廣明元年；戊辰，梁開平二年也。又曰：偶記昔年吳中舊事，絕筆自歎，横襟出涕。然則唐之舊臣，國亡之後，傷感疇昔而為此書也。陶宗儀說郛節錄其書，未載其序，則陳氏所見蓋為全本。然陳氏又云：未載。一紺珠集、曾端伯類說載此書，名有杏園探花使、端午扇、歲除儺公儺母及太和八年無名子詩數事，今皆無之，豈別一書乎？所云探花使諸事，今此書赫然俱在，則說郛所摘鈔，又非陳氏所見之本明矣。據宋志注，謂一名咸鎬記，而書錄解題記有咸鎬故事一卷，唐韋瓘撰，其書與前秦中歲時記大同小異，亦不知何人作也。卷末却有鬼神大者號儺公儺母一語。按羣書考索：秦中歲時記，一名咸鎬歲時記，有歲除日進儺，皆作鬼神狀，內二老兒儺公儺母之語，則與陳氏之言相合。然王應麟玉海咸鎬故事一卷，唐韋謹徵撰，起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是即陳氏所見。據此秦中歲時記，一名咸鎬記，一名咸鎬歲時記，至咸鎬故事，實別為一書。然則所記探花使諸事，乃一代之韻事，多為後來所引用，考風徵俗，有足珍者。雖原書散佚，尚賴說郛傳其大概，故為之著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輦下歲時記　說郛本

此書原題闕名。宋史藝文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皆稱為唐李綽撰，而唐書藝文志未著錄。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綽經黃巢之亂，避地襄陽，記秦中盛事，傳諸晚學。陶宗儀說郛所錄，自正月至歲暮，僅大閱、出宮女歌舞、鑽火、鬼市、華蹈歌、竈燈數則。考太平御覽冬日稱引一則云：此月戶部奏大閱天下奇物於堂，甚且放朝，宰相與百官皆赴戶部宴樂，一時特盛。此書大閱條下文字稍有異同，惟御覽引作十月之事，此書則列在正月，為不同耳。案此書與秦中歲時記俱為綽撰，命名標義，以相近同，或係一書而易名，然無確證，不敢臆斷。且通考、宋志均為分著，宗儀錄之，想必有所本，是知在當時實為兩書，又後來類書亦多加引用，故存其目。

華節危言　本會藏鈔本

明戴庭槐撰。庭槐福建漳南人，仕履未詳。是書論解一歲節序物候，先分叙歲年名義，十二月名，太歲支干，十二辰肖，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各義理，結以氣候總論，其論述各事，首列古書所記者為之主，然後雜舉衆說，參以己見，以辨別異同是非，而歸諸壹是。若夏小正，禮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淮南時則訓，易緯通卦驗，以及爾雅史志諸書，均加据摭，期無遺漏，博觀約取，尚稱賅洽，考其議論，亦多為特見，如歲之為字，從步從戌，乃斗魁所抵也，歷家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表秒，謂之斗分，凡斗指所建，則為中氣，中氣一匝，則為歲，又

十干月陽之名，未知起於何時，若謂其與歲陽歲名同為天皇時所有，則甲子自大撓始作，假令已有之，而文字自蒼頡始制，不知天皇氏之時，孰書孰傳之耶，若以為中古所稱，則六經不少概見，獨太史公歷書太初元年，有月名畢聚，凡此之類，皆足以辨惑祛疑矣，然亦不免有可議之處，如解十二辰肖，牽強附會，未必異於舊說，而月中異兔，日中金雞等語，皆為不經之談，乃竟採用之，殊失鑒裁，至於注釋七十二候，雖採取諸家之言，而取舍之間，具見斟酌，附多發明，頗可取資焉。

歲時氣候論　祕册彙說本

明岳元聲訂。元聲字之初，浙江嘉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此書前半彙列四季，以月令為綱，雜取尚書，詩經，夏小正，淮南時則訓，蔡邕月令章句，梁元帝纂要，易緯通卦驗諸書，依月次排比之，絕無新意，後半有云，夫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於歷，則自後魏始，其鳥獸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產江北，故徵之江南，雖碩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於攷求，罔其實，則庶幾得之，斯亦吾儒格致之學，所不廢乎，以下即歷釋七十二候物情變化之理，而統歸之陰陽二氣，雖時不免強物情以伸己說，然亦可謂持之有故者也。

時節氣候抄七卷 道光元年家刻本

清喻端士撰、端士字敦叔、號柘南、江西南昌人、乾隆癸卯優貢生、由舉
任新城訓導、是書首記月令節序緣起、旁及天文、次記四時氣候及占驗、
復按十二月、分記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末記閏月併置及四時各徵、
干支名義、所錄頗富、自經史訖乎說部、凡有關於時令節候者、上而朝廷
政典、下而民間風尚、靡不加以搜撮、遇不易於解事文、輒為音注而詳釋
之、博徵廣引、必期曉暢、纖微備蒐羨、而多所發明、亦頗有裨益、校之獺祭故
實徒炫淵博者、迥然不同也、惟書以抄名、隨手摘錄、即事為題、無體例可
言、雖續經多人編次、終未見其薈萃、如既分列七十二候矣、而又另記星
芻譜十二月氣候、既錄舉四時各月占驗矣、而又另標占雲物、似此之類、
實為重複、蓋欲免挂漏之譏、不期轉致龐累也、他如記七十二候之文、概
依時憲、於古傳言候諸書、殊鮮考校、而每候為注解、泛言義理、不詳所本、
又麋角解、本清高宗勅改、茲乃襲用之、只云、按月令本作麋角解、未能述
其原委、何必多此枝節乎、其推論物候、謂聖人教授人時、稽諸大書曰日
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其次驗之人事、曰厥民析、厥民因、
厥民夷、厥民隩、又其次驗諸物、曰鳥獸孳尾、鳥獸希革、鳥獸毛毨、鳥獸氄
毛、故後之人、推廣授時之真、多驗於鳥獸草木蟲魚之間、著為月令、以為
山澤物產之異、四方氣候不齊、不得之於此、即可考之於彼、此七十二候

所以詳驗於物也、不驗之於尋常所有之物、非所以備民也、可謂理達詞切、
亦足以見其潛修之深、不同泛常者也、

農候雜占四卷 同治十二年浙江書局刻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一字茝林、號退庵、福建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官至江蘇巡撫、章鉅好學不倦、著述甚富、其刊行於世者、不下六十餘種、俞樾謂其敭歷封疆、政績彪炳、弱冠即嗜筆墨、五十餘年手不釋卷、蓋仕學兼優者矣、此編雖採輯羣書而成、不見精義、然分別部居、猶有條理、則其經營考訂之功、亦有足多者、先分記十二月、以重時令、次記天文地理草木蟲魚、以誌物候、而節取田家宜忌、與採春應記為之殿、又以東南蠶桑、利甲天下、附於編後、大旨為農家占候而作、而於節候如社日、伏日、臘日等、於輔事如駐色酒、油花占等、均加援採、是亦記時之書也、但以正月十二日為花朝、按云、今人但知二月十二日為花朝、而不知正月十二日、亦為花朝也、又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按云、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為大端陽、初五日為小端陽、此雖見于宋人紀載、而時移易俗、已不存、何必徵引以炫博乎、他亦不免失之蕪雜、如水占記溝渠、火占記火浣布、山占記寶藏、石占記鹽石等類、是與節物何關、可謂不知翦裁、自累其書者矣、

夏小正補傳一卷 朱氏羣書本

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江蘇元和人、嘉慶戊寅舉人、官黟縣訓導、咸豐元年、以截取知縣入都、進呈所著說文通訓定聲等四十卷、文宗披覽、嘉其該洽、賞國子監博士銜、旋選揚州府學教授、引疾未之官、駿聲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於通函閒稱為君師、撰述宏富、此書大旨、以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為古、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亦殘闕、至宋傅崧卿始釐訂經傳、其書始張、注者漸眾、惟因傳文仍有未詳、故於諸說、為之補綴、以明經義、不同訓釋、而名補傳、亦可見其自況矣、駿聲兼長推步、明通算數、於小正星宿、準今度古、推論頗精、又自正月至十二月、每月之後、補加月建、所以明夏時也、復於物候各文下、並證小戴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十二月紀、逸周書時訓解、淮南時則訓諸書、互校異同、傳釋名物、博采眾長、務求於當、不泥陳言、多出新義、如釋時有俊風、謂俊風謂俊讀為陖、高也、風至春自下上升、故紙鳶因之以起、萬漢所謂風高者遠也、又釋漢案戶、謂天河秦西以遠鏡測之、小星無數、合而成光也、是與近代天文氣象學說相合、想駿聲當時、亦涉獵西籍、有得於中、故不篤守舊論、考傳經室文集、載有作此書之序、直謂傳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微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定名誤著者、因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據此為證、推而上之、一變戴

德作傳之說、雖未必有合、亦可謂獨到之見、然既名曰補傳、必文詞雅馴、方足媲經、而方言俗解、雜列其閒、豈非不倫類之甚者耶、

夏小正私箋一卷 桐城吳先生全書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父、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官至直隸冀州知州、稱疾乞休、主蓮池書院講席、及朝旨開大學堂於京師、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汝綸、加五品卿銜、總教務、辭不獲、乃請赴日本考學制、歸國後遂以疾卒、汝綸為學由訓詁以通文辭、蔚然成家、負譽一時、此書作於光緒八年、其序略云、新城王樹枏以所說小正見示、余以小正古書之僅存者、大戴所集錄者、漢初大師之說、其文與公羊穀梁氏春秋、毛氏詩相上下、未可以淺陋說也、因條記所見於王書中、既以歸王、因錄存此冊、王說之當者、亦附錄之、是知汝綸之箋小正、由於王書而發、因錄存一己之所見、故以私箋名之、書中汝綸所箋、於經傳義理、多有發揮、其懷疑經文者、如秀幽二字、疑為後人所加、謂詩四月秀葽、箋云、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此疑詩之葽為小正之王萯也、若此經本有秀幽之文、鄭君何用致疑耶、洪震煊謂、詩秀葽箋連文非是、其糾正各家訓釋者、如蓄蘭為沐浴也、謂臧琳云、當依荊楚歲時記、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而初學記引荊楚歲時記云、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據此則此月蓄藥為小正文、以蠲除毒氣則荊楚歲時記之文也、或者蓄藥乃蓄蘭之譌文、然其於諸家訓釋以為是者、如七月參中則旦、謂孔廣森云、唐一行推小正躔宿、以八月參中則旦為失、蓋本七月經文、寫者誤在下章之末、案孔移參

中則旦於七月是也然則此編之變只求其有當於理不執己見以汲衆長惟箋釋小正應將經傳標明乃混而述之不加區分於體例殊為不合也

影燈記 說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雜記上元燈事故以影燈命名案上元張燈由來甚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謂上元張燈乃漢祀太乙故事然唐以前不常設而歲以為常並增十四十六兩日則始於唐玄宗蓋唐書樂志且為之詳記降及於宋踵事增華益盛於前乾德五年復增十七十八兩夜歡樂戲遊唯日之不足矣此編所錄以玄宗特事為多間及五季者為宋人所著似可無疑雜記述繁宻而窮極奢侈之狀爭奇鬭勝之情刻畫入微觀覽其上元燈影一條與筆下欲特記略同建燈樓一條則取之明皇雜錄士女夜遊一條則取之靈異小錄蓋扯摭而成不為人重故諸家書目均未列其名也特上元張燈久成習俗則羅舉舊事奮為東籍亦考風者所不廢陶宗儀以其有關時典擱存於說郛中然所引原書多散佚不傳則一代盛事幸賴此傳述一二洎乎京月令廣義華俗閱廣事類賦清聖祖御製淵鑑類函等書俱加徵引可見此書異世而後尚見珍貴故為之著錄至廣篡引有禱天福一事疑書無之竟為經明人一再刪消所存益寡又非宗儀所錄之舊矣

月令廣義占候一卷 乾隆間刻本

明史桐同撰。桐同浙江錢塘人，仕履未詳。考馮應京月令廣義纖記時序，分章列目甚詳，先為歲總，次為每月，復以春夏秋冬挈領十二月，每章俱有占候一目。此書乃將占候之部抽出別行，雖體例略同原書，而事文間有增損，又非盡從馮氏之舊者。然廣義為求詳博，而捃摭蕪雜，往往不關時典，斯編踵襲其弊，亦未能斟酌於去取。然推作者之意，以為古聖授時，重在農事，而相傳占候之說，多由體驗而得，非徒空談，確有實效。鄉村農多習其說，於風雨旱澇諸象徵，先機而識，早為備防，亦可以多得保全，少受損害矣。廣義帙鉅，人不易得，摘錄單行，傳布易普，然則志在民生，亦可謂識其大者。特明季士風頹敗，流於騙欺，務實學者鮮，而要虛譽者眾，則假藉著述以炫世而沽名，每取不經見之書，略事竄改，據為己作，不書原著者名氏，而於己名下加訂字，蓋為防同見者之指議，設為疑詞，其實蹈近巧奪，極為可鄙也。今檢明人雜著，類此之事不可勝數，此書亦抄襲而成，惟尚未沒去原書之名耳。後附有春秋繁露直解，概採舊說，未見新義，然解釋明詳，亦有可取者焉。

燕子春秋一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撰。懿行字恂九，山東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戶部主事。行懿學問淵博，經術湛深，為海內所推重，於爾雅用力最勤，考訂名物，尤為精覈。為人康介自守，不輕與人晉接，浮沈部署，視官之榮悴若無與己者，而一肆力於著述，成書甚多，河間紀昀、儀徵阮元極推許之。此書雖為其寓墨，不同鉅製，而擷詞遣藻，古味溢暢，亦少入於漢魏晉宋之間者。牟廷相跋云，通身冰雪，不敢目為近作，蓋紀實也。蓋燕為候鳥，來去有定時，夏小正等書俱取之以作候，特其聲形悅人耳目，詞家取入吟咏，感物申情，漸加輕薄，不復尊紀古若矣。懿行欲仍返之於樸，為燕張目，兼以崇經，是以雜取經史百家之說，於燕之生息行為，罔不記載，仿小正體例，按十二月以書，先經後傳，經以紀實，傳為釋語。至燕有多種，分為注明，燕具數德，隨事而記，不僅為言候之書，且寓諷勸之意，則知名家著述，蘊蓄自深，生言有物，非以淵博矜尚者也。惟其摹擬古籍，過於求似，當不免求助於冷典僻字，以莊其貌，而讀解不易，疑義轉生，亦其失也。再就其取材而論，如少昊之時，赤燕集戶遺丹書，及穆天子館意而子於靈卑之宮，意而子身化玄鳥飛入室中等事，乃紀祥誌異之文，何關時候，且非燕之實典，應以別錄為是。然懿行此作，立意既新，標名亦別，而實足以副之，若花鳥春秋之類，亦摹古而作，傷於纖巧，比而觀之，自有上下床之分矣。

月令七十二候贊一卷 道光三十年刻本

清葉志詵撰。志詵字仲寅，號東卿，晚號遂翁，湖北漢陽人。生有殊姿，於書無所不窺。屢試不第，游學大學士翁方綱、劉墉門下，肆力金石文字。嘉慶二十四年，仁宗六旬萬壽，志詵編千字文詩祝釐，甚邀宸賞，官國子監典簿，洊升至兵部武選司郎中，六十致仕，以圖書自娛，頗有著作。是書作於廣東，乃其子名琛方任粵撫，迎養南居時也。志詵贊七十二候，以時令書物候為主，先於其源流為之考訂，略謂古帝王研窮陰陽，順動四時，由四時分八節，由八節分二十四氣，由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立法甚審，載籍之紀，莫古于夏小正、明堂月令、易通卦驗、呂氏春秋、淮南子，遞相祖述，互有異同。北魏始以七十二候頒為時令，隋唐皆沿習推行，至開元大衍術出，不用魏隋相承之節候，專取汲冢周書，以為改從古義，宋史志因之。迨金史改小滿末候為麥秋至，元史復改立春末候魚上冰為魚陟負冰，小暑末候鷹乃學習為鷹始摯，又改雨水次候鴻雁來為候雁北，至仲冬麋角解，經高宗目驗之，史定為麈角解，特著書運紀之，是為今定七十二候。志詵既將七十二候因革，探要叙明，復於每候之下，據諸書以著異同，采數說以歸宣是，去取之間，頗有斟酌，然後為四言八句贊詞，發揮精義，而文章樸茂，亦淵然可誦。並將所用典實附誌於後，以見其所出，自經史百家及子詩賦，罔不搜取，誠可謂博矣。惟作者旨以物候為題，於義甚當，故於各候之時月節氣俱未標記，殊不合於記時言候之旨。雖於蔡邕以反舌為蛙、陶宏景以苦菜為茗各說加以辨駁，而於螻蟈為蛙，仍沿舊訓，蓋為撝詞之便，不為詳考，亦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月令章句一卷月令問答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清馬國翰輯。國翰字詞溪，號竹吾，山東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官至陝西隴州知州。按蔡邕撰月令章句十二卷，自唐後即罕著錄，散見群書所引論，則或曰明堂，或曰月令，復有似問答而實章句者。華陽國志稱其嘗撰有月令章句。隋志有戴顒月令章句十二卷，蔡邕戴顒之書，復相淆混。乾嘉諸儒以蔡氏多存今文學家說，與鄭注可以參證，輯其書行世者，有臧庸、蔡雲兩本，似皆為國翰所未見，故其所輯，亦不能出臧蔡兩家之外，且錄問答，而不及其論，終嫌漏略。泛引唐人所著書，如資暇集之類，而不知其亦未必及見蔡氏原書也。世譏國翰輯書，貪多務得，頗難為諱，然乾嘉間輯逸之風盛行，多排比舊文，求其首尾賅貫，反致失真，如國翰庶免斯弊。問亦就諸書參校異同，是正訛奪，亦有足多者焉。

蔡氏月令章句二卷 拜經堂叢書本

清臧庸輯。庸本名鏞堂，字西成，又字在東，江蘇武進人，諸生，著書數十種，彙刻為拜經堂叢書，未刻者尚多。庸受學盧文弨、錢大昕，復從段玉裁游，故其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泛濫雖廣，而持擇至嚴。此書成于嘉慶己未，正客廣州校刊經籍纂詁時，自謂年二十始知治經，即剔端月令，問蔡氏于晏怖之中，成月令說，敬其人，悲其志，惜其書之不傳，因輯群書，并錄集中月令問答、明堂月令論，為二卷。蔡氏之說，散見群書，曰論，曰章句，曰明堂，曰問答，時相淆亂，采擇不易，庸書雖不及後來蔡雲所輯之詳且博，而取舍甚謹，不題明堂月令及周書月令之名，亦見其實，所輯亦有出蔡雲之外者。二人雖同時游錢段之門，或踪迹較疏，不知皆有此撰，故不相為謀也。

唐月令注跋一卷 鶴壽堂叢書本

國朝成蓉鏡撰。蓉鏡字芙卿，江蘇寶應人，諸生。蓉鏡以茆泮林輯唐月令注，因為考月令及注成書之年。以唐月令用麟德曆，在開元十六年大衍曆之前；又以徐堅初學記所引月令，咸置列朝之上，必為御製，而初學記之上在開元十三年以上，為集賢院學士以前，則唐月令當為明皇所刊定，在初學記成書之前。復以李林甫為相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而兼中書令在二十四年十一月，進注表署銜兼右相，而不署兼中書令，故謂注之成在二十四年以前。皆考據精確，不同臆決。世但知開元禮成書于二十年，有讀春夏秋冬令之明文，遂謂唐月令之作必在開元禮以前，得蓉鏡此辯，則月令及注成書先後，大致可決矣。亦考唐事者所宜取則也。書本當附泮林書以行，以叢書本別為一目，故為著之。

夏小正輯註四卷 嘉慶十五年古趣亭刻本

清范家相撰。家相字左南，號衡洲，又號雪舟，浙江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廣西柳州府知府。是書以夏小正文經傳錯簡本非完書，而諸家解說疵雜出，乃裒集衆說，搜精蘊，而斷以心裁，復以小正紀時候為月令時訓衍故揖孟之根原，故於星度物候，與禮記月令互見者，悉註於下，因著異同。家相於此書訂正錯誤，辨別名物，多有發明，可稱精心結撰，一掃阿徇支離之病。然舊說影義，不無曲解，間亦有可議者。二月往耰黍禪，謂黍為麥之訛，黍耰穫種也。小麥種於九月，收於四五月，二月布種者，乃為大麥。因前事則不協，用後事則黍麥同為穀類，又何必更張耶。至乃衣或作乃衣瓜，俱為一事，並乃分之為二，乃衣注曰，五月正盛暑之時，而先王已有創衣之典，足以見夏俗之勤也。實與諸飾君子慮，必捷身之訓同為臆說也。惟梅杏杝桃則華，傳言杝桃山桃也，舊註皆從其解，此則謂立春以後凡桃皆華，何獨山桃，梅杏杝桃，當是四種，逸類記之，斯乃其獨具之見，甚切於理，為前人所未發者。為晉王緯論小正，不以為夏書，頗致疑詞，家相著說辨之，略謂王氏謂小正不為夏書，本無左驗，誠不可知，然是篇文詞古質，實在月令時訓之上，恐非秦漢人所能僞作。況月令紀文皆完善，比獨缺而不全，又多錯簡之處，僞作者必不爾也。且傳與經多不合，使以漢人釋漢文，何必錯出如是，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委婉其詞，沕已

竟盡宣誠善於立說矣。

夏小正四卷 秘書二十八種本

清周夢齡輯注。夢齡字葉莊，湖北黃陂人，乾隆間諸生。是書以傅崧卿夏小正注本為主，復擷取諸家之說以補其訛闕，亦分為春夏秋冬四卷，而分條錄記經傳，斯為不同。經則抬寫，傳則低寫，所取訓詁即隨文夾注，不僅解釋音義，而於各家傳本間或著其異同。雖注語過於簡略，未見精義，尚能抗要以叙，使人易於領會，亦有足多者。惟既事摘注，則應將所錄之注為某書某氏之說，皆為界出，方稱允當，乃或記或不記，不一其例，則舊說新見無從剖別，未免涉於混淆矣。案夏小正一書，文詞古簡，傳寫多譌，有賴於訂正，始足以昭示後學。諸家辨證，大率附誌己見，未敢輕移正文，乃夢齡逞其私臆，於經傳多所改竄，如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與斗柄縣在下則旦，原書錯落以記，旋乃並書之；又改十月星候，為初昏織女正北鄉，則旦，參門見則旦亦並列，而書。夢齡自謂徐圃臣精于星度，故所論諸星，悉依其解，檢徐氏之書，固如其說，惟未擅改經文耳。若夢齡欲釐訂全經，不當改者亦只此數事，並亦學識不足之過也。然其訂正錯簡，間有可取者，若隕麋角經文於十一十二月兩記之，孔廣森禮疏謂節氣早則十一月解，節氣晚則十二月解，傅崧卿注謂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蓋衍文。夢齡取傅注，頗有斟酌。至依任兆麟注，於五月補采芑一條，十二月補雞始乳一條，雖無關宏旨，亦見涉獵之勤焉。

夏小正校注四卷 道光七年刻本

清魏本唐撰。本唐字又新，福建侯官人。嘉慶己卯解元，大挑直隸知縣，改就教職。是書依傳崧卿注本，列舉諸説，參以己見，為之校訂正文，而注釋其義。然經傳錯簡既多，各家板本因以互異，乃自傳氏以後，詳為推究，著論頗精，是亦沉潛最深者。至近世校者注者多家，互有短長，亦分別為之擇出，如戴震本，初歲祭耒，經無始用暢句，初昏大火中，經無種黍菽糜四字，榮鞠，經無樹麥文，可謂精審。若雁二月傳突穴云，即燕之所為，似穴而突出者，五月傳豆實，依舊本作矩闕，云菽糜乃時所食之大闕，竊為附會。畢沅本，經作蘩荼，注極古雅，然改經荳字為荺，傳苑字為華，殊失古意。任兆麟本，注頗典核，至移時有見稊始收節在五月，移主夫出火節在三月，誤甚。滕翼行本長於正字，孔廣森本長於驗解，然十月初昏南門見，據唐一行大衍術歷日度議，初昏二字乃衍文，孫云星見於戌，是夏小正之例言，孔云昏謂昏姻也，則謬矣，亦其所短。葉其所議，頗有來裁，然主夫出火任氏移在三月，當據禮記鄭注十二月隋廉，當是衍文，又依孔疏以傳氏注為非，亦不免過於拘泥，好持異論也。

夏小正傳校勘記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清丁壽徵撰。壽徵字子靜，江蘇山陽人，諸生。此書原未鐫行，經王錫祺收入小方壺齋叢書中，方著於世。錫祺記述始末為之跋，略謂子靜先生學術淹貫，曾文正公亟重之。甲子秋闈，卒於省垣。遺著如説文揭橥、十六國輿地考等極夥，都未付梓。此編取諸家夏小正本，考證異同，聊城楊氏謂與陽湖孫本相發明，原分二卷，余茲錄于一帙，讀者庶亦窺豹一班。然則此書未備全文，而每月所錄亦多寡不同，或並月而略之，豈錫祺為之併省，去取概隨己意，非原來之舊乎？今就是而推論之，知著者以世傳夏小正脫誤既多，諸家傳本各有異同，而得失不能相掩，乃上自宋元，下迄近世，凡諸家之書，皆取之在抱，一一為之參校，將經傳中異文殊字某氏本作某，分別舉注於是。諸家同異之處，一望斯得矣。至各書所訂正，或是或否，輒附案語，出言審慎，不同武斷，顧其專力在校勘，求歸於當，故對於一切解詁，弗加採錄，特於經傳正文有關礙者，則採取眾説，以為辨正，頗見發揮。如納卵蒜，乃取畢沅考注，蒜能解毒，乃收植之，因駁蒜無所用，不當納之君之説。臧琳欲改為納卵韭，莊述祖欲改為納民蒜，尤為臆説。壽徵據理以折之，謂蒜本可言卵，韭本不可言卵，卵與民字形不相近，無緣改致。持論甚為精切。然獺祭魚，仍沿舊本作獺獸祭魚，下有案語，亦明知獸為獻字之訛，特以月令、呂覽、淮南子、逸周書皆作祭，獻祭義複，躊躇不決，

僅以游詞擒飾之，拘牽如此，非講考據者所應出者也。

花曆一卷 欣賞編本

明程羽文撰。羽文字蓋臣，號葵圃，安徽歙縣人，僑居於吳，又署練江。其書為清閑供之一部，提出別行者。大旨以花之榮謝隨涼燠而異，而點綴節令，各有應候之花，乃仿時憲書七十二候之例，分十二月以紀月，為六體，詞句俱與祠同，雖萃擬濫套，不足高尚。特於四季之花草，舉其名盛羅列，惆全其一生一枯，歲闕時候，非為欣賞而作。且古書紀水，既有月令，此書以花名歷寓聊其義，故為之行月。至其摘詞遣藻，不免纖巧之失。然明末山人著作，往往同之，積習相沿，亦不必責羽文一人也。況加意經營，務求典雅，究與率爾操觚，僅列故事，毫無作意者有別。惟既以花紀時，應據實典，方稱穩切，若浮泛之詞，無涉花事，如雪花六出之類，竟行闌入，蓋因逞才求工，而不知轉致疵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月令一卷 秘府藏鈔本

明岳元聲訂。元聲字之初，浙江嘉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是書以世傳月令，板本不同，脫誤互見，讀者每生疑義，乃取各本為之訂正，意在裨益後學，惟於正文多所改移，與通行之本相異，至依據某本改易者，概未註明，殊為不當。案先儒考訂古籍之例，雖取諸書參酌異同，然後訂讎己見，定其是非，縱不免有穿鑿誤會之失，究有其理存在，可以供人探討。元聲不卹前人之法，妄竄傳世之經，已為不合，並將征鳥厲疾移於出土牛以送寒氣之次，尤乖月令連貫紀候之義，其他謬誤，亦不勝枚舉。考晚明人之著作，多有裒取成書，略加改易，直書己名，謂為訂正，欺世沽名，深為可訛。元聲此著，亦猶相類，雖屬鈔襲，又鮮發明，原不足為重，惟既有其書，故為之著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廣陵小正一卷 揚州叢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仿夏小正之體，紀揚州一歲節令，分為十二月，舉要以書。凡遊樂之韻事，及動植之孳殖，有關時興者，靡不攟取，而一地之風尚，於是張著。惟文詞淺白，不見經鑒，與明李山人諸作，僅掇拾故實，即以名篇，頗相類似，而雅馴且讓之。以諸家書目未列其名，而前序有抱甕園之深情等流行語，蓋晚清之人摹擬而作者也。其既以廣陵命名，應錄當地之特俗，方見允協，乃檢其所記，幾全為各地相同之事，至其特殊者，如芍藥為揚地名花，古有專譜，鰣魚為揚地異味，見稱於時，均經羅入，而謂芍藥發於二月，則言時過早，安排失序，甚為不合也。然維揚為東南一都會，自古稱為繁盛，雜見於吟詠，歷唐宋以及勝朝，鹺賈麇集斯土，擁富厚之資，逞耳目之欲，窮極奢侈，實居海內之冠，在平時嬉戲，已異於他處，遇佳辰，能不加厲，若畫舫錄、竹枝詞等書，其所記載，不過略舉大凡，而此書於一年之節序，或事同者沿之，異者增之，諸情況按月舉書，可以得其全概，雖則名勝豪華，不足為尚，而考風俗者，亦不可少之著作也。

夏小正解一卷 本會藏鈔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解說小正義理、尊經抑傳、故以經文為主、而以傳為戴氏說、與金履祥注並列、其有遺義不明者、則博采衆說、伸以己見、以彌補之、求其詞達、不事强解、大體尚稱允協、慎雖伸張金氏之說、而於其不合之處、亦加詰斥、如謂取荼莠幽、戴氏本為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氏本以取荼莠為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却云戴傳連莠幽為句、又云、必有缺文、卒無定說、不如從戴本、且闕疑也、王應麟本、閩潛本、無幽字、近是、又乃衣瓜、戴閩王本、俱作乃瓜、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而衣瓜亦不成文理、合從舊、凡此之論、咸具鑒裁、不同阿附者也、至論二月綏多士女、不以傳言為然、而於經文亦生疑義、持說甚辯、畧云、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與此同、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荀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進非小正、退違周官、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按月令周官二書、論者多謂為漢儒所記、作慎取孔荀之記、以反詰之、則經文或為錯簡、或為誤訛、不待言而自明矣、惟謂小正之書、以小著名、止紀民間之事、然則獺祭魚、王狩、陳筋革諸條、亦民間之事乎、蓋為生新議、不免出言失檢也、升庵合集、載有是書之序、大旨以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為斯學、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謬此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然傅崧卿釐析經傳、厥功甚偉、實為宋人首倡斯學者、而慎竟未論及之、亦可謂不知本末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夏小正音義不分卷 本會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為二冊，前序亦未記年月，後有何焯康熙丁酉年跋，味其語意，似為所熟知者，然遊詞閃爍，終未能道出為何人也。檢閱全書，屢見述祖之菉語，菉莊述祖著有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此書既採其說，則作時自在其後。據清史列傳載，述祖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六十七，推求其生年，當在乾隆十五年，而跋稱康熙，實為不合，其為偽託，昭然若揭矣。再就註文與莊著夏小正等例文句音義相校勘，則一切義旨音讀，大體近似，其最顯明者，在莊氏自詡為發明，而後人目為曲解，如納卵蒜釋為納氏祘各條，此書亦依之，最為雷同。考莊著嘉慶十九年自序，略謂嘉慶十四年之冬，始以所錄夏時明堂陰陽經及夏小正諸本異同，并所為說義，先刻三卷，他若夏小正音讀考四卷、夏小正等例一卷、注補小正等例闕卷、夏時雜議卷，皆未卒業，以纂集古文甲乙篇中輟，今遭大故，草木餘生，僅留殘喘，恐旦莫填溝壑，乃取所未刻各種，更加芟并，益以近日所見，與前所刻三卷，往往多不合者，然今之所見，未必盡是，昔之所見，未必盡非，即一人之管窺蠡測，猶復歧出不倫如此，況敢冒諸人而自信以為必然者耶，言之不文，畧舉前後之所以不相顧者，以示兒曹云云。然則莊著屢易其稿，最後方為定本，此書所標音義既同莊刻，其為莊氏初稿亦無疑，殊足珍貴者，至與刻本雖詳略有別，體例稍殊，殆亦經後來修改而互異耳。以其簡明易解，且有優於刻本之處，如農率均田，不以均釋[illegible]，而從舊說等類，書縱出於一手，實可兩存，故為之著錄。

夏小正註四卷 光溪小舟刻本

清李聿求撰。聿求字五峯，浙江海鹽人，諸生，少好學，不事章句，閉戶研經，覩殁，布衣終身。著夏小正詩後漢書儒林傳補桑志等書，行世。是書分春夏秋冬為四卷，按月以書先經次傳，又次為註，逐節連寫，分次標明，所取之註，出入於經史百家，間加案語，折衷諸說，尚稱富瞻明瞭。復因經傳正文，固多錯訛，而時本改竄字句，又各持臆說，乃取傅崧卿注本為主，校以朱子集傳、王應麟玉海諸本，復以漢唐諸儒所引之文，訂正之，相互發明，著其同異得失，亦頗具見解。然依隨之處多，而斷制之功少，仍不免拘泥遵說之累也。案小正為紀時之書，而諸家言候星，每多異議，聿求知注意及此，而採取諸說亦特詳，以小正凡一月數候星者，一在旦，一在昏，乃羅列各月候星之昏旦，而為之證，深得其要領。惟論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也，織女正北鄉則旦者，旦也，而於本文註云，是月初昏見者，非南門星，云南門者，謂東井見于卯也，是則不僅解釋欠明，而先後且矛盾矣。至於詁經，間亦有強解，如將荓紱分為二物，取國語馬餼不過稂莠，及[illegible]莠之幼也，為之說，俱釋為亂薹之草，又爽死，因傳有爽也者，猶疏也之文，乃取周禮天官疏材之註，為百草根實可食者，如茭芡[illegible]之屬，其說雖新，其理則迂，蓋望文生訓，務求全通，不免出之以附會，況執此詮釋古書，則無不可通者，殊不足為尚矣。

新安全城決寇記 一卷 舊抄本

明孫鼎延撰。是書記崇禎十三年八月定新安[illegible]土寇事。時新安土寇李永福、張[illegible]等，仵衆約二千人，擬攻新安。[illegible]土寇王三畏等[illegible][illegible]糾衆[illegible]，蟻聚千人[illegible]，約城中[illegible]，約八月[illegible]六日引誠賊。謀已定矣，有知者告[illegible]急，[illegible]令某[illegible]監司王某，書明正法，取[illegible][illegible]之，會增鼎延為兵部侍郎，因記其事云。

轉

刊定尚書古今文注二十卷 光緒刊本

清丁寶楨刊定。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咸豐癸丑進士，官至四川總督，卒謚文誠。是書係就孫星衍……首有寶楨序，卷中題孫星衍撰注，蓋就星衍所撰尚書今古文注疏去疏而存其注也。然於星衍原注多有增刪，並不依之。……王闓運……尚書箋……闓運……由是推之，……蓋成於闓運，而……寶楨……其名……於寶楨……即……序亦闓運代撰，所……未輯……遠於馬義，又仍用舊讀句絶多，誤者因已糾星衍之失……其時……仍不宜仍其舊題……見闓運……己卯……正總制四川，聘闓運主尊經書院，此書即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於其時。其後闓運……於……注下……不復……而

自為主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古注便讀四卷 成都排印本

清朱駿聲撰。首有咸豐六年二月駿聲自敍，稱此書道光癸巳在清南服稿，忽忽二十四年，今得博雅好古之士友梅宗允許其可傳，為之參校，敍無梓而行云云。梅友梅名鏡蓉，即為駿聲刊說文通訓定聲者。其後遭亂家破，雖自撰刊是書亦謙先人不果成[illegible]後有凡例四則，[illegible]其從師較[illegible]撰中有云地名山水必注本朝，又云不尊往鄭，雖宋人說亦采錄，又何以[illegible]古注書題殊未妥[illegible]其書大抵采輯[illegible]諸家而沒其名氏，[illegible]百篇亡明之欠篇亡者，但注其目[illegible][illegible]古文諸篇[illegible]處而[illegible]且只一抬以別之，全取諸人不下巳見，別有二篇，識尚書篇目，及古文真偽[illegible]者題之曰序，[illegible]某敍，又有其從師較一序，則校刊時所作也。

一齊襄公夫人，一齊桓公夫人也

有可以為名餘為無是公，共和亦無是君，[illegible]干王殺之，[illegible]早死亦虛無稽，俱可因詩說之蓋

毛詩說六卷 石印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字大久，江蘇武進人，諸生。是書為各為說，從舊解者十僅一二，餘多自出新義，其尤新者，如說菁菁者莪，謂[illegible]美共伯[illegible]周召行政號曰共和，汲冢書則曰共伯和干王位。又衛世家釐侯世子為共伯餘，釐侯卒，餘即位，餘弟和襲殺餘自立，是為武公。詩序云世子共伯早死，言各不同。[illegible]宣王中興，衛武公佐之[illegible]和又為武公之名，所云共伯疑即武公，共即[illegible]阮祖共之共，乃王官采邑，伯乃九命作伯之伯，[illegible]武公非特衛之賢君，實為中興之功[illegible]宗元祀，說何彼襛矣謂係宗周王[illegible]諸侯，無王也，[illegible]春秋莊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禮諸侯親迎，必百兩御之，況為王姬之貴乎。豈不肅雝王姬之事，書言以王姬之貴，豈不待侯氏之親迎[illegible]顧此章勝之，此見平王之往乎不直曰齊侯而加之子者，正名定分也。傳公[illegible]未嘗以七船入覲，及命為侯，其桓公則因亂篡國，尤為非正侯，不可稱齊侯而舉平王[illegible]又以見西周之亡，東遷之弱，皆平王肇取

[illegible]

毛氏[illegible]與此二說，即以附會，要亦言之成理。他如
謂漢廣刺紂王娶虞女為后，而文王南征，詠遺像而歎之；亡
奏紂王鵲巢，為莘國歸太姒，來文王親迎；摽有
梅，急取士以待貢。凡此諸說，義得可通。[illegible]
[illegible]又說騶虞而謝左氏
[illegible]之言，說河廣，知新小序衛從河南之非，據
詩[illegible]雅，又補宋留[illegible]詩[illegible]以忘諱之故，亦復發人所
未發。惜他說[illegible]作附難厭人意耳。卷首有自
序，謂嘗徵大函[illegible]孔子存其題而刪其辭，存其題者所

以備小雅之盈八十，刪其辭者，所以正全詩之止三百篇
詩亡篇另附，不與於刪詩之數云云，[illegible]杜撰以
欺，已說難免[illegible]之譏矣。

詩蘊二卷　石印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自序以為詩雖非聖人所作，
而為聖人所刪定，猶不作也。聖人之文義無不包[illegible]
為傳其說達原，即是[illegible]也。若理之雜而無所著者
也，隨所舉而不出於聲，雖使程朱復生，有不能易
云。書凡百二十二條，義取乎備，尤斤斤於詩之篇
[illegible]章數句數字數，謂其多寡長短[illegible]皆與天
地[illegible]代日月離合[illegible]相為比附，[illegible]其間異能綜[illegible]
化加減乘除，亦莫不有義存焉。說經至此，可謂想

入非非者。其說理之甚鑿，則有可因[illegible]自害之處
[illegible]
書中言二南與邶鄘衛王合為[illegible]七十有四，差之
數，於左輔作有所得，亦於春秋二千[illegible]過精
鞠日出近於子數，得[illegible]歲差法，惜未究其說至
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說詩全相類，不過
取[illegible]以比附，[illegible]足笑也。

經史答問四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朱駿聲撰。首有其子孔彰序，稱駿聲少從錢竹汀游，故往往述其語，又與朱右曾友善，右曾著逸周書集訓，與商訂，後與汪文臺、俞正燮、程鴻詔及弟子程朝任、朝儀等質疑問難，有經史答問一編，亂後頗有散失，今存四卷云云。今按其書，經史雜[illegible]絕無次序，大約[illegible]便者居十之七八，而[illegible]詩[illegible]較多，禮次之，易又次之，[illegible]經偶[illegible]及之而已。所[illegible]儒問答之詞，以發疑義[illegible]。[illegible]或引他人或說而不言所出，[illegible]有甚愜當者，亦有沒誤而不少者。如小人反中庸，謂反當訓復，讀如反古之道、及身不誡之反，[illegible]蓋君子是生知一等，小人是困知一等，舉兩端以包中人，即性近之謂。子路終身誦之，[illegible]謂終身上當脫一誦字，不然一時之語何由知其終身。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謂養字作[illegible]主服[illegible]勤之義。王者之迹[illegible]熄，謂迹乃近字，迹即所謂遒人，遒人行人，蓋采詩者[illegible]。[illegible]之詩，謂莊姜作，近是，[illegible]是年三月

謂實姓蒍[illegible]前之偽[illegible]蒍先也，猶曰[illegible]勝於前[illegible]亦可備一解

十七日，州吁弒完，則戴嬀之賜，尤在[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括[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屬于毛。謂毛為表[illegible]之誤，字淺則揭，謂揭讀如揭揭，[illegible]也。葛藟其[illegible]其是指趣而言之，如[illegible]物然。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謂與當讀為歟，絕句，又此說[illegible]義，俱確。他如子思之哭嫂也為位，謂子思當有兄，疑是原憲。所傳子貢詩傳[illegible]乃魯申培弟子東海太守碣魯賜，非端木賜。子夏[illegible]傳，[illegible]引或曰[illegible]沛人鄧彭祖，字子夏，[illegible]是其人，俱可備參。又如[illegible]引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以證[illegible]孔子[illegible]管仲器小之歎；引逸周書寤儆篇，周公不驕不恡，時乃無敵，以證孔子[illegible]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恡之歎，以[illegible]見聖[illegible]言有為而發，俱[illegible]可[illegible]，亦殊可取。唯索隱行怪，謂索當[illegible]也，所謂[illegible]虛索者，說[illegible]雖可通，但春秋時尚無此類之人，又斥鄭箋亦

既親止為精精，言往之遠，均自叙，乎矣無議，而不忘君
之甚，僅有此書於義山[illegible]迂[illegible]圃之見。先
儒已多辨之，[illegible]可舉。在久尚書[illegible]傳灒，刈全於
閻惠之餘唾，尤不足論[illegible]矣。卷四有[illegible]校釋閻
書集訓詁修本已及之。

朋壽堂經說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鄒壽祺撰。是書未題名氏，[illegible]其久見於詁經精舍八
集，因而知之。亦無序例，凡說易[illegible]一篇，說書[illegible]四篇，說詩
[illegible]一篇，說周禮[illegible]一篇，說春秋二篇，說孝經一篇，說
論語一篇。諸篇無甚不[illegible]解[illegible]豐其蔀
豐其沛，謂[illegible]都[illegible]阜，名頻蔀
阜山庳而大也，沛為澤藪，管子揆度，貫沛澤，注大澤
也。豐卦取象乎居，蔀與沛皆狀其居言。[illegible]說岐周岐
勿謂勿皇州之說[illegible]，晉書王濬

傳[illegible]李毅[illegible]，言三刀為州[illegible]
[illegible]可證。周州[illegible]通用，解商書曰祖甲返，謂[illegible]
為逸書之文，竹書紀年云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返
自西戎，竹書[illegible]據[illegible]商書，必有祖甲返一語[illegible]
[illegible]日積說，主公為昭公子，據漢書五行
志[illegible]傳[illegible]泉
[illegible]稱昭公死于外，歸葬魯，公子宋立，不曰弟[illegible]
宋，而曰公子宋，又左氏哀廿一年傳曰公叔務人見
保者而泣，務人即公為，昭公子也，惟其為昭公子，

中壽六十始衰為老故

放於京公[illegible]禄公叔[illegible]則何休以生公為昭公子者、

不誤、解爭目七人五人三人謂周制天子之臣凡七等、

[illegible]公[illegible]孤[illegible]卿[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上士[illegible]中士、下士也諸侯之

臣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大夫之臣三等、上

士、中士下士也每等以一人為率、故天子七人諸侯

五人、大夫三人、士無所[illegible]、故祇有爭友、父自然為[illegible]故祇

有爭子、雖不言一等亦以一為率。[illegible]禮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傳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大夫三月而葬[illegible]有[illegible]謹[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

三壽、謂[illegible]言壽者有三等、上壽百歲

中壽[illegible]八十、下壽六十、上壽三十至六十為壯 七十至[illegible]

百歲為老、中壽五十至五十為壯 六十至八十為老 下壽

[illegible]十四十為壯 五十六十為老[illegible]上壽七十始衰為老[illegible]

[illegible]曲礼百年曰期頤為上壽 言故以七十

為老[illegible]官子論王注以六十以上為老 是為中壽言[illegible]

下壽五十始衰為老 故論語及其老也皇疏謂五十以

上為老 是以下壽言、自是以後 耋耄壽亦為五等、曲

礼八十曰耋而有離九三焉注僖九年左傳服注則云七

十曰耋 亦雅舍人注宣十年公羊傳注則云六十曰耋

曲礼云九十曰耄而大雅板篇毛傳隱四年左傳杜注

周語韋注則云八十曰耄 釋名云七十曰耄[illegible]以上

中下之例 而更不言[illegible]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勿自棄齋遺稿一卷　雲南叢書本

清華嶸撰。嶸字鵬船，雲南昆明人。舉人，歷官池郎。書滇麗江訓導。同治癸亥，馬榮煽亂，殉節。諸釋於五華書院，嶸適在側，[illegible]同時被害。[illegible]是書首有同治丙寅糧儲道韓錦雲序，蓋初刊於此時也。不分卷，凡經義條解二十二條，經義條比四十條。[illegible]條解內謂條字在毛詩有兩讀四義，猶字在毛詩有五讀十義，刺字在毛詩有兩讀兩義，土字在毛詩有兩讀，俱[illegible]析甚細。又[illegible]義，自我人居居，自我究究，謂居居無肆倨惰之意，究究示致詳察之意，較居居後究究。違暇憫民，說檜風素冠，謂先儒訓詁皆以為刺不能三年者，但[illegible]經[illegible]書[illegible]素[illegible]素釋為常服，且典禮本無素冠素衣素韠之文，何得泥素之一字，曲為之說。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謂[illegible]疾字樂飲酒，好勇鬬狠，一切徇耳目之欲者皆是。又如[illegible]於不檢，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無非疾也。白書十寫人有疾，疾字畧同此，皆[illegible]俱可取。

其餘比諸條則藉經義以推闡名理，[illegible]其體唯似連珠，亦說經之新[illegible]也。

孟子注二卷　原稿本

清陳澧撰。是本首有澧自題云：庚午歲讀又云：讀七篇用功當以人皆有所不忍一章為指。又云：近讀孟子，以善字利字兩字類求之，如測天之用實測也。按庚午為同治九年，時澧年六十二矣。所注……得……其……有……則……（甚）詳。其涉於攷證者，如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澧以為方四十里者，乃地方十里者四，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亦是明堂位，魯地方七百里，亦當是方百里者七之誤。又如富歲子弟多賴，謂賴讀為懶也。趙朱注皆非，惜此類不多。……伯……不尊周室……而果之君王天下，及王陽明致良知……之非是，皆即據七篇之文辨而正之，非為孟子者不敢則然也。

皆從……〔旁注〕

倫而說不同者……〔旁注〕

晚年之學，盡於孟子七篇又云〔旁注〕

別本孟子注二卷　原稿本

清陳澧撰。是本自題云：矢志晚年熟讀孟子。其下注云：乙丑九月初九夜書。按乙丑為同治四年，下距庚午五年，蓋初讀本也。以較庚午讀本，……同……其中有同……異互見，而異處較多。……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句下，此注云：秦始皇嗜殺人，雖一而不能定，漢高帝除苛法，故能定之也。庚子本則云：暴秦雖并天下，然不傳而一，也不久而除，項羽……出矣。至漢文刪……捨，乃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又如……原泉混混一節，……云……孟子反此，但言學業。庚子本則……中之云不……用功不間斷也。必盈科而後可進，必通一經而後可以讀他經。又如君子之澤一節，此注云：五世似指師弟相傳。庚子本則云：後儒則傳五世，其學雖未絕，亦必失之矣。又云：聖人百世之師，則亦不……斬。

之說此之意，再紬繹之文人之所不學而能者一節，此
注云良知是不學不慮者，致良知則必學焉慮焉
焉矣。若致良知可不學，然則亦可不慮矣。夫孟子
則云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本推孟子而遠合於大
學，似不誤矣。然而孟子說向明白，最陽明自說向
[illegible]乃大誤矣。如此之類，舍而現之，乃見其全
[illegible]
[illegible]其分[illegible]二事者，殊以[illegible]諸[illegible]
卷滿[illegible]不得不移之[illegible]
而非視為[illegible]得為精粹也。

孝經援神契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清黃奭輯。是書大率本之趙在翰所輯，而以古微書及清河郡本校之。古微書與趙本同引者一百一十七條，[illegible]著錄者七十五條，清河郡本與趙本同引者六十三條，其中有異同者四十六條。此最所采亦有異於趙本者，如天子刑於四海條後，趙本引周易及於天斗樞明日月光甘露降，而甄[illegible]御覽引作王者德至天則降甘露，又趙本此條之後引文選注甘露一名膏露，甄亦去之。又[illegible]一條[illegible]又趙本引御覽德至泉則出大貝，而甄則引占經泉上多淵字，又趙本此條後引御覽德至淵則海出明珠，甄又去之。又趙本引御覽神靈滋液則琅玕景，甄則引占經神靈滋液下增百貨為用四字。又趙本引御覽蜂蠆垂芒，甄則引廣韻，下多為其毒在後五字，甄又於趙輯之外增五十條，其王者德至於天則日抱戴附於黃氣抱日條後，條四十九條則採於趙輯之末，

又趙本於注釋多所漏略，[illegible]注、[illegible]爽皆一一[illegible]，此皆視趙本為善。惟趙本原函[illegible]皆標之輸，楷曰四字、[illegible]全書[illegible]不提及趙本，[illegible]未免有掠美之心矣。

孝經鉤命決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清黃奭輯。是書亦本於趙在翰所輯，而以古微書及清河郡本校之。古微書同引者三十三條，中有異文者十條；清河郡本同引者十五條，中有異文者八條。[illegible]或探帝王二十五字，清河郡本以接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騖之下，連為一條；又三皇步條下，宋均注：道多步者行獨後，驟則行之速，馳者則如奔，騖者則如飛，行遲則久，行速獨常，如奔則疾，如飛則一止而已，故霸不如王，王不如帝，帝不如皇矣。凡五十三字。又脩生於陰條下，清河郡本[illegible]宋均注：陽氣主于流通，故仁；陰氣主于積聚，故貪也，二十字。又趙本引續漢書[illegible]天[illegible]注云[illegible]疑有脫闕字，而清河郡直作天子。假視趙本為甚。黃氏依之，另補二十九條，附於其後[illegible]云[illegible]輯本不載，而其名與援神契同。

孝經援神契二卷　玉函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撰錄古微書爲底本、

故本首即責居子

通望文生義、據、惟國翰於所采諸條、其注出處昧於出處者不收、且有增多於殷書之外者、

誤別云、周公郊祀后稷條、入殷周書以刑爲例也。條入五刑章、二年外援歸之雜篇、所引諸書亦頗具酌裁。如夏至之日在內衡他本引此、其上有周天有七衡五字、國翰刪之、又冬至日在外衡、斗牛之初、句下他本引此、有冬至之日四字、此亦例之。其周天七衡六間條引周髀算經注、爲他本所未及、其下又運引一條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子、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

立冬指亥、小雪指壬、玉衡北斗柄也、亦出周髀算經注、爲輯本所無、他總數之、固視他輯本爲善、其首條下、別引後漢書郊祀志注以解本條、亦無蛇足也、

孝經鉤命訣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題蓋宋均注

清馬國翰輯。國翰以古微書為底本，而刪卷引賈居子云云，作解題云，是望文生義之學，且據惟所采諸條，具注出處，且兩補古微書所未遺，如爰夢桑青龍條，古微書沒引情者既有知，故有喜怒哀樂好惡九字，此據[illegible]，又天地生[illegible]條，又丑彗五彗也五十三字，據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宋均孝經鉤命訣注，而古微書誤收入孝經內事圖正文，此移正之。又情生於陰一條，古微書所引出白

虎通德論性情篇，而此則引前書陽節，陽者陰之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illegible]二十四字，以為與上說性情當是一篇文。又補入北堂書抄刑者教也一條，御覽先立春七日一條，周禮[illegible]鄭注祭天南郊一條，周禮[illegible]疏祭地于北郊一條，禮記[illegible]正義后稷為天地之主一條，文選注宗祀文王于明堂一條，路史注神農名軌一條，文選注耕桑得利一條，儀禮疏五禮用鴈一條，禮記正義暫[illegible]所不臣一條，[illegible]天子常所不臣者三一條，後漢書注自外至者一條，予誰行赤一條，文選注天有顧眄之義一條，文選注地以舒形一條，詩正義孝道為世之桎轄一條，文選注明王用孝一條，勅躬未清一條，懼惕恢愯一條，引興摘景一條，御覽孝悌之至一條，後漢書注歲星守心一條，天子失仁一條，[illegible]後漢書注失義不德一條，日蝕修孝一條，占便，[illegible]大角一條，天子失和一條，水失信一條，天子失禮一條，[illegible]

[illegible]一條，御覽周[illegible]襄王不能事其母弟一條，選注名毀行廢一條，尚[illegible]一條，雲車霧教一條，禮記鄭注志在春秋一條，[illegible]學條，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二句，校禮記正義無二之字，為他輯本所未及，至吾[illegible]曰三台主設言條下兼引公羊疏以解本文，可不必存。

孝經左契一卷

明孫瑴輯。首條將軍頭虎銜珠大夫正，見御覽二百七十四，但作將軍順，此頭字蓋誤。次條封于太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重度示興，功平政敷，未知所出。全君宜本多通行本一條云：元孝混沌，孝在其中，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弟忠敬以自彰，捋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八字見御覽卷一，又卷四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悌忠敬以自彰十八字，見緯略，其下尚有捋於德也四字，此未引，亦未知所出。

勘書處校古微書本

孝經左契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題魏宋均注。首條元氣混沌八字，引御覽，但初學記則引作孝經援神契。次條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夭孽消滅，景雲出遊，引御覽，按藝文類聚引此景雲出遊上無夭孽消滅四字，其下多庶人孝林澤茂六字，而此則引庶人孝則林澤茂，澤玲舒，怪草秀，水出神魚，出御覽卷四十一，但御覽引此作孝經援神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雜在焦也。又引占經卷五云日變布五色，黃色見於百姓也。又占經卷六云軒轅列明后女多寵，此二條，他輯本所無。

孝經左契一卷　　　　　　摘本

清喬松年輯、所引孔子孝一條、藝文類聚引作援神契、無九十八又引作左契、則左契是也。[illegible]引從郭四條、係自出處、其中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東賜算中功祉福承來二十二字、唐類函引作河圖、非左契也、[illegible]

[illegible]從郭如有孝經雜緯就[illegible]

號也一條、孝子之至一條、尾襄王不恍事其母事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一條、此條[illegible]收、蓋[illegible]引作孝經鉤

命[illegible]決[illegible]也、圖[illegible]所輯、[illegible]此為詳、松年未

得見之、故不存備之也

孝經右契一卷　　　　　　摘本

清喬松年輯、首條孔子[illegible]夜夢豐沛之邦云云、

引御覽、所校與路史[illegible]所引[illegible]小異、[illegible]取而

說郭相校、亦小異、次條則作孝經[illegible]

[illegible]遺備[illegible]七

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illegible]

孔子然[illegible]、亦緯[illegible]、亦向星而拜、引御覽之

自四十二、[illegible]類函有天中記、皆引作援神契、其

下文連引、皆備於天只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

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

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

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

天下、凡七十一字、[illegible]瑞志[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八十五、引

則作孝經鉤命決、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磬折、孔

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二十八字、作孝經援神契

[illegible]古微書引[illegible]

補[illegible]宗、宜據補。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孝經右契一卷　勤有堂考定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首條孔子夜夢豐沛之邦云云，

章全孝定本。諸其下云見援神契。按此文御覽

八百八十九引作右契，全說非也。又考

宋本此下多內深藏不足為神外博觀不

足為明惟孝者為能法天之神而日之明二十七

字見[illegible]未知所出[illegible]又

所輯孝經援神契首一條云孔子作春秋制

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

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

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

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

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

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

子，天下服。[illegible]也。何以失之。

按此條見說郛、顧河郡本亦有之[illegible]均誤著[illegible]学為孝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夫仁猶不足為明惟孝者能動天之神明日之明與身相通[illegible]矣凡四十二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右契一卷　五山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題宋均注。首條引孔子夜夢三槐之

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侶往觀

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街，見芻兒捶麟，傷其

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汝姓為誰，兒曰

吾姓為赤松，字時喬，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

乎。兒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其角有

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

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視孔子，孔

子趨而往，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圖廣

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

亡，赤氣起，火曜興，元邱制命帝卯金。蓋據于

寶搜神記，校以初學記、六帖、御覽，其文小異。

次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

磬折而立云云，自磬折而立下全同宋書符瑞志，而國

翰別其所注出處，未知宋均何書也。

孝經內事圖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所引天子行孝條、王者動得天

度條、王者得禮之制條、王者得重臺之机條、先

弟有親之至恩條、俱[illegible]御覽所引。為說郛所引

惟王者厚幼、若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之應條、

[illegible]

[illegible]條亦出御覽、而說郛失之

[illegible]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條、[illegible]

[illegible]五車星主五穀明則無飢荒之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條、[illegible]稽致鏡原[illegible]此則其未致

見原書矣。

又四彗在月中條、見御覽八百七十五。

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二，何以[illegible]引[illegible]

目睫耶。

但

孝經內記圖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清黃奭輯。題下注云：記一作索。所引開元占

經，[illegible]亦十三條、[illegible]附以[illegible]見御覽

者四條。其中同見說郛[illegible]古微書者九條、

斗見[illegible]說郛者一條。至所引大角為坐候

一條、[illegible]

[illegible]其斗曲杓橈一條、[illegible]

漢書[illegible]歲星守心一條、他書

俱引作援神契、失義不傷一條、[illegible]鈎

命決彗五彗也一條、他書俱引作鈎命決、不宜

以入於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內事一卷　　漢魏遺書本

清王謨輯。漢南陽宋均注。所輯凡八條，皆見古微書、御覽。禍大起，在三台；月宮君在，在大微，君皆在天獄。諸侯作禍，彗行所指，其國大殃。四彗在月中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豐盛。其下注云：御覽李作孝經內記。始皇本紀正義引此，亦作內記。按史記正義所引無彗字，在月中者以下十六字，御覽引雖連，因有大君，而因有大惡以上，亂非雜文，故他輯本皆不及之。謨所注殊混淆不清，他七條俱注所出。

孝經雌雄圖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隋志：孝經雌雄圖一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云梁有，亡。文英文昌雜錄：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獻別敘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又云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按高麗本只錄雌圖，疑缺其半，而卷數與隋志相合，類不可解。國翰從開元占經輯得四十九條，占經亦稱雌雄圖三光占，國翰以為圖中篇名，據錄於篇首，亦臆度之詞，未可據為信也。

孝經古秘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是書原缺撰人，隋志孝經古秘援神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亡，梁有。又云[illegible]七畫七頪隋也。圖棺古秘援神之目，不見經述。圖緯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雜之類，無當時別行之本，經典天文理經解得十一節，附錄孝經河圖一節，孝經讖一節，[illegible]一卷，據孝經河圖隋志無此目，圖緯以為或是引孝經緯及河圖，亦[illegible][illegible]緯無據，又將讖書合緯，本名自為書，但

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讖文相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雜[illegible]緒成編之屬。

孝經右契一卷　漢學堂叢刊本

清黃奭輯。所采凡八條，亦較他輯本為多，其中六條，據清河郡本、孔子夜夢豐沛條，據秘字記白帖事類賦略有異文，清河郡本引此[illegible]異文尤多，其內深藏不足為神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條，古微書清河郡本同引，而[illegible]清河郡本多宋均注，博學篇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夫仁猶不足為明，唯孝有為能動天之神，感日之明，與身相通，附矣四十二字，又孝[illegible]匪形通格神條，[illegible]古微書清河郡本同引，

而清河郡本多宋均注，孝匪所形，以神相將矣，十二字。又麒麟一角條，引路史餘論，亦他輯本所無，

孝經中秘一卷　漢學堂叢刊本

清黃奭輯。引御覽[illegible]作孝經一百六字，[illegible]自祕輯本。惟別林中路史某作孝經，文武而天道立下，有乃字。天下無則字，玄雲作玄霜，北下有極字，角作召，號下有曰字，篇下有目字，雲神星簡作玄神辰簡，餘字滅消作餘文二十滴滅，無下其餘文三字，鳥作烏，古微書同。蓋亦引路史也，惟玄霜作玄雲，[illegible]異一字耳。

孝經古秘一卷　漢學堂叢刊本

清黃奭輯。全據開元占經，與馬國翰輯本同，而國翰所采日已入而光復照[illegible]兵起條，夏時雨日並照條，失信則辰星縮天下大水歲不豐孰條，辰星冠珥帝不明三月之中熒陽滅弱下方條，陰制政及蔽陽使人出世有兵條，[illegible]大夫不信斗輔亡條，俱削之，而增入歲將大惡，金加於胃一條，亦占經之文也。

孝經左契一卷　漢學堂叢刊本

清黃奭輯。所輯凡十三條，惟元氣混沌條下有宋均注，一德謂從一體也。天序日月星辰，不欲人見而人見；自光人序孝弟忠信，不欲人知而人見自彰。同脩一體也四十五字，□□□□□□□□□□□□霜以挫物條下有宋均注，孝皆人心所自然，有若行之善，則如露之於草，其身自潔；行之不善，則若霜之挫物，其自損也三十九字。據清河郡本。奭又引開元占經一條，即馬國翰輯本尚有軒轅列明后女事禁譽一條亦出開元占經，此未引之。

尚書中候一卷　讀鄂本

案題闕名。所集凡十條，中惟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一條與御覽所引全同。他如堯沉璧于河、白雲起、迴風搖落條，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條，堯即位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讙樹條，周天子發渡孟津、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條，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沉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雄、隨魚亦止、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條，成王覲于洛河、沉璧禮畢、王退條，至于日昧、榮光併出幕河、青雲浮洛條，醴甘也、取名醴酒、夷祇德匪懈、醴泉出文，命盛德俊乂在官、醴泉出山條，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日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下化、化為白雀、銜籙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其書、言穆公之霸也諸條，胡元秦家世音條，皆散見於北堂書抄、初學記、文選注、唐類函、御覽、藝文類聚諸書，惟是□不全□□□□□□所引，皆中候

原不足貴也、

尚書旋璣鈐一卷　說郛本

原題闕名、所輯凡九條、其中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條、今見類聚帝王部、其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條、初學記引此、注稱尚書緯、廣類函則稱刑德放、未知孰誤也、此條及上清下濁條、五政不私公位條、天子之尊也條、少室之山條、喬松年緯攟俱轉引之、

尚書考靈耀一卷　說郛本

原題闕名，所輯凡十一條，其地有四游條、五百載聖紀符條、日旁氣白者為虹條，同見御覽[illegible]沈星為夏期條、與虛星為秋候條、本連為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見御覽引，五星若編珠、旋璣中星、星調則風雨時條，上五字見御覽引，下十字見[illegible]類聚引，通天文者明條，則類聚引，柱[illegible]上臨下條，見周禮大司徒疏引，秦王政以白璧[illegible]沉河條，初學記引作河圖[illegible]考靈曜文，惟秦[illegible]字誤趙，棄木者箕星之精條，見書堯典疏引，惟又見帝命驗[illegible]止睟而月見西方一條，未考得出處耳。

尚書帝命期一卷　說郛本

原題闕名，他輯本多作帝命驗，所輯凡十三條，首條桀失玉鏡，用其嗤獸見白鏡帖引，與他條桀失其玉鏡，用其嗤虎，虎亦獸也，雖本是一[illegible]，素出下條亦見御覽引，禹白[illegible]帝精條、有人雄起條，俱見御覽引，賊起蜚卵生虎[illegible]見書抄御覽引，虞舜在側陋條，亦見御覽引，而文少異，夏桀無道條見路史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失金鏡條、卵金出軫條，古微書並有之，[illegible]有人大口條，又見[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清河郡本蓺之，惟上條又見緯書靈準聽，下條清河郡本多鄭氏注，出霜謂天降霜也，夏桀無道，感連寒宗，天乃示之，夏炎隕霜，二十六字（下桀無道夏出霜條）

尚書帝驗期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止得二條，一條云西王母于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又一條云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于崑崙之闕。按前一條見[illegible]引，後一條見御覽引。[illegible]尚書[illegible]緯，尚未及此。

尚書帝驗期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三條，中二條同古微書。惟增引路史西王母獻舜白玉琯一條。[illegible]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一條，見玉海地理門引。此乃引明人天中記，[illegible]然亦見玉海也。又趙在翰輯尚書帝命驗，此所引第一第三條皆入之。[illegible]驗期為一書，[illegible]非也。

尚書運期授一卷　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凡三條、其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參射條[illegible][illegible]亦同古微書、房四表之道條亦同古微書、惟多李大璞[illegible][illegible]注語、謂天鏡俱天有四表、四表者房星也、三道者房間三道、南間為上道、中央為中道、秋間為下道、星經云房四星、名天府、管四方、為四表、表三道、日月五星常道也、又增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太戊午蔀、一條、出詩文王敘正義、為古微書所無、

尚書運期授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四條、[illegible]首條、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參、見御覽引、末條、房四表之道、見史記索隱引、惟此條、黑帝亡、二日並出、御覽引作[illegible]、尚書考靈[illegible]曜文、三條、桀失玉鏡、用其噬虎、白帖錄引作尚書帝命驗文、此恐[illegible]誤也、

尚書五行傳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illegible]錄。瑴謂伏生大傳，引以傳洪範，班固五行志亦祖之以徵五行，溯其來自緯書，則大禹之文也。緯書獨此為完簡云云。其下[illegible]引管子、淮南子、搜神記以證其義。按瑴謂五行傳來自緯書，非也。且完簡無待於輯，不宜與諸緯書並列。

尚書中候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illegible]世學[illegible]凡四十二條，條下無有按語。或責居子曰：以[illegible]釋本文，然[illegible]所引多舛誤，如伯禹在庶條下，又瑴引禹理洪水條，不知此條是水經注括[illegible]上條語意，[illegible]非中候文，且不宜複[illegible]。又初堯在位七十載，失[illegible]路史[illegible]引此[illegible]作書緯，[illegible]之潜德[illegible]謂四岳[illegible]傳諸服釋曰陽係，亦見路史，[illegible]墨子諸[illegible]係[illegible]也。又堯之長子監明早死[illegible]亦見路史國名紀，是羅泌語，[illegible]而瑴皆採入中候緯，非也。又玄鳥翔水遺卵條，亦出路史，有後崩水為四水，瑴引後崩水三字，[illegible]遺易字。祭後十三世生主癸條，見宋書符瑞志，無祭字，瑴妄增之，大非也。又禁著年兩石條，見通志及路史，皆未言緯，[illegible]不知他有所本否也。

中候運衡一卷　律據本

清喬松年輯。[illegible]按御覽八十引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沉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勛德薄，施行不元。而曲禮疏亦引此文，作中候運行。路史又云堯刻璧為書沉洛，今運衡篇是也。衡、行、衡同聲通用，故[illegible]遂行，而松年則作運衡，別據曲禮[illegible]疏，增引年者略文一條，刈古微書所無也。

衡經社藁一卷　民國戊辰刊本

清王小航撰。小航名照，以字行，光緒乙未進士，候補四品京卿。衡經者，衡古文尚書經也。小航憤明以來毀古文經者之猖肆，思合同志出力以衡之，此其自撰之稿也。有自序，申其不得不衡之意。文十餘篇，隨題發議，後附評啟賂息，以四庫館臣僞[illegible]殳古文諸家，[illegible]而士林趨向由之而誤，特首[illegible]論之。先輩中信古文者有翁覃谿、阮芸台、[illegible]嘗欽著一書[illegible]閻百詩，未果，[illegible]阮氏嘗著論辨古文不僞，而所編經解乃收惠棟、王鳴盛諸書，故次論之。自毛奇齡下，衡古文而着有專書者凡十餘家，[illegible]康書，小航尤服膺汪石臣[illegible]其序康書後，舉古文篇無偽造者七證，又以攻古文者每藉口正義，而正義明言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并舉其目，乃攻古文者反以所舉偽目為真古文，因加註於正義以釋其疑，又攻[illegible]則班所述篇卷之不同，亦為攻古文者

所藉口、則為之校計其數、而其相異之故、知判班與孔、原無不合、其補先正闢邪能義再補續補諸偽[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發前人未申之義、[illegible]為孔傳鳴冤、尤要者、以三體石經殘字江聲所改經文、江所稱偽孔增改之者、而石經全同、是不得不閑其口乎、或疑三體為正始所作、不思正始亦鄭學極盛之時、故刻石止伏書廿八篇、而皇甫謐梅賾諸人固無涉也、其啟閻杜文蓋[illegible]惟偽之[illegible]詐、託賤識人、而其同志矣、

但中無知和者之寡耳

尚書異字同聲考一卷　光緒十年刊本

清丁顯纂、首有自序、又有後序、自序稱欲為偽孔[illegible]是書為段懋堂尚書撰異為主、而參以顧亭林江慎修戴東原張芸心諸家之說、及[illegible]之通雅、錢竹汀養新錄並采及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者[illegible]訓義相同、聲相近者、廣為徵引、其間惟宅作度、厎作致、豬作都、植作戴、以古無舌頭舌上之音故、又古作棗、郎作不、數作布、[illegible]作輔、[illegible]作奈、岷作汶、陪作負、兮作比、丕作負、枚作[illegible]、馮作凭、删作臏、以古無輕唇音故、餘無不合、惟寅餞內日、大傳作寅餞入日、兩不相通、而古書多互用、殊不可解、又徧于羣神、偏讀如班、而淺人輒改作班、意為[illegible]然然之類、俱為摘出、惟偏中屢稱古文壁中真本、[illegible][illegible]斷為何[illegible]自欺以欺人耶、

洪範宗經三卷　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丁裕彥撰。裕彥字鯀清，山東濰縣人。是書首有陳官俊、賈楨、宋慶和諸序，陳序稱其於蔡傳之渾舉大意，義蘊渾含處，言之務詳且盡。賈序稱其取蔡氏[illegible]釋，即九峰集傳之說，引伸其旨，由暢旁通，期於學者之共曉。丁序稱其發揮聖人立言之旨，務使理無不貫，義無不攝，剖析無一不精當云云。今觀是書，亦主蔡傳而闡發特詳，頗嫌繁衍，其五行五事兩章，假物理以為喻，[illegible]亦有附會，始發人所未發，惟陰陽二字不足以盡五行之蘊，而五行之[illegible]五[illegible]事，究嫌附會，陰陽二字尤不足以顯之，[illegible]斯則一孔之儒，不足與談天地之秘奧矣。

又有因書言而雜論如關之雎鳩間關者喈喈之類

毛詩異字同聲考一卷　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丁顯纂。首有自序，以為詩有周魯齊韓之殊，亦漢晉隋唐之異，代言以紀殊，音隨時變，故市也娶姿，而婆或讀娑，伐木許許，而許或讀為所，景山與京，而京或讀如疆，農夫之慶，而慶或讀如羌，要之義本相同，聲相近，或由于語之轉，或緣于音之變，[illegible]故詢諸宜知雙聲云云。是書首於諸家引詩異字同聲者皆為指出，附以引證，其中如君子好逑，諸書多引逑作仇，[illegible]之類。有古今音不同，如寔其[illegible]家，家古音姑，韓為栗，兮緩為加之類。有聲義俱近，字可通用，如江之永矣，[illegible]書引永作羕，又作漾之類。[illegible]威儀棣棣，有引[illegible]作威儀秩秩者，實惟我特，有作實維我直者，左旋右抽，有作左旋右搯者，此雅與宅，作此維與度者，則以古無舌頭舌上之分故。又如匍匐救之，有作扶服救之者，四矢反兮，有作四矢變兮者，眷惟司徒，有作度惟司徒者，如匪行邁謀，[illegible]匪[illegible]如彼者，有頒其首，有作有賁其首者，[illegible]

匍匐有作誕實扶匐者，鋪敦淮濆有作敷敦淮濆者，佛時仔肩有作佛時仔肩者，其旂茷茷〻〻有作其旂旆旆者，則以古無輕唇音故然，如三歲貫女，[illegible]釋文云貫徐音官，而不徑貫作官，則[illegible]官當為官字之誤，書[illegible]此類[illegible]未摘出之

四經正字攷四卷　嘉業堂刊本

清鍾麐纂。麐原名寶田，字緯園，浙江長興人，咸豐辛酉順天副貢，官內閣中書。麐本通攷十三經，稿稍散佚，止存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即今本也。亦無序例，[illegible]大旨以諸經之字為彼土所無者，當通假借，聲為說文之某字，尚書又分今古文，雅段懋堂、錢竹汀、王伯申說[illegible]，如爛即爛，爛是隸省，[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是隸變，麐[illegible]即肇，肇是隸借，遣即[illegible]縫，縫是隸[illegible]別，樽即褫，褫是隸俗，[illegible]嘒[illegible]傳寫之誤，惕即堅，堅乃[illegible]音近之誤，州即洲，疾即蔟，州字之水、疾上之艸，皆淺人妄增，其類亦甚多，此外尚有數增數減之字，麐俱一一為之[illegible]別，按詩方秉蕑兮，傳[illegible]蕑蘭也，[illegible]說文無蘭字，麐據詩傳白華野菅也，經文作蕑字，書與蕑同義蘭也，說文蕑香艸，則蕑即蘭也，此條甚佳，又按詩詩螓首蛾眉，傳曰文無螓字，麐謂頸即螓，[illegible]說

文[illegible]頁部䫆好皃从頁爭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言有
[illegible]謂之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經文有而說文[illegible]之者夥矣、似未
可牽合也、要之廣所證、大半是奇字、即能舉
之、亦今人所不[illegible]識耳、

經典通用考十四卷　嘉業堂刊本

清嚴章福纂、章福字秋樵、浙江歸安人、諸生、可
均弟、素究心小學訓詁、成說文校議議三十卷、
[illegible][illegible]別著録、是書前有自序、作於咸豐丁巳、未
有後序、作於咸豐辛酉、以為唐虞三代文字無
多、多假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偏當以[illegible]文釋、[illegible]
文、或以古文[illegible]則假借[illegible]象明、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鄭康成箋注、每謂某讀為某、某讀如某、陸
德明音義、每謂某說文作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文或言讀若某、或言讀與某同、或複舉、一曰或
引經異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此則假借之義明、而
古文亦藉以不墜、然學者每以假借為正字、且至目
今文為古文、以古字為今字、類例舛錯、牽執不通、
因纂成此書、以說文為主、蓋說文皆正字、經典多
假借也、[illegible]有本無其字而假借之者、亦有先
假借而後有字者、通用亦假借之類也、因以十
三經假借字、依說文部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某為
正字、某為通借字、或字相同而義別、或字相似而

而義別，一一解而析之，確有依據，亦有[illegible]而道理者，如公字下，据小雅以奏膚公，傳公功也，說文作功，云以勞定國也，而五等之爵首曰公，書微子之命，庸建爾于上公，疏即此功字。又爾雅釋親，夫之兄曰兄公，夫之姊曰女公，說文作伀，云志及衆也。公，平分也，公與伀義略同，[illegible]兄公女公，即伀字引申。漢書賈誼傳，與公併倨，史記毛遂傳，公等碌碌，亦所謂此伀字[illegible]，如此之類，惜不多見。[illegible]又以說文五篆分部，別部居不雜，惟重文最難檢，別輯重文便檢，附於卷末。書刊於民國丁巳，劉承幹序其後。

經句說四卷　嘉慶庚午刊本

清吳英撰。英字簡舟，江蘇吳縣人，諸生。卷首有自序，又有凡例，垂八千言。序釋說字，謂說从言兌，人在下而其言則公。公字从八从厶，[illegible]背厶為公，八猶背也，厶即私。說經[illegible]所用其厶，則人無有不悅之，然必明乎道，其言乃能公云云。凡例尤詞繁無當，惟謂稱[illegible]宜[illegible]稱前代[illegible]宜以氏，稱本朝宜以姓及別號，甚是。如此則閱者亦易於曉，[illegible]人師經師之別則過而[illegible]矣。[illegible]此序次例，至乙亥刊全書時，吳謝之[illegible]卷一[illegible]，我所[illegible]不分[illegible]而[illegible]可取[illegible]三以天下讓，引儀禮三讓謂之[illegible]讓，[illegible]三[illegible]讓，[illegible]王，而[illegible]不貳，喪[illegible]，係作矣，說居岐之陽，所居即[illegible]地。居民[illegible]，疏引王肅諸說，都於程之非，謂遷程者寄人宅程者，王季非文王。[illegible]說以服事[illegible]謂服者職也，即晉語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illegible]服，[illegible]引紀年，帝辛三十年，西伯

率諸侯入貢[illegible][illegible]為證。有婦人焉，引論語集解，
婦人作殷人，謂[illegible]指微叔，以[illegible]死於伐紂之前，未
見鼎革，故救之。殷人將[illegible]因柄[illegible]周柄中而以
婦人為殷人，[illegible]以膠鬲當之，[illegible]膠鬲為紂臣，而為武
王用，據[illegible]以此說[illegible]是武臣也，不如指微叔為[illegible]矣。
說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謂湯武革命，孔子
言順乎天而應乎人，[illegible]夷[illegible]齊不應有叩馬[illegible]諫，
及不食周粟
且[illegible]滅紂時，疑夷齊已死。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illegible]善養老

者。曰聞文王作，也在文王行政初盛之年，其時已稱大老，
又安能待至武王代紂而猶[illegible]在。又孤竹國在
遼西，夏商時[illegible]冀州地，首陽山在蒲州，古蒲坂地，
亦屬冀州，當其讓國而逃，蓋自西北而入東南，不離冀
州之境，[illegible]所云餓者，[illegible]未聞[illegible]西伯善養老之前，而
疏乃云讓位適周，及武王殷滅，紂義不食周粟，[illegible]
故於首陽山采薇而食，[illegible]於餓死云云，不思自豐邑
至蒲坂，道路千里，又皆老者所能[illegible]而至，[illegible]
此說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快，前人未有發之者，[illegible]書[illegible]論。

[illegible]斟酌不苟，惟好引宋儒[illegible]說，作無謂之辯，
稍覺不知體要耳。

經句說二十二卷　嘉慶[illegible]刊本

清吳英撰。英撰經句說四卷，刊於嘉慶庚午，[illegible]
[illegible]以後續刊成二十二卷，首
有自序二，[illegible]前序題嘉慶乙亥，後序題戊寅，
書尚未刊竣也。[illegible]其書卷五至七，說成周公成王時
事，卷八[illegible]九，說周[illegible]代[illegible]及周先
代事，卷十一至十二，說舜禹時事，卷十三至十六，
說孔子事，例如初刊，最善者論周公與三叔事，謂
周公稱公而封周，封魯，特以有[illegible]兼有大功，三

叔無功，則無德可知，故不得有畿內之封，[illegible]其
監殷者，[illegible]其同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謂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illegible]

辭三公，東處于商蓋，[illegible]以前，[illegible]避，
商即魯，國君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墟，[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蓋已
假以[illegible]封國矣，又謂[illegible]遂
流言[illegible]人，斯得罪人即是管叔之[illegible]，不
遂流言[illegible]
[illegible]居，[illegible]亦是為罪人之證，惟流言出於
周公攝居，故似實有其事，又謂金縢雖有新迎
出郊之文，但[illegible]王將迎而四國之告叛至，王遂

命周公誅之，東山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又曰，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計自避至討而歸，為三年，又謂左昭
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據此
知周公惟奉王命以討管蔡，管叔蓋王使人殺之，非
周公殺之，亦非王使周公殺之，[illegible]此五說，按之時勢
[illegible]之情理，[illegible]卷十三至十四，敘孔子生卒年
月，及諸事蹟，[illegible]訂[illegible]傳記之誤，[illegible]
[illegible]於至當，[illegible]書中[illegible]引宋儒之說，而頗有叛
正，於[illegible]程朱[illegible]

湯代付、伊尹放[illegible]太甲、姜嫄生子、文王受命稱
王諸事[illegible]
[illegible]作內篇、經傳所載甚
明、亦欲以理衡其是非、又涉於古文尚書家階
申斥為偽、斯則難為通識者之識矣、

娛親雅言六卷　嘉慶刊本

清嚴元照撰、元照字九能、浙江歸安人、諸生、是書首有段玉裁、錢大
昕、吳蘭庭、徐養原諸序、又有錢大昕、吳蘭庭、段玉裁、
周中孚、徐養原、許宗彥、諸札、及元照自序、自序云、
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
其曰雅言、先君所定名云云、原[illegible]十六卷、刪成六卷、
卷一周易尚書、卷二毛詩、卷三周禮儀禮記附大
戴禮、卷四左傳附國語公羊穀梁、卷五論語孝
經孟子、卷六爾雅、見其彙經錢大昕審定、孫志

祖、許宗彥、徐養原、臧鏞堂、丁杰、梁玉繩、趙春沂、陶[illegible]、
[illegible]往往有論難、元照門亦自為抄録、[illegible]摘證[illegible]
[illegible]其尤善者、如[illegible]何以中位曰人、諸本人
多作仁、元照謂宇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相承、[illegible]作
人為合、書女居稱、諸書[illegible]作女居稱、元照據漢書
百官公卿表叙并作后稱、廣雅四、后主也、[illegible]
[illegible]若獨盡聖[illegible]文作居、則意殊不當、訓主、
[illegible]非私改之證、又高宗彤日、謂高宗係廟號、
武宗在位、不得有廟號、為祖庚嗣位之後祖

已進述其事而作，一以正金氏通鑑前編之非。又大
不斯拔，正義以斯為此。元照據詩王赫斯怒，斯
盡也，謂斯有盡義。禮記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
者烖及其身者也。引大戴禮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志
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含此而為非者，不亦鮮
乎。以證中庸與正義合。又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至知之至也。謂此廿字在所謂誠其意者之前，乃中說致
知在格物之義。致知之致，注云或為至，明知至即致知
也。誠意正心皆修身之要務，故曰皆以修身為本，
而不曰以誠意正心為本。本所厚者也，末所薄者也。
身不修而欲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能知其本斯
知之至者。禮義和無關漏。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
疏則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云云。元照謂
借[illegible]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語相同。若就
見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illegible]
義俱備。[illegible]按元照六[illegible]不素古文尚書者，更顧
亭林[illegible]秦何二字為董言，謂孟子[illegible]有
奈何字是偽證。元照舉陸詁易其字何用敢

十[illegible]其[illegible]江聲乃假古文最力者，以
白虎[illegible]通引顧兆天子爵，稱書亡逸篇，逆[illegible]張
致無逸篇以報之。元照[illegible]指其失，[illegible]不圓於
武見者。篇中亦辨虞夕紹段玉裁說[illegible]益素
服膺二人於也。

說書不分卷　明刊本

明李贄撰、湯顯祖批點、顏季亨註補。說書者，說四子書也。首論語、次大學、次中庸、次孟子。每書先統論，次分說。論大學，謂大學之道以下為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為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曾子之釋，既詳且明，乃不信曾子，而信朱子者，□豈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舉可以語之凡民耶。論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既兩釋之，而程子則曰，不偏之謂中。朱子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豈以子思子之釋為非耶。論極痛快。□□論語學者，謂學從文覺，亦從文盡，指吾心之文之中而言。易曰，文也者，效此者也。豈不以所□畫之文以效吾虛中之真心乎。又曰，文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中變爲化，皆由此中出乎。說亦新穎。說孟子，皆所以明人倫也。謂三代之為道，同有此君臣父子夫婦，而無異道。三代之為民，均之為士農工商，而無異民。至于道釋者流之呂氏也。人始不有君臣父子夫婦，而有異道。人始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今則正而一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別，斥乎人無異道，而道三代之道也。正而一之以士農工商，斥乎民無異業，而民三代之民也。□，按如此立議，亦何讓韓退之原道。孰謂贄非聖無法耶。他所說，雖多涉於玄理禪機，而旨趣自妙。□如說孝弟為仁之本，引老子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謂孝慈本也。□□□民復孝慈者，以悖本也。□是老子之孝，何嘗與孔子異。□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引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謂常者真常也。真常之性本無欲。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所欲者正從無欲中來。附會□有理，顯祖辯才不□者贄。所評雖□亦□理解，而未足以□之也。

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附逸周書敍略一卷附錄一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陳逢衡撰。逢衡字穆堂，江蘇江都人，諸生。是書首有顧千里、謝墉序，及逢衡自序，又爲敍略，珍嘉靖壬午楊慎本、康熙己酉汪士漢三本序，並敍略、集說，別爲卷首。大抵依盧文弨校本，惟程寤、月全二篇舊闕，仍從舊闕，而集書以概謚法解，以盧本據史記正義刪改，既失周書舊觀，亦非正義月次，亦不依之。又世俘解，據漢律曆志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引武成篇惟四月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旁見今世俘解，惟今本世俘壬辰訛作丙辰，癸巳訛作丁巳，當依以改正。其庚子陳本命至告以馘俘七十九字，當移接甲申一條之下，亦異盧本。其注則采王念孫、胡應麟、周夕、俗發、馮景、惠士奇、謝墉、趙曦明、汪師韓、梁玉繩、孫志祖、左暄、阮元、張惠言、凌曙、郝懿行、洪亮吉諸家之說，其自爲說，備文敷義，不韋陽最精者，據克殷解，立王子武庚，管叔相，謂管叔監殷，乃武王之命，證以下篇大匡解，管叔自作殷之監，蓋管叔僅於武王而武國而命之，則陳賈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其事。又據作雒解，是管叔于東，俾中旄父宇于東之事，證謂可證周公居東之東，是國邑而非東都，當即書衛之間，按東書周公居東，而出東國，此實書衛之間，近之。又據嘗麥解，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云之謂五子，殷之庶子五觀也，而不康與作殷之五子，乃歸于西同母弟五子爲殷有子，五觀爲啟庶子，且武觀是一人，作殷是五人，可證古文尚書不悟其他，誤況之殊疏。其逸周書所引周書名者，曰諸書說引，則引稱周書，而實非周書者，曰附錄，則諸書所引，不稱周書，而疑是周書者。

逸周書管箋十六卷　道光庚寅刊本

清丁宗洛撰。宗洛字瑤泉，廣東海康人。是書首疏證，其目六：曰書傳不関汲冢證，曰得書亦自冢中證，曰卷篇存闕多寡證，曰周書證，曰逸周書證，曰汲冢周書證；次提要，其目四：曰考原，曰辨證，曰論體裁，曰論義旨；次集說，采錄[illegible]宋元明清諸儒涉於是書之論說，而[illegible]別其是非；[illegible]次本書，[illegible]卷[illegible]十；次攄訂為卷三，其目六：曰訂逸句，曰訂商周之際，曰訂地，曰訂事，曰訂官，曰訂人，中訂物，曰訂諸目及提要之考原論體裁，俱無關要旨。辨證亦辨文王武王之受證也，[illegible]宗洛所[illegible]考古之一快者，克殷篇云，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之大白，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之小白，又世俘篇云，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云云。宗洛謂商雖暴虐，非周不共戴天之仇，決無此事，[illegible]以剋乃欸字之訛，承上句言，欸紂之元所，而射其三方也，輕呂黃鉞之擊斬，蓋虎賁之士以劍鉞虛作[illegible]擊斬之狀，折[illegible]與捫同義，捫查也，折大白之幡懸之以遠紂尸，二妻則以小白之幡懸而遠之，[illegible]箴二首字有自字之訛，言太師自所懸之白赤旂中負紂[illegible]妻之尸來耳，[illegible]紀年[illegible]文乙殺季歷[illegible]紂[illegible]於羑里，[illegible]獨無不共戴天之仇者耶，其[illegible]義旨譜係六開此義，謂[illegible]果也，[illegible]紂不自焚，武王必請其後辟其戚，庚所奉戴嗣君之意，擴武庚解所云庶叔宗宗，謂宗宗即立武庚，而武王仍退居藩服，果如其說，則武王[illegible]為而伐紂耶，[illegible]程之武寤解，其上文明言商不足滅，豈有再立武庚為君之理，即立為君，又何為使管叔監之耶，宣宗者宜天下之宗主，豈有殷之宗主耶，凡[illegible]諸[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校，而多有立異，世俘一篇，[illegible]改倒[illegible]三卷[illegible]橫識，或識小[illegible]辭他處所未詳，[illegible]觀之，未其[illegible]不切者[illegible]精心結撰之作也，中多自入其弟如金說本書有目評，釋文義，[illegible]讀場革解題曰外篇，卷前有陳鈞

楊炯曾序、又有宋潛白序、及紀金所為凡例。

周書集訓校釋十卷逸文一卷附　道光丙午刊本

清朱右曾撰。右曾、嘉定人。嘉慶題詞、及右曾自序、稱蔡邕明堂月令論稱月令第五十三、謂[illegible]但題某之第幾、[illegible]又謂[illegible]其篇師[illegible]顏[illegible]漢志所注、今其存者四十五篇。係師古據唐本言之。蓋孔氏注本、至唐而亡其二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王、故今孔注、祇其四十二篇也。又謂晉唐之世、書有二本、據孔氏解克殷篇[illegible]之旗、子王前云一作以前子王解、文武三擯、原親云擯一作損、[illegible]而對知我夫逸之

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illegible]汲冢周書十卷、孔鼂注周書八卷、二本並列、其合四十二篇之注於七十一篇之本、[illegible]而又亡其十一篇、當在唐以後、又謂是書宏深質實、殆亦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非戰國秦漢人所能偽託、屢舉要證、又據春秋傳稱辛有之二子董之晉、辛有當周平王時、為周史辛甲之裔、世職載筆、其子適晉、或以周之典籍往、觀太子晉篇亦云、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亦似晉史之辭云云、[illegible]周其釋本[illegible]俟不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括盧文弨本集諸家校訂，復益以王念孫、洪頤煊二家。李雖未及丁宗洛，而采其說甚多，亦引孔注[illegible]。其改定正文，如文酌篇[illegible]大武劍勇，[illegible]劍為斂，[illegible]括釋[illegible]劍，檢也，[illegible]斂也，當讀作斂。又樹惠不癒，盧云癒字無考，古曾改作痿，痿害也。又程典篇，商王用宗讒，讀宗為崇，謂崇侯虎也。又文傳篇，土可犯材，讀犯為範，範土為器也。又度邑篇，亦不賓滅，賓讀擯，謂擯斥，涖弟于衆，讀衆為衆，謂衆古袁字。又謚法篇，失孝無轉，失為矢，又器服篇，明器因外，因當為茵，所以藉棺者。其改[illegible]諸，如大匡篇[illegible]本[illegible]法，今本訛為推，大武篇[illegible]遂其竪，孔無注，古常得遂亡也，本說久。又大匡篇，展[illegible]盡不伊，孔云伊，推也，謂推當是惟，伊惟也，爾雅釋詁文。其改定名物，如王會篇，內臺，謂臺即壇，據鄭康成說，上等為堂，內臺是中等，下言外臺是下等，又據弓執矛，謂矛為刺兵，非句兵之戟，作雒篇，畫旅，謂即旅樹，器服一篇，謂皆明器之類。凡此皆本古訓，其移易篇第，如世俘舊第四十，移之二十七，大匡文政大聚，遞移至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亦有理。所輯逸文與丁本有異同，而援證校博，讀周書之最善本也。

又稱匡篇，企宗滿堅，謂企為金之訛，金古文法字。

又本典篇，均分以利之，謂利當作和，讀若算，明示之也。又周祝篇，華開謂當草字，古文草字。

侯與先殷相次

周書解義十卷 嘉慶十年刊本

清潘振撰。振字芑田，浙江仁和人。嘉慶庚申副貢生。是書首有吳錫麒徐瀞義序，振自序及凡例。自序稱解各有義，第即其解以逐其義，書所以題解義也。每題各為說，以擬書序。[illegible]篇采孔注，或標孔云，或不標，亦[illegible]盧文弨所收[illegible]十九家校語，而全沒其[illegible]名氏，於明隻異物[illegible]本[illegible]舊說，別無攷證。[illegible]篇中每[illegible]標章旨、節旨、發端諸構諸法，[illegible]保其志，題[illegible]周書[illegible]

[illegible]視為通周書者，似非正也。

中候握河紀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瑴稱世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也。告禪後二年，刻璧為書沉洛。今中候運衡篇[illegible]也，所授之圖書。今握河紀也。所輯止二條，章全校本，於首條仲月[illegible]甲日下，注云，符瑞[illegible]志作二月辛丑。此二條共一百五十餘字，他書亦有全引之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上四字見禮同舍改、

中候握河紀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七條、其引詩疏、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又引周禮地官師氏疏、堯曰帝道、帝德非朕所專、此二條俱見古微書、[illegible]條、他五條、俱古微書所無、中引詩生民疏、帝立壇磬折西向條、則有注云、進迎接神也、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也、斯此也、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皋陶未聞、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云云、亦見詩長發疏、又稱為大[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代部

司馬[illegible][illegible]據漢魏遺書而鈔[illegible]

遂引此文、但標中候、亦宜題握河紀、殊未出當也、

詩緯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清馬國翰輯、凡二十三條、[illegible]、[illegible]條注一條、又附錄注一條、視喬松年本多其[illegible]其中屬於周天占候者十六條、為松年輯本所未收、所錄亦八條耳、其天下和同條、齊魏好道條、陳王肅所起也條、雨李同條五條、則互異

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代部

汎引詩緯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一條、齊數好道、應義循禮一條、陳王迹所起也一條、君子慮心研慮推變見事也一條、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並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三未分判號曰渾沌一條、五際卯酉午戌亥一條、所收殊略。

詩汎歷樞一卷　玉函山房本

清馬國翰輯。凡二十一條、所引詩緯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改聽、後漢書郎顗傳引午亥為卯酉、卯酉為午亥、辰作神、極作神星也、可證以宋均注、其下又引卯天保也六十四字、則亦是詩疏誤而僅以為緯文也、其陽生酉仲、陰生戌仲一條、據詩疏但引以稱詩緯、不言屬汎歷樞、故諸輯本皆不收之、其引開元占經四條、并注一條、則為他輯本所皆無。

詩汎歷樞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二十一條。其中五者受命條、房為天馬條、箕為天口條、參為大辰條、大明在亥條、卯天保也條、候及東次條、復茁萌蘖條、天霜樹落葉條、促織鳴條、蒹葭秋水條、楊柳鸞春條、同趙本。其中又同說郛者八條。其聖人主明義條、亦錄自說郛、而趙本不采。又卯天保條、出孔穎達疏、天中記以為緯文、松年類之甚所收。卯酉之際之條、出後漢書注、然又見推度災、則宜兩存之。

重台保天堂之條、天獄條

條皆互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汎歷樞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十一條。其遺四始五際條、見詩正義。大明在亥條、卯天保也條、引見詩正義。候及東次條、引見御覽。房為天馬條、引見史記天官書索隱。箕為天口條、引見初學記、御覽。樂著非價金石之聲條、引見初學記、御覽所引、俱作倉神靈。惟杓為天獄條、和學記、御覽所引。條條未考所出。

所引節通是推度災語、此豈於卯酉之際說載草政、又誤以其卯酉之際為草政、引見詩正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紀曆樞一卷　說郛本

題闕名。所輯凡十三條，其為天口主出氣、尾為逃臣賢者放、十二諸侯列於庭一條，引見御覽天部；樹落葉而鴻雁南飛[illegible]一條，引見初學記；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一條，亦引見初學記，無也字。餘條未考所出。

而八節通用等條則引作推度災，在緯[illegible]，[illegible]於卯酉之際，[illegible]之上，當[illegible]微[illegible]之誤，惟依下條

[illegible]實量孔穎達疏在翰誤為緯文[illegible]所

詩汎曆樞一卷　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凡二十三條，俱注出處。建四始五際[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古微書外，增宋均注一條。陰陽之會條[illegible]而遺漏於北方者以中冬八字，謂以擬陰，[illegible]其有之，而[illegible]刻時偶遺也。據此十六字亦見祭露，在翰以為說郛所載緯書，多見祭露，其為祭露述緯書，抑說郛誤祭露之文以為緯，俱不可知，[illegible]亦一疑闕也。至自受命必先祭天條，亦錄說郛。楊廉陪[illegible]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謂與緯說合，并採此為文王受命救王之證，極是。又卯天保也條，[illegible]引黃石齋詩[illegible]四始五際[illegible]，[illegible]可存參。

詩含神霧一卷　漢學堂叢刻本

清黄奭輯、凡六十八條、蓋[illegible]趙在翰、馬國翰二本之所有而成之、其中如五精星坐其東條、湯之先為契條、在翰皆有於偕、此[illegible]則没其名氏、若自標所見矣、其精異於他輯本者、則僅清河郡本以從鄒古微書諸條、如[illegible]詩者天地之心條、增宋均注、心主也、祖頌也、宗原也、户由出入也、又案徵探著條、宋[illegible]均注、望有天下也、清河郡本望作王、上以風化下條、集言[illegible]清河郡本作言也、無集字、增宋均注、戒警也、頌者王道太平條、增宋均注、頌誦也、誦其德也、齊地處孟春之地條、增宋均注、汚泥言卑下也、曹地處季夏之位條、清河郡本無土字、增宋均注、勁健也、秦地處仲秋之位條、增宋均注、晾當晾其人高[illegible]目康額狗(?)為天獄條、增宋均注、天殺為天子殺也、陽氣終條、增宋均注、白露行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為霜也、日月揚光者條、增宋均注、日以象君、月以為后、將帥之氣或如虎、動則氣動、靜則氣亦靜也、聲容具之條、歲之也、王者德化充塞條、增宋均注、鸞鳥鸞鸞之震(?)

[清河郡本]

條、增宋均注、燁燁大光也、不安諸物不安也、雷亦震也、整齊皆啟户而出之、大跡出雷澤條、增宋均注、雷澤[illegible]地名、華胥伏犧母、遨皇之世有[illegible]人蹟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于成紀也、慶都與赤龍合昏[illegible]條清河郡本、伊[illegible]祁下無竟字、增宋均注、伊耆祈唐堯帝也、執嘉妻含始條、清河郡本、含始上有四宮方漢皇下有二宮方[illegible]之火正條、清河郡本、增宋均注、味為柳、雷震百里條、清河郡本[illegible]增宋均注、雷動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声、所至相附近也、黃帝坐一星條、增宋均注、四象謂青龍朱鳥白虎玄龜、其東蒼帝坐條、增宋均注、類鱗[illegible]屬也、其南赤帝座條、增宋均注、類羽屬也、其西白帝座條、均宋均注、類毛屬也、其北黑帝座條、增宋均注、類介屬也、五帝坐神靈之號條、增宋均注、參係代相降[illegible]精也、數合十篇[illegible]條、增宋均注、合數之亂以降神以合數者數合篇、凡此諸文文[illegible]操從[illegible]者之遠詳也、

詩含神霧一卷　玉函山房本

清馬國翰輯，凡六十一條，□□□□□□，共詩三百五篇條、陳□□尚起□條、□□□所處條、天下和同條、齊叔好道條、頌者王道太平條、伏羲在方條、風后黃帝師條、煒煒震電條、□□□□清條、□□□□□條、五際卯酉條，又采自開元占經者□□□□□□□□見□□□十條，皆趙本所無，其孔子歎曰條□□□□□□采自古微書，又北極天皇大帝條注語亦刊□□見曲禮疏□□□□諸文又書烏道水條，注語亦刊，蓋録古微書。

惟陳王者所據各條，君子慕心所原條，以證注引但録詩緯，不必主名含神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含神霧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三十四條，□□□□□□，其中輯錄說郛四條，趙本所輯采如杓為天獄條、四角主張條、震電不寧條、東注無底之谷條、□□□□龍首顏似龍也條，此俱見遺之□□所□□□□□神農龍首條、風后為黃帝師條、蒼秋卯酉條，亦見趙本，其輯者持也條，□松年僅□內則疏以手維持則承□義是疏依非緯文□□也，又孔子歎曰條見說苑及續博物志，而松年但引古詩紀，□□□□又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見曲禮正義□□□□引作宋均注，皆疏誤也。

詩□王者□□□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含神霧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謂是讖類，每條後多有按語。首條「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類聚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故詩者持也條，代輯本引分四條，此乃并而一之。次條「夫齊地處孟春之位」一百六十八字，自「伭云」此篇無全文，竟不知爲何篇。今按御覽時叙部引之，亦散見類聚歲時部。其「天地東西」條、「海經」條，「天不足西北」條，俱見山海經註。「程中州以東」條，亦見山海經註，惟無「名曰」四字。「大華之山」條、二十五字，實見山海經註，惟北「華」室之山巔二十三字無之。「五岳視三公」條，引見北堂書鈔。「王者德化充塞」條，見御覽、類聚亦見。「時嘉禾七莖」二十字，俱引見御覽。「大跡出雷澤」條，亦引見御覽，而文少異，「玄鳥翔水」以下無之。「叔嘉妻含始生劉季」條，引見類聚、御覽。「代漢者龍顏朱額」條，引見御覽。餘條未考所出。

其孔子歌云條見說集，光及坤始表，雖不云詩

詩含神霧一卷　說郛本

題闕名。所集凡十條，不記出處。按首條「詩者天地之心」條，引見類聚、御覽，因學紀聞並誤爲二字。詩上有「孔子曰」三字。亦見清河郡本。地處季夏之位」條，引見類聚、御覽，無「是也」二字。「含始吞赤珠」條，引見類聚、御覽皇親部，引無「漢皇」二字。其「治世之音溫以裕」條，清河郡本有之，多宋均注。「裕以致安，怨以致亂」十一字，係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諧侉了政聲所至，相附近也」二十七字，惟此條孝經援神契，未審雖是。餘條未考所出。

亦見清河郡本

德化充塞條引見御覽，無也字，德上有王者二字

詩含神霧一卷　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凡五十一條。案古微書三條，餘條俱注出處。其古微書所無者，並注明……。五岳視三公條，引孔子論述六藝，緯略言易緯稱律。又漢初如晉畫備儒引緯書皆曰傳，以傳託於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餘王云云。遷所謂傳蓋緯書經緯，知封禪即巡狩之儀。緯書不言巡狩者，緯文倚國又秦漢廢封建為郡縣，時巡禮廢。

獨存封禪之說。以下舉從甚博，輯補說是也。又……以爾雅武逆，殺挺解義為主……所見……

……五精星坐其東條，在翰亦有增補……以緯體律，亦不評。

解小亨亨小

明壽堂經說六卷　光緒辛丑刊本

清鄒壽祺撰。是書首有壽祺自序，叙是三十以前……其時方友王……微而師俞樾之，……在詁經精舍應課作也。凡六卷。……易……詩……儀禮四，周禮十三，禮記十一，左傳六，公羊二，穀梁二，論語四，孟子一，孝經二，爾雅三。雜說八……八十九篇，初刻十三篇，此次有之……如……陽降為……小以正宋儒改亨小為小亨之誤……解曰食哉謂四非舜語，乃史臣紀事之文。證以下文汝作司空而水土既平之後，首度……播百穀，以正儒家改食為飲之非。說……者，然之聲……字說文然氏人……也，周書王會篇……全正西以然……為獻……梁雍二州，鄭註梁州云微皮……國，惟雍州異義然……雍州以微皮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其為國名無疑。解……之實，釋文實本或作北，唐石經北作北，謂北當作……中不斷，有貫穿之義，解蕃衍……升謂升為廿之誤……

據白虎通說名稱
名字訓中爲中仲
中古貴一字

拱字象兩手向內形下象畜所盈匊匊本字爲𦥑古作
𦥑象兩手向下形知卅亦同以手言也說中興之中
謂[illegible]中興云者猶云再興繼興即孟子
所云繼世而有天下解周禮世婦謂天官之世婦爲
天子之婦春官之世婦爲大夫之婦解舜歌南風據
樂律動聲儀引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
潤以和如南風之至云云謂歌南風即以制韶凡此諸
[illegible]說當[illegible]策問三篇有[illegible]其偽作書雖
有恭疑之[illegible]但其本非全後得於民間者仍是不全
之本故左傳[illegible]等書所引均不在內此亦臆斷之詞
要知其說凡真偽之別但[illegible]可以不全解之將何所
折衷乎

學陸軒經說三卷　民國丁巳活字印本

清王國瑞撰國瑞字進之廣東香山人同治癸酉舉人
以大挑分發福建歷知順昌將樂仙遊崇安閩縣詔安
寧德等縣事[illegible]任[illegible]同邑陳澧[illegible]學
合東塾讀書記中引門人[illegible]說[illegible]國瑞一人而是書
編中之說有二首六月解亦[illegible]引[illegible]說爲證按澧說經
主融合漢宋國瑞亦遵其旨如釋格謂朱子借古義至
字而加於字後人取於義窮字而去至字見三立堂集但朱
子補傳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
而窮其理也是朱子已兼用窮理釋格物不待後人始
訓至字也蓋窮字與至字義本相通廣雅釋詁窮極也
儀禮聘禮記鄭注至極也是窮至二字並有極義然則
窮與至物與事二而二朱子於至上加窮字猶之於
物上加事字並言之則其說愈明單言之則其義已備
惟是理二字經文所無然有物必有則故朱子言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蓋便言物而理在其中朱子特伸言之耳
又釋習謂朱注云習鳥數飛也本說文乃習字本義
其引伸爲溫習爲熟習爲慣習之習飛有飛而不已之

意人之習染亦有習而不已之意■該其義同朱注與注

疏之義亦無異，但注疏所未及者朱注補之耳。又言李大

學說補不讀古本大學，不知朱子章句之善。

與朱子爭先後

意者，則從古本，亦是致知先於誠意，大不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他如二南謂■■，朱子異義

辨，諸如九一而助，國中什使自賦諸篇，俱本於

中朱而言之於理，又持經句倒說，尤■賅備。可■

易於專書，又傳內外傳異同，致■之傳於吻兮吻兮

出於是南其下說晉男子柳下惠獨處於扉而以

賢下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於休具■■，下說天

子后夫人躬親耕織，是書用外傳之例，■■題■亦有

外，此傳■■他人所未有發之者，他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洛誥新解一卷

溫廷敬撰。按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但是篇文多不可曉，[illegible]全仁山欲移王若曰公明保節于公曰已汝惟沖子節上，[illegible]意仍晦昧，尤難[illegible]解。昔篇中明保予沖子[illegible]詁，近日發見矢令彝，明保殷成周，彝王令明公彝諸金[illegible]文，始知明保爲周公之子，然或又以伯禽當之。廷敬據王令明公彝文，[illegible]明公魯侯是明公魯侯爲二人，魯侯即伯禽，明公即明保，蓋食采於明，故稱明公，亦即史記索隱所稱周公次子留相王室者也。[illegible]以釋洛誥[illegible]矣。惟[illegible]明保爲周公之子，雖可證[illegible]實，而洛誥全文原多訛脫，委曲附會，仍不免於支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困學紀證六卷　道光庚寅刊本

不題撰人名氏。卷首有陳壽祺序，稱歸安月樵宋君由進士筮仕來閩，嘗出示其所撰困學紀證若干卷云云。月樵[illegible]其字，[illegible]困學[illegible]蓋就困學紀聞中取其前數卷說經者，援古傳注以證之，閒[illegible]已見[illegible]非全證，如卷一易經，[illegible]道[illegible]多至五六十條，他經[illegible]遺，[illegible]且援據不君爲尤折之博，如卷一蔡澤謂亢龍有悔一條，[illegible]以深許蔡澤，然[illegible]伯厚遁體罕聞，又豈犯時[illegible]於穰侯，王者既衰，亟思突計，蔡澤僅見而不然？閣[illegible]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澤也激辯諸說，據相印而得之，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為睢謀也。澤竟踐其言，見機能止，居罷知退，其全身幸也，居華[illegible]之徒，裕之不猶失於不早決，吾非取范蔡也云云，[illegible]正可與此條相證，乃亦遺之，殊疏漏，所未及也。[illegible]序許為學齋功臣，[illegible]矣。

孟子疏證二十二卷　傳抄本

清迮鶴壽撰。鶴壽有齊詩翼氏學，已著錄。是書正經界六卷，班爵祿十六卷。正經界有凡例七則，分夏九州經界、夏九州分土，殷九州經界、殷九州分土，周九州經界、周九州分土。夏九州據禹貢，殷九州據爾雅，周九州據職方。其分土用[illegible]今[illegible]地[illegible]以積方計之，而詳其四至。惟夏[illegible]據山水澤地所在為準，非先還就[illegible][illegible]據爾雅釋地，謂殷制[illegible]等[illegible]臆斷[illegible]。康成詩譜言梁雍荊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今爾雅無梁州，則非殷制可知。惟周[illegible]制，據周官職方，參以漢書地理志，較可信耳。班爵祿有總例二卷，其目[illegible]周室封建[illegible]分二卷，上卷[illegible]武王封兄弟及同姓、先代苗裔、周室姻[illegible]功臣[illegible]謀士[illegible]名若干國，下卷[illegible]先代舊封、同姓支庶、異姓支庶、同時侯伯各若干國。一曰班爵五等，[illegible]天子，如西周十二王、春秋十四王、戰國十一王是也；次公，如同姓二國、異姓二國是也；次侯，如同姓十九國、異姓十二國是也；次伯，如同姓十六國、異姓十八國是也；次子，如同姓五國、異姓

三十六國是也；次男，如同姓二國、異姓三國是也。一曰班爵六等，[illegible]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王朝侯國，別有有數[illegible]。一曰王畿鄉遂都鄙，凡郊甸稍縣疆諸地，[illegible]壁名山大川里數遠近，郊朝宿之邑，[illegible]又王官方伯是也。一曰侯國疆里，[illegible]凡[illegible]公侯伯子男封國里數，以至方嶽湯沐之邑是也，附以畿防慶讓二表。一曰東西二都，[illegible]有東西二都表、東都八至表、西都八至表，[illegible]畿內[illegible]國，及畿內名山大川。一曰侯國道里，[illegible]東都、[illegible]國、西都、[illegible]國南方、東南、東方、東北、北方、[illegible]侯國道里。一曰附庸五等，據漢書王莽傳，附庸自九成至一成，[illegible]以公附庸、侯附庸、伯附庸、子附庸、男附庸，[illegible]見於記載者，亦附以閒田及畿內名山大川。一曰采邑三等，分王畿采邑里數、東西二都采邑、侯國采邑數、列國采邑。一曰王朝侯國官祿，[illegible]王朝官祿、王朝市肆胥府數、王畿鄉遂郊野官數、王朝都鄙公卿數、王朝卿采邑官數、山林[illegible]川澤官數，而大國次國小國之官祿、鄉遂郊野官數、采邑官數，視以為差。一曰農夫五等，

分獲粟若數、視年出稅、食粟中數、農夫五等、又王畿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田稅與軍賦之差、一曰班爵祿通釋、分二卷、

[illegible]通釋凡三十餘條、皆要義、補他篇所未詳者、其大旨具[illegible]總例篇中、以孟子與周官言封建不合、故為調停之說、謂孟子所言

穀土、周官言封疆、雖異實同、又周官[illegible]制六官、各官、據五官之數五分取一、[illegible]以補之、因以推之侯國官制、[illegible]比例而定其數、據周官一書、即先儒信之者、亦以為周公[illegible]制而未行、豈能據為定制、況周禮所無者、而可以[illegible]據之乎、然其間修理精密、[illegible]傳、又據是書[illegible]缺譏叙、殊不止此二大目、[illegible]不專為孟子作也、

然亦有時拒孔傳[illegible]
謂詩傳只載有說、
非周公所作、

書考辨二卷 乾隆辛未刊本 乾隆間樊鴻謹 撰

清劉紹攽撰、紹攽字九畹、陝西三原人、拔貢生、[illegible]什邡南充成都等縣事、[illegible]著[illegible]星書音[illegible]有劉鳴鶴序、又有自序、稱書註莫善於蔡氏、義理精[illegible]純、持論正大、間有致之未審者、竊取而詳訂之云云、書中信古文而疑孔傳、[illegible]日月五星[illegible]右旋、主蔡傳、以朱子注詳天日月之交、有日月五星俱右旋語、[illegible]與蔡傳不合、別援語類天左旋日月五星亦左旋之說以證之、說律度量衡、謂大祀既有律書、又有樂書、漢書既有律曆志、又有樂書、而律書則曰六律為

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又曰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則所謂律者、歷律兵律非樂律、說三江、主鄭康成[illegible]以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說江淮據哀公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謂淮入江、在孟子之先、則孟子言排淮入江為不誤、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謂東西實指其地、南北不言所在、據孔子三朝記北發渠搜南撫交阯以實之、謂與夔與南交幽都之文合、說自周有作、援詩周爰諮諏毛傳云忠信為周、證[illegible]在孔氏之[illegible]不謂僞[illegible]

於理、謂卜筮謂卜用五行、筮用八卦、後人混而一之、不惟經旨不協、抑且占驗不靈、[illegible]通論尤通。其從恒衛既從此獨列於賦後、隱示人以劉九州為十二州之跡、恒又謂萊夷作牧、謂劉此以為營州、即今之登萊、跨海而有遼東、敘萊夷於貢賦之後、與冀之恒衛同、[illegible]十二州之跡自屬疑問、此二條亦可云讀書得間[illegible]。鳴鶴序稱其考核至當、執義時精、得之矣。

尚書古義二卷　嘉慶省吾堂刊本

清惠棟撰。按棟嘗撰古文尚書考、故[illegible]是書[illegible]拘拘、見封古文孔傳、[illegible]如平章百姓、[illegible]尚書大傳作辯章、史記作[illegible]便章、下文平秩平宗、[illegible]大傳作便、鄭玄作便便、辯[illegible]同音、並一毛詩平平左右、毛傳云平平辯治也、服虔亦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是平與辯通用、古文作平章、不誤、又賓于四門條、[illegible]傳謂四門[illegible]諸侯來朝者、賓迎之、讀為賓客之賓、鄭玄云賓讀為儐、[illegible]傳以賓為[illegible]、實亦讀賓為儐、是孔鄭無異、又滎波既豬條、傳云滎水波水已成遏豬、鄭玄[illegible]讀波為播、謂即滎澤、是一水、周官職方、言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正可[illegible]證傳、不可駁傳、棟[illegible]非之、謬也、至引論語予小子履[illegible]孔安國注云、此伐紂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並[illegible]取湯誓[illegible]今文、[illegible]哉[illegible]墨子原文為湯[illegible]若云字誤、[illegible]近之、當是詭字、非誓字、據湯誥

第三節云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末節云爾有善朕不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而論語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蓋合湯誥二節之文為一語且多亂改惟墨子所引與論語相近安國注論語時其意若謂此非書所見湯誓之文也故舍之而引墨子若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班固白虎通兩引論語此文皆以為伐桀告天之辭與安國同當時有此解又七世之廟條據呂覽引商書與五世之廟據漢書韋玄成傳主五廟之說但玄成傳又載王舜劉歆議王七廟引周禮王制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班彪馬融皆是其說又不始于肅也若謂諸書言七廟者皆周儒筆述周制則小戴月令大戴之夏小正亦豈周制乎呂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德字即已詭怪王七形近安知非誤又雖有周親條引王伯厚說謂安國論語注與注尚書異指一人注兩書而異其說鄭玄高誘皆有之義皆可通不足為病又此三條皆攻古文者所稱要證而特標指之實亦評也其他不涉古文諸條多有可取者

尚書今文五臟說一卷　藝園叢刻本

清胡廷綬撰。廷綬字翌屏，安徽績溪人。據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古尚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許叔重據月令春祭脾等同古尚書說，鄭康成駁之，以為月令祭四時之位，以五藏之上下次之，不得同五行之氣。遂言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詳鄭此言，固以洪範之貌木屬肝，言金屬肺，視火屬心，聽水屬[illegible]腎，思水屬脾矣。鄭注尚書久佚，其注尚書大傳，以貌配木，言配金，視配火，聽水，思配土，雖不言五藏所屬，可由駁異義而推得之。乃王鳴盛尚書後案謂五行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形象之相配言，醫經以氣質之相屬言，不可強合。廷綬以為康成大儒，於九流無不通，王氏不能通其說，[illegible]信口武斷，因撰[illegible]易禮[illegible]內經諸說以證成鄭義之不誤，深可取也。

古寫隸古定尚書殘卷一卷　雲窗叢刻本

隸古定尚書殘卷，發見於敦煌石室者，[illegible]其[illegible]、呈周書、[illegible]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五篇，其間有殘佚，就其存者以校史記宋世家集解所引孔傳，十合八九，餘如中、如曼偽通數，與漢書五行志引合；思曰叡，與詩鄭箋引合；于其亡好，[illegible]與宋世家引合；明[illegible]作哲，與玉篇引合；曰濟，與周禮太卜注、宋世家引均合。[illegible]孔傳中[illegible]義所據宋本尤多相合，[illegible]可補阮氏校勘記所未及。史撰取宋李宜書古文訓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則與考文多合，與書[illegible]多不合，知薛書乃偽託也。

影寫隸古定尚書殘卷一卷　雲窗叢刻本

是卷始尚書盤庚上第九至尚書微子第十七，即古文尚書第五卷也。[illegible][illegible]，盖[illegible]羅振玉據燉煌本隸古定尚書殘本，校日本所傳[illegible]寫[illegible]開元以前古文尚書真本，日本本存盤庚上至微子，凡九篇，燉煌本[illegible]缺盤庚上及盤庚中之上半，因敦兩本之存者以相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高宗夢得說，二本[illegible]並作[illegible]，曰[illegible]二本並作[illegible]，一切經音義所引合，旁招俊乂，[illegible]二本並作[illegible]，[illegible]釋文云，俊又作畯，考之古金，畯民[illegible]正其字皆从田旁，則作畯者是，今本女分猷念以相從，[illegible]二本並無明字，據正義言[illegible]當分[illegible]相與計謀，是正義本原無明字也，[illegible]典祀亡豐于近，[illegible]不當特豐於近廟，二本並無廟字，與史記集解引合，凡有辜罪，[illegible]士，二本並作與[illegible]東，與正義合，今本罪合于一法，[illegible]皆合于一法紂，二本並無法字，正義言合于紂之一身，[illegible]是正義本亦無法字，惟我乃迓續乃命于天，日本本作御，燉煌本則作卸，按卸乃御之別體，異而非異，而迁謬正俗亦引作御，則作御是也，凡此皆二本勝于宋以來各本者，後有振玉跋，謂日本[illegible][illegible]本為衛包未改字以前真本，殆可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顧命殘本一卷　宣統己酉影印燉煌石室遺書本

出燉煌石室。是篇自末命女畀訔起至盅目異止，凡九行。蓋未經衛包改定之古本也。其畀訔、味、敖、开、举、三、吕等字，皆隱有隸古遺意。取校薛季宣書古文訓，其隸古文同者，僅七字，不同者三十七字。又取注文校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策命告辭也，考文本作之，後有異。縣蔣斧校記及羅振玉補考。

惟注文間有俗用字，皆無關考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義叢鈔一卷　原稿本

清焦循抄。按循子廷琥撰循事略，稱循得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兩書，舉其異同筆記之，謂之王江尚書。後又得周用錫尚書證義，益以當世通儒說尚書之言，互與三家相證，訂為題曰書義叢鈔，仿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以時之先後為序，共得四十卷，所採錄者共計四十一家，五十七種云云。是冊止存盤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不題卷數，蓋殘本也。所採除王江周三家外，有日知錄、經問、廣韻、尚書古文疏證、群經補義、春集古義、潛研堂答問、校勘記、經義異說、說文解字注、述聞、釋詞諸書，並顧炎武、毛奇齡、閻若璩、馮景、惠棟、錢大昕、阮元、段玉裁、王念孫、孫星衍之說，所云四十一家、五十七種者，略可考見焉。

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未散館卒。

深中治經者之病。

尚書辨疑一卷 乾隆己未刊本

清劉青芝撰。是書一卷，止九條，青芝以其所疑者質之其友王爾緝、周伯章，爾緝、伯章各書以言，青芝彙所持義不必同，大抵斟酌孔蔡之短長，而參以己見，後附伯章、爾緝來書，并青芝答書。伯章謂一二號為經學者，多立異於奇，以驚俗駭而為名，意究竟於平實正大處反多失之。爾緝謂曰若稽古帝堯句，分明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詞，而後儒以為虞史追叙之詞，救煞以下四十八字，分明是孔子括帝堯一生德業總斷之詞，而以為史臣紀事之詞云云，所見亦是。爾緝名心敬，鄠縣人，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不赴。伯章名渠，儀封人，康熙丙子舉人。前有劉華嶽序，後有青芝自識，青芝成於康熙己亥，越二十餘年而始梓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說四卷 求志居刊本

清陳運鎔撰。運鎔有周易廓，已著錄。是書說[illegible]說古文，謂[illegible]典[illegible]大禹謨古文未嘗分，顧命康王之誥今文未嘗合，乃別說七畧亂之。哀帝初歆領校秘書，[illegible]阿附王莽，凡所竄改，皆託之秘書。甚自以虞帝之後，故分出舜典，明當禪代；欲與劉豐王舜等倡導在位，褒揚功德，故分出益稷，比虞廷贊襄。班固作藝文志，據以為本，各書篇卷之數，即多不符云云。論特奇叛，[illegible]臆斷無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說泰誓，不取後得之泰誓，亦不取古文泰誓；說書序，謂今所傳偽孔傳，非安國之舊，[illegible]史記[illegible]治作[illegible]，蓋本無是篇，[illegible]

非孔子之[illegible]

自[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尊

自孝得聞、[illegible]殘史記[illegible]斷、棲
班固因以稱遷書、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數字斷句
又稱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
多古文說、是陽堯典五篇外、未嘗有古文說也、必
為孔安國即盡知之、且盡采入
本紀、似敢斷、且本不俟古文始有、亦向何
言、謂六宗謂五行及社稷之祀、即禹貢所稱
六府、[illegible]說九江主湖漢九水、說三江、從鄭注、
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
為中江、雖非已出、而援證特博、說文王受命
惟中身、不據竹書紀年、而據小戴記、又不信[illegible]稱
王之說、[illegible]拘於三分服事之說、見[illegible]說武成又
信劉歆而古文之日月錯誤、即非勦襲之說[illegible]
又以為孔安國掩其作偽之迹、[illegible]古文自
容之地[illegible]可笑、皆非矣、

尚書客難四卷　道光刊本

清龔元玠撰、[illegible]書分三卷、又卷首一卷、大旨亦以古
文為偽、而與閻若璩不同、謂[illegible]伏書以
書教齊魯間、傳之張生歐陽生、衛宏所謂使女口傳、朝
錯以意屬讀之說非、[illegible]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周室已
無典籍、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四代之典、刪為百篇之說
[illegible]誤、謂孔壁藏家語孝經尚書論語共四種、他之種皆
不作科斗文、何獨尚書用之、知[illegible]稱科斗文之說尤
異者、[illegible]尚書增多之篇、不歸[illegible]梅賾、而[illegible]姚方興及
兩皇閒人所假託、[illegible]謂增多之篇、[illegible]偽[illegible]
[illegible]以意增損、故其中醇疵不一、[illegible]又
非盡[illegible]假託也、而吞為建子之說、又謂孔傳勝蔡、是孔傳
[illegible]不可廢也、又謂今文亦可讀、禹貢康誥酒誥梓材五篇次序
倒亂、[illegible]作偽者傳寫編次之訛、又謂堯典之名不合、當稱
帝典、凡此[illegible]雖出臆斷、說猶可通、[illegible]至謂書序全
所亡之篇、以周書之度邑[illegible]作雒[illegible]周月[illegible]諡法、
官人王會祭公諸解當之、不知孔子敘書[illegible]自
篇之目、亦未嘗引於史記、豈史記[illegible]未寓目耶、其稱[illegible]取

解

者、如禹貢為[illegible]貢為[illegible]禹自作、引為中都名係賸為證、謂碣石在馬谷山、引蘇秦說、並南有碣石、杜子美詩、碣石小秋亳、遂睹碣石、湯冢莖陵、碣石諸自為證、又致商周諸君諒陰三年、据竹書紀年、周自叔王康王後、不言命冢宰總百官、以孔子古之人皆然[illegible]之語推之、东周[illegible]諸君、皆不遵此禮、採孟子滕文公篇言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亦可識蓋[illegible]天子迄於諸侯、皆廢此禮矣、[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有自序、曰寡雖赤、備[illegible]閱[illegible]以發其疑義也、

書傳疑纂八卷 原稿本

清戴鈞衡撰、鈞衡有書傳商纂、已著錄、是書無序例、[illegible]於蔡傳[illegible][illegible]未安者、或援[illegible]他說、或直抒己見、以求其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疑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職[illegible][illegible]莖十有二州、謂九州為十二州、不始于舜、舜肇正也、非始之謂、所以正其经界也、當堯之時、天下蓋已十二州、州各有牧、故曰十二牧、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與因疆域之廣、非一

牧所能理、遂于一州而立二牧、或三牧焉、[illegible][illegible]牧既十二、而州之称遂因之、實則未嘗改也、禹以治此十州之水、而揭九州之名、[illegible][illegible]成功作貢、仍止于九、猶[illegible]州十有二師、[illegible]可以互證、按此說[illegible]而有理、又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乃命羲和、謂羲和為授時之官、下文四子、即此羲和、曰仲曰叔者、猶後世官有正副、析之則四人、合之止二職、而二職又實是一職、說分北三苗、謂係于考績黜陟之下、蓋三苗自來格後、無復[illegible]梗頑、[illegible]如[illegible]所云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者、可以與有在廷諸臣一體黜陟、[illegible]是未格後實事、

保持之有故、

說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illegible]鄭康成
用史記說、[illegible]與任文三載、汝陟帝位二
十有八載之文不合、亦與孟子十[illegible]十有七年舜崩、及
居喪三年之文不合。應從孔傳說、禋于六宗、主全謝山說、謂下當有[illegible]大神、
[illegible]日即日、傳[illegible]物曰歲、謂太歲、[illegible]曰時、謂四時、[illegible]曰日、
[illegible]曰月、[illegible]曰星、[illegible]二十八宿也、辰則十二次也、即左傳之
六物。說泰誓、引鄭玄說、謂湯承堯舜禪授之際、亦有
放伐之事、故其詞蹙、武王則專行湯之故事、天下之人亦皆
曉然知武王行湯之事、故其詞直、且湯誓作於亳都興師
之初、其事尚緩、故其辭不盡、泰誓牧誓、作於渡河布陣之
後、其時已[illegible]、故其詞不得不迫云云、武成亦引鄭康成說、謂左
傳、望羊尸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夫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武王禱神之辭、而無
宇以告諸侯、則是武王述禱神之辭于諸侯、而在未入孔壁之
先、編簡次序固已如此云云、按此二條、為刻本尚書通義所未
有、蓋通義原稿、燬于亂、所刻本僅止[illegible]召誥至呂刑、[illegible]鈞
衡及見其未燬之稿、故得引之、而鈞衡與戴辰、又皆深信古
[illegible]文者、更樂引之也、鈞衡信古文而不信孔傳、謂其亦有可

有缺

取、故書中多主之、他所主亦不盡宋儒之說、獨於文王稱王紀
元一案、斥為妄說、且若有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一語、既[illegible]
證為非史臣所加、[illegible]乃張本程伊川今日天命絕便是獨夫
為解、不思天命之絕未絕、豈有詳之[illegible]為命之者乎、[illegible]迂見、
[illegible]拘執任傳、[illegible]是宋學者之通病[illegible]矣、

尚書中候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清王謨輯。按劉向七錄、稱尚書中候[illegible]卷，隋志、稱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後漢書[illegible]注、尚書中候也，是緯[illegible]興[illegible]傳，又有別孫穀古微書，書中候書佚，而諸書所引篇目猶雜云云。按諸篇目，即十八篇之目也。謨從詩禮春秋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御覽、類聚、路史、文獻通考諸書，鈔出握河紀八條、運行篇四條、契握篇一條、稷起篇一條、勅省圖二條、洛予命二條、我應篇四條、摘二篇二條、雒師謀二條、摘雒戒二條、準讖哲五條、儀明篇二條、諸書引中候而目無考者二十四條，[illegible]獨闕考河命，謂未見。按孫穀古微書有一條，云考河命，殳增輯一條，[illegible][illegible]皆見詩疏、路史，謨偶失考耳。又中候原有鄭注，謨亦遺之云[illegible]。

洪範說一卷　康熙戊子刊本

清李光地撰。首有自序，謂讀[illegible]與西山衍義，[illegible][illegible]意而[illegible]有所未發，因推本於經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而文義之間，亦多自抒所得，不沿舊解。其書[illegible]刊於康熙庚[illegible]，取而覽其詞，漫[illegible]非解經之體，又九疇目中分別為箕[illegible]，亦未甚審。因就明制，依文訓釋，期於平實簡質，即是本也。按庚辰光地五十九歲，戊子六十七歲，蓋歷八年而重稾再定。殁後諸於[illegible]條下，標[illegible]洪範初稾成，而戊子缺之，序亦不見文集，殆偶遺之耶。

洪範五行傳二卷　漢魏遺書抄本

漢劉向撰。清王謨輯。漢書向本傳，稱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云云。宋儒歐陽修纂通[illegible]，劉知幾史通謂班史五行志出劉向洪範[illegible]

[illegible]

漢志抄出向說為十一條，[illegible]初學記、藝文類聚、[illegible]

覽、類聚[illegible]為二卷，卷首有序，條六[illegible]則。

尚書五行傳注一卷　光緒刊鄭氏佚書本

清袁鈞輯。[illegible]年校補。[illegible]書五行傳一卷。[illegible]大傳中，稱洪範五行傳，然大傳自有洪範條，此[illegible]有存者，孔穎達[illegible]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皆是此本。案通[illegible]大傳，系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祥之說是也。鄭注所引則傳[illegible]向書，此傳[illegible]為伏生所[illegible]於五行之說，蓋漢以前相承古義，鄭同為大傳，而不在鄭君所[illegible]八十三篇中云云。是[illegible]從儀禮經傳通解續[illegible]十九條，又從此藝[illegible]別五行為擇五條，從續漢書五行志得五條，從御覽得八條，[illegible]有注[illegible]有[illegible]，別異文[illegible]字，又及注，皆有袁案，業經為之標出所出，[illegible]今[illegible]本異同，詳略在諸輯本中，為之冠首。

洪範五行傳三卷　右海金書本

清陳壽祺輯。是傳通行全錄漢書五行志、分作三卷、而引尚書大傳、公羊疏、南齊書、五南齊書、隋書、唐書、晉五行志、蕭吉五行大義、開元占經、釋湛然輔行記、和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以證之。有原書不標所出、而以意斷為傳文者、文下間有致證、不題引向者、據本稱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

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傳載睢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則向之外尚有諸家之說存也。

顧彪尚書義疏一卷　漢學堂叢刊本

隋顧彪撰、清黃奭輯。取校馬國翰輯本、則孔序多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一句、堯典、欽明文思、知者此先聰後明二十五字是正義文、非義疏、馬本舉陶謨三條、此刪之、禹貢、厥賦惟上上錯條、此多孟子稱稅什一三百六十三字、導黑水至于合黎條、此多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九字、五子之歌、此多悉皇在明一條、乃季秋月朔條、此多六十四字、伊訓首一條、與馬本引疏同、而題異、其訓于蒙士條、此多例字宜往下

讀十五字、又太甲首一條、引異疏同、而題名異、又盤庚上、馬本有一條、此刪之、又春上馬本有一條、此刪之、又馬本收誓武成各有一條、此刪之、又康誥有一條、引義疏同、而題名異、又酒誥、元大也、下馬本多洛誥稱元祀十六字、此刪之、又召誥、馬本多惟二月既望條、及既得厥卜則經營條、此刪之、又立政自一話一言條、此多釋訓云十一字、大抵黃氏取校馬本、

禹貢説一卷　　續經解本

清倪文蔚撰。文蔚字豹岑，安徽望江人。咸豐壬子進士，官至廣東巡撫。是書説僅五篇，説彭蠡，據史記封禪書，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云云。漢尋陽在江北，樅陽在今安慶東境，北去巢湖僅百里，然則古彭蠡即巢湖也。若彭蠡為鄱湖，皇既出樅陽，復上溯五六百里而過彭蠡耶。説雲夢，據左氏傳定四年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睢即沮水，在今當陽縣境，涉沮濟江始入雲，是雲明在江南。宣四年傳，䢵夫人生子文于夢中。䢵在今安陸縣境，必與夢相近，是夢明在江北。杜預釋枝江縣、華容縣東南，華容縣東南各有雲夢城，所謂方八九百里者，非今詞者今之雲●夢，今不漢東，已與跨江南北之言不合。取禹貢雲夢為九江，益可●信。説三江，四●孫星衍孔據漢地理志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其南，東入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孫星衍、阮元主●其●説，惟不知南江出自中江，而以石城縣分水●為南江之始，未恒經意，因據地勢以證之，其說

●之陳持論皆有據，他如説九江主朱子，證敷淺原東陵，●●姚鼐，特則中之而已。

尚書講義一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黃以周撰。其子家岱述。以周有周易釋，已著錄。家岱字鎮青，諸生。是[illegible]通論全篇大旨，貫通[illegible]絡，或設疑難以發其意，蓋[illegible]解句釋之後，所[illegible]不少也。而[illegible]以未[illegible]及[illegible]講章家[illegible]知[illegible]而味於考據，[illegible]於詞而艱於理，蓋交失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義理訓詁[illegible]之粹，若為貫康、大誥、洛誥、[illegible]立政諸篇，使人讀之[illegible]瞭晰，[illegible]所謂不分今古文，惟[illegible]武觀[illegible]五[illegible]，即作歌之五子[illegible]殊謬，然又稍涉書之言[illegible]有所本，[illegible]自保更[illegible]其辭君怨[illegible]太康，實以自怨，深合悔過之義，又謂伊訓、太甲、咸有一德、[illegible]說命諸篇雖不類真古文，然其文多采自佚書，皆前賢之格言，亦是江河不廢云云，以視[illegible]口斥為[illegible]者[illegible]閻、馬原書，未[illegible]春[illegible]止。其後[illegible]篇則家岱續述，所闕以[illegible]補之，仍未完也。首有以周[illegible]及其兄以恭序，[illegible]家岱亦有序。

書序纂考一卷　舊抄本

不題撰人名氏。[illegible]每條下有舉案二字，疑是方世舉也。亦無序例，大抵據史記以證書序。謂書序[illegible]藉，與司馬遷曾從安國問故，安國家書及序，載于史記，且史記不載者，[illegible]安國家無之。漢初書不全，序亦不全。[illegible]逸篇見於古籍所引者，[illegible]氏定四年傳有伯禽、唐誥二篇，據史記殷本紀知有[illegible]大戊篇，據史記秦本紀知有大賁之命篇，據書畢命正義知有冏命篇，據伏生書傳知有揜誥篇，據小戴記緇衣知有尹告篇，又謂論語堯曰篇有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illegible]二字，係古[illegible]帝典語，今尚書無此大，史記五帝本紀亦不載此二十二字，知伏生所傳尚書非孔門舊本，即安國家所上亦非孔子及七十子誦習全文。又據孔子世家有序書[illegible]傳三字，[illegible]漢書儒林傳亦云孔子歿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今古篇籍，乃是敘書則斷堯典，馬、鄭以書序孔子作，本此。餘如[illegible]，五子之歌，亂在諸篇，史記所引，與書序合[illegible]。又史記載堯典、祭縣、讓禹貢諸篇，而不載[illegible]序[illegible]說

命之事，而不載其文，然[illegible]證之他書，則皆可信，篇中無稱僞孔傳，蓋亦攻古文者，然稱所作歌之五子與[illegible]之武觀非一事，一在太康失位之後，一在太康未即位之前，蓋亦據史記而[illegible]，[illegible]觀尚書詩輩之[illegible]周書者異矣。

尚書硫一卷

原業本

清番禺宗琦撰。宗琦字蓮士，廣東番禺人，諸生。宗琦深信[illegible]謂晚出孔傳非古文，孔傳多有未達經旨處，可證非出一手，蔡傳多承師意，可證朱子不疑古文，其釋字句，[illegible]動予一人，猶言[illegible]動，擾也，謂以浮言擾亂予一人，民有不聽德不聽罪，據周書被之以刑，民始聽注，聽順也，呂覽行罪無疑注，罪罰也，不若德不聽罪，者謂德化被之以刑而不順者，亦順也，[illegible]大貝，據周元占經引援神契，傳王淵泉則謂大貝是瑞物，[illegible]備說，皆善，又擇宗琦素論[illegible]書，積蓄盈帙，明集[illegible]而謹撰，擇錄若干條，不知原書存否。

所有闕文錯簡皆置不理

十二卷

尚書主意傳心錄　明萬曆年已刊本

明鍾庚陽撰。庚陽字[illegible]，浙江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刑部郎中。

是書首有王稚序，虞書二卷、夏書一卷、商書二卷、周書七卷。分節為說，節又分段，分截[illegible]金[illegible]章[illegible]即盤庚、大誥[illegible]文，從字順[illegible]序，称[illegible]會通，其聱牙難解之詞，而出之以平易，使人如見，[illegible]蓋為舉業家而作，[illegible]體宜爾也，至其[illegible]名書之意，[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自序[illegible]云本所得也，得於經旨，未[illegible]得於文法乎。[illegible]不知所指，[illegible]書刊於萬曆，[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宗[illegible]，因其孫[illegible]重訂之，附陳[illegible]與[illegible]著誌銘。

靜修堂書經解四冊　舊抄本

清仇景崙撰。景崙有周易解，已著錄。是書不分卷，兼解今古文，惟多襲閻若璩之說，[illegible]孔安國，或稱偽孔傳，又或孔安國，不一其例，蓋隨所取之書而錄之也。[illegible]集[illegible]諸家之異說，而[illegible]其是非，[illegible]非有確見，往往游移其詞，如解九族，[illegible]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謂指同姓言，又引夏侯歐陽說作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謂以[illegible]使吾父之黨，無不來；吾母之黨，無不至；衣食吾妻之黨，無有凍餒者，[illegible]兼同姓異姓言，換古人重[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後指同姓是也，謂兼兩說而執始備者非也。又解四岳，既[illegible]孔[illegible]四人，[illegible]人各主一說可也，謂二說[illegible]並存不可也。又書中往往題同而篇複，[illegible]題異[illegible]當是預為場屋中抄撮之需，[illegible]非[illegible]有得者也。

書經要義六卷　雍正庚戌刊本

明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陝西渭南人王鉞序其[illegible]大學直解謂仲復秉[illegible]傲痛念書湘楷水之愫敝屣衣冠独守清門廣覽百家之書窮究四子之學貞不字者近四十有餘年云云蓋守遺民之節而年於康熙二十年以前者是書於治曆治水二[illegible]求言之較詳亦較切[illegible]康[illegible]識昇[illegible]宮康[illegible][illegible]恨者奇恨[illegible][illegible]論琪玉衡謂即今[illegible]渾天儀[illegible]湯若望[illegible]南北山川與今名稱多有同異由於水道分合通塞[illegible]故據後世之地理不可以論禹蹟之舊[illegible]元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蔡傳[illegible]義理所未[illegible]宋以下諸儒之說[illegible]以朱子為[illegible]太祖由金陵北逐胡元恢復二帝三王之天下[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年號著子不稱年而稱祀者亦不臣周以[illegible][illegible]故君故國之思[illegible]

有張愫[illegible]序稱是書[illegible]晚年[illegible]稿於己卯冬得其稿次其前後撰其缺略[illegible]己卯康熙三十八年也時建常已[illegible]前卒又有上官汝慎序同作於雍正庚戌則刻書之年也

尚書家訓八卷 康熙己酉刊本

清董色起撰。色起字印輯，河南洛陽人，順治辛卯舉人。是書首有柘本藏序及色起自序，卷前有紀藏書並孔子履歷、[illegible]紀孔子刪書之年並孔子功德二篇。卷一至二虞書，卷三夏書，卷四商書，卷五至八周書。其中分節為說，全似講章，有[illegible]以考名篇者，[illegible]抄襲[illegible]舊典。篇後並附七言歌[illegible]括，尤[illegible]為淺陋。序後列校定姓氏[illegible]師友同族，合七十餘人，道光翻刊本，增校對數十人，皆同族者。[illegible]家訓[illegible]自言為子孫弟姪開離而作也。

傳與注俱注出處

尚書大傳注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漢鄭玄注，清黃奭輯。按輯大傳鄭注者，有孔廣林、袁鈞二家，孔本較略，[illegible]輯袁本稍詳，[illegible]所輯[illegible]例固與孔袁同，而[illegible]其間有[illegible]。[illegible]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伏生既後，數子各論所聞，[illegible]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得此目錄凡四十一篇，玄銓詁為八十三篇，凡百八家，亦袁本所無也。

[illegible]婚親迎于[illegible]
[illegible]謂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大姒若說

詩什審難二卷　道光刊本

清龔元玠撰。首有自序，[illegible]謂[illegible]
[illegible]修官[illegible]
[illegible]何彼襛矣謂平王若指宜臼考魯
莊公元年為莊王四年，春秋書冬王姬歸於齊，此為歸
[illegible]襄公之王姬，[illegible]襄公現為侯，不宜稱子，[illegible]此時桓
王即位二十七年，王姬當三十餘歲，[illegible]愆期[illegible]已甚。况
[illegible]歸桓公[illegible]二王姬歸齊，任侯青矣，[illegible]安
得有唐棣桃李之華乎。[illegible]太王翦商，謂前儒誤據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歆三統歷，僅太王於武丁之世，不知太王實與武乙同時，
竹書紀年武乙三年甲辰命周公亶父賜岐邑，邠遷
于岐周，此事孟子亦未及詳，太王修后稷公劉之業，邠
民[illegible]，武[illegible]武乙無道，他國亦必有去武乙而歸之者，故曰
翦商。凡此諸義，[illegible]而[illegible]有據，[illegible]未[illegible]于[illegible]淫
奔諸[illegible]詩，亦既抑所見，[illegible]翻案陳言。惟
以前四太田為幽雅，載芟良耜為幽頌，拘於[illegible]說
和[illegible]民，儀毛非鄭，固於近見，又會仁山引[illegible]竹書，
武王五十四歲，本不誤，而以為誤，亦是小失，[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曰者，尚有傷[illegible]主意，以發疑義，
與所說尚書同

毛詩古義二卷　嘉慶省吾堂刊本

清惠棟撰。是書如采之卷耳條，引荀子說證傳大毛公之師承，江之永矣條，據韓詩永作羕，補爾雅郭註及說文所未及，于以湘之條，據漢郊祀志韓詩作于以鬺之，鬺顏師古漢書注鬺亨煮而祀也，正毛本之誤，執訊如組條，引呂覽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也，見呂與大毛公與呂氏同時，皆有所受，鶉之奔奔之條，引呂覽諸書作賁，證古音同，河上乎逍遙條，謂逍遙二字已見漢碑，惟經典只用消搖，胡取禾三百億條，引條岳數術記遺見鄭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各有所本，檀條帝高辛所滅之鄧，非鄭武公所滅之鄧，證王符潛夫論之失，吉日庚午條，據穆天子傳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邱，與蔡邕說合，證王者吉午酉之非，凡此諸條義皆確當，惟中冓之言條引玉篇廣雅訓夜作冓，不見說文，齊子發夕條，鄭箋發夕訓愷悌，與爾雅合，毛傳云自夕發至旦，蓋誤。

此引薛夫子王叔師以證毛不可從，艷妻煽方處條，毛傳艷妻謂褒姒，魯詩屬厲王內寵之說，蓋曲解，此增引律書剡者配姬條，謂以剡配姬，非褒姒，尤屬附會，實始翦商條，訓翦為勤，謂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按古公未為牧伯，無賜鈇專征之事，脩朝貢之職，羣侯所同，不得偁勤勞王事，至於所援各條，不據釋訓，以明鄭讀，尤為失之。

唐寫本毛詩傳箋五種　影印古籍叢鈔本

是冊皆得之燉煌石室者，凡五種，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唐本甲卷存召南麟趾至陳風宛邱，[illegible]風[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注，唐風以下[illegible]有注，[illegible]以上無之，以校釋文所載諸本，間有勝處，當據六朝舊本逐錄者。乙卷存國風柏舟至匏有苦葉，[illegible]卷[illegible]六朝寫本之甲卷，存小雅鹿鳴以下至卷几後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存，乙卷存出車至卷大後題，丙卷存六月以下至卷十後題，此五卷皆不避唐諱，以[illegible]書迹而別為唐與六朝，而字迹亦復有不一，其分卷與開成石本、按陸孝作二十卷，唐志同，證以[illegible]此本，知開成本[illegible]分本，是[illegible]仍六朝相承之舊，此雖殘本，以校宋元槧本，異同甚多，多與釋文所載諸本合，亦有[illegible]釋文所未載者，[illegible][illegible]洵足寶也。

詩緯推度災訓纂一卷　玉津閣叢刊本

清胡薇元撰，蕭中君子思心研慮，推度見事也，引匡衡傳，詩者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故治詩必通律林、陰陽，而窮性命之原，善推禍福以著，斯乃告往知來，聖門言詩之微旨也，爗爗震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條引京氏曰，人君承用節度，雷風以節之，暴行威福，雷霆擊人，誅獄繼死，則災消矣，天無雲而雷，應人君以暴刑也，[illegible]其義俱足相證，若后稷毋姜嫄出見大人跡，稷之生后稷，此本鄭康成生民詩箋所本，此[illegible][illegible]而逕與箋何也，此引[illegible][illegible]易緯鄭注，而遺詩箋何也。

詩緯氾歷樞訓纂一卷　玉津閣叢刊本

清胡薇元撰。是篇訓意隱奧，多屬天文，且訓詁隱奧，除天官外，他可印證者絶少，所訓多牽湊比附。惟樂者非金謂金石之聲，係引樂緯動聲儀，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五音調則和順。又賤人牢一曰天獄，係引史記天官書，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實則四虛，多則開出，[illegible]御覽。亢尾為逃臣賢者叛，係引天官書，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絶，賢者叛冀，為天口主出氣，係引御覽五冀為敖客，一曰天口主出天市星聚衆，係引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中聚衆星者實虛則耗，如此瀆伊之類，尚可稍徵其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緯含神霧訓纂一卷　玉津閣叢刊本

清胡薇元[illegible]撰。首有廖平序，謂西漢以上説經皆以緯為主，齊魯韓三家詩尤為顯著，後有門人蕭潔端跋，稱薇元有諸經緯訓纂，已散佚，所存止此。其書就陳喬樅詩緯集證，為之删補，[illegible]傳記[illegible]證以他緯文，附注本條出處，如集微揆著，引易乾鑿度，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又上統天皇，引春秋緯、徐合元者稱皇，又北極天皇大帝，引春秋合誠圖，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又七星不明，名為七政不行，引孝經援神契，天子不能祠名山，不敬鬼神，則一星不明，[illegible]數起土功，壞決山陵，逆地理，則二星不明，不愛百姓，則三星不明，發號施令，不從四時，則四時不明，樂聲淫佚，則五星不明，用法刻深，則六星不明，不祠江淮河濟，則七星不明，又五緯[illegible]聚房，為義者受福，為惡者亡，引春秋元命苞，紂時五星聚房，房者[illegible]龍精，周以星興，文王在豐，諸侯咸至，如此諸條，得證益明，然亦有[illegible]微而不切者。

八字，引見御覽三十六，而在翰止引古微書。又

鄉[illegible]結蝓之宿條，在翰謂結宜作蜻。又

詩推度災一卷　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凡二十條，俱注出處。惟[illegible]條、[illegible]上清下滴[illegible]外規有雲條，引古微書，其度者更也條，在翰謂孔門弟子尊師之說。陽生酉仲條，在翰謂陰陽以氣形氣言。關雎有原條，[illegible]在翰謂與詩叙憂在進賢義合，八書作九，注義亦本叙說。十月之交條，引李大璞說，謂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此言周正十月，為酉月，非亥月，所見俱是。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推度災一卷　玉函山房本

清馬國翰輯。凡四十三條，俱注出處。惟雄雌俱行二十四字未注出處。按此條引見廣雅釋天音義。又作邑于豐條，契[illegible]有妖條，亦不注出處，蓋轉引古微書也。其[illegible]條[illegible]其日蝕君傷以下十二條，引開元占經，皆為他輯本所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卯錦端之宿，見李淳風乙巳占。暨室之精也，當從法山讀引

詩推度災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謂戴齊詩授受之遺。見所輯凡十二條。不註出處。今考陽本為雄二十五字。引見御覽、雎上天下地八字。引見初學記。作機鈐。不知誰誤。俱行二十四字。引見廣雅釋天音義。惟上天下地八字，誤作。也。月三日成魄條。引見事類賦天部。關雎有原條。引見御覽。邶國為結蝓之宿條。條引見御覽。㡯者更也條。見續漢志文帝紀。上出覽全條。有三十三字。引見初學記。詩四以下。似非偉文。百川沸騰條。引易詩正義。撓弱不立條。引見御覽。餘俱無攷。

詩推度災一卷　漢學堂刊本

清黃奭輯。凡四十二條。趙在翰所輯本所有，皆收之。趙輯本在翰按語四條，皆沒其名，引附元占經，較閩翰本加詳。如有德同而王者條，外規有雲條，百姓空虛條，上出敘全條，皆據清河郡本，又頗諸本異文焉。

詩推度災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凡十六條。月三日成魄條，證唐類函引作尚書考靈曜之誤，是也。若業格[illegible]格致鏡原所引，則可不必。又鄉國為結媾之宿、營室之精也條，引楊升菴丹鉛錄，亦似未是。據鄉傳媾之宿見李淳風乙巳占，注有營室星三字，然則營室之精也五字，[illegible]非緯文，而營室星三字，文略異而意同，蓋注語非緯文也。惟此條下引蘇[illegible]說，致陶宗景誤媾為蝺，甚是。

六經原流不分卷　崇禎戊辰刊本

明吳繼仕撰。繼仕字公信，安徽歙人。是書有自序。首六經原始，次經學，次周易、書、詩、春秋、王禮原流。周易附大衍數原、天地數原辨、先天後天辨、易分上下辨。書附九河入海辨、禹貢九江辨、禹貢導山辨、禹貢黑水辨。詩附論詩為樂章、論詩比興各有取義。春秋附春秋多闕疑辨、春王正月辨、左氏非丘明辨。三禮附郊社分合辨、周禮缺冬官辨、三禮集註序例。[illegible]流[illegible]誤而[illegible]於宋儒，則誤矣。諸辨[illegible]前人之說[illegible]而折衷不甚當。其三禮集註序例，欲割裂王禮，別為經傳，則尤妄矣。

按玉樹所著後東塾文集附目有經說之卷未刊見
不分卷未知原書否也

陳惕菴經說一卷　原稿本

清陳玉樹撰。玉樹字惕菴，江蘇鹽城人。同治舉人。
業凡書三篇，詩十七篇，左氏傳三篇，孝經一篇，爾
雅三篇，孟子一篇，附褒貴數城考一篇，與對楚之
論鍾海影非古甬東書一篇。其淮海惟揚州解，
孔傳北據淮、南距海，謂禹貢揚州之域
南至交趾，誤於杜佑通典，以為不及五嶺之外，
胡渭錐指沿之，主楊陽之說
[illegible]又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侯解，亦據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
之，而駁伏鄭解作武迎之非是，亦引證甚博。其
謂近之治尚書者，預挾一尊鄭偽孔之見，不顧說
之是非，致經義晦塞者多云云，可稱通論。說詩
宗毛傳，雖多中其未達之義，若公侯好仇，袷
風且暴，中冓，六駁，勿士行枚，諸篇是也。其勿士行枚諸
行枚，謂微訓伺，閒見漢書郭解傳。又
訓小，見廣雅釋詁。又訓少，見列子周穆王釋文。
又訓藏，見左傳哀十六年傳注。又訓密，謀，

見列子說符注。陳言之詩，意在言奉命付逆名
正言順，無容詭譎奇計耳。惟喻之其正職
之其實解，傳得正為正寢，別于
燕寢為小寢，言之宴為堙之省文，堙塗也。與毛義
異。他篇雖間出己見，皆不背毛。傳踐土謂
武踐土，非河北之踐土，不據孟明解。據釋言詁訓
止，皆是宗祀文王於明堂解，據禮記祭法及國語
魯語，皆言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不合。主韋
昭說，謂周公祖后稷而宗文王，武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更祖文王而宗武
王，亦非言之成理。爾雅篇謂據漢志爾雅二十篇，
今存十九篇，盖缺敘篇，證以書、史記、漢書、淮
南子之例，說自可信。玉樹別著有爾雅釋例，宜
移以附之。

五經同異三卷　嘉慶有吾堂刊本

題顧炎武撰。卷分上中下，上卷易、書，中卷詩、春秋，下卷禮，附大學、中庸、論語。大學、中庸猶屬小戴記之一篇，若涉及論語，則不得稱五經矣。合一經中采錄宋元明及清初諸儒之成說，不加論斷，未得云撰。考顧炎武日知錄於諸經皆有考證，[illegible]中[illegible]僅九族、西伯戡黎、微子之命四條與此同題，[illegible]卦變、傳、蘇軾、王炎[illegible]九族條引路史說略同，他二條全異。至下卷引萬斯大、汪琬說，琬說見鈍翁類稿，類稿刊於康熙十四年，炎武尚得見之；斯大說見禮學四書，[illegible]斯大卒後其子經所刊行，炎武安得見之。不知何人托炎武之名以售其欺，蔣光弼遂據而刊之，[illegible]其識殊足哂也。

讀書雜釋十四卷　光緒丙戌排印本

清徐鼒撰。鼒字彝舟，安徽六合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福建福寧府知府。補呈書係鼒早年所作，據鼒自記年譜，戊戌（自叙作戊子誤）二十九歲條下記云：遊揚州，與劉孟瞻（文淇）、舍[illegible]梅植之、羅茗香（士琳）、陳卓人（立）、梅蘊生（植之）、薛介伯（壽）訂交，問難既多，劄記日富，有讀書雜識之作。戴記、呂覽、蔡氏月令異同疏解四卷，[illegible]治易、[illegible]楚詞、[illegible]毛詩爾雅校、公羊左氏傳異辭[illegible]於諸中，作散失又燬於兵，乃就篋所遺留者而錄之。[illegible]有自序[illegible]咸豐十一年辛酉，年五十二[illegible]書中雜說周易、尚書、詩、三禮、春秋傳、爾雅、孝經、論語、孟子，亦間涉羣書，說三禮[illegible]如辨醋為本字，酢為酬酢假借字，唐韻以醋為酢漿字之妄；又辨卹勿與橅摩為一聲之轉，孔疏分橅摩與卹勿為二之非，皆極[illegible]。六七兩卷皆說月令，自當即譜所錄月令異同疏解之底稿也。大抵[illegible]而詆康成[illegible]

如[illegible]說[illegible]謂商有二帝乙，一為湯，一為湯之玄孫，[illegible]詩

[illegible]謂留為我內國名，即劉康公采邑，非鄭地。[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皆是也，則且進甘同[illegible]證，[illegible]厚看[illegible]厚層字，又謂冊人當為周人，[illegible]金石文為證，說左氏傳謂少昊氏之重另是一人，顓頊之重黎又各自為二人，說陽條謂[illegible]道[illegible]遠乎常[illegible]道[illegible]連用[illegible]傳[illegible]說孟子，謂孟子非指越女[illegible]子小稱篇，莊子司馬彪注[illegible]附庸引春秋繁露四篇之說，可補周禮王制僖任注所未及。此外

[illegible]辨別字音字體諸條[illegible]多有當者，六間不免雷同瑣屑，蓋隨手劄記，無足深責也。[illegible]則楚擯陳立人謂人之說，蓋友朋之諫，責有素故，雖少擷獲之功，而尚免蹈[illegible]之失歟。

四書改錯改四十卷　原稿本

清程仲威撰。仲威，安徽黟縣人。是書首錄光緒二十年六月上諭[illegible]河南學政[illegible]邵松年奏請嚴禁毛奇齡四書改錯，次仲威自序二首，一作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作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序後又有餘論、次例言十則，[illegible]凡四百餘條，[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以其本於舊注而舛之，意以為毛氏無一字是處也。自序稱言讀章句集註者當探其蘊奧，發其之發明，不當責其疵瑕，加以非毀。[illegible]云云，所見殊謬，非毀

有當有不當，豈能一概棄之。其餘論又云閒有名物訓詁一二可商，如彙為彩地，瓶有棱之類，毛子亦當為諍臣。[illegible]朱子仍不無可議也。豈非自為矛盾乎。姑置名物訓詁不論，即如首篇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註引程子[illegible]孝弟[illegible][illegible]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illegible]易嘗有孝弟[illegible]敘他日朱子答范伯崇書，即深慮人之誤會，而仲威必辯曲解，仁義禮智所以名四性，孝弟自性中出而不得以名性。夫性中之有否孝弟[illegible]

經禮以其名哉其下章澤不習矣集註主受之師□毛氏主授之人說皆可通獨曾子最以孝稱而此章□者不及孝以情度之□當在曾點既歿之後而曾點□之歿在孔子後蓋此時曾子非受教之弟子而為設教之曾子則毛氏之說長矣□如□之類尚多然所其中固亦自有精鑿可取者其攻毛氏語多駁自短書或因未經蓋翻檢為已說甚有明知其說不可廢禮特假一二句便肆已私更有全製古說而不著程朱若文自已出□□中毛氏之病而仲威之短□在□□□□遍于經義□□□□其氣屬其文繁亦不能無失焉按義大昌有駁四書改錯百餘條仲威得其多屬詞而謹深有取於方東樹之商兌其張辯亦近之精□和之和師孟朱駁擊之門人也

一貫問答一卷　侍郎本

明陳琳撰　大旨取易繫以解一貫繫辭云聖人有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所行而無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譬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若此則失彼無以處也何謂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處蓋既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行也是即一貫之義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以忠恕者忠者立心之本恕者所以求通之方忠恕者即進一貫之階梯更以大學之絜矩二字註忠恕以所患在此一節即註絜矩□即合之經朱之註亦由經此而隔云云雖未必即當於一聖一賢所言之旨而自抒所得亦殊不□礙於理也

王船山年譜二卷　光緒乙丑刊本

清劉毓崧纂。首有曾國荃序、毓崧自序，又有國史儒林傳。蓋毓崧為國荃校刊船山遺書，採錄而成是譜。序稱得之想像，不免罣漏。自序稱船山所撰之源夜話、瀟濤園集、買薇稿，皆不傳，薑齋文集多闕略，其子虎丘所撰行述亦是節本，其他可供參考者多未備全，僅成初稿。考訂諸某，日云又按自序所舉，如迎燥存吾文稿、存硯樓集、方間皆有刊本，何以不見。因西歉順

年，見為事，見補載二同服闋，辛卯儒高祁陽丙中暫往粵，化之類，皆誤載。又己丑疏請終喪免閏試，癸巳三子初幕生之類，皆載，然大書小注叙次簡明，則較王譜為善也。

王船山年譜二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王之春纂。之春字爵庭，湖南衡陽人，以軍功官至廣西巡撫。是書首錄國史儒林傳，次行述，次彭玉麟奏請改建船山書院片，次之春自序及凡例。書分前後編，以桂王未執以前為前編，桂王既執以後為後編。自順治元年至十八年下皆注明福王、唐王、桂三王年號，然於時事間載間不載，且失雜於敘事之中，殊非體。則譜記元配陶孺人來歸，戊辰十八歲，蓋據七十自定稿內娌敘五十七律二首，

作於丁卯，有云「吾方授室爾懸弧，一幅當年燕喜圖」，是敘生於陶孺人來歸之歲。康熙丁卯敘年五十，湘集亦當生於崇禎戊寅，而係於丁丑十九歲條下，不言所據。又則譜記子攽生，係於乙酉二十七歲，蓋據謁祖塋詩自注「丁巳冬同族家婦東洲上祖塋，幷哭拜先孺人塚，攽甫二歲而先孺人卒」，推陶孺人卒於丙戌，則攽當生於乙酉，而則移係於甲申二十六歲條下，亦不言所據，以屬非體。且往往請題叙事，不如

則錫以事注於詩題下，特為請晰。又如則譜庚申
二歲條下記云：十二月初一日，武夷先生誕辰，是日
極寒，[illegible]註[illegible]閒之先慈恭昌庚申大凍，杯盂凝
冱，而此則記云：十二月初一日大凌，武夷公五十齒，滿
盃盂凝冱，[illegible]而注云[illegible]謝之先慈[illegible]云之
盃盂凝冱，不過[illegible]形容其凍[illegible]
豈非複乎？且盃盂凝冱[illegible]則條辭
[illegible]曰大凌足矣，何必多贅[illegible]
[illegible]不善之過也。惟敘述之詳，俾於則譜[illegible]庵未又
附余廷燦撰傳、唐鑑撰學案、鄧顯鶴[illegible]辯著

述目錄，而編者之行[illegible]述後据異文為之校補，致船
山事實者，仍不得不[illegible]資於是[illegible]編也。

陸桴亭年譜一卷　光緒己亥刊本

清凌錫祺編。錫祺字傑蘅，江蘇太倉人。是譜[illegible]
[illegible]錫祺[illegible]後有孫壽祺[illegible]居受
祺二跋。孫跋作於同治癸酉，唐跋作於光緒己亥。蓋錫
祺葉成未刻，受祺[illegible]補漏而付之梓。
[illegible]大抵據陳瑚所為行狀、世儀子允正所為行述及世儀所
著文集、思辨錄、論學酬答、志學錄、性善圖說、虛齋
格致傳、補註四書講義[illegible]、淮雲問答、八陣發明、月
道疏、分野說、治鄉三約、制科議、甲申臆議、蘇松浮
糧考、婁江條議、桑梓五防、常平權法、家祭禮、支更
說、避地三策諸書，就[illegible]其年月可考者為之編次，旁
參陳確庵詩文集、年譜。惟[illegible]論思辨錄[illegible]刻本，引葉
調生吹網錄，而[illegible]證其誤。此外絕未涉及他書，於桴亭
與陳確庵同籍太倉，崇禎癸酉同入郡庠，同附社
事，同好言兵，國變後同集諸生，共為學，互相辨難，以
歸於是，而大旨則同[illegible]確庵[illegible]行述所載，足概生平
諸雖取材簡陋，[illegible]傳[illegible]尚不致失
[illegible]桴亭之真也。

顏習齋年譜二卷　康熙刊本

清李塨纂、王源訂。習齋，顏元號也。元字易直，一字渾然，博野人。[illegible]儒，[illegible]諸生。早歲為學，篤信宋儒，主尊周濂溪、朱子為聖人。既而覺其非，謂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為禪學所浸淫，非正務；又謂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乃上求之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謂正學在是。[illegible]不見用於世，遂以授徒終老。李塨、王源皆其門人也。[illegible]是譜[illegible]塨[illegible]而源乃之刪訂，首有源序，及[illegible]所為習齋傳，又有塨[illegible]作凡例，大抵三十歲以前據[illegible]及塨所見聞，三十歲至七十歲，則據[illegible]日記。[illegible]極[illegible]將元[illegible]堅苦卓絕[illegible]北方學者，孫夏峰為其前輩，而旨趣不同，孫[illegible]相近者[illegible]惟大食[illegible]陸桴亭，[illegible]元自稱[illegible]生平父事者，包文孝、張石卿、王[illegible]、張公儀、李晦夫五人，其[illegible]核善規過，親切而最久者，惟王法乾。習齋之論學、[illegible]論治、[illegible]訂禮，[illegible]皆[illegible]與他人殊趣，一一具於譜。

其特異者，則譜中功過並錄，無少曲隱；又凡交游[illegible]見於譜者，各[illegible]傳，[illegible]為之傳略。蓋塨[illegible]為李晦夫之子，又為習齋之最高足弟子，鑽仰之深，以成是譜，宜其詳盡，而[illegible]則[illegible]尚以為過略也。又據習齋父晁，冒姓朱，業[illegible]閩，被北兵[illegible]至[illegible]東，習齋年[illegible][illegible]貴得之，已殁矣。[illegible]此一節，亦足為黃孝子尋親記並傳也。後有張瑕璋、鄭知芳二跋。

潘文勤公年譜　一卷　光緒刊本

潘祖年輯。文勤，潘祖蔭謚。祖蔭字伯寅，江蘇吳縣人。潘世恩孫。以欽賜舉人成咸豐壬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光緒壬子以刑部尚書命軍機大臣。未幾丁父喪，服闋再起，終[illegible]部尚書，年六十一卒。祖年其異母弟也。祖蔭無子，[illegible]以祖年子樹蓉為嗣，而幼故，祖年乃述是譜也。按祖蔭早歲頗肯言事，如[illegible]左宗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阻不蘭巡撫事，請撤各省團練大臣，又參勝保、參文煜，語言陵專直，皆[illegible]關大局。甘又捐同光間京朝士夫[illegible][illegible]唯知為老措習試律者，高者如倭仁、徐桐輩[illegible][illegible]通借理學之名以[illegible][illegible]惟祖蔭精知學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illegible]明誠金石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搜外城拓本，成海東金石。然得邢鐘四及盂鼎、成攀古樓款識。又若季高革致盂鼎諸器，時見一二。又與輯刊士禮居題跋，流布海已叢，[illegible]從元數諸力展。劉從莊、沈小宛、王南陔、李南澗、沈西雝、鈕非石、江鄭堂、翁大年、董許印林、呂世宜、金誠齋、程伯衡、程子莘、陳簠齋、李鄦齋、吳頊儒、葉潤生、胡仁園、葉潤臣、許海秋、[illegible][illegible]遺著，[illegible]一一著其年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收藏亦甚富，惜止載特宗刻金石錄一事。按祖蔭編[illegible]滂喜齋藏書目，特為成而對其板，故攜亦[illegible]遺之。然一時書金石版本者，無不推為宗匠，其流風說諸末而未衰，惜是譜未及詳[illegible]，甚缺往往在斯人之口，補而輯之，尚非盈帙也。

桂陽先賢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隋書經籍志桂陽先賢畫讚一卷，吳左中郎張勝撰，唐志作五卷。[illegible]御覽卷六百六引勝郡南陽從事[illegible]云云，[illegible]水經注汝水注引臨武張熹字季智云云，御覽卷八百六十三引[illegible]程曾字孝孫云云，御覽卷四百二十一引耒陽羅陵果而好義云云，俱作畫讚，[illegible]類聚卷八十五引[illegible]成丁郴人能遣鳥鳴云云，作畫贊，類聚卷六十五引蘇耽常除門庭云云，[illegible]則作記，御覽卷八[illegible]百二十四引蘇耽嘗閑有衆賓來云云，又作贊，他[illegible]所引[illegible]作傳，此所據[illegible]得十條。

襄陽耆舊記三卷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晉習鑿齒撰，清任兆麟校補。[illegible]鑿齒[illegible]有漢晉春秋輯本，已著錄。是書舊有易氏癸巳閏長庚序，[illegible]蓋宋時郡齋刊本後主此而再授山[illegible]志採傳[illegible]白、王萬澍刊時[illegible]兆麟[illegible]得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為作序，校脫誤頗多，為補正數氏，以備史傳記一家云云。其書分代為次，[illegible]於周有宋玉，次漢有王逸、王延壽、龐德公、龐統、龐林、習

蔡瑁、楊慮、楊儀、習融、習詢、習竺、習承業、習珍、習溫、習承彥、馬良、馬謖、楊顒、向朗、向條、向寵、向充、廖化、董恢、張悌、李衡，[illegible]有羅憲、羅尚、蒯欽、習嘏，共二十七人，牧令託於漢，有楊戲次晉，有羊祜、杜預、山簡、[illegible]李重、劉洪、桓宣、鄧遐、朱序，共九人。其馬良[illegible]漢馬謖、楊顒、向朗、向條、向寵、廖化、董恢、張悌，俱仕于蜀，而亦係之漢，晉即其作漢晉春秋，黜魏帝蜀之見，惟向充仕吳，李衡仕晉，而亦入之漢者，當是不許同時有僭偽，義尤嚴矣。[illegible]

其人物牧令中事者另為專書，與前數無可考。形輯

所補正亦寡條，亦無可取。

晉到彧長沙耆舊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按隋書經籍志、長沙耆舊傳讚，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按水經湘水注、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天部、藝文類聚天部，並引作長沙耆舊傳。並隋志脫去耆字耳。新唐志四卷，舊唐志三卷，並譌作耆舊傳讚，劉彧舊唐志作劉藏。書鈔引讚，彧作贊。又御覽卷六百六，引夏侯叔仁氏族單微云云。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引徐夏隆字叔仁，長沙臨湘人也。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徐元休謗冠知名，閒而千萬句日之中，積刺盈業云云。當出一傳。則夏侯當作夏隆。又御覽卷四百四十，引夏叔丁母憂過禮云云，亦當同出一傳。而脫仁字。運溶所輯，二十條。

同郡徐元休謗冠知名，閒而千萬句日積刺盈業。

丁母憂，居喪過禮。

附張方

楚國先賢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運溶字[illegible]及按隋書經籍志、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新唐書志無贊字，舊唐志作先賢志，題楊方撰，按文選應璩百一詩注引張方楚國先賢傳云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云云，[illegible]稱張方，不稱楊方，又藝文類聚引張方魯國先賢傳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云云，作魯國不作楚國，魯應是楚字之誤，又按世說德行篇注引百里奚、初學記居處部引熊宜僚、御覽鱗介部引宋玉，而裴松之[illegible]孝賢注史所引，則皆漢魏晉時事，[illegible]據此知其書上起春秋，下迄魏晉，運溶所輯凡三十一條，又[illegible]附類聚未著姓名[illegible]母傳，不知朝代者一條，運溶字芸畦，湖南善化人。

武陵先賢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北堂書抄卷六十六引武陵先賢傳，王坦字方山，為中庶子，時燕來翔，被令為賦，又卷七十三、引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有辯對，[illegible]續漢志卷二十二劉昭注引武陵先賢傳，晉代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類聚引武陵先賢傳、潘京為州辟，進謁，值社會，因得見，次及採得不孝，刺史問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矣，其機辯如此，按隋[illegible]唐志俱無武[illegible]陵先賢傳，此[illegible]叙[illegible]諸書輯得[illegible]四條、

零陵先賢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隋書經籍志零陵先賢傳一卷，無撰人名氏，唐志同。[illegible]國志注所引[illegible]覽[illegible]、[illegible]水經注、三國志注、北堂書抄、御覽、類聚諸書所引。大都漢末人，運溶強分為漢、蜀漢、魏，非也。周不疑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illegible]標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異，至年十三，曹公欲拜識，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以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異而奇之，

而類聚卷九十九引作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白[illegible]雀瑞，以下同御覽，當是各以意約之，非有異本，所輯得十五條。

雲間孝悌錄一卷　道光癸巳刊本

清胡洲輯。洲字洪源，江蘇華亭人。松江[illegible]有孝子祠，道光間郡人士改建於學宮側，[illegible]郡邑志所載，及旌門旌獎者，並[illegible]置主於祠，並刊是錄以傳之。凡漢三人，晉三人，梁一人，唐一人，宋二人，元十五人，明八十九人，清自順治至道光百五十三人，此類專編他郡少有，即就雲間[illegible]言，亦[illegible]恐不止此數。蓋孝悌本家庭庸行，雖副[illegible]實者，本無邀名之心，人且不盡知，亦何能盡彰之簡冊耶。觀是錄者，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其行可矣。首有知松江府事沈兆澐序，謂盡孝弟而求聞於世，其孝弟必偽，知一人於能盡孝盡弟之人而不舉之表之，君有以傳傳之，必其人本無孝弟之心而後可[illegible]云云，亦[illegible]論也。

海甯鄉賢錄一卷、　光緒癸卯刊本

清許滙祥輯。海甯屬杭州府，即古鹽官縣。元升為州，清因之。是錄所輯，自南齊顧歡，迄清許楗，凡四十八人，蓋皆崇祀[illegible]中先賢祠者。[illegible]滙祥[illegible]史傳志乘[illegible]旁[illegible]書，各為小傳，以備掌故。其中若顧歡、褚無量、若許遠、若顏真卿、若張九成，其[illegible]諸人，昭昭在人耳目，[illegible]。其他[illegible]名迹稍晦者，不有紀述，[illegible]景仰由。許楗則滙祥之父也，卒後，山東巡撫請祀名宦，[illegible]浙江巡撫[illegible]請祀鄉賢，[illegible]同時俞允。[illegible]事為最近，錄亦止此。首有俞樾序，[illegible]稱海甯[illegible]人之著名前代者，有顧野王、顧越、王粟、葉文榮、蘇平、蘇正、唐明德、祝淵、蔣心叔、陳璘璣、蕭文璽諸人，[illegible]未與從祀[illegible]之列，不得與於是錄，[illegible]於滙祥之補輯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林人物新志[illegible]卷　道光乙未刊本

清施朝[illegible]撰。朝幹字[illegible]庭午，浙江錢塘人。是書首有嚴杰、王三畏序，又有朝幹自序，曰新志者，蓋以補舊志所未及，所采自乾隆迄道光[illegible]其目十[illegible]曰忠臣、名臣、武功、循吏、儒林、孝友、[illegible]行、隱逸、文苑、書家、畫家、方技，烈[illegible]閨秀、方外，又[illegible]耆壽附於隱逸，孝女附於貞烈，凡二百餘人。按忠臣、名臣、武功、可歸一類，[illegible]可併文苑，孝友、義行可併[illegible]，獨行、書家、畫家，可併稱藝人，且其名目[illegible]之錢琦，循吏中之陳鴻[illegible]，書家中之吳同書，俱宜入文苑，文苑中之翟灝、江衡，俱宜入儒林，而各卷所收之人，與其人所繫之事，亦似有所未盡，[illegible]視為新志之長編可矣。

中州朱玉集二卷 咸豐壬子刊本

清耿興宗輯。興宗字東山，河南襄城人。是書首有俞長積序，有規。惟桑梓近在本朝，仰懷先正，秉述家風等語。所錄凡二百有五人，人系以傳，而以次。時代以康熙時最多，雍正、乾隆至嘉慶則寥寥數人耳。其華國……順治初，部催赴銓，不就……民也。如此之類，體例尚屬謹嚴。然錄中有彭始奮而不及其父而述；有孫夏峰季子博雅，其孫佺，而不及佺之父望雅。他如襄城諸……諸品遇……多，他可知矣。又錄中屢啟隨，止具里爵，別無事實，所著作不辭何以入之。然此固為中州望族所錄，多至十二人，且九人同籍襄城，所謂兼述家風也。但各傳詳略不一，且多泛語，大抵從他書輯集而未經翦裁者。

其有傳者，采材博；其無傳者，遺漏尚多。名世所著南山集，苞為作序，……書……見望溪文集焉。

傳世者。

傳中，盡。

桐城耆舊傳十二卷 宣統三年刊本

清馬其昶撰。首有其昶自序，自稱初欲擬阮文達公國史儒林傳例，采掇舊文。意在所出既……政國朝事皆有徵，詞必己出云云。聞吳先生謂汝編……按采掇舊文為傳，防妄作也，亦陋者之自飾。若能文之士，正可翦裁利落，鑄偉詞為高，何必效東施之顰耶。傳始王賢……及侯吳汝綸、蕭穆，自元至正迄清光緒，有專傳，有附傳，凡九百餘人，為卷十一。附列女一卷，凡二十七人，文亦雅馴。……詩文未諍……即如戴名世、朱書之文學，與方苞同時……筆元為馬瑞辰……著有周易年月考，瑞辰序其書，稱引據精且博，其昶俱遺之。又如臨……葛徽程……是其……張令儀為張英第三女，廷玉之姊，工詩，著有蠹窗詩集九卷，其昶錄廷玉諸兄弟而不及令儀。彰彰者已如此，……而潛德幽光……闡發者。

抑亦可知其中傳聞之失矣。

敬止述聞 一卷 同治癸亥刊本

清沈兆澐輯。題用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意。所述天津人物，期備志乘採擇者。凡見津門詩抄、鐵輞詩傳者不錄。首[illegible]列問津書院、三取書院、如是菴、謝公祠四條。如問津祀張模、韓松、敎諸生業，如是菴記周遇吉題石事，謝公祠記謝子澄鐵冠金城事，所重仍在人也。次記名宦，[illegible]允恭等六人。次記忠烈，有金相等七人。次記忠義，有[illegible][illegible]國人[illegible]等二人。次記王又樸、蔣玉虹、[illegible]，無所屬，當[illegible][illegible]當入儒林，蔣[illegible]當入文苑。次記義行，有梅成棟一人。次記貞節，有王貞女等二人。次記僑寓，有查彬一人。諸傳所敘事頗略，中如王又樸著書甚多，皆已刻行，此止[illegible]其易贊述[illegible]一種；查彬精於易，有湘綁漫錄，此止言其工詩善書畫，皆欠詳考。末論修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述義例，稱[illegible]壽[illegible]芽一，欲奉為例，識殊[illegible]陋。[illegible]首有兆[illegible]澐自序，末有孫天復跋。

閻潛丘年譜一卷　道光丁酉刊本

清張穆編。穆號碩亭，林年譜已著錄。是譜有自序，[illegible]元和郡縣志，潛丘在太原縣南三里。閻若璩太原人，寄籍山陽，自署潛丘居士，示不忘本也。[illegible]所撰傳及[illegible]劄記[illegible]杭世駿[illegible]錢[illegible]所撰傳及[illegible]以丁俊卿對[illegible]某雲[illegible]閱，且何願船之[illegible]搜采詳訂。其後又得若璩子詠所為行述，更事討論，凡五易稿而後寫定，云云。然庚寅十五歲條下有董懷語，則序未及舉也。援引甚博，事之無年月可係者，則參證而得之。[illegible]所涉之人，必一一[illegible]具其梗概，且不但若璩也，其父修齡，[illegible]明[illegible]末貢生，鼎革後[illegible]棄不就試。其子詠，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亦能文。譜中俱詳著之。故所載倍於顧譜，惟據行述稱世宗在潛[illegible]邸，以書[illegible]常相禮致。其年也，又[illegible]繫文執章，[illegible]嘯亭雜錄[illegible]謂[illegible]皇安郡王瑪爾渾，王[illegible]安親王岳樂子，少封世子，俗呼安王府為四王邸，因致傳譌。世宗[illegible]潛邸[illegible]不與外人接見，況御製詩集中無[illegible]百詩詩，可證也。杭大宗傳誤同行述，蓋[illegible]於行述也。李元度作[illegible]小傳，即不及此事。穆必曲護行述，若以非[illegible]出於雍邸，不足為若璩榮者，謬也。譜據孫禮為馬氏繹史任若璩校[illegible]今文古文。而今行繹史李[illegible]云何秋濤瞑斷政定本藏於內府，梅內府本即康熙九年原刊本。張玉書進內府後，乾隆[illegible]間仍印行，坊中多有其書，而[illegible]今行之本[illegible]卑佳，原本翻刊，並無分標今古文之本，蓋若璩[illegible]攻古文，無造[illegible]其[illegible]見於疏證者不一[illegible]無至辯也。又譜於康熙三十八年[illegible]條下，託宋中丞以賑荒過淮，穆謂引國史[illegible]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風雨成災事，據國史犖傳條之三十五年，犖自記年譜同，[illegible]此則[illegible]吾偶[illegible]耳。攷若璩一生以攻古文尚書為事，譜引劄記，題古文尚書冤詞，[illegible]自云不復與毛氏辯，而付之闕默。蓋屈於毛也。故晚歲止刊行[illegible]朱子尚書古文[illegible]疑，而疏證遂不[illegible]出，後儒[illegible]惠棟輩，大揚其波，

非吾璩書也，以吾璩所付之閻默者，而四庫館臣乃代之默誥，種種強詞無有是處，更非吾璩意也，而謂不全引之，取其[illegible]書為宋[illegible]論者，[illegible]無識矣。

汝南

閻潛丘年譜糾識一卷　香雪崦叢書本

[illegible]常[illegible]撰。[illegible]條就其[illegible]堂勘考校誤，得十三條，其要者，如譜稱曾孫夔生芝生皆成進士，校云吾山少冠舉乾隆壬申鄉試，未成進士，[illegible]吾山夔生[illegible]字也。又譜稱坦菴入本朝為詹事，[illegible]順治十四年，因少子章鉞科場[illegible]夤緣中式，校云坦菴入本朝官少詹事，章鉞係第四子，非少子。又譜稱父名置，字定(?)堡，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與江甯織造，校云李(?)述一家言之，吳老四有贈曹定(?)辟(?)侍郎廷棟，聯名與此異。其他詳係，[illegible]或一字偶譌，或[illegible]臆測無實證，略之可也。

陸稼書年譜一卷　康熙戊戌刊本

清陸宸徵李鉉同撰宸徵字直方江蘇嘉定人[illegible]隴其子鉉字枚吉江蘇金山衛人隴其子婿[illegible]譜隴其者以戊戌為祖本卷首有吳兆芳序後有宸徵跋稱吳光酉譜例言謂原本出李君枚吉之手因舊本考者為趙魚裳曹昌伯時錦州椒亭公守禾重為原識譜梓本李以年未速邪以為之點竄而作誤構多為為校訂因增其類然者數十條云云據此則[illegible]業敢於鉉矣而光酉乃之訂正特以宸徵[illegible]隴其子而增入其名耳是譜雖前卷[illegible]吳光酉重加[illegible]訂張師載謂[illegible]多因之其中諸晚村事數條[illegible]吳譜光采而後剛之張譜則全[illegible]沒之矣諸譜修[illegible]稱諱隴其後避嫌名改隴其[illegible]作隴[illegible]避于于隴諱也或[illegible]為隴其而復稱之為[illegible]當以此故不著其事耶自吳張諸行世[illegible]是本流傳甚希一刊于小石山房[illegible]刊[illegible]跋一刊于武林[illegible]又增乾隆五十二年五十四條二條皆非也

吳光酉亦嘉定人隴其外孫婿也

椒亭[illegible]

領鄉薦之

陸稼書年譜定本二卷附錄一卷　雍正三年刊本

清吳光酉[illegible]纂光酉字[illegible]浙江平湖人陸隴其女婿也是譜前有隴其子宸徵小序[illegible]錫倪諮林述言又有光酉跋[illegible]康熙戊戌原跋及重訂例言其書[illegible]隴其婿李鉉原本[illegible]略事增定刊於康熙戊戌[illegible]漏[illegible]尚多於[illegible]加校輯改定復徵柯安世陸奎勳諸人之參互考正又數年而書成故曰定本別乎初刊本而言也[illegible]最可徵信者則依隴其隨記手稿自康熙五年丙午三十六歲起[illegible]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之歲止事皆具焉尤辨於論學盡隴其之學宗朱子凡稍不合於朱子者[illegible]不憚曲為分辨[illegible]泰山陽明[illegible]最[illegible]夏峰湯潛庵[illegible]陸桴亭輩亦有微辭[illegible]明儒最推許者惟陸清獻於同時人最契者惟呂晚村李光地[illegible]晚村語録借隴[illegible]其[illegible]梧稿窮隴人有肺之者輒詆其家為篤姚江子静一頓便教雖上蔡云云謹之諸生[illegible]

雍正戊申

送到各省

稱許，然賜復梅賜復晚節[illegible]阿附權貴，毫無建白，[illegible]偽學一派，排其[illegible]所驅也，然其治行實為一時之冠，宰嘉定重表，俾士民愛戴，為御史，風節凜然，其[illegible]去官也，[illegible]以指佃，[illegible]国呈王論，而持之甚激，[illegible]偽學諸錄續編亦記其事，謂陸稼書不曉事，當日本上疏九卿議已依行矣，而稼書竟奪職，已往選選的官一概限年去之，[illegible]振甲怒，入奏，遂向死罪，論等為誣[illegible]旗[illegible]之事，振甲一力持當[illegible]壬申造，於今亦已前六條書之有以激之云[illegible]其身，[illegible]也，呈請於湘其所交遊，兼詳其[illegible]行言論[illegible]時政，[illegible]不少諱避，惟後印本[illegible]刪，或係去其名，或并全條而去之，[illegible]於呂晚村及子葆[illegible][illegible]堂者，蓋梓書亦久而易靜[illegible]之獄獲也，惟於了死龍[illegible]損俶及傾[illegible]亂，湘甚之事[illegible]切損益以死龍[illegible]為王耶附錄一卷，載發投祀與之行狀本末，行狀[illegible]門人使淑別手，有人

振甲新手所親寫

而痕迹的約略可見

隱約

政易數八卷，[illegible]入文集，故特[illegible]之云。

陸子年譜二卷　乾隆[illegible]刊本

清張師載[illegible]纂。師載字西銘，河南儀封人，張伯行

子也。是書首有雷鋐序、[illegible]師載自序及凡例、[illegible]

[illegible]師載[illegible]年譜

[illegible]人，有[illegible]其子宸徵[illegible]與趙禮徵本、有[illegible]外孫曹

煥謀本、有內人王蒸行本，又有失名草藁二本，

皆未刊[illegible]有未郡[illegible]太守吳嶽齋本，有

[illegible]未完善，雖歙信云云，拊所未郡吳嶽齋本即[illegible]

康熙戊戌吳光酉初[illegible]成本也，而師載又云偏[illegible]說

琰，然見禾中吳光酉年譜定本，增光酉定本，刊於雍

正[illegible]下距乾隆[illegible]乙丑且二十年，何[illegible]

而[illegible]後見之，豈欲掩其相襲之迹耶？是書仿[illegible]朱

子年譜例，首列紀元[illegible]甲子，下繫生年事，大

字書綱，又詳其原委，細書於下[illegible]下

[illegible]已書發明者，別為[illegible]識[illegible]殊簡淨，便觀覽。[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諸[illegible]錄，再卷秦

定史書，及論潘菴來書，一則評辨朱王之異而陳

其一生[illegible]造詣所在，一則表其執戟免儒之非深中[illegible]

其之[illegible]，今而觀之，得失自見，而師載

[illegible]俱置不[illegible]，[illegible]凡涉於呂晚村者，不存一字，

則以業[illegible]全[illegible]方嚴，不足怪也。惟[illegible]奉旨改補陸下

引一抄本云[illegible]爲直指時，曾疏薦先生，後亦屢

加程詐，至是乃分冰炭，說者謂子養志者，德業同講，

而學情一事，先生抗疏備列，不得實[illegible]有謂

先生曾為子公薦奉，而先生持受戒，公朝不可受恩

私室之義，公亦不能無芥蔕云云，拊[illegible]初本所舉二事，張

亦不能無[illegible]，而主爾[illegible]細宗，附[illegible]其獨力持之，故[illegible]

以快其私，此其主顯者也，抄本於此事[illegible]未了了[illegible]

[illegible]康熙[illegible]拊附其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壬申，

而[illegible]是譜紀至乾隆元年丙辰，止[illegible]刻書往

祀[illegible]陽諸事也，往祀之事，執於張伯行為

禮部尚書日，奏刊遺書，亦自伯行發之，師載又為

是譜，父子[illegible]陸氏[illegible]功臣[illegible]哉

全謝山年譜一卷　附鮚埼亭集本

清董秉純編。秉純字小鈍，浙江鄞人，全謝山門人也。是譜敘謝山行事者甚略，而生平梗概，具見於是。所紀作文著書之歲月，不能悉備，而皆可信也。世傳謝山為錢肅樂後身，證之謝山舉子詩，若真有其事。是門逕寫一條，可不必紀。相傳董浦因之得禍，而謝山亦多此一舉。其秉梁鄉林詩云：故人為我闢情霸，莫嗤學璦山強定山。樅明史莊累傳累字空山，以母憂歸，又丁父憂，不出者二十年。卯璦山

濬素惡之，曰：率天下背朝廷者，此輩是也。獨不聞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謝山亦無希錄用之實賚意。秉純記此，豈非蛇足乎？謝山適粵，在乾隆十七年，則存為永常，譜亦漏記。次年，永常召回京，謝山亦辭粵歸矣。謝山蓋得惡疾歸，而諸諱之。董浦哭詩云：來之歌茱萸，亡之命矣夫。韓詩說偽夫有惡疾也。偽說：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集注：先儒以為癩也。又馬曰：瑁簪能醫謝山疾者，苗可謹，而所稱文集歸董浦，索之再三而不應者，我亦秉純過慮之言也。

王[illegible]行狀一卷　乾隆刊本

清王希伊字耕伦，號在川，江蘇寶應人，[illegible]縣。[illegible]乾隆辛酉舉人，[illegible]選[illegible]陝西白水縣知縣，以病[illegible]，病痊請改教，選青浦儒學教諭。[illegible]其[illegible]直所述[illegible]見致仕歸，又四年卒，年七十六。[illegible]行狀為其子直所述，稱希伊[illegible]其祖[illegible]懋竑，從[illegible]講習，訴朱子之學，希伊[illegible]承而勿替，嘗取朱子文集，依朱子讀程子書例，分門別類，為朱子小學、朱子近思錄，又取朱子義分為讀書須知、誨人須知、為政須知、四書須知、[illegible]類須知、女學[illegible]須知[illegible]及讀四書章句集註例集註，疏通證明諸書[illegible]其他所述為縣令[illegible]教官時，使民愛士之政，亦甚[illegible]具。

王白田行狀一卷　乾隆刊本

清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學者稱白田先生，江蘇寶應人。[illegible]戊戌進士，選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初，召至京，授翰林院編修，為三阿哥授讀。[illegible]縣[illegible]以老疾休致歸。[illegible]十六年卒，年七十四。[illegible]中述行[illegible]其學[illegible]宗朱子[illegible]子為學次第，最詳晰[illegible]晚[illegible]可相參[illegible]評標篇[illegible]懋竑有傳，希伊[illegible]撰年譜，未[illegible]見傳本。

朱止泉行狀　乾隆刊本

清王懋竑撰。撰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學，與王懋竑善，同究朱子之學。歲傳乃懋竑子，澤澐女夫也。篇中詳論學說，謂朱子之學，即居敬窮理之學，從來道問學者莫如朱子，尊德性者亦莫如朱子，尊為朱陸異同，後以尊道為二塗者，妄也。然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務於視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遺編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云云。他所論自持心湛，不同墨守，著書甚多，所輯朱子聖學考略用力尤專。卒年六十七。狀附集後，得自誤仿朱子之狀李延平也。

李申耆年譜三卷、小德錄一卷　道光活字印本

清蔣彤纂。彤字丹棱，江蘇陽湖人，諸生。申耆，李兆洛字也。[illegible]陽書院[illegible]肄業[illegible]兆洛[illegible]學[illegible]兆洛[illegible]主於用[illegible]天球之賴[illegible]其論文，謂散出於駢，即報任安書、出師表，皆後未駢之所祖。主暨陽書院垂二十年，尉然為東南大師。其先宰鳳台七年，兼理壽州三年，具有治績，且於其陶成鳳台縣志。彤肄業暨陽十餘年，親炙既久，故所紀特為詳切。卷首有例數則，蓋[illegible]家之長而為之，藉以考見兆洛一家之學，而同時朋友生徒之事，亦兼及焉。其中所記，嘗採輯八代全文二部，其一以時代先後相次，又其一則分類數十門，以類相從，蓋嚴可均輯本外，又有此二部也。又洪孟慈之世本輯補，嘗請質于孫伯淵、伯淵以其稿付江都秦氏，秦氏為己作而刻之，然則今通行世本輯補，題秦嘉謨輯者，實洪氏書也。又盧忠肅奏議，記其體例，持校語

[illegible]釋[illegible]、乃[illegible]刪汰、而梓之、此則今所行虞志[illegible]
識、非善本也、又曰大地錄異[illegible]、[illegible]於越竹汀[illegible]
釋[illegible]而虞其義例、分目其事者矣
首元藏生及形也、黃汝成[illegible]據任刻刪黃、分門本草
於汝成者非也、又此[illegible]海國[illegible]記載[illegible]
醇有海國紀聞[illegible]於親蹤海國圖志之前、
此皆藝苑之珍聞也、又形於此諸所著諸書[illegible]全
錄本[illegible]大[illegible]以見黃之大[illegible]概者在此識別
好其實矣、至于代本中批糾[illegible]查亦頗規櫃及盟政
私議[illegible]皆又集所[illegible]遺、願此[illegible]以存其形[illegible]
文抄中別有最一子迹、可與是諸相考、又有隱陽雨
音、述此路學說大慈、製定庵已故雜詩、有武江春晨星
一炬香、魚龍光怪百千丞運之望氣中原夜、又有
港虞倚劍門[illegible]形作[illegible]則形[illegible]可想不獨[illegible]
畢生悅之於師門為難得也

小德錄所記有其細作之誤者

鴻爪錄一卷 道光刊本

清趙敬襄述、敬襄字司高、江西奉新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吏部主事、[illegible]是錄自記至道光八年戊子止、時七十三歲、[illegible]即卒於是年冬十一月、見於其門人雙雅南所為哀辭、按錄、敬襄[illegible]十五歲舉鄉試、四十四始成進士、何其滯也、[illegible]在京供職無多時、惟[illegible]廣東[illegible]頗久、掌瑞溪書院者五年、掌豐山書院者一年、其辭瑞溪書院題丙子涂月[illegible]來粵之第一年、惟不載錄中、又按敬襄素治經、尤長於易、亦講宋儒之學、而錄中不涉一語、乃隨所記大率[illegible]其瑣及家常瑣細事、稍有趣者、即初次會試日、與同考欽賜舉人李煒年一百歲[illegible]詣南苑迎駕、并呈詞有云、壽屆期頤、恩更加於大耋、[illegible]年方丱角、名已列於賢書、[illegible]張彰仁壽之徵、益顯文明之瑞云云、又臨終口占一絕云、魂歸縹緲留形際、命在須臾頃刻間、只恐夜臺無紀錄、程從活去復空還、[illegible]甚曉達、其[illegible]雅南哀辭[illegible]竹同詩草[illegible]早刻成未補入也、

潘星齋侍郎行述 光緒刊本

清潘曾瑩字星齋、江蘇吳縣人、大學士世恩次子也、道光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至吏部右侍郎、以病請解職、[illegible]病痊、復出、[illegible]餘不補缺、卒年七十一、行述為其子福同所撰、福同欽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以己未科場案革職、遣戍、齋中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恩癸丑重宴瓊林、適曾瑩為會試總裁、世恩[illegible]賦詩云、大羅天上會羣仙、子舍承歡憶賜筵、笑指新陰桃李盛、小門生認老同年、[illegible]詞林佳話也、妻陸氏亦能詩、[illegible][illegible]遂入閨秀正始集中、錢塘汪瑞為鐫潘江陸海小印以贈、韻事韻而切、亦足傳、

新編古列女傳八卷攷證一卷 嘉慶丙辰刊本

漢劉向編撰、清顧之逵校刊、顧廣圻攷證、後有之逵跋、[illegible]謂攷顏[illegible]氏家訓、知曹大家注本、已有羼入者、宋蘇頌[illegible]王回又出己意更改、[illegible]蔡驥遂散頌入傳、而建安余氏勤有堂所刊、兼逸去頌義大序、及魯師氏母一傳、迥非劉氏之舊、是刻悉仍[illegible]本不改云云、[illegible]刻既成、廣圻[illegible]書[illegible]略補正語[illegible]脫[illegible]攷證一卷、附於書後、其中[illegible]多采段玉裁說、[illegible]標[illegible]謂傳與頌皆劉向作、其子歆所作別有續一卷、隋志所載甚明、後人誤讀[illegible]致[illegible]、又謂序稱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篇止十四傳、[illegible]風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illegible]四年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同云云、今[illegible]之逵字抱沖、江蘇[illegible]吳

本無傳、[illegible]所刪也、蕭、梯師氏母傳、御覽禮儀部二十引其全文、廣圻未之[illegible]取、而御覽皇親部一〈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嫘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illegible]海[illegible]吳[illegible]以補於各本之首、與廣圻所未互異、究未知誰是也。

縣人，歲貢生，卷首有錢大昕作小傳，廣圻其君子
十異，○諸生，之遠族弟也。

列女傳校注八卷　道光振綺堂刊本

漢劉向撰，清女士梁端校注。端字無非，浙江錢塘人，梁玉繩女孫，汪遠孫室也。是書首有梁德繩序，稱其姑○母也。又有汪遠孫序，依顧之逵本而改證，增校廣圻○○類聚、御覽類聚諸校傳注，增引孫志祖、臧庸諸家說，皆廣圻所未及也。如有虞二妃傳事瞽叟猶若初焉，初字舊脫，○○御覽補；契母簡狄傳增引御覽妹娣作姊妹，又誤○而吞之，引御覽下多有○二字。啟母塗山傳塗山氏長女也，引類聚下有曰女媧三字。湯妃有㜪傳引御覽皇親部一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丙壬嗣○登大位，後漢書崔琦傳注○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臣，北堂書鈔后妃部一有㜪高明，后妃部二訓正後宮，嬪御有序，證今本有脫文。○又頌○賢行聰明，引北堂書鈔賢作質。周室三母傳有呂氏之女，引○類聚后妃部、御覽皇親部一呂作台；端一誠莊，引御覽一

作戇、耳不聽淫聲、引御覽人事部一、作君聲、口不
出[illegible]敖言、引御覽作敖言、又作惡言、以一而識百、引御
覽增卒為周字四字、皆不違、引大戴禮胎教篇、遺
作羞、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引大戴禮無二
於字、自少及長、引類聚后妃部、諸常以正道持之七
宋吾季改集傳、盡在後之下、引御覽資產部六、
增注云諸者、須絲以成文采、有往國語之象、所以正
也、引御覽、無由字、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引御覽無
不均服三字、擱可以為大行人也、引御覽擱作楣、誤也

[illegible]字、注西以為國閫內之師、引御覽閫作閫[illegible]
聲子發母傳、政參絕糧、引類聚御覽參下有軍字、
士卒得無恙耳、引類聚御覽無得字、士卒并分菽粒而
食之、引[illegible]類聚御覽無并字、奉有獻醇酒一器[illegible]引
諸宮舊事、類聚御覽器下增者字、王使人[illegible]注之
上流、引諸宮舊事、類聚御覽、往政注味不及加美、
引諸宮舊事、及作足、類聚御覽作味不加嘉而士卒
戰自五也、引諸宮舊事、五下有倍字、而戰自十也、引
諸宮舊事、御覽十下有倍字、非其衍也、引諸宮舊事、衛

其在補遺

[illegible]鄭王拜母傳、學而歸矣、引御覽學下增何字、自
書也、[illegible]御覽注書字作博、今書奪窃隱在室、引御
覽室作情、而會禮於人、引御覽作而青於囊、而明於姑
書道、引御覽母作婦、晉之母師傳晉程汝謁往望
之之下引御覽注云謁請也、監視也、之繁辭父母、引類
聚御覽、無下增於字、天陰還失早、引御覽曰失作
太夕而入、引御覽夕下有待字、一日往北方來、引
御覽、一日作母、至閭而止、引御覽閭下有外字、良
久夕而入、引御覽無夕字、獨與九子居臘月、引御覽

月作日、悉其[illegible]醵醉飽之下、引御覽注云、醵醵、合
聚飲酒也、期盡而入、引御覽作盡期、使明請夫人
引御覽作明請作朝謁、如此之類、補正不少、[illegible]
訓奏亦視願本為增[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集致力呈書、[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父與夫之並、[illegible]
[illegible]王願二本也、

[illegible]撥攸、

唐列女傳二十卷附錄一卷　同治八年重刊本

清劉開纂。前有[illegible]方宗誠[illegible]序、行狀。開於道光丙午，挾策燬於亂，重刊於同治己巳，增吳坤修弁言，[illegible]而開之子繼曰於兩刊本皆有跋。[illegible]傳分類十一：曰皇后類，曰王妃類，曰公主類，曰母儀類，曰女範類，曰節婦類，曰烈婦類，曰貞女類，曰孝女類，曰奇女類，曰附錄類。[illegible]多者或分二卷三卷，以至四卷。雖因於劉向[illegible]書，而目名不同，且向書兼雜並列，此則但列類聚，而義各行。至所采諸書，或別另本文，又附引小說家言，[illegible]殊[illegible]體例。京附稱其書之冗。因其祖母吳氏節撫孤，以至成立，因較此以彰母德。其後附寡死亳州姜使氏，開表[illegible]自作以殉，一門兩代並著節烈，故同治重刊日續於卷後，附入焉。方東樹[illegible]世居桐城曾亮、姚[illegible]東之諸語傳，稱開者也。開[illegible]徵引過繁，諸錯[illegible]而未正者蓋尚多，或未附校勘列校貝郡袁永東。所用未見書一百四十種，[illegible]皆罕見，[illegible]書者[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奇，殊可怪也。

丹徒烈女傳略四卷　乾隆壬子刊本

清馮錫宸撰。錫宸字艾圃，江蘇丹徒人，乾隆丁未進士。是書首有王東（署知松江府事）韜、署知丹徒縣事楊兆麟及鄧夢禹、王文治、諸彖序，又有錫宸自序，并凡例六則。書分四卷：卷一錄前代節孝，起宋迄明；卷二錄本朝節孝已見前志者；卷三分正附二編，錄本朝節孝未見前志，凡已與旌與未與旌者皆入之；卷四錄邑人章仲英所撰節孝祠譜，并及有姓氏而無事實者。[illegible]意專為闡揚節孝起見，故雖書志所記王莊妃宮闈之貴、徐排[象]文勒之工，皆所擯不得與。王序稱[illegible]自志[illegible]消息，凡官鄉賢節孝二門，無名宦世不多見，鄉賢之流風餘韻，即一再傳而昭之在人耳目間，惟節烈秉天地之正氣，立綱常之大閑，往往散見於窮鄉僻壤，霜雞縄樞，此而不為之搜羅記載，則數十年之茹茶飲藥，終歸淪沒云云。是傳之作，即本此[illegible]。凡例稱五年一續，按期增輯，以備邑志之參考，而續刻[illegible]如儀[illegible]事之難繼[illegible]矣。

越女表微錄四卷　乾隆庚子刊本

清汪輝祖撰。輝祖有病榻夢痕錄，已著錄。首有盧文弨、談官詰二序。按輝祖少孤，賴二節[母]撫育，以至成名，因[繹]母遺意，推之同族、同邑、同郡，[各]錄其梗槩而章其姓氏，是錄所由作也。書分五[卷]，[illegible]錄事、[illegible]清和[illegible]逮[illegible]所聞見，年與例協，事可[illegible]紀錄。孝婦、貞女、烈婦，以類銓次，[illegible]錄[illegible]節、[illegible]年例、待旌之異可錄，分立孤、撫嗣子、無子三條，類敘于篇[illegible]，一曰述譜，見於家傳而縣志不載者錄之，斷自前明，殊於他邑，率乎親也；一曰外姻錄，皆四人，附一人，亦親親之義；一曰識軼，前[illegible]所有，已彙冊請旌，續採者不及補入，而又不可軼之[illegible]錄，不分邑里，存[illegible]五目，各為一卷，而以徵[illegible]節孝事、事啓，請旌如節孝狀，請給旌扁並祠廡祔主狀二[illegible]篇，并輯卷首。

彤管闡幽錄一卷　道光刊本

清許喬林輯。喬林字石華，江蘇海州人。是錄所載，皆其州近歲守節殉節諸婦女事。凡夫亡守志年及格者，例得之禮部，賜金建坊。然窮賤之家，力或不能自達，又或以不及歲限為例所格，而一統志及省府志所錄，惟以曾受旌表為斷，則湮沒而不彰者多矣。喬林是編表揚苦節[illegible]

[illegible]

喬林自為之傳者十人，其弟桂林為之傳者二人，餘篇皆具撰者名氏。其文筆率雅飭可觀。按喬林所輯有海州文獻志，用備修志之採集，此是錄雖別行，亦其類也。首有桑世厚序、末有其門人閻應棨跋。

感舊集小傳一卷　光緒鉛印本

清盧見曾纂。按王士禎撰感舊集，見曾得其稿於黃叔琳家，刊於乾隆壬申。集所收凡五百三十三人，曾為補作小傳。凡例稱原本但列名字，距今纔四十年，已多湮沒不傳，傳之後世，不知其人，何以逆其志。因為各補小傳。所採集諸書，但述而不作，[illegible]其自敘之外，別採士禎詩話及他家記載與其人相涉者，分注於下，[illegible]詩者居多，體宜然也。然亦有竟缺爵里者，又所錄如[illegible]錢謙益[illegible]為

崇禎庚戌進士，及第，官禮部尚書，吳偉業崇禎辛未進士及第，官國子監祭酒，而盧世㴶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同一書法。然世㴶進士授主事，皆在明代，而錢吳之進士在明，而禮部尚書、國子監祭酒則在清，被者繫鼎革則稱崇禎戊辰進士，未朝官禮部尚書，書法應如此，而前後不一，其例他若彭而述高珩、無文舉，孫廷銓所紀亦同，錢吳伏國首忘為身事兩朝，又如肖襄戴重，卓人月王猷定七員

生、金俊明、徐夜、吳嘉紀、李沂三家生皆在明代，不
為標出，使閱者不知為遺民[illegible]也。又傳方域
在順治初嘗舉副貢，此亦[illegible]之，使閱
者病遺民同視，俱不可也。其增於原本者，如張篤慶
素為士禎所賞，而集未[illegible]錄，其[illegible]作見曹為猶語溪
摩崖碑一詩；又於馬之驦下補高鳳翰、顏光敏二人，
高[illegible]視爲士禎後輩，士禎所不及見，曹[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皆詩人，而歷[illegible]者連類及之，[illegible]自
無妨。據凡例，[illegible]多出張元宋緒之助，而屬

鷄[illegible]其[illegible]當[illegible]足見曹
[illegible]至[illegible]別[illegible]於原本，以小傳單行者，
則仿錢陸燦列朝詩集小傳例也。

東軒吟社畫像附傳一卷　光緒丙子振綺堂刊本

是卷首費丹旭所繪東軒吟社圖，圖中有畫二十
七人[illegible]像[illegible]二十七人者：汪鉽、莊仲方、黃士珣、項
鴻祚、嚴[illegible]、汪遠孫、費丹旭、諸[illegible]、吳振棫、夏之盛、
汪阜、胡敬、鄒志初、趙鉞、龔麗正、趙學轍、張應
昌、湯貽汾、陳善、錢[illegible]師曾、汪適孫、張廷濟、汪邁
孫、汪秉健、釋了義、吳衡照[illegible]像後錄黃士珣
所為記，[illegible]時道光甲午歲[illegible]吟社主人汪遠孫[illegible]
[illegible]同治甲戌[illegible]其在者曾

出此圖屬諸可賓爲之傳，張炳堃序其首，末附
張珍臬[illegible]陳吳諸人題跋。[illegible]以可賓書
[illegible]後數易[illegible]社者七十八人，不能全舉其名，
此二十七人皆一時名彥，[illegible]亦足[illegible]也。
[illegible]間殊[illegible]足紀也。

繩枻齋年譜二卷　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蔣[illegible]攸銛[illegible]自述，其子霨遠附注。攸銛字礪堂，漢軍鑲藍旗人，乾隆甲辰進士，由御史外放江西吉南贛寧道，[illegible]歷至兩廣總督、調四川總督、[illegible]刑部，總督直隸總督，授體仁閣大學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總督[illegible]，在軍機大臣上行走，[illegible]又以大學士授兩江總督，因辦理[illegible]鹽梟黃玉林案未協，降補兵部右侍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道光之十年庚寅也。記至此而止，卒於是年十月，年六十五。所[illegible]記首止官考家京等，大者而附注較詳，[illegible][illegible]嘉慶十[illegible][illegible]浙撫，授江南河道總督，自陳不諳河務，奉旨仍回原任，深合陳力就列之義。惟嘗奏海運事宜，陳[illegible]不可行者十二事，在江督任內，又請將已議行之海運漕糧暫[illegible]緩，為果[illegible]行之，而[illegible]經則識不足以通時變也。任粵督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所[illegible][illegible]獲[illegible]外夷貨[illegible]程[illegible][illegible]洋[illegible]來粵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洋商[illegible][illegible]夷務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定粵洋巡緝章程、整飭洋行章程、分撥鴉片烟摸實章程，凡六種，載其文，

務繁

當不三十年，而鴉片戰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踵之起矣

一西自記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師誠記。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晚號一西居士，
浙江吳興人。乾隆癸卯南巡，應召試第一，賜舉人，
內閣中書，[illegible]軍機[illegible][illegible]章京。[illegible]戌乾隆庚戌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illegible]外放蒲州
府知府，累陞至江西巡撫，調福建，再調江蘇。[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假，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擅離職守
褫職。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父[illegible]病情假，嗣因病篤，不
候詔[illegible]而還，行也。隨賞給編修，務以右春坊右
中允，外放江西布政使，擢廣東巡撫，調安徽，丁母憂，
服闋，補山西巡撫，再調江蘇，又調安徽，內召為禮部
侍郎，調倉場侍郎，致仕[illegible]歸，逾年卒，六十九歲。是
譜作於道光五年撫徽日，家居時補成，[illegible]起乾隆壬
午，記道光己丑十月，越三月卒。後有其子應昌附
述，[illegible]稱譜[illegible]未[illegible]所記與事皆大諸，且見實心任事，
以勤獲海賊蔡牽，辭敘館叢，功最著，其以擅離職
守獲譴，仁廟許其愚孝，所謂觀過知仁也。按師誠朝
考錄取第一，散館欽取第一，考差又欽取第一，運詠行

在第一，事屬佳見，朱珪彙刻為四元卷，亦翰苑
佳話也，附述蓋補譜所未詳者。中稱時[illegible]試召闕時
曾蒐采四庫未收之書，恭加按語，進呈云云，與阮元
進呈四庫未收書，時間事同，惜其書目種數
不傳。應昌嘉慶庚午舉人，候[illegible]選內閣中書。

潘文恭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潘世恩自述。世恩字芝軒，號思補老人，江蘇吳縣人。乾隆癸丑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致仕，食全俸，卒謚文恭。自述止於咸豐甲寅三月，時年八十有六，卒於是年四月二十日，則其子曾瑩等所補述也。按世恩在清代詞臣中，際遇罕有其比，咸豐癸丑以致仕大學士重宴瓊林，是科其子曾瑩以工部左侍郎為副考官，世恩賦詩[illegible]伊子舍承歡侍賜筵[illegible]小門生認老同年之句，別見詩集。先是道光己丑，其[illegible]又奕雋亦[illegible]宴瓊林，時世恩正署禮部尚書，謝摺有云：且伯父重登蕊榜，百五人之選尚有一存，我聖朝再宴瓊林，二百年以來，於斯六見，并世恩而數之，則七見矣。以僅之七見之事，一家竟占其二，宜詞林佳話也。其蒞授大學士，不隨協辦，亦[illegible]異數[illegible]見於詩所。一生絕少蹉跌，惟丁母憂服闋，除補侍養，以不覲自進京，降補侍郎，[illegible]而准其請。譜所述除家事外，大率遷擢除賞賜，殊少建白，摭實

則升奈[illegible]某相欲其往謁，不肯往，欽講學士缺選主年未進，於所云某相，即和珅也。又據其子曾俊年譜，則咸豐二[illegible]和曾保[illegible]林則徐、姚瑩、汪桂芳、鄧廷楨[illegible]保可補[illegible]講所未[illegible]食[illegible]皆[illegible]就此二端[illegible]進身之正[illegible]異迹於阮元[illegible]為賢之公，似同心於王鼎也。

杜文端公自記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杜堮自記。堮字[illegible]，山東濱州人，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以病乞休，[illegible]七十三歲矣。時其子受田方以左中允充四阿哥師傅，四阿哥即文宗也。[illegible]獲留侍，堮就養京邸二十餘年。受田[illegible]於文宗登極後，方崇優眷，[illegible]以[illegible]出差，[illegible]卒於清江浦，[illegible]悼之甚。以堮高年，衰矣，恩所以慰藉之，[illegible]賞加禮部尚書銜，又賞食全俸。於九十生日又賞加太傅銜，賞戴花翎。其卒也，[illegible]大學士，賜謚文端。[illegible]堮有子[illegible]受田[illegible]為經筵講官[illegible]侍郎，[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亦僅見也。[illegible]六十以前，多病，屢瀕於危，而竟享高壽，致仕後[illegible]老彌甚，而[illegible]皆足異者。[illegible]

里其念念不忘父訓君恩，於兄弟離合死生之感，纏綿不盡，足徵其性情之篤厚焉。

栗恭勤公年譜二卷 光緒庚寅刊本

題惜餘道人輯，不署名氏，後有跋，稱得栗恭勤公行述一冊，敘錄詳實，因改纂為年譜，吳大澂督東河日，索稿去，欲為刊布，不果，稿亦不還，復重加排比而梓之云云。按栗毓美字含輝，山西渾源人，嘉慶辛酉拔貢，用河南知縣，累陞至河東河道總督，卒諡恭勤。譜所述歷官治績甚具，自宰武陟日，即從事河工，[illegible]，其用舊磚代埽，堅固耐久，且省帑費，前人未之知也，因是有以善治河著聲，驟擢用至河督，譜亦載其治河之特詳，惟全錄奏章公牘，不加剪裁，蓋編者係一俗吏，未諳著述之體，但就所得，[illegible]摭拾年月，[illegible]而已，甚不署名氏，及吳大澂之不為刊布，或以此故歟，然所記用磚法甚悉，足資治河者之考鏡，究不可廢，[illegible]，俗傳毓美為河神，當以其有功於河而崇祀之，則是譜尤數典者之所資也。

當是州縣官仕於河南者

尚友記殘本一卷 遲雅齋影印本

清汪喜孫撰。喜孫字孟慈，江蘇江都人，拔貢，嘉慶丁卯舉人，官至懷慶府知府。按喜孫為汪中之子，亦[illegible]以傳其學，[illegible]其子保和所作行述，稱其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大戴禮記補註、且住庵詩文稿、[illegible]，除從政錄外，俱未刊行。按王[illegible]序，錄林文獻徵存錄，稱喜孫[illegible]，有郭[illegible]云云。[illegible]或者遂疑喜孫[illegible]遺秩之意，今觀是記，全是輯錄昔人文，與錢氏[illegible]過殊，則所疑者過矣。行述不著卷數，此所存者，自鄭虎文、趙懷玉、焦循、丁杰、臧禮堂、孫星衍、程瑤田、[illegible]台拱、李惇、任大椿、盧文弨、汪萊、李因篤、馮廷丞，凡十四傳，體仿阮元儒林文苑傳，固原書係四卷，喜孫嘗寫以贈高麗柳得恭，今歸日本文學博士藤塚鄰云。

為敘述者

國史

畿輔三賢傳一卷　光緒甲申刊本

清范鳴鳳輯。三賢謂顏元、李塨、王源也。鳴鳳自序，

鳴鳳謂顏李以仁義禮智為性，子臣弟友

為行，禮樂兵農為學，皇為周孔正傳，

非他書為漢唐豪傑式

墨守宋明道學者所可比擬，其顏元傳，取之

王源，王源傳取之李塨，李塨傳則鳴鳳自作

之。又王源者，源亦顏李徒也，末附李國治上鳴

鳳詩并序。國治，鳴鳳門人也，亦以河北巨儒推鳴鳳

鳳馬鳴鳳序，署道光十六年，至光緒

甲申，始授之梓。

鳴鳳字岐岩，直隸南宮人，道光壬辰舉人

蕺山弟子籍一卷　道光甲申刊本

無編者名氏。弟子自葉廷秀以下，凡八十人。學人自

萬斯選以下，凡六十三人。學人者，蓋嘗從問學而

未受業於門者。各著其字與里，亦有闕之者，如董

標、王朗二人，俱闕其字；謝穀、吳稠元、江浩三人，俱闕

其里；董瑞下，但注原名瑞生，則字與里并闕之。瑞

即與姜希轍同編劉子全書四十卷，其後又自為改

編者也。弟子中如葉廷秀、劉理順、成德、金鉉、祁

彪佳、章正宸、熊汝霖、孫嘉績、吳鍾巒、陳子龍、

彭期生、陳龍正、王毓蓍、周鑣、祝淵、陳洪綬、黃宗

羲、宗炎、惲日初、陳確、張履祥等，學人中如

萬斯選、斯大、斯同、萬言、仇兆鰲、毛奇齡、邵

廷采等，皆以節義、理學、文章著稱，惟魏學濂

傳其曾受闖官，有玷師門，竊疑蕺山弟子不止此

數，即如見於年譜者，有張應爆、呂滋、吳蕃、闕

者門內李明初、章曾侯、祁季超、秦履思、郁王右

仲、董標、史子復、祝開美、黃顯吾、貢所聞、王業史、祝

俱著於籍，則李章祁秦、魏六當在弟子之列、

而黃宗羲序全書，所稱景日之旅進，若才識多下一流，更不知有若干人矣。又按錄中有來成去名藩，無他事可攷，有過東樓贈董瑒詩云：經壹寂寞無相賓，與子相逢窗戶陰，一座簡書終裂[illegible]眦，百年持論已開心。更董瑒所為抄述中，特錄出之。

亦為戴山作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濂洛關閩六先生傳　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清羅惇衍輯。惇衍字椒生，廣東順德人，道光乙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文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惇衍自序[illegible][illegible]安徽學署，惇衍嘗督學安徽，書即成於其時。首有自序，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宋[illegible]書，反復推勘，見研極莫精於濂溪，規模莫大於康節，運量莫周於橫渠，純公之純，有似顏子，正公之正，有似子思，至朱子剖析杪忽，貫天人，奄有諸[illegible]，蔚為之長，而保其[illegible]成，又依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史歲考之傳記，實有見於濂溪諸先生之學，非如世俗所詬病，因揭其立行無教之要，與其格君[illegible]心、救民[illegible]瘼之大節，匯而輯之，以[illegible]與多士觀感而鼓舞焉云云。按[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關[illegible]程[illegible]傳，兼記其父伯溫治行，[illegible][illegible]康節傳外，治行與學術並詳，[illegible][illegible]本擷舊文，[illegible]閩發康[illegible]節傳，不錄天津橋聞鵑事，甚是。而大程傳乃有[illegible]男四首，跋足模錦人冠以出等語，此野史[illegible]誣，安石父子者所醜詆

之說何足置信乃亦采之傳中斯無識矣又控康節傳遼應在首列否則亦直作濂溪之次今以次二程之後豈亦以存進退之見耶則大非也

儒林錄約刻四卷 嘉慶庚午刊本

清張恒撰黃培芳節錄恒字北山江蘇華亭人米䅘布衣尊表弟也嘗纂伏羲以來至宋五子為道傳錄十卷又起春秋迄明季選理學諸大儒純粹要語為儒林錄止有浙粵明儒蓋雕板於粵東尚未全也培芳取其中黃雙槐黃粵洲黃泰泉三傳別出之雙槐名瑜粵洲名泰泉名佐瑜子皆粵之香山人培芳之遠祖也復輯附錄佐所撰郡志自叙先世行狀以明家學淵源也首有培芳序作於嘉慶庚午又有恒原序作於康熙壬午

王學淵源錄二卷　活字印本

邵啟賢輯。首有啟賢自序，稱傳陽明之學者，越中與江右最著，越中錢王之後流弊百出，江右學者務趨平實，故黃梨洲謂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傳云云。是書卷一全錄邵廷寀陽明傳、王門弟子所知傳、姚江書院傳三篇，其陽明傳較明史本傳為詳，他二傳尤精審。卷二為王門學派表、贛南王門弟子表。學派表又分為二，第一表各為一表，以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以浙中江右最盛，南中、北方次之，楚中、粵閩又次之，據梨洲姚江學案，而補以邵廷寀所作。第二表分豐城、泰州為二，豐城李材、泰州王艮也。姚江之學至李材、王艮上條二字良知，王艮復歸於學，案之旨，故梨洲別啟立一案，故表亦另出之。贛南弟子表分贛縣、雩都、興國、會昌、龍南、大庾、南康、寧都，以雩都為最盛，以補第一表所未及，而有已見第一表中者，第一表後附有里貫未詳者若干人。其中作楫鄉像太倉籍、

弘治乙丑進士，見題名題錄，係人，當亦有可攷者。又附日本治王學者若干人。啟賢為廷寀之裔，故祖述甚悉，又嘗贛南，故為諸屬博一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百六來、

卷六

燕濟名宦傳二卷　道光乙巳刊本

清史樸輯。樸字[illegible]齋，直隸[illegible]遵化州人。道光丙中進士，現官廣東南海縣知縣。是書首有黃[illegible]恩彤、韓鳳翔[illegible]及樸三序，[illegible]是時直隸山東兩省宦於粵者合建會館，名曰燕濟，瑞宗漢八旗人亦屬之，因取[illegible]兩省先達宦於粵而有政績者，[illegible]當捐藩臬監司以及守令若人，入祀其中，而為是傳，[illegible]自李率泰、王虛坤凡三十四人，李率泰[illegible]逮孔興璉[illegible]傳，傳錄自通志，富康安、百齡、松筠、特銘阿[illegible]有目無傳，注云俟補[illegible]，惟孫玉庭、盧坤二傳係新增，卷二自費紫垣陸向榮凡六十四人，大都[illegible]採自府縣志或采訪所得，[illegible]閒及名人文集，作序之黃恩彤，山東寧陽人，時官廣東巡撫，山東章邱人，時官雷州府知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記羊允升妻[illegible]、丁龍官為人復仇、樂[illegible]何[illegible]沈雲英、附書女子也。

蘆浦筆記一卷　刊本無年月

題驥背逸民述撰，述者楊象濟也。象濟[illegible]字利叔，[illegible]浙江秀水人，諸生，嘗參江忠源軍，自云得莊芝階中書所[illegible]為殉節諸公傳一冊，因記其所及知者，所記除萬雲飛殉道[illegible]外，他皆咸豐同治間殉洪楊之難者，其中有顯有不顯，[illegible]且有竟忘其名者，如記何游擊是也，所記吳定州、鮑宗軾、行動矯異，[illegible]皆功成不受賞，奇士也，記粵產鍾勝，[illegible]堅勁可御，宋鉛子，可備參，記楊[illegible]文軒於武昌破日引常巡撫至其家，從容請[illegible]其報國，常戰栗，[illegible]楊引帶縊之，中梁[illegible]決，其氣絕，自縊于旁，[illegible]按[illegible]巡撫即常大淳也，若楊者可謂成人之美矣，而常亦以殉節受卹得毋強耶，記國家鎮之[illegible]由前存某[illegible]勇，致不力戰而敗[illegible]，他記載未有及之者，別有忠源傳略，特詳，其書高參軍殉節錄後，謂陸建瀛之[illegible]不係於退九江，因壬寅英禍以後兵制盡[illegible]弛，其[illegible]其出防也，迫于嚴命，僅調蘇漕卒二千以行，本不堪戰，即不退亦敗，其咎在平時不知振刷以備非常耳，按此論甚允，[illegible]記[illegible]，又[illegible]全錄陳慶鏞[illegible]奏勦賊情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疏，[illegible]爲洞見時弊，又附自作上唐方伯書、[illegible]致陳琴齋二書〔方伯唐訓方也〕、[illegible]記江忠源一詩，及已和韻者，編遺集〔所遺〕後，又附題詞教詩、

〔孫光裕姚追賓、黃書、湯子共、李者〕〔及[illegible]兩片奏〕

遊國神會録二卷 康熙乙卯刊本

題新安黃士良纂、括蒋瑶芝後跋，知其字元寔，其父蓋以國學生殉節者，而[illegible]名不可攷矣。其目爲表忠聖諭、表忠紀序言、二親目傳、殉難列傳、死義列傳、死事列傳、死戰列傳、往亡列傳、隱遯列傳、徙死列傳、三不忠傳，標郎窮錢士升表忠記而易其名，其表忠[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而別異標舉。聖諭即錢記首卷之編書、表忠紀序言即士升原序，而删其後半。此外分目全同錢記，惟錢記有正論及附録，此則缺之。錢記十卷，此併爲二卷，[illegible]中，或目異而傳不同，或傳全缺，而[illegible]僅存一贊，[illegible]本評[illegible]，精加採録，附列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下距乙卯，繞四[illegible]餘年，貴[illegible]以視家蒼望莊孫有甚焉，殆妄庸人所爲也、

〔題曰神會，亦不詳何所取義、〕

大學偉注一卷

清鍾穎陽撰。[illegible]偉注者，穎陽[illegible]以詩書易春秋孔子所刪定者為四經，以論學庸孟由諸賢所論述者為四緯，是書即四緯之第二種也。首有穎陽自序，及諸言，後有其子曾英跋。穎陽定是書為曾子所撰，試意篇有曾子曰三字，為曾子之自稱，曾子受一貫之傳，所謂一貫者，聖功王道一以貫之[illegible]，大學是也，[illegible]大學為一貫之道，其文亦為一貫之文，首尾聯絡，一氣相承，[illegible]故[illegible]不用朱子分章之例，[illegible]據古本，歛明明德於天下者一段謂古即二帝三[illegible]王之時，然下[illegible]引詩書之詞[illegible]以每章段相證，見大學之道由來已久，非援古以釋今，乃由今以述古，[illegible]其釋致知，謂與良知有別，良知者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致知者曾子乃云[illegible]以求判然各殊，釋格物，謂格式也，法也，不離乎物以為致，即不越乎格以求知，[illegible][illegible]然謂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一節，係釋致知，[illegible]因格物為大學賅本末、綜始終、兼先後之事，故大學有釋致知而無釋格物，有釋知本而無釋本末，朱子補傳可不必[illegible]

又謂心廣體胖之胖與泮奐之泮通，非世所謂肥胖[illegible]注以為大舒泰，又克舉帥天下以仁一節，章內[illegible]在一人定國[illegible]下穎陽以為文義不貫，移[illegible]下，凡此皆其特異之見。[illegible]所著[illegible]書刊於光緒丁酉。

大學古本釋 一卷

清郭階撰。[illegible]首有自序，以為大學一書，其條貫次第之所以然，鄭氏既略而不言，孔穎達又言之而不精，自宋而程子、朱子以迄明代諸儒，有改本十餘家，大都踵既成[illegible]說，王陽明起而倡復古本，羣儒復為之和。然力主古本者，或別有更易，是仍非古本，乃一己之本也；或不更易而條貫次第，未能明其故，是古本終不能明也。其所以迄無定論，以未釋三綱及格致耳。不知致知格物乃得所修之說，不知條目之內[illegible]須釋大學一書首重誠意，故雜釋三綱於其中，以一書中備三代之文。一篇中或隱或顯，或錯綜或整齊，不拘一格，故是書首標三綱，次目，其六目逐節發明，[illegible]顯也，整齊也；三綱雜釋於誠意之中，隱也，錯綜也。推此論格致無傳，可謂善於解經。其[illegible]大本[illegible][illegible]家之說，[illegible]意取前儒，書刊於光緒己丑。

中庸釋 一卷

清郭階撰。首有自序，極詆弟子子思之[illegible]之不善。[illegible]是書首以性道教為目，誠以明誠禮樂其綱，於時而止，書中即闡發此義，謂性是駭情，所以一中庸者誠也，道明乎出入動作，萬殊歸於一本，明也；教修而節文之以去其過不及，禮也，隨宜權稱，所謂時也。蓋誠體也，明禮用也，而明與禮又為一虛一實者也，至於時，則貫乎六者，有左右逢源之[illegible]，致此中庸之極功，所謂君子時中也。故是書首標性道教為三目，而易以誠明禮諸之論為綱於時焉。[illegible]其書雖不出鄭注孔疏及朱子章句，而自出己意處居多，[illegible]傳釋大意不行之於句字間[illegible]耳。書刊於光緒己丑。

學庸識小一卷

清郭階撰。首有自序，謂釋學庸而呈書專言訓詁。古人謂訓詁為小學，故名識小。書中[illegible]命也為也，謂命當於字讀之，其人命所遵也，遇難以其為過誤也。釋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謂小人饑說中庸，實相反也。敵託於中庸之說，可謂無忌憚矣。釋拂而張與，謂與於反而於同，郭道用非張能自張也。釋不報無道，謂顏子犯而不校，有道在也，此不報即以德報怨，過乎道則無道。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謂夫婦道倫五倫，未尊婦卑，君臣也，朋則父子也，合二姓之好以祀其先，兄弟也，相敬如賓，相助為理，朋友也。閨門之內，夫婦也，夫婦之道盡，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不外是。釋[illegible]晚而親之獨以為遠，謂人於切近易知之理或不屑，或畏難，此中庸之所以民鮮能也。朱子謂語有強此之別於是。凡此諸條，俱切理饜心，宜細田學庸二釋，相輔而行。書刊於光緒己丑。

學庸圖說一卷

清侯連城撰。連城字完璞，江蘇吳縣人。是書首有連城自序及例言，據四子書中論孟隨時記錄，不相聯貫，惟大學中庸則逐節相生，脈絡貫由一章化為全書，全部[illegible]而全部仍歸於一章，其間錯綜參互，不易分晰，是書於言所不能顯者，以圖顯之，[illegible]圖各章[illegible]分合之理，具於形象。而中庸內有三大支，又於總圖之外每支另為一圖，而圖有上下左右輕重斷續之別，[illegible]圖難通[illegible]城所創，而其理要原於舊說，非臆造也。自序謂象呈而理顯，理顯而意明，係非虛說。自宋儒註四子書，以義理為明人乃兼[illegible]於口氣求之，益為[illegible]說舉業家設也。是書針分縷析，大便舉業[illegible]，脈絡明而篇義理係[illegible]可以其立意之卑而輕之[illegible]月。大約刊於乾隆間。嘉慶癸酉有重刊本。

古本大學質言

清劉沅撰。沅著四書恒解，以爲文字簡略，學者狃於常說，不能通其義，因復爲此書，樸實說理，期於人人可知，故曰質言。[illegible]謂明明二字相連，明而又明之德，即天理，心在於天，朱子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德，殊不知心雖虚靈而非聖人純一之德，本原已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即親民，謂[illegible]至善，謂即是降以來所謂中，[illegible]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曰子思言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一者中之理，中者一之完。[illegible]

[illegible]

書爲[illegible]，此節皆承上節即教人旬讀之求知，下文特致其功。[illegible]

知止則持[illegible]志，[illegible]養氣則可定，靜安慮，[illegible]則物格而[illegible]矣。先儒[illegible]

[illegible]易[illegible]格物之傳，一錯於錯[illegible]

[illegible]他所釋，[illegible]大本自得，已見不[illegible]他人矣。[illegible]

至善，引老子多言數窮，不如[illegible]中，又曰玄牝之門，[illegible]家之根，則並止至善之法而亦言之。釋知止，[illegible]至善爲未[illegible]之所，引河圖洛書以證其說，[illegible]數，[illegible]陰陽[illegible]陰釋者，有殊矣。沅[illegible]書時年已八十有五，有自序。刊於[illegible]藏堂，二年。

中庸注一卷

康有為撰。有為治公羊之學，主三統三世之説，其注是書，不外推闡斯旨。其解為政在人節，謂孔子以仁為主義之本，立三世之法，望大道之行，太平之世，則大小遠近如一，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大同之治，則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解君子居上不驕節，[illegible]引何休云孔子改周之制，是時進退之，不敢筆之於帛，而口授弟子，蓋孔子改制有三世之殊異，據亂誅大夫，升平退諸侯，太平貶天子，權行於有其時，言於當世而必不行，於後世而可服，雖[illegible]今身亡而

道亦不傳也。其解王天下有三重節，謂重復也，三重者三世之統。有撥亂世，撥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則撥亂亦有亂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撥亂升平之別。每小三世又有三世焉，於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為八十一世，展轉三重，可至無數，以待世運之變而為進化之法。其解仲尼祖述堯舜節，謂孔子自堯舜文武[illegible]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蓋堯舜民主之法，文武君主之法，[illegible]君[illegible]祖述前傳二聖之心，憲章前聖內王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附會，自成其一家之說，然牽合傅會，多仍舊說，惟讖曰[illegible]將何[illegible]作者[illegible]鄙野不倫，亦自有見。有為講學廣州時，早成此注，戊戌遭沒，佚其稿，後居英屬檳榔嶼，又補成之。首有自序，刊於光緒二十七年。

中庸通

清胡炳文撰。炳文爵里無可考、是書以朱子章句為宗、
[illegible]
中引百巻義不自為之說、附諸家之後、首列諸本次[illegible]
自、依[illegible]
諸家[illegible]說、[illegible]朱子章句、諸義
本精義有余[illegible]於[illegible]章句或語錄互異
可互相參證[illegible]諸家之說、[illegible]有[illegible]補朱義
[illegible]又有補朱義所不及者、是書首列經文、次列朱

子章句、依經文一格、又次列諸家之說、及自為說、依經文
二格、其自為說者有[illegible]貫通、故以通為名、一本書為他
書相通[illegible]天命之謂
性一條、而為立[illegible]之所本、知斯三者所知所以修身一
節、可該大學全部、[illegible]二本書為後相通、使全書脈
絡句之有關者首尾相應[illegible]
句[illegible]雖精[illegible]
覺無懈可擊、不[illegible]字[illegible]也、書無[illegible]亦無
刊刻年月、當在[illegible]乾隆間

孟子識　一卷

日本物茂卿撰。是書[illegible]雜記體、有涉議論者、有涉考證者、
甚獨到之見、往往與古契合、[illegible]漢宋學派之外、不為所囿
也、如謂孟子時百家並湧、極口議聖人、孟子書無與爭、於是
先王之道降為儒家者流、故其言務洗儒家、以見孔子之
道、踏於百氏、故其書既說禮樂、然聖人創仁義禮智義
謂世之亂、像非孔子之舊、荀卿以性惡抗之、聖子思著
禮樂論、可謂善攻其短、又謂義利之辨、是儒者為孟子
開者第一義、大舜之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孟子亦
以安富尊榮為言、此章旨辨義利者、設之道也、然因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施教、務排他人以伸己說、而我集者[illegible]標異、以為驚人之聽
孟子言禽獸、其解鹿[illegible]
驚馬動也、謂伏如雞伏卵之伏、而朱注則懷妊者誤、又解汙池
謂[illegible]汙池連言、只是池沼、非小小濁水之家、朱注非、汙池淵泥
無豐所識、出自[illegible]故不用[illegible]至於江河、則其所淵游、不[illegible]
[illegible]集解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引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以為人飲食之養、切于衣服、故六十當言肉、七十當言帛、
王制之文、為傳寫之誤、其解有所發明、有可取也

[illegible]後世儒者乃有於刑罰之言，乃叔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治國用中典之刑罰，謂輕世重世輕而非復世俗律文一定不易者也。又謂孟子不嗜殺人[illegible]復之說，蓋言則非不嗜殺人者，但以修德眾武可以當之耳。漢高祖光武唐太宗非不嗜殺人者，其辭仁者以大事小，謂仁者以安民為心，觀於太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古乘之所注詳無疑，訂大小強弱之形，未免見小，書中多駁伊藤仁齋之說，仁齋者伊藤維楨之號，(伯祁)，(著)復漢學者，先鄭之前輩，是書(出)前例，為日本學叢書刊本。

大學述義一卷

徐紹楨撰。是書首讀(學)法，次述義，其大旨詳於讀法，以為大學乃孔門政治革命之書，開卷即云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明明德者，欲人自明其明德，以受天之明命也。新民則為舊邦之民為新國之民也，又以為大學最重者德，最(重)要者財，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終言國家不務財用之小人於傳之八章，及(屢)曉譬(之)，其意實以不務財用為治國平天下第一要義。又以為大學既揭出致知格物，而不為作傳，何也？蓋知者自其心來，意自其意來，既為正心誠意作傳，自不必更釋致知。且人心為物欲所蔽，利令智昏，非格去物欲，不能復其良知，(故)物欲之累人，以財為甚，本章所以財利已無餘蘊。人能格絕財利，則無物不可格。(故)本章傳格物傳(修)(之)，又以為平天下之道，在明好惡，誠意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修身傳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修身齊家傳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治國齊家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治國平天下傳，則更反覆言之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又

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據此以自試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明好惡爲主云云。[illegible]述義例，章解節釋，多用舊說，惟分章從鄭不從朱，惟以傳三章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爲第[illegible]，後人讀[illegible]者采爾雅解詩之文加注于旁，後遂混作正文，因悉删其[illegible]。弁以原序，後又附孔社諸奏[illegible]等篇。[illegible]擇[illegible]見[illegible]信[illegible]試[illegible]教其字義日攸，適暢，書刊於民國十七年。

中庸述義二卷

清黃錫慶撰。錫慶，江蘇無錫人。是書無序例，[illegible]目則[illegible]卷題以[illegible]一篇，[illegible][illegible]旨未盡，[illegible]向故述[illegible]義而名，間與[illegible]疏漏，猶是述之意也。如中庸二字，則是古聖相傳之道統心法，至精至大，孔子恐人不易識，乃致含通而求諸遠，所以加一庸字，于[illegible]見[illegible]解兩端，謂兩端不作兩頭，謂剛柔[illegible]不同之極致[illegible]言說，解費[illegible]而隱，謂中庸之道其用至廣，故曰費，實不可見，故曰隱，此隱字與索隱隱字不同，解忠恕違道不遠一節，謂[illegible]施諸己二句是恕，而忠即存其內，解素富貴行乎富貴一節，謂行字不是遭境順受，此中有作用[illegible]之親[illegible]精俱切，其他多就章節字句間分晰，[illegible]間先指[illegible]於鬼神之爲德[illegible]以[illegible]二氣之良能釋鬼神，[illegible]本[illegible]而錫慶亦強爲辨駁，又强誘於陰性仍傷鬼神二字，當遺字爲德猶云性情功效[illegible]則[illegible]淺而[illegible]失之。書[illegible]刊刻年月，當亦在乾隆間。

孝經識 一卷

日本物茂卿撰。孝經孔氏傳，視司馬光指解本、御注本有不同，經字視中國猶增義，大完粹且備，又多漢時古字，與班固所云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者與符合。乾隆時鮑廷博得日本市舶所購，遂傳我國。茂卿序於日本享保十三年，當我國康熙之六十三年。廷博得書，未知先茂卿已見此書，故未指出。茂卿之說以為此書抑孔傳而欲以今文刪録其同異，且為之是正。茂卿以為孝經係戰國時儒者所作，名之為經，古所無有，而以所引孔子曰吾行在孝經一語為妄，其言甚辯。又謂孔安國孝經序西漢文也，而書序則魏晉時僞作，孫氏家行鄭敬梅賾之說者，輒宜與同日而語之。孝經鄭注無全冊存，以見彼國之留心古籍者之先導者，為世所寶，兩序並載書中。

孝經質疑 一卷

徐紹楨撰。紹楨經學尤精說文，紹楨傳其家學，習星經。嘗取十八章，因唐注、明皇注及諸家並附己見，別為注疏。既復刪潤，去其人已言、己所未洽者，取若干條，別為一卷，名曰質疑。其書大抵辭於字義，如仲尼居，據說文自序，稱論語孝經皆古文，而此所引孝經但作仲尼尻，且釋之曰尻謂閒居如此，則正義引古文孝經作仲尼閒居，與許叔重傳自衛宏之真古文不同。如無念爾祖，據爾雅釋訓云：無念，念也。可釋為無忘者，古字多反對為義。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謂古書和與龢通用，說文龢調也，調有諧義，猶云諧其民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擇當訓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謂是則也法也，是則兩字同義，不嫌複，古人行文有此例。諸家不敢失於臣妾，陸氏釋文或作失，說文佚從人失聲，佚失古聲相同，可通借，此失

字正用道佚之義，是以天下和平，謂和平當作治平，不當作和睦，釋不歸於善而歸於由德，雅亦雅釋詁，在孫[illegible]也，言而不參於善而亦參於由德耳，雅釋之義，子不貴也，謂之務志之微，儒字誤，不儀，謂儀為聲，誤，專由儀字而見孔氏非字為臣，並正臧琳之失，以上各條俱精[illegible]確不可易。[illegible]惟自序謂孝經孔傳鄭注得自日本，[illegible]家彼國人偽為之，然又謂亦有單詞隻義，有足訓以成者，[illegible]既屬古訓，傳而何所證而疑其偽，[illegible]將修夫據，未書列於乙酉稿中。

孝經六藝大道錄一卷

曹元弼撰。元弼，江蘇吳縣人，光緒進士，[illegible]書主教館[illegible]閣中書。是書上述孝一篇，推本孝出於天性，親者天性，嚴亦天性，一人之性既親嚴具足，父母順而推之，可以無所不親，無所不嚴，無所不親之謂愛，無所不嚴之謂敬，上古聖人[illegible][illegible]因性立教，推其至孝之德，先行博愛敬讓之道，於是夫婦篤，父子親，而兄弟立，由同父母為昆弟而弟道行，因而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宗族，而親親之義備[illegible]傳。太仁聖賢人專諸侯立方夫[illegible]以治食土數之事，上下相受，君臣不亂，而萬之之道著[illegible]。天子以德教先於四海為孝，諸侯以保社稷和民人為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為孝，士以守祭祀為孝，庶人以修身為孝，地以下，至以封建，以同井田，以指軍賦，以出學校，以修人才，以學官以飾禮儀，以武民氣，以崇冠昏，以厚喪祭，以嚴朝聘，以尊慶賞，刑有備，出[illegible]有威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

而未[illegible]其目列後[illegible]

百、孫其後刪定為孝經學、敘理存此(卷)、閱卷之一

篇歟、

孝經學 七卷

曹元弼撰。曹[illegible]七卷、[illegible]明例[illegible]表[illegible]
會通[illegible]彷[illegible]疑[illegible]流別而明例又分三目一考
經脈[illegible]注第說曰孝經微言大義[illegible]例二陳氏理
說孝經要旨陳澧學[illegible]者所[illegible]
生者也[illegible]說解其自著東塾讀書記[illegible]
大要旨別述中有史記漢書[illegible]又有鄭氏六藝論
及陶淵明[illegible]通[illegible]阮元諸[illegible]說孝[illegible]經者又
[illegible]敘書中某句其節而為之說圖表[illegible]
今文古本表、古文古本表[illegible]日本所傳鄭注孔傳
為[illegible]偽本、會通者以羣經證孝經實其相通
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
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此則
通之作不可少也、解紛者、孝經述[illegible]與禮者以郊祀宗
祀文王[illegible]一事阮元據周[illegible]說[illegible]之說間有語病陳澧更
刪節[illegible]中[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義間有一二
當處、務在要旨解紛流別、此但虛立其目耳[illegible]
其孝經注解傳述人考正、[illegible]一卒、出[illegible]偽本

此論殊謬，前人已辨正之。其體斷注楊為唐武后時書，詳
可見[illegible]辨疑。此書作者家復述所常出路，於道唐玄
宗注疏後，作一說福義疏補而已。自來言孝經者
[illegible]書體例[illegible]較為賅備，[illegible]為江蘇存古學堂刊
本，時光緒四[illegible]戊申也。

四書注解撮要二卷

清林炎炳撰。炎炳字耀衹，福建侯官人，林昌彝之子。自
宋後學者論孟並列為經，作注解者無慮數十家，
其[illegible]博覽者窮年莫殫，且其中有醇駁
互見，重複不一，經編檢尋，獲益甚少。是編約為二
卷，僅一小冊，於諸解名書，擷其要者錄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錄作文，不分章句，不標某家之說，僅於一節或一句
或一二字節取其義，其他無頭註解而明者概不
所刪，不主一家，而諸家之精粹畢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章取平正，不尚新奇，[illegible]尚雅化出[illegible]
抄撮，然非善於抉擇者不能也。[illegible]便誦習，有
自序，書刊於光緒己丑。

中庸本解二卷

清楊亶驊撰。是書首有自序，[illegible]言盡精義，說咀味白文，恍然若得其解。[illegible]序後又有提要，言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為宗旨，以仁者人也釋之，為人之道也，兩人字為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illegible]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撕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中宗朱[illegible]朱注及諸家之說，推[illegible]斷以己見，[illegible]其糾正章句[illegible]之處頗有理。[illegible]式[illegible]闡發言前，非小人之中庸也，謂直係王肅本加一反字，既解，然久矣，謂[illegible]以鮮能斷句者失。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謂夫婦字勿泥語意，要喫不肖上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要看有所二字，一聖之知能不能兼舉聖之知能，為聖之知能，不能該後聖之知能[illegible]天地有憾，在化育上看，雖有憾，故須人贊其化育。大德受命，謂兼[illegible]富饗保位祿名壽說，不必專就為天子引表樂詩[illegible]武王已為天子，亦曰保佑命之，為證。達孝謂達於諸侯大夫[illegible]及士庶人，孝之達乎下也；事上帝，事其先，孝之達乎上也。至哀公問政章，[illegible]

其[illegible]子曰二字[illegible]禮以家語[illegible]此章首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固實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首。辭子思刪其繁文以附[illegible]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故衍此二字[illegible]此自私釋，諸家之疑可釋矣。書後又有[illegible]風閣跋，[illegible]刊此書者[illegible]時尤備壬辰也。

及其成功一也之下又有

大學註釋一卷中庸註釋一卷

清李輯撰。[illegible]首有自序。分大學為六段，首段言格物致知之功，[illegible]次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illegible]各為一段。分中庸為五段，首段總冒，末段總束，中以前後盡性至命各為一段。每段之下，[illegible]附以己說，通論大意，不為句解字釋，大致為[illegible]融貫。惟以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曾子傳習者，曾子引其父之言，諱名不諱姓，如中庸稱仲尼，稱仲尼諱名不諱字之例，蓋以大學為曾子自作，則此為之引曾子，自不可通，然竟以為曾皙之言，究何所據[illegible]以備孔子為從大夫者多矣，大夫曲尺寸之祿，無地以立宗廟，不殺衣[illegible]事大夫之孝[illegible]以此事其父者能天子分茅胙土，封功封親為諸侯，諸侯亦封功封親為卿大夫，大夫得采邑，亦有稟祿於功於親，孔子者為世大夫以此事君，未能此說，殊悖孔子作書救亂世卹孝盡身欲為之哉。且素位而行，謂何其自辛[illegible]以與流傳不廣，亦非朱子本旨。書刊於光緒二十年甲午。

中庸[illegible]心悟一卷

清沈輝宗撰。是書無序例，[illegible]且不署名氏，以其附於學庸參證後，故知為輝宗作也。首定序次，以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第首支，為總冒。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強哉矯為第一支，為明行並進。子曰索隱行怪至雖柔必強為第二支，為過不及之偏。自誠明謂之性至至聖有譽於天下者也為第三支，為安勉合一。仲尼祖述堯舜至篇末為第末支，為傳法[illegible]為第一支又分四段，第二支[illegible]分三段，第末支分二段[illegible]每節下附引鄭注，間[illegible]朱注[illegible]孔疏[illegible]其自為說依經文一格，每段後又有總說依經文三格，大[illegible]辭於一章一節之旨。中庸本以一篇為一章，此輝宗說則首尾相貫，歸次相接矣。輝宗著有中庸參證[illegible]就傳五解未為全[illegible]書，仍本其意，頗識簡淨，使讀中庸者益其易見，誠快事也。書刊於光緒戊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中庸考證二卷

清沈輝宗撰。是書無序例，上卷說考，下卷條考義多精鑿。與所著大學考證同。其得也，從以訓詁而明，中庸譯以[illegible]訓詁而晦，閩章之句，已[illegible]為訓詁[illegible]謂之中，謂之和，中也者，知也者，仁者人也，誠者誠之者[illegible]知者也，知人也，言其上下察也，此亦不已，如此之類皆自為訓詁，何等刻求訓詁，此論[illegible]異情中庸者不能遠，其釋修道之謂教，謂修道者以道自修，非修此道，教者由教而入，非教人；釋天下國家可均也，謂均即周官所云以土均之法均齊天下之政[illegible]，只是須法令定制度，不當訓為平治；釋聖人所不知不能，謂指不可知不可能非關礼問官之事；釋造端乎夫婦，謂是說不顯之中，指示箇發見之處，非謂用功之始由夫婦做到位育；釋故大德者必受命，謂務求受命為天子，非求受命不去；釋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謂此修身指形外之舉動威儀，故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非上文知所以修身之修；此親親指諸父昆弟故屬於尊賢，非上文親親之為大之謂，親親而大以尊親為主，由父母而推之，乃至於九族；此尊賢與尊賢為大亦殊，別尊賢為大主義說兼敬長在內，亦脩身中事，[illegible]賢以共對王公言，故曰尊賢，尊賢為大，此尊賢專主貴德說。釋有宋儒者為謂所論理分明，是也。子兩持之說，不得兼子思，攻為[illegible]正閩氏釋地之誤，以上諸[illegible]，較舊說為優。書列於先儒可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考證 二卷

清沈辨宗撰。辨宗字篤和，福州人。是書無序例，上卷總考，下卷條考。引舊說之合者，而駁正其不合者。說多特一本舊本，廓舊陳見，僅補首章是，致知之文，宋儒以為錯簡，首章經文傳又以修身以上為明明德之事，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新民，以致知在格物聯屬上文，因而分致格致以致一物，皆物又據禮記本文李翱文集所引，以斷致知在格物句不屬上文。又謂明明德，以親民本之三變、更明後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等語，親九族明是親字，平章協和亦是親字意。其條政中如謂民者對己之稱，非專指百姓，親民兼親親之仁民言，惟孫承澤以親民，程子讀親為新，新字故謂親當作新，不知後文五新字，節是說明德非從新民也。又謂明明德德在於天下，慶來皆是詞，章明己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自明其明德，故曰自明也。自程子以新讀平屬之新民，故朱注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每謂自明也句，顯相矛盾。其解格物，注格者度之也，是度事物致知之道也。又引格者究也，解格物之格字，所解謂於度是也。窮而得之，亦曰格，解格物之格字，所傳敬傳是也。以上諸條義理至大，他多安，校正漢唐注疏之失，遂特不為宋儒拘束，已也。書刊於光緒戊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本大學集說三卷

清王訢撰。訢字滄游，涂陽人，諸生。[illegible]是書前有王祁序，又有訢自序及例言。大旨[illegible]王陽明古本大學為主，而參宋儒古本諸家[illegible]採摭眾說，成此書。故首列王陽明大學古本原序，次陽明所定大學古本全文，又次[illegible]陽明傳習錄及語錄各書中之涉於此書者，又次則摘錄錢緒洪、鄒守益、鄒德涵、何壇、來知德、鹿善繼、劉宗周、陳龍正、金鉉、汪[illegible]諸儒之說之涉於此書者。其[illegible]錄所論格物[illegible]不朱不王，自抒所見，未知條之論格物明德，雖遵用古本，而不盡合於陽明之主旨之說，乃諸儒於姓名下詳其行蹟，蓋以明其術業功用，備其貫串之意，亦附會耶。房胡渭二人[illegible]學說[illegible]也。按胡渭著大學翼真，其書通行，訢偶未之觀耳。[illegible]是書徵引雖博，無所闡發，[illegible]便披尋[illegible]耳。書刊於嘉慶辛未。

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解

清劉光蕡撰。是書卷首止一圖，與所解不甚照應，殆有錯誤。又據所為解，應有氣圖、形圖、物圖、心圖、身圖、國圖、家圖、天下圖諸圖，今俱無之，惟所解中多精義。如謂孟子論性善，皆是據性善，我性以後說，即是據氣質言，無氣質則禮義無所附，何從指為善。惟道性善，言稱堯舜，此為性字是極上徹下，並至說到堯舜，則舉世之人皆善，能使舉世之人有善無惡者，是所生之人，其本源皆善無惡也。又謂凡有形即有性，性本善，所列某性是形質色味同，則性同，凡物皆然，人性何獨不然。孟子謂形色天性，即此意，富歲章犬馬牛之喻，皆發其理。孟子謂性即告子形色天性之謂，特告子於形性未了了，而陽明是孟子以形異色同之白玉白雪白羽詰之，告子果知色而忘形，更誘以犬牛與人，而告子辭窮矣。又謂人性之善，在能為善，非不為而自然如此也。如果木然，其能生枝葉，即具成實之理，然必其久而始華，又久而始實，備無培植之功，且久而不華實，故神農為之君師，為裁成天地之化育也。教化日啟，則民智日生，風俗日美，此其

以上之據極能為三代以上之禮樂，蓋有人形即有人性，故
善為人之所同具也。又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實致知天
地萬物為一體者，方能見及此。[illegible]萬物皆備於我章乃
其注腳。以吾身之父母體天地，以吾身之兄弟[illegible]體民物，使其
無不同也。蓋恕之道，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又謂以任為
義，則國其義而尊之。凡書皆順民心，[illegible]孔子所謂因民
孟子則曰同民，王者之道也。[illegible]道擴孟
子七篇皆言王道，王道者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不
過由性善而推之。是書贊止於性善，謂[illegible]為[illegible]
解也。書中有議倍譯，[illegible]且然融貫，其所錄諸
圖亦可振其綱之惜。謂孟子書中所得見王僚指孔子
朝夕於近人之說，亦可為訓。書刊於光緒[illegible]

大學闡要一卷

清張恩霨撰。恩霨字冰壬，籍[illegible]人。是書首有自
序二首，題曰闡要，意在異於諸儒家之逕字句解釋
大學。謂孔子學經體用兼備，其學惟傳曾子，曾子傳孔子
之道，故於大學明其宗旨，其釋善曰止，孝其釋平天
下曰興孝，一為成己，一為成人。孔子未書而曾子言之，又
書中又依附易理，如知止節引易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又謂艮止也，不獲其身，退也，
不見其人，藏也，知止則定靜，不動主見，得其所止，即
退藏於密。解曰所不用其極句，謂人自有身而後有陰
亦有陽，是曰太極，而當赤子之初，不識不知，純陽而無陰，
是曰無極。聖人傳道立極，示人以復初之功，不以後天
用事，曰往而不歸於至善也。[illegible]
[illegible]並附諸圖以明其義，其他[illegible]
[illegible]他亦特據簡淨而已。書刊於光緒九年癸未。

中庸闡要一卷

清張恩霨撰。首有自序二篇，是書與其所著大學■■要相表裏，以為孔子著孝經一書，■■■■■子思傳衍家學，■鬼神章以前為盡人之學，誠明章以後為合天之學，其中大學數章看似絕不相類，反覆推闡，而知聖人下學上達，進廣大精微之奧，而收效於贊化育之全功，實以孝為盡人合天之一大樞關，聖之不傳之秘旨■■■■■■■■■■■■■■■於大孝，武周稱達孝，而此義■，末引舜閔政篇，文武皆望表，以見隸於述事，亦達孝之義■■而之，恩霨是說通■中庸與孝經大學為一論■而貫■，正其解天命之謂性一節，■■謂■失天曰命○是也，後天曰性●是也，命為性宅⊙是也，而易主焉■■■■○為乾之體，陽中有陰，下交於坤而成坎，後天在坎；●為坤之體，陰中有陽，上交於乾而成離，後天在離，乾坤■退位，坎離用事，或陷陽於陰，陰陽之偏，聖人體道立極，教人得歸於中，由太極而進之以無極

■■■依附易■■■■■■學問者，周復之圓通■■■末釋衣錦尚絅一節，■■■，以人所不見為義，■■■■■■■■■■其所■也。書刊於光緒九年癸未。

孝經孝翔學

清葉紀紹泰撰。紹泰字叔伯，羅田人。紀為幼慧，早通羣經，尤專孝經，殁時年僅十八。是書凡五種：(一)曰[illegible]，[illegible]微，[illegible]儀微讀本，(三)曰約歌，(四)曰小雅極字歌，(五)曰紬繹音節。又有紀為自撰，附徵序次凡例，其[illegible]取古文補今文，取羣經補孝經，用孝經例補孝經，用孝經說訂孝經，行羣經補孝經，標小學書正孝經字，據宋儒例移孝經句等，共十四條。次孝經纂微說，謂孝經為夫子口授曾子手記，子思又修之，業證甚備。又次孝經篇章次第說，[illegible]分三段也，[illegible]文廿二章，此則併為七章。古今文鄉不過千八百許字，此則采經補經，蓋至七百許字。[illegible]既析，乃生平次，其精心結撰[illegible]在古微一種，卷首有題詞，章後有條述，謂忠恕即孝，經大義行在孝經，即行此忠，行此恕；曾子通孝經，故特明忠恕，孟子恐人不知忠恕隱於孝，故復言孝弟，孝弟是獨善事，屬之堯舜，忠恕是兼善事，屬之孔子，此其遺一貫甚明，故於篇後補曾子曰惟德遠遠，及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兩章，以為係孝經本章脫在論語者，皆於繹微論本的歌，亦依據字歌、紬聯音節，四種不過擬古微括其意，蓋[illegible]課小學[illegible]紀為家書一通，尤多概見[illegible]自云古人可作，即不我許，必不我尤，蓋自信甚深，大旨奇成於未冠之童子也。惟書中多雜用自由、平等[illegible]作新、立憲等新名詞，頗嫌不類。書刊於宣統元年。

孝經闡要一卷

清張恩霨撰。是書[illegible]首有自序，言孝為生人之大本，實為經世之大原。古者聖帝明王之治天下，知移風易俗之規，不外資生之理，於是端本以化家，由家化國，由國以化天下，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禮樂政刑無不由是而推。孔子生當衰周之際，未見用於世，恐孝治之道久而愈失，因假仲尼閒居著為是經。孟子云聖人人倫之至也；又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皆教之者契是經之旨。故假尼山之道統。按恩霨撰大學中庸闡要，俱推本於孝，[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以授曾子，曾子又傳於子思，則大學中庸又以孝經為[illegible]一脈相承之微旨。恩霨既就二書闡發，則此經斷乎不可缺也。特其[illegible]不主何家，竊在頗淺，不如[illegible]他二書之有獨見耳。書刊於光緒年

梁木

孝經義疏[illegible]不分卷

清阮元撰。是書[illegible]義疏[illegible]主不依經文章節而釋，實據記傳也。而中多精義，如謂以經名書之名目，實始於孝經，此名目又自孝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未有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聚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後世分書名經者，皆頫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謂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保其宗廟，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illegible]百姓，刑于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懼於不保，不肯爾言，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懼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卿大夫之祿位，諸侯於子尊之，保守者能孝道不[illegible]為上所奪，為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保持上下封建也。又謂春秋以尊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尊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邦

氣[illegible]論語者為人孝弟一章、孟子王必曰利一章皆見
此義。孔安國傳多此，凡此者[illegible]微言大義所係，他如
釋啟予、謂傳曰孝自末而要不敢忘意啟彼之謂，非論
生靜觀主一之謂，釋德思八四字[illegible]獨思及身之[illegible]
而不主靈惡，心已力不能及之解。又發明順弟二字[illegible]
通傷孝經順字兼訓悖為義，此類俱極精確，惜斷[illegible]
[illegible]郭注易郭小同作過注陸從[illegible]而[illegible]則
南，是其一蔽。書為道光十六年[illegible]者[illegible]齋刊本。

孝經解鈔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不主經傳之說，[illegible]亦不從他本分章，惟
就有[illegible]有十四[illegible]及敘[illegible]字[illegible]為斷，其無子
曰及敘字者，則就有經證處為斷。共分二十二章，又分二十二章為
四段：首章至德提引詩一證為第一段，二三四五章即[illegible]中
念祖修德以還上下之[illegible]，凡四章用四證為第二段，六七章至
十七章是天下是以順天下是天下之順，共十五章只五證
為第三段，十八章分二十二章是一切補筆，只一證為第四
段。自[illegible]讀者極其清楚，且極其變化，不亦多為分別，又
[illegible]明[illegible]章相接[illegible]之[illegible]理[illegible]定斷無懈，如
此分章[illegible]辨六[illegible]於國其說，但古人為文，錯綜離合，有
非可以後世文法求之者，還報實難，此乃失乎[illegible]謂老此在
而為先老了合而為孝了。一分而為子老，子合而為孝[illegible]
人之修也。一者欲之始也，老之根還為一，是修則有終也，故
經內始終二字乃孝之所以為孝，又謂順者賢也，通始終以立
身，以顯親，體矣。又順者無所為横、無所為逆也，毋取其愛，兼
取其敬，又取其終。無取其順妻子，獨不能取其無私，且其
獨往獨取其無偏，是無横無逆也。辨此釋字義，頗新，書為
道光十六年[illegible]者[illegible]齋刊本。

孝經全註一卷

清李光地註。是書不分經傳章次，以故自天子至於庶人[illegible]亦不分章，一節以上為一時之言，曾子侍坐而夫子告之者止此。以下則或異日問，答或更端因事之語，曾子取其與所聞相發明者彙而紀之云云。所註亦不主一家，自抒所見，[illegible]其能融貫，如謂德之本，釋所以為至德也，教之所由生，釋所以為要道也，教者修道之謂，道之所自始者，教之所由生也。又謂愛親則能推其愛以愛於人，敬親則能推其敬以敬於人，是以孝而備德行道之說也，不敢惡於人以愛其親，不敢慢於人以敬其親，是修德行道以為孝之說也，二者相為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雖然自天子言之則由於刑以德教之及言之，自諸侯大夫士言之則由修身以保社稷宗廟祿位言之，其理則互相備。其解敬以事長則順，長字謂出則事公卿之類，解以順則逆，言於順之道為[illegible]逆，悖故逆，逆故[illegible]之由德於義[illegible]圓決又[illegible]言中間與左傳文相出入，先儒以為疑，然易文言釋四德，亦與左氏文蓋，左氏得於舊傳最後，大抵采摭經史，雜以傳聞見，烏知非左氏援易孝[illegible]經之意而為之辭，[illegible]所見尤大，書刊於康熙間。

四書恒解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illegible]人，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隱居教授，以修是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illegible]上下各分二卷，孟子七篇，篇分上下，[illegible]一卷，首皆有自序，及凡例、論語之前，另有考辨，大學不[illegible]朱子改本，謂刪去此謂知本二句，以己意割裂，誤更章原文，分為十傳，竊取此謂知本[illegible]入聽訟章，而以[illegible]此謂知之至也，向為格致斷。中庸則謂朱子分為三十三章，脈絡次第，頗鄰於[illegible]為精確，惟首尾貫通之旨，則仍就子思本意，不敢曲從朱子，論語[illegible]付異，那[illegible]為說，以朱子集注、釋章句義理，兩聖人言論抑揚輕重，間神氣所留，[illegible]章每至誤會，故於詞義情有未達者，則解正文後為串解，附解以詳之。孟子則謂孟子與孔子所處時勢不同，其書兼仁義言心與性，不同，及養氣不動心諸說，皆本於孔子之無毫髮之差，[illegible]惟謂孟子七篇，非門弟子稱子諸侯王多稱諡，決為門人所輯，非孟子自訂，此說蓋昉為人多已記之，書中精[illegible]說平實，不蹈新奇，[illegible]題曰恒解，與所著他經說同也，書刊於咸豐五年。

四書字義說略二卷

清朱曾武撰。曾武字甫圓，山東濟南人。是書詳論字義，有論單字者，如論孝、論弟之類；有論雙字者，如論君子、論鬼神之類；又有論四字者，如論致知格物、論惻隱之心之類。至於虛字，其實字焉字者，字而字也。字義音也，即亦併論及之，者為論音字之法，虛實讀之法，如手讀之法，平讀及讀之法。書二卷，共如二篇，不分段落，大率以朱注為主，旁及諸家講義，會而通之，頗有條理，亦治四子書者所不可廢也。惟其旁采多明，聞先聖賢未言之意，而無所於根據。書刊於嘉慶丁卯。

四書小參一卷附問答一卷

明朱斯行撰。斯行字道之，號西陵，西陵漢縣，屬江夏郡，今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西北。是書以禪理說經，其旨潤翻，時妙悟，中有說理極精，足以補舊訓所未及者，如論格物之訓，主亦有得乎之意，如達人心格鬼神格之格物者直微，主既根寄命之處與之融會貫通，合一無間。又謂自欺者自欺也，中庸自有明解，何必加一實字。何謂誠意，謂意之初動，便無善中出善，無有，何況於惡，如有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怵惕惻隱，無有納交要譽之念，一入轉念，和意便不誠矣。解君子素其位而行，謂素訓現在，古無此解。若之為言皆兒獨修事後素之素，位之還還時異世殊，及之為素處無險易。解悔在其中矣，謂君人日用中真能無大無悔不愧不怍，要閑受用是為真樂。開看開無一不能足之意，如疑次求其信，既求其安者作空闕之闕解，所在即尤悔之所在。解令尹子文章，謂忠清即是仁，只看知與未知，若何知得忠清所自來。

則不廢忠清，亦不立忠清，不知忠清之所自來。例忠者[illegible]見其忠清者，但見其清，於仁體何涉。以上諸條俱新而警。後附四問答一章，則全是禪家機鋒語[illegible]。[illegible]無序例，明刊本。

中庸直指 一卷

明方外大德清撰。無序例。德清雖屬方外，而精從不離儒家詁義，精研[illegible]有勝于看解者。其說修道之謂教，謂上古之人性醇樸全，無有一毫外慕，止[illegible]之體[illegible]保太道，化育之中，不用教也。及至中古，人心漸墮，知身可愛，性被物染，凡所作為，不率性而率情矣。情則有偏，故大中至正之道，隱甚於日用當行，君臣父子之間所有忠孝和信，[illegible]多出於情偽。情多偽而去性愈遠，是以世人漸趨漸下。其間即有知者，或又宗隱行怪，謂聖人憫之，不得已立言以垂教，所謂修道者修即此世之倫理物件一般，以就在人人不率性處，太過者抑之，不足者引誘之，以至於中道。將以修其性耳。其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謂此一節乃教造道作工夫之法，即此便是教。[illegible]從來說者皆言不睹不聞，乃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若如此，謂之道，豈不睹不聞最是道，而正睹正聞處便不是道耶。此等說實能標見真源。他大都直揭所見，不勒陳說，多有[illegible]名言。為明崇禎刊本。

古本大學輯解二卷

清楊亶驊撰。亶驊字鐵帆，山西崞州人。是書有自序，言世所傳大學本非孔門原書。王[illegible]著大學[illegible]問，發明古本，兼指精當，毛先舒極稱[illegible]說出而極對之，兼非之，唐伯順[illegible]伯林古本[illegible]述，指於大學纂疏圖說精遺，兩本次仍雜今本，李穆村古本說，少所發明，惟[illegible]遺延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自明誠之義為說，亂之全書，並不脫合解，備有其說。又破諸說之說，王定柱古本大學輯解，又向見，序出云云。書中首錄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戴記大學本，節錄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次以王陽明大學古本序、大學問，又次以毛先舒格物說，又次以大學源流[illegible]不錄，程朱諸儒以其人而[illegible]輯也，謂[illegible]為道辨說，程朱者之謂[illegible]親民[illegible]本章無[illegible]字，並一作新民，新字解為以上下兩段例之，理與諸說不合。又解身有所忿懥[illegible]謂身字程本本讀，但以正心正字為身上身修，謂自正身，不得其正也，惟四有者[illegible]然言之，武理

書何相同說四本。

中庸剩說一卷

清華希閔撰。希閔字豫原，江蘇無錫人。[illegible]書名剩說，是希閔所[illegible]題錄，謂中庸不容語，說皆剩耳。書中首總說，以下分章為釋，大旨宗朱子，而參引張西銘、許白雲、湛甘泉、[illegible]、李二曲、毛大可、陸稼書、李厚庵、吳因之、胡雲峰、孫忠甫、王翁林諸家之說，惟於朱子之外[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自云不敢盡主朱子，是為間而參附己說於下，以就正方家之弟子[illegible]，謂中庸一書，漢儒編入禮記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本孔書也，而所言皆大道，溯源於天，根極性命，不離倫物，孔子教人下學上達之旨，盡在此篇。又謂人無鬼神相接莫切於父子，祖孫生而衆子孫係聖人由一念之孝而推為先公，下達士庶人，及上帝山川，所由孝之行而治天下國家，示此。又謂一部中庸[illegible]從道來，皆祖述[illegible]皆本孝友武。又謂中者本無一物之謂，而中涵萬有之謂誠，乃中之所藏，人皆知誠之為實有，而不知正以狀中之為至虛，說皆極精，要何於航陸。丙寅

中庸講義二卷

明朱用純撰。是書[illegible]前有序，[illegible]

[illegible]言為手錄，程明中字

義處多，後乃郭廣明識字義處多，惟中與庸[illegible]於天

而異於吾心，故要得此中，必須戒懼慎獨，誠是實理，誠

之是以實心而實然實理，所以末章特推為己之心，為學

內源頭工夫要領云云。已上全書要旨，以下分章詮釋，

意在平近，不為高深[illegible]所著

大學講義同，惟論鬼神之為德，獨與章句立異。朱

[illegible]獨言性情功效，致泥中庸之為德句，謂中庸

即是德，不宜於中庸上另求所謂德者，今鬼神亦即是德，

不宜於鬼神上別作德解，於朱子更有言曰：性情便是二氣

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illegible]兩說則德字上句語同而解法

不同者正多，何必將此為德例看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

理，又以神是氣之屈伸，以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故

以氣之屈伸解鬼神，同一謬誤，此不偏過[illegible]，求乎實所致，

而用純以[illegible]非朱子，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也。用純高尚其志，

家居教授，書中謂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

其為安泰，可想見其識趣。又謂後世直襟鄭祿以為本，

於己所有，慢復所無，一時之士只求得何君而何以主

身，遂紛紛罷意於外，念貧念賤，得外念身耳云云，其憤

激於時俗亦深矣。書刊於康熙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講義一卷

明朱用純撰。用純字致一，學者稱柏廬先生，江蘇崑山人。入清遺民，其學篤守程朱，以主敬為程，是書為與門弟子講究而作，意在切實可行，故於經旨與朱注俱體會徹至。有謂欲讀大學，須先識大字，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謂人謂作有任者說……故或問曰：此大人對小子之學言之，而蒙引又辭曰：大人成人也，是凡為人即當為是學，寓人亂以帶主當之第一團章第一句第一字便據錯……又謂果此心者，全在所葆，而意纔一萌，即與物接，非推極善惡之幾，則不能揀擇去就，非窮至事物之理，則不能分別善惡，豈非誠意致知格物一串，是正心事。又謂格物致知，向來所以聚訟者，只為物是外物，知是吾心之知，不求吾心之知以見為物，卻於天下之物表裏精粗，殊不知心雖主於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理在物而亦在心，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又謂為己為人，即誠與偽，而此心誠偽之分，見於事則為義利，在人品則為君子小人，推通則為王霸之異。又謂收新字最妙，不但去其舊染之污為新，既舊污既去，必逐日有一番振刷精神，便逐日有一番鮮新氣象。又謂自欺關頭，斷關不得，私意自欺，狀不能發，及因循懶了，必且認欺為慊。不明之人，不叫做欺，欺之云者，知之而故昧之者也。不明之害小，自欺之害大。如此之類，說理俱精，而所以提撕警惕學者，尤為警切，蓋處處以儒自道，所得與彼作時文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書刊於康熙間。

大學順傳 一卷

清黃秉甫撰。秉甫字若作，山東文登人。秉甫[illegible]以後其身，是書一遵朱子章句，備文[illegible]所發明，蓋[illegible]子說，括[illegible]也。[illegible]貫穿融會，亦便於童蒙誦習。首有張升序文，子翔舉作[illegible]李湘茝二序，四[illegible]子顯發，四秉甫小傳，子廷瑞撰述，[illegible]為中庸傳，[illegible]作也。書刊于道光己丑。

中庸順講 一卷

清黃秉甫撰。是書一依章句，備文[illegible]數行，書[illegible]不參他說，亦別無所發明，與所著大學順講同。謂中庸三十三章，較大學為難碎，秉甫條分縷析，以求一線[illegible]見用心[illegible]如亦也便童蒙誦習而已。[illegible]書刊于道光己丑，後有李湘茝跋。

鄉黨類纂二卷

清譚孝達撰。孝達字雲和，開諸州人。是書首自序，次凡例，大半集錄舊說，不參己見。中附圖譜，例本之欽定儀禮禮節圖、周禮禮器圖、禮記圖，後附契文所所著本增刪孔子世家及孔子生年年月日籍、孔子弟子正卿辨，書末以孔子世家殁後諸篇重中所引近證文，間不注明出處，雖仿傚笑錄雜擬，而是書殘缺，略為明晰，不無可取耳。書無刊刻年月。

孝經集靈一卷

明朱鴻撰。鴻浙江仁和人。是書首有虞淳熙序及鴻自序。是書徵引故事，自經史百家凡二百二十一條，又附錄二十八條，例遵金元以至外域釋道二家所記也。其閑於孝經感實，搜採略備，鴻序所云稽往哲之行，知撒後之有徵，於焉興起其孝親之心，於焉研究其傳孝之經旨，引入其室而先開之扁也者，是其旨也，要剩於篇屯書已。

丑

經今文孝經說一卷

明虞淳熙撰。是書徵引諸書言孝之文以經者而[illegible]於其下,大旨[illegible]司馬貞之唾餘,[illegible]而斷引[illegible]多武斷,不足以服古文稱都灰梅鷟輩之攻古文尚書也。無序跋,刊於明萬曆間。

孝經通言一卷

明虞淳熙撰。淳熙河南陳留人。是書首有張位序及淳熙自敘、宗傳圖、[illegible]

[illegible]全孝圖、孝字釋、全孝心法、傳經始,亦全經綱目,又次宗旨、[illegible]為衛刑事親之目、衛刑事君之目、衛刑事天地之目、五刑章之目、[illegible]通言,[illegible]用語錄體,不涉徵引,意取通俗。明萬曆刊本。

孟子今義四卷

彭廣良撰。是書為廣良所撰九經今義之一。[illegible]今文家[illegible]張三世之說，而傳之以[illegible]今時新學說，謂孟子言之義，稱文王孔子言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言仁義言性善，皆傳孔子大同之義，擇七篇中[illegible]有關合前[illegible]附會其說[illegible]者。有自序、暢[illegible]序。書為民國二年排印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近語六卷

明孫應鰲撰。[illegible]刊本。[illegible]應鰲[illegible]子請于時。此書已梓行，而傳本甚罕，標得殘本，[illegible]缺下論孟子，多有蠹蝕，非[illegible]本付刊。卷首有標序及[illegible]戴綱方二序。[illegible]原本有蔣[illegible]序，標序[illegible]稱[illegible]一論，親切著明，與朱註相表裏。綱方序稱應鰲為切問近思之學，[illegible]知行合一之原，其於孟子書，附會貫通，詳說反約。著[illegible]是書務得聖賢大[illegible]旨所[illegible]理[illegible]章言學[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illegible]日為聖人教人求仁之書，論大學則以格致為聖學之安身立命，論中庸則以慎獨為盡性之脈絡，修理謂孟子一生之學為性學，始可以正人心息邪說回治道。講學術云云，其[illegible]明人講[illegible]章，大都宗朱然拘迂[illegible]斷斷於自持心得[illegible]鰲[illegible]不為章解句釋[illegible]淮海易談[illegible]而不及是書，殆未之見歟。

四書異同商 不分卷

清黃鶴撰。鶴字漢皋，湖南新化人，諸生。是書搜羅甚博，上自漢唐注疏，下逮宋儒經解、[illegible]，此外經史子集、[illegible]與義新解，采獲略備。書[illegible]例有[illegible]其後為問答，備考眾說，首回答異[illegible]說，未[illegible]曰答疑，從了大綱，必不可信者。[illegible]曰致正，問出已見，[illegible]別為按語，所謂商也。開卷學而章，謂夫子憑空說一學字，不知所學何事。次斟記者次以孝弟一章，見學當於孝弟用功也。次以巧令一章，見學當於自己心上用功也。次以三省章，見學當於自己身上用功也。又謂學字今[illegible]致古訓覺，兩相為按，於理乃足[illegible]致。乃將事與習字義近覺，乃修書與[illegible]理通。諸如此類，與見解[illegible]

廣[illegible]汝吉子、[illegible]孟子似為上中下[illegible]，刻[illegible]於與他本略異，首有蘇士璜序，刊于咸豐九年。

大學說

清惠士奇撰。[illegible]彭紀有[illegible]附士奇所著禮說之後，以大學本小戴之一篇也。段玉裁為之序。時[illegible]廣王年、[illegible]分章，[illegible]遵朱子，[illegible]則多所訂正。謂大學之道，致知在格物，格物在知本，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言格物乃啟下文，非結上文。弗子以明德為本、親民為末，謂德為本可，謂民為末不可。[illegible]致知格物為言，非謂明德親民。親民不論新民，[illegible]不取格去物欲。格之言度也。[illegible]譬為嚳、王康[illegible]朱子訓解之失，謂[illegible]意誠心正而[illegible]，又謂大學首章後言格物，先以本末終始先後啟其端，末章矣完絜矩。後上下前後左右中，其義[illegible]絜矩猶格物也，絜矩者取諸上[illegible]

璧諸下，取諸下，璧諸上，推而至於前後左右皆然，所謂
怒也。持此說尤辨闡，其他六十四卦[illegible]辨駁處
辨精言碩論，根極理要，非謬妄矣。

四書正事括略七卷附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illegible]奇齡晚年，以平著四書改錯，其
門人[illegible]取奇齡所著四經集及諸錄之及四書者，而
類是書，原止五卷，卷一正名，卷二正文，卷三[illegible]正禮制，
卷四正故實，卷五雜正，六七兩卷，則補前所未備，[illegible]錄
[illegible]書，或兩存辨證之，[illegible]主客問答之語[illegible]，
為附錄一卷。曰正事者，以宋儒說事物說心性，每隱常括
以事物二字，則專指事實，而凡名物典文，禮制故實，皆
其中，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也。惟是辨事實[illegible]詳[illegible]逸[illegible]扶明多涵易
啟攻難，故降作集二十[illegible]體例[illegible]通有質辨頭處
原文[illegible]，是書主攻朱
法，其間[illegible]駁，參見以覘明人懷疑偽處
都京山姚舜牧等[illegible]遠勝[illegible]其後增為四
書改錯，此則大略推勘也。[illegible]
有奇齡自序，時年八十有五矣，又有門人王宗炳序[illegible]
傳中甚宇通光同己亥蕭山沈豫重刊之[illegible]

朱註發明十九卷

清王掞撰。掞字顓菴，江蘇太倉人，太常時敏子。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是書[illegible]序，有內閣學士[illegible]。論語、中庸、孟子[illegible]以為從來次第猶如此。掞篤信朱子，就章句集注中，一字一句，細意尋繹，[illegible]發明其涉註義，象即列本註之後，其涉通章大旨者，則首節註之後，或列末節即註之後，[illegible]不一例。[illegible]學論庸[illegible]章句為朱子生平全力所注，章句原不分內外，[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每章內分有各經文，故辭之加詳。論理則朱子取其大醇者入內註，醇疵相間者入外註，辨析本義。此書往內註不往外註，而外註為朱子所自言，附又次急為表出。中庸不分內外，與大學同，以是發明精曉。孟子集註，內外又兼。論語[illegible]且外註僅居十之二，其中又半為朱子所自言，其他亦多采諸儒輯略集註，內外兼收，此書大概也。惟是書要以本註為主，他書載朱子之言，有與本註不合者，概置以為未定之論，不知朱子晚年見解，因時不同，有晚年自悔其非而改本註，有未及改定者，未可執一而論。

[illegible]刊[illegible]當屬[illegible]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無卷數

清湯傳榘撰。傳榘字子方，江蘇長洲人。自明永樂命纂四書大全，自宋迄元，諸儒之說四書者略備。其於是明代二百餘年，傳朱學者墨守其間，紛敗不一，蓋陽明一派代之而興，[illegible]為朱學者，亦不免因之歧出。[illegible]文清、敬齋、月川，接朱之緒者也；龍溪、心齋、念菴，楊王之波者也；他如整菴、清瀾、莊渠、少墟、景逸、涇陽、蕺山，或則據斥陽明而不能於紫陽者；[illegible]或則尊崇紫陽而未能於陽明棄白畫剿。傳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是書[illegible]自言博涉於儒先之書最多，[illegible]每覽一編，輒舉其有發明翁子章撰，錄積二十餘年，已覺洋洋之態，然附於大全之後，則其多不勝載，乃遂自為明儒精義一書云云。抱是樽雅，言雖宗別擇亦頗於慎，視大全之冗亂，尚為勝之。[illegible]於四書者非朱學所能限，而明儒之說四書者[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傳榘責矣，又是書[illegible]有自序[illegible]

[illegible]康熙四十四年[illegible]

四書繹注不分卷

清王鉞撰。鉞字一雪，河南柘城人。自明以來，注四書者，[illegible]有大全、蒙引、存疑、淺說、達說等類，雖皆本之朱子，而說以紛而愈歧。鉞以為此類皆以書說書，未有以書說理，以書說人，人身心性命之理，獨有取於石門呂留良晚村評時文之語，及平湖陸隴其稼書之松陽講義，謂其於孔朱注有所發明，於每章下首列呂氏說，次列陸氏說，又次則列己說，[illegible]朱注之蘊。[illegible]清初篤信紫陽者，[illegible]呂陸二氏為最。呂氏借時文為講學，其評時文語[illegible]精義[illegible]，乾隆禁燬以前，其書風行一時，然未有據以詁經者。陸氏則當時已推為理學第一，其講義早為經生之所誦習，[illegible]取於此二家，可云特識。首有錢肅潤序、張夏題辭及鉞自序。錢序中繹字之義，引楊龜山、羅仲素曰[illegible]常存讀書之法，以自修之以心，驗之經，寂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意之表，[illegible]亦為繹也。[illegible]書[illegible]蓋取於此。[illegible]刊於康熙丙子。

學庸竊補九卷

清陳學暇撰。學暇字石美，江蘇武進人。諸生。是書首有簡親王、孫嘉淦、潘思榘、程景伊、劉於義[illegible]序，及自序，又附記十三條，[illegible]大旨以朱子為宗，[illegible]諸家[illegible]之說，載於大全，采其析理之精者[illegible]參互闡明，間附己意，加按字以別之。[illegible]以為學庸之義，周編渾涵，非一說所能盡，不相謀而實互相發明，不可偏廢。又或正意之外，尚有旁意，一義之中更包數義，欲俾後人玩索，[illegible]前人之意，補前人之說。又以為典故未詳，於理必有所歉，[illegible]史而已。自言凡[illegible]書[illegible]之間甚有[illegible]斟酌，非徒作舉業者所必須也。[illegible]有備孟[illegible]卯，書刊於乾隆丙[illegible]。

四書題說二卷

清梁彩撰。彩號月山，福建將樂人。諸生。[illegible]朱子集傳[illegible]論學者於日用切近處指示，使人腳踏實地。[illegible]丁[illegible]改業所爲傳是書，以題說爲名，蓋時時文課徒，彩即借此使學者切己體認以尋聖賢立言本旨也。[illegible]首有丁改恭序，書中如說有道而正焉[illegible]謂今之讀書者何嘗不就正於人，但所就正者未必皆有道之士，終日談經不外科名得失，語及勸學，不外富貴功業。先生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得志則咨肆驕奢，失志則垂頭喪氣。說學而不思則罔，謂今之讀書章，汗牛充棟者，謂作讀書之人，皆有不思者，非謂其章旨節旨字解句釋盡於聖賢道理全不思也，謂其於聖賢道理字解句釋，都是爲時文起見，而於自己身心上全未嘗細思也。標所從課[illegible]足針砭俗學之病。是書書目山遠書之一種，刊於道光戊申。

四書讀不分卷

清李蒿崙撰。首有蒿崙序，言：楊紀白文讀之，兼請集注章句，簡潔以求實義，又稱楷朱讀四書，或從誦武分段，注中略具，書中又有虛實之分，依此意以讀白文，私為圈點，角記分段句畫，以讀之，以便開卷瞭然。曰云云。此冊同手村塾，依本為本，題作文起見者，其又有論讀彙讀一冊，[illegible]便初學，真閱家皆，亦無取焉。書刊於嘉慶己巳。

四書正體校定字音

不著撰人名氏。首有道光壬午閏三月植蔭堂主人宣序。宣氏序稱其所刊也。序稱持節吳下,未與尚衣公餘無暇,率以課子為事。適友人汪君爵安有家藏四書正體校定字音一本,逐字音切,無複無遺,且筆墨精嚴,無魯魚亥豕之誤。遍詢坊間求板,竟不可得,因重為剞劂,以廣其傳云云。按此例書板屬重梓,而原書為何人所撰,板為何時所雕,竟付闕如,殊書頗近淺陋,然取便初學,亦不可少云。

四書翼注論文十二卷

清鄭獻甫撰。獻甫字小谷,廣西象州人,道光進士,曾教廣東端溪書院。是書有林肇元序,蓋獻甫門人也。獻甫年二十四五時讀四子書,有所得隨筆書記,所記頗引申其義蘊,亦有與朱注相發明者。獻甫歿後,肇元合諸門人所抄本校而刊於黔南,時光緒乙卯也。

大學古本釋

清丁大椿撰。是書就大學古本節解句釋，[illegible]推求脈絡，[illegible]若者為承，若者為結，若者為中間過組，若者預防，自無不可與聖賢立言垂教，豈若後世[illegible]據辭窮讀文法哉。其中[illegible]往往[illegible]亦未可廢也。書刊於道光庚子，為來復堂叢書之一種。

孟子講義四卷

清丁大椿撰。是書分內篇二卷、外篇二卷。[illegible]心性，外篇[illegible]治道，[illegible]新義之[illegible]外間及論文句下[illegible]詳，殊近從章後總解。[illegible]猶舊說，[illegible]有悟理醫心者。外篇[illegible]附考證，[illegible]亦欠精核。書刊於道光庚子，為來復堂叢書之一。

四書集註管窺二卷

清趙大鏞撰。大鏞字笙南，安徽涇縣人。諸生。書首有胡承珙、趙紹祖二序。承珙序稱其訓釋字義，仿陳北溪，發明章句集注，多所會合。紹祖序稱其能薈萃宋儒之說，以發明朱子集注章句之精蘊。今按其書卷上訓釋字義，卷下[illegible]辨析，[illegible]今從辨析。賣主所著，詞亦簡括，惟不出宋儒理窟[illegible]耳。書刊於道光乙酉。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清戴震撰。震段玉裁作震年譜，言震著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illegible]又義。程易田書稱震自述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而是書震自序，極言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illegible]蓋宋儒談理，未免雜以二氏之說，所謂陽儒陰釋之學，[illegible]通其[illegible]之亂[illegible]。是書大旨，借理學以攻理學，[illegible]諸書必失識[illegible]。孟子闢[illegible]孔子者也，乃條舉其字義，一一為之疏通證明焉。凡理十五條、天道四條、性九條、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二條，責在發明孔孟真諦，以糾正宋儒之誤，並[illegible]聖人立言[illegible]固規特起，見其言之善者，無[illegible]必行之者之無弊。[illegible]即有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illegible]二說，[illegible]特推本之意，為孔孟所未言也，即孔孟

之言性言命言仁義，堯舜亦何嘗言之，而子思以為祖述堯舜者，又何說耶，而為宋儒所藉口，又標舉以一陷虛無，說愈勞而愈不可理矣。書為微波榭刊本，無年月，當在嘉慶初。

緒言三卷

清戴震撰。按是書戴以為孟子字義疏證改定本，戴以為孟子字義疏證初稿本，王前說者為程易田據書中言丙申影抄時，戴年有[illegible]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而震殁于丁酉，是知緒言為定本，而綠樂堂所刊改書戴在丙申之冬，丁酉之春，據震丁酉五月廿七日答彭允初書有云，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復辨論，咸與[illegible]足下之道，截然殊致云云，書作於殁前一月，而云孟子字義疏證，是緒言另加增補明。今觀緒言三卷，上卷自言說中達尊孟子，下卷駁告子荀子楊子周程張邵朱王文成諸子及老莊釋氏，與疏證分目略殊，疏證所言天道諸條，雖亦[illegible]之，而統權二目則未之及，段氏所云辭意多同，而疏證尤為賅鍊之至，精覈之未，殊不虛也。是書[illegible]與原善三篇，分刊，不知何人，戴氏遺書所不收，錢大昕王昶洪榜孔廣森所述戴著書總目亦遺之。惟疏證所發，沫之部分共[illegible]編，諸仍不少，[illegible]當並錄之，或取附疏證，各傳之後，勿[illegible]全湮無傳也。

原善三卷

清戴震撰。震有孟子字義疏證，已著錄。原善[illegible]爲之書三章，既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爲上中下卷，[illegible]合矣。[illegible]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今按震文集卷八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其下又有讀易繫辭論性、讀孟子論性二篇，相連。是本則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其每卷之首章，即文集之三章也，其下即雜引羣經之文爲左證，業不限於繫辭、孟子，惟每篇刪首之一章，取校文集，其語加詳，且多異同，蓋其後[illegible]也，所見又稍進者，故兩存之而不改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善者，曰仁，曰禮，曰義，[illegible]限於[illegible]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illegible]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全書即據此發揮[illegible]大旨[illegible]訓，以析荀子、告子之說，[illegible]其言極辨[illegible]是書有無[illegible]原刊[illegible]本[illegible]上[illegible]有注疏[illegible]發明兩閣上之注，標曰原注，不知何據。其書亦刊於[illegible]易有殿，汲撕刊遺書本，在乾隆丁酉。

四書辨訛六卷

清汪陛撰。陛字蘭友，安徽婺源人，諸生。自明以八股取士，八股限以四書命題，雖功令遵用朱注，然講章既夥，言人人殊，作者又每標新領異，以示文心之出，俗不顧書理之失真於聖賢之言[illegible]，全者偏之，辭者晦之，嚬者逆之，[illegible]矣。以文害辭，屢經作[illegible]甚至以後世之情形擬前朝之事，務以異端之宗旨，爲儒術之指歸，[illegible]儒語猶未廢，藉坊間時文選本爲挾秘，自大全[illegible]引存疑、淺說、說約諸書，迭醇駁不一，而群選家陽仇凡鑿呂留良二之家而[illegible]其[illegible]正歎外，化[illegible]陸爲是書，[illegible]辨訛[illegible]首備失之法，辨其合不合，次[illegible]及[illegible]行世之有名時文，又次及諸選家評語之說及說之訛者，[illegible]記以歎不訛者以圖，辨[illegible]自序云作[illegible]文字必須貼切聖賢本旨，見解義有不當於所者，[illegible]而棄之，書解覺書解有不合於是者，及[illegible]諸白文，[illegible]此其大旨也。按是書[illegible]務[illegible]恰，惟見理頗真，語亦簡淨，[illegible]

陸[illegible]派多[illegible]良[illegible]書後亦[illegible]間有[illegible]八股[illegible]行之自[illegible]傷之以[illegible]亦不得已[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汲朝和[illegible]世[illegible]李天叔、胡遜聖、汪昕序，又有自序及凡例，刊於康熙三十二年，殊爲[illegible]。

古本大學說一卷附大學改本攷一卷

清邊廷英撰。廷英字育之，河北任邱人。是書說多新闢，以為大學言明，言誠，言慎獨，皆與中庸大旨不異，而書中所出名目亦多出於中庸。言修身即中庸修身以道事也；言正心即修道以仁事也；言誠意即誠身事也；言致知即明善事也；言格物即體物事也；言[illegible]家治國平天下即中庸論天下國家事也。又書中引曾子之言，而末章仁義義利之言，為孟子首章之言之所本；自[illegible]之言，為孟子慊心之言之所本。據此則大學之作當在曾子之後、孟子之前，自亦子思所作也。其[illegible]作中庸，意主於述聖教，故全書所述皆孔子一聖人之言，而以己意疏明其大旨。此書則自立言，而雜引他書以證明之，又[illegible]以為大學一書本義不明，誤於改本補傳之說。改本之有補傳，由於誤認經文為四則傳目，[illegible]必須逐條逐件各自做工夫，又見誠意以下朱子多免[illegible]色後文皆複說一編，惟格物致知名色[illegible]後文不再見，遂疑經文有脫簡，另補格物一章，不知此節文意乃逐節推上歸重一處之辭，非平鋪直敘細列條目之辭。[illegible]其解致知，謂致與中庸致中和、致廣大之致同義，致之言猶盡也，盡其分而無憾之義；知謂心之良知，即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格至也，物兼[illegible]物事物二義。

[illegible]載[illegible]圖，後附大學古本改本攷，由[illegible]程明道以下十家，不加論斷，[illegible]學者比觀之，是非不難自辨。雖[illegible]坊傳本亦列焉，以其另判定字所用也。書[illegible]有廷英自序，改本攷有廷英門人賈臻後跋，其錄改經傳者例兼廷英所中庸說言也。書刊於道光十一年。

中庸說 二卷

清邀廷英撰。是書分二卷，[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子思述聖言以明聖教之書。其曰修道之謂教，又曰自誠明謂之教，皆指孔子之教言。[illegible]道之教，即孔子修道以仁之教，[illegible]自明誠之教，即孔子明善誠身之教。[illegible]二十八章，[illegible]依文為釋，義多允愜。[illegible]其特創之說，謂中庸一書多出於易，首章言中，[illegible]也，言和，即[illegible]和之義也。言[illegible]，即易之言中言和言[illegible]，即[illegible]言獨之義。言天地位，即易言天位、帝位之義。言萬物育，即易言[illegible]資生之義。其所言明義，[illegible]天言命言性言道，即易乾傳言天言[illegible]道言性言命之義也。[illegible]再證全書言默，即易言无言之義。言明，即易言亨之義。言庸，即易言恒言常之義。言博厚載物，即易言坤厚載物之義。言博厚配地，即易言德合无疆之義。此外言索隱，即易求深之義。言遠人為道，即易言遠民之義。言夫婦知能，即易言時謀之義。言素位，即易言素履之義。言居易，即易言坦坦之義。言遠邇高卑，即易言升階之義。言闇然，言不顯，即易言含章之義。言不疚，即易言不疚之義。言無惡於志，即易言得志、含志之義。[illegible]謂[illegible]修不過孔子删定，惟易之文傳，乃孔子自[illegible]得此一說，而中庸[illegible]作述源流可見矣。其解鬼神，謂書言鬼神，實非正言鬼神，蓋即鬼神以況言人事之辭。鬼神即造化也，鬼之義歸，神之義伸，以造化之循環往復，有屈伸之義而得名。按此釋鬼神，自勝於二氣良能之說，然[illegible]下文祭祀一流，[illegible]不可通[illegible]耳。書無序跋，刊於道光辛丑。

四書心解不分卷

清王吉相撰。吉相字天如，陝西邠州人，康熙丙辰進士，改庶吉士。[illegible]潛心性命之學，嘗問書於李中孚，是書蓋其養病家居時所作。自序謂心解者何，解心也。諸四而不解，心恐隨習討論之說，每嘗於心[illegible]去之。其書自抒心得，以傳註解於句為崇，至事物之際，讀書為自修之首，而明德入修有次第工夫，則是以致知為學問思辨之功，以誠正修為篤行之功，分知行為二事，而謂視致知為推測之能也。故其釋格物，不取朱子之說，[illegible]然亦不取陽明致良知之說，謂特物字者，做物欲，格得物欲，神盡自然靜極生明，此是自為之學，[illegible]是家又謂格物物格是安頓的界限，格物猶燈照路，照一步走一步，物格如明燈當懸，物來[illegible]便順集。又謂傳曰註疏知字，故通書中解知為向事物之外逐，不知知行本是貫一，皆在心上做事，於事物後識見多，遇事物時逐可否之途，用之[illegible]於此[illegible]精闢，[illegible]其釋大學中庸孟子，以為皆發明論語之道，[illegible]大旨大[illegible]辭，於知之一意，謂仁為知之體，義孔為知之用，信為知之貞，德為知之發，力為[illegible]萬物皆一，知為統[illegible]統，書中類規處[illegible]能貫通融會，他不依傍[illegible]前有張琪及李中孚二序，中孚序謂其所見本原，學見甚大，[illegible]可謂推許之至矣。[illegible]道[illegible]間[illegible]書刻於康熙癸亥，道光間重刊，有張[illegible]後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辨疑一卷辨異一卷

清李[illegible]撰。[illegible]有四書[illegible]說十二卷，時年六十八矣。

閣二年又取四書大文直講二十卷，未能付梓。其門下士

為[illegible]錄其辨[illegible]與[illegible]閣子辨異者五十條，彙為一

集，即是書也。書中所[illegible]辨[illegible]，[illegible]為性理，不得

致極知辨性字，謂理在氣中曰性。張子[illegible]謂不雜於氣質，不離

於氣[illegible]質是已。四書屢見氣有性之名，甚是未顯，以虛字

之義未明也。又曰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性二之，字亦未妥。

辨四端，謂仁義禮智四字[illegible]解者，有僅惟朱子曰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謂從聖言體會而出，惟智字無解，當為之補曰知者性

之本體，心之虛明也。獨[illegible]子解曰以實之謂信，[illegible]

信中來，是朱子言中來[illegible]以信字配仁義禮智[illegible]

[illegible]

係[illegible]乃五倫[illegible]辨試子行弟子解[illegible]

也，實不虛也。毋妄者無所關陷之意，至誠者曰[illegible]

之德無所關陷，故曰無妄，諸儒以實心實理解誠字[illegible]

開陽三德，不知所[illegible]何事，辨道字謂[illegible]此字[illegible]

解，勢氏[illegible]書[illegible]解作無心之失，[illegible]此字乃從用情之不

得其中正者，即周易大過小過之義。[illegible]辨欲字，謂此字

解者都[illegible]在不善一邊去，如私欲人欲之類是也。程子於此

章註云心即性[illegible]，即[illegible]字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之欲，並有人所不

能無者，[illegible]謂欲字方通，欲是心之初動，其[illegible]甚微，猶未可

以言情，到後來[illegible]心[illegible]，乃是情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辨懷字謂巧笑

章[illegible]子以孔[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子夏因詩知禮是一層，是

進一層，[illegible]而時已進一層，[illegible]大[illegible]如是[illegible]

的[illegible]的，凡朱注用懷字都是用[illegible]

為懷之說，辨[illegible]連謂[illegible]是連[illegible]道二

句是由孔義以知[illegible]，子貢是往事，以上說仁者子是往

心上說仁[illegible]

[illegible]

異以[illegible]

識有門人李[illegible]和序，書刊於道光丙戌

四書會通十一卷

清吳楚椿撰。是書《小學》《庸》會通、《論語》會通、《孟子》會通，蓋因刻工不敷，次第授梓，故另為別，而是書亦《學》《庸》會通之。乾隆辛丑所[illegible]，《論語》《孟子》俱呈於本，然未刊也。[illegible]卷首有楚椿自序，[illegible]大學有談稱[illegible]其書[illegible]章[illegible]疏解其意[illegible]，辨繹其詞，隱者通之，[illegible]隱者[illegible]顯之，委曲暢達，雖未能有所發明，視向解字釋[illegible]圓，有殊矣。自序言有書之紛紛，執一以朱子訓道字於率性而別，曰率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於所以然物則曰道，行於彼於道之以政則曰脩，引導也。道率於己，性由己及人，即以引導乎人，會此三注而道字於道。朱子訓信字於有身章，則曰以實之謂信；於天道則曰循物無違為信；於勞民章則曰誠意交孚，本己之實心而循物無違，以孚乎人心，亦會此三註而信字於道云[illegible]其書名會通[illegible]大旨亦略可見矣。

中庸[illegible]詮二卷

清吳楚椿撰。是書[illegible]中庸全書，由通貫而後分析，凡二卷。一十八篇，曰名義篇，曰統緒篇，曰小人誣民篇，曰君子立極篇，曰論道篇，曰因性立教篇，曰德根於性篇，曰五常之德相需為用篇，曰即心言誠篇，曰天性貫然篇，曰總論篇，曰論首章總旨篇，曰論第一大支篇，曰論第二大支篇，曰論第三大支篇，曰論末章總承篇，曰答問篇。前十七篇皆標題立說，答問篇則[illegible]大都救[illegible]補諸篇之所遺[illegible]
[illegible]朱注[illegible]其[illegible]正其[illegible]
[illegible]義[illegible]懷[illegible]字[illegible]隱字[illegible]善字[illegible]謂[illegible]字數字[illegible]允愜。卷首有蘇鶴序，末有族姪森跋。書[illegible]列於[illegible]蓋於四書會通之前也。

四書集解不分卷

請朱應麟撰。應麟字耕岩，江蘇崑山人，貢生。是書以程[illegible]朱為本，次以呂晚村，謂其力闢異端，有功後學，[illegible]大全所裁諸[illegible]，諸書閒采一二，[illegible]其諸家之解[illegible]又多刪易，道統[illegible]其條貫[illegible]業[illegible]首有[illegible]庚寅應麟自序，[illegible]凡例，又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黃達序。[illegible]書未刊[illegible]行世者，只[illegible]遂鈔本耳。

四書臆說十二卷

請李見菴撰。是書卷一說大學，卷二說中庸，卷三說論語孟子，卷四五六[illegible]說論語，卷七說學、說道、說心、說理、說氣、說性、說情、說才、說欲、說人、說事、說經書、說文藝，各分篇，卷九至十二[illegible]。首有自序，[illegible]見[illegible]請君及一二舊游相往商書，舉相質証，其後有先後不合者，憑之以待參酌，為八卷，都訊瀝後四卷乃尊傳歸宿云云。其書每參引紫陽陽明二家說，而識傳至書刊於道光二年，為[illegible]錄舊書之一，[illegible]蓋見菴[illegible]居我都日所[illegible]著也。

四書集註直解說約七巻

明張居正撰。居正為萬曆時[illegible]四書直解進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四書章句為綱、次朱註、次直解、句櫛字比、大都平實。康熙[illegible]乾學重刊其書、[illegible]又取顧夢麟[illegible]說約原文、以細字載其上層、首有[illegible]乾學序、[illegible]居正進講章疏、又附四書直解看書法、[illegible]書淺陋、不知何人作也、

批點四書讀本七巻

清高玠校輯。是書就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原本、加以[illegible]或錄他家之說、或出己見、以[illegible]字列於書之上下方、[illegible]批行間句讀之間[illegible]以點及圈或密圈、[illegible]語意在前插、[illegible]注重字體字音、[illegible]為便於初學誦習計也。是書有高玠序、書刊於道光七年、

大學俗話五卷中庸俗話八卷

瑞亭體仁撰。體仁字瑞亭，四川崇慶人。諸生。是書卷首有[illegible]序及體仁自序，又[illegible]賈瑞[illegible]張潤二序。蓋商榷此書者也。大旨不外以程朱為宗，即宋儒說亦不悖於程朱者。說推旨[illegible]義，每由暢達於文理，[illegible]便讀者脈絡貫通，[illegible]便讀者心目豁然，[illegible]於童蒙淺易尤便。書成於[illegible]十[illegible]年壬辰[illegible]，成都刊本。

大學講義　倫明

蕭炎撰。炎號隱公，廣東梅縣人。[illegible]於北京清課書[illegible]集同人講大學，以據方言聽者多不曉，乃草成此書。卷首附[illegible]詩，[illegible]記錄起也。有[illegible]序及炎自序。大旨以為大學之道一句總攝全部，下三句申明學道所在，正文曰明明德之德二明字有人事天然之別，於朱補釋格物致知之義曰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字內工夫，且知止而後有定而後能靜能安四層工夫[illegible]

已違[illegible]知止之知字大[illegible]王云[illegible]貫通[illegible]

但每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illegible]使其[illegible]明之條上明字

內一部分之明，又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全體物物由之[illegible]惟獨[illegible]可入之門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部引申譬喻，曲暢旁通，皆闡發格物致知以為修學
至於心意動而后，改心內所藏之[illegible]意，意為所藏之知
知內所藏之物其[illegible]幽隱諸細，更不可以言遣，自修身以
至所謂平天下，體人情物理，以身心家國有可分也，誠意獨[illegible]
用，單提直起，以意知物三者不可離也，天下無離知物而仍有
所謂意者，缺一即不成為意，焉有誠物可言，單提誠意其
內即含格致，朱子教學者格致，誠之入門，曰所謂誠其
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是毋自欺
其獨知而致知也，不云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使
學者不得假善惡之名為自欺之柄，[illegible]常人[illegible]好當前而
惡不負時，惟獨君子不特不敢以富貴貧賤為好惡，並不敢
以邪正為好惡，蓋邪正尚非自然天則，屠驗佛老楊墨
好之者奉為仁聖慈悲，實僅正，惡之者亦為貪狀[illegible]
實僅邪，知仍是各隨其意為邪正，焉足定好惡之準，
故以邪正為好惡，必有待于邪正之辨，而後有好惡，必待
有好正惡邪之象，而後可審，則所審者事之跡，邪正之[illegible]
審一已好惡，更不能審一已好惡，當其[illegible]善惡論精[illegible]權
不刊，[illegible]議多[illegible]創闢，惟序中稱其深造自得[illegible]

非[illegible]非[illegible]道

[illegible]書為民國元年排印本

四書劄記

清王廷森撰。廷森字松宗，陝西臨潼人。乾隆甲戌進士，歷
官山西五寨、粵東、廣西興業[illegible]縣知縣，擢吏部考功
司主[illegible]事，從祀名宦。是書仿薛文清讀書錄[illegible]開
卷有得，隨手劄記，積久成帙。首有乾隆乙未自序，蓋
[illegible]都日[illegible]編需次，僑寓[illegible]都，與諸生[illegible]講
論，因取舊[illegible]稿，[illegible]增刪成書也。其[illegible]後[illegible]年，主講[illegible]
畢，書[illegible]後[illegible]是書重加訂正，距前[illegible]序適十餘年
矣。另有門人閻戊序，作於乾隆乙未六和堂序也。
書成未刊，夫曆九年臨潼縣知縣趙風檮於行遠
編付梓，功未竣而[illegible]，訓導任嚴赫，言讀其之
名有序，記其[illegible]事。閱[illegible]時日別有[illegible]序，則
廷森之鄉人也。是書[illegible]述大義[illegible]
[illegible]名理，務得於天命心性，而試主敬，有關學術實
剖析尤細，蓋往往體會得來，故於言之深切，書中多
引孫西峰說，其所受業師也。亦間及他家。自序云：凡有
所見，輒記之，不必所見之果是也，一時見以為是，一時輒
記之，不必他時之見以為[illegible]其是而是也。其識言之足

與先儒相發明者，類於明白易曉，不以牒於舊同而不
祀也；其或自抒所見，不盡與先儒合者，即以所見祀之，不
以牒於立異而不祀也；其或旁見側出，傍書以發深者
而不必與書相深括者，[illegible]亦即以他說祀之，不以非書
之旨而不祀也。觀此可知[illegible]書之所由名，而一路舟敗
之素旨已矣。

大學指掌一卷

清周際華撰。際華字石藩，貴州貴筑人，嘉慶[illegible]進士，字瑞堂，
官江蘇知縣。是書蓋取[illegible]注子[illegible]伏其名[illegible]
而[illegible]際華為刪其冗閒，補其缺略，正其譌誤，又
後書前家說，[illegible]成完書。[illegible]大旨就朱子章句，[illegible]為
[illegible]詮釋，[illegible]使章脈顯豁，義貫通[illegible]
謂[illegible]字間註音，句標圈點，俾易便初學討，
書眉[illegible]評，[illegible]者謂簡要。於大學之道道字，
作方法講，[illegible]道道字[illegible]作當然之理，不同；又謂
知止止字即[illegible]至善字，其在止止字指工夫者
不同；又謂定靜安慮得乃其功效次第，不是工夫
節目，蓋纔知止便能得止，中[illegible]向，[illegible]靜安慮，乃
遞言之。[illegible]如此之類，[illegible]見分析甚清。卷首有
秋池林秀及際華自序，蓋[illegible]中庸指掌作也。
書刊於道光辛丑。

中庸指掌二卷

清周陽章撰。是書刻於甘泉汪氏，而陽章為……取之證，訂與大學指掌同。其書……朱子章……與大學指掌同。惟卷首另有中庸考一篇，斥孔叢子之偽，謂子思十七非著書之時，中庸亦無四十九篇之數，家語後序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為四十九篇，家語出王肅，非孔氏典，亦其本不足據。或疑四十九篇、四十九章，亦非漢注，則義中庸僅二篇，不過疑傳者分其卷帙，如趙岐注孟子析七篇為上下，非中庸只是一篇一氣，則依朱子分為三十三章，使後學潛心玩其節次脈絡，其中層次實校之相當，節節相承，一出自然之妙云。……附宗……

辛丑

中庸臆測二卷

清王定柱撰。……有……欽定禮記義疏御纂一刊，以見朱……外，鄭注孔疏無不可廢，均有序，以為章句……後，瑪儒代興，於道猶缺，於校遂引，未可專以派其分章或從鄭孔，或從朱子，又或以意定之，其名說與……句多所駁正，或引伸其未盡之蘊，間援引諸家，未……其是者，辯其非者，頗能體會經文。……性之獨道……章句謂循性之自然而為道是也。然……篇至誠能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但氣為性，不本為道，而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統我與物為性，不能以我物之數割於道外，豈畢天命之性，而道存其中，因無庸覆釋，而通篇修字……皆主義已自盡之事，不復……聞言……不如從陽明說，以為道統二十一章……其說明誠之性之……所以……統篇未及義中明至誠至聖之為天道，又修道之……教章句以為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如孔……政刑之屬，雖但說……政刑……聖賢親民之事，此……所推……大本，……聖賢明之德之事，亦不外得

明之後為長，惟明書道學性命，本自宋儒

要聖人品節却是不[illegible]定全體作。此說亦見百輩

用而不知者何不要。聖人之品節，即為可謂人為乃天[illegible]

道必須本此義，天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又與司馬溫公論南方之弦

不務形者也，北方之務過形者也。宜柱則以為南方之柔

為人情所難；政者修道，北方之剛，淳而易動，及不及者

[illegible]又曰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宜柱謂此當寫言，字改誤[illegible]

而子進為大夫者，乃舜章義相移。凡此諸說，足見

斷而不爲苟。書刊於嘉慶二十四年。

古本大學通解　不分卷

清嘉錫欽撰。錫欽字京圃，湖南衡山人。嘉慶　進士，

官至太子洗馬。是書首錫欽自序，以爲程朱表章發明

之功，誠不可泯，而更改補傳，亦有未安。因是體會貫通，博

然有以復古本之舊觀，識經傳之定界，審弟子所謂

明善之要，識身之本，程子所謂學者先致知。天德王

道，其要只在慎獨，非徒不泯其迹，而可以暢其

旨云云。書中先以古本大學讀法，經分四段，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謂於古見分，屑目[illegible]

以明善由致知入，致知以前更無事，格物乃致知之實，

致知與誠意根基，誠意居正心之先，所不徒違正心經

意誠者正所謂平之意，斯不自欺其所致之知

書中[illegible]此旨[illegible]明爲修明其[illegible]說仁
[illegible]易郭須可嘉者，如謂正心正字寺一以上也，修身治
平，皆以歸於正，皆字一以上也一者，何至善也，自標
字引說文[illegible]諸書，訓政訓誠，鄭氏讀隷爲慷，不依
慷字解，鬆讀爲厭，[illegible]
厭然，則又從厭爲黶，[illegible]如何看[illegible]以爲懷釋，[illegible]
讀，不失晨鈔[illegible]之快物本心，其[illegible]於物[illegible]
責[illegible]姚江王氏訓格爲正，[illegible]將格物混入正修中，意在
[illegible]下物理之說[illegible]
[illegible]
子傷者[illegible]物莫若實之於身，得之知加，致知之要，
當知至善之所在，以父止於[illegible]，子止於孝之類，[illegible]
最當傳旨，書中話義大都[illegible]
[illegible]
是書刊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醒義不分卷

清孫洤撰。洤字靜于，號撝菴，河南容城人。康熙進士，授內閣中書，請假歸，游名山，不復出。洤爲孫鍾元孫，早傳家學，是書[illegible]，成於康熙戊寅，[illegible]至孟子宋小國章而止，其子用楨因補成完書，並質正於方苞，則叢載名世諸先生[illegible]付之梓，[illegible]洤[illegible]聖賢書，一開卷便外與著聖賢爲語一堂，出於之口，入吾之耳，自能得其立言之意。偶有未合，爲參之註[illegible]疏，便已當下瞭，又索解於講章者，口中醒得，腦中僅是不醒得，書以醒義爲名，職有見乎此也。自來解四書者，[illegible]往往[illegible]整實字而略虛字，[illegible]之之者也每以虛字傳神，至於開字人亦忽之，讀過[illegible]洤於此等處最爲著意，如解大學之道，謂道字作道理，無所不包，不得三個在字且之字明係提說氣，所以知其爲進爲之方，解天命之謂性章，謂首節原欲正明性道教三件，故須剔醒之謂二字，解子曰學而時習之章，謂不亦[illegible]字乎字，夫子心中有咀嚼甜切難向人言之意，[illegible]文子附內容章，[illegible]章而能

字當相叫處，蓋指衰親之人，細屬犬馬之人言也。說能養之
人，則何以別僕，指一人而言；若言子於字，則何以別僕指兒
母，犬馬言至於二字，所該甚廣，自當內子弟奴僕以下
至犬馬如此之類。大率據李雄文、陸德明、孔穎達之間注疏，適
信朱注，此偶錄解朱注者不少，就中輕重抑揚，及近主
答頌細心理會，因統觀近似處，在千里放書，如果[illegible]
[illegible]
卷首有揭中諭，張楷、瑞黃麹遷序，及凡例，凡例亦用
楨補訂，書刊於康熙四十八年。

四書類通錄十九卷

請與紹敘撰。卷首有紹敘自序，略謂四書集注、訓詁
本之漢唐，義理一宗二程，復參稽於游楊呂謝及諸老
先生之言，要析理之精，補備之精，釋詁[illegible]碓，考據之確，
千聖心源，自是復明，而亦不遺於名物度數之細。[illegible]
[illegible]惟初學之士，或未及詳考，而
究心於觀宋元儒說，昭儒其淺之朱子者，以止語類一
編，程子張子之書，[illegible]更[illegible]無取盡發之伊洛關
閩互相發明之書，續之有關大義、地理、正當微義，
皆切於之，而有補世之一助。[illegible]蓋大全[illegible]註，書疏、集注
之標其要，其室礙難通，釋於聖人者不少，因並為之附
以辨別云云。[illegible]今觀其書，就朱子集註節解文
分，[illegible]其義有未顯者，[illegible]
之[illegible]發明[illegible]有未備者，為之補充，所因援引[illegible]陸
或[illegible]外，上及宋元明[illegible]諸儒，[illegible]清儒李[illegible]陸
[illegible]做書及其師丑候說，大所取資，[illegible]
[illegible]其自為說亦多

條多有得，又取集註諸刊本，考字句之同異而求其一是。其於集註，洵極羽翼之功矣。惟集註必不能絕無一失，此[illegible]解於訓詁名物典章事物之理，銀敘亦知其不安，而[illegible]特調停[illegible]之說，兩不破註之例歟。[illegible]銀敘自序作於乾隆庚辰，書成未刊，及其孫甲午涇陽劉東白仁始為授梓，有白遇道序。

四書講四十卷

清金松撰。松字西直，浙江嘉興人。諸生。是書[illegible]康[illegible]前有汪霖序及松自序，有看書十則例言。其書每章首有[illegible]，每節即有正講，有補講，其單句單節自為一章者，止有正講補講而無總旨，兩節或數節而旨歸一者，亦不用總旨。大旨遵守朱注，而加以發明，於朱注圈外所引程子張子之說，亦無不發明之，[illegible]明人蔡林陳櫟之說為之疏別同異，於同時呂晚村[illegible]大率[illegible]研求者，所通理真口氣者，雅馴其[illegible]，洵為清學之[illegible]過於無四字，論其當否則是凡時文講四書者，當明清之交，[illegible]作講章者，[illegible]於宋儒之書專講義理，其說每為帖括，故有下[illegible]即儒在上節，後面甚而確不為門戶，明儒之書兼成口氣，自講學一二種錄外，大要皆為帖括而用，故講上節斷不得斷過下節，講前面斷不得急侵後面，理貴透而有不宜後透者，理貴實而有不得說實者[illegible]理[illegible]

據[illegible]

至乾隆五年庚申[illegible]刊，[illegible]書刊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有同邑朱邦楨序。

[illegible]而叔洞激

四書考辨要二十卷 廣西桂林人

清陳蘭森輯。蘭森[illegible]陳宏謀孫。考有[illegible]陳宏謀序言，[illegible]四書註以及大全諸書，於典制人物尤所紀載，因令長孫蘭森排加參核，擇其要略，增以注釋，有疑義者申以按語[illegible]而南篇題[illegible]。據稱[illegible]編校，遵祖命也。序後有凡例，又有春秋十二國、戰國七雄二圖。是書就薛應旂、陳仁錫四書人物備考[illegible]所訂誤[illegible]，引古主經傳及先儒[illegible]說[illegible]

[illegible]所載與[illegible]加注釋，且四書中所引詩書斷章取義者[illegible]引[illegible]本義，釋明[illegible]又[illegible]所引之意。[illegible]題照書次排序，不為分類，[illegible]惟所引[illegible]舊說，間於典禮制度及名物地名[illegible]考，[illegible]書改錯[illegible]若[illegible]釋地諸書，六經[illegible]日按語，甚淺陋[illegible]尚詳備，為初學者計，殊可有翻檢之勞耳。書刊於乾隆己丑。

大學講語一卷中庸講語一卷論語類解二卷孟子類解十一卷

清王賂撰。賂字[illegible]白，號安昌，[illegible]今河南[illegible]汝寧府確山縣也。拔貢生，以薦貴加[illegible]閣中書銜，[illegible]教諭。先是河北道陳寶[illegible]於武陟置致用精舍，招生肄業，聘賂主講席，因取大學中庸講語記略，[illegible]許振禕為之序。其後又續取論語孟子類解，分類為解，論語[illegible]大義[illegible]類解，分類為解，論[illegible]道，性學，[illegible]仁義禮智信，直[illegible]，言行，倫常[illegible]境，出處，論諸[illegible]詩書禮樂，[illegible]君子，君子小人，觀人，[illegible]世，處世，論人，自道，[illegible]聖，容，聖行，雜記等類。孟子分道、性、義、學，論治，辨王霸，論戰，事君，[illegible]世主，[illegible]世人，觀人，論聖賢，論德，紀游，答時人，論出處，交際，言教，記門人，闢異端，叙道統等類。每類中章各為解，論語每類[illegible]又[illegible]有總解，大旨星字[illegible]，無甚闡發，惟明白顯淺，使學者[illegible]領會，其類解[illegible]便貫穿，[illegible]講章[illegible]。書刊於光緒十三年。

四書考不分卷

明戴文仲輯，戴應鵬註。[illegible]四書人[illegible]撰。明人考四書者，以薛應旂、陳仁錫之書為賅備。文仲是輯，於經中經外，兼及集註所載，凡經註所未詳者，一一為之疏其實，有益。首附使讀集註者左右逢源，見有翻書之益，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考者自注學術，敘書刊於萬曆己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經史摘證 七卷

清宋繼種撰。是書摘四書中名句，引經史以為之證，雖於訓詁義理俱無所當，但使讀四書者藏[illegible]比類參觀[illegible]之益，多識故事[illegible]，引讀書之趣，亦非無益。惟務附制藝，根倨可厭。雖制藝代聖人立言，而人間有引四書名作以試經者，究不可為例也。書為坊間通行本。

學庸訓蒙瑣言二卷

[illegible]孔山山人集。不著名氏。首有自序，言兩用朱子讀書論讀用心看法、孟子兩無讀法、學庸大用熟讀法、逐字理會，凡虛字之輕重緩急抑揚曲直，與夫前呼後應，俯仰倚注，移和其神氣，[illegible]協合[illegible]血脈貫通，逐字解而後合觀一句之旨，逐句解而後[illegible]一節之旨，逐節解而後合觀一章之旨云云。[illegible]書依集注為解，以願而體會有得時參以[illegible]誦[illegible]，題曰訓蒙，便初學也。[illegible]序[illegible]而作，以無力付梓[illegible]於光緒八年，先刊[illegible]學庸兩[illegible]種，時光緒八年也。

四書人物備考十卷

明薛應旂撰，陳仁錫增[illegible]。宋[illegible]首有陳仁錫、呂[illegible]序。依四書篇次，逐條摭引故實，明為辨備。[illegible]其[illegible]書眉又有[illegible]註。[illegible]遺甚，且可[illegible]且[illegible]顏為原輯，敦為增[illegible]，混清莫辨，而東學業家視為枕秘。因之翻刊多次，[illegible]坊間書為原照刊，已[illegible]非原本矣。

四書大成直講二十卷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庵，山西靜樂人。乾隆庚戌進士，官四川汶川、清江、達州知縣，累官後儒唐成都著書。按：往以汶錫書博學通經史，尤潛心四子書

後乃歸於朱子，是書乃其晚歲所作，年七十有三矣。以為前儒言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四子書，聖人之大成也，集注章句，朱子之大成也，故此書以大成名。首載朱子年譜，尊朱注也，不載朱子論孟集注原序，及大中章句序文，以為朱子於宋孝宗二十七年己酉，蓋年六十，知漳州，著大中章句成，作序以冠之，故序稱淳熙二年，然此書已行，而六十一歲以後年年改易，至七十一歲後而止，尚有未經改定者，故今日所傳之注，與序文之說每有不合。序文言大學者古大學教人之法，是說大謬，乃古也，今本言大學者大人之學，猶日改本而同，後人不察考，斯義仍刻舊序冠首，蓋誤。又是書首講論大學，次中庸，又次孟子，

者其目為經，次朱注，次低注文一格，他說又低朱注一格。其自為說，別以李見庵曰別之，發揮義蘊，多能勤入精細，自他家所引不同，其辨駁誤，辨異諸儒，亦附於後。前有自序二首，又有門人張演序二首、毛樹棠序一首，書為內刊本，所刊時道光六年丙戌也

[illegible]

大學正業一卷　古本大學修說一卷　古本大學引證一卷

清惲鶴生撰。鶴生字皐聞，江蘇陽湖人，康熙[illegible]舉人，官金壇縣學教諭。是書首[illegible]，次古本正文，次正業節解，次修說，次引證。[illegible]

[illegible]金壇修理清楚，無所用今隆物傳割裂補綴[illegible]

[illegible]

國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非親之義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親之實也。孰曰為人君矣，又曰為國人交，非親之乎。至云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其親也。孝弟慈，親者之事也，而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其親於赤子而曰如保赤子，其親於家人而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親於父子兄弟而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為國人法；如其好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大其親於父母，曰民之父母。至於父母而所為親民者止於至善，蓋[illegible]矣。其解物有本[illegible]，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此所以明明德為誠意正心修身之功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所以親民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也。其辭自天子至於庶人，據禮記王制篇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皆身在學中之人，將為天子焉，將為諸侯焉，將為卿大夫士焉，亦有為庶人者焉，既往事於大學，皆宜修身，皆宜知本也。此[illegible][illegible]引證一卷，引王陽明、錢啟新、吳界、王顧確、士李中孚、汪亮谷、王虛舟七家之說，以發古本之義。鶴生自序作於乾隆丁巳，後有其門人于虞毅跋作於乾隆己未，壽我家刊並光緒壬子其裔孫孝彬為梓行，又有跋焉。

大學意讀一卷中庸意讀一卷

清蕭光浩撰。首有冀聯奎、達林二序，及光浩自序、凡例。次大學中庸源流，而大學意讀、大學文法、中庸意讀，又有中庸源流、中庸文法。所述源流頗詳晰，而注重者則在文法。於所謂章法、筆法、字法、句法，皆以讀古文讀時文之法行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圈點以為標識，俾閱者一目了然，謂宜令讀[illegible]又宜令閱讀[illegible]，其格律之謹嚴，令閱讀[illegible]其意理之深微，且每引前人八股文以[illegible]，[illegible]大旨[illegible]書義[illegible]精深，初學不易領會，似此[illegible]顯明簡而得要。宿有[illegible]他解之最先者[illegible]流言解[illegible]且其訓釋[illegible]亦[illegible]是[illegible]格物謂物字指八條目之物，而格物為格八條目之物，格物只是推究其理之是非得失，必知是非得失方能誠正修齊治平。[illegible]解義[illegible]今人言[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及之[illegible]皆[illegible]隨時異行隨位異。而書位而行之道不異也。所[illegible]孔[illegible]名物[illegible]條，以見[illegible]審、[illegible]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解之家以異論，片言折之，[illegible]書為[illegible]甲子刊本。

恕谷中庸講語

清李塨撰。是書乃塨為及門講中庸，門人記而錄成帙之名。以中庸讀統約言，以為喪身文武周孔曾思遞傳聖道之書，而明直讀聖說也。塨講不敢當，用意為訂正，而命曰恕谷中庸講語。按塨有中庸傳注，發揮理蘊頗為詳密。是書大致相同，而亦互有詳略。且是書每用俗語，達難顯之情，尤為警切。如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謂此乃趕出假道學扶起真聖賢。此小人不是貪財好色小人，是小正外

御愚之流……之流，道亮無忌憚，假然一時中，假然自以為中庸，而聖人道眼乃直斷之曰反君子之道，所以謂之反。謂費是僞字，即賁用財物之費。如人只有十金之產，必斤斤然一不肯費，即或費之於此，而已缺之於彼。若有百萬家產，則任從使費，左宜右有，無所不給。然所以能如此者，費者只為有一善持家之主人為存內，則是隱也。然隱者言不容聲，人妄求之論，故下文只言費，不言隱。子曰鬼神之為德章，謂孫子以鬼神為二氣之良能，未嘗非是，而後儒推演其說，至遍指陰陽之物為鬼神，則不可。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一種鬼神，所以自古聖人分為天神地示三等……殺而發孔聖曰……言凡此諸……國特見闕，離析前人防兆與之序，言解中庸者多，而勝其者卒勤，至於靜坐而覩，主發憑虛而揣性命，亦且參雜空要，漫淫二氏之說，乎其言？是書刊於康熙四十年辛巳。

四書自課錄三十卷

清任時懋撰。時懋字又勤，江蘇長洲人，康熙[illegible]舉人。是書首有雍正[illegible]序、及時懋自序。大旨謂朱子之[illegible]以為發明四子之書者，朱子平生集注也。發明集注者，或問、精義、語類、朱子文集，以及諸儒通釋、集編、附錄、纂疏、集疏等書也。自後之說諸書者，撰者一句之神、挑剔一字之義，立異以新，多所汩亂，因取陸隴其書所點閱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諸書，及汪[illegible]之大全纂辭，詳加審擇，核而陸氏書有前後所見各異而兼存之者，汪書主於糾駁大全、襲用輯釋之語，其所援據[illegible]有複指[illegible]數則異同[illegible]。遂自謂用功四十餘年，[illegible]題曰自課，亦謹詞也。惟[illegible]書之旨，[illegible]外另作[illegible]蒙文計，墨守一家，發明殊勤，但[illegible]言折衷一是，觀[illegible]依講章為[illegible]。其書刊於乾隆四年。

四書正誤六卷

清顏元撰。元字[illegible]主實用，[illegible]宋儒空談心性，其言曰：漢宋儒[illegible]以讀講著述為學，自幼至老壯[illegible]一生心力盡之，故發明雖遠者亦多，然路逕不同，下手亦異，凡遇著實用功處，便含糊朦朧過去，或於向精微遠大處，實無歸切[illegible]，又曰宋儒正孔門所謂小人儒，故其主言皆自己地步，不肯最厭宋儒於聖賢書中所無，添補己意，又自[illegible]生注解，使聖學不顯，甚廢亂聖學之累。今觀此可以知是書之大旨矣。[illegible]書中所摘[illegible]程氏理學擬似之[illegible]，謂克己二字訓克為勝也，[illegible]克去己私之解，已古訓身也，人之私也，[illegible]以氣質為有惡，故視己為私欲，而回克盡日勝私，不惟已之耳目口體不可言去言勝，且明與下文由己相戾。[illegible]文辭亦特可謂快論，其他多有合者，[illegible]元又言氣之正理只偶舉大端，其實朱注之支離妄謬不可勝舉，據此則是書病[illegible]其未盡所欲言也。

然元之義尤注意作世本者曰夫子為東周[illegible]是春堂
京為齊桓又曰吾夫子欲以[illegible]極以正而不[illegible]譎
重錄管仲之仁全以扶周室救[illegible]生為[illegible]為尺之
書義稱為霸出自[illegible]秦[illegible]仲[illegible]詩正[illegible]
之程朱也又曰所不發理之老臣後生安得見朋友晚
釋范浚楊椒山君[illegible]新前[illegible]先生一句之誤[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其旨矣其[illegible]慎者則曰[illegible]漢唐宋
之得天下也以得其失天下也以不智天下[illegible]國之得
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又曰孟子[illegible]義[illegible]戰

者道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三項人[illegible]罪案例
曰善戰者以上我道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者又次之[illegible]並七國皆先生
伯叔錫富[illegible]非三等人啟[illegible]撥[illegible]唆[illegible]侯不立會城爭
地殺戮人民城隍之慘近世之禍則非遊食之天民儒
有三等人生民[illegible]不獵受干城之[illegible]觀以知[illegible]
天地憾於圖樣而男有以扶之書[illegible]王船山居晚
村也置其身獲宋儒[illegible]天[illegible]四書學會[illegible]所排[illegible]
也

四書集疏附正卒一卷

清張秉直撰秉直集四子書疏與成間有私解積久
成帙名曰附正成於乾隆乙亥有自序至道光乙
未同里連鎮太爲四梓行鎮太亦有序稱秉直
博覽羣籍遍讀濂洛關閩之書[illegible]先儒傳學之
書觀元明以來諸儒語錄得之益精聽本四
書大全諸[illegible]以朱子之說為宗體會四子書
外更無可得之學云云今觀其書篤守朱說
者之疏通證明其朱注有前後相歧者或世諸

類相歧者則參互以求[illegible]其是其朱注所[illegible]遺者
[illegible]
其[illegible]期不悖於朱注至諸
儒之解違異朱注者亦多所駁正其中亦[illegible]
注之題[illegible]參證[illegible]如[illegible]格物[illegible]之類
精嚴者惟[illegible]章備解[illegible]難見於繫辭義而未
人之治天下盡己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
將飛潛動植無一物不得其所而窮而在下之文辭
為土之宜別五材之用順時物之性而不失宜

物之宜，此格物致知，所以不遠于一草一木云云，究与住与何涉，是何迂拘泥而不知通矣。

三訂四書辨疑七十卷（江西南城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清張江撰。書辨疑二十卷、辨疑補一卷、續餘錄二十卷、續餘錄補三卷、識小錄十卷、武備編四卷、卑叢編五卷、拾遺十卷。每種前有自序。所辨者，若朝聘、祭祀、衣服、器用、飲食之類，何邪？趙孫等曰注於首，以其言理，雖未精，而典章制度，尚博也。再就經傳史子集並其注，可載者，相輔參傳之下。自宋以來名人議論及何諸注疏所未備者，以逮近儒顧亭林、閻百詩、李安溪、何義門、姜尚均、任釣臺之說，亦附焉。每書之後，間附以圖，以備考。校周章於類編一書，博而成兩類編，體類殊，改作依任，亦便檢覽。續餘錄、辨焉，彙采本之未詳小者，如大學之卯陽、中庸自羽、論語有兩童子疑之類，論語不盡著識小，此則人小而中文小者也。武備、卑叢各往其類，拾遺者，則於辨疑外覆量細考，猶有所遺者，而辨疑、續餘二編，序後別

有從諸條，又有引用書目標引用書[illegible]此其異也。按是書[illegible]抄撮書草（畢業訂正）其意，此以供作文之需要，在措典，惟四子書中一名一物已[illegible]具備無遺，且搜采博[illegible]抉擇尚[illegible]，亦[illegible]考證者所不可廢[illegible]焉。書有[illegible]乾隆間刊本。

四書正義二十卷

清宋繼澄撰。繼澄字澄嵐，山東萊陽人。是書有繼澄自序，及其門人韓慶恒序。[illegible]遺。是書于集注而參以蒙引、存疑、達說、淺說諸書，又以近人顧麟士說約、張自烈大全辨取其精確處為採擇。[illegible]考證已見以發此書。書中於朱子集註不全錄，其錄者註或有刪一二語者，於蒙引諸書及顧、張二氏之說亦間有辨駁。原[illegible]自序謂理義博通，辭氣明約，必合[illegible]辭氣而理[illegible]道乃域其中，義之正也云云。原書於論書之後，誰以先輩劉某書其他疵政而[illegible]以為是書之作，非但分析義因考其論文諸說而擷取其緊。今按是書[illegible]引證諸家所著書義，至三十餘種，抉擇尚稱慎，惜正義多考辨論文[illegible]見[illegible]矛盾乘誤作之作。書成於崇禎壬午，至康熙庚戌[illegible]門人[illegible]相隔三十餘年矣。

[illegible]馬[illegible]書[illegible]

韓慶恒

大學發微 二卷

刊次源撰。是書首有自序，次以誠意傳分篇解例。卷一大學經，卷二大學傳，傳[illegible]分誠意篇、正修篇、修齊篇、齊治篇、治平篇。戴記本無經字，亦無傳某篇字，特為標出者，免混淆也。書中大旨，以為古今疑大學者，在經傳不相符合，經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端，而傳於誠意無釋格致明文，他傳尚有兼例可尋，而誠意一傳，則夾敘明德於事於中，初之不得其故，遂各出私意以相揣測。又以為大學之道，以天下平為歸宿，天下何由而平，明德明於天下，則天下平，誠意即所以明之德，誠意為修身之本，天下之本在身，本亂則末必不治。天下大亂，而平者必人人不自私其身，人人不自私其家，人人不自私其國。其學之範圍甚大，舉凡世界之人，無不納入陶冶之中，故曰大學。而其事則甚簡易，人人有身，人人祇求諸己之身而已足，無須求之人。云云。尤詳於誠意一傳，以為大學以明明德為主，誠意即所以明明德，明明德於天下，則天下平，曾子恐人以誠意與明明德為二事，誤以明明德於天下與天下平為不相涉，故引康誥、太甲、帝典，以明誠意即以自明其明德，引湯盤、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誥、周書，以釋明明德於天下之義，發揮世界之所以[illegible]世更新，則天下自然平，推尋此立說，不[illegible]特理解高超，書旨[illegible]亦見[illegible]所惜個過繁複，衍而忽溢，殊乖復性之[illegible]。[illegible]，書為民國甲戌排印本。

中庸發微三卷

劉次源撰。是書首有自序，次以中庸經說分篇釋例，謂漢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戴記祇有中庸一篇，[illegible]孔子易傳，先列易之全文，而附十傳於後，故舉經而言，則曰周易，[illegible]傳而言，則曰易大傳，中庸說之於中庸，亦當如是[illegible]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中庸[illegible]，仲尼曰君子中庸[illegible]至雖柔必強為一篇，係說中庸之凡例，分段詳明，先經起義之例，即中庸說上篇也；自誠明謂之性以至終篇為一篇，係就中庸之經文分段解釋，屬辭比事之類，即中庸說下篇也。此說雖近臆造，然視他家分支分段，條理頗覺清晰。[illegible]大旨以中庸為孔子垂教救世之經，標本性道之原，闡發天地萬物人我一體之旨，其發義首在去私，而慎獨皆為去私之工夫，私去則心公，公則無我見、無人見、無物見，又以為性之中本無惡善界分者，據其發而得中與不得中而言之，非[illegible]指其本體言，人類雖同禀生生之氣，而自發其生，恒不免太過，與人物之生，恒不免不及，過與不及則非中，非中則惡矣，節章之節制，使其不至於過不及也。[illegible]孔子之教[illegible]以[illegible]節性為第一義[illegible]凡此特說理雖[illegible]難而賞精，惟[illegible]汎濫[illegible]若大學發微同，書為民國甲戌排印本。

四書尊注會意解三十六卷

清張九達原輯，張廣德補輯。首有張瑚序、廣德自序及凡例。是書專宗朱注，故名其解曰尊注會意解。凡諸儒之說有不同者，折衷於朱子。朱子之說先後有不同者，折衷於集註。而集注亦有不同者，有內註外註之辨。內註外註兩說不得者，斷以內註為主。亦有內外註可相參者，則兩存之。書分上下兩欄，下欄全旨、節旨，一章大意，上篇節旨，詳疏字句，採用先儒及時賢之說，務於集註相發明。凡增註，概不載，以詳略得宜。間因心情，請體注中數意之最多者，殊乖體例。第趨見而時文中亦有果深淺之思，足以發揮經旨者，解者未能免俗，遂與講章傳注同視，殊可鄙也。書刊於康熙丁丑。

四書引左彙解十卷

清叢榕年撰。榕年字雪巖，山東萊蕪人。首有王桌璐序。是書卷一至卷七論，卷八至卷九孟子，卷十庸。凡四書中紀人紀事可見於左氏者，咸按次第彙輯其文。彙解者因一人也而數出，一事也而或迭見，詳略互見。有關於義理，間附註解，不過為幼學摭腹者備考之資。傳與四子書，圖解讀者所分廢，亦蓋此以體例也。書刊於乾隆甲午。

繪孟十四卷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忠甫，湖南澧州人。萬曆進士，官四川巴縣知縣。是書前有黃汝亨、胡鍾二序，又有門人[illegible]跋。是書[illegible]蘇老泉批點[illegible]字句櫛比，[illegible]承接遞宣等[illegible]，不無小異。黃序謂於孟子當日所為辯難攻擊、破諍感刺之處，有微而會心，直而刺骨，要而析[illegible]，此為蘇[illegible]所未及者。一一託之毫端，[illegible]則毛髮骨此可眉目衣冠而悉肖，則於毛豎髮指、眉揚目瞬、容與飄搖之神，躍躍飛動，不特為子輿寫照，且為老泉氏點眼云云。蓋孟子本於文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精義，物通即寓於[illegible]

文從錯綜，律之以讀孟子者，固不務闡其要也。書為吳興閔齊伋朱墨套印本，刊於天啟甲子。

孟子文評 無卷數

清趙承謨撰。承謨字襄周，直隸保州人。乾隆舉人，官陝西莊浪縣知縣。是書前有[illegible]瑾、陳風二序，及承謨自序。[illegible]大旨仿眉山蘇氏批點孟子舊本，稍甚細針密縷，融會貫通，無不闡之旨，無不疏之縫，離合斷續，聯衛分明。序稱孟子七篇，止如一篇，而一篇中埋伏照應之法，如堪輿家言地脈忽隱忽現，可意會不可言傳，此書於[illegible]二十一年丙子[illegible]至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始刊行。

今觀[illegible]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illegible]書刻於乾[illegible]

惟每人章古文本分為二而是本仍[illegible]一章[illegible]今文[illegible]

朱文公定古文孝經注一卷

宋朱申註。申，爵里事蹟無可考。[illegible]書前有序例，与朱子刊誤次[illegible]同。刊誤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是本從古文章[illegible]次，每章之後別註今文以為某章，刊誤本[illegible]所引諸書，俱[illegible]刪，是本一仍其舊。[illegible]惟於[illegible]章修厥德下註云：凡諸者皆是後人增加之文，晦庵之所刪去，後皆倣此云云。[illegible]章[illegible]刊誤本無子曰字，是本有之。[illegible]刊誤[illegible]所[illegible]定傳十四章，[illegible]次第与[illegible]全異，而同於古文。其[illegible]異於古文者，如古文本之、也等字助詞，是本多去之；[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字[illegible]改順。古文雖字無改作義。因天之道，因[illegible]因地之利，[illegible]因作則，[illegible]亦同於今文[illegible]矣。[illegible]申[illegible]所謬甚荒略[illegible]書名明翻宋本，以与刊誤本有別，並存之。

卷 經部

四書質疑十四卷

徐紹楨[illegible]撰。[illegible]紹楨[illegible]有序，[illegible]蓋隨[illegible]劄記之作。書中多糾正朱注之誤，[illegible]有[illegible]注本不採，而[illegible]攻者，以為誤，則為另說，而伸己所[illegible]。[illegible]其自出己見者，亦多新義。如子路問成人章，謂有錯簡，當云子路問成人，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illegible]（此亦字衍文）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illegible]乃此說[illegible]也。[illegible]君子坦蕩蕩，謂坦為恒字之誤。耕也餒在其中，謂餒當作鑄，錢鎛二字古多互用。[illegible]爾雅釋詁鎛[illegible]也，並言耕則言在其中。卿以下必有圭田，據諸家傳有方田圭田之術，圭[illegible]上鋭下方，田有此形，圭不得訓潔。[illegible]俱確不可易。[illegible]紹楨為徐灝之子，灝[illegible]精小學，序述灝之訓曰：經傳之義理由訓詁而明，訓詁之指以聲音而著。古人傳經多以同聲

卷 經部

之字通用假借、故書中或作節、節彼南山節作節即、即獻

也、有恥且格、格作為情、情敬也、[illegible]知者利仁、[illegible]利

者為履、利[illegible][illegible]仁即力行也、孔子時其亡也時者為待、

植其杖而芸、植者為置子為恭也、為星絡字為不愓焉、

愓是楊等、皆君不能陽、陽貨者皆作詐、祇、載見矜賤、

載、當為在、揚子取為我、取當為趣、蓋皆通用通假

之例、其他諸條據[illegible]而有以為對者、書

刊於光緒九年癸未、

校定今文孝經註 一卷

元要瑾撰、[illegible]首有考一篇、謂[illegible]是經真偽混淆、

[illegible]今文出于漢初、未必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古

文出于世、經以許慎說文所引植[illegible]譯證論所言、皆不

合、[illegible]孔壁之原文、又謂觀朱子所論、雖今文亦不

無可疑、今因朱子刊誤、考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言

經所長云云、今觀其書、[illegible]所謂經一章者、程刊誤

之傳分十二章、其章次與今文古文及刊誤本全

異、章後各[illegible]明其所以移易之故、[illegible]

[illegible]

刊誤本所遵之字、[illegible]闡門章、

[illegible]易[illegible]附[illegible]所[illegible]原文於後、而申以說於後

有證、自識[illegible]之註字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illegible]其

義有未明者、[illegible]以剖釋[illegible]、務使易曉而已、又有門

人河南張恆所作記、既述而證附益之語[illegible]

[illegible]蓋證之說、孝經號甚於朱子也、書師

張恆所梓、是為大德癸卯、

大學辨業一卷

清李塨撰。塨有自序，又有門人陳兆麟等[illegible]例，又有閻若璩、胡渭、朱敬、彭起、李維坤、王源、孔尚任[illegible]題辭，又有[illegible]自識二則。書分四卷，卷一總論大學，[illegible]辨後儒解論小學大學，論小學，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卷二大學原文一篇全篇解，大學之道至致知在格物解。卷三辨後儒格物解，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申論格物。卷四所謂誠其意至末解，申解全篇。其大旨在辨程朱諸儒移易修文，妄分經傳之不當，其于以[illegible]格

物[illegible]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illegible]理正心修己治人八目[illegible]歸諸大學格物業，入之大學，亦屬[illegible]。格物之物，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illegible]心所欲為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修齊治平[illegible]，意欲正修齊治平也，此好好色，惡惡臭，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此所以真乃謂誠，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塨之學傳自顏習齋，[illegible]其[illegible]多本之顏氏，其[illegible]諸儒之說，附節取其說，已見有[illegible][illegible]陸世儀思辨錄，謂後世但有大學之道，無大學之法，故不能新人材，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塨為此書，其於切實可行，故一切空[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在所必斥，[illegible]是書[illegible]所不盡者，見於[illegible]塨所著學規及其[illegible]學[illegible]，又著有小學稽業，與此書相輔而行，書為康熙間張[illegible]刊本

四書典故通考 無卷數

清陸文籍撰。文籍字周篆，浙江山陰人，嘉慶舉人。是書首有自序，題曰四書典故通考，實止備經摭拾，蓋未付印也。按註四書者，多詳於義理，而略於典故，即間及之，亦不甚地經之詳博。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illegible]未而原委不具。江永鄉黨圖考，雖備引註疏，而未及群書，且限於鄉黨一篇。文籍是書，以十三經註疏為主，[illegible]作輔行，大書諸家疏解，則作雙行小註，[illegible]本條書[illegible]明晰，及訛誤待辨正者，則作[illegible]以辨之。[illegible]凡九十六條，皆[illegible]典制中之繁大者，[illegible]詳觀其書，[illegible]鄉黨則多據江氏圖考，水道則多據胡氏禹貢錐指，其他則三禮注疏居多，大抵皆用前人成說，惟原從間有未詳，或未得所來者，則參以己見，然亦斟酌妥善，於詳博之中，不失謹慎之意。文籍別著有四書歸一編，自云以補舊義所未及，曾刊行，是書為嘉慶丁卯活山子印本。

四書定本辨正 六卷

明[illegible]撰。是書署新安胡正心正言校輯，前有崇禎庚辰正心正言，蓋兄弟同籍新安者，他無可考。朱注得其本於市肆，為重刊之，有說及甘熙二序。時代無元年也。書分字畫辨、音釋辨、句義辨、類疑辨、用字辨，末附枕中方、集字畫音釋。[illegible]類辨不盡用切，類疑係為舉業家所需，用字無關要義，枕中方既為熟書之訣，理亦通用於孩童，且近游戲，惟句義則致推精審，如紫民亦有利哉、桃李後紫民易下讀[illegible]而貿而樂，據孫奭示兒編及野客叢書，春秋通字學干祿，據史記學徵間來脩，羞竟束帶脩飾之禮，據漢書、建寧樂府晉堅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據古本韶下有音字，或三月字而古本有字，史記三月上又有學之二字。又一本在齊而句，執禮，據張燧說，執字當是埶字，以相類而訛，埶即藝字。要也亂臣十人，據示兒編古文尚書治字作亂，與亂相類，惡徼之徵，示兒編引徐說當作下竅一不字，寧士之讀據玉海、漢作演，此類甚夥，其改正朱注者，謂古者木

釋木曰、金錫金曰[illegible]謂[illegible]木、釋金曰木言者誤、此類亦夥、

又疏本字類、載[illegible]史記注、[illegible]子產、丁衣美見左傳注、曾

考宮錄不言森、凡此具見讀書有得、而著者生在

學領時、尤為僅見者矣、

四書地記六卷

清江在中撰。在中字蜜文、安徽[illegible]德人、諸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演[illegible]博

[illegible]傳昇[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閣[illegible]據[illegible]書、是書卷首有說云

梁中孚[illegible]三年、又有[illegible]在中自序及凡例、言凡二百六

[illegible]條、大且本之閻若璩四書釋地、[illegible]惟若璩之書[illegible]

及[illegible]人[illegible]、而此則以地為限、每條[illegible][illegible]所引先儒之說、

援注疏[illegible]考、[illegible]不據[illegible]後世州縣地名、概不援入、[illegible]地道[illegible]

[illegible]與故[illegible][illegible]據者、又如周禮舊邦、地道

樹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illegible]

文如淵地土山石水等條、[illegible]但空說無[illegible]、故[illegible]

蓋是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仿江永四書[illegible]

而信不過乃參[illegible]家[illegible]計、意不在[illegible]惟[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中為凌廷堪再傳弟子、於經學最具

有家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他[illegible]抄撮[illegible]書全

無剽襲者、有刊、書成於道光十年庚寅

四書廣註三十六卷

清張謙宜撰。謙宜字稹齋，山東膠州人，康熙進士。[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著四書章句集註既成，又以諸家之說紛紜，[illegible]取[illegible]，於是復著四書或問，設為問答之詞，以明其取之之意，惟是[illegible]或問與章句集註多有牴牾，蓋朱子於章句集註多所改定，前後之說往往不同，[illegible]語類為門人所[illegible]註，又多歧出，攻朱子者每執是為口實，不知此二書[illegible]出朱子[illegible]同者固資引伸，而異者亦以供考證[illegible]。[illegible]又文集中[illegible]問有[illegible]論及四書者，亦足贍義[illegible]致[illegible]。謙宜是書，以章句集註為主，次以或問，又次以語類，又次以文集，[illegible]又有倒領朱子所說讀子四書者，搜采靡遺[illegible]為一帙，擇者不貴一[illegible]，引異同，辨[illegible]失得[illegible]朱[illegible]大致矣。書[illegible]刊書年月，當在康熙間。

四子書塵言六卷

明戴官華撰。是書為乾隆十年[illegible]趙佑所刊，卷首有佑書後一篇，敘刊書緣起，是書為佑之祖宗於手錄，題西泠戴官華先生著，名第俱無可考，其書博採眾說，間及儒筆，偶采卓吾語入，斷為明末儒林入清初，以教授老者，[illegible]原本係蠅頭細書，用硃墨二色圈點，蓋[illegible]論[illegible]止一次，[illegible]而有語錄，或出傳鈔轉寫，或[illegible]者[illegible]未定稿，但不可知其裡圈之最精義所在[illegible]涵，期於明理，不墮[illegible]訓詁家窠臼[illegible]謙章[illegible]指氣大體，遵用宋注，間有[illegible]違異者，亦足互資發明，推明修之意，往四子書者。[illegible]大根[illegible]業[illegible]，越見斤斤於文法辭氣，甚且引時文[illegible]以代傳疏，[illegible]書[illegible]獨無之，[illegible]處謂以校安溪李文貞、當湖陸清獻諸大家說，折衷異同，均足空虛依而不異正義，所為雖孫併守[illegible]便[illegible]以前傳刻出之也。

四書讀註提要二十四卷

清耿埰撰。埰字錫公，河南襄城人。是書卷首有高珩序，又有例言，大旨以四書宗朱子集註，但他書發明註理者，義多旁出，或盡合集註原意，蓋朱子註書，不拘一例，有斷論者，有推原者，有剪截言句之意者，有就句文之義而追溯其由來者，有從句文之後而補足其義理者，有先取下文之意而預解於前者，有解句文之義而兼該句文所明言之外者，有解句文之意而兼及言外之意者，有兩章總同意異而合解之者，有兩章詞異義同而互證之者，有合章字同而意不同而所指有深淺偏全之不一者，有論理本乎章意之所重，論理本經而非章意之所指者，凡此之類，章之分別，不得據法之詮一概比而同之，或混而用之，皆誤也。埰是書，意在融出朱子解書宗歸要旨，或直詮出朱釋，或分註總疏，或總挈解，或隨叙畢解，期使朱子原意，語現依上，非研索之功，改易且久，不為有此，[illegible]但欲爲遵功令作時文者計，於朱注[illegible]所獻替耳。書刊於乾隆元年。

中庸蒭義一卷

馬其昶撰。是書主朱子章句，兼采鄭康成、孔沖遠[illegible]家，間下己意，[illegible]見，[illegible]節後有語解，雖自為說，[illegible]一節之意，右抉[illegible]於三家之說，各取所長，不爲墨守，期達經旨，然義取平實，[illegible]其所長也。其釋致中和[illegible]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為解所未及。釋君子之道費而隱，謂費而隱，明不必求於隱矣，而道於費可也，[illegible]釋其次致曲，謂次於第也，[illegible]者性體發見[illegible]，致即孟子所謂擴充，[illegible]保合而錄，自作謂弟子稱中庸文字整齊，今乃知其言之精，以其取本深於文章，此又其所知有所得也。書爲集虛草堂刊本。

補輯朱子大學講義二卷

清何桂珍撰。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illegible]處甯池太廣道，[illegible]為降捻李[illegible]所害，贈光祿寺卿銜，[illegible]賜諡文貞。是書為其值上書房時所著，[illegible]進呈[illegible]老。有自序及進呈原疏。[illegible]其得[illegible]意[illegible]朱子說此五年，及得往進書有係義六章，學[illegible]退，桂珍為補其所未及者四章，蔵采其[illegible]學衍義之[illegible]，但以為衍義者[illegible]以事而條義先明其理，不得其理，[illegible]其實，亦無觀乎事之會通。[illegible]其[illegible]故書中摘錄朱子文集、其小註則改與書向定本。講義則開[illegible]內[illegible]類及[illegible]封[illegible]附以[illegible]語條之說，析朱子之意[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已說[illegible]是書意[illegible]德而推本朱子[illegible]並引中[illegible]其所未及[illegible]故其[illegible]而後大[illegible]辨，其總

義大學衍義[illegible]書是進宜並通，未有切於是書者。[illegible]桂珍[illegible]山有曾國藩為作碑記[illegible]其[illegible]惜[illegible]則亦無負此書矣。[illegible]是[illegible]為[illegible]所刊遺書之一[illegible]有[illegible]衍義[illegible]附編四卷[illegible]佚矣。

孝經刊誤辨說

清侯上述撰。上述河北棗彊人。是書首有自序，後有記。以刊誤一書，其傳文以非朱子之所定，然辭說之際已有不於章指其旨，且傳十四章，則多所刪削，紊而不顧語脈之斷亂、統紀之混淆，[illegible]其間，[illegible]如駁議曰向刪除者，又非朱子所肯出，[illegible]又以為[illegible]考之本無文，據諸儒之書，稱為曾氏門人所記，且斷然出於子思，此之書之中，於仲尼則稱字，祖也，於曾子則稱子，師也，又以為經傳之說，確不可易，但謂傳文乃雜引傳記，則大不然，解傳文前後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者，本由傳文證勢連接，即中間孝治等章，雖無開首相應之詞，然亦皆曾子所述孔子之言，本為開明首章之意，[illegible]故分而現之，雖有修有飾，要而紀之，亦不妨通謂之經，特[illegible]上章數處，信確之大旨，其他[illegible]所辨，[illegible]悖害，至謂刊誤中謬說，[illegible]其離，有關為朱子者，有顯類手者，有斷非朱子者，俱經覆審，微動刊誤非朱子由所作，而人為己論，[illegible]而未有成書，因之增[illegible]且據者。書刊於乾隆壬午。

標孟七篇

清汪有光撰。有光字謙子，[illegible]安人。是書首有自序，卷首有又自序。[illegible]孟子七篇，稱仁義、抑功利、明王道、黜霸，即因後人所知也，而自雄其文章家，因此精為發揮，因[illegible]雖不逮自立解經數之孟說於孟子、程子謂其必有所見，其選王方才序，書其好舉孟子之所選者，手存自序其文，則云孝之孟子[illegible]老以書其要義，蘇文、女子皆善讀孟子書，老泉望歐陽公文，屢數孟子、陸宣公、韓李二公文，以比觀之，而司馬遷[illegible]與王介甫[illegible]稱其平日好老子、孟子，則孟子之又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可知也。又稱孟子與莊周、屈原、宋玉、司馬遷皆以文雄，並屈二家文法而於文苑，獨世所傳蘇老泉評孟子，係出贗作，且詞意膚淺，大不足取。有光是書題曰標孟，因由中特開以評，有此節後偶評，頗能發揮，加[illegible]自序，言當今之世，而不急之[illegible]焉，以文讀人，則[illegible]孔孟式微，手泉云云，是其意又欲學者因文[illegible]進而求孟子之道，又非[illegible]使以供揣摩之用也。書刊於康熙丁巳。

孟子論文七卷

清牛運震撰。[illegible]

[illegible]

宋有此事，明及孫文國王國硬派出大小又[illegible]

然後書記作謂詩與書狀，絕不相蒙。[illegible]

[illegible]

中刊[illegible]訓詁，[illegible]譯，講解[illegible]，謂[illegible]摘言[illegible]引

杜預[illegible]，詩[illegible]，甚確，[illegible]序例，亦無[illegible]

年月、大約在嘉慶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四書註疏撮言大全　無卷數

清胡斐才撰。斐才字[illegible]，福建龍溪人。[illegible]是書首有

紀昀序及斐才自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序，稱自少問詰數，記以諸儒之說，於本

文有字義未安者，時為闡發，集註中有未訓之義，有

發暢其詞旨者，訂而斷以己意，云云。今觀是書，

[illegible]文下有列集注逐句細為訓釋，註後有說

[illegible]請從又有解，講以聯貫全節之意，[illegible]言

[illegible]簡頗為得宜，[illegible]業家之揣摩，未足與語發明

聖學也。書約成於乾隆嘉慶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聯珠□卷

清章守侍撰。守侍□字觀頤，安徽桐城人，諸生。是書首有自序，以朱子集註為宗，復取諸儒之說□參和成文，逐句逐字疏解明晰，上下銜接融成一片，名曰聯珠，蓋取纍纍之貫珠意也。所引衆說不標某姓氏，以為說者非註之要，且使首尾橫決，血脈□貫通於閱者[illegible]也。惟書中[illegible]闡發[illegible]由小儒究心帖括，[illegible]其所於[illegible]是而已。書刊於咸豐元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尋真二十卷

清劉所說撰。所說字承菴，涇縣人，[illegible]甲辰進士，官傳宗府教授。是書首有陸世儀、容梅、譚國桂序，譚序述其言曰：四書確有真義，無所參解，未必盡真，但世之學者由未真之說而悟真，未必非尋真之一助云云。又觀此尋真所由名也。其書[illegible]經文下首列朱子集註，次序諸傳[illegible]，又次發明者，融會一節之旨，發明者[illegible]衆說[illegible]嚴之說，間參己見，[illegible]，不過引申註[illegible]闡發珠少。書刊於乾隆十四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典林三十卷

清江永撰。是書前有賓容恂、吳華孫序及凡例，凡例後又有門人汪世重等及其子逢聖、逢辰附識。分天文、時令、地理、人倫、性情、身體、人事、人品、王侯、國邑、官職、庶民、政事、文學、禮制、祭祀、衣服、飲食、宮室、器用、樂律、武備、典紀、珍寶、庶物、雜俗諸部，為類七十有二。所列引用書目凡一百六十二種，自經傳外，諸史子書多概為收採，惟非常之書不採。提要手數，由少至多為序，別用陰氏韻府群玉例，雜多成說，如天文曆法則御定歷象考成、先儒說有未密者，加辯證，如南北極古今諸儒說是也。書有律呂，說不用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法，實書止錄舊說，不參新見，恐不可通行也。然是書雖為舉業家備材，而援引頗排次不苟，可為類書之式，並足供經家之采獲，作學之參證，蓋永學素淹貫，即此書亦通之偏書，亦非他人可及也。據凡例，永尚欲著四書典制圖攷，詳說一切名物，未

見其書。強未及見。此書刊於雍正乙卯

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

清江永撰。是書有永自序，[illegible]永撰四書典林，武竊其前，有黑溪乃稍作是書，[illegible]刊行而永[illegible]人江[illegible]其書並作後號，[illegible]作[illegible]視坊行諸本[illegible]者不知[illegible]未要者及遺刊孫圃[illegible]矣。而永據引錯誤，仍以衛公南楚為公子荊衛公子朝為宋朝，諫雕馮為諫雕[illegible]，南容[illegible]宮敬叔，左[illegible]氏為左丘明[illegible]政遂大夫四世專政，昭子孫行父而季[illegible]悼子來；嘗在任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霸晉越，[illegible]戰國策士之讀，未[illegible]一一為之訂正刪削。[illegible]其尤[illegible]要者如孔子事蹟，史傳狀[illegible]甚多，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有問答語；於孟子先游齊後游梁，而史記倒其先後；梁惠王有後元年，史記失載，遂以惠王事屬襄王，致與云地尊號之言不相應，書孟子應從至梁亦非其年。此等處永並詳於考覈，必數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山陰家事為定論，又安以[illegible]學業[illegible]用，所用而[illegible]之，即書刊於乾隆甲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古本薈參一卷續一卷

清胡泉撰。泉字白水，江蘇高郵人。是書前有序，[illegible]以孔祀本大學本文明古本之旨也。[illegible]次以王陽明大學古本序，又次王龍谿大學首章解義、王心齋語錄、李見羅大學約言、論學書、高景逸語錄、古本大學題詞、大學首章約義、大學首章廣義、劉念臺讀大學、黃石齋榕壇問業、廣信古之微也。陸以弟子及二程子改本，致今本之所自也。又補後多附當勝，有不附者，其竟自騎也。書既成，復以本朝儒者信大學古本者，[illegible]唐潛庵編註古本大學序、湯潛菴上孫徵君書、李安溪榕村語錄、[illegible]大學翼真、錢竹汀潛研堂集、李孝臣羣經識小、孔巽軒禮學卮言、阮雲臺大學格物說、劉迪九秋槎雜記、謝氏江[illegible]物說、王介山大學古本說、羅晴江四書考異、毛紀三鄭本大學說，[illegible]後不附按語，以意見已見前也。泉以治理學頗[illegible]涉，通朱子陽明兩家，嘗著[illegible]陽明書[illegible]述，嘗謂陽明之學，繼象山而屬影響，以陽明之學準諸朱子，確有應依，盡陽明講學，則不盡格物傳義在外，而朱子注經，包得盡良知宗旨在內。其為是書，以見古本今本不同，要在致知格物，則無不同。故所編徵諸家之說，而其大旨則謂古本而非今本者，迨不同也。書刊於咸豐三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經義考辨潛本十六卷

清姚道輝撰。道輝字星槎，湖北孝感人，諸生。是書前有曾維楨刪定、[illegible]蕭道鶴、屠道彰、儲序、[illegible]自序、凡例。凡有關聖廟祀典、從祀[illegible]附禮、星內考、辨正禮星為靈星之誤，甚確。書中有考有辨，考者考其實，辨者辨其疑也。不分門類，意在與章句集註互證，故[illegible]依本經次序，分為各章各句，其有復此可互參者，於本條下注明與某條參看；或其事於本義無關而可數及以資參考者，則於目下加附字；或事為集注考辨所[illegible]，於目下加註字。[illegible]采[illegible]博，[illegible]別擇[illegible]精，尤詳於禮制。他如辨漢滇力二孔[illegible]雲氏不作殷，主於大馬，以大馬家子之不有若，猶則是非史記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五十偏四十之誤，下孫子[illegible]而孟莊子、虞仲為仲雍，南季於[illegible]據[illegible]圖[illegible]象以補史記[illegible]世家之缺，證係[illegible]誤。又謂[illegible]童子引漢書儒林傳有鄭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illegible]，按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宣[illegible]董子之後，亦可以廣異聞。於朱注亦[illegible]所匡正，如[illegible]公叔文子[illegible]為[illegible]公孫枝，枝乃拔之誤字[illegible]史魚非官名，乃其氏[illegible]，曾西為曾申之字，係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此例[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非僅畢[illegible]家之[illegible]也。書刊於道光[illegible]年[illegible]。

四書說略四卷

清王筠撰。[struck]序蓋為其友陳雪堂教其幼子而作者。有自序，言當年所讀傳說之說，遠忘殆盡，獨存一己之私見，即其不背朱註者，亦皆膚淺，特不欲拂雪堂之意，粗略說之云云。其書改為童子說法，故務取通俗，如修腳、翻譯、餅筆、衛巷俚言，亦取為喻，類皆易曉也。又於引[illegible]圖墨為說，為他日認題作文地也。其所說，於日不背朱注，往往駁朱注，翻進一層。如格物之物，朱注云物猶事也，物是實底，事是虛底，兩白獨也。蓋謂

與物對，本末之物，注即兼與事，有修於事，乃是朱子補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謂情者實也，曾子曰如得其情與此一義，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亦同不得混作性情之情。此類甚多，皆精小學者。又於大學中本末修傳家，辨之尤晰，又引張先生說道學也，學字兼格物致知，格知至自修也。是[illegible]誠意正心修身，恂慄是意誠心正，威儀是身修，張先生沂州府人，其名、籍、得其批本四書，因所引尚有數條，俱精。自序又言，其有背註者，名曰肌說，別為書，後合刊本不

見[illegible]及經史譽籍、[illegible]四存一卷[illegible]又是書後附數童子語一卷，亦宜刪除，別類書刊於道光庚戌

四書述要十卷

清楊玉緒撰。玉緒字誕斯，安徽桐城人。是書有玉緒自序，略謂於歷代各家著說，隨見隨錄，散者聚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者題疑者決，約而能該，脈絡條貫[illegible]其書[illegible]大抵[illegible]舉書要取簡[illegible]不載所采者姓氏[illegible]縮採異之，騰而使閱者上記於於自出也。書刊於乾隆庚辰。

讀論孟筆記三卷

清方宗誠撰。[illegible]卷首有宗誠自序，稱程朱於孔孟之傳，真深思力踐而有得於心，其見之於言者，真能發揮聖人之蘊，尚有疏略，但名物訓詁之小者，後[illegible]頗據所見以補遺質疑，未為不可，而不得驟而訾議之云云。是書大旨，就集註而推闡其義，不及名物訓詁，於佛老莊列之不同處，辨而[illegible]辨之，又多引[illegible]象山陽明之說，而證其非，又謂集註[illegible]一章不稍出聖人未發之蘊，而遂其言外之旨，夫先子與孔孟既非據處一堂，且相距千百餘年，其所補孔孟未發之蘊，與達其言外之旨者，[illegible]賴深思力踐而有得於心，然未必與孔孟之[illegible]脗合，此集註所以為宋儒之學[illegible]也。宗誠所推闡[illegible]集註之義，亦不[illegible]必盡朱子之意[illegible]也。[illegible]其間非今[illegible]所得而詳論[illegible]究未[illegible]該也[illegible]者如無友不如己者[illegible]謂己字承上主忠信而言，已字方有著落，都有過[illegible]危[illegible]，危訓高峻，高峻[illegible]對卑鄙言，謂一處不肯[illegible]又謂[illegible]謂[illegible]傳[illegible]政事文學乃記者就當[illegible]子所自長者而言，非聖人以四科設教[illegible]政事文學

言[illegible]目德行[illegible]而[illegible]存唐羣聖言以證之[illegible][illegible]修保終福章旨所未及、皆[illegible]尚齋[illegible][illegible]題曰筆記者。宗誠按：佳山房隨筆偶記[illegible]十餘年而成[illegible]書，刊於同治四年乙丑。

讀論孟補記二卷

清方宗誠撰。宗誠既讀論孟筆記，[illegible]宋注不[illegible]要[illegible]遺[illegible]又以其所疑而待質者，為讀論孟補記，非補前書，乃别有所發明也。書中於至於犬馬皆能有養[illegible]已氏注[illegible]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是以犬馬比人子而言。[illegible]孝嗚[illegible]孫氏補詩明陵，今奉母表云犬馬食以鳥，鳥有情，當懷反哺，豈曰於養，鳥用上孫者云目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辭郡後表云犬馬之養未伸，嘗以犬馬比人子。事父母幾諫，謂見義即諫，不待其過之。露食不厭精，膾不厭細，[illegible]也。曲之內[illegible][illegible]鄉[illegible]義謂不厭是不求厭飽之[illegible]意，引王篇曾子問鄭注[illegible]厭訓厭飫，為儻如其仁如其仁，謂其字即指管仲，[illegible]言如仲固有仲之仁也，謂氣象輕注[illegible]誰為其仁，誰如其仁，加一誰字，揚之太過。不以兵車，謂自桓公九合諸侯，中國少兵事之禍者三十餘年，集注云不假威力，桓公何嘗與齊何嘗不假威力，鄭無遠引可考而據之，集注引孫林父甯殖放弒之禍，伯玉不對而出，以證此段，[illegible]謂

此係左氏之經，非實事，某以所載與伯玉〔共閒〕[illegible]
孫何〔叔〕為孔子所母，且以年〔數〕孜之，孫宵出居在晉襄公
十四年，去孔子之生尚九年，使去時已為大夫，年必在三
〔四〕十，孔子適衛及魯，在六十以後之後，然則伯玉與孔
子交時已百餘歲〔矣〕[illegible]理〔曰〕萬乘之〔國〕[illegible]一節，謂
孟子引當時實事以證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之說，萬
乘之國〔謂〕當時大國，孟子所言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家，謂大國之卿，如三家分晉
田氏篡齊之類是也[illegible]凡此諸條，俱[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謂〕之模推當取於[illegible]修下問詳，後見某氏說同此云云，則
何不徑刪此條，大抵[illegible]試閱書，似不甚廣，其同他人
之說，而未及檢覈者，當尚多也。其書刊於同治四
年，乙丑。

四書翼注論文三十八卷

張甄陶撰。甄陶字希周，福建閩縣人，乾隆丙辰召試博
學鴻詞，未用，乾隆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知廣東
高要縣。是書首有[illegible]稱其鄉大進序，又有甄陶
自序及凡例。是書[illegible]遵守朱子集註，惟專
以闡發註中所涵之奧，與註外未盡之詞，故不復述朱註，
以朱注明白易曉，盡人知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博前儒，於征辨駁之說，亦極不及以後儒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集註外另生枝節，以為有功於朱註，其實皆冗談贅詞。
如孔孟時無佛老，闢以佛話，[illegible]朱子安知有王
伯安陳白沙，乃連篇累牘闢良知，斥主靜之謬，皆〔屬〕
無謂也。惟朱注於典物制度不甚詳備，陶著者又多
不注意於此，甄陶[illegible]
[illegible]以雅潔為尚[illegible]題曰論文者，以
[illegible]義[illegible]
清[illegible]陸隴其[illegible]
[illegible]凡

例引陸清獻、李文貞、方望溪多以時文引證書理、
[illegible]好據陸是書於掌故五華貴山兩書院
時執業者大都應舉之士、舍是無以為教、亦不得已也
李富孫鶴徵後錄稱是書在吳國母中為最有根據
之學、[illegible]觀陶為書有五經通解一百三十四卷、凡前儒於
經已定者不複述、所述者自漢以來無成說及有成說而猶
此依據者、[illegible]見[illegible]傳惟無傳本、是書乾隆
丙中刊於黔中、至乾隆丁酉、緻陶又取初稿編訂重刊
[illegible]中印重刊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鏡十九卷

清程天霈撰、天霈字湍安、安徽新安人、諸生、是書
首有王廣佐序及天霈自序、自序稱大全精意、其理過
於深奧、體註備旨、其詞近于絮、究均無當[illegible]和學、因
纂是編、大旨於義理口氣、反覆推求、[illegible]而又務
為顯淺、不拘集註、而亦兼采集註、不用章旨節
旨等名目、[illegible]或提明於前、或補佚於
後、亦自謂晰題白鏡者、[illegible]明如鏡高懸
無物不照也、[illegible]其後附考典故、不載於解中、
[illegible]缺據章句集注而釋之詳明、於刻蒙
為此書、刊於乾隆十年乙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庸困知錄四卷

清莊詠撰。詠字賡唐，山東歷城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直隸滄州知州。是書首有[illegible]乾隆[illegible]自序，[illegible]校刊[illegible]所[illegible]，又有道光[illegible]序，[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於諸家之說有所[illegible]文者，有信也[illegible]者，以大學綱領條目其題，故因外文而增[illegible]，有辯解無序，講中庸義理分合承注，發頭緒，較多較隱，故加序[illegible]，以非此則脈絡不[illegible]清也。[illegible]所釋[illegible]說兼及時文，此風[illegible]成人[illegible]不合注體，然時文多名作為[illegible]，其精者本[illegible]無異，以其體卑而作之者[illegible]。[illegible]下及本朝，方今八股盛廢，正此見一班。[illegible]之卷首列引用姓氏，謂二家、唐一家、宋十一家、元五家、明五十八家、清六十四家，又有未詳世次名號者四十一家，與此四十一家中之[illegible]，[illegible]於敘政王氏鶴林內王謝[illegible]，何以情以[illegible]則所甚陋矣。

[illegible]

集虛齋四書口義

清方[illegible]撰。[illegible]字文輈，浙江淳安人。雍正丙戌進士，官順天豐潤知縣，因事落職。[illegible]如學於毛奇齡，[illegible]博羣籍，工詩文，劉著大有名。是書為[illegible]自[illegible]大旨就朱子章句集註，表[illegible]反覆涵泳，實於義理精神處資之，間以[illegible]求其合，不存已見，不襲他說，初學讀此，[illegible]解[illegible]如當主講紫陽書院，口授四書[illegible]往來錄，有[illegible]增[illegible]後，口授[illegible]改正[illegible]往入耳往心，易於親[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國[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庚[illegible]書[illegible]稿未[illegible]，[illegible]訂[illegible]庚[illegible]將[illegible]抄[illegible]者[illegible]有姚任道序，又有姚一桂所[illegible]凡例，皆[illegible]書[illegible]作於付梓時，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也。

四書人物類典串珠四十卷

清臧志仁輯。志仁字訒齋，江蘇上元人。是書前有自序，凡四書中人與物，靡不備具，分門別類，各目亦有七十餘條。所錄宋考奏謨以之爲輯，經曰甲謀者，因有層次。將□傳或上貫其人之□或上貫其書之□或辭經而參以學說，或因類而附作解言，異者地類書之數，解不違□經者，爲便於誦讀，非推備據者也。至於禮制大典□及古人事實，衆說紛□者，亦於表以示其是。書刊於嘉慶十四年。

四書左國輯略四卷

清高其名、鄭師孔同輯。□有顯之桂序，又有凡例，大旨就四書中所載君、公、大夫、文人、學士、生平事蹟見於左氏傳及國策者，臚列於篇。其中又有國別卷一著，卷二爲春三衛，卷四爲魯諸國，各國行事，先錄其君，後及大夫士庶，□□□□所錄之事，文詞猶典者，附以四書語解。其四書中有其人而左國無其事，概不旁採。書刊於乾隆三十五年。

丑

增訂四書貫解 無卷數

清朱良玉撰。良玉先著有[illegible]釋註大全，以其過繁，復為採擇，而成是書。首有自序，[illegible]於朱子章句集註原本，尤且[illegible]所謂貫解者，列於書之上方，有[illegible]解[illegible]大[illegible]約於武內經類[illegible]采錄[illegible]錄於大全蒙存以後諸書[illegible]行間，有[illegible]以單圈、密圈以便閱者。清[illegible]刊於雍正十三年乙卯。

大學係一卷

清陳遷鑣撰。是書晰理甚精，其多糾正朱子之誤。如謂明德即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明明德即子思子所謂擇而充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可分為三事，朱子三綱領之說係[illegible]孔疏之陋。又謂修齊治平在本末中，朱子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與先後近道詞意未協。又謂[illegible]對言而言。誠意者，言其事也，朱注釋誠為實，[illegible]何以合夫意之惡者。又謂格物[illegible]致知即明明德親民之事，格為格式，因其格式而[illegible]量度之，傳文之事本末終始格式相甚，至即孔子之心不踰[illegible]矩，格致毋誠正乃一貫事，非截然有條目之須逐節以求。朱子補傳外明德親民，而泛求之天下之物，許潛[illegible]歸陽明，以為格去物欲，則格物即是誠意。又謂修身莫要於誠意，致知乃以知誠意，故專釋誠意而致知即在其中，不必另補格致一傳。又謂作新二字逮久，朱子破傳文親[illegible]民為新國以新為民作，為上作之。久乘程說，[illegible]無[illegible]。又謂齊治平[illegible]之修目、在中庸九經，非以齊治平為修目。格致誠正之修目，在博學審[illegible]問、慎思明辨、篤行，非以格[illegible]致誠正為修

目、謂大學者，必先者其三綱領、八條目之見，[illegible]以上所釋
但[illegible]自新[illegible]其[illegible]對於[illegible]謂多有雜釋於主
謂朱子[illegible]二氏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其實二氏自爲二氏
之理，並未依附吾儒，[illegible]朱子之學者，輙[illegible]復其性初
返諸太始，乃正是釋之[illegible]如之不動，張湖所[illegible]亂真
者，皆不在彼而在此[illegible]掛乎之論，[illegible]自來
攻朱子者所未[illegible]言，未敢言也[illegible]
爲求[illegible]修之一種。

中庸傳二卷

陳運鎔撰。曰是書[illegible]章句[illegible]之第一
章爲首章，第二三章爲第一章，又併第三第四爲五章
爲三章，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illegible]第四章
又以誠者[illegible]至此亦不足[illegible]章[illegible]章，又二章句三
十二章[illegible]定[illegible]作十九章，並缺第八章而十六章之下忽接第十六章雷霆則當之疑當以第八章
第八章第十三章改第十九章第十章改第十章 又[illegible]中庸全書綱領，大指不外於誠，以盡性[illegible]脈絡分明易於尋繹
達天，其要則在慎獨，[illegible]，故其教又

在人倫日用之間，擇善固執，以求誠天之至誠在於天載
不息，擇善固執者[illegible]求幾乎不貳不息[illegible]
求多從謝、鄭、錢、吳相受之實，推至於聲臭俱無畢兆
欲令下學工達，求從諸儒之多，責其切近求之高深
說命頗而理有略，其實於章句者[illegible]則朱子以[illegible]道
[illegible]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六章，分釋費隱大小
返諸所固之綱[illegible]不休而運轉挽置，不敢雅有快刀斬亂
條手段，遂鎔素淫於孔于宋，[illegible]之句，[illegible]孔穎達疏七
祠之牘、造於道王[illegible]太王王季句，[illegible]經追王父王[illegible]

[illegible]武王、王季[illegible]、實在兩階、文王[illegible]未嘗有稱王之事、以傳中庸與大傳、以俱無窒礙、皆援據精確者。後有自跋言[illegible]八篇、[illegible]其敘據可知矣。書為求是齋經說之一種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周人麒撰。人麒字衣亭，直隸天津人。乾隆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有人麒自序，[illegible]讀法、仍用單點單圈套圈等作標識行間，[illegible]書眉[illegible]評[illegible]不出時文[illegible]習套。附記則參引諸家之說，並參己見於文治[illegible]旨及義[illegible]惟不作句解字釋，以見[illegible]朱子集注無庸贅引也。惟得行道及鄒魯之明而辛[illegible]援引極博，以集註未及詳也。孫孟子生于戎國所論辨者[illegible]朕萊士機鋒而務以明堯舜周[illegible]孔之道，其諸言之物與理義之精，俱[illegible]後人玩索。深者見深，淺者見淺[illegible]人[illegible]於訓詁章句之間，於義解及考證之不妥者，多有訂正。[illegible]顯豁爽快，非他講章所可並論也。[illegible]申如[illegible]錄之類[illegible]訓如二十兩人麒据謝論世說錄而遞進一合為論其重一兩並

二十四銖，漢儒誤銖為兩，因謂二十四兩為鎰，按此說
極是。宋薛小園而國策孟子五十七十鎰，[illegible]蓋有
點鐵燒銀手段乎。又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二[illegible]
按陳侯周[illegible]
為陳侯周[illegible]七年[illegible]
人，謂以為當周是主宋司城貞子先為陳侯周臣
者[illegible]
解，書刊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七篇指略七卷
清王訓撰。訓字敷[illegible]，山東[illegible]人，嘉慶己亥進士。
是書有宋征澂序、訓自序及凡例，大旨仿蘇氏
評孟子，惟兩[illegible]指點[illegible]
[illegible]閱於頭腦指趣，閱日照應之類，或用重圈或用[illegible]
圈其要。緊則用大圈，精華則用中圈，文采則
用點。叙次傳神過接及疊句疊字則用尖
圈圍提挈對待[illegible]則用雙抹，大截則用鉤，
小截則用畫，[illegible]此法雖[illegible]者入目醒豁，
究嫌未脫[illegible]俗。惟其中間有[illegible]者，如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謂指秦侯[illegible]觀王者[illegible]
亡之雖討亡非秦離[illegible]國風之謂[illegible]
親之也，親之仁也，指子貢[illegible]傳[illegible]鄭大夫[illegible]
者[illegible]周平王[illegible]詩文，如君子不諱，據書[illegible]
東之誤解[illegible]明子[illegible]若[illegible]
諱，君子負而不諱，俱非美詞，不得倡諱釋[illegible]此
數條俱足[illegible]
一[illegible]王[illegible]篇中所載[illegible]也。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語，王之封公孫丑篇中所載是也。據此說則同一〔?〕
〔?〕字兩見，故強分之，其實乃一〔?〕，非兩事
也。書後附孟子字學攷，分一字獨用、一字兩用、
二字並用、二字互用、二字不得通用、借字雖改
〔?〕諸〔?〕類，辨別頗晰，亦甚便于學
者。書刊於康熙十二年癸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刪補孟子約說二卷

清孫肇興撰。是書似仿蘇氏評孟子，而略不同，穎其
以文法求孟子，不外起伏照應等等，作用此則稱孟子一
字一句，務得其着落，即如首章，孟子見〔?〕，可知
非梁王能致之也，曰叟，尊之也，正遠之也，不遠千里，所
謂前王，非王前也，有以利，直是下王，曰何必曰利，說話曰君，
便不知有大夫等，已教以遺之後之矣，何必直是
不可言，非不必言，王字便有下大夫等在，有仁義者，
仁義為王心所固有，為吾國皆有，更強却上有以
即合下未有，含有字，又有見利，實浸人仁義，終在
利吾家者，直從王曰始，為何以便是上下交征，弑奪
乃在交征內，非但形容國危，既曰交征，又曰必千乘
等，正見上偏利，畢竟受弑，還遠不上仁義，須從
王來括盡大夫等，遠只是不親，後只是不急君，
正不列弑奪，象而未有從弑奪，抬來作形勘指
點語意，如此積法，則古人立言，即一字必曰經
心斟酌而不出，不肯放下，作者能未必然，而讀者不
可不然也。代章皆〔?〕，此書中必得〔?〕遵等章說

理精奧，謨辛手[illegible]百條，起解熟焉，此[illegible]一二涉指出，便已顯豁，誠讀孟子不可少之書也。[illegible]傳[illegible]卷首有[illegible]書門人王發傳、以漸、杭齊蘇訂正姓序跋，亦無[illegible]年月，當刊於康熙間。

孝經集註附增刪講義 一卷

明陳[illegible]是書[illegible]題明天名陳選集註，書之上方[illegible]別題[illegible]宣城王期彭講義，白下張惠春增刪，按[illegible]期彭字安又，號保無，考陳選所註，循文敷義，卷詳晰，[illegible]講義則仿四子書講義而作，蓋順治間曾敕孔彰領行孝經令士子肄習，科歲鄉會各命一題，期彭因[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惠春則[illegible]增刪而成，定本耳，皆為舉業計，無寬要[illegible]旨，卷首有期彭序，蓋合中心作[illegible]小學[illegible]同刊時[illegible]順治十七年己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正解一卷

明徐大紳撰。大紳字見行，江蘇通州人。諸生。明亡，[illegible]守節不仕，居家以孝友聞。事蹟見通州志孝友傳。[illegible]卷首有孫陶遠序，稱[illegible][illegible]素默簡，去晦就明，俾讀者易曉，以為初學津梁，有切於人心世道非淺。[illegible]

[illegible]按此序不署年月，當作於康熙[illegible]初刻時。[illegible]有裔孫宗幹跋，則宗幹官台灣時所覆刊，時道光戊申也。[illegible]其是書句上有解，書眉有評。[illegible]

[illegible]其解[illegible]謂解孝從才不從足，男子悲傷氣盛，袒而踴，女子不袒而發胸擊心為辯，[illegible]便言簡意該，題淺而真切，孫序所云非第以文教其於孝經，能於身之能於家矣，洵非虛語矣。

彙訂四書人物名物經文合考十二卷

明張溥[宋]輯。卷首有吳偉業序，[illegible]溥自序。凡例，擬郭青螺考聖門人物，而遺七十二朝人物，輯方山考七十二朝人物，而遺名物，陳半村考名物而遺七十二朝人物，[illegible]至于經義異同，[illegible]諸書更少論及，茲書合而考之，每頁截分上下二層，上層彙集名物典故，下層彙集人物經義，旁及學庸論孟之次，相連編入，遇有疑義，為之標注，[illegible]諸所標引雖見該博，亦嫌汎濫，如[illegible]康誥曰克明峻德，[illegible]經文只一句，乃舉文全篇，修身之身字至篇引釋名、內經六微旨論、文子諸書，多屬無關要旨，[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涉雅難[illegible]，亦異條青，至吳序所稱識大理明，見博事覈，鏡隨古今，包括人物云云，則訣而近於其實矣。自序本為文運之原，無從亦因之毋惑，手叙而叙經，摘云云，蓋溥去崇禎[illegible]心外意，不覺隨[illegible]而發也。書刊於崇禎五年壬申。

四書講義日㪅錄 十二卷

清李于齡撰。于齡字彭山，浙江山陰人，康熙癸巳舉人，[illegible]正和縣知縣[illegible]舉[illegible]賢良方正[illegible]辭不赴。[illegible]受業于陸隴其之門，以理學自任，教授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是書[illegible]責夫飛[illegible]敘及其子譽[illegible]跋，日㪅錄者，倣周翊之為讀詞也。[illegible]大旨以大全為主，附以蒙存淺達諸[illegible]說，後[illegible]儒之說[illegible]於[illegible]甚闡明，而[illegible]諸之錯誤，句意之隱顯，語氣之輕重，靡不斟酌精當，求其不謬于[illegible]，雖遵守朱注，然於朱注之未安者[illegible]如泰伯其可謂至德章，謂以天下讓，當主讓商言，[illegible]堂賓泰伯當有天下方見其讓，但註足以羽翼諸侯句泥看，又於王者興而之去句，條當添[illegible]看云云，此類尚多，是即救正朱注之處，但不礙明派朋亂，異乎他家之斤斤墨守者矣。[illegible]于齡卒[illegible]而其子譽昔始將其書付刊行，[illegible]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

四書論

清王伊輯。是書專輯四書題論，自唐迄清，[illegible]精爲類子不貳過論，總名鄉原論[illegible]集錦出，有就一書為一篇為題者，如中庸論[illegible]及[illegible]鄭玄論是也，有就一人一事為題者，如舜帝無為論、泰伯可謂至德論[illegible]也，有就一句[illegible]為題者，如忠恕違道不遠論[illegible]之類是也，有就二字或一字為[illegible]題者，如異端論[illegible]所錄者，大都能推究理蘊，不語敷衍，不為空談，如王安石[illegible]謂[illegible]之士多為不及者之談，孟子將以明道，極人倫之至，為萬世立則，顧[illegible]棟高孔子對陳恒論，謂孔子之對哀公知[illegible]知機，是微[illegible]人臣前不外乎常理之中，而程子[illegible]力之論殊失之，全祖望孔子正名論，謂正名者正[illegible]之名，將輒避位而納父，吳嘉賓論楊佛肸非畔論，謂古者無專國邑之義，[illegible]不得稱畔，[illegible]沈[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公重來，夫子欲往，殆陷於不當

日子紀有大夫不紀有國君者，皆無傳論，如陳家所未嘗見及

[illegible]不但程子之弟子所以何等如來[illegible]所學

道也。明人[illegible]語時文為講義，此則所采皆古

文，為說四書者別開生面，以補傳解所未備，亦不

可缺也。書刊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四書典故辯正續編五卷

清周柄中撰。柄中既撰四書典故辨正二十卷，刊於乾

隆四十九年甲辰，[illegible]續編[illegible]刊於嘉慶十九年甲

戌，相距三十年。[illegible]有史炳序，推[illegible]先儒

異義為從所未及致詳者[illegible]後[illegible]詳

為辨[illegible]以成此書。[illegible]訂正義疏之是非同異，輯

前書例也。其發當者，如師尹[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尹氏者王臣之長，宰輔之任，其曰氏者猶信氏、師氏

以王毛鄭用太師尹氏之說[illegible]先公一條，據戴東

[illegible]

[illegible]

原陶唐虞夏之世，皆有公侯，[illegible]世次中亂，莫知其名由

帝王不窋是不一人，以正吳起者，於帝王世紀[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觀書之李晉之說，辯擊磬者一條，據韓非外傳[illegible]孔

子學琴于師襄，而東史記孔子作師襄，而以學琴琴之在

衛[illegible]，是以師襄為衛人，以正司馬貞師襄為魯人，即擊磬

襄之說[illegible]司馬貞之說[illegible]以五十步笑百步一條，據司馬法古者

逐奔不過百步[illegible]文王事昆夷一條，據帝王世紀說

足一貞但用一日三至周之前門夕至閉門修德而名曰觀、[illegible]保曰足猶昧於之
缺而釋之者之疑也無六爻有疏而辨者如王弼一爻旅
大傳曰明天子傳[illegible]解云大夫者上大夫言卿下大夫
下引國語七年傳以鼓[illegible]繫傳之辭也下又明云府京五年傳明同
卿[illegible]所以由而利評知與老傳[illegible]所云東
同也又如北辰一爻謂北極之帝非天之精天之精乃天
皇大帝之人大有[illegible]事用一爻引周禮解者看
明也按鄭注曰於上又與禮義者明也乃以辨以爭訟
[illegible]
同非郭事之禮[illegible]凡此皆可[illegible]於傳義相評者無甘
故傳而觀之多傳而後於老者不易無釋也

四書備解十六卷

四書題董誌陳校纂輯董誌字[illegible]江西金谿人
官訓導陳校字[illegible]聞[illegible]浙江仁和人諸生蓋教先
成[illegible]書序寄牧參與行而校正[illegible]相易[illegible]
參證[illegible]書[illegible]序有宋衛序及誌[illegible]校自序
姓氏[illegible]傳[illegible]姓氏明儒著述姓氏李相諸儒著述
[illegible]下附朱註
[illegible]次以全旨又次以講義[illegible]講義[illegible]者附以
參補所采頗為繁[illegible]約則曰[illegible]序[illegible]史以[illegible]
解吴莊正解諸[illegible]為多[illegible]
[illegible]
考核[illegible]而存精粹且純未[illegible]及時
文[illegible]有[illegible]謂有殊[illegible]又[illegible]所據引
不泥[illegible]說解以[illegible]讀獻[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及又如[illegible]之郭[illegible]戴名世之
大全陳錫瑕之[illegible]隨篡[illegible]不傳[illegible]
[illegible]一班之窺[illegible]本[illegible]此書刊於康熙己
丑署遇山閣定本蓋[illegible]陳校獨力所梓也

讀書筆記六卷（觀健錄[illegible]）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illegible]，直隸博野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illegible]首有內人王擊璞序。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illegible]子嘗謂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illegible]會一所定次序，蓋本於此。書中[illegible]規模指趣[illegible]，亦不離朱子者近。[illegible]是。每條下間有王罕皆、王三清等小註。罕皆，王步青字，會一同年進士也。王三清、王擊璞字，會一門人也。書中[illegible]

[illegible]引務從說，亦有罕者，蓋同從四書而[illegible]字者儒者也。其發揮已見[illegible]，不見於迂腐拘執朱注，亦[illegible]有承襲之處，不盡是實力。弟子錄聞，伸為王魏之功罪一條，引刀欠春秋，謂王魏罪在事建成而不在事太宗，不知王魏之事建成，高祖命之也。惜其無諫建成之事，不畏建成[illegible]太宗[illegible]王魏未必[illegible]與聞[illegible]。[illegible]程子[illegible]又[illegible]史[illegible]缺載[illegible]往而致丹，又為后氏[illegible]一條，謂[illegible]

[illegible]周瑞至[illegible]代之增加[illegible]藉理According[illegible]更改，著疑不解，后人為經傳之語，殊不知三代授田[illegible]乃尺度不同，非有更改也。獨於應閒若一條，謂易居[illegible]訣，為千載名行其是所願，又從後明，今看後[illegible]差，最為理正[illegible]同，嚴復來校[illegible]博辨，可以見矣。

書刊於乾隆十[illegible]年。

四書易簡錄十二卷

清蔣蘇真撰。蘇真字留峰，河南金縣人，康熙辛丑進士。是書有鄭任鑰、閻天祿二序，又凡例。書分上下截，上截錄文及朱注，下列講義。講義則先列章旨於前，次則順文詮釋，又次則剖析義蘊，自謂通章通句，疏發文義，備具條理脈絡，而於學者即簡去難，故曰云云，此易簡錄所由名也。今按其書，大旨多本之或問、語類，其採用眾說，又不註明姓氏，殊非著書之體。書刊於乾康熙壬寅。

四書撮言十二卷

清胡斐才撰。斐才字黃莛，福建龍岡人，諸生。是書有斐才自序，稱自或問、語類、語錄以諸儒之說，於本文有字義未詳者，特為闡而發之。集註中有未剖晰、口氣當發揮其詞者，互為訂而斷以己意，務求不致滋偏不致畧云云。書後紀曉嵐先生嘗重紀昀督學臨汀時曾以呈覽也。今按其書，本文之下，先列朱注，次列講，又次列解，而注下又附有疏，剖釋分明，脈絡亦貫串，然亦尋常講章而已。書刊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孝經詳說六卷

清冉覲祖撰。覲祖[illegible]四庫存目有孝經詳說二卷，冉覲祖
撰。[illegible]提要稱末附朱子刊誤、呂氏或問摘錄及呂氏
擬題各種。此本係無之，當有[illegible]後兩本耶。
[illegible]前有胡世安序，又有覲祖自序及凡例[illegible]
康熙己卯[illegible]此本[illegible]已大學書[illegible]
序，推[illegible]
[illegible]明瞿罕[illegible]
見[illegible]書中[illegible]說共六條[illegible]
瞿說至一字焉[illegible]
[illegible]

孝經述一卷

清姜國伊撰。國伊，[illegible]陽人。光緒丙戌舉人。前有自序，以
為孝經乃夫子親筆，其言孝，皆為本於德，本教生之
旨，皆推行乎天下者[illegible]者，統論天地而無際，舉凡聖
人時中之行，皆其孝也。又以為古書有篇無章，凡分
章者，陳儒也。[illegible]開宗明義章第一
宜為章首。其第二篇明孝終始，以為當名五孝章第
二。其下第三[illegible]章以下凡四章，者當子
曰字，蓋孔氏原本，必上承天子而為一。其曰天子
諸侯卿大夫，言孝而不言父，言母者，以既為天子諸侯
卿大夫時言之也。其為世子也，則孔子嘗稱士冠禮曰天
子之元子猶士也，是未為天子諸侯卿大夫也，則皆士禮
也。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亦以是[illegible]
俱為言之或理[illegible]
[illegible]自有稱仲尼，仲尼者夫
子字。[illegible]自著[illegible]偽撰[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所記，為例[illegible]下文曾子侍，似以不名為尊而

稱曾子[illegible]以為門人避諱，改已[illegible]隱造[illegible]中
曾[illegible]是祖述其義，亦稱仲尼，則又何說[illegible]人之
孝不引詩[illegible]以為詩者出，寄託以行孔，孔不下為人的
不引詩，尤屬牽強，務以為古書稱名本無一定之例
缺文錯簡，亦自恆有之，無須一一為之比附，至[illegible]於詮釋
字句，能詳他人之所略，切而不冗[illegible]
[illegible]集今本章，遵司馬氏，指古
兼存本[illegible]閨門[illegible]說置孔書表章之次，猶不[illegible]
啟秀其文，後姑附於末，[illegible]列於此諸十五章也，丑

孝經集註述疏一卷 答問一卷

簡朝亮撰。朝亮號竹居，廣東順德人，清諸生，隱居教授，於民國二十二年卒。[illegible]有自序，[illegible]簡朝亮[illegible]時，每開說此經，有答諸生問，而辨[illegible]諸說者，[illegible]孝經答問一卷。[illegible]所著論語述疏，[illegible]孝經為論語之導也，是發其古義，酌於今時，以成此書。其集注述疏者，注為唐明皇御注，疏則邢昺疏，[illegible]義，道與別逐一詮釋，[illegible]於邢疏，[illegible]則御注之[illegible]辨其得失，並及鄭注之得失，而推究其所[illegible]從出。[illegible]

[illegible]也，君存疑正義，摘陸元朗記之達，摘字定音，刪陸氏釋文之例，而精[illegible]於卷內，[illegible]詳其意其書者，[illegible]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illegible]字，此論禮無小大之無謂無論也，其孝無終始為始，不忠其身不及焉，孝由天性故也，其名曰始終始者，明孝以終以成始也，[illegible]又[illegible]愛敬，兼事親感生民之本，盡矣，生民者生人也，使其

賤尊卑而言，而本說乃及此，遂有因親親此章不啻天

子之事，又謂本經有五文，有要文，有存文，有分應之文，

有回顧之文，有主本而遞推之文，有重敘而偏承之文，

有言政而徹及之文等說，

……

條擴大戴禮本命篇，女日反乎閨內之內以肯用盡之臣

悉在閨門……閨門二字太遠，臣即家臣

宜摘言僅限於今書……

……視今書，雖標舉盡致無二論義，不但合經旨

於他經……不習……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中庸注一卷

清惠棟撰。是書……大義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

一卷，闕益。未載之書也……棟弟子江藩得之付

梓，江艮庭手為……張子鬯而子棨又得……以棟

述佚者，棟為此注，蓋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

當時者於日……其書，其子謨夫即以此為大

義，江藩刊附周易述補之後……其稱乃改

……有序，述其原

吾書詳。今……改題曰中庸注，從實也。藩……棟

注謂此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為此書，非明易

不能通此書。今觀其書，不過取乾坤坎離未濟既濟

等卦名，間相比附，……甚發揮，蓋棟深於易，

於推之以說他經……有日無書之禮運……江藩已

言反復求之而不能明……此書可知矣……

……

……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illegible]此書[illegible]

之[illegible]書中[illegible]物，當不可遺。鄭注云：體猶生

也。言萬物無[illegible]天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棣駁之曰：鄭

氏精于孔疏，于易神可言生，鬼不可言生，此從通

于易，若以乾坤言鬼神，亦可云坤生，廣生是也。按此

[illegible]條最精。又仲尼曰棣，[illegible]張而後仲者中也，尼者

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

和，故稱[illegible]德之字，則以[illegible]可[illegible]義[illegible]詳[illegible]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illegible]論序稱七十子之微[illegible]具[illegible]是亦隨

筆也。書刊於嘉慶二十五年。

中庸解辨一卷

清王詩撰。[illegible]號[illegible]，河北霸州人。首有自序，言解中庸

者，漢儒失之支離，晉唐來未敢違也；宋儒失之影響者，

元明來未敢違也。又言若會傳註，要專對本文，思之思之，

且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通之，謂必有物解神會云。下

是書[illegible]微[illegible]周[illegible]者[illegible]弟子文子，宋以前則有

文中子、韓子、朱子，以前則有周子，他若宋元明諸儒，[illegible]至

金正希、陳陽春之時文，凡有合者，採摭不遺。

如修道之謂教，謂宜兼施教言，不宜專受教言。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謂其所二字[illegible]當

所不睹，所不聞即指道之涵於性者言也。戒性恐懼即存

之之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謂獨者天理之萌，無人欲以偶

之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謂一對[illegible]看，不對四看。君

子胡不慥慥爾，謂[illegible]字作如是用，不作助詞用，專指不行，謂未

者重所與離之義[illegible]不得

以觀其釋，君子有三重，謂三重指動言行，不指議禮文[illegible]

[illegible]如此之類尚多，俱[illegible]，又如謂性[illegible]仁義禮智而論，

中庸專言仁，以仁統四端[illegible]也，遂該孝弟忠信而論

中或事言，以事有不行也。[illegible]謂孔子以刑而中猶云言孔以前之以孔勝於以刑也。又謂人言物不動人民則知中有人民言人不對已身，則人中有已。又謂心張本而藺君子[illegible]不同，索隱本而藺君子不同。書中所稱聖人二字亦各不同，不可泥看。大見通識，徐眼全書，體貼細膩，有[illegible]實有通，無處不顯其事[illegible]非無溢讓，可比書後附增解三十條，再補二十五條，三補二十七條，刊於同治六年丁卯

中庸心法淵源一卷

[illegible]東海樂天居士著。[illegible]署男[illegible]校。不知其何姓也。亦無序例。[illegible]大旨以為中庸一書，為聖門傳授心法，即堯舜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也。[illegible]而道統不自堯舜始，羲皇上本往聖心源，[illegible]作八卦，一畫象天，謂人得一以立命也。中也。兩畫二畫地，謂人備其二，見諸用也。庸也。[illegible]中庸一書，以天命冠其首，以無聲無臭要其終，則知中庸[illegible]本於大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中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庸也。此書所據上古積伏義未明命[illegible]諸功[illegible]心傳[illegible]存於此。子思述之以授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性善[illegible]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善之說即本於此。至引周子太極圖說為通書，以為孟子以後一人也。所闡發[illegible]小人反中庸，因以為程子因而本作小人反中庸，諸一反字於率性之義未圓，素隱二字以為仍作素隱讀，乃為後儒所隱之旨。合漢書作索，未為正論，亦自有見。此書[illegible]事月，當在同治光緒間。

大学決疑一卷

明釋德清撰。是書但取經一章，[illegible]朱注所[illegible]謂三綱領八條目者，[illegible]以決[illegible]。德清本以儒兼釋，其說是書，多雜兩宗，不察世解，時得[illegible]悟，說明明德，謂第二個明字乃光明之明，是指自己心体；第一個明字有兩意：若就明德上說，自己工夫是悟明之明；若就親民分上說，乃是昭明之明。說至善，謂善惡兩頭乃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体了不干涉，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来無善無惡之真体。說知止而後有定一節，謂[illegible]定乃指自性本体寂然不動、湛然常定，静字與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体，此静乃是對外面擾擾不静說。安字乃安穩平貼之義，慮字乃是妄想思慮之慮；不是憂慮之慮，乃是不慮之慮。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illegible]编之義。其說知與意，謂意乃妄想，知乃真知，真知即本体之明德，内外洞然，無物可對，日月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知体也，天下之故

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illegible]顔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為仁，[illegible]謂此正是修身的樣子，隨告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便是治國平天下的實事。至顔子請問其目，孔子便告以四勿，四勿皆修身之事也[illegible]此[illegible]及此[illegible]。[illegible]具，故[illegible]謂至謂為[illegible]自己，此己乃真己，即至善之地，顔子[illegible]聰明，黜肢体，心齋坐忘，皆由己之實致，則不可為訓矣。首章自[illegible]謂自[illegible]傳孔子書，亦直指心法，獨[illegible]顔子以為傳的訣向，不知聖人心法盡寓於二百五十言之中，而後有鍾[illegible]並致[illegible]張子韶[illegible]山以[illegible]物格字，[illegible]言下承[illegible]繫[illegible]領微旨，附和[illegible]說，書列於[illegible]。

[illegible]丁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議說十二卷

明陳琛撰。琛號紫峯，福建晉江人，隆慶進士，官[illegible]部主事，[illegible]以母老告終養，歸屢徵不出，事蹟具明史本傳。琛講學[illegible]主易[illegible]實不[illegible]高植遠之[illegible]書[illegible]，亦同此旨[illegible]，而理[illegible]醇正。嘗以[illegible]於[illegible]清書有四書蒙引，明侍御陳讓繼評之曰：蒙引得聖學之精深，內有意到而言或未到，及其所獨到，可以發晦翁之所未發；紫峯淺說得聖學之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所獨到，可以發虛齋之所未發云云。按是書為蒙引[illegible]為舉業而作，然琛書亦侍云[illegible]選舉采三代詞章贊六經[illegible]之說乎？言之由場屋之學引而入於聖人之道，亦不得已也。[illegible]初刊於隆慶戊辰[illegible]，有[illegible]聖泉子序；崇禎[illegible]丁丑刊本有李光縉序；[illegible]乾隆己酉[illegible]孔[illegible]，又為翻刊[illegible]，尊[illegible]為作序。

四書發註十卷

清朱[illegible]撰。[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人，拔貢生。[illegible]有[illegible]自序，[illegible]以[illegible]范氏侍註[illegible]輯精詳，但[illegible]諸說[illegible]卷二三，其[illegible]辭未免[illegible]繁，似[illegible]。因[illegible]其[illegible]諸[illegible]博[illegible]行，難於[illegible]編，[illegible]諸儒名論[illegible]以[illegible]內[illegible]類大全[illegible]諸書，核其源流，辨其同異，擷其精華[illegible]者[illegible]各[illegible]參[illegible]引[illegible]家說，折衷一是。[illegible]臨[illegible]似[illegible]見[illegible]呂晚村、陸稼書[illegible]流於[illegible]之說所采[illegible]書中亦分上下兩截，下截列註，上截詳發書旨[illegible]是[illegible]行[illegible]本[illegible]也。書刊於雍正癸卯。

孟子年譜二卷

清曹之升撰。首有之升自序，言舊撰孟子年譜後藏篋中，未敢問世。自之官□中，□□□□，遂□近攷之遺目驗者，未又購得孟子年表數頁，與此書適□□□又獻攷證諸說參互校訂，遂成書云。所謂孟子年表數頁，未審為何人所作。[illegible]

[illegible]

甚明，惟謂孟子四十三歲由鄒之任，四十五歲去任由平陸之齊，四十九歲為齊卿，[illegible]魯之宋，五十歲由宋之薛，五十一歲自薛反鄒，[illegible]滕由魯之梁，五十四歲[illegible]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宋，然又王偃弒王之後可知；及王偃殺王，在慎靚王三年，孟子年五十五矣。[illegible]書言宋餘為前曰宋，餘為今日而薛又在其後，[illegible]是之薛又在之宋[illegible]

[illegible]

前有周說，易並附七國時事，以供參證，體例[illegible]嘉慶十年乙丑[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二刻禮部增訂補訂四書合註篇主書

墨書題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范謙、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劉楚先、前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余繼登全纂，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琦訂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李廷機刪補。蓋合註爲范、劉、余所撰，馮、李則取前刻而增補之，故稱二刻。首有沈一貫序，稱閩賈書更加閱撰，刻析精覈，復加刪刻析，視前刻較而又優。蓋前刻合註可以羽翼紫陽，而藏集物共合註，又可以羽翼前刻云云。今觀其書，遵守朱注[illegible]開宗說，彙紀一切朱注爲準，所[illegible]爭者大抵在一句一字，虛實詳略輕重之間[illegible]爲舉業家認題起見[illegible]假借也。書中所引異義，概以舊說、新說、近說、時說等括之，不別標名氏，又原刻式刻漫無區別，俱屬非體。書眉載評語，用醒眉目。明人講義類多如此。書刊於萬曆壬寅。

四書旁解 不分卷

[illegible]蔡灃輯。灃字涯東，山東利津人，諸生。書前有[illegible]鄭鈞之序、蔡灃自序，及凡例。大旨以朱子爲宗，至或問語類中亦當之說與註間不合者，則以章句集註爲宗，或雖無明文，講家互有異議，則以白文語氣[illegible]書說之醇者爲宗[illegible]駁詰[illegible]引[illegible]評[illegible]張氏使人昧所[illegible]出[illegible]從本旨義之誤，而不知其失也。書刊於嘉靖五年庚申。

空山擊碎一卷

明陸鴻漸撰。鴻漸字行之，浙江吳興人。此從大字中本之書也。首有羅大紘、陳仁錫、聞啟祥、管珍列負諸序，又有鴻漸自序二首，又有列目名公題錄，書目鑒定人名錢謙益等十二人，參閱人名聞啟祥等三十二人，評訂人名雲棲鉤等四人。是書本之群機物情而嬉笑怒罵以出之。每一段中間批七言絕句以括其意。每段後，又有諸人評語以暢其意。為說草序者別為一卷。明處士門別錢物論、邵堯夫詩「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已開其風矣。前有自序，題庚申，不署年號，蓋泰昌元年也。

論孟語錄四卷

明黃汝亨撰。是書附刊空山擊碎之後，而主旨不同。蓋汝亨門人王爾謙取而並刊者也。首有汝亨自序，蓋汝亨校士江西時所作，係為舉業家說法。然明人制藝，其弊在解說經義，雜講家語錄，以詁性。汝亨是書不必精粹，然有相自遠者，不盡樂乎解語要者，有以信人不但賺自信，而以暢吾道公共之懷。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與無當之相反，行如訓未之深有所不行例說理之極，反於塵滯，多闡閫義。解禮闡於心不必再聽，闡非空疑不問，口悟其傳，解謂心戒於口不以口說，慎非強閉不言。據於德依於仁，解謂德仁非兩物，猶依違二心，漸造自然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解謂孟子所稱善，非對惡之善，乃繼善之善，天命之初，不涉形氣者為之，為對舉言，善即同有善有不善之說，而不可破。此諸條俱甚精當。每條下間有陸行之、王爾謙評語，似是空山擊碎之機鋒，於解旨無所發明焉。

四書琓註詳說三十六卷

清冉覲祖撰。首有覲祖自序，言琓註者琓程朱之註，即所以琓孔曾思孟之書。徐以大全諸說、蒙存淺約諸書，乃之羽翼其說。本詳者連類互見，[illegible]厭其詳；本略者亦旁搜曲證，而不憾其略云云，此其大旨也。書分大學二卷，中庸四卷，論[illegible]，孟子十[illegible]卷。大學[illegible]列古本於前，謂不見古本不知程朱更定之有功。其書以朱[illegible]為宗，自序並註[illegible]向[illegible]段為之分釋，所引[illegible]

[illegible]

一向[illegible]無滯礙，非反覆涵泳之深，不能有此也。至其尊朱過甚，則彼時風氣[illegible]覲祖諸宋儒之學，亦有心得，此書與所著五經詳說同[illegible]

惜僕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因自而諱也。書刊於康熙[illegible]年[illegible]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中庸演義

[illegible]平撰。平以大學為皇帝之學，專在治平，乃以修身為本，不過推修齊以比平治，[illegible]舊說之誤。在以皇帝為入德之門，成人之學，宋人之格致乃方名物理多識之事，與大學宗旨相去霄壤。大學之傳自以此篇四傳為主，言平天下而不言修齊，蓋就皇帝修身齊家以寫國形，天下[illegible]之理，為家傳為平天下，下相通，修身治國相通，又將知止而得有定[illegible]

[illegible]為聖人至人，化人神人與人五等，功序以在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向為[illegible]大學四傳[illegible]則，正其心者失誠其意，乃字[illegible]為絲偶所取[illegible]又知至而後意誠下，刪意誠而後心正六字；又稱誠意章古本在任後，為中庸至誠說，朱子乃移而修身傳相接，說文誠為大學正乃人學，初甚不相違，他若訓詩字句，力每舊說絕異，[illegible]人為王伯以下，[illegible]間處為據，據國上自私自大，易不[illegible]

為功利富強、刑名法術之類，無一不敘，無一不報，而又非無據。依附大中引書，謂為人天學，說界劃表，其意以引書為人學，引詩為天學，以證古學為人學，中庸全為天學。蓋本來說今文最尊，又略變春秋新說，故推象附會，因以成此書。治經者視為旁門別道可也。自紀為丙辰四月作，蓋民國五年也。

孝經學凡例一卷

廖平撰。是書僅成凡例，共二十七條，其中如謂專派，謂孝經所述禮制與王制有異同，此由傳孝經者弟子錄經主說之義，又孔子制禮，弟子有所參酌，差互亦所不免，今取以與六藝不同者，以為孝經專派。又謂孝經漢有今古文異同，今以今文為主，而兼採古文異文，以為孝經釋文一卷。班志孝經有雜傳四篇，今仿其例編輯先秦以前傳記子史言孝經者為舊傳。又謂孝經說今仿隋氏之例，統輯漢人傳注及儒說孝經者，以為孝經之師說。又謂內則文王世子曲禮，此舊傳儀節也。又謂大戴孝行曾子說養有五之類，皆就事親為主條目，為孝經舊傳儀節，今仿其例摘載諸所言事親儀節，賓爾分立節目，將舊說依類分入，如曲禮之侍坐、立居處、喪葬之類，悉按經目歸之，略如家儀之例。又謂言孝專就事親而言，其道甚隘，而孝經之旨，則以事親為小孝，而歸重

於事君立身凡一言一行皆引歸於孝凡戰陣無勇之文本不係之類皆歸之立目分類以為孝經廣義至注論孝經者則歸入通論又謂中庸自君子之道四隱至其次乎二諸章皆孝作廣孝其大孝以下則為孝子傳也曾閔諸孝子傳御覽引師覺授孝子傳並依其例通輯之以存其事依經作分傳五章以為孔孝上篇傳其外有心是近乎與夫傳情失孔之事既不可以入於孝又不可以為不孝當別為一門以類附之於孝傳中篇然於不孝之事不

孝之事不加采錄無以戒惡今更立門以示懲創凡載籍所稱不孝之事亦因五孝歸[illegible]以為孝傳下篇又謂曾子傳孝經凡曾子言皆孝經說不惟大戴十篇而已[illegible]非存有傳家曾子十八篇今輯大戴小戴共廿十一篇凡散見之文通輯之以合十八篇之舊目據此諸條俱關切要孝經[illegible]務以為之德要道[illegible]先儒又以為六藝總匯[illegible]鉅[illegible]書凡例[illegible]具係依[illegible]書固非難事也

四書一得錄二卷

諸胡澤順撰澤順字梅坪安徽涇縣人諸生[illegible]劉導成豐間殉洪楊之難澤順[illegible]序[illegible]重刊而朱紫實為之序則同治二年[illegible]門戶意氣之私則漢儒宜崇宋儒亦宜崇朱序謂穿插鄭孔之疏而要歸於程朱之義理[illegible]兼參漢宋之長不為墨守且內出新義前人所未發如賢賢易色引[illegible][illegible]東增補七[illegible]喻人子[illegible]十室之邑[illegible]一子初言不過十室之邑則不為[illegible]之士[illegible]是此類非注說偽人手不向馬[illegible]王[illegible]說以偽人手不為句[illegible]移者非不然移是不肯[illegible]移[illegible]

反、肆正韵陋也，字孔孤陋甚多，閒句下有曰蹈䦨

迺其師、蹈肆廣其學，此等或不了了閒，曰說文字每

也、便亦云安也，是肆與多閒相反之證，[illegible]

日殘[illegible]供甚諦，當此類而多，譯收當內學子孫、

人取珙，故書中向引承珙尔雅說者[illegible]並附孔

顏曾子四生卒年月表，孟子年譜[illegible]

麦日年譜[illegible]

淵其之前[illegible]仍沿舊誤也、

中庸譯蘊三卷

清胡傳撰。傳字東潭，安徽桐城人。是首有傳自序，言初讀中庸，無從理會，因求之朱子章句，讀章句亦無能理會，因求之諸家講義，而講義而參互考証，遂漸通於章句之說，久之覺諸家講義之紛雜，雖欲有以闡發乎章句、終不足以盡章句之蘊，因離而求之章句，覺章句之依文訓義，言簡而意該，直能闡發中庸，所當玩索者，久之而又覺章句之闡發，直擂表盡中庸之蘊，非章句不足以盡中庸之蘊，中庸之蘊因無窮者(?)

是書名曰譯蘊，意在求[illegible]此，其書依文下說，以[illegible]註。又次以講、依註一格、間附鄙說[illegible]附箋，所下已見也、引用諸儒之說，概不標[illegible]名氏，其[illegible]已見若干條，列於凡例中，特標之，亦異例也。大旨謂[illegible]辭格取理，惟大本固最所貴也。一節謂均字與辭字踏字一類，均進而之[illegible]具說轉者也。設其裳衣謂衣上飾，裳下飾，往傳言衣裳者，其不先衣而後裳，[illegible]風而言，主明篇[illegible]有曰尚衣衣言陷已言其顛倒矣，此裳衣當爲常衣

古文無常字，以常作裳，諸文、常下帛也，今文作裳。此二条甚新，而殘缺所在於文義隱亂。

又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陽者婦所宗知与能，有六有小易者精精而天地之語但依解道之者，未采……

聞多所作會，書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大學古文參疑一卷

明劉宗周撰。是书首举郡所定本，次誠意一章，次據此謂知本之下……是本，不從用古本，兼用曹魏石經本，其内或從古本，或從石本，經傳顛異斟酌無憾。吳扶國大學通考則石本實僞本也，宗周以為戴氏之傳大學，早以或一疑案，程朱之更本皆疑案也，陽明以格致未當缺傳，從古本。石本與古本更異，而文理貫實，故從其說而是，既出於後人也，何為又謂不能擬為之解。其自解明以為有文之篇一疑而斷虜，因題曰參疑云。是書中解誠意第舉……謂此章首唱誠意而不言在誠其知，以誠意為專義也。心所存主之謂意，非以所發言也。自之為言，……非己也，欺之為言周也，非偽也。……如惡惡之臭，如好好之色，言此心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所好在此，所惡在彼，而存乎一機，……如是，當存乎天而不雜以人，誠之至當也。自好自惡，故自慊非對衆言也。獨之言自也，慎……獨也。……又引陽明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問思辨行五項，學已兼行了，此學者亦必把筆
仲依學射，則必擇弓挾矢，不兼學問思辨後方行。
誠意者行之務也，即在學問思辨時，即致格致中
看出，非格致了方去誠意，[illegible]而見格致
誠意二而一、一而二，[illegible]勝接此等說，頗
新得未嘗有。唯仁人節，指出上彩有脫簡，[illegible]所
見亦不辨。書[illegible]劉於道光
十五年董瑞所編劉子遺書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古記一卷

明劉宗周撰。是[illegible]大學之道[illegible]回指[illegible]而后天下平為
章[illegible]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為第二章，
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為第三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為
第四章，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謂身不
修不可以齊其家，為第五章，所謂治國必先
齊其家者，至[illegible]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為第
六章，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末，為第七
章[illegible]
[illegible]其自古本[illegible]不同者，似此本
第二章[illegible]次於誠意章之後，此本則從[illegible]
崇[illegible]高氏所訂正，通修身以下合為一章，謂即
[illegible]此定格致之傳，文理煥然，無須補缺。其釋專
謂大學之道盡性而已，性是大，故學亦大。
[illegible]說[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
三綱及八目兩個[illegible]遺書本

大學古記約義一卷

明劉宗周撰。是書[illegible]大學章句但言止義，格致、慎獨、絜矩共七條，[illegible]釋首章三綱，次言知止，次言[illegible]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其為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又謂大學一篇既可割一而為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為二，以釐正八目。[illegible]修身為本以下為格致之傳，其說格致誠正，不作二觀[illegible]。[illegible]大學八條修身、[illegible]，以求主腦之所在，而歸功於格致，所謂主腦者，義而已。至善之功，知止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又謂[illegible]曰物有本末，傳中之曰修身為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所謂明白註疏[illegible]諸儒訓詁義，係指[illegible]防獨，抑已見於弟子陽明，尚不附和，至其當處，無所易之也。書[illegible]道光十五年刊。

剔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又謂慎獨是格物第一義，慎之獨，便是一物，只就慎獨[illegible]是格此物之實。又謂小人無獨，君子乃有[illegible]。其辨朱王異同，尤見分[illegible]。

大學雜言一卷

明劉宗周撰。是書名曰雜言，隨舉標義，間作問答，體例[illegible]義[illegible]。晚年謂朱子格物之說，置身於此，而求物於彼，其知馳於外，故格致之後，又有誠正工夫；陽明格物之說，置身於此，而求物於此，其知返於內，故格致之時，即是誠正工夫。又謂弟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孟子所謂良知，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即所謂致良知[illegible]。又謂[illegible]邪說四節，通之朱子補傳無不脗合，蓋亦會朱子補傳即古本之意，不必以支離而斥之，[illegible]可謂善於調停矣。[illegible]說理，係持[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書為道光十五年刊刻[illegible]道光書本。

四書解疑二十卷

清黃、梅峯撰。梅峯字一泉，浙江餘姚人，諸生。是書原名摘疑，邵晉涵改名為解疑。前有邵晉涵、[illegible]坤二序，又有梅峯自序、例言。[illegible]書凡讀初學契覓用問答體，例言謂觀此書者每遇一章，不可驟看問詞，但思此章書意何以生疑，思之已久，然後看問詞，則知其難是[illegible]，不敢憑臆[illegible]，然後看詞，又不可驟看答詞，但思此疑亦關書意如何方通，思之已久，然後看答詞，則知其斟情酌理務有親切處。書中[illegible]述解處多本先儒之說，以不背朱注為歸，兼用一說者，標明某氏，無用數說者則否，書內有解者則不及也。是編一至卷十七為解疑大學中庸，後係附圖[illegible]卷十八[illegible]補典，前有內人[illegible]亦及梅峯自作例言[illegible]供觀采者[illegible]書刊於嘉慶十八年癸酉。

四書說約六卷

明孫肇興撰。肇有王續燦、李邦華序，又有肇興所為[illegible]看書摘訓，及弁言、摘訓，稱以實四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又稱言之能返證於自己身上可實按之。自前序言以解而又不決，則求其文辭、研以入字。文體設乎意見，弁言稱會神於脈絡，章本句，諷詠玩味，貫指點開示，不盡詳晰。其長篇全文，自始自終，逐段逐畫而章節句字意位置前後語氣，翁叙側落入眼正自了了，是所或意畫乎本句，或目見乎兩股，或神見乎精處，或影現于支辭，務該互發于上下對章，條皆推及所已明已備，而不必他求者，讀此可悉是書之大旨矣。每章皆有總說，取簡約而意[illegible]逐切，仍字朱注，往往[illegible]於朱注深入一層，又或補其所[illegible]，絕不沿襲講章腐飾習套。每謂人說四書所傳見也，其說之遊於改章，謂德亦直在君身上說，若謂在民，仍是強制，不得正德而已。其說十世章，謂禮所以維世，殷周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夫子直以禮

宜從中古來今之不齊異、其說更牽強、謂仲中國非號中國，亦字下不著夷裔字，并不忍言之；說衍居畫、謂其名只是正其稱名，使輕還祖父，還父配孟子其書可見。若說更置衍名，則曰之更其實，非正其名，如此之類，皆闕義理之大，非他摘摩神理者可比。後附題說二卷，亦有自作與所引，其餘說所已載而未及詳，或畧而不及載者，非專為作文計也。書刊於[illegible]六年癸酉。

四書題鏡不分卷

清汪鯉翔撰。首有自序及例言。按從四書者，宋儒專講義理，以其時未有帖括也。明儒於義理外兼求口氣，[illegible]為帖括用，不得不如是也。然於經傳義蘊亦非[illegible]絕無關涉。鯉翔是書，即題鏡類也。序謂作文為讀書表裏，講書為作文根本，源流一貫。體認每題理竹文，即以行文會旨清說書，則書之曲折精微與每題之神脈口吻無手不出，而道理口氣兩無遺憾云云。

故首列總論二十則，次標題目，闡題理，正題解，清題界，辨題類等；又並以明題說，及且有訂譌正誤之處。未可以概以從來所未之也。書刊於乾隆九年甲子。

四書庸矩訂不分卷

明楊松齡撰。[illegible]省有松齡自序，是書[illegible]翰相題

為文之法。[illegible]先是於李者，欸字前皇所輯為四[illegible]

錄刊其評論，名曰題矩。松齡又因而廣之，故名曰

庸矩訂。書中取近代說書諸家，甚至其餘先正

甚精要，閒[illegible]出已見，[illegible]以補引申[illegible]題部分簡條揣摩

之用，而於闡發書旨，亦有不可沒者。每刊書年

月，[illegible]在明崇禎間。

[illegible]

中庸傳一卷

宋晁以道撰。書後自記云：近世学者以中庸為

二書，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

先生長者之論作傳。又云是書啟於壞[illegible]未嘗

偏不倚，文字誤清回[illegible]。[illegible]末署政和五年七

月二十二日臥丑直羅縣驛中自校畢，甚[illegible]

五日鄜州官舍山堂[illegible]以道[illegible]

[illegible]試用[illegible]中，[illegible]義哉

謂中節[illegible]句下注云：中之一物，於是乎

者二名也。於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句下注云：是一物而不得二名也。[illegible]自記所

道此乎者，以中庸為二書，其說是書，皆穿鑿

而[illegible]

[illegible]

也，於詩曰[illegible]子曰[illegible]

武王纘太王王季[illegible]郊社之禮所[illegible]

下[illegible]

無，於上帝，於居下位不獲乎上節，只其段誤，即自

説所依蒲編不係文字誤謂四州[illegible]傳[illegible]簡與[illegible]
[illegible]編異，其義傳[illegible]甚希。[illegible]
而年海昌蔣氏[illegible]刊於讀梓[illegible]中，
時咸豐元年也。

（旁注：[illegible]皆以道之稿見之）

讀四書叢說八卷

元許謙撰。按此書已收入四庫，據提要[illegible]止有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全闕。[illegible]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有[illegible]叢說三卷[illegible]元[illegible]本[illegible]影抄，又有讀中庸叢說二卷，則往吳中藏書家得見元板中庸叢說足本二卷，合之遂成完璧。此本為[illegible]何氏叢書序，又有阮元何氏讀說語書。

圖題辭[illegible]有其師道[illegible]序，[illegible]蓋[illegible]門，北山[illegible]於黃氏為高，而得朱子之傳者也。[illegible]叢說之類章句[illegible]也，與當日之[illegible]著暢之[illegible]者提之要者道之，[illegible]圖以形其物，析段以顯其義，[illegible]訓詁名物之缺者補之，而未備又詳著之。又[illegible]未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illegible]之，且從記錄之差也。則自所以視圖得遂為善本，云云[illegible]此可知謙[illegible]著書之旨[illegible]本之[illegible]足貴矣。

（旁注：許謙讀四書叢說[illegible]）

四庫及阮氏提要俱未言及此本，想[illegible]俱未見之也。

中庸說一卷

劉師培撰。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是書大旨據春秋左氏傳以證中庸之旨，謂孔子作春秋所以明中德，子思作中庸所以明春秋之用。[insertion: 其惟道教之旨歟] 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以為天地之中謂陰陽，是為天命。民受以生，是之為性。動作威儀，性所自秉，率而行之，是之為道。修而教之，是之為教。而統歸之於禮。[illegible] 引劉子駿三統曆，術述傳義，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而制其禮。又引傳韓宣子觀書魯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左氏說曰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子思贊聖，述其諸言，首稱天命，即子駿所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也。其言中和，又子駿所謂事取其中，禮取其和也。其曰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則傳所謂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傳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又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子思贊之，則以語大語小為文。又曰君子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道費而隱，文顯而盡，所謂費也；文晦而顯，所謂隱也。復引孔子之言，以為君子以人治人，而其謂微褒貶之勸德也。中庸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所以明周禮之源也。禮莫重于祭，故說喪祭為獨詳。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周官之義三千者禮經之目。故復引孔子說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今用之，吾從周。明書秋獨探周禮之義也。孔子匹夫，制作同天，故曰有德無位，甚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謂春秋所重之法，以明春秋為天子之事，惟素王乃克制作也。下記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王者上下通貫，所以明時王素王之別。孔子仲尼以下，直明春秋之用，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其記哀公問政，尤為明春秋據魯之言也。曰其援所據左傳之說，是說不必附會，而穿鑿者有中庸微為有根據，[illegible]詳備，惟後至說引服子慎

張躬爲中失之衍出爲信、信死之子、何其安、致其子、試之
爲言信也云云。陸游撰章張[illegible]卑矣。

孝經大全十卷　江元祚、
明[illegible]輯。元祚字邦玉，浙江仁和人。是書輯崇禎六年正月上諭一道，次[illegible]
寅亮序，次[illegible]元祚[illegible]自序，書分甲乙丙丁戊[illegible]
己庚辛壬癸十集，甲集孝經考、宗傳圖考、
全孝圖說、經經雅言、全經綱目、孝字釋、全孝
心法、誦經威儀，乙集漢孝經、唐孝經、[illegible]
[illegible]漢孝經[illegible]古文直
解、唐孝經[illegible]石台孝經表、石台孝經、孝經[illegible]元衍沖撰
注疏，丙集宋孝經、朱文公較定古文、朱文

公刊誤、孝經正義，丁集元孝經、公[illegible]吳文正較
定今古文、吳文正刊誤、[illegible]張恒撰吳文正公較
定今古文孝經、孔氏集明孝經、公[illegible]朱鴻輯孝經
集解、孫本孝經解意、朱鴻古文直解、虞淳熙孝
經邇言、[illegible]臣集、沈淮[illegible]敘次
孝經質疑、楊起和孝經疏、楊朱鴻輯[illegible]四
書孝語、虞集、朱鴻家塾孝經、孝經[illegible]元祚[illegible]
刪訂曾子孝實、天祚述孝經考有[illegible]、辛集、虞淳
熙孝經集靈及附錄、壬集、孫本孝經釋疑、朱

鴻孝經贊、彭慶淳卿孝經說、孫本文孝
經說、孫本文孝經大旨、秦蕙田大祇孝經易
又自秀、陶珺五孝贊、吳汝?孝進孝經疏義集疏
孝經正義、有錦西書、諸云僑疏鈔、[illegible]北左今
凡二十三編。於孝經注疏[illegible]
羽翼孝經姓氏目錄、又跋、王樞、鼎和共一百八十
七人，[illegible]陰皇書所謂本外，其他
閔於孝經撰述具載於羽翼[illegible]孝經本人
姓氏之下[illegible]惟用馬光撰解[illegible]
羽翼姓氏兩星書不收，未解何意。羽翼姓氏[illegible]
麗新羅及日本孝經，宜別標外國，不宜列於歷代[illegible]
[illegible]屬[illegible]孝經[illegible]明孝[illegible]
國[illegible]國議二十有[illegible]書刊於崇禎六年[illegible]

孟子集註指要二卷

清董錫嘏輯。是書本朱子集注，而申其未顯之說。蓋恭註時有過於簡略之處，學者不得其指，不免以偏見相揣測。錫嘏以記誦[illegible]書於文氣脈之間，頗見融洽。又所求者義理，與[illegible]發者不同，且亦有時能見其大，如齊宣王問齊桓晉[illegible]子時民國臣極妨者其君論政只重民產以民而逐子明倫，則但舉士晦所謂放國者謂為齊王親於進退人才而發，世主不知有民，尊不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未復說到為民父母[illegible]以見立國在於進賢，原以為民之意。[illegible]者[illegible]陳辭尚曰君子辭受取予而出處進退名是一事，若陽貨王驩用放者不受，則孟子不受，又非[illegible]非此章正義如此之類，又非是守者所能見及也。[illegible]詳以說決汝漢，排淮泗，謂汝泗入淮，淮自入海。漢水至大別，與江合流。孟子所說[illegible]考[illegible]為[illegible]又河同為逆河[illegible]

三公之耳[illegible]荀浮為二十字為僞石經[illegible]合、按孟子所舉不過汎論國政亦之概、偶有[illegible]不必曲為之諱、錫瓚之說是也、其他亦有關于典制、為各家注所未致詳者、書無序例亦國缺、刊版多則當從通矣闕

四書解瑣言四卷補編一卷

清方祖範撰。祖範字音宗、江蘇青浦人、諸生。是書[illegible]有張運泰序、及祖範自序。[illegible]

[illegible]

大旨在訂正集註四書[illegible]文明諸儒[illegible]追代毛西河王巳山之說[illegible]詁義[illegible]精

[illegible]

[illegible]之冉子、疑非冉有、此篇首章許仲弓可使南面、[illegible]又稱仲弓之賢、則與冉求戍仲弓事、仲弓乃人所說、始稱冉子、印退朝何晏一章、亦稱冉子、安知非仲弓為季宰時事、有政之兩句前內政與公為事與退朝及注一篇、而鄭康成謂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誤也、又謂三以天下讓、[illegible]三字疑是

正字之謬，伯之操蔓舌矣。正以天下議
於義固逅者悖德二字有作正字解者，可憪也。又謂山
梁雌雉章，非缺文，乃錯簡，當云山梁雌雉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曰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於書理自順。
又謂左傳昭公年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歸
貢於公，而有若告君以行徹，可徹之地在先儒所
未論及，考周之徹法，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助制收公
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貢則什一自賦，以充國用，意當
此時鄉亦用助，三卿已盡征之，而歸稱於公，其鄉內
自賦之地，亦在於公所，即二子之所作出也。此說向來傳
不相符，此諸條
觀全書
他援於海一知半解者所比。書刊於道光之壬
辛巳。

四書朱子語類三十卷
清張履祥呂留良摘朱子語類一書，多初
年未定之說，又出於門人手記，多錯不一，履祥
留良就語類中四書一部分，相約摘錄，履祥
先殁，未竟其事，留良亡，因摘其論語孟子偏
而止。留良子公忠因合兩家之所採錄，彙而編之，
公忠更攝遂倫而成其書
凡例十二條，敘中履祥所取精審，留良所擇稍
嚴，不無出入，公忠不欲相混，合爲識別，其他當有
向讀等種種識別，錯互闕大義要於讀者稱便也。
履祥留良俱楊園所有條其所取此書者
取之而具有精意，非同節錄，惟公忠之復擇所
標而書之心等三條謂亦集註章句未聯合，且謂理解
必歸畫一，方足學者篤信程朱，四書之有集注
章句所當畫一者也，朱子
註章句在先，晚年所見更進，有未及追改者，時見
於語類或問之中，讀者註章句者
然加審察，未可執一而論也。

孟子補義十四卷

清陵江輯凌奎撰注。江吳與人，凌望之兄，奎[illegible]其弟也。卷首有江自序，大旨以趙邠卿章句為主。自序稱向仲弟望備理疏解，莫樂補遺[illegible]者頭瑕者。說云云，[illegible]書中趙注之外，間引[illegible]之餘，不云反[illegible]，亦間有訂正趙注處，頗謹嚴有法。註下有雙行[illegible]註，當是奎[illegible]增[illegible]所了。精覽[illegible]孫疏朱註，近代閻若璩何焯之說[illegible]。見採及或刪其[illegible]，惟其中多有沿誤未加駁正者，如孟子見梁惠王，趙[illegible]孫疏引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以卑禮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惠王復元十[illegible]年，孟子至梁當在[illegible]後元十二年後，方與情事相合。史記索隱[illegible]於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亦未能確指其實證[illegible]。又其註中引諸[illegible]諸孟仲子，子思弟子，不知孟子即孟子異不相及，而何況仲子。況[illegible]註[illegible]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孟子，不[illegible]自[illegible]序篇。又眾王氏夾註引漢藝文志有孟子三篇，目殆以荀子即孟氏。亦[illegible]自櫽其他[illegible]疏[illegible]諸之處甚多，又蓋陵氏兄弟[illegible]原不長於考據也。書有重刊版年月[illegible]，在咸豐同治間。

實則序稱其究心未學而不為不學者序之謂其說四子書斷於實中體例理通而終已非人有作者用之實學

四書彝言七卷

清譚光烈撰。光烈字松門，江蘇吳縣人，寄籍江西南豐，諸生。是書首有黃之晉、勒方錡、叢樞序，及光烈自序、凡例。又有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各篇。書前序稱其或提綱挈領，或引彼參此，或發言中之義，或暢言外之旨，或援經傳以證佐，或標史事以疏通云云。今觀其書，分條設議，特以經義供其[illegible]及其所見，大半空談迂腐，體非說經，亦殊講章，借序所稱，不足語矣。而求援非復四子書者之一格式也。書刊於咸豐二年壬子。

四書典制彙編八卷

清胡掄撰。掄字應麟，江蘇武進人。首有掄自序，略言朱子於章句集註，其中大經大緯，如中庸之學校、祭祀，論語之文禘、麻冕，以及鄉黨一篇，孟子之五音六律，以及井田學校，千載日星，了備未及詳，爰弟子非不欲其詳也，聖賢之言大體，實在挈其大綱，至於儒分條析縷，使其人之考求而自得之，所以備場屋備考諸書，重複積亂，庸陋無當，因遞經史之有關學庸論孟者，分以其類，募集之，通徹瞭暢畢備，貫而無重複，詳盡而不煩云云。今按其書[illegible]精核，又所引多不標原書，[illegible]以發說，或曰等[illegible]括之，[illegible]以視江永、淩曙[illegible]書，不及遠甚，然亦大輅椎輪也。書刊於雍正十年壬子。

致知格物解二卷

清魏裔介撰。[illegible]卷錄二程先生論格物致知三十二條、朱子致知在格物補傳、格物致知或問、卷下錄近日諸儒論格物、規論格物致知說，而附以己作致知[illegible]格物非物欲扞格辨、致知格物非未不已以全其正辨、與[illegible]孫北海論格物書、[illegible]或問四首。大旨主明道格至也之說，[illegible]而以明道朱子之說補充其義。其餘朱子補格致傳，亦不以古本大學為非，但取其[illegible][illegible]傳稱證。所錄其他諸儒之說，以世非[illegible][illegible]推演程朱之[illegible]義。然其自作[illegible]獨標己見者，[illegible]所司馬[illegible]以物為欲之物，格為扞格之格，謂雖於理非有所悖，但不可以釋大學之格物一；而王陽明之說謂格以格物如孟子[illegible]大人格君心之格，仍是[illegible]致溫公之意，而稍變其辭，如其說是獨正心之說，何取重複。蓋亦[illegible]篤信程朱[illegible]於其所謂物即理、理即性之論[illegible]之甚堅，故不惜闢他說以[illegible]其是，亦適成其為所行之學而已。書無序跋，亦無刊版年月，[illegible]當在康熙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彙纂 無卷數

清孫念劬撰。念劬字述甫，江蘇吳陵人。是書卷首

序、凡例、次引用書目，[illegible]又分[illegible]卷首、正編、

附錄。卷首[illegible]經源流、孝經標旨、歷代表

章；正編[illegible]孝經註說、經註補遺、孔曾論孝、

曾子孝行；附錄[illegible]孝經[illegible]閨孝、經翼、孝經

廣義。其書遵用今文本，而刪[illegible]

[illegible]而前有章名，以[illegible]著明王事

父孝章[illegible]列孫詩章之下，書移於志可移[illegible]

章之上。父子之道，天性也，舊與上文合為一章，古

文則別為一章，此仍分兩章。[illegible]古文有

閨門章，此亦存之，是又兼用古文本矣。[illegible]不叁已見

[illegible]書於[illegible]章之首，俱標於

每節每章之下，俱說明別之注，章末綱領旨

要，標於上方。[illegible]附錄三種

[illegible]孝行

[illegible]呂氏大學

閔氏孝經貫註也。所採尚為精要，惟[illegible]凡例

稱標題[illegible]揆於其[illegible]之旨，仍未免失考。[illegible]

[illegible]書刊於嘉慶四年己未

論孟考證輯要二卷

清趙大鏞輯。撫朱子集注於事蹟名數頗忽略，金仁山為作考證，以補其未備，宜與集注相輔而行。大鏞既據集注備觀，復就考證採其大要者刊之，以備讀集注者取求之便。簡而不漏，論亦頗足取。前有沈琦序，後有大鏞自跋。書刊于道光五年乙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詮義五十八卷

清汪烜撰。烜為學專宗朱子，故是書一依集注為說。自序稱勉齋備闕郭承師說，雖間有發明，何王許金陳胡吳史而下，已淺失微言之緒。明代大全之纂，於胡氏筆勤致諸儒人手，罔知抉擇。至陽明龍溪輩出，大暢陸學宗風。卓吾龍江諸人復揚為三教一宗之說。其謬甚，守經者亦斥之遵註，習勢林韻。此諸儒既陷於非皆不自知，以致傷害竟辯誘糾謬云云。序後又有例言，謂學者不可不辨，因外註而及於內註者，不可不辨四書中疑義缺義。朱子未有成說，而為之解者，應還其舊。推之執一說以非他說，或毀固私為偽經，及據小序而非朱子詩傳之類，亦連而及之。主佛老思說為崇聖學，以斥其他。又天文地輿鳥獸草木等類，皆為之補考其說。此可識是書之大旨矣。自序作於乾隆辛亥，又有江廷鍚序，作於乾隆七年壬戌。

至道光六年丙戌書始梓行，又有汪守和序。守和即樣書之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理話四卷

清張葉鍾撰。葉鍾字石帆，江蘇泰和人。[illegible]
[illegible]鍾所著務實勝虛稟稿之一。其稿首
引言，書中之理必有相對相當之物，必有主方至圓
之物，不必有萬殊一本之物。取此四書及朱子之解從心
密勘，以此三言求之，而數理之物，更無是之書者自無割棄。
之又凡例言有所見聞或有所會，隨得隨記者，名
曰理話。今觀其書，於訓詁外[illegible]一體闡發名理，精
辨象似格言，又每舉算術方式為證，其書鍾[illegible]深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算術者也。[illegible]者
而[illegible]惟逐章敷衍，每[illegible]泛無關要旨
者，詮而去之，則更善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中間有新解[illegible]稍標名者
類[illegible]皆自視如寶，予再三諦雕閱，陳亢南宮适等
處皆是。又我子不言，惟仲之非，亂孔雨時之言[illegible]
衛君陳司敗二章同例，視[illegible]為春弟子所記者
其說俱通。每章後有說解[illegible]卷末又附孟子淵源

源於孔子。說謂孟子願學孔子，以孔子從屬聖學已
載書中多述孔子之言行，其一動一言亦皆本傳授孔子、
又附孟子長於譬喻說，謂[illegible]備舉，據附、
[illegible]又書著題曰辟謬，駁其分名、
刊於光緒二年丁丑

四書補義七卷

清陶起庠撰。起庠字虞上，湖北廣濟人。是書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三卷。首有自序，以為書有本義、有旁義、有餘義，或考之傳義以知其理，或徵之傳義以盡其事，道通為一，無異非同。今觀其書，於名物典制援引甚備，[illegible]斷頗見簡要，主於剖析義理，[illegible]或擴一說，或融會[illegible]說，[illegible]傷黃[illegible]甚廣。[illegible]四有[illegible]於辭外[illegible]者，如父在章謂是年上半下辰事，言道者尊父之辭，如武德又表則係身不改，宜承屬慮，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體不為父而當改，又不必為附。所謂三年無改者也。詩三方事謂桑中鶉奔等詩皆書出於性情之正，無知其為邪，即皇邪也。若聖人必曰正之邪，乃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又言[illegible]如泄泄，[illegible]謂泄水名，借為舒散之意。省子亦程水乳性識[illegible]。後凱風，[illegible]謂水激石曰磯，橫石當水[illegible]激於石而[illegible]怒，以義阻親而激親怒也[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惟此[illegible]若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其蒐采之繁，[illegible]意義之博，為何如？[illegible]
[illegible]非博學深思者[illegible]此也。此書刊於嘉慶十六
年辛未。

大學問答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趙承恩撰。承恩字有庵，江西金谿人。是篇大旨宗王陽明，以大學為大人之學，所以使天下人明通公溥。親民親字不作新，以為視一家之人如一身，一國之人如一家，天下之人如一國。新民者，特親民中之一事。至善者，人心天然自有之中。學為大人者，欲明明德以親其民，一事一物皆當準之於心，以求[illegible]背乎天然自有之中。後附格物說，[illegible]朱子謂窮至其事物之理者，欲人即物以存吾心也；陽明子謂格其心所存著之物者，欲人存吾心以明物理也。然外吾心以求物理，注瀾於形名器數之末，世儒之博物，非朱子意也；舍物理以求吾心，遂廢其人倫日用之常，佛老之絕物，非陽明子意也。是雖附陽明，而不[illegible]朱子，又異乎入則主而出則奴者。書刊於咸豐六年丙辰。

讀孟隨筆二卷

清王祖畬撰。後有其子保譿跋。蓋祖畬於辛未歲讀汪份[illegible]孟子大全時所札記也。大旨在析義理，每條以經文或集注為標題，而[illegible]說[illegible]錄[illegible]之說，間亦[illegible]辨[illegible]，有所糾正。[illegible]持論多迂，如開篇王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條，謂此是窮理，欲上分別，不必說到功致，必以儒者[illegible]例之說[illegible]書旨。又[illegible]信程朱過甚，[illegible]程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過於厚些，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illegible]楊儒與楊墨[illegible]皆近誅[illegible]過不及，自是儒家之過不及，何至流為楊墨[illegible]使不得程子失言，乃亦為之曲護，似亦不必。又此書人有一妻一妾，其事之有無，何關大義，乃亦喋喋[illegible]辨[illegible]實焉。[illegible]刻於祖畬所校宋本孟子之後，時民國壬戌也。

四書類影二十卷

明劉鳳翔撰。鳳翔字[illegible]，[illegible]川[illegible]即今山東臨淄[illegible]地。[illegible]有自序，又有周文德序，[illegible]書之人也。[illegible]類影二書出佛書自序及周序，俱以釋為儒，其自敘[illegible]說[illegible]雜以釋理[illegible]蓋鳳翔師事張侗初，故學亦似之。其書於經旨體會甚深，[illegible]融會羣說，殊于[illegible]已見[illegible]大半不取程朱[illegible]人心目間朗，所惜著書之旨[illegible]每引[illegible]以佐其說[illegible]仁[illegible]天啟七年丁卯，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原李錫齡重刊之，收入惜陰軒叢書[illegible]經傳失義多[illegible]不誤[illegible]時[illegible]推許亦云至矣。

孟子發微一卷

易順鼎撰。是書大旨以孟子實有王齊王滕之事，而人莫之知，蓋為史記所誤。最大者，魏惠王後元十五年，以其事屬之襄王，致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二語，無有着落。後儒多據竹書紀年以正之，集而齊宣王、閔王之年，又有不合。通鑑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乃以齊為之，而仍有未合。順鼎據索隱所引紀年，謂史記田齊世家已誤，桓公十八年為六年，又誤威王四十六年為三十六年，相差十二年。推是威王後二十三年之事，前十九年不得不屬之宣王，後四十年不得不屬之湣王，不知威王實卒於惠王改元後之十四年，[illegible]孟子自梁至齊之年，為宣王元年，[illegible]史記本紀[illegible]，惠文王十一年，燕[illegible]其臣子之，而公孫丑篇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當在是時。是時宣王初立，[illegible]梁惠王章，宣王伐燕，孟子所謂燕[illegible]王往而征之，[illegible]燕民[illegible]以迎王師[illegible]，易是一事，不得相混[illegible]

書中[illegible]杜預左傳後序及索隱[illegible]史記集解、索隱引[illegible]世家所引紀年，證成其說。又[illegible]引史記[illegible]世家、田齊世家、魏世家、六國表各條，一一為之辨。其[illegible]語[illegible]不肯行三年之喪[illegible]宣王[illegible]行三年之喪[illegible]故[illegible]之意蓋在此。書為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民國十二年

中庸私解存問一卷　徐明

此徐瑚弟若静生之問也。署静生，自稱其名曰鑑，當是名鑑而字静生者。首條又稱李楷亭、所操本，似即一人而又字楷亭矣。問語言有會心及疑義，隨疏己意，粘簽請示。中分前解、續解。前解凡二十六段，續解凡十九段，問辭而簽甚晰。間多妙諦，如問無將迎，無內外。答云：千江有水千江月，無將迎也；萬里無雲萬里天，無內外也。又問動於已發者意也，動於未發者念也，念則發此兩託而未現乎心，以觀理意，則將悪一瞬而不留。驟讀以應，分析極精。他條類此者，尚多至以本陰太陽少陰少陽釋動靜，以四之釋意念，精對其理甚微，至為可指，不可家究。

清嘉慶　進士　官

叔静生為合人

殘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

孝經直解一卷

清劉沅撰。

以孝經為曾子門人所記孔子言孝至多，不止此書。此書特與曾子問答數條，曾子傳其門人，為纂輯成書，尊以為經。漢儒竄亂，遂傳後世。緯書附會孔子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不足信。孔子三歲喪父，既弱冠喪母，自言事父未能，豈有自言行在孝經者乎。於字句文誼今文之辨，據以文義無大爭議，可無庸爭辯。故於仲尼閒居，曾子侍坐謂明之相當子序及子曰復坐，則坐字自不可少；居是居處，不是坐不應，則又據隋經籍志云：河間人顏芝所藏孝經，經十八章；又有古文孝經，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云云。顏芝所藏，即漢代古文孝經，何以云又有古文孝經，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

隋有二本，柳仙源為直說孝經者所未注目[illegible]書末仍存閨門一章，曾子曰敬內聖人之德至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illegible]一章說孔子之道天性也[illegible]一章，此[illegible]刪他本俱異[illegible]所解直說本改，故名直解，解後附論辨[illegible]不為舊[illegible]所[illegible]外此書[illegible]說年八十矣，書刊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又別舊章之名[illegible]著孝經者所[illegible]開宗明義等章名，漢時已有之，不獨自唐也。

孝經易知一卷

請耿介撰。介字介石，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少詹事。介[illegible]學於孫鍾元，又與湯斌為友，嘗為斌書於朝，是書[illegible]首列諸學經論所為介傳一篇，無序例，略[illegible]州湯斌學定經用今文本[illegible]蓋為課[illegible]書計也。[illegible]原刊本，未見。同治十一年壬申有翻刊本。

徵士隨筆一卷

明程濟撰。是書[illegible]為錢士升所刊遜國逸書四種之一。首有士升序、逸書之首，又有士升總序，稱徵士、柎賸二書，得之江右徐宏，皆同出其書。二十三頁十四行云：乙卯春三月，師往吳西，濟往。夏六月，師中毒，濟以金線丸解之，師命鐫此方於石。其下接云：玉海子曰今獨孫馬[illegible]極。此八十字疑非原文，殆玉海子閱此書時所加之案注，傳抄者誤以接正文也。玉海子者，劉琳號，即

撰柎賸錄者也。士升言[illegible]書同得於[illegible]司空，附傳此書者為劉琳明矣。錢謙益斥[illegible]以為庸妄小人假致身錄而為之，[illegible]者據為宋濂[illegible]，並謂程濟實無其人。案王崇炳學耨堂詩稿有皇回菴見讓帝像及程濟墓二詩，[illegible]詩作於雍正辛亥，自序[illegible]七十九叟。王崇炳為毛奇齡門人，蓋康熙間也。據此則建文出亡及歸國，實有其事，程濟實有其人，即其書亦非偽造矣。書中所記，自建文四年六

月三日師遁金川門起，至正統五年建文迎還大內止，末又紀其始末，以付子[illegible]之者甚詳也。而王崇炳二詩又可據以補此書之缺。蓋[illegible]辭康[illegible]文後，崇皇回菴以見志，殆即葬於其處也。錢謙益因史仲彬致身錄而及此書，以仲彬之名[illegible]外[illegible]見[illegible]此書[illegible]謂為[illegible]遁[illegible]也。[illegible]史彬[illegible]其人，即致身錄亦非偽矣。[illegible]

為崇禎[illegible]甲申秋八月，[illegible]即順治元年八月[illegible]，則在鼎革之後矣。

孔子世家補訂一卷

清林春溥撰。據史記孔子世家，備採[illegible]論語三傳國語檀弓家語晏子諸書，採擇而訂[illegible]。[illegible]其間前後倒置，以及舛譌重複之處，俱所不免。如孔子年十七下，自以孟懿子學禮一段，當為季氏[illegible]，在母死之後[illegible]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illegible]適齊，[illegible]衛國，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illegible]去，即遺蒲下[illegible]衛[illegible]魯定公叔氏以陳時一段相接，乃中間隔以中間[illegible]

[illegible]百餘字孔子道行下，接以[illegible]陳[illegible]，孔子圍於陳蔡，年，以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之蔡[illegible]不得還，云如陳。凡此皆[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若歸與[illegible]主遷[illegible]伯玉[illegible]，俱前後而見[illegible]其他一[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如陽虎奔而[illegible]而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乃[illegible]五十為大司寇攝行相事，[illegible]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五，乃[illegible]

定公十三年，孔子年五十六，春溥於此並[illegible]之一一為之訂正。又書後[illegible]事[illegible]小注[illegible]原文[illegible]者，前有自序，言[illegible]論[illegible]衛之節，本之聖[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衍聖公[illegible]于世[illegible]道光十四年甲午。

孟子列傳纂一卷

清林春溥撰。案此書抄引孟軻傳云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今史記列傳無此文、是唐以前孟子有別傳矣。元吳萊又嘗本史記删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為孟子列傳、今亦不傳、春溥是書括孟子內外篇為主、而參以孟子本傳校他書、錯綜成之、不加筆削、惟春秋演孔圖云夢神人乘雲擎龍鳳自泰山來、將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又列女傳云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按此二傳俱出附會、不應采入、又孟子至梁向下、誤云時惠王後元十四年、而惠王三十五年、即改元次年、乃傳以為後三年襄王卒、亦誤。其書伐齊一見於惠王篇、一見於公孫丑篇、兩篇分載、事傳混而為一、亦失

詳考。春溥尚著有孟子時事年表、孟子外書補證、與是傳互相參證、考亦有孝、刊於道光六年丙戌

增刪孔子世家一卷

清龔元玠撰。是書以史記孔子世家今本舛錯，有脩理孔史記孔子世家，有增刪，有據增之者，有據理刪之者，其所以增刪之故，詳自序。按書史記孔子世家篇中，謂有大從者六，大從者十六，小從者十四。野合生孔子，顏氏諱，墓要經與饗，為高昭子家臣，使往者為窮武子，臣病沒世不稱，欲自見於後世而作春秋，此大從者六也。齊景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一為二，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病為病，不知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為兄弟，晉平公卒，敬叔生，楚靈王弒敖，敬叔僅二歲，而記與適周與晉平楚靈同時，孟僖子卒於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五，而以為十七，昭公時平王無東代諸侯之事，而以為六卿擅權，東伐諸侯，適周在定王元年，孔子年四十，而以為昭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昭公出奔，稿饋季公若，而以為季郈鬪雞故，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矣，而載公山不狃畔於歲年，定十五年，哀公元年，孔子尚在魯，元年秋至衛，始陳，二年孔子復至衛，三年孔子在陳，而以為孔子居陳三歲，哀公元年二年事分為兩

無伐陳之事，而云季孫受伐陳，孔子主顏讎由，而以為子路妻兄顏濁鄒，又以為孔子之後，子思為穆公所尊禮，穆公元年去孔子卒七十一歲，而云子思六十二歲卒，一子虔，次子襄，字子士，鮒之從孫也，為漢孝惠博士，帝博士，而以為鮒弟，名騰之子，曰襄，遂遺二世，此大從者十六也。以晉執侯為者，也以為景公待孔子為西禮，陽虎逐仲梁懷，而以為執蒲圍無執桓子之事，而謂公山不狃與陽虎共執，且以季子嬰等五人之事屬之不狃一人，墮郈費，是十二年事也，而係於十三，孔子去魯，十三年事也，而繫於十四，是琴師襄子二十九歲事也，而係於哀三年，衛靈公卒，趙鞅納蒯聵，楚遷州來，皆哀二年也，而亦係於三年，靈公向伐蒲之年，四十五歲耳，而以為老，中牟叛哀五年也，而以為三年，長尺有咫，石磬也，而以為矢，冉有與齊戰于郎，以郎為郕，而服加麻絰而出，弟子之喪孔子也，而語無服之說以為心喪，此小從者十四也。其書中所刪據此，其所增者則以為以前之世系，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鄹子事相，□宋景公田於沛，周景王崩，齊侯

人物[illegible]聘、魯侯、曾哀侯、楚宛、鄭子、邾魯、子貢問
為衛君、周使言扇燔季氏、將代顓臾、將祭泰山、及
博引傳記旁言紀美仁言孝言[illegible]敘辭、至於
[illegible]餘、詳引歷朝封祀之典[illegible]以備傳狀者之謂[illegible]
採[illegible]所適所共、陋矣、後[illegible]
孔子世家後[illegible]孔子生年月日辨[illegible]孔子生年
月日辨後[illegible]孔子卒年正卯辨、孔子詩教書禮易[illegible]
學師說、孔子刪述六經有王命說、共六首、[illegible]孔子
實年七十四歲、其以生日為今[illegible]之八月二十一日、[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illegible]

至[illegible]刊[illegible]書、光道光間刊本

孟子年略 一卷

易順豫撰、是書以[illegible]所紀孟
子生卒年月、與他書同、所不同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岩 子[illegible]孟子
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
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據此證孟子[illegible]於由鄒還居平陸、後由平
陸還居於齊、其居齊在威王之世、未嘗仕、後乃應聘至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觀於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一語、亦可為證、蓋由鄒至
梁、不及千里、由齊至梁、殆有千里也、其[illegible]梁在惠王[illegible]
後元十五年、是歲齊威王卒、宣王立、[illegible]次年為宣王元年
乃去梁[illegible]齊、宣王初見聘為客卿、[illegible]以師[illegible]禮[illegible]力行孟
子之言、齊國大治、宣王四年、孟母卒、孟子居喪未任官
王六年、孟子自齊奉母喪歸葬於[illegible]鄒、是歲宣王卒、
湣王立、孟子自魯反齊、所云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者、
是湣王元年、是歲又去齊之宋、勝文公遣使迎孟子、即在此
時、湣王三年、自宋歸鄒、又自鄒反齊、是歲勝定公薨、孟

子為聊於齊，出而於滕，即在此時，旋去齊，所云三宿而後出晝是也，是孟子年六十一矣。因據是書所紀近似，以孟子證孟子，其年有關時事者，
以秦本紀、國策、汲冢紀年諸書，證以他書之沿誤及稽斷
者，錄覺勝之。大不同者，謂齊伐燕凡三次，其一則在宣王
之世，所謂……
是也。又其一……
……也。其二
在湣王之世，合韓、魏、趙伐燕，取十城，則四次矣。該三次，復省
多混為一，此獨敘次之甚晰，從是書而順讀所著，而
子孫徵，由相輔而行，於此亦有詳略，宜參看，書國部於
民國十四年。

大學解 一卷

清牛運震撰。運震所著論語孟子解，俱已刊行，獨此書及中庸解，因梓書時，覓稿本不得，久之始於徽選槎出，致未付刊，見其子鈞所為跋。運震去官後，歷主書院講席，是書當為課生徒而作，故所解一遵朱注，無斷理甚請……諸語清而意顯。如謂至善是高殊言，不知一本言，須逐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那一時又合如彼。又謂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非功夫節目。又謂明新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得一事而首尾相周，故曰始終。又謂誠意是人鬼關，致知是夢覺關。又謂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若遠物以為知，則為虛妄之學；逐物以為知，則為馳騖之學。又謂自欺是半上半下，知道善當為，却不十分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又舍他不得。又謂仁是孝弟慈之總，無讓是孝弟慈之務。又謂好惡情順，是情逆順，則要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為覺，故解擊

矩獨叙所見遺說，出此之類尚未[illegible]隨之探索，
頗另不無足取焉。

中庸解一卷

清牛運震撰。是書大旨同[illegible]庸大學解，[illegible]亦用三大
文〻說，惟於義蘊名理總擇。以謂知性則知中庸所
自來，知道則知中庸所在，知教則知中庸所由成。
又謂率字不是用力字，必率其性〻自然，循其仁〻性
則親〻仁民愛物皆是道，循其義〻性則事君敬長
尊賢皆是道，循其禮〻性則恭敬辭讓〻節文皆是道，
循其智〻性則是非邪正〻分別皆是道。又謂不可
離，提醒人最緊切，如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
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手容恭是手容道也，
離了恭，便不成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孝慈，
便不成父子。又謂視由內出，放見最快，聽由外來，故曰
聰慣。又謂兩端是舉首尾以該中間，如極厚以至
極薄，如中間極厚者是，則以極厚者為中，極薄者
是，則以極薄者為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之間
為中，推之大小輕重莫不皆然，非窮其兩端不同，但揣
其中間以求其中也。又謂凡載須出乎其外，道則
無外，故莫載；凡破須入乎其內，道則無內，故莫破。此

此之類甚多。惟從陸象山、謂與取與於人倫日用上着，如事親敬長、耕井白之類，[illegible]小謂男女交感當之謀矣。夫婦居室之間猶云交感之常，豈交感之外居室遂無事乎。且以夫婦之知能為道，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耳。若不問其當理與否，直指交感者為道，與告子生之為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何異。其言甚非。不知此段不泛言凡人之[illegible]夫婦，[illegible]雖[illegible]指交感言，食色[illegible]性也，交感幸性也耶。[illegible]夫婦之道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illegible]一切倫理由此而生，非主夫婦交感者[illegible]得有父子，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大學言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所謂夫婦之[illegible]而與知與能也，通義據通[illegible]視男女[illegible]過義。故此論耳，然[illegible]是佛一說。

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

清張宗泰撰。是書就孟子七篇中與有關係諸國分列[illegible]表[illegible]為之說。[illegible]據竹書紀年以駁史記，極是。謂見梁惠王必在改元之後，以未見之初即稱之曰王，則為改元之後，在梁無疑。既在改元之後，而惠王後曆陳三事以質之，天下章即接見梁襄王，非待十六年而何。此則所當不可易。又謂孟子實三至齊，一在未至梁時，一在去梁以後，當齊宣王二十五年[illegible]，一在宣王末年，一在湣王既立之後[illegible]

至梁惠王篇末忽雜入滕文公[illegible]問曰滕小國也[illegible]章，殊是錯簡。因梁惠王篇內滕文公篇[illegible]止滕一篇也不[illegible]，況滕事悉歸一處，又不應為世子時[illegible]，並明在後[illegible]問曰[illegible]同時[illegible]決序之不可，牽士曰[illegible]地[illegible]部[illegible]國[illegible]之非。竹書紀年載越滅滕

[illegible]

於此，所為其表以見從先後為序。不

因國之大小，故首梁，次齊，次秦，次楚，次鄒，次滕，次

薛，次魯，次邾，次宋，而以任口係焉，以[illegible]故實

所據，依《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惟趙岐錄一人見於篇

首。誠於哀公八年無徵，至孟子時，狀存趙、邪

鄒曹交之注，實為野談，均不足[illegible]表。依其從[illegible]

有名有不名，雖[illegible]簡括，不[illegible]書為

失。僅有南陵徐氏積學齋刊本。

四書償考四卷

清陶起庠撰。首有起庠自序、[illegible]書總目、[illegible]卷一

[illegible]至聖四配諸賢，卷二帝王帝[illegible]臣王佐賢侯、

天象、地圖、逸民、良史，卷三諸侯，卷[illegible]諸臣時人附、

草學書。[illegible]有裨於每條後多附辨疑，[illegible]

[illegible]陽蓋積[illegible]兩句[illegible]置於每[illegible]後人

之惑[illegible]又[illegible]孔子詳乃正外[illegible]是齊

魯諸儒進為四役以談聖人之識，又[illegible]

陽攝相非相禮[illegible]於十五年公羊傳云宣

叔者相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即孔子攝行相事之證。

又[illegible]阮於陽參之阮[illegible]乃參邑[illegible]為葉公所兼治。局

參國無譏[illegible]諸條殊[illegible]足本備考諸

書，書刊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孟子外書一卷附逸文一卷

題[illegible]孫經國輯。[illegible]是書凡四篇，為正經他本多八章。他篇亦同，有異文錄出時于注[illegible]而不標明，文既刪之，成據何本。據林春溥孟子外書補證後附經國叢書，竟得之梁苑吳人，言家傳此編，乃作偽也。[illegible]其奇。逸文則經國所手輯，凡[illegible]五十九條，搜采甚博。向有[illegible]語，經國浙江會稽[illegible]人，[illegible]陸道[illegible]賦，書有[illegible]序，又有吳[illegible]恆豫二序，則為經國所撰閩游集之一種。作此書刊於道光十一年，為閩遊集之二種。

孟子年表一卷

清孟經國輯。書中[illegible]十月[illegible]三代所用歲首，號子丑寅不同，但止以其月首歲非改歲[illegible]故孟子四月初二日生日[illegible]不出，改為二月，又謂[illegible]孔[illegible]孟子子思子思孟子[illegible]傳家則孫子與但[illegible]子[illegible]師子思之門人，子思又師曾子，古人雖不諱字，然亦何必以曾子之字[illegible]子思[illegible]是又[illegible]鄒[illegible]非魯之[illegible]孟子之言不過魯侯[illegible]有本國之尼而取孔言，其國無諱。又[illegible]書[illegible]言[illegible]安得見于鄒君[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又有鄒君，此三傳俱當時則[illegible]引諸家之說而不主一說[illegible]是非作本傳之體。書刊於道光十一年，為經國所著閩遊集之一種。

孟子劄記四卷

清羅師程撰。是書有師程自作弁言，又有龍溪李著序、聖泉書後。書分內篇二卷、外篇二卷。大抵據近世新學理新政術以攻七篇，內篇居多。其書於桀霸非孔子本心，孟子卑管晏為不足為，蓋與孔子之時異。春秋王迹初熄，賴霸功以維持之，猶得存華夏人倫之教，以保春秋之衆。孟子時，霸已不足恃矣，功利之說遍天下，非以推霸不足以銷禍亂，故藐管晏而不為。又謂孟子言雖愈而行愈之反一字，各字教以之支配人心。孔子言老安少懷，即墨子所謂兼生一念無也，仁而已矣。仁者愛之極詣也。又謂任俠者蓋父之新敵，任俠者本王之豪賊。自漢以還，遂皆崇尚黃老以治天下，名雖從一孔教，罷黜百家，而其實則非也。又謂大義不明而後小義乃見重於世。大義者君之臣、父之子、兄之弟、夫之婦之是也。小義若重然諾、輕死生是也。外篇言謂於道最而置君，與今日選舉大總統之制同。又言孟子論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仁人愛民之心，非謂第士弭兵之術，與能扶見精蘊。館刻又實謝書。

宣統二年庚戌排印本。

建文年譜二卷

明趙士喆輯。士喆字伯濬，山東掖縣人。是書紀建文帝[illegible]起即洪武十年[illegible]迄[illegible]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起[illegible]出亡之年[illegible]下卷止於迎入西內之年。上卷大抵以皇明通紀為主，而參以吾學編、昭代典則、野史彙編、從信錄諸書。其洪武末及建文初，則以翦勝野聞、致身錄為主。下卷以程士隨筆、致身錄為主，而參以遜國記、[illegible]藏書及表忠記[illegible]引用諸書，皆[illegible]其書名，惟程士隨筆、致身錄明立[illegible]述全文[illegible]。按建文遜國，為明史上一大疑案，[illegible]出巡天下十三年，名為求張邋遢，實訪建文，李賢為[illegible]蓋諱而隱約言其事，斷非傳聞可比。[illegible]程士之從亡，史仲彬作致身錄，程濟作從亡隨筆，紀之極詳。[illegible]二書未出以前，傳者不過悅惚其詞。至二書之出，則[illegible]年經事緯，一一指實。[illegible]議者又疑二書為偽[illegible]者，錢謙益也。然二書所記[illegible]如記出亡時事，致身錄云：帝知金川失守，欲自殺，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進[illegible]遺篋[illegible]。程濟碎篋，得度牒[illegible]袈裟帽鞋剃刀俱備，朱書[illegible]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illegible]從水關御溝而行，[illegible]九人。從帝至鬼門，午餘[illegible]以鐵棒啟之，出鬼門內神樂觀，道人議舟以待，且述昨夜夢高皇帝事。從亡隨筆附云：[illegible]濟請出亡，[illegible]日屋東角有遺甲，出南方可免。少監王鉞以高帝遺篋進，發之，有僧牒，衣具三，濟袖出黃冠自簪，帝獨與濟及吳良用潛出西華門，詣河出堂舟，良用鼓柁而行，抵南門，良用赴水死，濟扳帝出城，走神樂觀，道士王昇扶帝據此，則二書之言，又有參差，故士[illegible]雖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竊建文出亡時，主諸者為程濟。觀隨筆所言，濟先請出亡，後[illegible]遺篋，且袖中早備黃冠，蓋已定計於[illegible]遺篋空舟，皆其[illegible]所為[illegible]從建文行者，濟

之外止一果自用、自用又赴水死、故此事惟□證知之哉
真、[illegible]未必皆以告人、故傳者不免神奇其□說、致
自錄所以每大異也、錢云所作[illegible]鬼門出即隨筆所[illegible]正出兩
[illegible]方以負原、二書之不同、實因其聞係不同、惟其不同
也、故知其非出一手、於知其皆非偽、錢謙益攻二書
實于但讀二書也、惟士禎實未見[illegible]程士
亡遺集、從程嘉定錢氏[illegible]所為滿傳得見、大略其[illegible]
此傳於原書之刪節、[illegible]尚當据原書以補之、又程
二書、自癸未後、以書甲子、士禎改書年號、每易下附
引證諸家之說、而附以己說、篇末又附年譜後事[illegible]
數例亦因於遺文者也、惟謂仁字為張氏為何因王世
貞父為當局之戰、故於庫交不釋、然案張所非所為王世
其父亦未取當局之戰、殆未細考也、書前有錢謙益
張遺二序及論自序凡例、謙益[illegible]信[illegible]遊國事、非以為
建雄著、係偽錄諸[illegible]力攻其程二書、是序注
論遊國、於是書不贊一語、序[illegible]例後附[illegible]
山陽內菴集、讀偶錄年譜之前、又附程偶[illegible]士
禎是書、不往稱述、文兼寄亡國之痛[illegible]

於山陽內菴徵露、其寺[illegible]其詩曰、詩陀當恥真地諦
劉[illegible]斥言之矣、張遺自序兼遺未漢奏殊其同志也
[illegible]刊[illegible]書[illegible]士禎
序[illegible]作于二月初吉、而不[illegible]年、因大約[illegible]書刊于順治間、傳本
極罕、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李文瀚得抄本[illegible]重刊
之、分[illegible]為四卷、[illegible]張程序[illegible]及文瀚二序

深甯年譜一卷

清陳太昌撰。昌[illegible]書[illegible]錢[illegible]陳二譜[illegible]今刊於[illegible]會秋

又後廣為[illegible]輟拾[illegible]

[illegible]

武康耕毋姓此從贊祐登科録應風名不[illegible]

叔母為陳氏，錢陳[illegible]譜只言[illegible]從王埜受學，此據

[illegible]袁桷清容集[illegible]又曹傳係風之弟[illegible]陳譜

御製璞鈔四字謚一字，此據咸淳臨安志補而正之。

餘陳[illegible]譜誤[illegible]博學宏詞[illegible]有試題，此據詞學指

南分[illegible]為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其他以四明文獻

[illegible]集所採文目，分隸其年之下[illegible]

於錢陳譜之舛誤[illegible]亦有訂正，然亦有以不誤為誤者。

[illegible]生於紹定庚寅，陳譜訂為[illegible]

辨因生嘉定癸未，[illegible]甚確，[illegible]此乃不[illegible]從陳

而從錢[illegible]陳譜係風卒於咸淳[illegible]蓋據

家乘[illegible]又證之陳宜撰陳太碩人墓誌銘為咸

淳九年六子二，授風官至朝奉郎、太常博士矣。五

[illegible]卒，本不為誤。太昌不信應風生嘉定癸未，移

後八年，以定為卒於德祐乙亥，[illegible]由德

祐乙亥推至咸淳[illegible]淳怡若八年[illegible]由一誤而再誤，變

相因也。至據文[illegible]天祥為太常博士，前入國門

而卒二詩，謂天祥[illegible]在[illegible]四年，適為賈似道

竄罷後，時安有為陳不敢同[illegible]此一二年為

陳說所動罷，致後有所非礙，又於[illegible]至正直記所

載[illegible]小冊[illegible]秘府典籍異聞一束，注謂

秘府[illegible]公所著[illegible]未

[illegible]不知秘府自指內府言，

未聞公所可藏內府，且以所署牘非當[illegible]宜不

然[illegible]閱當[illegible]僅可調取，何須伽小冊於袖中

後藏之而出乎。[illegible]讀後記所著書目，[illegible]其存

佚[illegible]至於應麟子昌世[illegible]孫厚孫、官

孫旅亦甚詳，[illegible]後錄陳著

袁桷、鄭[illegible]氏、全祖望[illegible]等之詩記注，皆錢陳諸譜所未有。書為[illegible]陳刊見浙江書局[illegible]本、王海之目前，不知尚有他刻本否。

年四十六

王深甯年譜一卷

清陳僅撰。是書以錢[illegible]譜為底本，[illegible]

錢譜[illegible]者多所[illegible]

[illegible]年傳應麟登第言曰：今之

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剝喪無故，

漫不省外國家所望於通儒。[illegible]

憤發以博學宏辭自見，假館閣書讀之。[illegible]據此則

修應係在淳祐元年辛丑[illegible]下，為僅云未知

當在何時，附於乙巳作處恩崇福祀下，未定失之

目睫。又[illegible]侍吏部公通判婺

州，[illegible]據宋史本紀及寶祐表，[illegible]以避史嵩之而乞

補外，應係於四年庚子。僅乃誤係淳祐元年辛丑，

因之史彌鞏知婺州亦誤附同條之下。又謂漢為太

常少卿一條，錢係於咸淳元年乙丑下，據宋史漢本

傳云：遷太府少卿，升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

臺諫，乞休致，擢太常少卿，補外為福建安撫，

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illegible]事，授太常少卿，是漢

兩為太常，一在登極前，僅於此不[illegible]失考，遺其一目。又云

會漢鬒年，遂為先生於[illegible]逝[illegible]淳元集，似這也因

根表而竄異，何煩漢薦，[illegible]錢譜係於

[illegible]又係祐元年乙亥下，係四月

進朝。[illegible]其上又云有旨令處之字，[illegible]趁詣闕

四明文獻集有高達擢少傅制，本紀在二月；加張世

傑授保康軍使制、唐震贈華文制，本紀在三月。則

二三月間皆在垣當制，安得謂四月始進朝。

[illegible]

[illegible]

又至元二十一年癸巳下，係八月作鄞縣重修

儒學記。按是記雖不著年月，惟文中有云：自

紹興庚戌，迨今百有四年，則作於癸巳為是，

有顯證，蓋差一年也。又[illegible]譏

於淳祐三年癸卯下，係衢州西安縣學[illegible]云無年

月可考，姑繫於此。僅稱淳祐二年壬寅，而不言

所據，似亦臆斷。[illegible]附宋史本傳、[illegible]遺民自

誌、[illegible]墳記、四明文獻集小傳、畫像記、捐遺祠堂

記諸篇，又有僅自跋及張[illegible]跋。[illegible]

亦鄞[illegible]刻[illegible]於道光八年戊子。

王深寧年譜一卷

清錢大昕撰。王應麟為南宋大儒，宋史儒林有傳，晚號深寧叟，見其子昌世所為墳記。是編[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簡嚴[illegible]

定二年[illegible]八歲[illegible]下[illegible]先生周

日禮言所據，案寶祐登科錄，慶國系下稱年二十

七，七月二十九日寅時，大昕嘗考於此，不知應麟年歲

[illegible]誠少[illegible]戊明例不足據[illegible]明文獻集有

應麟撰談倧遠氏自誌文云：先氏根第之歲，而弟太

常博士應鳳生同日[illegible]嘉定癸未七月

[illegible]又寶祐[illegible]癸丑

三十一歲，下係丁未部公處注云年月可考據

記云淳祐十二年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主

管帳司，是歲丁吏部公處寶祐三年照闕差揚

州州學教授，吏部以十二月三日卒，年六十九，卒

卒於寶祐之乙癸丑十二月，如十二月[illegible]

不符[illegible]

癸丑寶祐[illegible]丁丑巳乃[illegible]係[illegible]丙辰[illegible]

雪迦多良生多寒宜謹戚及應[illegible]淳[illegible]丙寅

乃猿係[illegible]丁卯[illegible]命令不寄[illegible]所註進

[illegible]建[illegible]人後[illegible]係[illegible]丁卯乃

[illegible]

[illegible]也事分叢於考

八年嘉興郡齋刊本

顧亭林年譜一卷

清吳映奎[illegible]映奎字止猶，江蘇崑山人。[illegible]

年譜者有桐城胡虔、湖州周中孚，皆未見傳本。今

所傳[illegible]叔書最早者，則映奎是本也。先是

亭林撫子衍生曾撰譜，僅十餘頁，惟甚簡陋。映奎

與亭林[illegible]同里，據撫遺聞[illegible]草成此書。[illegible]

或潘道根[illegible]校補[illegible]

本道根[illegible]。道根字確潞，亦崑山人。

其書至光緒四年，邑令金吳瀾讀始為付梓。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修約[illegible]姚錫觶夕、吳瀾又[illegible]同治間壬子蘭依

鐵崖、李芋諸、李子驊諸人為之重校，具見[illegible]吳瀾

所[illegible]作序中。[illegible]亭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生[illegible]未試黃、梨洲晚年[illegible]

閻、諸[illegible]其書載梨洲君勇錄與人[illegible]

識[illegible]七[illegible]自六十五歲以

後[illegible]衍生隨侍在側，所記[illegible]詳，然亦不無小疏

[illegible]

[illegible]切。母氏貞孝受旌

崇禎九年，事見亭林康熙十八年與史館

諸公書，[illegible]為譜乃謬係之崇禎十年。

[illegible]此十六年[illegible]入陝，主王山史家，李因篤受祺

堂集有承問學人先生中秋旅華下阻雨

視帳然有作四首，[illegible]隸乃係之是年冬

十一月，[illegible]所考證亦[illegible]

俱似為之諱。又[illegible]

[illegible]有亭林傳[illegible]又錄國史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林[illegible]傳、全祖望所撰神道表、徐南顧氏世系，譜後附

亭林杜訪一首、[illegible]諸逢[illegible]叔王[illegible]撰詩八首，又映

奎為潘道根書一首、道根題年譜詩二首。梅讀載

亭林撫孫子衍[illegible]後，又主[illegible]程子洪恢之子

家[illegible]諡毅後，今譜曰衍生之名。本持銖[illegible]謂

[illegible]後者名洪炳，不詳所[illegible]

[illegible]，今亦不見洪瑞之名，[illegible]氏所見另一

譜耶，不可知矣。

顧亭林年譜補輯一卷

清車持謙撰。持謙字秋舫，江蘇上元人，貢生，有……

陶澍序，後有持謙自序。據自序，是創此譜用張穆……

核，十之七八。後得吳映奎稿本，參合去取，亦必……

複補遺。與年集入彼此相同者，仍之；已所謂吳氏校

正誤謬者，注中以謙案別之。今觀其書於

吳譜[illegible]謂吳氏[illegible]詳且[illegible]不

少，引證[illegible]博[illegible]，雖遜張譜，然[illegible]於慎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惟據傳集[illegible]往叔父行履有最行

狀，有南渡初元相為赴[illegible]南京，為朝天

宮，即先兵科侍郎之祠，而吳譜無之。謂南渡

初元，蓋指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乙酉，而諸集

倫拜祠詩入辛卯年，殆因未見譜集之故。亦記

赴南京拜祠，實為後二次，乙酉年有金陵[illegible]

詩記得雨書[illegible]一箇可證。辛卯年[illegible]再至南再

拜。又詩集[illegible]並不謙也。又謂亭林丙辰歲與黃太

沖書[illegible]年且曾至武林，並未渡江，而原譜謂其根

無錫為陵，未知何據。[illegible]書中所言未渡者[illegible]江，此

江[illegible]與東[illegible]未渡錢塘江，[illegible]江何

[illegible]碑其拓紙與錫為陵，況其中明有錫為陵及

宋六[illegible]陵可證耶。蓋[illegible]史傳者傳全祖望之

神道表，序林[illegible]況此[illegible]讓贊，又有表揚姓氏

[illegible]流[illegible]人持謙[illegible]刻錢[illegible]家又天興地碑

記，目[illegible]世益以持謙[illegible]之士，書刊於道光十七年

丁酉

顧亭林年譜一卷

清張穆編。穆字石州，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illegible]

[illegible]賈星書就車持謙、徐松二譜[illegible]

[illegible]徐譜別無刊本，書中所引凡八十條[illegible]

當日之全帙。車譜又本於吳映奎，故[illegible]於每條

下注曰原譜、徐譜、穆補。原譜者，即吳譜也。穆補

者，據已見博采入也。[illegible]跋語[illegible]有引證

松[illegible]撰，穆所采又有何紹基、許瀚所加識語

[illegible]譜[illegible]附入記卿資始[illegible]著書目

錄諸書所記，遂書有[illegible]穆自記，於道

光[illegible]年[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以[illegible]

印本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

承[illegible]二跋[illegible]堂刊本也。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詩[illegible]有失實[illegible]

[illegible]

頭[illegible]啟禎集即

啟禎遺詩，為陳濟生所輯，每人有小傳，並以係錢

謙益列朝詩集所未及，是書今本傳本，[illegible]

[illegible]書之陳濟生[illegible]絕非經

閏採[illegible]以後一流，實[illegible]不刪頭[illegible]

人二字，決非他人因富遺不欲再與七獄[illegible]

[illegible]調護[illegible]亭林得失於難[illegible]

及使[illegible]天南善元衡等自[illegible]其[illegible]

中[illegible]

[illegible]日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此事[illegible]已死亭人[illegible]

於仇家[illegible]可置信[illegible]

南常儒云又有十卷本、訂咸本有議者一卷本、訂咸本之議以五事、但久當、備錄又得此說無遺憾矣、

聖門諸賢輯傳一卷

清查[illegible]奕春輯、首有請祖蔭孫說經高[illegible]萬鵬薛福元序、又有凡例、是書凡傳十八篇、有獨傳、有數人合傳、有合數十人為一傳、其序次則顏子、曾子後繼以子思孟子、有子配聖人、冉閔其倫而微、故次之、宰我以次、因列四科、多合傳、公西列於仲冉、顏孫列於言卜、[illegible]子游三子皆倫其[illegible]皆六子、皆為南士、並往其顏顏路伯魚以父聖子賢而傳、公冶南宮及子蔑曾參族中之賢者、故又次之、樊遲子羔、多論中所稱者頗多、可稱其言論以窺聖人、林[illegible]十子或匡一卷、或傳一事、其無事[illegible]者則為一傳、其非名者為左邱明立傳、則補兩史之闕、證後世之說、也名為補傳者、不杜撰一說並記載中無稽之談、據家語弟子篇共七十六人、史記無琴張陳亢而有秦冉顏何公伯寮、為七十七人、其姓名互異者、鄭國即薛邦、鄡單即縣亶、[illegible]支叔者公伯寮、合薛邦鄭國為一人、鄡單縣亶仍二人、並益以牧皮林放左邱明、共八十二人、其言或不同者、[illegible]為考正如[illegible]主於傳諸賢言行、

不乎？攷戟異同也。其書刊於光緒十三年丁亥

四書講義十一卷

清王元啟撰。卷首有自序。凡大學一卷，中庸四卷，論語三卷，補一卷，孟子二卷。[illegible]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官將樂知縣。[illegible]書皆其為諸生時評論書義，諸生爭有紀錄，其子尚㳟輯為此書。大旨宗朱注，而推衍其義，他說之稍違朱注者，則辨正之，然亦不盡墨守朱注。錄標參量，析理極精，尤詳於中庸[illegible]。任言

[illegible]上祀之禮，下達庶人，[illegible]而推言於大[illegible]得祭鼎祖，經曉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但言父為士，不言父為庶人，經[illegible]言大夫得面享其祖，[illegible]

不言祖之為士，為庶人，[illegible]

[illegible]已祭，經生由前，蓋其子孫得躋於大夫之秩，而無論父祖之為士，為庶人，皆得以大夫之禮祀之，[illegible]凡此皆補經文所未及，[illegible]古今所宜[illegible]

[illegible]

顏淵死，卒在魯哀公十四年，實四十有一。據史記以啟家語甚確。三餘四餘引顏仲恭說 [illegible]

[illegible]

據禮器 [illegible] 天子 [illegible] 諸侯 [illegible]

貞子 [illegible] 甚 [illegible] 孟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謂司城貞子係陳大夫司城，亦陳官註 [illegible] 當云陳大夫之賢者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為王者後，微子封於宋，有司馬司城之官，不思陳亦虞帝後，與宋同備三恪，故左傳載曹伯陽以公孫彊為司城，曹亦有司城，安見陳無司城耶 [illegible] 則為孔子與貞子無涉

此解最的。惟中庸論鬼神一篇，微顯之說，發而辭當，備證 [illegible] 謂三以天下讓，謂泰伯不顧有商之天下，考太王之時，周之國勢尚未強，人心亦未歸，況值武丁在位，商無亡兆，泰伯安得預料而知。張未深考也。書刊於道光十五年乙未

孟子微八卷

康有為撰。有自序。總論第一，性命第二，心身第三，仁義第四，禮智第五，孝弟第六，仁不仁第七，王霸第八，仁政第九，同民第十，政制第十一，外交第十二，戰第十三，貴恥第十四，師友第十五，辨說第十六，論古第十七，闢異第十八，凡十七篇。中分類以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表其微，言大義，所謂微也。總論一篇 [illegible] 滕文公為世子章，曰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夫道一而已矣。[illegible] 孟子言性，主 [illegible] 義 [illegible] 者言道，主仁道 [illegible] 一者，仁也。他章有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可證所謂者貴解，一切言皆言，說俱由此推。有為 [illegible] 顧 [illegible] 性之欲也，附但謂名曰善曰惡。此蓋謂子主義之常。後人不善體會，遂生訟端。告子杞柳桮棬之喻與湍水之喻，與孟子亦無不合，特辨名有殊，而指歸則一。其喻水之喻，亦即揚子所謂善惡混，合於孔

子性近習遠之義，為中人言之，本無可議。其以生之謂性
之說，大得□制字之本義，孟子犬性牛性不足以折之，
可謂能持其平。……
……仁不仁篇發明孟子惡殺之旨，而歸之於不嗜
殺人者能一天下，此其理亙古今，橫東西而不可易。
又書中亦附時事，如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國人
皆曰可殺，以為□援民權而議院之制；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為主
民主之制，萬為天子，尊隆為上，以為□明有諸，宜獨立
之制，□於理無礙。惟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乃公
羊家言，乃□事據之以說孟子，□設制之說，
謂井田之法、三年之喪……為古禮，無甚要舜
之條，空言……於義……戒殺乃釋家
家教，保自由主義等乃西學名詞，羼引不新，
則有為之自為書，而非……孟子矣。要其……
辨自□……有□□書，所校光緒二十□
……年刊。

大學原本說略一卷　大學原本讀法一卷

清王又樸撰。……首有自序，……不移古本，而稱原本
者，以……無今本可為配偶，地說略一
卷，以……知行合一配格物，而以誠意居行，循文
數義，亦自成理。讀法……二字雖□說未可，實詳
……
……其說，以為諸本於
……格致之說，□獨毛西河據□文選李善注引
蒼頡篇並齋韻，釋格為量度，雖不可易，又以為三綱
領止一修身，八條目亦不必執定八件，格致本一事。
但……言致知即無庸更言格物，今以知止起，中間又
言知所先後，而結以知本知之至，是……致知一層，
已甚明白，無待於補。……又以為親民非新民，若從
……亦言……言民之父
母，……好惡而不專其利，……治平，為新民之
目，則三傳何以無一新字。又以為康誥言作新民，係
言民之自新，……康叔封衛，……地
於周……此……新歸附之民，其義亦在作字

又以為辟即中庸辟此行道辟，此登平辟、下章所謂予身不怨而於物諸人物亦辟也，至平天下則直以知予矩有惡中明辟之字而母乎天下章辟則為天下僇之辟不同義，又以為平天下亦言德言著言忠信仁義者，格物以修身為本，明明德之能事也，誠意以格物者於和誠其身之為本，明明德之中事也，平天下仍以慎獨為本，明明德之終事也，故曰明明德於天下，以上諸說，雖與朱……

……於一壇，亦一奇也，末附先儒諸語論……而惡專制，於乾隆十二年丁卯

中庸總說一卷　中庸讀法一卷

清王又樸撰，又樸……

讀法則朱子九條而廣之，其解剖處即取證孝書陽……因其不可離，無處非道，無時非道，故曰費，因其費則睹在前而忽在後，故曰隱，又謂不中不庸，不庸亦必不中，二字分……不離，又謂中庸全是說大學，中庸即是至善，時中即是止至善，其言誠一也，至於先言知後言仁，即誠正修在格致也，其曰庸言庸行無入不自得者，修身也，其曰父母兄弟妻子者，齊家也，其曰祭祀郊廟九經者，治國平天下也，又謂中庸全是演易之乾卦，如言強之不息，即君子之自強不息也，言誠，即閑邪存其誠、修辭立其誠也，言時，即時乘六龍以御天、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言戒懼言謹獨，即終日乾乾夕惕若也，言道不可離，即反復道也，言庸德庸言，即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言遯世不悔，即遯世無悶也，言上下察，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也，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言三重寡過

即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言聞其日章，是天德不可為首也。至於性命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言，又無不往易書相表裏，可與易象相參證。惟中庸一書，言天道，言鬼神，極之於無聲無臭，而與宋儒之有生於無、釋氏之真空……為不可不究詰……刊於乾隆十二年丁卯。

讀孟子十四卷

清王又樸撰。又樸有自序，……著圖點……注詳諸……其義法……自以所見標……法者，較詳較密。書中……及義蘊與故，多采毛……說，亦頗訂正毛氏之疏舛。公孫丑篇……相一章……最不易，……純用……法，然亦有……中之……其析理也，朱注多未……又樸……毛說以……朱，毛說……又據他說以……一卷……及……附錄……五畝之宅，朱注曰：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多出入城保二畝半七字……注已刪之，是……誤而朱不誤……又如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注……曰周公以為……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為周公兄也，故望之。周公是兄，……管叔是弟……

以下稱叔□周公旦封周改又封魯而霍叔[illegible]
鐵內之封可疑二也周制立宗法以嫡[illegible]弟之長者
為小宗周公管蔡等嫡弟而周公為大宗稱魯
宗周□可疑三也又按尚書金縢孔傳謂周公攝
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
為殷流是發弟及三叔疑□周公有次立之[illegible]勢
故流言[illegible]趙註非無據又孫奭久安三年七表
謂三年之喪本周制孟子之言由子張之問夫子之
答皆算指三年不言一事并非謂竟經皆悅皆
不行也下只特著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八字之文
[illegible]按此諸條俱有見地[illegible]于於乾隆十二年[illegible]
丁卯

中庸私解一卷

清徐潤第撰潤第字廣軒山西五台人[illegible]乾
隆乙卯進士官中書舍人外放湖北施南府同知是書
於道光壬午[illegible]館太原張廷鑑家[illegible]
[illegible]廷鑑字靜生太原人嘉慶辛酉進士官中書舍人是
書[illegible]戴山之以學出於姚江故書中推崙姚
江戴山講學宗旨[illegible]暢戴山誠意慎獨最要註異同
第衍之謂[illegible]凡物莫不有對惟太極無對人之本心[illegible]
象太極謹善之性隨之而成純粹以精精則一一則獨獨

者性之本體也然[illegible]至感於物而動哉
之色之[illegible]而性之善則義矣[illegible]不由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獨體可還[illegible]戒慎恐懼以嚴其出入起伏之
機[illegible]
獨[illegible]使外欲不擾內欲不萌而復性[illegible]
乃可復[illegible]又[illegible]閑陽明心体無善無惡之義
謂人心不但不可有惡也並不可有善人性本善[illegible]滯
塞[illegible]役謹文據筆往井救人只因其心
中有個直向仁耳全書大都推闡此旨潤第素深

析理雖殺，不免為宋明諸儒所囿，即其字言誠意，未能令學也乃佳

於易坎、書中多據易理為說，[illegible]頗有新義，如易咸卦彖曰咸感也，舊解感感之公，兼有心無心，調舊推忠恕之道違道不遠之忠，其忠恕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之至，十六「忠恕」之與感，[illegible]忠是有心之中，中是無心之忠，中是君子分上事，忠是學者分上事，中字加心，若心動也，及人倫日用酬用之，不能外其體動，或不能外其靜，故又用心推之，使之一一如其忠焉，而謂之恕，[illegible]是己，忠恕即是中[illegible]，忠恕即是庸，即是時中，忠恕即可以至於時中中庸，故曰違道不遠云云，他解[illegible]類此，惟謂意之外求出念字，謂動於已發者意，動於未發者念，念則被此兩託而未定乎心以觀理，意則為其一，[illegible]或不變難發以應物，不知意有初起、繼起之[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其不同者，仍屬之意，念字不與所引古書，尔雅[illegible]作聖等語，無以別於意也，書為道光年印，其子係畲所刊，敘良為遺書本。

中庸釋義一卷

蕭隱公撰。隱公名奕，以字行，廣東梅縣人，諸生，宣統間以孝[illegible]職官[illegible]清顧推事。是書首有釋寶忠序，又有隱公自序及自書付印始末。隱公以中庸為孔子自作，以孔子即有民鮮能久矣之嘆，而經文內僅首四章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語，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以顏回尚不能言此學，此子思能作此經，[illegible]何因遷怒乎？[illegible]顏淵死後，夫子不得已述此經義之於家，道子思聞及，乃出而傳諸於世，遂有傳為子思所作者，[illegible]史記[illegible]言子思作中庸也，顏淵[illegible]不遷怒，即中庸未發之中，舊註解不遷怒謂怒在此不遷於彼，此常人勉強能之，[illegible]喜怒哀樂性所有也，雖怒加於物，而其本性之怒仍寂然在中未發，此之謂不遷怒，推之人世一切學者得失窮通順逆皆屬外來境遇，而於吾學吾道無絲毫影響，是以事動吾心之喜無哀樂，此所以能素其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心[illegible]喜無哀樂[illegible]未接，謂之中一語

最難索解，蓋思哀思未發，自是一敘然無[illegible]，何以偏之止，其既未發，何以不謂之中而謂之和，是未嘗明顯有一節，[illegible]而既發之和，顯為二節，無可疑也，陸以[illegible]是說自[illegible]後於義解，其謂顏子傳中庸之學，亦謬之疑，全書大都類之，主異說，不拾先儒牙慧，[illegible]謂武周達者，與舜稱大孝，迥別，[illegible]周德之學，徒志述之事，文王事商，而武王伐商，其志事實相反，因及書，秋托推周乎魯隱，別武周而不載中庸之義，賤予奪，與春秋一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此[illegible]論非是，大孝達孝，皆有其義，周是襄而非賤，[illegible]事殷，[illegible]伐殷，各因其時，事果如其說，豈獨夫亦不當誅耶，[illegible]春秋托始周平魯隱，蓋因魯史之舊，又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比，至云武王未受命，未字亦屬貶詞，按未[illegible]謂未[illegible]武王受命[illegible]未幾，即崩，此句連下周公成文武之德，謂武王[illegible]禮，而周公成之，文義甚明，[illegible]子素王，從周，豈有非其先王，未字之[illegible]耶，[illegible]書刊於民國，已未

四書解一卷

明余一元撰，一元字占一，山海衛人，崇禎舉人，順治四年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一元學於陸龍正，是書大都推衍師說，如謂大學乃誠意主宰，係上下不達正心，下不達致知，是格物致知本無傳也，格致何以無傳，蓋格致乃小學之事，大學不必詳也，又謂魯論首言學，亦指所學為何事，謀之以其為人孝弟，蓋學為人，子以孝為人弟也云云，[illegible]學而三節，證之以君子而有子言君子務本，又申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弟為仁之本，[illegible]其旨顯然，[illegible]大[illegible]者，[illegible]解三以天下讓，謂因吳事而殊，吳泰伯之後，壽夢四子，諸樊次夷餘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illegible]季札立，[illegible]南太王欲傳位季歷，因而及昌，其意相同，乃諸樊不能效法泰伯託故而行，徒讓國兄終弟及之義，以次傳位及札，迨三兄皆卒，季子亦垂老矣，況僚夫之流，方耿耿覬覦於其間，季子安得不辭，至[illegible]夫之弒僚，[illegible]在傳闔閭，其議僻也，季子遂不得不去矣，[illegible]

[illegible]梅此論[illegible]比附甚
[illegible]當惟論管仲謂仲不忠於桓不忠於糾而實忠於周
天王以天下大君惟周天子一人故持此論[illegible]臣之
義不他圖有之家亦有之皆周天子在上諸侯之國
道所應居節不諱[illegible]且當仲不死之時何能預料
他日與江漢之師責苞茅王貢耶文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牽於理也
[illegible]書為夫備五年己卯夫應蘭所刊本第二十下
遺書之一

朱子大學章句釋一卷
題順德簡岸讀書堂同人華編蓋簡朝亮
之門人集朝亮所著論語集注述疏及讀書
堂答問卷子條又以朝亮之學出於南海朱次琦
次琦九江集中有格物說致格物從者順德吳
昭良[illegible]復凡三篇附九江集中一併引之蓋朱子
大學章句自王陽明刻俗古本學者多所致疑
次琦朝亮俱宗朱子者也於大學無專著而其說
散見於文集及他著[illegible]門人因以尊師者尊
朱此釋錄之大旨也朝亮以謂朱子未嘗改本其所
移者參程子定本對古本而行且經文一章本無
錯簡無待於移[illegible]其釋大學全書因由經文定其
義又謂章句釋經至也蓋[illegible]討大雅書大誥古訓釋
詁易傳諸經[illegible]義[illegible]視鄭注於素之訓遠勝
之又謂傳不必補經則必注何不可視補傳文為看
章注文又謂大學有曾子曰字蓋述古而傳之七
十子有與論語寬曰章同例又謂[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冠義昏義諸篇釋儀禮冠昏諸經[illegible]

[illegible]、爲禮記中別行傳同篇於大學之分傳
傳、又謂大學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明慎獨也、并引在聖賢人諸文異、故不連上
文言誠意之慎獨者、皆何所視而何所指、此朱子所以
云意於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又謂程子云親當
作新、據下文康誥作新民也、孟子[illegible]之言曰君子
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如大學言親之事、果曰在親民、孟子何
以云然、至其明良朱次琦之說、主於闢陽明、與朝[illegible]
諸說互相羽翼、皆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書印
於民國辛未

何疑

四書[illegible]嚶鳴十卷
明許獬撰、獬字子遜、福建同安人、萬曆辛丑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考晉有張以誠序、又有[illegible]題
方撰許鍾斗傳、鍾斗者獬之號也、又有獬手子鏞
識略、是書以朱注爲宗、列作大字、其下附以釋義、疑
明、剖疑、補略、參考、事實、名目、偶作雙行、釋義
者、字義所指、未及發揮、[illegible]爲釋明之、發明者、
講說已完、但意之淵涵、意出不窮、淺言之不足又深
言之、虛描之不足、又實證之也、剖疑者、或傳註未有
本旨、或舊說有序傳註、或章中前後照應語
意、涉於疑似、為之剖釋、使學者不疑焉、補略者、融
貫之中、間有遺略、則別補之、參考者、義不限於
一隅、一事、其有可備採擇者、並因某而錄、可
備覽、其須詳之類是也、事實者、人有行誼
之實、事有度數之實、備載一二、以備[illegible]
者所取資耳、獬以工制藝著稱、是書不過時
下講章[illegible]習套、於解說較顯、其說[illegible]精理較
清晰、其題名嚶鳴者、取譬於鳥、人異其說、猶之
鳥異其鳴、合衆說而成書、猶之合衆鳥嚶嚶而為鳴
也、晚明文士、談尚識[illegible]、乃能據[illegible]聖傳、不類甚矣、
無刊書年月、當在萬曆間、

書大學全部無理障語，不過近時世庶幾可屬。析精細中庸中秘仿書之之識殺，代其淵其大等句，推之害，知於切實要

大學文說一卷中庸文說一卷

清康濬撰。濬字百川，陝西郃陽人。乾隆己亥舉人，官乾州學正。是書首有徐洪毓、吳清契序，又有濬自序並雜論。按學庸二書言理深奧，辭旨晦，昔賢其煩，往未有以文說之者。是書用說孟子之例，隨文指點，亦自顯豁。自序言文章一道，自有至是者存，不當於要者中求奇。雜論言大學以好惡為脈絡，中庸以誠字為歸宿。又言朱註最於大學平天下章以理財用人反覆斜纏，中庸道不遠人以忠恕作主，皆不看朱註而妄為臆說云云，俱有會心，不徒說文也。此於孟子文說之後，故不別著凡例。書刊於嘉慶八年癸亥。

孟子文說七卷

清康濬撰。濬字百川，陝西郃陽人。首有黃靖本、岳震川序，又有濬自序、雜論、凡例。自序言說書不說道理，直說聖賢意之所之。今以文說孟子，亦所以說其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理不說自在。雜論言七篇中，前數篇卑田論為政，說國王天下以及出處大頭目；萬章以篇全是論古論事之文；告子以後則隨事開導人，與順便講究道理者；然亦非即其言多前言之又言。孟子是做成文字，間若戒亦有因。但每篇主意結構，總是用意安排就的。又言孟子有四大篇，保民章、動心章、行助章、並耕章。四章章法不同，而精深博大處，似跳脫各殊，總項云云，俱確有所見。岳序自稱所得亦兼讀孟子當合看，則層段分合，批導因之各醒，覈而已。書刊於嘉慶九年甲子。

釋孟子 一卷

清金喟撰。喟字聖嘆，江蘇吳縣人，諸生。康熙閒，以[illegible]被戮。[illegible]廖進作喟傳，述喟名聖嘆之義，謂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為歎聖，在與點為聖歎。自比於點之流亞也。喟以狂誕玩世，以批小說著稱。是書凡釋孟子四章，一孟子見梁惠王[illegible]，一盡心章，一顧無承教章，大抵以[illegible]之筆，曲為[illegible]妙義，猥出令閱者解頤，惟於經義大旨，疏[illegible]前謂一部七篇純說仁義，於此章見梁王劈面大聲便叫仁義，[illegible]說孟子見梁惠王，謂不是梁王要見孟子，是孟子自見梁王云云，開口便錯。[illegible]小說家八股文為鉄圍，不解繩以攷據也。書為聖歎外書之一，原刊於康熙閒。

四書虛字講義 一卷

清丁守存撰。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嘉慶進士，官至廣西布政使。是書首有何國琛序，大旨取四書中虛字七十五，[illegible]先引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釋其音義，詮[illegible]行文之[illegible]，委曲[illegible]，代推闡其所用，而書中之精神脈理[illegible]六國之而[illegible]，達[illegible]守存本工制藝，是書蓋為課舉業而作，與同時潘維城著虛字韻藪，每一字下羅列類典，虛者實之，此則以虛導虛，所用不同故也。然虛字亦為訓詁所[illegible]，補小學家所未言，辭義解家所未備，[illegible]治四書者及讀文法者亦宜有所資也。書刊於同治十年辛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孟子說七卷

清姜郁嵩撰。[illegible]字[illegible]郁，名嵩，湖北武昌人，諸生。是書有自序，有蔡序，[illegible]又郁嵩自序及凡例。自序言取朱子之集註，發明孟子本章大旨，使學者因朱子之說，以求孟子之意云云。其書不錄經文，不[illegible]訓詁，[illegible]讀者[illegible]也，無不詳也。今按其書，於每章[illegible]大意，亦自清晰，然不出集註之外，[illegible]再無[illegible]訓詁之[illegible]煩者，[illegible]據[illegible]以村明究析之也。書刊於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四書講義一卷

明顧憲成撰。是書所講止二十二章，就大義闡發，要旨指點，精粹切實，使人不敢視講學為無用。其講舉直錯枉章，謂直明之曰是君子，枉明之是小人，只覺个個直字枉字更有力。質諸之直，必然是曰是，非曰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面必論相歸向他，上面人都最容易信他，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為非，非可為是，曲意求媚，略無執持，此等人下面必論相鄙薄他，上面人都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不知概曰用君子，猶未見其用之之實也，必連直者亦用，纔用得徹底，纔喚得真能用君子。概曰[illegible]去小人，猶未見其去之之實也，必連枉者都去，纔去得徹底，纔喚得真能去小人。按此段議論[illegible]啟禎朝人才進退之局曲曲寫出，[illegible]自婚[illegible]賢奸用舍，竟於朝廟也。又書中論雞鳴而起章，大略謂人只有善無惡兩途，默曰孳孳為善，底曰孳孳為惡，今日憑而曰利，及覺得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illegible]善而無[illegible]，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又拿他向執是利者，遂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執是不利者

者遂以後更不暇問善惡、既不暇問善惡自無一善
一邊少、惡一邊多、故曰見者為利、了擇去為利者為惡
三本相也云云、見讀者須此觀陸子靜鵝湖講喻利
章、[illegible]來、從前[struck]
[struck]
[struck]又講後已有恥章、謂天子於子貢問士獨提出
一恥字、這恥字極有精神、極有氣力、恥道德不如人、充
不到聖賢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只知有是非、那一
切利害如何退讓得他、[illegible]恥於富貴不如人、充不
至富貴不肯干休、其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illegible]那
一切是非如何管得、東得他兩下所恥不[illegible]云云、按
此段亦可為外物遷徙而日出、[illegible]華者下一種鳴、
說四書列此多條、句句字字有着實受用處、視彼強習
訓詁講空理者又高一等矣、書與同治已巳小
西山房叢刊本

四書講義五卷

清胡[illegible]從虞撰、從虞字孝緒、湖南武陵人、崇禎進士、入
清官國子監祭酒、是書[illegible]序、[illegible]大學二卷、中
庸二卷、上論四卷、下論、五卷孟子、[struck]益從
虞在金臺社為諸子講說、其子觀[illegible]錄而存之者也、
從虞學宗陽明、是書於諸生質問反復推闡、務多心
得、[illegible]謂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性無
不善、而有至有不至、止則所至處、是學問得力處事、
所謂聖人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初事、所謂
智之事也、又謂心譬主人、意譬奴隸、心是體、意是用、敬正
二字、是由體以達用、正誠二字、是由用以達體、又謂皆自明
之之自、不當作身字看[struck]
[struck]獨日皆自明明德於身、又謂誠意功夫、盡在
毋自欺三字之內、毋自欺便是順獨、講中庸、謂此獨
字、便是上達、所不覩所不聞、便是下達、喜怒哀樂未發
時氣象、即是天命本体、一層覩聞、便陷在七情所感
一邊、又謂[struck]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
用處、庸字不訓作平常之理、亦非以庸字為橫和字、

又謂中立非勝負生，日中常斷續中即[illegible]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中一至[illegible]不傳，[illegible]講論際，[illegible]謂之大焉。

有着實是[illegible]聖賢教人[illegible]從[illegible]極傷心處，不如此不[illegible]

因[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時[illegible]將事子[illegible]二字看作[illegible]得後[illegible]

忠恕[illegible]一貫，未免[illegible]中有何以云忠恕違道不遠[illegible]

[illegible]

於順治八年辛卯。

成均講錄二卷

清胡統虞撰。統虞有[illegible]。是書為統虞官國子監祭酒時為諸生講說，[illegible]王維城、博士蕭嗣元及諸生吳甄恒[illegible]於順治初年。

也。首有統虞自序[illegible]許[illegible]當[illegible]大元定鼎之日，一時翕起，曰不如此則吾道不行云云，[illegible]自解也。書中或從中作或說功夫，俱就四子書作指點，間有言大儒作聖心法，不一其旨，如所云欲正致知，惟獨主敬，行恕各有本領，登堂入室，爭外來門戶四通八達[illegible]有[illegible]於闡發堂奧而止，要有前賢[illegible]

處。此書有得的確，便能往前，須未着眼處，討個自己得力功夫。[illegible]於未與陽明俱[illegible]於此書之微旨也。書中於言議兩不足強明說義，於性之本，此個[illegible]字往何處立得腳跟定。姚江所以有致良知之說也，致知自在[illegible]

正之為姚江[illegible]主人不學不處處指其出一箇良字[illegible]其辭無極之理謂

[illegible]

後來朱陸同異，亦由此為有一〇圓，不待供二氏殺柄而
已，雖不用之可也。其雜異諸儒[illegible]釋道者儒有吾儒
之異論，學問同異不于究竟，但于發論，不審指釋
老說，惟書中多辨雜家，讖如三種様之類，就其彼說
以破彼說，究[illegible]不類[illegible]書後附原性[illegible]，日星
降曰陰陽，曰陰陽曰玄氏，曰修道，曰易，曰積善，曰原性，曰
性善，曰乾元，曰[illegible]道[illegible]於所引易書詩論語中庸孟
子之說。又作原性或問，以中性義之說，於辨[illegible]退之
儒[illegible]釋[illegible]便[illegible]辨正，於諸儒[illegible]而立[illegible]為
且孝經，又附明善堂學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傚，余于白鹿洞學，然而作也。書刊於[illegible]順治
八年辛卯。

萬壽宮講語一卷

清胡德虞撰。是書乃南雁社為諸生講學子業而
作。其言曰：以聖學做舉業，要把舉業去做聖
學，自是高[illegible]人一著，故書中所講，皆經義，非
文法也。德虞服膺陽明[illegible]程朱[illegible]陽明致良
知，只說得明常事，特指出善字，陽明好登浮屠者
由最下一層，登到絕頂處，不極頂不叫致知。果之
明善則如主定在浮屠絕頂處，直看其一下，貫得
歷歷分明，更無有所把捉等語，而立者[illegible]其所
說皆云學者以下手功夫[illegible]不往明白大意[illegible]
也。書中說赤子之心甚好，欲謂之赤子便是出離子
裏之時，此時方天命以前未遠，此點虛靈全是天
命之性，用事全未落喜怒哀樂之後，過此以往
都是習氣。次書所謂不失者，不失此一點本來面
目耳。又謂失字不對得字說，係對失字說，為人都是
失卻此心的，要作大人，只是不失此心，大人即是喪
其大體之大人，[illegible]所[illegible]明快，惟謂未命以前有明
象，例如孩[illegible]生下來孩子，便有剛猴特虎者，蓋明

明善二字

于義、則殺死之後，常存之習氣也，是義習于不
義，常存之習氣固亦不善，此則佛氏之輪說近于
佛家輪迴、雜於理不可思因，殊不知西儒傳種之
說而謬戾也，又謂孟子舍生取義，謂不是舍取
義者必要舍生，孔子言殺身成仁，必仁人之上加志
志士二字，與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同，蓋曰士氣節
一邊說，而義命合宜之謂，而以死，而以無死便不
須舍生，則借用為萬分無復生理，方纔舍而
取之，其意蓋擬將取仁取義分而為二，而偏生義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蔽口矣，統書強為臆解，曉事，書利於
順治八年辛卯、

又即觀過斯知仁矣句，……世有仁人……過亦聞者過之仁而反決其為仁……仁人之過自比其為仁……三仁……為之類使以仁……斯知……君子小人也。

四書私解 一卷

清廖燕撰。燕字柴舟，廣東曲江人，諸生。是書不依傳注，自出新解，……當然，如先行其言章
若依注云行之於未言之先，言之於既行之後，則而後從之
從字須解作言字，則從字下須添而言二字，解作而
後從而言之，如孔子亦何必教人之行之而後言之耶，蓋
則謂從字當作遵從服從看，謂先行其言而後天
遵服之，此為君子也，與天下歸仁意相同，又如君子
無所爭章，諸說皆謂作無爭……作何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類

若說未白明，說其爭也君子，則原不爭矣，而且所字何知，
所者私心也，……小人偽心，……罪之
真頭處也，故君子無之，又如達巷黨人章，黨人……使
得大哉孔子，何孔子猶大哉……何異下句博學
而無所成名，在七字正是抑贊其以大……
學之博，而惜其不能成一藝之名，若使孔子成一藝之
名，尚何大之可言。又第二節注云聞人譽己承之以謙，
此書如注所云，黨人之惜孔子，直是不知孔子矣，乃
謗而非譽，且孔子……與黨人對談，而與門弟子言，又何得曰

身所用隸且隸而至於執難耶。且不知所以著眼在
大哉二字。以下節節著眼在禮，乃弟子四也，豈乃弟子乎
曰所欲者，豈在成名，今云無所成名，未免失望。孔子
却發其不必成名，然又不欲直言之，故作垂婉相商
之詞，使其自省禦之不可執，便知名之不必求也。又如子
絕四章注云：絕無之盡者，下毋字又作毋解，且不
重[illegible]謂此記者深識聖人心體，子絕四者
言不特意必固我四者為聖人之所絕無，即此四毋之
心，亦豈在絕中，此解方是聖人自[illegible]

[illegible]解須甚惬當，然亦有
過於纖巧者。亦有[illegible]儒[illegible]說[illegible]而知而
鑿之者。其[illegible]將理解追王太王王季，引橫蘇子
武王論，捐紛未決時，文已稱王[illegible]不追王不
知[illegible]追王有先後。文王追王在前，故未之及，非文王
已稱王也。且文王受命稱王之說，亦非[illegible]自蘇子[illegible]
引[illegible]其陋耳。書為在二十七松堂文集中。為乾
隆間刊本。

大學古本述註一卷

清姜國伊撰。首有自序，以為朱文公倡明絕學，而大學
因程氏改本，以致經起大儒，海內有識之士，往往
疑之。而姚江[illegible]邪說，轉得藉古本大學以疵議吾道。今
仍使文以之註，不違孔曾之舊。乃次大學六篇，仍用
朱註，[illegible]明其述。又以孔子云云，又於朱
子原序後[illegible]云：朱子於物有本末節曰：明德為本，新
民為末。於物格而后知至節，註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
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

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於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註曰：正
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然則
朱子固以物為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固以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二節為知所先後，而云云是書於朱
子原註，用大學[illegible]凡補從皆小字[illegible]
每節[illegible]明其旨。每章亦然。於知止節[illegible]云：次節乃致
知之事，格物有本末節，註云：此節總[illegible]格物致知
之綱也。於古之欲明明德[illegible]註文此兩節皆明致知之
近道也。蓋[illegible]則格物致知[illegible]補傳，其據朱

補說中庸要旨

……謂凡人將念在胸，其將然未然之時，一念……

而未萌也，所謂獨也。又謂將念曰意，轉念曰思，定念曰志。

誠者，存正其將念也。正心者，慎其將發而持其定念也。

又謂心統性情，才意而皆善，意感而心身從因，

其情乃不善矣。意感正而心身亦因其情

乃至於善矣。凡此諸說，析理甚精，可以發前儒諸說之

疏謬，亦吾弟子之功臣也。書刊於光緒八年，壬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庸古本述註一卷

清姜國伊撰。首有自序，又有序例。……所謂古本也……

子思子作中庸四十七篇，……而為章……

摯其例也。述孔子言凡十篇，謂中庸至也，明道……凡

十六篇，為子思言八章，次三篇鬼神，次二篇固政也。

博學一篇，極言擇善固執之誠，謂中人以下學

聖之道，中庸所以作也。自誠明以後十二篇，皆言

誠也。大哉聖人之道以後八篇，皆其弟子也。仲尼

祖述篇，時中之至也。至聖篇，致中和位育之極

功也。至誠篇，總率性修道之教之旨也。末篇反復

戒慎恐懼，不覩不聞，隱微慎獨之學也。釋古本

而仍遵朱註，……朱註用大字寫，補說用小字

寫，與所著大學古本述註同。惟補說……尤於

大學之多，且不甚關要，……惟二十……二十……篇名

有子曰……以為……書篇幅繁重……分上下篇，而政

……分二篇，亦此例……。又引子曰，好德而正中者也，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為中庸二字所本。而宋

子原序引虞書，但言中未言庸，並……補。書刊

於光緒十三年，丁亥。

四書讀二卷

清李[illegible]仲昭撰。仲昭字天陔，浙江仙居人。同治庚午舉人。是書[illegible]上下，上卷論語[illegible]，下卷中庸、孟子。以傳名者，仿前人光子傳也。[illegible]校讎讀聲辭。其言徵者[illegible]。如父母惟其疾之憂，[illegible]謂孝人內孝，不爲食孝而言，蓋以[illegible]正舊說。[illegible]之非，[illegible]秋之有辰，謂爲吳[illegible]爭強，晉君倒學而殺，則日月至焉而

而已矣，謂日月至是一日畫於仁，一月畫於仁，非一至月一至之謂。[illegible]謂[illegible]及論之誤，[illegible]說文云論禱也，[illegible]累功德以求福，於斯爲義，謂義爲處周，不屬庚。太宰問於子貢，[illegible]據說苑子貢見[illegible]太宰嚭事，謂太宰即吳太宰嚭，非宋與陳。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謂固天縱之爲[illegible]將聖又多能也，[illegible]爲句，庚據之一事，[illegible]所見當[illegible]非他人乃足義。言不稱疾不言，據雜記言而不語及詩[illegible]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卿人[illegible]相臨主於所指言，孔注居皇神之說，謂進於禮樂先野人也，據說苑爲可而行謂之野人而釋。必也正名乎，據史記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爲釋，[illegible]甚久懸，[illegible]以瑜璣互見。尤異者[illegible]前人攻錯者，不過及於傳注，此則於經文亦不肯[illegible]爲曲護，如子曰無[illegible]達[illegible]是失言，子見南子[illegible]論語多言仁，何以云罕言，桓公殺公子糾二章[illegible]出山不狃以費畔、佛肸召等，必無其事。至大學則[illegible]云數外別傳，又云非孔子之言，中庸[illegible]孔叢子困宋

而作之誤，孟子則尤多詆斥[illegible]要者勸[illegible]伐燕[illegible]一事，[illegible]沈同以可即是[illegible]確鑿，天吏亦無定屬，以[illegible]伐燕時失望後之言[illegible]是聚陰陽[illegible]之保[illegible]何孚非，又作性善辯，[illegible]孔子相近一語以證[illegible]有不[illegible]過當，而自來非聖無法之[illegible]國之而破其立言之[illegible]也。是書[illegible]民國二十一年著者孫[illegible]渠[illegible]爲[illegible]刊。

孟子章指二卷

漢趙岐撰。岐注孟子，每章之後附以說，名曰章指，題辭所云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是也。自唐陸善經合十四卷為七卷，刪去章指，孫奭作正義，併章指入疏，其中字句不少舛訛，……於秋毛扆東樸校錄本勝之古注解鉤沈中……至微，復樹列孟子趙注，乃還其本面目矣。……趙注原本未有篇敘，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其說似附會，……開篇首仁義之說，蓋由推……信史……孔孟子游梁……而書次本則不可顛倒，乃為是妄折，曷為此說，復之注家遂相沿誤矣。其謂七篇所以七者，法天之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法三時之日數，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法五行之……七之紀之數，而不敢盡，尤為無理。是本為……同……

輯玉函山房刊本，即……全書卷輯本也。毛扆二校，……趙氏注……仍分注各章下，其篇敘則置之卷末，原分……為單行本。

孟子章句一卷

漢程曾撰。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具見後漢書儒林傳。[illegible]曾著孟子章句，亦見儒林傳，惟不詳卷數。隋書經籍志不著錄，則書已佚於隋以前矣。惟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注孝經第三孟子去齊，子數錢於犨門下引程氏曾云：犨門，齊南門。犨其時於書亦猶他書轉引，其下又有犨力博反[illegible]四字，斷非曾之原文，蓋因後漢時尚[illegible]未有反切也焉。[illegible]輯此一條，引作曾[illegible]誤也。

孟子注一卷

晉綦毋邃撰。邃字及里爵俱無考。宋裴駰史記索隱兩引邃注列女傳語。隋[illegible]書經籍志列其書於皇甫謐列女傳之下，杜預女記之上，則邃當為晉人無疑也。[illegible]隋志邃孟子注[illegible]九卷，已亡。而新唐書藝文志又載綦毋邃孟子注七卷，殆隋亡[illegible]唐後得之，而缺其二卷，以其書見於[illegible]李善文選注所引凡五條，通典所引一條，宋熙時子孟子外書所引凡四條，[illegible]其[illegible]油素隨柳下惠不恭隋句不恭者子不由也一條，並循孟子正義。案[illegible]據文選注也。皇[illegible]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

孟子注一卷

唐陸善經撰。善經字及爵里俱無攷。新唐書藝文志、有陸善經孟子注七卷。其書宋代尚傳、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云。是不知佚於何時、惟孫奭音義每引之，其解有長者，如析枝、謂折草樹枝，必求都斷而壁之，謂闕壁斷而高者、朱子集註所本。馬國翰據音義輯成一卷、其他訓詁已不可見。孫奭孟子正義云自陸善經已降、其訓詁雖小有異同，而咸歸宗於趙氏。然則陸氏音義所輯外、其他說固無以大殊於趙氏耳。

孟子音義一卷

唐張鎰撰。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鳳翔隴右節度使，贈太子太傅。新舊唐書俱有傳。新唐書藝文志有鎰孟子音義三卷，舊書雖未載，而傳中有之。是數朱彝尊經義考云唐志三卷，朱氏之誤也。宋史藝文志孟子音義三卷、張鎰撰，諸鎰之誤乎。孫奭孟子音義頗收之、其孟子題辭一條，並見於正義。馬國翰輯成一卷，將近百條，朱氏經義攷有子嘆近而孫氏音義無之，當係誤收。孫奭正義序識其徒分章句論略頗多，固不足見其書之大槩矣。

孝經義疏一卷

梁武帝撰。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三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撰孝經義疏十八卷，新舊唐志並同。當佚於唐後。今見於邢昺正義所引，前有釋仲尼二字，謂即為聚尼而和，[illegible]理，明人輯梁武帝集，有說明堂一篇，疑非義疏之文，而明堂之義，與孝經有關焉。[illegible]並錄，亦為一篇，不為無見。[illegible]新正義採出[illegible]明皇御注之先[illegible]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類

孔子門人考一卷

諸貴棠朱撰。[illegible]江蘇浦江人，諸生。[illegible]有江津[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辨勘諸家[illegible]為門人，[illegible]不為定論，又有又例[illegible]

史記弟子列傳共七十七人，琴牢、陳亢、縣亶、薛邦候不在列，家語亦七十七人，有琴牢、陳亢、縣亶、薛邦，而去公伯寮、秦冉、鄡單、鄭國、秀、朱之辨，又搜采群書，補史記、家語之闕，然亦不無遺漏，其書所得八十人，補遺二十四人，[illegible]其里籍言行[illegible]及唐宋封爵，有無年可攷，里名失傳，封爵不及者，則闕之。其言行之過經義者，[illegible]宋儒大略[illegible]諸賢名下，多附考證[illegible]

[illegible]人，闕於人之誤者，如鄭[illegible]縣亶、薛邦二人而非一人，[illegible]非左傳定十年之鄭工駟赤，闕於姓之誤者，鄡單之鄡不是邪，[illegible]不是石，闕於名之誤者，如亞馬施不為[illegible]，須字子遲[illegible]非穆[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名曰號名關曰某子名謚敘曰一人而有多名者於
不誤關流於里居者以字為字號人非嘉稱
號人閒於國者於外之使者以號子謚曰國紀且顏曰不
類仕之言求續述子貢覇越之事嘗先於此保為
訂正[illegible]星曰遷伯王也[illegible]左邱明後
於孔子公伯寮[illegible]
[illegible]
碑直武伯古無其說陽貨備聃自為叛往則咱正
其誤據江都有慶補者三人[illegible]

[illegible]淮南要略訓有墨子呂氏春秋有鄒人陶
宏景集諸有孫存孔氏門人舍座無遺漏[illegible]書
利於史稽 丙申

孔子弟子考一卷 孔子門人考一卷
清朱彝尊[illegible]首有自序書中
分弟子與門人為二[illegible]本於歐陽修
修[illegible]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
人[illegible]謹之論稱子路使門人為臣
此子路之弟子也門人季黎之此顏子之弟子也皆所
謂受業於弟子者也而董子見門人春此當為孔子
之弟子[illegible]子門人問曰夫子何以將見殺與當為孟
子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游曰子夏之門

人小子此皆受業於子夏斷非受業[illegible]子夏之弟子
[illegible]無別門人[illegible]者傳弟子[illegible]書
以為古檀說教必先長幼之序故先書三十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點無年歲則以子路之下依傳出四子
倫序也其不知年歲者六十六人首冉耕末顏涿聚
[illegible]凡十八人門人凡二十一人[illegible]後附孟子弟子
十七人[illegible]其實從略而辯於封爵重祀典也
其[illegible]擬證無公父文伯之事[illegible]見韓詩外傳
季襄為受業弟子見淮南高注而彝尊未收

則[illegible]稱無遺漏矣。而賞近一名偶、字子容、誼
叔、敘為一人。史記中[illegible]史記作申黨、
家語作申續、然為一人。兩書俱分為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公伯寮愬子路，[illegible]非聖人之徒，
史記弟子傳偶然誤入，而又為孔殿國因之，明人程
敏政、薛侃皆疏請罷其祀。[illegible]
[illegible]史記[illegible]未見明所有此說，[illegible]國語記及戴
國時事[illegible]故王坌不疑
為六國時人。朱子謂春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
兩龔尊必強為之辨，則考據亦有未密矣。其書
子弟子，止據[illegible]趙註，而書孝、孫子為二人[illegible]東書見
書為京[illegible]閣勝書目[illegible]全[illegible]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孔門弟子姓名表一卷

清全祖望撰。是書以史記、家語[illegible]石室圖、蘇轍古史
考、四書[illegible]所記孔門弟子列表
參對。史記七十[illegible]七人，家語[illegible]今本七十六人，舊
本七十人，石室圖、禮殿圖皆七十二人，其三人古
古史考七十九人。史記、家語在石室圖同者七十
人，史記、家語同者六人，史記在室圖同者二人，
在[illegible]國家語同者二人，古史考同。此外史記之
公伯寮、鄡單，家語之申續，石室圖之蘧瑗、
林放、申棖、申黨、容蒧、蘧瑗、林放，古史考
同。錄俱不同。其中陳亢、琴牢見於論語，而史
記[illegible]遺漏，蘇轍補列傳之缺[illegible]
見於[illegible]申棖亦遺之。[illegible]
[illegible]鄡單、縣亶，實為一人，而二人並在。[illegible]鄭
國乃薛邦之訛。申黨、申棖即申棖，[illegible]
為棠。容箴、容蒧皆傳寫之誤[illegible]
望所[illegible]鄡單[illegible]
子家[illegible]子亦姓名字亦異，斷非一人[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吳郡避高祖諱以作圖薛字

乃鄭字誤。然避諱以名，古雖有之，但鄭薛二字碑文[illegible]

迥異，何致相混。此所考[illegible]傳碑之據

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

鄭康成論語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鄭玄論語篇目弟子）俱失

傳，不得與此三書互證，為可惜也。是書係傳抄本，

未付刊。

孔子世家校勘一卷

清張承燮纂。是書依史記為主，參以家語、孔叢子、世本

諸書，分年編次。然[illegible]史記[illegible]胡氏編年、江氏年譜於諸

家異說頗有訂正，[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不知父墓[illegible]史記之誤出於檀弓

檀弓之誤，又本於孝由之對魏王。造誣聖不足據

[illegible]據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齊侯

田沛，[illegible]適魯，[illegible]有其事。景公厭孔子之言

而悅之矣，孔子適齊又何必厚為家臣以求通顯

相矛盾。一[illegible]以見錯封孔子為景公所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有史記不詳而[illegible]以及誤者，如

史記[illegible]孔子二十四歲適齊，又適四十五歲自齊返及

[illegible]

又史記[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及魯南宮敬叔[illegible]

[illegible]適周而[illegible]以適周係之昭公二十四年，承

燮俱一一引證而表於是。承燮據莊子言孔子年

五十一南見老聃，考孔子五十一為定公八年[illegible]

孔叢子所引孔子在周與老子問答，甚爲與[illegible]列又公
問答，大概相合，但不能確知為何年歲[illegible]他如[illegible]
[illegible]
為祈官，證闕里非闕閭里[illegible]改[illegible]
雖說或因乎爲人，而義不離乎實據，又[illegible]據承燮[illegible]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中間如衛陳曹宋鄭晉楚蔡數
至或一至，史記類序，前或失次，已於年表爲之訂正，
而自序又言冠而表於首，今則乃並表其書[illegible]撰，
那，老首有自序，述弟子列傳補編孟子列傳補

編而作也。書刊於光緒壬午年庚子，

孔門弟子列傳補編一卷

清張承燮撰。首有承燮自序，謂書以史記爲主，案[illegible]
以家語[illegible]書，皆列旁采禮記、左傳、論語、孟子、莊子、新[illegible]
[illegible]據韓詩外傳、說苑、新序、論衡[illegible]諸書[illegible]
以孔鮒述之作，注益揚史公所為[illegible]采於古文
者為近是也。按史記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然止七十六
人。[illegible]錯[illegible]書[illegible]而並書，
而所為去取，共得八十人，[illegible]名等書不備，
而名字互見史記家語者，五十二人，內史記有而家語

無者三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亦三人，至仲孫何忌、
懿子、仲孫說、敬叔、與惠叔蘭，以父兄命而師孔子，
左邱明親書周史，因孔子春秋而作傳，顏濁鄒
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illegible]以修其身，此俱見之[illegible]
左傳、家語、漢書、呂覽及史記世家所自述，[illegible]
以言七十子者，皆未列入[illegible]，則附論於書後，
而仍闕之，蓋以存疑也。其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孔[illegible]，見其孫，說苑及[illegible]，田成與宰我爭道

鈔之[illegible]

[illegible]云云，按左傳，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為田常所殺，[illegible]子我為宰我。又左傳哀公十一年，清之戰，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illegible]家語[illegible]之，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二[illegible]，[illegible]則是時三十六，[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弱。自以家語為傳，實此事僅見于氏，而史、取[illegible]橫之耳也。書刊於光緒十七年辛丑，為孔重[illegible]之一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孟子列傳補偽 一卷

清張邦㶁撰。首有自序，略云：史公為傳甚略，似於孟子七篇亦未詳求，若將其遊歷之後先，過宋、過滕、至鄒之久暫，及齊宣伐燕、晏嬰稱王、齊[illegible]敗[illegible]時事有關孟子者，傳中略舉之，及而核其世家及六國表，又多自相矛盾，以致孟子一書之疑案，自有宋以至今日，紛爭迭出不能定。[illegible]又云：茲編義主補闕，取趙邠卿以來言孟子者，擇其尤雅，以資編纂，而近世閻氏孟子四考、狄氏孟子編年，視諸家較精審，亦取備一說。今觀其書[illegible]孟子遊歷[illegible]孟子與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illegible]以仁義為首，齊[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次之，先後乃為[illegible]說[illegible]於遊梁之年，不信史記[illegible]卒年，惠王[illegible]三十六年改為一年，後十六年而後卒，襄王此十六年內，史言[illegible]襄事，其非書[illegible]之，齊王並非追尊，自[illegible]敗，亦非無[illegible]，依據甚是，[illegible]又偶兩[illegible]，齊[illegible]宣王，則於燕[illegible]表注王噲子之皆死於齊[illegible]後之十年[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證諸書所言，甚聽於孟子，又不得其辭，[illegible]

以孫外之學，歸之史氏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子上說之，本書，荀子之學，方世及和淑諸人等，[illegible]

[illegible]而無不合，所備一說

是書附序子，序子根據趙注，[illegible]

[illegible]以臨證生，不信易，告子，[illegible]孫子數二

人，為朱子所排，仍書其也，書刊於光緒十七年辛

丑，為孔氏書略之一種

宗聖志二十卷

題明湘鄉曾國荃重修，東湖王定安編輯，首有王定

安序，孫序，明萬曆二十三年曾子裔孫[illegible]林

院五經博士承業撰，崇禎二年海鹽

呂兆祥續修之，曾國荃署兩江日，得呂志，復補輯

[illegible]崇禎以後二百五十餘

[illegible]

年，王定安又以呂志所載曾子書行多疏

漏，體例亦甚不善，乃屬四方其徒，四百生

陳慶年依類編次，標舉志者，十有二。二至

[illegible]世系，邑里，[illegible]祀，[illegible]定安[illegible]之辨訂

[illegible]元至順元年加[illegible]號

宗聖公也，為凡二十卷，首圖像，次傳記，次世系，次

邑里，次述作，次祀典，次祠廟，次林墓，次學校，次

蔭襲，次學田，次戶役，次院學，次[illegible]弟子，次[illegible]

次贊頌，[illegible]

[illegible]世系門，斷自曾

點，曾子，曾子之子，或云其孫，而曾[illegible]，則兩存

其說。里居門[illegible]有[illegible]城、今[illegible]縣
有曾點墓、[illegible]曾子墓以在嘉祥、[illegible]公子異葬古
[illegible]有之、亦兩存其說。述作門、采自至百五十有九種
本書也。弟子門、爲定安、粉作[illegible]十二人、惟據孟儀指
宋[illegible]胡毅堂王伯厚說、[illegible]不爲定論、無足
由前人作孟子弟子傳[illegible]矣。私淑門、以論著涉曾
子者爲斷、[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illegible]說私淑者、徑[illegible]私文字[illegible]
耶。考論亦[illegible]無[illegible]爲[illegible]國蕭國楚之事
地也。定日安、湖北東湖人、官至通判、[illegible]著有
曾子家語六卷、[illegible]書五行、書刊於光緒
六年庚寅。

前人多主南武城爲嘉祥，而[illegible]縣亦[illegible]武城

讀四書大全說十卷

明王夫之撰。是書析理極精，於大全所引朱子之說有往非
出自朱子、而爲門人所假托者、有雖爲朱子之說而亦不可從者
某年、不可移之他年者、有的爲朱子之說[illegible]有是非、一一爲之剖辨
[illegible]而諸儒之說
之、駁正之、引申之。[illegible]於[illegible]釋氏狂[illegible]詳解[illegible]
[illegible]姚江偏見、分別大義、由盡洞達、伺[illegible]而理無不顯、不
徒爲[illegible]大全[illegible]也。[illegible]要者、如大學正心之心、朱子但云身
之所主、殊欠分明、特係早著以意爲心、亦高者以性情言
之、[illegible]蓋心者所[illegible]不所傷志也。又知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
自是二事、[illegible]規矩之[illegible]爲巧、規矩物也、可格者也、巧非物
也、不可格者也、如巧固在規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illegible]
中庸二字、[illegible]伴言之曰中、就用言之[illegible]庸
[illegible]庸字作平常解者、非時中之中、亦體
[illegible]時而措之則用也。[illegible]泰伯、[illegible]太王不將
[illegible]有翦商之志、封建之世、易侯而王、事甚尋常、非如全
于山之辭、旋太王是泰伯一線陽辭陰取、是斥協合、以
以魯庵之事、夫子何爲稱之[illegible]悖聖言、柳泰伯集論衛

概[illegible]、稱於[illegible]主、靈公
而[illegible]稱未能興師，文為天子方伯者，主稱[illegible]而仕
前稱於王國，或近[illegible]蒯聵以衛侯，蒯聵仍恬惡，屑于討而
後稱可逃，而君衛者秋有靈公之嫡孫為侯，在以[illegible]
氏主郢之詳，[illegible]論世臣謂為衛國游士危害人國
而候論封建，謂孟子對梁襄王但定于一，殊[illegible]
封建之不可復，援孟子言夏助徹，謂井田之不可行
則[illegible]於古今治亂之故，[illegible]識容議，非後儒生所能
道矣。因其說傷亦多，考以[illegible]後代史事，蓋大之[illegible]

於論其國而竟流類，[illegible]夫之[illegible]於趙岐，順之仕元許衡
[illegible]藏而易雅之隨書中，[illegible]首易而務也，惟夫之賢不[illegible]至於孟
講學一深致謝辭，益首易而務也，惟夫之賢不[illegible]至於孟
子，得孟子七篇不言其自其不[illegible]，故大而未仗惟其
無得於書，是以為善之家[illegible]上篇以將辨作不篇以道
候修而一章之未成有尾然，北于仏書秋即不[illegible]
春秋為紀事之作，[illegible]孟子文章自以首尾貫具、
者為美，以是別傳為得毋過矯書為固頒四年[illegible]
陵利遺書本。

孔子[illegible]辭以來辭[illegible]之辭[illegible]
之辭入篇對字之辭從
此不可信

四書考異一卷
明王夫之撰。是書以[illegible]所引古文九經字義
不同者為準，[illegible]
[illegible]然自解數
隸體古文已遠，安所取準，[illegible]未經古文引據，而今
文同作書者，則以許慎[illegible]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
其中如葉[illegible]之葉[illegible]訓，王篇也而詩作絲竹[illegible]
二物，[illegible]詩曰之[illegible]辭[illegible]而迷其
行之[illegible]辭，而後轉作致[illegible]之辭者[illegible]子貢

之貢或作贛，[illegible]貢[illegible]貢而貢訓獻，贛又別，又無[illegible]
詘，[illegible]詘訓多[illegible]而泄別為不善[illegible]恕之[illegible]作[illegible]
忿，忽也而恕[illegible]又如[illegible]何[illegible]是古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作[illegible]
不踰矩，古無矩字[illegible]作巨或作榘，[illegible]手文[illegible]古無
[illegible]字[illegible]作[illegible]飲水古無飲字[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字[illegible]作精，[illegible]古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作[illegible]深耕易耨[illegible]
耨，古無耨字[illegible]作[illegible]數罟不入洿池，古無池字，
[illegible]作沱，[illegible]古無[illegible]字[illegible]作汻[illegible]古無潭
[illegible]作[illegible]又小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字、人焉廋哉，廋

不成字、王曰實吕同、[illegible][illegible]烏呼烏或作於、从口不成
字、典之翻从[illegible]父从[illegible]金、既不成義、亦難不成字、甫父从八
从益、不成字、民[illegible]爲將捶一已、捶本作拼、或作撞、从巫不成
字、其釁不信、[illegible]信當作[illegible]意加人作億、安也、从[illegible]之
億、不成字、[illegible][illegible]獨子獨[illegible]當作騎、从馬不成字、抱
闕擊析、析當作槔、从斤不成字、君子不亮、亮當作怨、
亮不成字、[illegible]侯所聞至要、其餘至[illegible]顯、而學人沿
用已久、而[illegible]矣、或爲者至精不能字体[illegible]若合外
內之道也、而今暨本四書大全作內外、鄉外內內外隨文

先後[illegible]可、而左本似不當改易、又篇章句篇分一
節皆備原文之章、猶[illegible]本篇章作篇子注、謂其不解
聖人之道、故備篇子其之以責之、自是由說[illegible]全慶學
正公都皆備不符、揚其篇章而異之、似亦不必改作、所校
由俱當、無誤、從傳寫錯訛、而多見於書中、所未及摘者、
書[illegible]校同治四年乙丑[illegible]所刊選書本

四書箋解 不分卷

明王夫之撰、是書舊無刊本[illegible]夫諸發已[illegible]
[illegible]夫之八世孫之春始爲梓行、並作[illegible]序[illegible]
首、按夫之於四書有稗疏、訓義、讀大全說、攷異諸編、攷
核典故、發揮理道、[illegible]已既詳備、是書[illegible]爲病時[illegible]教、輯章文
[illegible]、由辭退説、進課學子、因取全書隨意[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解、其言曰、講章時文累附數百年、天下秀才無一通
文理者、[illegible]恨之至矣、是書[illegible]爲正講章時文之謬
而作、而理本淺深、有所得、如謂致知格物、要文言在者、

以義在先格其物、[illegible]則其字不[illegible]妥、若云夫格物、又不成句、又謂
傳解[illegible]慎獨、或云在致知、於[illegible]云在致知後、俱錯、若説在
致知前、則已將誠意、何待致知、若説在致知後、豈致知時
任其意之惡而不慎、性分、知致而后意誠、非非致知而後誠
意、其謂在時失字作前字解、又謂心不在[illegible]、[illegible]不在視聽
食耳、心不偏于不在只論正不正、此心字乃將善惡意之本
意、非知覺之靈明、又謂天命之謂程子[illegible]以爲萬人物言者
非、物之性、者父子君臣五倫、何謂之天生、不可謂之天命、至本
性之謂道、犬吠[illegible]物言中牛性、馬本馬性、豈是道、

著所以中撰為書則書為之性，何學學勸孝肅此人為非天命也。又謂小人反中庸，乃是時心回為後世中庸者流皆之類反中庸，是主意要反六經有滿路之求。又謂易引奇笑年，子夏言禮後，正為孝子言仁言德要成之理，會而引詩相證，以見日物之理，並不以樸質為先。言詩而可得性情之正，為人心風俗治道之要，方是論詩有益。於曰可與言詩，又謂商相秀又之事，事學乃其言因形兵之略，此言詩內政寄事，令[illegible]之作事曰後以兵之難，正[illegible]民之仁術相反，不得據入會盟征伐。又謂道性善[illegible]之人皆言至善之性，則

可與言道。堯舜之道，稱堯舜者乃程史所本謂之道。世子能言言者，非為告子所謂性之不善，乃程因以申孟子所以堯舜說天下者說之也。夫道一而已矣，時當言今日[illegible]，無強解。此有相通理。以上諸解，特見清晰，又頗正而僻。要說明進乃則通，可證[illegible]後當[illegible]，戰國時尚傳之，可補史傳之漏。其於[illegible]所間有糾正，此種無樣刻[illegible]第[illegible]桂子田業[illegible]，無疑。以傳[illegible]所以正人之不正也，道性善[illegible]之性而理之[illegible]此乃[illegible]通釋，政宋性學非本章之旨

又於天命之謂性章，謂[illegible]知有性以下乃第六後儒據敘氏本編入，非先子原本[illegible]。觀全書，義多精粹，要不與解孫諸書相輔而行，非他陋[illegible]章句所可同日而語也。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明王夫之撰。夫之有書[illegible]序例。道光壬寅王氏守遺經書屋始爲校梓，板燬於火。[illegible]丁亥潞河啖柘山房重刊之[illegible]并以對人[illegible]序[illegible]

[illegible]

集注爲朱子[illegible]

釋[illegible]

列朱注，次列訓義，[illegible]訓義者，[illegible]朱注義已備，不須訓也，所訓[illegible]不參異解，亦

不[illegible]與故[illegible]

[illegible]

四書稗疏、讀大全說、四書箋解、[illegible]朱注[illegible]其[illegible]無敘者，惟三家者以[illegible]徹章，此

云：周天子禘於大廟，則歌雍；[illegible]

大夫少牢之祀，無明日儐尸之禮，即於祭之日、

有司徹餕而更設以賓尸，所謂繹也。魯之三家於徹而賓尸之祀，乃歌雍焉。又季氏旅於泰山章，云：[illegible]天子四望在山大川也，則曰旅。合享而祀之也。諸侯望山川，旅祀其[illegible]，不得曰旅。況於季氏[illegible]

[illegible]

大義四[illegible]主於[illegible]遣，度之

次一篇，經義與朝廷所稔四開郁鬯之宏旨暢濂洛之精義，明漢唐之故訓，掃宋學之枇榛，又云

若心所獨契，雖無一發之當面質疑者，則亦不與集注苟同[illegible]證之本書，殊不相襲。其夫之早識

所謂[illegible]不及他書之精博，湘鄉曾氏搜刻遺書，[illegible]甚備，乃遺茲編，快得

非布衣沐之郁

孝經傳一卷

周魏文侯撰。史記魏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司馬貞索隱曰：系本桓子之子生文侯斯，而書系代不同，名又不同，而稱文侯，固一人也。文侯事蹟具魏世家。其書孝經傳，漢志無明文，卷有雜傳四篇，或在其中耶。隋唐志亦不載，（不知佚於何時）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之。又通典、舊唐書顏師古議亦引之。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耕，秋以收斂三句，而不著經句。朱彝尊經義考云：當是孝經因天之道分地

之利注也。余蕭客古經解鈎沈因取屬因天之道下，然淮南子載解[illegible]長，為之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河而下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力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云云，即此三句所出，[illegible]顯非注語，據漢書儒家有魏文侯六篇，淮南所引，或出彼書中，然既是文侯之說，即據為解經之傳，不為[illegible]過。文侯學受業於子夏，其為說或得尼山之真傳，且傳孝經者亦莫先於此。[illegible]馬國翰輯本刊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孝經說一卷

漢后蒼撰。漢書儒林傳，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又藝文志孝經十一家，有后氏說一篇。邢昺正義曰：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據此則蒼所說今文孝經也。隋唐志俱不著錄，佚已久矣。

漢書匡衡傳上疏稱引孝經，而蒼傳云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則衡乃蒼之弟子也。漢人說經守師法，則衡說即蒼說也。其引經多[illegible]今本。此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今本曰作云；又引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今本德義可尊下有作事可法一句，[illegible]而疏無之。是又殊異者之所資也。書為馬國翰輯本，刊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孝經安昌侯說一卷

漢張禹撰。[馬國翰輯] 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官至丞相，封安昌侯。事蹟具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孝經十一家，有安昌侯說一篇。隋唐志俱不著錄，佚已久矣。邢昺正義引劉炫述張禹之義，[illegible]說。其他但有舊說[illegible]者，國翰亦附入之，以為漢志載孝經以說名者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禹之義。既見於劉炫所引，則其佚說在六朝時尚存，正義取載，當是隋疏，故得播而述之。據劉炫所引明指張禹，則舊說未指名者，似難一例。惟正義引鄭[illegible]諸家一併[illegible]諸家自有異，在此所不收。懸斷耳。書為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孝經殷氏注一卷 清馬國翰輯

晉殷仲文撰。仲文，晉書有傳，而字里缺如，文選注引檀道鸞晉陽秋云：仲文字仲文，陳郡人，官至東陽太守。其事蹟則詳載本傳。隋經籍志：孝經注一卷，梁有，又云亡。蓋亡於隋矣。而唐志復著錄，則唐時又得之也。其書殘佚於唐後，邢昺正義引三節，第十四章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下云：注疏本有故字。正義曰：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以劉本有故字，孟蘭仲文白注本亦應然，是也。國翰據以增入一條。國翰輯謝萬注，於第十五章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正義曰：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所云先儒者，仲文而言，則此條亦不可不增入也。書為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集解孝經一卷 清馬國翰輯

晉謝萬撰。萬字萬石，陳國陽夏人，官至散騎常侍，安之弟也。事蹟見晉書本傳。隋經籍志：集解孝經一卷，謝萬注。唐志同。邢昺正義引四節。國翰又據第十四章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正義曰：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第十五章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正義曰：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所云先儒，謝萬當在內，因增入二條。又據第一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正義引舊注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說云：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在三千條外。但謝安注孝經，不見隋唐志，國翰以為安與萬係一家之學，故附錄於後。書為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四書教子尊經求通錄八卷

清楊一崑撰。一崑字無怪，河北天津人，舉人。是書大旨攻宋人，謂宋人著書非理不言，而論語孟子二篇並無一理字；又謂程朱註中庸，盡將其所學者一概攪入，以佛經道經從思想天下後世云云。書中最服膺毛西河，而不盡用其說；雖攻朱子，而亦不盡非其說。有[illegible]者，如子貢問孔文子章，謂夫子擬詞以示貶[illegible]勤學好問無閒，而家語謂[illegible]天下之道[illegible]謚文者，衛靈公謚也，曰是以謂之文，國謂衛靈公及衛人葬以是謂之文也。公山不狃以費畔章，謂此章記於牛刀戲言之後，蓋亦戲言也。公山弗擾，國季氏，而夫子乃爲東周，則公山不至，而夫子亦不往，可知也。佛肸召章，亦謂子路述親於其身句[illegible]子曰然有是言也，一語便可了結此章，蓋深是其說之不然也。以下例曰，猶曰我者，欲磨我也，欲涅我也。又以吾豈爲匏瓜，人無食之者，以無可用者也，而吾豈往爲不善哉。而子曰小子章，依趙岐注爲尹[illegible]者之子，伯魚[illegible]遺母之讓，雅正而作，若先言曰，詩我爲宜白，傳之詩，[illegible]試之，往何以謂之孝，謂之仁，凡此數章，注家不得其解，解爲曲說，[illegible]得此乃知聖人[illegible]也。他若[illegible]而北章，子路[illegible]武城宰章，[illegible]孟子謂[illegible]所作也，士師所[illegible]孟子所謂[illegible]子貢非士師之官，守貢[illegible]丹子與粟五秉[illegible]其身以亂大倫一語，雖[illegible]之言行，亦不爲同例。無論宋[illegible]人矣，[illegible]有[illegible]言謂道者達也，達世務而知事也[illegible]又謂讀書者等[illegible]程朱之註不暇尊孔孟之徒，又謂天下後世必無信此書者，[illegible]中以教子弟[illegible]免之意，本此書刊於嘉慶七年壬戌。

四書成呈五卷

清蘇秉國撰。秉國字□，□□□□人。其書取呈者，取漢河間獻王之言實事

求是之意，首有汪椿序，又有汪廷珍序，原秉國書中論語一卷，大學中庸各一卷，孟子二卷

大旨以研尋經義為主，於先儒所詰成說，不苟同異，亦不輕持異論，務求其是也

又舊說所疑及移來解義者，擇

其精當者述之。又文字轉寫之譌，其有所考，考之所

當必然者亦□□□不得略書中，如賢賢易色，用顏

師古說，謂賢賢尊賢，易色輕略

於色，分為二事，推漢李尋論天象云，少微處士女

宜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是漢人已有此說，不

非歸者也

民免而無恥

謂民即免於刑戮，免於罪戾之免，因乃政刑之實效

不得因而無恥一折，逆推其免字，……

……政刑德禮，自有淺深，而聖人之言

言。知無偽詐闢睢……

言之，且謂論語言貴乎之章，皆論其義，不論其辭

不必無位，位思所以立，謂立者當讀作位，上句兩

任字為下句兩知字，文法一例，他章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立亦作位，不必泥。謂其遇境

遷，非其人已政，許其自新之謂，今日例之，未聞有學者

也。謂今也則亡者，言弟子一向已了，未聞好學者也

乃並詳當時不在弟子之列者，有婦人焉，謂婦為歸字

之誤，故謂亂人為歸人，蓋強說也。子欲居九夷

章，謂孔子不居夷之人，孔子居東海之濱，義如東夷大

連之為東夷之子，皆君子也，聖人氣象謙退幽默

非自謂。季氏富於周公，謂周公指魯君者，頗

武執是魯稱之曰周公者，是魯也，此周公為魯侯公也

魯而周公之後，故即以周公言之。論語其說所推而知

不於期日守也、謂期日星匝一月非周一年、中庸
又於期日守之、以周鄭玄注謂稱字非國名鄭玄乃
繫采玄、只此陰陽根據不以易是大道者謂易
神於陰陽二氣外自為一項
神也、為此則經書中言鬼神者方得其解
論其書號
格不書釋全經、而開發多闡精
要、以說四子書所論也論說自題
處長樂學序庭例子自題四書通言之文等
則通克之年辛巳所刊也

四書疑言十卷

清王庭植撰 廷植字實五江西廬陵人嘉慶進士官至川東兵備道罷官後寄居長沙是書有李元度序 陽三立元度藩序 又有自作凡例 疑者疑朱註也大學就舊釋之義未盡者別為說 中庸以釋全義多獨得 如謂回之為人也即回之為仁 古文人與仁同 以舜之智 回之仁 由之勇 皆女往由子贊 道不遠人 道即五達道之道 人即五倫之人 以人治人 即以五倫治五倫之人 求乎子臣弟友之道於己 非犯之人 博學五之字 指五達道 九經而言 致曲即致屑曲折之功 崇禮即崇此三千三百之禮 又謂孔子作易 子思本祖訓而作中庸 與易多所發明 易言大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 中庸言君子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 以四時錯行 日月代明 故曰易甚至矣乎 中庸其至矣乎 論語則執一章一節或一句為釋 點別為說 此說

氣質之性，主敬千言，然不過及全書，不見精刻，不言
也。其要者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謂禮指表出冒實
蠹不指[illegible]三綱五常，[illegible]不如諸夏之亡也，
[illegible]七讀本字，謂諸夏之君出亡在外，並舉春秋傳魯
[illegible]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王猛出居，王猛卒，敬王立
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至昭[illegible]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王
始入成周，[illegible]周亦在外，及至襄公又昭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後次于乾侯，三十二年薨于乾侯，魯君
在外凡八年，為諸夏無君之證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

餘則日月至焉，謂至焉不違之意，謂一日不違，或一
月不違也。自[illegible]數其手，謂[illegible]引詩天之[illegible]民註[illegible]一
句，讀過謂伯牛疾已垂危，夫子以己手引病伯牛之手
視其所舉手，而夫子執之，豈不有親睹之情，而有策翔
之美，謂尊就衛，尊言[illegible]任才也，[illegible]既彰著
對於[illegible]氏宣四年鼻祖之負[illegible]拔啟無以折其家茂
何不尋國周宗相[illegible]其而[illegible]出[illegible]以從[illegible]
[illegible]顏[illegible]之美[illegible]之稱也，子見[illegible]
[illegible]主南子當[illegible]之時，夫子[illegible]之見[illegible]仁

孔悝，[illegible]輒之[illegible]故不[illegible]悅，夫子正告之曰，吾所以為不可者，
天亦棄絕之，天亦棄絕之，謂蠅之罪上通於天也，一語
婦人焉，[illegible]主餒人之設，但謂殷八君，其子以箕子為謀
亂，為證天下大德古語所在，而[illegible]又不俱論之，歷代由又言
殷有三仁焉[illegible]子去之，[illegible]去紂而遜其
封國，以此證[illegible][illegible]新而理[illegible]其他詳於文[illegible]
[illegible]行正，此大學自謂之說[illegible]人
之某游於藝之藝，古經之經，為古之六藝通達人
之宏，誨而不厭之誨，養氣章之于貢字，游字學氣

字，集義字，句正字，詩字，保於其字畫相似者正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至於今不作，必少不作，坐五十[illegible]不作，卒三月
不作者，其為中字，[illegible]勝者[illegible]之又[illegible]註[illegible]
析義之比朱注[illegible]雜引史事，[illegible]為不合，是見精
審，書刊於光緒八年，壬午。

按此說有有婦人焉[illegible]

大學解一卷

清馬國翰輯。是書𢿌搜采頗詳，如明明德引胡煦篝燈約旨云不專曰德而曰明德，乾卦乃見天則，復卦乃見天心，此兩見字，便是此明字。至善引賈䮄樞尊經堂四書筆記云至善，禮也。論語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至善為禮之節。證格物引褚稼軒堅瓠集云𢿌獸有名格者，形似猩猩而知吉凶，人有意害之則去不來，否則可擒而狎也。格有前知古人借作格物之格，故以此象致。引尚書孔傳及竹書紀年武王封康叔於康，康乃畿內國名，故稱康子，此稱康伯，可證康[illegible]非[illegible]識諡法。又湯之盤銘引元好問夷堅志云安常侍覺承旨家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大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斗，近四寸長，銘九字，即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據此，修可證近人據[illegible]說謂大學者不識字之妄。淇澳引廣博物志[illegible]記云有奧水流入淇，鄭道元水經注云肥水謂之澳，可為陸璣詩疏證。人莫知其子之惡引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醜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可證傳語之有所本。見賢而不能舉引尊經堂筆記云命當讀作慢，言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如李廣有功不得封侯，卒為自剄之類，猶可諉之曰命也。若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危我國家，[illegible]遏哉。傳文趣重不載。據以上諸條新而長，[illegible]可備異解。書為玉函山房傳日輯佚之一種，刊於光緒十五年丁亥。

中庸解一卷

清馬國翰輯。是書捜采多餘，而所輯大學同。[illegible]引公孫弘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所以行之者三者，天下之[illegible]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也。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司馬貞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漢志子思子二十三篇，文獻通考作十三卷，而不詳篇數。中庸當即其中一篇之目。至宋[illegible]孫小戴記[illegible]而中庸爲子思作，鄭氏目錄引張[illegible]曰：中庸[illegible]中庸者贊孔子之德，解也。中庸一書，記孔子之德，謂之脫也。又引賈逵[illegible]以外庸之庸訓庸字，謂以常爲範，由孔坊記、表記同爲大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來縣[illegible]康生橋[illegible]牛橋，牛生蟜[illegible]腴世，次出斯可正史引漢則取呂思群虞幕生窮蟬，窮蟬[illegible]記之誤[illegible]程以[illegible]左傳此[illegible]言自虞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鄭氏注幕舜之先祖[illegible]書曰虞舜，又曰嬪於虞，是幕爲有功於虞[illegible]有國之號，祖虞幕不祖顓頊世顯。鄭注所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者，古之所得稱，乃在有天下之稱，有功則祖之，此書所謂人祖其祖之類，有德則宗之，書所紹神宗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書爲玉函山房續目錄。

帙之一種

性善繹 一卷

明方學漸撰。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貢生。方孔炤之祖也。是書有高攀龍序，又學漸自序。[illegible]孟子發而性學不傳，[illegible]性一理也，理無不善。後之論者往往以氣質之[illegible]，諸子各執一見，而性善者亦合且引虛無之幟竄[illegible]之性善之中，而之大旨闢無善無惡之說，謂孔子言太極，未嘗言無極；周子雖言無極而太極，但名太極，不名無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之無相無[illegible]。又謂性相近者，以聖之善視賢之善則近；以賢之善視愚不肖之善則近；夫婦之所知，聖人之所不知，若遠矣。自善而觀，原不甚遠，不移其性而移其習，則習於善者以習而完性，習於惡者以習而悖性。習之善惡相倍蓰，習之惡且相千萬，習愈遠而性愈於難見矣。孔子言於近，以其善者近也，以其近者善也。其書并引易、書、論語、大學、中庸，下及[illegible]之言性者，歸於一。其最[illegible]之論偶理見

也。氣且僕也。紀綱臣僕而任使之者君也。臣僕奉君主之命，則政修；臣僕侵君主之權，則政廢。君主有道，則能制臣僕而國治；君主無道，則制於臣僕而國亂。以理論性，是以國與君主也；以氣論性，是以國與臣僕也。尊君主則性出於一，而性定於善；[illegible]伯臣僕，則政出多門，而不善者衍[illegible]矣。其論陽明謂亦主性善，其無善無惡之說，乃[illegible]所託[illegible]，似不以為是而云陽明所謂善，非性善之善，彼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已，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已。[illegible]學漸素宗陽明者也，故多所回護，然與攀龍說可相參。又擇性即理一語，[illegible]於宋儒實未妥洽，氣與理合乃名曰性，若離氣而二則何不並性之名而去之耶？其他所辨，由多牽強，蓋亦告子、荀、楊、釋氏之未[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祖性學漸，即孟子既告子者也。書刊於萬曆[illegible]三十八年庚戌。

逸孟子一卷

清馬國翰輯。是書仿孔子集語之例，採七篇外援引孟子書、劉熙章句、[illegible]及所不錄……唯諸書所引孟子或繫於原文之下，意或就原文而申解之，非與七篇原文小異，未必全出七篇之外。且國翰所收，蒐遺尚多，如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而荀子大略篇引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乃不之引。則其他可知。[illegible]引僞莫瑯珠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穢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牛游其巔。[illegible]此條僅見於陳士元雜記輯引，而僞莫瑯珠竟何由所據[illegible]，毋乃遺濫？且書中不及外書，以趙岐有依放而託之語也。攷北堂書鈔引逸孟子曰猶者危事也，孟子稱逸者，[illegible]六朝時外書尚存，至唐初而逸耶。

又攷周興嗣次韻千字文有孟軻敦素，唐李瀚蒙求又有孟軻養素，今七篇無其說，豈亦出於外書耶。[illegible]玉函山房[illegible]

孟子鄭氏注一卷

漢鄭玄撰。案漢書本傳不載玄孟子注，而隋志[illegible]孟子七卷，鄭玄注，唐志同。其書久佚，而他傳記亦偶見徵引。[illegible]引及諸書所引及孟子及疏[illegible]採孟子義者蒐錄成一卷，雖非本書，[illegible]文字與今本異者，可準鄭箋詩改字及注音讀以存古讀正之例，而訓釋之語，請他經注存[illegible]以補[illegible]。於本經使玄[illegible]於孟子無注而有佳者亦一奇也。末二條甚[illegible]。遂注外書引之，又可證趙時本之非偽矣。書為[illegible]玉函山房輯佚本。

齊永明諸王孝經講義一卷

無撰人名氏。檢隋志載齊永明三年東宮講孝經義疏一卷、永明中諸王講孝經義疏一卷，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illegible]於隋七。又按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illegible]親臨策試諸生，于坐問王儉、張緒、竟陵王子良、臨川王映，問答十四條。傳言永明五年，與隋志所稱永明中[illegible]吻合。[illegible]即據群書輯成此卷。杰子勗、儒玉一堂[illegible]雜經義，於此僅見，可謂也。書為玉函山房輯佚本。

李氏孝經注輯本一卷附曾子大孝編注一卷

清李光地注、[illegible]本經全部[illegible]

取孝經今名、而以曾子大孝編附之、

是書異於他本者、則刊去章次之目、以為本經綱領、在愛敬二字、天子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與下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互相推明、實通貫為五孝之旨、標目舊本[illegible]歸之天子章、而脈絡遂不可尋[illegible]章[illegible]也、其最精之論、謂仁孝之理、得之最先、而統之最全、惟其得之最先也、故施由親始、而二本而無分者、不足以言道也、惟其統之最全也、故事無從前、而於萬物為有外者、不足以盡仁也、孟子之距墨翟、韓愈朱程之闢釋氏、其原本於之差、正在於此、又謂本經中間、與左傳文相出入者、漢以為疑、然易文言釋四德、亦與左氏文、左氏傳出最後、大抵采摭經史、雜以傳授、因襲、烏知非左氏撮易孝經之辭、而為之辭、此說極通、其附大孝論者、亦本於朱子所云孝經直[illegible]傳並記經語

孝經之意、又以小戴記祭義篇所載曾子曰數段、即大戴記曾子大孝全篇、而意義精深、出乎親本孝論篇之上、[illegible]因釐為六章、而疏所為與孝經發明之語、合輯二注、俱擇[illegible]於言理、[illegible]咸豐五年[illegible]視周喈[illegible]利入[illegible]戊遂書並為之序、[illegible]總辰並輯語錄、及其附後、今取全註本相校、其[illegible]其改[illegible]今名、亦不知何故、歎辰為著有孝經通論四卷、[illegible]咸豐[illegible]蜀、日[illegible]杭州[illegible]之難、[illegible]其著[illegible]失云、

孝經引證一卷

明楊起元撰。雜采佛書以言孝者凡十條，張子西銘一條。一條云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萬公曰孝莫大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日月為之生；孝至民，王道為之成。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按佛入儒，援明其起，天傳學不辨禪，其以是歟。是書刊於崇禎二年庚午。

十餘條每條後引經以作之所謂引證也唯

重纂三遷志十卷

清孟廣均原纂、陳錦孫葆田重纂。按三遷志刱於明史鶚，三遷之名本列女傳，孟子作聖之功由乎母氏之教養之正。厥後胡繼先修於呂元善，三修於孟衍泰，四修於孟廣均，廣均僅錄其藁藏於家。其後人昭銓獻於陳錦，錦又引孫葆田等重訂而刊之，時光緒十三年丁亥，即今本也。首有張曜、陳錦、孫葆田諸序，又有孟廣均原序。書分十卷，卷一世系年表，卷二事實，卷三經義、洪文，卷四祀典，卷五往祀，卷六至九藝文，卷十雜志。卷首又冠以御製文、聖像、諸圖。錦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徵信闕疑，力去詔諛之習。今觀其書，年表事實二門，考訂甚慎。但從安王元年起，至赧王三十三年止，上紀周魯燕齊魏之年，下紀孟子出處時地。孟子相見必在其後，據國策、齊王曰大王有伐齊楚之志，不如先行王服

王殺其兄、廣、公宮、劉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屠之，于是齊楚恐，伐魏，殺其太子，此即馬陵之敗，在惠王三十年，據此則史記三十五歲附梁[illegible]荊譚[illegible]西[illegible]顧亭林諸人所定，在後元十四年者，亦不足辨證也，據[illegible]紀年梁惠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宣王立，是孟子游齊、孫在宣王二年，而表乃係之宣王十八年，據宣王在位止四年，[illegible]表云宣王十九年卒，亦誤也，又按有牧[illegible]七篇中，一見於梁惠王章，一見於公孫丑章，的無二次見梁襄王篇稱孟子見梁王，公孫丑篇但稱王，則潘王也，諸書多混為一事，或轉之宣王，或屬之潘王，而皆不合，是書[illegible]仍[illegible]據未能訂正也，若經義、佚文二[illegible]門，搜采[illegible]詳，狀[illegible]有[illegible]遺漏，又既[illegible]三遷志之四書圖考，黃元鑽胡德先諸撰，周廣業孔賀為作呂請李日華孔胤植吳嶽瑞、虞廷陛施國泰于斐諸序，[illegible]不宜全刪[illegible]也。

是仲明年譜一卷

無撰人名氏，仲[illegible]明名鍈，號訒齋，江蘇武進人，[illegible]

[illegible]

年七十七卒，是譜前有柳夢蘭傳，錄存全吳瀾跋，稱據唐夢賚所撰行述，知[illegible]係[illegible]諸孫為張翁之[illegible]仲明曾孫也，[illegible]諸孫據仲明日紀所[illegible]有詳於[illegible]行述，而為譜所未及者，瀾[illegible]又據哀法於前年之下，又年譜至戊子而止，尚缺後一葉，瀾[illegible]又依行述補之，按阮葵生茶餘客話云，江陰吳鍈訒齋，至謹人也，能無點墨，好其發言，若不能語，海寧陳相國元龍其所藏，高安朱軾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屢三公之表，請還[illegible]謁，後布衣交，鍈遊鍾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臣往還，冠蓋絡繹，常州黃永年亦每過從，其後因囑記事，不復往還，因於書院前室供陸高尹黃四公木主，又籌潮為畢雅志云，淡江日星、錢人仲明、記名講學，一時大老

交章薦之，後為胞弟告發三十餘款，常郡守宋楚望
深惡之，毀甚，處遣戍，書院云云之語於此事，係之乾隆十
九年，是年仲明六十二。[illegible]瀾引行述語於下云：邑令常素
與行不見善於先生，恨之，乃為先生弟承鋐為錄書，
以達當道，郡守宋公勸辭書院於郡[illegible]，訴風波乃
息云云。此安邑令民所惡，貴也，事旋得白，而謗仍未息，引
薦之書不加深辨，據[illegible]語士禮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據譜仲明[illegible]
[illegible]父死，廬墓以居，[illegible]
郡守黃公來，多過訪，作廬墓記，早負學業，學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三

尹會一兩疏兩具呈，折大學士高斌、河道總督顧
琮交章薦其經學，當時兩人以[illegible]方[illegible]邑
素被武震，相推重，[illegible]書兩往來，見之於家乘中，
不幸蒙議，至於辭去，不敢[illegible][illegible]立傳，可[illegible]勝慨歎，
[illegible]瀾[illegible]得是錄，[illegible]為輯成而刊之，猶[illegible]潛德
幽用意至善，是完備十二條，丙戌也。

郭令公遺事一卷
明宋棐撰（棐字文伯，以蔭[illegible]）。棐字體仁，陝西華州人，[illegible]嘗官雒山令
[illegible]棐嘗采郭子儀、寇準二公遺事，[illegible]題曰郭寇
隨筆，[illegible][illegible]又改唐宋名臣筆錄，以二公同出華州
之書分二卷，[illegible]其第一卷
即是本也。[illegible]因改題郭令公遺事，卷首有李
楙[illegible]孫紹統二序，[illegible]棐自序，[illegible]列采用書目，
[illegible]
而不注於每條之下，殊不便於檢尋，後附唐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本傳，諸遺事無甚重要者，惟微時為李白所識
及房娘事見盧杞二事可資塵談，又一條云宋郭
之亨謫陽裔孫，屢辭兩詔，為永興軍助教，可[illegible]
[illegible]務以[illegible]致謫陽世系至錄奏觀[illegible]郭子儀單
騎見虜賊例與[illegible]遺事無涉矣。[illegible]書刊於崇
禎八年乙亥。

司有史文稱後序

是本止有第一卷，缺第二卷，[illegible]而[illegible]卷一之後末附後序，似卷二尚未刊也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一卷

清彭定求撰。定求字勤止，[illegible]晚號南昀老人，長洲人。康熙丙辰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講。定求素講[illegible]閱陶諫[illegible]之[illegible]著有密證錄、姚江釋毀錄及南昀詩文集行世。[illegible]有自訂紀年一冊，遂爲不詳錄。板至[illegible]務相貽，恐久而就湮，乃仿呂榮事例，匯爲四門：先紀年，次時事，次出處，次詩文著述，頗簡賅，据有隨見，亦年譜中一創格也。書刊於光緒七年辛巳。

古文尚書辨

清張文嵐撰。文嵐字風林，浙江蕭山人。諸生。文嵐學於毛奇齡，奇齡嘗信古文尚書，因時閻若璩攻古文，作疏證，攻古文，奇齡作冤詞。後世奇齡者有李紱、謝濟世，偶攻古文[illegible]胡渭[illegible]禹貢錐指[illegible]有攻孔傳僞撰，爲奇齡辨駁所未及。文嵐是書，猶奇齡志也。其[illegible]該獨謂人心二語出荀子，荀子引道經[illegible]其說[illegible]而引證鼓詳。文嵐獨謂二語果出荀子，則僞造尚書者自曾見荀子，何以不以道經爲尚書，又道經非道家所專有，周秦古籍不[illegible]為道家，[illegible]荀子必不肯引道家書。又謂司馬遷問故於孔安國，而所引之作俱不類。文嵐獨謂史記引湯誥、太誓，並未言出自尚書。又謂班固稱司馬遷從安國問，全書卷帙浩繁，所記幾何，故當時止取百篇之序入史，其餘諸泰誓篇乃彷彿原詞，仍略填湊，至湯誥則另是一篇，若謂史記所引爲真，晉宋以來所行者爲僞，何以僞傳中反引湯誥。泰誓之爲漢時在今世所行書中並無一字與史記合，謂積石者金城西南[illegible]金城置郡在昭帝始元六年，非武

帝時有交嵐行山海經稜。在山在倉城河間西南境中，則含
城之名，[illegible]已在渭，又謂[illegible]
[illegible]
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文敘鳳駁謂漢初已有河南郡，見
漢書地理志。河南北山者，言河南境內之北山耳。謂又謂
孟津在河陽之界，地有讓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
北，似以為河南洛北，文鳳駁謂孟津在河北，至今尚[illegible]傳云
在洛北者，正言在河北也。河北有河陽，不言河陽而言洛北者，
以經言河之南至傳不必河北混之也。[illegible]濟世[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孔壁何嘗有古文，全在此竹之内科斗之書及遺[illegible]
承詔遷王[illegible]云云，皆出偽造，直抹煞史記、漢書，又恆一
斷矣。又[illegible]蘇[illegible]謂讓之稍以恆字
啟字，疑之而字蜀之[illegible]字[illegible]其之[illegible]字[illegible]師字[illegible]字晁字，
皆[illegible]書不識[illegible]在文者所未及[illegible]
[illegible]均良品異見，探諸八未，見其書也。[illegible]
舊刊本，[illegible]文敘鳳所撰螺江日記、續紀俱在其中，
[illegible]行，後乃併入日記數抑讀者從日記相
[illegible]書數，亦可知矣。

古文尚書牘言　一卷

清洪良品撰。良品所著辨惑、析疑、釋難三書，已刊布於
世。是書成之在後，故曰牘言。[illegible]
[illegible]益良品門人蔣康官國子監，以[illegible]士日，
以孔傳二十五篇古文與孔疏二十四篇真偽辨命題，以
卷屬良品評閱。良品乃逐卷剖示，又就擬題自撰四
篇，即此書也。剖示之語，允有[illegible]其自撰之四篇則
補辨惑三書所未及。[illegible]自來疑古文者，實緣於
誤會孔疏，故欲辨孔書真偽，須先辨孔疏。孔疏之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以劉班不見古文，而謂二十四篇即其十六篇。夫劉歆移
博士書云古文十六篇，又云泰誓後得，是古文與泰誓
本區別言之。班固因於劉歆，雖以泰誓王字計入伏生
書內，然不以今泰誓為孔壁古文，自同。孔穎達既知
伏生書內本無泰誓，而不知劉班所云古文內亦不得
有今泰誓，乃以二十四篇之泰誓者推之於劉班，是
誣劉班也。張霸之徒不知古文[illegible]不容有偽泰誓，但見
鄭康成分泰誓為三篇，乃造足以充五十八篇之數，梅
[illegible]第乃謂鄭逸[illegible]書有今泰誓與二十四篇，是又梅

關節之誣鄭也。自穎達誤以二十四篇為劉班不見古文，致後世不信劉班不見古文之語，因不信此二十四篇為偽書，而梅問著即逸篇。此際遂據劉班所見即此二十四篇，以為攻古文切證。但未識分泰誓，因云泰誓得自民間，則二十四之非鄭述自見張霸之流，不以泰誓次篇，即以當五十八篇總數，更無以符四十六篇卷總數，而孔壁初出，斷無豫知康成分篇之理，則二十四篇之為偽造亦無以自解。於是攻古文者知偽書之證在泰誓，則自翻前案，一則曰泰誓文有違論，再則曰泰誓中下二篇未詳，而不知此皆為馬融所疑、鄭康成所分者。本據馬鄭以攻古文，至此並馬鄭之語而亦畔之，豈無往而不用其臆造矣。此篇論劉陸之乖舛。鄭以張霸書與偽書混淆，鄭以律諸偉，即以為兩篇注書序三篇，論閻惠諸家莫不痛自詆孔疏，賈乃陰承而陰實之，既用其文，又違其旨，直以己意為古說。此篇中篇未盡之意，並偶舉馬鄭近世以辨古文攷諸家獄，評論段書以證已誤，而局本史記漢書猶語其誤以攻古書。

書久特不可辨，云之卷首又有周復藻序，且李文田古紹佐題詞。書未刊，傳者但錄本耳。

書序考異一卷

清王詠霓撰詠霓字子裳浙江黃巖人舉人官江西

知府是書大旨謂書序非孔子作[illegible]雜引諸經傳注疏

史志各家之論以證其異異即偽矣開首謂孔子序書

百篇伏生所授祇二十八孔壁古文得多十六篇[illegible]稱缺其半

何以伏生所授絕無一篇出于其外按史記儒林傳云孔氏

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illegible]錯亂不可復[illegible]讀

今文校之得二十九篇又云其後[illegible]

曰讀曰校蓋百篇之書本全特古文難識幸有今文[illegible]

乃能讀之[illegible]既[illegible]此二十九篇因之而通其他二十六篇

六篇[illegible]其一二錯亂但既取證今文則[illegible]

不易理甚易曉何至難為千古未發之疑[illegible]

以書序為孔子作始于馬鄭[illegible]

[illegible]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illegible]

蓋[illegible]三君以為是非始之也又引顧亭林說謂[illegible]

夏書無虞書而左傳文十八年引慎徽五典云云明[illegible]

虞書則以為後人所改[illegible]

虞書又以許君為東漢時人[illegible]信口翻覆何所不可

又引孟子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illegible]謂序之

別為舜典者非[illegible]

[illegible]

鄭王之說古文所佚益稷[illegible]

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illegible]

禹皋陶二篇益稷乃分出者[illegible]

謨字上不可説也又論五子之歌[illegible]

夏本紀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離騷啟九辯與九歌[illegible]

後為五子用[illegible]王逸注引尚書序曰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書中惟論[illegible]一條尚不謬

[illegible]

[illegible]書無刊板年月仍在未禮闈[illegible]

書序問答一卷

清王詠霓撰。是書自所著書序，故異並行，故異所未甚

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所謂編次其事者，非作序乎。

至班孟堅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

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序，言其作意，

較史記更詳更顯。詠霓乃以為孟堅之言

劉歆移博士書，不知其誤。

叙書之叙，宗六經叙次之叙，儒林傳為孟堅自撰，於不云

言其作意，藝文志為藝文而作，故言之較詳，儒

林傳，不能於書之一條，豈而

書之不說於書耶。謂儒林傳為孟堅自撰，豈藝文志非孟

堅自撰耶。若伏生二十九篇有書序者，傳中所說

一亦不勝辨。但伏生固非未見書序者，說者不

文義多與書序相所以決之書中。又詠陳壽祺辨所

舉十七證逐一攷駁，未中窾肯。其尤顯者，如第三

證，儒林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

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云云，因斷霸所取書序出

今文，極確。詠霓以為之解，謂霸所分析者固

屬今文，而亦未見書序者，傳固云左氏傳、書序，豈所

書傳之耶。

有謂為秦漢間人所作者，似不

可以駁伏生。詠霓以攻

之，祇見其失據耳，書無刊於弁，嘗在其

諸間。

詠霓乃以為序者次也，謂其時代之先後，其篇之秀術，以證于史記。

天下論者…

如詠霓以為序者，于序…傳…

主政臆解一卷

清劉光蕡撰。首有自序，言泰西憲法精理，尚書二十八篇已闡之，而立政一篇尤重用法。先知灼見，以任人博採庶言以為法，王則罔兼罔知，勿問勿誤，人法相維，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守其範，故終篇歸司寇之執法，胥天下而範之於道云云。全篇歎此意，闡發大意，而不盡符，而附會可厭。如常伯常任準人，劉傳謂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本無不合，乃此傳謂常伯如西國之眾相，及上議院勳貴為之；常任即西國行政之官；準人則西國下議院，以國人之公論議憲法，而行之準人情以為法也。試思武王時，豈有如上議院與下議院者耶，豈有宜於國人公議立憲法耶？亦有牽強解者。藝，傳謂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然開首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天子王矣，何以若曰二字？光蕡以此周公作書戒王用，書戒不[illegible]者，欺王懸之坐側，終身守之也。拜手稽首四字即往周公口中語，出於後世奏疏中有稽首頓首語也。藝人，傳謂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光蕡謂藝學之官，即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藝者也。大抵光蕡專為此，不稽古以證今，但借以伸其政論，不求合乎經旨也。經文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不脫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八字則校者之無矣。書有民國己未烟霞草堂叢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微一卷

清劉光蕡撰。是書所說止西伯戡黎、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諸篇，多自出新解。釋金縢尤新，[illegible]謂武王知周公之聖，薦之於天祖，而天祖已默許之，於此周公由三王以請命於天，以為天下初定，須有神武之君臨於其上，方能鎮懾無事，非己之私，書所謂能膺保佑也。逸周書有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可以互證。又謂路非居攝，係唐虞以來君臣之實理，舜禹益皆然，是殷高宗時稱[illegible]之，人君命相，即是命為己副，而是薦其人於天，故堯舜禹有命舜禹益之事，無主方子事[illegible]前，知周公之攝，即是辭武王之讓。武王既崩，周公不能不攝，常理。瑤非居攝，如前於啟、伊尹於太甲、武王為太子，居喪不言三年之後，相其才可為君，則率之以為帝王御世之常，重天下，不能不為[illegible]者也。至再世重聖人，遂謂為父死子繼之常，由是周公為於例，以武王、周公之聖，成王之賢，而議者猶以[illegible]，世愛之大者，僭竊之風所以自唐虞以後不再見也。此論

闢得未曾有，為中外之所[illegible]。辟訓法不訓避，最當。法用四法於三叔也，兼作避，則泥方生避居以自全，謂為定時敵者，棟謂他年武王崩年五十四，以五九十三兼治札記之誤。又謂史記武王大少不如發親臻，亦當。大誥一篇最奧澀，[illegible]此依王肅所作大誥讀之，自覺宜暢而通。又謂四書禮惟叙讓完公待辭，今書以辭周公為主也，即春秋以文王非以受命為[illegible]之意，為以解。方貞孔子刪書，不同史鈔，而附人特以裁定，放視之，蓋其深意也矣。惟書中所引證皆當時觀點，深之說近世學說政制，固大非說經之體。書刊於民國十三年甲子。

四書講義 不分卷

明高攀龍撰。書為攀龍平時講學之作，指其意哉果然而為之說，中多體會有得之言。如講六十而耳順二節，謂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如何為逆法，以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的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講一貫章，謂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一便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何以便指出一箇忠恕，假如人自為是一樣，為人謀又是一樣，便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自待是一樣，待人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曾子平日揭參力行，心已到至一處，被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俗儒只誤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惟從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曾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說曾子有甚高明，到此方知只是如此，別無餘法。講人之生也直章，謂人生而處有一處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向虛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自直還他本色，絕日欲之不迷失了初物，便到聖人地位，纔迷失了，便叫做罔。罔人若見了，其似投火之蛾，投網之魚，一撞來撞去，至死後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講志於道章，謂人生只有箇念頭，自生至死瞬息無停，為聖為賢只是此，為禽為獸也是此。以看人安頓於何處，要頓在人欲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宮室等項估量了一生，目前自謂快當，不知喪失了自家性命，千秋萬古，都在一生壞了。要安頓在天理上去，但把聲色貨利宮室等項一切擺脫，目前雖覺立談，卻全後了自家性命，遠一生做了千秋萬古的事了。所以聖人要必於道，據必於德，依必於仁，游必於藝，道德依游是人的念頭置頓處。仁藝便安頓在天理上了。將此數章講得最為切懷勤。頗解經之旨，未盡合於儒先，而為學之方，大有益於學者。俾後理儒於近入深隨，首有聖人之言皆言之不可為解也，可以識其書之旨矣。書為出宗顧

辛未刊應于全書章

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清呂留良撰，其門人陳鏦編。留良字用晦，浙江石門人。諸生。留良乃宗羲弟子，深疾禪學，以陽明之學陽儒陰釋也，并疾之。又留良雖舉諸生，未嘗棄去，於滿族入關尤恭隱痛。國人[illegible]甘心臣服，而莫之異也，由於大義不明。蓋之者無論矣，[illegible]號稱讀書之士，溺於科第時文之外，不知其他。留良有見於此，因而用心於一寄其意於此選時文，與講解四書，與士子非此不觀也。從之者靜之未。留良不能言之而已，是書為留良門人陳鏦所編。凡大學[illegible]卷，論語二十卷，中庸六卷，孟子十四卷。先是坊間有留良四書語錄之刻，鏦以為中多混雜，且見有喜意源明之處，因與同學考大章等及留良子葆中更互商酌，而取是書留良之意，以為欲明孔孟之道，必而論朱子之書。故書中每就朱注，發揮無體，有得處比朱注更精更切，尚[illegible]曉，自出己意，不肯盡合朱子。亦有或過於回護朱子，不能盡采於是要之自成為[illegible]民之書，非一般[illegible]道。[illegible]朱不敢失。凡其書[illegible]所以同謂也，其微旨所託，嚴於明告，如曰天為生民而作君

君為生民而求之，但自棄人世道，上下精忍，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illegible]宦官宮妾之下。又曰：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進退相去止一間耳。三代以後，君以為犬彘，所欲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詩也，以威力相懾，及其不服，懾也，則篡弒隨之。好此段講論，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所見同，而[illegible]警切。又曰：桀紂之殺龍比，正憤嫉之極。古來可悲，至鍾死甚矣，鍾死未嘗無聖賢以稱不稱此一節耳。[illegible]何觀。第留良嘗有詩云南宮出信譯，何曷欲叔今知事極微，與此相[illegible]證，可以知其自處矣。又曰：後世以詐利取天下[illegible]凡其附與為負皆不仁也，[illegible]為盡時輩矣，其於明季政局[illegible]亦縱言之：[illegible]曰，啟禎間內臣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豈論，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擇權營賣行，正和而不同之類[illegible]則和[illegible]其禍[illegible]則曰今之殺生我殺商供施擾，以為行仁，此且行不仁矣，凡感應

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懲之書論士習則曰秀才讀
聖賢書、卻不知■■做文字騙科名計■觀■■
於此■知留良之■選時文、非猶夫人之■選時文也；要而論
之、在講知行務本于經，而留良所陷溺其身者最多，此書
■■■■國勉錄、於陽湯義損俗、惟■■■■
講以外■■■惟其心於語■親隨其偶爭遠矣、
■書無刊板年月、當在康熙間。

說乃存了只一筆而誅

聖賢所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不分卷　武英殿本

是書首錄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諭一通，次錄文
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朱軾、禮部右侍郎吳襄
等崇正黜邪一疏，■且■■■■■■■
■■■先呈雍正七年曾靜案發，詞牽呂留良，致
興大獄，■留良所■■■■■■■■是有偏頗
以天若義■留良■講義語錄■■■■派員查
閱，將書中剿襲儒先及謬論悖理之處，一一
根究原委，詳加辨明，數下直省學臣，編示多士
云云。布置者朱軾、吳襄、方苞、吳龍應、顧成天等
一十■查閱逐條摘駁，加按於後，■■經朱軾等
疏，即為■進呈御覽，而詳其原委也。上諭謂著書
者意為誹謗為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未足隱乎天下
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其立必其著鄭如大
公者，然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是書竟未著錄，目亦
不存，得毋以所駁尚不足以勝原書，因而並汲之耶？按留
良原書以朱注為宗，駁者亦依據朱注，惟朱子論一事
非一理，往往有前後異說者，駁者乃據■以為掎摭、

不知孟子爲留良所吐棄也。無於詞句之失檢、致播之偽疏

亦非無一二有合者……耳。

義閒重要如留良謂五倫惟父子兄弟君臣夫婦朋友不論

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上起義則要論是非

是所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所義離則引退義絶

則所爲冠履倒置……不可易之論乃致著引書論不仕無

義以非親不親不仕無義因親合之說也又以冠屨之說

出於孟子又積孟子三復以書牘之論君相難不異孟

子……言君臣義偶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始乎又論孟子所言乃戰國之時之君臣不可例一統

至尊不知孔孟所言君臣……無一

後世等也又引朱子曰……

亂臣賊子只因見有不是處此正見程朱生於秦漢後

固於世習而未能……是程朱而於孔孟矣其他所攻……

……迎世主……不得不辯也

偏現今書……所發多有未當而詞氣秘平視留良

之肆流猖……王學者尚覺優之……以朱軾方苞諸

人平時亦素講理學也書爲乾正間武英殿刊

武英殿刊本

四書簡題四卷 桐閣叢書本

清李元春撰首有自序言凡書意有疑而究四書簡

要最先所疑皆關書旨未能了然而得者云云今觀其

書無甚……不可了之義……說……私臆注……四書通

考最多問於詩禮……所謂古本大學猶有錯簡之論……

定亦未知盡合孟書與否無一以依程朱之書……

或自無說……論……大義者……謂……公孟子……

議解……却正是修春秋時事請討正春秋二……

義也然此亦傳春秋之誼云云其他大都陳言如一

以視通於諸書則猶爲簡要……雖價有所見書無用

較多……道光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圖史合考二十卷 明崇禎刊本

明蔡清撰。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首有鍾惺序，稱事採其正，物考其詳。諸不載者，史備之；言不傳者，圖備之。今覌其書，不分門類，但為章之先後，標題[illegible]引證遺語，其注出處，文與諸附以簡略釋，與四書人物考諸書異者，複多供作時文者撫拾之用。此[illegible]主藥空疏，惟徵引之書，記載不一，所釋大率淺近，又附圖亦未能免俗耳。書面刊梓年月，蓋在明崇禎前。

學庸示掌不分卷

清湯西崖撰。首有湯自超序，[illegible]自超即西崖也。又有凡例。其旨遵朱注，兼參眾家，惟不載朱注以來注人人熟讀也。所采眾家之說，亦不標明姓氏，閒下己見，則以按字別之。逐字逐句，疏通意義，[illegible]便初學也。於章首[illegible]揭明書旨，章後[illegible]申明章旨節旨。雖久閱，此亦教請晰。自超序[illegible]稱言簡意該，聖賢旨趣直示諸掌，此書之所由名也。據凡例，是書[illegible]四書，[illegible]已彙輯[illegible]編，學庸尤為奧理微，故先付梓云。書[illegible]刊於雍正乙卯。

孝經解讚一卷　玉函山房本

吳韋昭撰，清馬國翰輯。據隋志孝經解讚一卷，韋昭撰。唐志同。玄宗御注[illegible]其說，正義亦多引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鄭玄以辯諸有沈人稱曾子之文，謂安鄭爲說，[illegible]生之膝，謂東方青[illegible]。帝云云者，韋昭所著，今佚此說[illegible]。書久佚，國翰輯得一卷，並附摭采諸說。說也。[illegible]並[illegible]其說，詳[illegible]義[illegible]，切實，與鄭康成等符相似。至鄭祀后稷以配天，全用鄭義。[illegible]書名解讚，[illegible]讚，[illegible]或是[illegible]解，[illegible]如備一說。書爲玉函山房輯佚書之一種。

御注孝經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唐元行沖撰，清馬國翰輯。按唐書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邢昺等撰孝經正義，[illegible]謂取天[illegible]元行沖疏，約而修之。據是元疏混入正義，不復可辨矣。按朱彝尊經義考於唐玄宗孝經注下云：唐志作孝經制旨一卷，今正義引制旨一條云，君有過則思補，並而御注則云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多一失字。又正義列引制旨三節，與注不同而說特暢達，是則行沖疏文無疑矣。行沖奉詔作疏，[illegible]其述注意，直不可稱制旨原[illegible]。疏唐志二卷，宋[illegible]志作三卷，久佚。國翰輯爲一卷，刊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尚書辨偽五卷 嘉慶壬申果克山房刊本

清唐煥撰。煥字石嶺，湖南長沙人，諸生。是書題曰辨偽，以古文為偽而辨之也。[illegible]伏生口授孔聖刪餘真尚書篇目，及孔安國偽撰尚書篇目，偽作五十八篇次序，[illegible]所謂真尚書者[illegible]大字，[illegible]所謂偽撰尚書者，低一格雙行小字。序中引攻古文者吳才老、朱考亭、吳草廬、郝楚望、歸熙甫，書亦[illegible]舉其說為證，但[illegible]止有吳才老、朱考亭、歸熙甫，而缺吳草廬、郝楚望，當是未見其書[illegible]而忽漏一謝氏，[illegible]序中未及舉，當是不知其名之故。梅所稱謝氏即謝諤世也。謝氏[illegible]曰：是偽譔，[illegible]壁書為偽，信足也。其云東晉晚出之書，又云古孔壁真古文不傳，謬矣。孔壁何嘗有古文，全在延竹之書，蝌蚪之字，乃是偽承訛，遷正[illegible]云云，皆孔安國誑誑，託言壁中有古文也。劉[illegible]往偽撰尚書，眾不[illegible]于[illegible]故而懲其以偽扬眾，故不敢獻，而私其業[illegible]後人不知其偽[illegible]矣。梅鷟[illegible]而此書又與鷟之書即安國之書固不得全安國首眾而專眾梅鷟[illegible]云云，知煥亭因一口咬定為偽，[illegible]乃為謝氏補註之也，何謂[illegible]獨有偽矣。自來攻古文者，誘之梅鷟，或又誘之王肅，止矣；至誘之孔安國，是抹殺一史記漢書也。煥[illegible]並未遑過史記、漢書，不[illegible]謝氏之妄反附和之，以如此[illegible]之人而敢於疑古，亦可哀矣。[illegible]煥序作於乾隆丁酉，至嘉慶庚午，其子[illegible]而[illegible]序，言煥未見閻百詩[illegible]書[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是[illegible]因亦攻古文者，序中以[illegible]古書之正[illegible]為所[illegible]者即古文尚書，其妄不[illegible]謝氏矣。

禹貢本義一卷

楊守敬撰。守敬字[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明[illegible]遷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衡[illegible]，斷以己意[illegible]如沿[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即孤岐[illegible]

嶓傳[illegible]並駁錐指孤岐者河三百里之非，但衡既狂傳，漢志

常山郡上[illegible]曲陽恒山北谷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

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守敬以恒水當[illegible]，山猶在[illegible]滹

州之[illegible]恒山，非上曲陽[illegible]靈壽之衛水[illegible]有傳[illegible]漢[illegible]

[illegible]碣石傳，漢志驪城[illegible]縣有大碣石山[illegible]縣有碣石

水，守敬謂碣石在水中，以出碣石山得名，一山一水，各著兩縣，

[illegible]由於山大，非有兩碣石[illegible]禹貢之碣，與漢志之碣非一所。

[illegible]保[illegible]三江傳[illegible]漢志東為北江，[illegible]江東為中

江，西為南江，後人有[illegible]漢志之三江，乃以難禹貢者，守敬謂

漢志之南江，非禹貢，其北江中江亦與禹貢殊，並論

漢志之分江水為駁文，九江傳，後人[illegible]江[illegible]下雋西

北之九江，守敬謂下雋西北之九江，乃荊[illegible]州之九江，是

尋陽之九江，上有江夏之西陵，下有金蘭之東陵[illegible]

導江之義，正者並推言九者極數，書其[illegible]多不[illegible]

九經屬渭汭條，主易數說，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渭至[illegible]陽

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

渭相近，故曰涇屬渭汭，[illegible]入渭處，何以不言涇[illegible]而言渭

汭[illegible]古時水道有[illegible]通稱之例，衡山條，

[illegible]衡山衡陽有見[illegible]守敬以為荊州之衡陽，自當以漢

志[illegible]湘南之衡山為據，不[illegible]衡山實非霍山，以霍山

為南岳，由來已古，黑水三危條，但黑水三見[illegible]一在雍

州，二在梁州，三危有見，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守敬以為雍

州之黑水，即漢志羌谷水，梁州之黑水，即今之南盤江[illegible]

[illegible]

水之三危，本三苗竄地，及舜竄之於[illegible]，敦煌[illegible]以其所

居名之[illegible]黑水三危為一[illegible]，不可通，北過降水條，守

敬謂[illegible]

[illegible]降在[illegible]，不在信都，非指[illegible]信都之降水，是漢

代一時之徙流，亦非[illegible]條，俱確鑿不可易，書中[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目[illegible]驗，宜本為[illegible]放低者不同也，為

有自序[illegible]本書[illegible]地同名不[illegible]能[illegible]一之[illegible]

禹貢者所不可不知也。書成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二渠九河圖考一卷 嘉慶間作堂刊本

清孫馮翼輯。二渠之名見於史記河渠書，九河見於禹貢，茲與二渠並是考引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河渠書、封禪書、漢書地理志、溝洫志、晉書地理志、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太平御覽、齊乘、地理志、明一統志、明史地理志、胡渭禹貢錐指、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鄭志（其中有據名異地者，並刊論中），加案斷。自序略有說，謂即不盡當。序言二渠者，河、大河與漯川也。按漯川為一渠，始見孟康，但史記云：河行平地，數為敗，禹乃廝二渠，北載之高地。然漯川實平地非高地，故論者疑禹之二渠，指鄴東與貝丘。序又言禹河自大伾已北，亦未已南合諸河，亦未已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故班固稱為鄴東故大河。周定王五年，亦徙平原高唐之間，王莽時枯，故後人謂之王莽河，亦謂之大

河故瀆，推定王五年河徙見周譜，定王時[illegible]

[illegible]則王莽河非禹河矣。清胡渭未先失考。馮[illegible]沿

其誤[illegible]而不察耶。所考九河有簡、馬河、馬頰河、徒駭

[illegible]大史、覆釜、胡蘇、[illegible]、鉤盤、[illegible]鬲津河，易爲

雅[illegible]所舉不符。爾雅無簡、馬，[illegible]無迎河、[illegible]

[illegible]新注及陸氏釋文始分簡、潔爲二，馮[illegible]乃

合爲一。按漢儒論九河，已不能實指其地，[illegible]

漢書溝洫志引司空掾王横[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謂爲海水所[illegible]漸，鄭氏康成書注謂

周[illegible]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均論書所稱九河

故道，乃不可復識，無其名而興之耶？卷首[illegible]附二

漢[illegible]九河古今河道圖，殊不清晰，所云塗朱塗黃[illegible]

[illegible]概易以黑白，考河故書爲用[illegible]

堂刊本

河既徙北

漢九河見於書者[illegible]其名[illegible]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illegible]鬲津、鉤盤[illegible]而不能實指其地是[illegible]考之

[illegible]

九河故道考　光緒壬午刊本

清張亨嘉撰。亨嘉字燮鈞，福建侯官人。光緒癸未進士，官至學部左侍郎。[illegible]許商孔穎達之說。許商謂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尚書孔穎達正義云：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之北。可推尋而知之。[illegible]詩周頌正義又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鄭所[illegible]雅之次，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又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潔、覆鬴又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津之北也。[illegible]此亨嘉未引[illegible]而尚書正義異者，但以覆鬴改馬頰，馬頰之下次馬頰之下，但以鉤盤次簡潔之下，此以覆釜次簡潔之下，[illegible]所見爾雅不同，今本[illegible]一時誤記耶？至於兩[illegible]河地望相易，所考亦不[illegible]失矣。又按

注僞黃河考引元和郡縣志引闞駰[illegible]在南皮城外十餘步，今本缺此文。（據本引）蓋以簡絜爲一河也。書刊光緒八年壬午。

書之四嶽，[illegible]左氏傳之四岳，即三國志杜畿傳[illegible]拜畿河東太守。[illegible]于四岳之外，自[illegible]雨[illegible]。杜預解[illegible]之，不以四嶽附會四岳[illegible]乃[illegible]

書經問答八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胡嗣運撰。嗣運字鵬南，安徽績谿人，副貢生。是書詳爲問答，於本經奧義多所闡發，蓋研討有得而撥拾者不同也。如以四岳是一人，并三老爲例，伯禹之伯，乃[illegible]餘稱崇伯。傳云鯀殛而禹興，是其證。無若丹朱傲，引說文傲作奡，奡即丹朱，而奡、奡並舉，又稱朋淫，[illegible]二人並流。澡[illegible]，[illegible]本作[illegible]，[illegible]地發[illegible]血流[illegible]地[illegible]，不生而異。又訂直于之錄，惟[illegible]為元祀十有二乙丑一條據[illegible]顏監注為後[illegible]

凡謂秦漢不改月，因以推之商周。不知秦不改月，[illegible]有與證。[illegible]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謂秦之有所承，因附本紀[illegible]也。即顏監之注，亦自相矛盾，於漢元年春正月下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於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注又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史追正其月名。前注言不改月，後注又言改月，將奚從乎？[illegible]六改古文，大率於郝闓[illegible]嘆[illegible]辨，[illegible]者

如[illegible]類、唯就逸書[illegible]之影[illegible]是偽古文之滿義、引為

說、淮南[illegible]注、[illegible]（謂荀子鄭此）[illegible]內[illegible]、就逸書二字

[illegible]尸子、荀子、且[illegible]周傳並引之、豈非[illegible]郎、

又援說文（許氏）所稱書為孫氏見其古文、不知今古文只有虞夏

書、[illegible]書有虞書、[illegible]許氏為嘗見百文、異衛宏

也、無[illegible]亦有（不無）存乎其說、如稱馬敘中多擅竄、未足為貴、伊訓

諸篇當[illegible]取其詳至也、又稱孔氏[illegible]、以為古之周

刑、父子不相及、失儒[illegible]許、為有功世道之言、是則[illegible]

又[illegible]閣之（徒）數[illegible]古文、使無究

處者、又不[illegible]是書、刊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尚書補闕一卷　通裁己丙家刻本

清華長卯撰、[illegible]集注補闕云者、因補泰誓也、自序言

武帝時民有得泰誓者、獻之、命博士讀之、書始列于學

官、[illegible]今世所謂古文書乃梅賾之偽

書、非孔壁之舊文、自梅賾之偽泰誓行、而真泰誓反

為所毀、因取即尚書大傳、左傳、論語、孟子諸書所引

泰誓之文、裒輯一冊、并集馬、鄭諸家之注以詁其義

云云、[illegible]搜舊泰誓、馬、鄭書序辨之最詳

曰泰誓後得、其文若似淺露、又曰、八百諸侯、不召自來、

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至

五[illegible]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

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今文泰誓皆無此[illegible]、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

而不在泰誓中者甚多，悉記略舉五書以明之，云云

[illegible]是融不信為泰誓也，故左文[illegible]鄭[illegible]宋[illegible]

[illegible]福泰誓[illegible]何所長如書[illegible]

[illegible]王鳴盛[illegible]

周[illegible]以泰誓併入伏書，故稱二十九篇

鳴盛又謂[illegible]與遷[illegible]學固兩歧，[illegible]泰誓

於周本紀，皆採泰誓為之，久矣，長卿所作，惟兩首

惟太子發上祭于畢一段[illegible]尚書大傳，傳多雜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甚讀馬融所舉者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以為皆無一此

課者[illegible]在其中，又據融[illegible]言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

者甚多，而後悉記[illegible]以外諸儒大都融所已見而以為不

[illegible]有[illegible]刊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尚書釋聞　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史致準撰。首有自識，言[illegible]書後，第一部[illegible]

則取讀尋繹[illegible]附於上方，輯錄[illegible]一卷

云云。書中不少[illegible]義，論書序最允，謂[illegible]史記云

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司馬

遷親見孔子書序，而本紀列傳所載，以序辭證之，程

下不合者與而下[illegible]作槀飫、大禹謨、益稷、棄稷、汝疑、至日

扈、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旅獒、旅巢命、歸王政、將蒲姑

亳姑諸篇目，皆不見於他書，大傳有九共，而不言九篇，史

記有咸艾而不言四篇，又咸艾不多，太戊一篇，說命太

誓之分三篇，亦不他見，是爽篇言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臣扈非湯時人，今序與夏社並列，大[illegible]傳言[illegible]序

有據誤云遂踐奄，史記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

薄姑，不言作將蒲姑也。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

公薨，成王葬于畢，見於史記，而係以作亳姑，何居。大都書

序七十[illegible]西漢之末，後人據撰成篇，如胤征[illegible]明文恐[illegible]豈

足以括史與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中之皋陶謨一

篇，亦是之矣，禹謨益稷安在？書司馬遷時，書序亦已

殘矣。其次而書方在多士篇而率紀年於後，多士無逸
非一篇，非一事，而今紀反魯世家啟言之，多無逸序文
不關，而經文斷脫之篇相牽混為一。今序篇次依
史記而無逸以周公作三宜[illegible]繫之，足見無逸云之，據此
後則政之所獲序者，俱無庸置詞矣。又致準實游於滇
證點於源地山川[illegible]小[illegible]瀾滄江[illegible]陽瀾滄江自
青海入衛藏，歷喀江大理永昌順[illegible]甯普洱，老撾外
歷緬甸暹羅南掌諸國而禮社江自大理歷臨安
開化，東會至越南之南策縣入海，其源流[illegible]

江漾江[illegible]殘遠，以昔黑水近之。又論江漢亦道，今黃者
殊漢水路，說當是於以後導漾篇曰南入于江，東匯為彭
漾，導江篇曰東迤北會于匯，並漢水自南來，江
水自北來相觸而殺，曰陵者，江水嘗積而成直抵湖
漢九江，九江先入江，而後匯為彭蠡，蠡不得以合之
江水，但東行而彭蠡入之，所見尚是，通[illegible]他說，[illegible]二十
二人[illegible]名[illegible]

書傳補義三卷 同治乙丑刊本

清方宗誠撰。[illegible]是書卷一通論大義，卷二通論要義，正而實
卷三附論疑義，一二兩卷言心言學言治[illegible]
卷三[illegible]蔡傳[illegible]未詳者，則引他說以補[illegible]
[illegible]所引證自宋元儒[illegible]以[illegible]同時之戴鈞衡[illegible]以戴
說為尤多，[illegible]書者論胤征據左[illegible]襄
四年[illegible]哀元年傳因夏民以代夏政，又曰寒浞取其國
家，又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可證羿篡夏而自立，

及寒浞誅羿而代[illegible]之，并滅相而夏統絕[illegible]
后相未滅以前，太康雖廢，仲康嗣位，與羿相距。今[illegible]胤
侯掌六師，此胤征所為作也，無不能稱征義，私之師以
加之羿者殆所[illegible]未可斷者也。孔傳以為羿廢太康而立
仲康，則仲康為羿所立，胤侯為羿黨，[illegible]胤征之書孔子棄
取焉？據自后相之[illegible]至少康中興相隔四十年，史記夏
本紀略而不書。此論可謂得[illegible]
[illegible]
與武王則可以武王為天明人，代桀救民，天大寶四海，封紂

谷從

七子云[illegible]不全，不合事理，擬其子[illegible]古朝鮮，不能於
周武王三訪箕子乃論天下之道，故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條素質，梨洲以明夷待訪名其書，不足
識者之譏。是篇于尚不足為訓也。[illegible]殺人心惟危
數語為偽[illegible]心，據言疑古文者以此為荀子謬，[illegible]荀子
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為不若廣書之粹，且安
知非荀子[illegible]為謬，[illegible]其書如古書文然，又
以人文[illegible]益稷合爲陶謨，為是益稷之事附載，與益
稷之中，不必別為一篇[illegible]堯典、舜典、皋陶謨皆有

史臣記始之辭，而益稷無之，據此說，雖見於蔡傳，實
為攻古文者所藉口，古書分篇，本無定例，即如尚書
論堯曰以下本一篇，古論[illegible]子張為一篇，然分不分
[illegible]其傳[illegible]何僞？推其例，[illegible]
[illegible]宗識[illegible]是書外，並著詩傳補義，首有自
序，為二十三年作也。刊於同治四年乙丑。

尚書釋詁一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孫喬年撰。喬年字文南，書[illegible]疑已著錄。尚有五
經釋詁、尚書今文古說正考等書，藏於家。[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爲五經釋詁之一種也。喬年自
序言少讀蔡傳，不愜於心，因專論於明白坦易[illegible]其
數十年沈潛反復，有得於心者，著為釋詁一書，云云。其
書詞意簡淨，惟於前人沿誤諸條[illegible]未見訂正，
即胡渭雖指出，亦未曾寫目者[illegible]可解也。自序作

於乾隆庚午，越六十年[illegible]道光五年乙酉也。

禹貢因一卷 光緒壬辰[illegible]刻本

清沈練撰。練字清渠，江蘇溧陽人。道光辛巳舉人，官安徽績溪訓導。是書[illegible]雜采諸家之注，為之明潤，[illegible]謂之因，有因乎舊說，不自下一說也。其體與任鈞臺所書古注略相近。[illegible]惟註家釋地互有[illegible]得失不明形勢[illegible]相傳[illegible]練援據無[illegible]而參[illegible]其[illegible]所刊前[illegible]序，[illegible]時光緒十八年壬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禹貢錐指節要一卷 咸豐三年刻本

清汪獻玗撰。獻玗字彥石，江蘇元和人。是編有陳奐序，傳有獻玗自記。記言錐指采摭繁富，讀者難明，摘孔蔡之譯，[illegible]撰諸家之精而去其繁蕪，使初未讀論觀者識其為樸，東節指歸于說，易明而義不[illegible]。[illegible]序[illegible]稱其近乎雅馴，正以達今。觀其書，與尤逢辰[illegible]有詳略，亦便誦讀。惟錐指東書不無小誤，[illegible]以文[illegible]者[illegible]山海經驗諸驪戎已而於碣石之說[illegible]謂大難，所指臨渝為是，謂地理志所指驪戎為非，但無雖駭，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且于四庫提要所駁者，謂河水不知有重源，由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又所引鄭道元諸說，但注經之混，請問由傳刻辨誤，未觀善本云云。獻玗並未據以改正，[illegible]至於宗雜揭序[illegible]獻玗[illegible]斯不足據矣。書刊于咸豐三年癸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禹貢示掌一卷　道光甲午家刊本

清夫達辰撰。達辰字霽庚，江蘇元和人，諸生，嘗爲常熟縣主簿。是書自序，以爲說禹貢者，莫詳於胡氏錐指一書，第書繁難讀，因節其大綱，以己意聯綴之，殿以假諷誦云云。按[illegible]錐指[illegible]書者，有馬俊良、方瀚二家，俊良之書以今地釋古地，而[illegible]於考訂；瀚之書詳于南北條水道，而不載經文。達辰是書，又不取馬、方之例，僅[illegible]錐指爲小冊，尚不大失原書之意，則亦大費心裁也。自序作于嘉慶乙丑，書刊於道光甲午，清世恩爲作序。

鄭玄別傳一卷　附佳堂叢書本

清洪頤煊輯。原書無撰人名氏，頤煊從羣書中輯錄此卷。開首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頤煊謂各書援引俱稱名，此獨稱字，當云鄭玄字康成，後人妄改其詞耳。又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讌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云云，見於[illegible]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而[illegible]後漢書注、太平廣記則作十一二，頤煊欲附注分下而未加所正，[illegible]一年不能分爲二年，章有此書引作年十二者，確定爲一，乃折衷字也。又據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鄭玄傳云玄爲[illegible]於州，按松之注例，凡引此書名無引某人傳者，惟引別傳，本傳本書[illegible]之名故稱之，此傳實出別傳，但脫一別字耳。頤煊[illegible]深致意，較遠漏以是書本傳所未及，其分年隸事，即後來年譜所由昉也。其較本傳特詳者，如戒子書云吾家舊貧，[illegible]平所答，本傳以爲作，不爲[illegible]甚爲室理既玄遂所稱[illegible]古賢者此也，然亦未[illegible]

袁玄一子益恩第二十三。相國孔君舉孝廉，府
君亂，多避地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令往家，時兵
夜救。遂與見宣云云。按後漢書融傳，融到郡，時黃巾
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求救
於平原相劉備，時為初平二年。後漢紀是年九月，公孫瓚
以劉備為平原相可證也。而書中戒子書
此書中有入此歲，吾已七十矣之語，以生于永建二年
證之，知此書作於建安元年。益恩時已死，蓋
恩早死于初平二年，安得遲及建安年乎。再證以融本傳、後漢書

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所餘戰士百人，城夜陷
乃奔東山。據此則管亥乃袁譚之誤也。范蔚宗當亦
[illegible]
宗友朔傳，而不能無疑，故康成傳但云為黃巾所圍，
不知亦非黃巾也。[illegible]
[illegible]中又書云：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在建安三年，乃
至元城卒。後漢紀徵為大司農行
傳有載建安五年，袁紹遣其子譚逼玄隨軍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其年六月卒。據此則

徵為大司農，與病卒元城傳兩事，且相隔兩年，
[illegible]有[illegible]以傳為世說新語所引，疑有脫文，[illegible]
原書[illegible]此也。書為經典集林之一種，刻在問經
堂叢書中

鄭司農年譜一卷

清孫星衍撰。康成註周禮，屢引鄭司農，蓋鄭眾也。康成祖曾被徵，為大司農，而未嘗於[illegible]華歆薦鄭，以同表曰：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illegible]為世儒宗[illegible]宋[illegible]傳亦有博士鄭玄之稱，以玄亦曾被徵為博士也。按康成[illegible]高[illegible]之耶，則題鄭司農者，未為悞也。星衍嘗有說之序，以為[illegible]陳鱣所作年譜[illegible]補益[illegible]其年庚，紀引別傳，因鄭記所以永建[illegible]年七月戊寅生，又三國志注引別傳，康成以太歲在丁卯生，因[illegible]儒林秦以四分術推閏朔，知康成生於漢順帝永建二年七月五日，而別傳云以後紀[illegible]武生，即取年於是。馬書中頗有致正，如本傳載戒子書[illegible]有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句，[illegible]別傳與史承碑，俱無不字，旁注據之書意，以無不字為長。又戒子書作於建安元年，時孟思尚在也，而別傳則謂死於黃巾之難，考[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書本傳，為賦歸家所圍，乃求救於平原劉備，後漢紀[illegible]年七月，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illegible]別傳之[illegible]無疑，又晉書刑法志言建安天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illegible]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于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行肉刑。漢朝既不[illegible]其議，故無所用矣。按康成未就大司農，且被徵[illegible]又在次年後，肉刑又非[illegible]傳者所宜言[illegible]當是晉書誤記，因星衍為之曲辨，[illegible]司農若由後人追改，不得敘於肉刑前，以漢末法重，欲減死刑之條入于肉刑，非增肉刑，不思康成方為[illegible]出，安得建議於朝，且推刑法志[illegible]無識死刑之文，由刑罰不足懲之一語推之，是增重非減輕也。書末附說，允舍承安重刻史，限於漢大司農鄭公碑[illegible]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所纂由范書異文意多，讓

俟采入之矣、書刊於嘉慶十四年、己巳、

鄭康成年譜一卷

清沈可培撰、可培字向[illegible]、浙江嘉興人、乾隆壬辰進士、官江西上高縣知縣、罷官後、嘗教山東濼源書院、[illegible]康成幼為小吏、二十八後、始往經師受學、四十而歸、壹事起、顧節錮者十有四年、至五十八而黃巾[illegible]講學不輟、六十遭父喪、六十四避難徐州、七十歸高密[illegible]、是書事實根據本傳而歲自別為之[illegible]、[illegible]引列傳[illegible]及他書可據以[illegible]者[illegible]

證、然據本傳、游學十餘年及年過四十乃歸供養數語、因以自入關係之於熹平三年、時康成年三十[illegible]、又據靈帝紀[illegible]月免[illegible]

[illegible]六年四月以後為將軍袁隗表為太傅、因以本傳所云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係之中平六年以前、又據孔融傳在郡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又云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東山、則融為北海相當在初平元年、因以本傳所

云屋錄造門請李傕之初平元年時康成年六
十四 無據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太中大
夫孔融 融本傳見死時年五十六 則融當生于桓帝
永興元年 至獻帝初平元年當三十八 以正後
漢書所云孔融還北海相時年二十八之誤 其[illegible]據
乾[illegible]別傳一事 據三國志孫乾傳由[illegible]書鄭[illegible]篇
[illegible]所略 惟引太平御覽[illegible]孔融與諸卿書 鄭康
成多臆說之之謂非孔文舉之言 我係王肅之徒[illegible]
鼓郊天[illegible]

[illegible]

不必辨矣

是書本在可據所著漢源內卷中 況林[illegible]直忘刊
入明代叢書中 [illegible]以校遺記便神異海之讀出
於撒係 又世說新語鬼婚記中一事 亦偽載據非實錄
[illegible]改列附錄 林據並[illegible]跋

之附會 史

鄭君紀年 一卷 [illegible]袁鈞鄭氏佚書本

清陳鱣撰 是書原題鄭康成年譜 錢大昕潛研堂
文集卷二十六有[illegible]序[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北海鄭君兼通六藝 集諸家之大成 [illegible]刪裁繁蕪
刊改漏失 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 而後人未有
譜其年者 海寧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群
書 排次其事 纂無有條 成可徵信
云云 惟鐘書未見傳本 [illegible]袁鈞[illegible]鄭氏佚書 取附
書[illegible]改題今名 而不載錢序 [illegible]原因加訂正之語
[illegible]書中未標明訂正者何條 殆虛言耳 [illegible]開篇
鄭康成年譜 撰後漢大司農鄭公撰 次紀年 [illegible]
[illegible]書中據賈公彥周
禮[illegible]文 鄭沖之孫 [illegible]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八 有一條
云 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 為尚書僕射 不言其祖
名沖 惟魏書時有鄭沖 與何晏同撰論語集解 乃
在康成之後 且榮陽開封人 非北海人也 曰禮記表討正
義[illegible]禮孫撰 不云康成祖名沖 疑係周禮疏誤
援禮記表目錄正義 儀禮疏 不言者 以[illegible]儀禮疏不

重出耳。鄭[illegible]之鄭沖例，亦推偶同，不得[illegible]為誤

又沖[illegible]為兆之孫[illegible]

又書中[illegible]三年泰始十二歲[illegible]

引別傳曰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illegible]十人皆

美服盛飾，諸言閑適，玄獨漠然如不及，云云。按此多見

太平御覽引[illegible]別傳同

後漢書[illegible]太平廣記引[illegible]別傳同

惟年十二作年十一，二地作鄭譜，者多[illegible]

亦太平御覽[illegible]傳二歲，則所云十二歲者必衍一字，而太

平御覽引作十二歲，則所衍乃一字也。[illegible]

獨不誤[illegible]別傳言少好學，書數十萬言[illegible]

亦又云[illegible]自風角隱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書[illegible]引若撰錄亦未及年，或是未見之書

鄭君年譜一卷　頤志齋刊本

請丁晏撰。自序云，余夙好鄭學，凡遺文軼事，必手錄而

存之，久之裒集既夥，次為漢鄭君年譜一卷。按晏是譜

武執既可據孫星衍之後，但據序云似於沈孫二書未

寓目者，書中[illegible]排比[illegible]惟另提

通鑑目錄定為永建二年丁卯七月初五日生，可

與[illegible]推驗所得互相證明，又據御

覽人事部引別傳云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

為父母郡所容，父母郡者，猶言父母之邦，謂居鄉郡

職。又范書改郡為父母群弟所容，頗為害理，當以

御覽為正。其辨於他譜者，在康成注述及弟子，惟謂

孝經注為其孫小同所為，未免失孝[illegible]藝論序孝

經云玄又為之注，是其的證。案文[illegible]則載咸平中日

本僧奝然以孝經來獻，為大學所主陸德明釋文

相合，[illegible]然充素極得之，刻於京口學，是此書南宋

時尚有傳本，[illegible]非小同注明甚。又引隋書志孟子注

七卷，撰為國稿編輯佚書，於康成孟子注獨不見

一條，因斷為鄭學者所依托，其所輯孟子鄭氏

注一卷，乃取玄所著諸書中引及孟子及陸績孟書
義者，支其散亂，殘缺所輯[illegible]
玄曰：有似也，不有言不似人也。一[illegible]所[illegible]
注他書者為釋，似宜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弟子亦未備。[illegible]
[illegible]
程秉傳云：汝南南頓人，逮事鄭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觀[illegible]書崔琰傳
傳[illegible]公孫方，經學於[illegible]甚[illegible]於鄭玄者尚有
十餘人，康成既為[illegible]弟子之列，學俱未之及
則又不止二十三人，書中[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已，書列于通先二十三
人[illegible]為類[illegible]者[illegible]四語云

北海三攷六卷　湖南書局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字子威，湖南湘潭人，光緒乙酉拔貢，又
錫蓮師事番禺陳澧[illegible]是
前有元儀自序，作于光緒丙子，又有元儀後序，作于丁未，相距
三十一年矣。又有[illegible]孫文昱跋，[illegible]為刊板而作，時元儀
已歿矣。書分事蹟、著述、師承、弟子[illegible]大半[illegible]依仿鄭
學錄[illegible]
並補其略而匡其失。[illegible]事蹟攷[illegible]所訂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平廣記[illegible]引世說，與今本世說
鄭玄[illegible]為改易世說，[illegible]注所[illegible]太平廣記引所引書
曰世說，而世說注所引蓋別有一書，[illegible]別傳[illegible]
在馬融門下七年，[illegible]元儀據[illegible]傳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玄融卒[illegible]而八年，又康成[illegible]
子書，漢天[illegible]史承[illegible]碑後[illegible]書倒置事蹟先後
[illegible]天儀據書中八此歲[illegible]已七十矣[illegible]別傳[illegible]

永建二年相從。此書蓋作於建安之年，范書並未誤也。

亦有因仍舊誤者，如引續漢書（司馬彪）云孔融還北海相時年

二十八，繆荃孫作孔北海年譜係還北海相於三十八歲之下。

[illegible]

證之，融本傳言死時年五十六，則融當生於桓帝永

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正三十八，則二當爲三之誤

也。繆氏孔北海譜引後漢紀作年三十八，是[illegible]臆改。其註述攷最爲[illegible]諸書

[illegible]分爲存及存而殘缺者及亡而爲後人輯[illegible]

[illegible]自舉書者，亡無可攷者，每書附[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其自著亦假於[illegible]如據服虔通俗文數

師古漢書敘例以正注與釋，又謂漢人不作書之誤，據以

藝論序鄭[illegible]注以辨[illegible]注書注之非[illegible]

[illegible]當其師承攷。凡[illegible]所四人，弟子三十一人，再傳

弟子七人，并及不[illegible]者五人，其數[illegible]

者存[illegible]以爲弟子[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臨與[illegible]同時

[illegible]當[illegible]先[illegible]爲弟子，[illegible]明文[illegible]孫[illegible]

[illegible]明文，似不一例。[illegible]全書[illegible]

博精審，識語鄭學者不可少之書也。書中[illegible]

[illegible]先師鄭先生，即陶潛也。書中附有善澤補訂數

條。善澤，[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陽人，官[illegible]學博。

鄭大司農蔡中郎年譜合表一卷　冠悔堂小字本

清林春溥編。前有楊浚序，又有春溥自序。鄭表據沈可培所撰年譜，蔡表據王昶所撰年表。……稱伊神而邕亦有鴻都不確，又……號書邕傳言邕死獄中，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蓋兩表之意蓋取於此。其書……橫分三格，上格紀時事，中格紀鄭，下格紀蔡。二君事行事撰述與時事有關涉者，而以互相參也。注甚善也。自序敘鄭頗引精核，次第詳……有陵……亂時為訂正云云。取較兩書，但有刪節，由傳自蔡表一例而已。原書具注出處，此概刪之……意。至於……而不知非體也。王昶辨邕死年六十，可正本傳卯年六十一之誤。又……邕外孫討逆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邕男子，其為……蔡為關內侯，……即邕之子也。據此則邕非無子，而女又不止文姬一人……表中一要點也。鄭……沈氏外為有多家……孔文之……及其事蹟聞……悟春溥未得編覽，為沈譜補所未有也。……自序作

於逆大……甲辰……

……自……楊浚始序而刊之，時光緒九年癸未也。

玄……樸學……一時……閱……鄭高……而逼……魏武……辭……鄭……諫董卓……死於獄……不同也

玄長於邕……先於玄……自陽嘉二年至和平二年則二君所同也

四書說一卷 味經齋遺書本

清莊存與撰。……

……

……之學……西京、鄭康成以下，蔑如也。其言曰：孔子之言，魏晉人竊其近似者，攙以老氏之旨，附以釋氏之家，……後人悅老氏、釋氏之書，信為聖人所不及，儒者不察其本，為魏晉所解，而附益之意，畢其所竊六經之近似，而以為六經所自有，今反求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後得之。又曰：新說自鄭康成踵其功於魏晉人，正義所崇信，賈孔諸老生古義存焉。正義之變為新經也，萌芽於元和，波濤於北宋，熙寧之元，林因……作卒成就於南宋孝宗之世，朱子之學，宋之鄭公也，皆非七十子所受之大義微言乎。又曰：見於孟子者，論葛、太王事獯鬻、竊負、受禹益避位，其文盡出孔氏，伏生尚書大傳、大小戴記皆自孔氏出，賈誼、董仲舒所著及鹽鐵論賢良文學所稱引、白虎通德論多三代遺言，毛公詩、何休公羊傳學有三代孔門可考，無不自七十子所傳云云。理此可知其六三說之大旨矣。……是書與朱子言理者……、朱子推闡濂溪太極無極之義，存與則曰天為極，無極則無天；朱子謂性與天道，後日所言，無非此理，存與則曰夫子言性與天道，特著乎繫辭；朱子謂隱為體之微，無聲無臭，臭為天道之不顯，存與則曰顯也，非不顯也，無聲無臭，凡民所知也，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者，其實皆不可不知、不可不能也，知人事親之常道，非所隱也；朱子分氣質之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義理之性為二品，存與則曰……天命不可有異，不有難也，習也，非天也。……書後有門人蔣□所跋，稱……其旨歸本於六經，釋漢人之學而深造之，以尚非溫美。後來由……宋、國廣廷、戴子高……西京之緒，而支離義疏……味經齋遺書本刊於道光間。

四書留疑八卷 同治寫刊本

清吳國濂撰。國濂字蓮諸，浙江東陽人。諸生。是卷首有自序，作於嘉慶丙子。又有李鼎芳序，作於同治甲戌，書所題鑒定者也。又有潘樹棠序，作於光緒癸未；張振珂序，作於光緒甲申；[illegible]後跋，作於光緒庚戌，[illegible]刊板時所為也。自序稱於羣儒之說，參異同以求其安，不敢妄信，爲是先可疑，以備疑其間或宋先儒之說，或參臆見之私，是者存之，非者去之云云。[illegible]其中[illegible]朱注之是而伸述之者，亦有因朱注之誤而辨正之者，如[illegible]緡蠻黃鳥，引禹貢三百里[illegible]之言緡也，正義曰，緡是繩，[illegible]者以繩束物之名，[illegible]也。疏有訓縣者，訓慢者，並不將詩意，[illegible]又其山。[illegible]云甘瓜抱苦葉，緡蠻並亦稱[illegible]緡蠻，則非鳥声。可知說詩者義之謂，彼字即長國家務義之義夫小人也。說太宰問於子貢曰，謂吳有太宰嚭，陳亦有太宰嚭，官同名同，此亦有太宰，未可硬斷為吳太宰。[illegible]橫不多氣，謂不撤薑食，不多食，與惟酒無量不及亂為一例，謂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illegible]得於此而諸及，說為長者析枝，謂枝股古通用，[illegible]者按拜耳。[illegible]腰亦曰股，析[illegible]枝，猶析腰，蓋主為長者按摩說。腰禹引韓非子呂氏春秋[illegible]之賢臣，說周公弟也。[illegible]叔之也，引白虎通，列女傳，鄭析子傳子，謂周公兄而管叔為弟，俱欠[illegible]，其說為長者。析枝謂枝股古通用，腰亦曰股，析[illegible]股，猶析腰，蓋言為長者按摩耳，[illegible]可於趙注外備一解。惟說武王未受命，引孟子書亦武王，乃受命，[illegible]梅未受命，乃言未受命，以未為至於畫，亦未受命，蓋以未為畫，又屏之紂，不久而崩，故云未受命，蓋[illegible]武王誅紂，不能周矣。所引竹書紀年，云武王年九十三而陟，乃偽年也，辨正[illegible]大都[illegible]

[illegible]

李序[illegible]

[illegible]

不圖為崇之，至於斯也，斯指陳氏[illegible]，亦可備一解。餘俱見書。刊於同治十三年甲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一

往先進篇起至衛靈公篇止

論語校譌一卷孟子校異四卷 抄本

清姚凱元撰。凱元字雪子，浙江湖州人。是書論語止存卷三，當缺卷一二及卷四。孟子四卷不缺。是書與翟氏攷異互有詳略，同一書而詳略亦有不同，證至所引近武億傅均宋槧陳傳諸書，為翟氏所不及，足其詳於翟氏矣。其特其者，如在假借通用之例，如鉀分合琵而作，玉篇引鏗作掔，說文無鏗，篆作掔，同音相假也。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撰作僎，說文僎具也，義本古亦通用。歸而歸，鄭歸作饋，同易。論作歸，歸饋音同，古通用。棘子成曰，漢書古今人表棘作革，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詩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其棘，革亦急也。革棘字異而音義並同。硜硜然，今硜然，說文磬古文作殸，是硜磬同。但子貢方人，鄭本方作謗，方與旁通，古或與方通借。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說文頒半白也，以頒與須聲注云，

此孟子頒白文正字也。二十八，桓鬚頭曲髮，髮之不成髻也。二十七則，鬚髮半白也。此必孟子古訓有作髮者，與班同聲，即正字，頒假借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引作斂，隸僕戒成鼻令任伯嗣碑執檢手，檢即斂，檢斂古通用字。放辟邪侈，十三經注疏作辟，音義云，丁作移，考工記鳧氏侈弇之所由興，注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饋食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為侈之假借字。是罔民也，十三經注疏本罔，音義罔民丁作罔民，丁本罔當讀為網罟，罔古通用。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呂氏春秋過理篇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禮記鄉飲酒禮注古文縮為蹙，通用。據此諸條，翟氏未論舉，即舉之亦不過以為異文或謂字之己，所據僅於翟氏書，而多書未利板止流傳者 止抄本耳

四書講義四卷

宣統刊本

清安維峻撰。維峻字曉峰，陝西秦安人。光緒進士，官至給事中。是書隨意就一章或數章為說，不依書之次第。其說經……博而精……義，句解字釋之比。如陳文子執其君章，春秋襄十四年六月衛人執其君于鐸州……其說……不免矛盾。……鄭人因舊史以作春秋，舊史徑赴告之文，有所損，不能有益，執君之國每不以實赴，大都以微者當之，春秋欲正其誤，則赴告異辭，從往其所誤，則真兇漏網。與其稱事以蔽獄，不若……書以歸咎先，故書曰某國執其君，此其例。書衛人執其君壬子鐸州也。論語記孔子告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詞嚴義正，而凡書某國執其君者，某國人執其君者，即……於此意道破了。左氏傳亦記此事，但言伐而不言討，……伐字……討字相去遠遠，至本篇書陳成子弒簡公，則記者係乎追叙之詞，無關義例。據此說……可以解論語者解春秋。又子張問曰士如何……南面……聖人以文王……

子之說為家法。……孔門三世出妻、一世再嫁之說之誣聖。其說蓋沿子檀弓。檀弓但載出母，而鄭孔以……為被出之母，出母即生母。其義與孔穎達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同。檀弓又言庶氏之母，庶氏者身也，如伯氏仲氏之稱。他說謂母姓庶氏，又謂繼庶氏，俱非。……並非論……但傳但言出妻，不言出母。儀禮喪服期服傳所云……則為出母無服者。證之上文，出為衍字，或是其字之誤。據此說……亦當並可以釋論語者釋禮。

又書中每涉史事，如謂孟子……制梃之撻……湯勝葛，揭竿而起，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至許公……定秦楚而驕，又表舜禪讓而受帝都，平陽舜都論蒲坂，是不居堯之宮之明證，更何有逼堯之事？至……草不得藉口。又謂作峻生先……之代，邪說漸輸入，不無有所憤激，但隱約言之，仍不失說經之體。……有……則爾時序及……述。

書刊於宣統辛亥

四書襯不分卷　乾隆家刻本

請駱培撰。培字坦軒，浙江吳興人，官慈谿訓導。是書前有鄧鍾岳、彭啟豐、姚三辰、徐以升序，及培自序，又有其子雲儀作附言。自序[illegible]言書有正義，有神氣，正義在有字句處，神氣在無字句處。神氣得而正義自見。故說書者忌直，襯則曲；忌板，襯則活；忌支離斷節，襯則筋脉屬。累字而成句，字有襯；累句而成節，句有襯；累節而成章，節有襯。或順襯，或倒襯，或旁襯，或反

襯。或引起於前，作襯；或收宕於後，作襯。總於無字句處着神，而於有字句處一轉便醒。云云。觀此可識書之大概矣。附[illegible]記者，雲儀所補作附言也。[illegible]言[illegible]本於朱子集註及或問、語類，佐之以先儒之粹言，以於此備[illegible]，[illegible]於四書句讀，大[illegible]都加校正[illegible]云云。今觀其書，融會經注，牧為一片，着語無多，條理分斷[illegible]於粹[illegible]舉業者，[illegible]說不為無裨。[illegible]，但義理精博，並神氣闡所然盡明。以來言四書者，競宗朱，真能窺朱子之

蘊者，固不多見。況上窺聖賢之心而，書刊於乾隆八年癸亥。

大學全文一卷　明刊本

明崔銑撰。銑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先全文，後通釋，[illegible]敘。[illegible]大學乃一篇，先舉其目，而後詳其義，非有經傳之分。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illegible]說格物之義。切磋琢磨，格之工也；恂慄威儀，格之效也；親賢樂利，物之目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綱也。[illegible]化家特異者。[illegible]通釋，即闡發全文之旨。[illegible]格者通而至也，物者即一件而言，自心身以至天下，其事煩，其道廣，又[illegible]近人[illegible]格物為正物，則致知以上皆贅疣也。[illegible]謂之至其理則至善，派註腳也。又言格物者即事而言，顯而可[illegible]；窮理者即虛而言，隱而難求。無釋正心，言正心者居中而待應也。能之[illegible]以空，有留累焉，難臨泰山而不內放，忿懥四者有一，則滯於一隅，發而中節者鮮矣。此指本心之體，補用工之失也。[illegible]程氏之說[illegible]宋儒[illegible]，諸理甚精。書中[illegible]者有銑自序，書刊於嘉靖丙申。

中庸凡一卷　明刊本

明崔銑撰。首有自序，[illegible]次戴記原文，次以十論。[illegible]所以發其相承之義，未盡者於上方。十論者，[illegible]傳論、曰上下論、曰道論、曰理論、曰性論、曰情論、曰忠恕論、曰鬼神論、曰誠論、曰尊德性論。序所云考其文之所起，其[illegible]之所竟也。其說不盡依宋儒，[illegible]情[illegible]。謂情者發於本心，可與偽對，宋不以配性，引易大傳設卦以盡情偽，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自[illegible]母而[illegible]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孟子曰聲聞過情，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諸儒多從而附[illegible]，賀瑞釋[illegible]之解。論鬼神謂人胃而歸土，游魂之靈，應發于上為昭明焄蒿者，為人形亡形毀而靈存，故曰鬼。天以一氣下逮，[illegible]命曰動，[illegible]方本七形滯[illegible]，故曰神。[illegible]造化消長屈信之說而

不切者救膳之、[illegible]、惟後試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鄙為虛位、引孟子曰士試小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難試亦有思[illegible]謹[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試字、
乃語用、非謂小人亦有性也、未見[illegible]讀孟子、
書[illegible]題曰凡難言不能辭耳、[illegible]中州方言[illegible]
[illegible]中庸中字當讀如中州方言中與不中
之中、如[illegible]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中也、設[illegible]特[illegible]
[illegible]書刊於嘉靖庚寅、

孟子附記二卷　[illegible]書[illegible]本

清為方佪撰、方佪有諸經附記、此其一也、大旨尊朱[illegible]
多、行朱事少、微他說多出獨見少、[illegible]且所斷、[illegible]者、
遁詞賦文執之阻、[illegible]義理攷据、[illegible]偶[illegible]及之、
項佃[illegible]者而已、[illegible]亦不足[illegible]可采者[illegible]以遁祖甚、
大[illegible]正作以遁祖、旅[illegible]、[illegible]兵家[illegible]
[illegible]孔疏兩中之朱子曰又專從鄭後、
佪[illegible]謂孟子引詩曰作甚、而傳者、可[illegible]傳義[illegible]不謬、
連於置郵、注置驛也、郵馹也、驛馹本一義、以驛訓
置誤、自謂書、而責韵韵吟諸書因之、方佪謂郵字从邑
乃傳止人之處、所即傳舍也、[illegible]置是設置、責其遠近
之間置之也、且此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翟氏攷異化疑
當作死、以死為羽化、世化乃佛老說、方佪引莊子[illegible]
[illegible]吒避無怛化、莊子
周末人、指此有年、殆說誤也、知好色則慕少艾、
諸家多訓艾為美、惟程大昌攷古編訓艾為哀、[illegible]
誠之義、方佪主之、又引左傳夏[illegible]艾也、本書篇章
為自怨[illegible]艾、證成其說、[illegible]合計當而已矣、牛羊

茁壯長而已矣。方綱謂而已矣三字非孔子語，乃孟子語孔
子嘗曰只言如此也。[?]此諸儒[?]惟皆據引甚
切，鮮有可得。惟有人代燕，方綱偏信翟氏說異，而非
朱注。[...]為人代燕一見梁惠王篇，一見
公孫丑篇，明是兩事。見梁惠王篇者稱齊宣王，則為宣
王無疑；見公孫丑篇者但稱王，則[?]王，如朱子疑是湣
王。翟氏斷為宣王，俱失之。[且]荀子王霸篇[?]
[...]有齊閔[...]大[?]之說。齊策有司
司樣直為齊閔王鄰燕。晉之說，方綱必欲引之，即

其雁證，乃又[?]諸為別事何耶。又[?]史記載孟子謂
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方綱謂不足信，按
[?]梁惠王篇孟子對宣王曰：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史記[?]概括此數語，何
言仲誼耶。又孟子對然友言三年之喪，齊疏之服，按孔
為父斬衰，為母齊衰，疏衰又次之，滕定公是文公之[?]
服斬衰，故[?]當依檀弓作斬衰之服。方綱則謂為
孟子只述舊聞，齊疏二字錯互[?]為文，不須別白。按本

文明言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三年之喪，乃斬衰也。衰明
二字乃錯互成文耳。饘粥之食，胡為者。又堯典曰舜讓
今此文見於舜典，方綱[?]謂伏生所傳尚書舜事
合於堯典，不另有舜典之目。孔傳始分之。歌孟子[?]
此文，[?]得以證古未嘗分。按孟子引堯典[?]稱堯[?]
典，[?]古書多此例，方綱[?]信古文尚書者，此論[?]
[?]相矛盾矣。[?]書[?]補叢書[?]中。

亞聖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武檍曰撰。檍有自序，[illegible]自言主任鈞台書局，但得叙次循[illegible]，又詳審，因取史記、通鑑、竹書及孝林、潛邱、武曹諸說，參究辨訂，以成此書。按是書所致，孟子雖有合者，而此說似復不少。[illegible]

[illegible]

往周游事。孟子至梁在周顯王四十八年，魏惠王後元十五年。檍曰乃系之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illegible]其致誤之由，蓋因[illegible]國日子[illegible]至梁，程其記在惠王三十五年，又歷後元十六年至襄王立乃去，前後在梁凡十八年，[illegible]何以絕無建白，故不從錢大昕、閻潛邱、狄子奇諸說，謂孟子至梁之年止三十七歲，惠王不應稱之曰叟，而西喪地於秦七百里，[illegible]而入少梁，[illegible]河西地於秦，[illegible]之事，南辱於楚，即指襄陵[illegible]，皆在其後，[illegible]，於是不得不移之於前，[illegible]於秦，屬之[illegible]，解釋敗公子卬，[illegible]獻河西地于秦[illegible]者當之，而辱于楚一事無可附會，則置而不言矣。又齊宣王[illegible]，[illegible]於周慎靚王元年，終於赧王元年，檍曰則定為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薨於周赧王元年，在位二十九年，所謂[illegible]，章一發而動全身，一誤則俱誤也。按諸家致孟子者，約曰從通鑑，從[illegible]曰往大事記，而不究其所根據，即如[illegible]誠[illegible]十年，增[illegible]之十年，並前之年數以從通鑑之年，[illegible]以從[illegible]，俱出臆見，不足與辨也。[illegible]而說者，[illegible]進退失之，是書亦其[illegible]也。書為十四傳，通致之一，刊於嘉慶間。

大學集要一卷中庸集要一卷　刊本

清蕭開運撰。開運字淳甫，湖北黃陂人。諸生。是書悉依朱注，不敢少昧，就注作解。……識。……

……云大學對小學看，大人之學也。開運於而下解云……不特義者具性理也，即是人之所有天良之現，……蛇添足矣。又天命之謂性，朱注云命猶令也。開運於而下解云，天不言故曰令，猶字尚待解乎。書中他書訓引他說，不知所集何要也。書有陝劉觀齋書刊於光緒三年丁丑。

鄭注孝經攷證一卷　光緒刻本

清潘任撰。任字……，江蘇常熟人。鄭玄注孝經，自劉知幾以來多有疑者，嚴可均輯鄭氏孝經，其自敘……剖辨甚力，學者韙之。任又就嚴氏所輯者，……得……證十五：一證之孔注而相合；二證之詩箋而相合；三證之宋均……之言；四證之王肅所難；五證之范蔚宗後漢書荀昶孝經集解；六證之唐會要引玄六藝論；七初學記引經典……云孝經稱注；八王應麟漢書藝文攷證言馬融……孝經傳，玄為融傳業弟子；……注書作……師承；九正義於家人卦釋卦名謂……孔鄭本王之業，鄭謂玄也；十書序……說多據緯，決為玄注；十一……孝經解讚，說多同鄭注，知玄注本……解，昭武為鄭解作讚也。……此十一證皆確鑿不可易。其他四證稍嫌曲比，附於自固其說。任是書援引……閔孝諸章，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五年一巡狩；此與玄周禮注不合。任據……

王制注云二年一巡狩者虞夏之制周則十二歲一
巡狩，[illegible]孔穎達賈公彥皆本何休陸德明皆以為周
為夏制，隆之此注[illegible]信[illegible]諸侯亦引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云戰戰恐懼兢兢戒慎如臨深
淵恐墜如履冰恐陷[illegible]詩審未釋，惟毛傳無此注陶
任謂盖據毛傳經聖證章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注云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忒
可謂則也而第二云儀義也淑善也善人君子
執義不[illegible]疑[illegible]則為[illegible]義[illegible]以為忒

儀。[illegible]居今異其。訓[illegible]謂左者書儀為義仁義
之字為證上章云其儀伊裁其儀伊[illegible]正指威儀
言是則儀為義乃其正字[illegible]不可易[illegible]
鄭注孝經[illegible]此[illegible]道成錢晉其功至也書
刊於光緒[illegible]二十年甲午

要最名臣錄不分卷　明崇禎刊本

明[illegible]王都纂[illegible]都字子靖[illegible]德州即今山
東[illegible]陵縣[illegible]曾[illegible]天城沙[illegible]縣事是書首
有盧世淮序，又有都自作凡例所錄[illegible]守成名
臣唐太宗時侍臣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方當與諸公慎之[illegible]纂錄之意本此[illegible]錄[illegible]漢
[illegible]以為王主五帝及南周為時太
遠人事不同[illegible]列國南北朝五代君非正統[illegible]即
臣之股肱[illegible]非[illegible]故所錄止漢唐宋

三朝[illegible]以[illegible]且謂大事務與今時大略相似
也附以[illegible]者[illegible]非正統但諸臣各以王尊為念一段忠
義不可沒也各臣事蹟或專其一端或叔其大槩
其有疵可議者亦見錯[illegible]
[illegible]李續趙普張浚[illegible]武臣如
杜稷北陽宗宋全戚等[illegible]
周勃李晟岳飛等皆所不遺每人有評者評
傳後與書眉各[illegible]評識[illegible]特識其刊於崇
禎之年辛卯

歷代壽考名臣錄不分卷 文學山房活字印本

清洪樸輯，首有樸序，稱同人纂輯，又稱宦保齋中堂方擬全輯壽考名臣言行以為完書，而[illegible]稱宦保齋[illegible]中堂者，[illegible]何人，當是序者某[illegible]之命[illegible]纂輯此書，又非樸一人之力也。其書起周訖明，計周[illegible]八人，漢[illegible]三十五人，三國[illegible]十人，[illegible]晉十四人，南北朝十八人，唐八十八人，宋一百九十一人，遼金元十一人，元六十八人，明一百一人，俱依二十二史編次，例自七十歲以上，官至卿貳以上方得編入，諸人略具里居爵謚，又附錄壽考諸臣一百三十二人，漢之張蒼、晉之王祥、唐之盧奐、五代之張全義、宋之趙普、李昉、明之朱升、宋訥等俱入之，[illegible]以諸人自身之難枚也。[illegible]但[illegible]采錄僅據正史，不無遺漏，而名臣中間有除之無甚遠白[illegible]不副其名者，宋之[illegible]果穎偕[illegible]傳其晚年[illegible]卒年止四十二，此[illegible]方九十二歲六[illegible]也，樸序作嘉慶二十一年，書為文學山房活字印本。

所刻未止布衣，陶白沙、何柏齋[illegible]非名臣之作，何以俱入名臣錄，[illegible]所不解。

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二卷 續編一卷 明刊本

明崔銑輯，無敘目，姓薛文清[illegible]共十三人，傳相併[illegible]狀序贊等，輯錄成篇，續編一卷，不著名氏，首何柏齋、[illegible]共四人，錢六與馬[illegible]共門人為[illegible]之也。例同前，無序及[illegible]，以是為椎輪，所[illegible]當在嘉靖間。

華氏文獻表不分卷　乾隆刻本

清華學亨纂。首有學亨自序，後有目錄，是書紀梁谿華氏一家文獻。據序，先有所稱天全翁者撰華氏文獻志，尚多遺誤，學亨乃采其意，易志為表，人數依前所仍，任之一一，蓋又約繁為簡也。書列五格，首諱號，次科第官爵，次品行，次著述，次闡範[illegible]，眉目醒朗。如南齊孝子寶，就班正華人罷折。自一世至二十五世，後附[illegible]五十一人。按華氏為江南望族，至明中葉最盛，名宦理學，代不乏人。清初[illegible]有[illegible]駒[illegible]與高陽不仕，[illegible]所著作亦甚精，一一詳於表中。後跋[illegible]稱[illegible]數異，倘陵序侯[illegible]武進[illegible]該[illegible]錫[illegible]以書揚孝子不敢擬[illegible]他友所[illegible]其[illegible]。乾隆末[illegible]手[illegible]，而存祖[illegible]，書刊於乾隆[illegible]年[illegible]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四書輯釋大成不分卷　元至正刊本

元倪士毅撰。首凡例，次引用姓氏書目。先是士毅之師陳櫟撰四書發明，[illegible]胡炳文撰四書通，櫟又摘四書通之說，增入其書，[illegible]未[illegible]而櫟殁，士毅紹其師業，[illegible]大學章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貫[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書[illegible]又註之下，又增入音釋，此其大略也。士毅謂與國本[illegible]晚年[illegible]所更定本，[illegible]氏附錄依與國本，他本皆依舊本，惟櫟書通視本。又嘗著四書考異一卷，辨視本與他本之得失。大節有三，其一則大學經中釋誠意處，其二則中庸首章[illegible]為政以德章釋德字處，其三則[illegible]第一節下斷語是也。[illegible]考異卷中要語，今附於本書[illegible]使觀者相參而得之。攷明永樂間修四書大全，即[illegible]是書[illegible]而[illegible]，顧[illegible]擇[illegible]，[illegible]倪氏且間有竄改[illegible]者，即是也。乾隆間修四庫書時，未[illegible]此書，僅見士毅所撰作義要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一書。硬斷是書亦為經義而設，貴大謬也。士毅以何

作，至元三年丁丑刊板。[illegible]至正二年[illegible]壬午[illegible]

自序也。日本有仿元刊本。

四書私談一卷　邵懿辰藏書本

清徐春撰。春字可樣，江西宜黃人。是書前有黃德驥

序及春自序。黃序稱春習舉業，能詩，又稱是書雖

本舊合聖意，而新穎之思，警快之論，有可悅者。自序

稱私談者，何避講學之名也。世之講學者，類皆竊宋儒

之唾餘，講程朱之學，非講孔子之學。云云。可以知其指趣

矣。書中於條辨與朱注相背，如解先行其言章，謂

往字當作違，從服從者，言能先行其言，而後天下違服

他而君子也。解君子無所爭章，謂宋而明視其爭也。君子

知病不在爭字，而在所字，所者私心也。並責者謀武王爭

天下，萬世之綱常，孔子作春秋，爭天下萬世之是非是也。

解子絕四章，謂[struck-through text]

祀者善識聖人心體處，言不特意必固我四者

為聖人之所絕，無即此四毋之心，亦幾絕中。解顏淵問為邦

章，謂天子明以帝王自[illegible]斷四代之乳為馭紹之

規模，特借顏淵之問而發之。解致知在格物句，謂物指

意心身家國天下，格指誠正修齊治平。明德即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親民即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善

則物無不格，知無不致，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也。以本文解本文，尤為爽快，惟春所自詡[illegible]新義，多有為前人所已言者，但[illegible]讀書不多，[illegible]決[illegible]閱[illegible]，非抄襲[illegible]，蓋冥心獨[illegible]，不覺暗合耳。[illegible]書為通志堂叢刊本。

論孟考典不分卷　傳何本

請方黎如[illegible]著黎如四書講義，已著錄。惟講義重說理，是書則重數典，[illegible]微，引甚博，[illegible]書斷，有其書雖不相涉，而義可相[illegible]者，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引周禮單傳，以曰民失其資，能無遺乎者遺，王用將有所主，則將禽取于民，民不佚，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引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引漢書古今人表曰……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周有八士，引周禮胥徒曰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眾八不[illegible]等。引詩正月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內無[illegible]二句，引詩序，黃鳥刺宣王也，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域民不以封疆，引左傳說戍曰，鄭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illegible]民狎其野，三務成

功，民賴以安，雲又與外懷國焉，用城國以此之類甚多。摽末有意[illegible]

其書頗為學業而作，但與世亂備攻諸書[illegible]

[illegible]則遠勝之也。書為傳抄本，

未知曾刊板否也。

古本大學解二卷　檢園叢書本

清溫颺撰。颺字仲道，廣東德慶人，嘉慶戊寅舉人。是書

首有自序，卷一大學法，卷二附論，[illegible]

雖以古本為主，而分章則自出己見。以大學之道節至

此謂知本節，凡[illegible]八節為一章。所謂誠其意節至詩云於

戲節，凡六節為一章。康誥曰節至詩云邦畿節，凡三節

為一章。子曰聽訟節自為一章。所謂修身[illegible]節，至此謂

[illegible]三節為一章。所謂齊其家二節為一章。

所謂治國節至詩云桃之夭夭節，凡六節為一章。所謂

平天下至末節為一章。其餘考云[illegible]家[illegible]朱注同者多，

首節明明德以明二字[illegible]讀，采毛

奇齡說，聯貫聖賢義理，惟其言[illegible]國與毛氏之說

駁朱子，亦不以其人與朱子為難，并其當理之言而要

之，可微其設心之平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釋此謂知本

二句，謂上文凡二言知字，知止知明德新民有至善之

地而已，而本末之先後猶未及也。知所先後，辨其本末而

知之在吾心者，豈可以虛見盡乎。格物以求其實，物格以極其功，則知至而修身之理特明，知本而吾心之知為家國天下之理悉盡，此所以信言知本為知之至也。按此一節，說者多謂衍此謂知本二句，遂以為錯簡，或刪其一句者，俱可不必附論。學者家政本而論其得失，謂明道改本最善，朱子改本，[illegible]過求整齊，[illegible]既格曰立三綱領八條目之名，條目斷不可先本末，綱領遂不得不退誠意章而越次於原說曰克明德等，所以既立三綱領之名，遂不得不割邪說千里，補以淇澳而山，書正至傳，既立條目之名，遂不得不補格致傳，又以此謂知本句釋其說，遂不得以為衍文，刪此[illegible]，深中朱子之病。書為溫氏家集叢刊本，民國[illegible]板燬於亂，[illegible]男李光坦更重刊於榕園叢書中，此為之跋。

孟子年譜　賜硯堂叢書本

清黃玉蟾撰。玉蟾字芸桂，江蘇太倉人。是書紀年依綱目，惟綱目於乙丙下書孟軻至魏，以為非是，但綱目於赧王代燕，為見梁惠王、公孫丑二篇，背[illegible]為一時之事，[illegible]未加辨正。書中引譚男生見聖譜，齊人伐燕有二事，[illegible]伐燕者齊宣王，[illegible]燕王噲而代之，公孫丑所載者宣王，[illegible]燕易王之喪而伐之，[illegible]是潛王之事。[illegible]玉蟾乃引之而致疑，[illegible]莊宗者，[illegible]謂王前序本極明之事，下啟文之國以下十章，不為十二章中十一章，俱係齊宣王，忽雜一潛王於其間，按此說非也。莊宗章記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云云，出於莊暴之口，何能[illegible]稱王曰宣王，不得以不稱謚而啟求之也。[illegible]所考係最為少，[illegible]敘次簡淨，文省而事不漏，亦可取也。書為近代[illegible]間賜硯堂叢刊本。

四書劄記二卷　新書鉛印本

清姚惟寅撰。惟寅，隨州人。首有敘論，謂聖人之道一晦於考據家，再晦於理學家。魏近號尚新學，則概斥為空言，不知空言中自寓實理，舉而措之莫非實事云云。是書分二卷，為目六十，為條八十，禁而無他。首章大學格致補，言朱子取程子之意補大學格物，但止檢得本中之末，因程子不向家之為何如家，國之為何如國，天下之為何如天下，而欲以正心誠意包舉之，解以家國天下之實事，多不相符云云，亦是快論。餘論多大學卒業空衍，無精義。書亦無刊板年月。

四書說十卷　道光刊本

清郝寧愚撰。寧愚，山東祝阿人。乾隆甲子舉人。是書首有沈德潛、周玉章、柳維楨序，又有賈琰作寧愚傳，寧愚自作凡例。凡大學二卷，中庸一卷，論語四卷，孟子四卷。專宗朱注，揣摩於神理血脈之間，務求其合。其異於他講章者，便連節白文成一氣，不以分注隔小注，亦連節即一氣，不以白文及今注隔。其主體說義理，主簡括，甚清醒而已。蓋為舉業家作時文而設，非說經之書也。書刊於道光己酉。

大中通註集解四卷　夫倚刊本

清郭瀛輯、濟字次山，號徽，新安人，康熙戊午舉人，官許州鄢陵教諭。是書大學一卷、中庸三卷，通大旨宗朱注，章有全旨，節有此節旨，又通向作解，以淺釋深理，又注虛字及神氣，[illegible]解中庸尤曉暢，不盡主四大文之說，而條理分晰，血脈貫注，[illegible]舉業中其書頗多，[illegible]世猶略斗指，為刊行，因時先備兩中也。有高細溪序，稱[illegible]為膠庠中之圭臬，副其實矣。

大學偶論一卷中庸偶論一卷

清唐圻撰。圻字靜齋，安徽新安人。是書[illegible][illegible]不分章節，[illegible]全書成一篇文字，[illegible]通大、雖有篇段不多，而[illegible]意漏論大學、偶物有本末，語明德節、事有終始，語[illegible]此節、知所先後，則統上文兩節，正以起下文兩節，古之欲明之德節，言欲如彼先當如此，物格節言能如彼此而後可以如彼。上則由外而內，下則由內而外，上則由本從到末，下則由本從到末云云。論中庸，謂體物不可遺，釋天命之性也。舜、武、周之釋率性之道也，孔子對哀公則釋修道之教矣。然王回曰：舜正對舜之有舜，以父之父子皆聖人，舜之父子非聖人也。稱武王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正對舜之匹夫崛起無緒可承也，回一戎衣而有天下，則以揖讓對征誅云云，[illegible]人所未道，亦奇作也。書刊於光緒乙亥、己卯。

孝經精義一卷孝經後錄一卷孝經或問一卷孝經餘論一卷

乾隆濰河書院刊本

清張敘撰。敘字涵岡，江蘇太倉人。是書首有宋壽康序及敘自序。

自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敘斷以爲上文，而以大雅云以下五引詩書者，各屬五孝之起首。蓋字此字，乃釋詩語。諸侯節之一人，但指君言，故天子諸侯俱可通。庶人節之子曰，本孝所無，古文有閨門章，擬嚴父即孝，嚴兄即悌，妻子臣妾即居家理，而節九章同宜删。有實德行之實（上承明王）覺解，此其特異於衆家者也。若依文立意，則文從義精切。錄小戴曾子論孝四章，以正孝經一章，並以戴曾子所論二章，爲孝經之傳，題曰後錄。

或問者，補精義所未詳，謂孔子取孝爲天地之經意，而作孝經，蓋自作之而自名之。經者常也，有平常久常二義，後人見經字義精，乃取而加之於聖人之典。其論心性情謂，二者本一物而微分，性之爲心與情之本。釋氏所謂性，乃儒家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儒家所謂意。中庸所謂性，流行而付予者言，是天命之情而非其性。孟子道性善，經從之者義，成之者性者，是心而非性，故謂本經之中庸大學皆只謂本經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言之成理。且摘梅餘附原孝一篇，持說亦精。餘論者，又補或問所未詳，閩所未得，及孫本孫論孝經爲言性與天道之書，僅出梅見未辨。朱子刊誤有六疑三快，亦甚當。

河書院刊本，是書即敘官長陵時所撰也。

雖補閩宋明義，梁皇侃，抱朴子有仲尼以明義首，著之言，則皇侃爲之，非道白皇侃矣。

孝經鄭注一卷　鄭氏佚書之

清袁鈞輯、首有[illegible]序、謂陸氏作孝經音義據鄭氏解、凡經文外所釋、皆鄭注、唐玄宗注邢疏於鄭[illegible]鄭昔曰[illegible]此依鄭注參之二書、補而合著他所徵引鄭注而十可得七八、云云[illegible][illegible]不宋庠書治要他所引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顯父母下引釋文父母得其顯譽也、按原文本也、下有者字、此乃刪之、刑于四[illegible]海下、引刑見也[illegible]原文無也、夙夜匪[illegible]以事一人下引釋文夜莫也、解惰也、原[illegible]情下無也字、此俱增之、前刑云下、

引文逸、豫甞與孫[illegible]書注、引譬連類四字、他本有[illegible]移作一人有慶[illegible]注、當因傷引本疏書錄王事故謂天子之章引類得象、按[illegible]疏云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謂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書錄王事二句是疏中明鄭注之文、此引類得象四字屬鄭注非此刪去以為二字以十二字全屬鄭注非也、又刪節謹度四下引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按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此依鄭注[illegible]釋制節也、慎行以下[illegible]正義不[illegible]此依鄭注、當因下文奢泰為溢一句、[illegible]見釋文正義以[illegible]致[illegible]混淆誤頭緒本亦用此誤、又不敢遽斷小國之臣二句下引德不倍別傳按此五字乃缺文、不可解引禮記王制疏德不倍者不異其言、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本則傳為[illegible]一條以補之、惟然後能保其社稷下引后土[illegible]社也句部為后土、[illegible]出王肅聖證論難鄭[illegible]所引為也本所未及、並[illegible][illegible]原文據改社之語又與土字誤例、甚確、書為鈞輯鄭氏佚書之一、

岳鄂王行實編年二卷　舊鈔本

宋岳珂撰。按珂所撰金佗粹編，內有鄂王行實編年六卷，……，其有武溪後序……佚闕編亦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考訂，後另為書五卷，其目錄故其書尚有斷缺，非完書也。是書乃舊鈔本，題岳鄂王行實編年，附錄宋傳二卷，據宋史本傳，本此書而成，不及此書之詳。朱子語類敘飛早年為韓家佃，此書載宣和六年，賊張超率衆數百圍忠獻韓琦故墅，飛奮出曰，賊敢犯吾僮耶，即乘垣引弓一發，貫賊吭而踣，賊衆奔潰，墅獲以全云云，可以相證。本傳載秦檜命何鑄鞫飛獄，鑄詰其反狀，飛列衣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而此書無之。……蔡頤則作鄂王傳上之於朝，亦不及此說。又杭州府志載飛被難時，其幼女痛父冤，抱銀瓶入井而死，……亦有載之者，……高宗……其井曰孝娥井，……祀之，多見名人題詠，而此書止載飛女安娘適高祚，不及其他，……可考，宗家……所輯，有未盡耶，抑傳聞之說不免失實耶，不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建文帝後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邵遠平撰。先是陸某作建文本紀，不載出亡事
實，遠平補之，故名後紀。惟[所紀自][illegible]為[illegible]孫為帝
以迄出亡事（本末皆具），續陸紀也。紀後附從亡諸臣黃希
賢、程濟等十七人。其書大抵取材[illegible]史
仲彬致身錄、程濟從亡隨筆，[illegible]三書，
間參以鄭曉遜國臣傳、[illegible]等[illegible]書，而去取頗失
當。即如從亡[illegible]一段，從亡隨筆[illegible]與致身錄所記各異，而
[illegible]以從亡隨筆近理可信，蓋自宮中[illegible]至神樂觀
時，程濟從而出，仲彬未從，故程濟所紀較得實，致身錄
中景先以鐵棒啟鬼門等語，最[illegible]誕，而遠平
采之。按鬼門即從亡隨筆所云通甲溝，出南方，所見
耳。鬼者無人之地，門者所從出也，豈真有其地哉。後
來王鴻緒即據此書[illegible]紀，載所出亡之蹤，無其事，亦[illegible]
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其踏朝也，隨筆載建文
題詩壁，有僧聞之，自說為帝，廣西[illegible]藩司以聞，詔
執入京云云，亦是實事，[illegible]遠平不據之，而轉據他說為
思恩土知州岑瑛遇于道，往者問之不避，詰其情

曰我虞父也云云。蓋以為隨筆不得實，則[illegible]書中不直
據之，乃據不合根據之[illegible]扯滇黔成偽，適見其失矣。
耳。惟書中紀為太子時事甚詳，[illegible]明史本紀[illegible]
[有]缺漏。明史言太祖晚年，諸王構其子，歲[illegible]時書朝，
遊皇宮中，獨偉燕王及其長子，顧太子父子意若未
懌，及太子薨，諸諸廷臣欲立燕王為太子，因翰林學士劉
三吾言而止云云。按太祖英明，主儲[illegible]其事，豈
[illegible]人之言能惑之，適[illegible]其誣耳。而遠平所紀又有燕
王入[illegible]覲，行皇道，登陛不拜，為[illegible]部侍郎卓敬[illegible]御
史曾鳳韶所劾一事，[illegible]太祖崩後，建文止[illegible]諸王臨
喪，燕王即未來京，不然豈有齊黃輩日謀削燕，而肯
縱虎還山邪。[illegible]明史館臣多主削建文
出亡事，而遠平獨載其[illegible]紀，洵稱乎不誣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遠平[所著][illegible]紀[illegible]戒山文存中，[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刊入昭[illegible]代叢書，[illegible]而為之跋。

顧亭林年譜補正一卷

清常庸撰。是書與繆荃孫所錄顧譜增校，互有詳畧，有可訂張譜及有與繆譜同者、繆譜之誤者，餘則大都可補諸譜之漏。是書刊於光緒丙子，繆氏竟不得見，可怪也。與繆書同者，止貞孝受旌在崇禎九年一條。訂諸譜之誤者，如顧咸建授命，在杭不在吳江；馱橘順天宛平人，非獻縣進士；薛寀自署衲未、弥堆山，非號未堆山；陳芳績、宗虎功，應移上陳芳績書來答之一首下；傳聞三首、詩集實二首；顧亭林詩非東坡作，乃王荊公作；歸元恭覓兄德清教諭，繼登骨，是長興非德清，諸譜皆是。他瑣細者，不及舉。其為諸譜所未及者，如女兄弟條，補有一適劉孝廉者；詔用為兵部司務條，補同吏部司務、韓范見事不可為，皆棄去；東武四光歷，印隆武四年之隱語；又路太平為振飛第三子，年十七，賜名太平，官至廣西按察司僉事，便奉勅招討；又錢行人邦芑，字叔夬，丹徒人，著有歷代輿地徵信編；又楚二沙門，一為開元，一為釋髡殘；又黃職方師正，官監軍兵部主事，嘗參史可法軍事；又永歷三年，與

錢欽光同取中八人，為劉苣、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及欽光共八人。尤要者，見東武四先歷，人多不解，庸考為印隆武四年隱語；亭林於同時佚老，多有酬接，獨不及船山，庸據集中與楚僧元璞絕句，謂為船山作，得此以聯亭林諸譜，不徒為亭林之功臣，亦吳車徐張諸人之功臣矣。青為香雪崦刊本，書前識之一。

岳王年譜一卷岳王遺事一卷

清黃邦寧撰。邦寧字遠亭，陝西同各人，官河南彰德府知府。是書年譜[illegible]以岳珂岳鄂王行實編年錄及本傳、遺事，[illegible]行實編年錄而參以黃元振百氏昭忠錄、鄂王祖宗家傳[illegible]百氏昭忠錄[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歸[illegible]年譜[illegible]不可化者入之遺事[illegible]遺事[illegible]細大不[illegible]序例[illegible]秋[illegible]稗選數[illegible]叢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大學還舊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廷植撰。廷植有四書疑言，已著錄。還舊者，還[illegible]聖人之舊，即從舊本也。[illegible]舊解，以為大學指古聖人之學，大學之道，聖人之道也。[illegible]領[illegible]聖人之學，綱領在止善，條目在格物。綱領詳舉聖功王道之全，傳中所引帝典、湯盤、文王之詩，皆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下此而欲學古帝王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則有入德之門，因[illegible]功之序[illegible]大學[illegible]為綱領之總[illegible]，物有本末四句，係條目之總冒。綱領以大學言，條目以小學言。[illegible]綱領以道言，條目入道之門，以近道言。[illegible]其說甚新而有理。惟以物兼內之物欲外之物誘而言，格訓正也。物有善有惡，格之而物之惡者不能遁。以下文各傳中[illegible]頻也、[illegible]也、著也、辟也、貪也、暴也、多也、奪也、悖也、[illegible]也、驕泰也、[illegible]序也、財也、貨也，皆物也[illegible]物欲物誘[illegible]者[illegible]則萬物皆備於我，又作何解[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且如此解，則誠意正心修身[illegible]三項，已該於格物中，又何必再贅言之，豈不可通也。其他解大都與舊說無甚出入，末謂因大學[illegible]言格物，中庸發末節[illegible]之言，[illegible]物[illegible]故大學中庸相為表裏，說亦有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梨洲年譜三卷 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黃炳垕編。炳垕[illegible]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世稱梨洲先生，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八十五歲。崇禎元年入京頌父尊素冤，袖長錐擊許顯純。順治二年[illegible]迎監國魯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改監察御史，[illegible]河兵。清監國入閩，[illegible]返故居。順治六年，監國還至海上，復赴行朝，晉左副都御史，[illegible]擅[illegible]將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illegible]遊[illegible]，凡四十餘年，[illegible]康熙[illegible]宗羲嘗自作年譜，以授門人鄭梁，既而鄭本與原本俱燬於火，炳垕星編摘碑傳文集及行朝錄、思舊錄[illegible]書，取材頗慎。其中乞師日本一事，[illegible]宗羲所作日本乞師紀止載馮京第奉使始末，而不及己，而不避地賦乃云歷長崎與薩斯瑪，余方粉飾夫隆平。又云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為乎泥中，則宗羲實嘗偕行，而後諱之；

引全祖望說補入此事，最不可少。而祖望所記宗羲他事，多有不可信者。如小山堂祁氏遺書記云：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云云。用晦謂呂留良也。按此事祖望殆得之塗說。留良文集中有與宗羲書，直稱為太沖，可證無北面執經事。又詩有得山陰祁氏淡生堂藏書三千餘本，中有大櫝鎖斤換直銀句，則三千金求購亦不可證矣。里堂錄於癸卯五十四歲下，止載四月至語溪館於呂氏梅花閣，不言用晦父子執經事。後三年丙午五十七歲下載祁氏曠園之書亂後遷至化鹿寺，公過郡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載十捆而出，不言與用晦同購及中途竊書事。可見炳垣於此有辨別。至庚申七十一歲下載徐元文延其子至史局，宗羲以書戲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云云。而留良有夢伯夷太公之為子詩，極其醜詆，蓋指宗羲兄弟致隙，實京也。是譜首有世系圖，後附祀田祭產置墓田諸事，皆詳他人所略也。

張楊園年譜一卷 乾隆刊本

清姚夏輯。夏字大也，浙江桐鄉人，布衣。按張履祥字考夫，居桐鄉清風里楊園，學者稱楊園先生，明諸生。生於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一日，卒於康熙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年六十四。是譜履祥早師蕺山，而學宗紫陽而闢陽明。國變後隱居授徒以終。當時諸遺民中，節尤艱貞。夏爲其受業門人，[illegible]據譜履祥二十五歲時，即依門下。楊園集中與夏書最多，是譜敘事頗略，且時見紛錯，不足以見履祥學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全。且間有錯誤，如譜以履祥父明偶事謝劉卓，據履祥撰先考事略云補本邑增廣生，又云萬曆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闈不遇，亦未嘗有卒之事。又譜於癸亥九歲下云從諸叔明董成業，據履祥自撰言行見聞錄云天啟乙丑某初事諸先生於塾舍，時受師陸子與先生善，是癸亥尚事陸先生，非諸先生也。又譜於戊辰十八歲下云遭王考喪，據先世遺事云年二十，先大夫棄世，是遭王考喪在後二年庚午，不在戊辰也。又譜於癸巳四十三歲下及甲午四十四歲云館湖

下頂

湖吳仲木家，據集是年答吳仲木書、吳裒仲書並云寓居郡里，而辭裒仲來歲之訂。又丙申與吳裒仲書云，明仁兄數年來覩之之誠，祗得今歲之赴命，是癸巳甲午未嘗館裒仲家也。又譜於己亥四十九歲下云正月返楊園故廬，據集與姚大也書，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糊口於禾中，則僑不在己家也。其他文字之誤，僞者尚多。按履祥所著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以涉呂留良，已刻者遺書燬，未刻者不敢出。乾隆[illegible]浙江學使雷鋐得是譜於履祥族孫繼栻家屬，[illegible]陳梓校而刊之。首有鋐及梓二序，後有繼栻跋，時乾隆癸酉也。

張楊園年譜四卷附錄一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陳梓輯。梓字古民，濮川人，布衣。先是梓為雷鋐校刊姚夏輯楊園年譜，復自為輯補，又經錢氏馥、方氏炯、顧氏書譽為之訂正增删。譜中所著梓按、馥按、炯按、書譽按以別之。卷首有凡例七條，卷末有乾隆己卯陳梓原序，梓作也。有道光甲午徐準辨序，為[illegible]道光癸巳方炯序、顧書譽序、附皆為所本作也。又有道光甲午沈維鐈序，則刊書時作也。梓以姚譜未盡善，乃取楊園全集及平生見

聞之足證者以武是編，其文覩姚本加詳，而紀年繫事尚多舛漏，錢馥、方炯、顧書譽僅校刊。沈維鐈得其書於方炯門人錢廷鈐，因[illegible]付之梓[illegible]書為四卷，於原譜之外者正之，漏者補之，所錄文甚多。其詳傳摭錄云：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為異端，本釋氏以為教。又曰：世以陸王並稱，實則王較陸尤多欺己誑人之罪。詳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吾年譜自見。即此姚江欺己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舌不能為之解云云。蓋其尊朱黜陸，與其呂留良輩

之失學。又載見聞錄一條，有云：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猶處婦為人作嫁衣裳也。又云：業可訓蒙童以往，即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梓以舉業可為矣，則身既不為矣，姚以為不可，猶教人為之，是欺己欺人也。[illegible]梓即以[illegible]而晚年所著備忘錄亦有一條可以相證，[illegible]曰：程子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舍不為[illegible]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為，何故而[illegible]必為舉業云云。即此一論，視張自列呂留良[illegible]以辭選

時文為業，錢[illegible]秉鐙、黃宗羲之使子弟應試[illegible]入官[illegible]侗手速矣。附錄一卷，鄭[illegible]列[illegible]自文日[illegible]小傳、遺詩，主[illegible]同時諸名人文章相得者[illegible]而梓所作[illegible]二跋二詩一書，尤足[illegible]見[illegible]譜之大旨焉。

[illegible]其實[illegible]數年譜相訪[illegible]主人即留良[illegible]之也

張楊園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道光[illegible]刊本

清蘇惇元編。惇元字厚子，浙江桐城人。首有方東樹序及惇元自序，[illegible]自序稱陳譜漫冗難見要領，因重為刪補，稱是書大體俱依陳譜，所增無多，最要者惟甲申五月聞京師三月十九日之變自成之亂，[illegible]縞素不食，去館，攜書歸楊園一條，[illegible]若弋寅第顧子一條，事涉妄幻，直不應存。其所刪者，雖不關重要，但事實所在，不可沒也。其中如[illegible]丁亥三十七歲下載[illegible]感於孫子彥、叢穎生諸人[illegible]殉國而謝舉業之後，正履祥高節不可及處，[illegible]之，然全書無色。又己亥四十九歲下履祥女為其夫[illegible]與妻所鴆，履祥訟之官，二年始得其衿，逐其妻婿遂斃之，以死。近纔所由作也。惇元[illegible]，但[illegible]夫與妻謀鴆殺之，而刪訟事一段，反使閱者不快[illegible]其他異於陳譜者，[illegible]一年[illegible]一文字不過互易而後，以示不沿襲而已。[illegible]數條，惟譜末增嘉慶[illegible][illegible]地方官司立祠修墓數事，附錄[illegible]陳宏謀、祝詮、朱坤數條。據履祥又字午祁，見於呂留良東莊詩存，有寄張午祁攜姻天木遺詩過訪及題張午祁楊園竹屋二詩，而三譜俱未之及，因攷知譜雖屢纂，而遺漏恐仍不能免也。

汪堯峰年譜一卷　趙氏又滿樓刊本

清趙經達輯。經達字尊三，江蘇崑山人。[illegible]堯峰姓汪，名琬，生于明天啓四年甲子正月十六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十二月十日。順治乙未進士，授戶部福建司主事，改刑部河南司主事，陞山東司郎中，因奏銷案降二級，[illegible]遷北城兵馬司指揮，丙午陞戶部山西司主事，[illegible]遷江寧西新關倉，旋返京，[illegible]請告南歸。己未召試博學鴻儒，取中一等十九名，授編修，與修明史。辛酉又請告南歸。按琬工詩古文辭，宋犖嘗刻其文，與侯朝宗、魏禧稱三家。與[illegible]嬰鼎學、陳廷敬、李天馥、葉方藹則結以詩相倡和。性恬退，[illegible]到官未久即乞休。惟性剛使氣，交友多隙，宋[illegible]經進撰采雅記，遂開以戒星讀，尚不甚隱。琬與王士禛[illegible]應召入都日，士禛以詩相讓，琬以詩報之，往復之間，致成芥蒂，然實雅事也。詳見士禛居易錄。是譜刪采微嫌過略，諸[illegible]後載鶴曾書[illegible]葉横為琬所[illegible]誣，不應鴻博之業，[illegible]後因悔成恨，遂指摘汪文[illegible]刻[illegible]為

報復云云，以二人學行觀之，決不至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宜刪此一則。又[illegible]琬殁後見輓於宋犖[illegible]不傳，則經達已辨斥之矣。

黄山年略一卷　乾隆辛未刊本

清法若真撰。若真字漢儒，山東膠州人。明諸生，順治丙戌進士，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尋出典福建鄉試，己亥補福建參政，移浙江按察，丁未補安徽藩司，以丁母艱歸。壬子服闋來京，年六十矣。年略止於癸丑年六十有一，是後己未召舉博學宏詞，以疾不就徵，辛年年八十四，則其孫輝祖所補也。按[illegible]有幹濟才，[illegible]於典試途中[illegible]山賊之險，[illegible]守與仗[illegible]敵安民，尤見[illegible]略，他若治獄理財諸事，亦皆本情切務，惜不獲大展其用。若真工詩，自十一歲時已為之，[illegible]諸論及此。其文筆簡勁，善狀險境，於北兵屠殺[illegible]不[illegible]足諱，可補揚州十日記所未及，泉州興化之役，鄭成功文集記之特詳，亦史料之所資也。書為其孫輝祖[illegible]，乾隆辛未其孫輝祖校刊。

黄浦原屬華亭，後分為婁，又分為金山，故今之袁熹為金山人

焦南浦年譜一卷　光緒廿三年聚珍印本

清焦以敬、焦以恕編。按焦袁熹字廣期，世居黄浦南焦家浜，學者稱南浦先生。生於順治辛丑九月初三日，卒於乾隆丙辰，[illegible]七十六歲。康熙丙子舉人，乙未以王頊齡、李光地薦，特召來京，以母老辭不赴。[illegible]王鴻緒[illegible]修明史，[illegible]為助。平生篤守宋學，所著有春秋闕如編、詩[illegible]、[illegible]左氏傳說、四書讀注疏、四書說經、字韻、儀紀年略、[illegible]雜著[illegible]，以敬、以恕其子也。譜中所載[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人[illegible]厭。張照所撰行狀詳所著諸書之旨，[illegible]得要領。按袁熹長於經學，文事亦優，論詩觀詩謂歡文情味勝陳思，所見與王船山不謀而同；論周邦彥，後來周止庵所祖，俱見卓識，不囿於一時風氣所囿。[illegible]又論[illegible]謂袁川為上品，但前[illegible]老死高文大篇多藏在胸腹間，其寫在紙上者[illegible]什僅一二，[illegible]知袁川之深者，惟偏[illegible]詩。謂[illegible]有天子之目，李杜大家，但可為其輔[illegible]，[illegible]李杜於古無[illegible]之下，不為公言。附錄一卷

乃行狀誌銘之屬，蓋嘗刊於乾隆辛亥。其增附一卷，乃人吳光浩所輯，首書傳目，及門姓氏，成於乾隆戊寅、光緒己亥重刊時，增錄於後，並附金山縣志小傳於前，光緒中贖基公業於後焉。

言舊錄一卷　嘉業堂刊本

清張金吾撰。金吾字月霄，江蘇常熟人，諸生。是錄為金吾三十九歲所作，有其室季景和序，四十一歲景和亡，至四十二歲而止。金吾年四十三，不及記矣。金吾藏書，撰有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卷，其叔海鵬以刊守山閣學津討原諸書著。金吾其志排印續資治通鑑長編諸書甚夥。說作者讀經解一千四百卷，金文最一百二十卷為最鉅。全書亦精考據。其能古讀如台，十六證賑野質疑，切韻指掌圖音釋，論咳声，古人疾地六證，讀三禮疑義諸篇，與載錄中。所載黃廷鑑所作傳。廷鑑，金吾受業師也。傳載金吾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即棄去。是錄年四十二，而赴金陵應試，則傳誤也。季景和序識與錄載孫人詠予君之學問能博覽而不專精，知為人謀而不知自為謀，全同。有此人鷄鳴交儆之風，夫青作序者曰宋之言。李請伯於死後，此作於生前，一經惆悵之情，一致眈戀之意，俱足傳也。末有則承幹跋。例

刊李時所作也、

萬晴軒年譜一卷　光緒丙午刊本

清張鼎元輯晴軒萬斛泉號也斛泉字齊玉湖北興國州人諸生學隱居樓後曾國藩遊聘赴大營參贊軍事不就胡林翼隱逸初舉徐七品頂戴諸家議又責國子監博士銜張之洞端方又學行純一鄉咸佩說之銜、辛年七十七也斛泉倡理學於世氣風靡之日誠不易得尤可異者平生未曾一應試且不授弟子以舉業甚勇子宋鼎全栗僅不求仕進在清代理学諸儒中未之有也講言授徒於高峯山房有議過問斛泉講論不綴遂遣迎引亦何異黃巾避鄭康成耶、中藏名過盛當道爭相引重使不敢閒達之士僕於酬接未免反損其高耳元於斛泉學行標甚略而錄國藩聘書札翼奏稿似未免有勢利之見前有胡元吉序其年九十二猶黎明即起終日危坐雖盛暑不去冠衣平作書未嘗不端楷朔望必具公服謁家廟及弟子祠退坐書案几席書帙必整必潔往游之士皆指

之有礼云云，可補譜之疏略。鼎元字兼甫，湖北興國州人。元吉字敬菴，安徽黟縣人，俱斛泉門人。

沈歸愚自訂年譜一卷 乾隆甲申刊本

清沈德潛撰。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是譜乃其所自述，從康熙十二年癸丑起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止，是年九十四歲。後四年卒，年九十八，賜謚文慤，則是譜不及記矣。按數人晚達，無過德潛，六十六歲猶為諸生，雖自乾隆初年一舉鴻博，以失題中字不合格被放，乾隆己未始成進士，年六十七矣。年七十始散館，授編修，己巳年七十七，以禮部侍郎賜歸。猶於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四次南巡迎駕，辛未、辛巳二次進京祝太后壽，在籍晉階尚書、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可謂極人臣恩遇之隆矣。又德潛以詩名世，一生瓣香王士禛，未及見士禛，以其所作詩質士禛，士禛極稱許之，此其淵源之所自也。通籍後以詩徒主知，晚年乃以選國朝詩別裁集首錄錢謙益受痛斥，亦全美中之一憾也。卷末附南巡詩并序，卷首有門人顧詒祿序，敘其六十年以前事，未嘗以為泰，讀者稱得體焉。

謙山行年錄一卷　咸豐五年刊本

清熊枚撰。枚字汝[illegible]調，晚號謙山，江西鉛山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以五品京堂休致。是錄乃枚自記履官始末，至七十四歲止。[illegible]後有其曾孫嘉澍跋。[illegible]枚生於雍正[illegible]十二年甲寅，三十八歲成進士，以刑部主事用，外放[illegible]知府，歷任平涼、汾州、順德、保定知府，[illegible]濟東泰武臨道、江蘇臬司、安徽藩司，內擢刑部侍郎，陞尚書，調工部尚書。嘉慶年間凡三署直隸總督，三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以[illegible]直隸藩司書吏假印挪移侵盜庫銀案，降[illegible]補順天府丞，又[illegible]京以印卷選，[illegible]以五品京堂休致，時年七十四矣。[illegible]何年，無可考，以致未言及也。錄中所記刑事最大者，松江營弁楊天相訟長發冒功誣商船為盜船，弁楊天相訟長發保正沽松江[illegible]程智椒從子家三月，其他政績[illegible]平實[illegible]以勝之也。晚年雖以細過受譴，亦見其時法令之嚴。[illegible]六尺[illegible]宿門之不少貸而枚[illegible][illegible]遂亦[illegible]然斯錄者猶可補[illegible]列傳之缺也。嘉澍跋[illegible]於咸豐乙卯，蓋刊書[illegible]之年也。

楊蓉裳年譜一卷　光緒己卯刊本

清楊芳燦撰。芳燦字蓉裳，江蘇金匱人。[illegible]以拔貢試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知州。丁母憂歸，主講關中書院，修四川通志，卒於蜀。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嘉慶二十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六十三歲。是譜其所自作也。撰芳燦少負才名，[illegible]受業袁枚之門，工詩及駢體文。官伏羌時，值田五起事，捍禦危城，得不陷。嗣以弟揆任甘肅布政，引避，官京師，日與洪亮吉、吳錫麒、馬履泰、張問陶、吳鼎元、趙懷玉、謝振定、陳用光、孫星衍、姚椿、陳文述、袁通輩以詩唱和，極一時文酒之盛。具見譜中。自[illegible]詞，有三十六年壓卷畫，自例讀之為六十三[illegible]之識，亦奇事也。書為其曾孫婿上饒盧紹緒所刊，刊時光緒五年己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鄭寒村年譜一卷

清鄭勲輯。寒村，鄭梁號。梁字禹梅，浙江慈谿人。生于崇禎十年丁丑十二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七十七歲。康熙戊辰進士，時年五十二矣。館選庶吉士，改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知高州府。戊寅丁父憂歸，未幾中風，右體廢，改名風，字獅雅，號半人。又十餘年而終。撰梁少為學於黃宗羲，[illegible]年三十一，始見宗羲。其文存稿即始是年，顏曰見黃稿。以後出年三十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果見宗羲。六年三十二歲，梁父溱棠，稽己卯舉人，魯王時起為督察副使。溱本與宗羲善，其後梁之子性，遂建二老閣。二老者，溱及宗羲也。勲字[illegible]著，梁之曾孫。勲輯詩文之散見者，推仰頗深，而成是譜。[illegible]於家學淵源、師友[illegible]不佳[illegible]家乘也。是書有為學詩序，康熙三十六年鐫，而後附於高州家書，[illegible]刊於嘉慶戊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勤叟自訂年譜一卷 排印本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季瑄，號矩齋，晚更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辛未進士，歷知臨榆、南皮、完縣、吳橋、清苑、蠡縣事，晚充資政院議員、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學部副大臣。清室遜位後，避居淶水，又遷青島。是譜[illegible]係自述，止於庚申七十八歲，次年辛酉六月十七日卒於青島，年七十九。乃宣官直隸廿餘年，頗著循聲，尤以己亥庚子在吳橋任，勞[illegible]遏義和拳，檄飭[illegible]出不廢采。所[illegible]著等韻、合聲簡字，不無心得，惟[illegible][illegible]杭州[illegible]學堂所[illegible]逐[illegible]。閱時乃以[illegible]學名，刊時為之也。譜後有自題十六絕句，又有其[illegible]女夫陶葆廉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四書評本十九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俞廷鑣撰。廷鑣字呂時，浙江德清人，副貢生，俞樾之猶子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恩錫序，廷鑣[illegible][illegible]孫子嘉慶丁巳[illegible]書後有道光丙申其子鴻漸跋，而同治壬申江蘇巡撫恩錫始刻[illegible]行[illegible]書[illegible]首有恩錫序，書後又有其孫樾[illegible]附鴻漸所為[illegible]家傳。後序稱是編為初學設，不務旁徵博引，但就正文注文逐章逐節逐字逐句，一一研求，每下一語，使聖賢立言本旨軒豁呈露。又[illegible]煉其筆，朱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意聯貫，使成片段，以小字雙行[illegible]書於每節之後，其或及注文者則曲節錄注文，亦以小字雙行書其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注不全錄者也云云。今觀其書，視傳注為辭析，視講義為簡要，雖以集註為宗，間於補其所略，如大學謂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指全體言，明而明德之本原，明到十分盡處，便是峻德，而日新對而新言，是不間斷，日月新又日新，承已新言，一是不中阻，一是不使[illegible]勤，論語謂其為人也孝弟章，謂論孝弟非論仁，無友不如己節，謂無友非拒之也，取其樂而為友之一念而已，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章，謂說到不敬，便同犬馬，使人聞而惕然，[illegible]秋之有君章，謂如只作[illegible]似字解，七字以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此之類、尚多、如泰伯三讓天下、毋寧謂其然歟
以潛學交契而挽其爾商之志、默喻昆弟、而諱其輸商之
心、并陰示父王而甚忠厲之節、□說太伯是三讓、勸而有
理、惟闕有因、附會甚矣、由而為之說者、如其注大學者大人之學、謂
大人猶言成人、對小學言、不知成人何以足該治國平天下
之事、□負而樂謂不發出所樂何來、較說彼更謬、不知古
本樂字可回有邊、字也、凡此之類、尤多、又書每以理
為古禮對言、不知四書所言理字者禮即是理、別
理於禮、出之後世講學家、豈可以理聖言哉、惟其書本
為初學作、殊不必深求也。

劉青天傳　同治癸酉刊本

是書首列國史館劉清列傳、次禮部覆議山東撫學請祀
名宦疏、次貴州巡撫請祀鄉賢疏、附貴州公稟、次趙
河奉祀劉公祠碑記、次張邦泰輯劉賢尹事略、次梅曾亮
撰傳公劉公傳、次蔣湘南撰劉青天傳、及書劉松齋先生
軼事、按劉清字天一、號松齋、貴州廣順人、乾隆丁酉
選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議敘選四川知縣、數以鄉勇破
賊、由南充知縣遷建昌道、屢擢起復、其後以雲南
布政司改四川鎮總兵、又改曹州鎮總兵、官至山東
鹽運使、道光二年、以疾乞休、又八年、卒於家、清
官縣令時、人皆呼為青天、賊自為民時即知其名、與
戰、眾莫為用、於是之輒逃、入賊巢、
諭賊三四、賊不肯害、又嘗七年、人樂為死、川匪之平、其
力忠其任、以至遷、決曰、又平教匪、朱武良之亂、收復曹縣
定陶、益以循吏而兼鎮將、唯清史傳中僅見、仁宗
御賜詩有蜀民何幸見青天句、則青天之名、達於宸
聽矣、其以布政使改總兵官、在清代亦為僅見、史館
列傳、附後梅二傳、

但[illegible]記者之傳記
聞諸故老職事未具[illegible]
渡[illegible]其躰事一篇則
得[illegible]中人[illegible]
所[illegible]未改

[illegible]傳[illegible]有生氣、史叙議要之有生氣、
謂[illegible]功[illegible]大在於撫、數
賦[illegible]且保全民命、所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為[illegible]光[illegible]楊蔚久重刊本、後有蔚久
跋

黄侍郎年譜三卷　乾隆寫刊本

清顧鎮輯[illegible]、黄侍郎叔琳[illegible]、康熙辛未以第
三人及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郎[illegible]左侍
郎、外放浙江廵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事、又以[illegible]乾隆辛
未重遇臚傳、侯侍郎銜[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
奇孫報仇殺人、[illegible]
甚得扶植士類之[illegible]
[illegible]主江南鄉試、所得[illegible]
[illegible]會試出[illegible]王書隣、延敬王士禎、李光地
門下、於王士禎[illegible]深[illegible]而刻其漁洋詩話之
代詩話[illegible]集[illegible]白[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小正[illegible]文心雕龍注、史通訓詁補[illegible]
[illegible]又於賀叔琳門下、

淵源深[illegible]、叔琳之史通訓故補、即其校訂、是譜乃初叔琳子雲門所錄、另之編次、[illegible]附南宋[illegible]體[illegible]後有[illegible]鎮跋、後有著廣東早學[illegible]四庫已著錄[illegible]

亦格不用　隨規一事尤中時弊

尹楚珍年譜　道光[illegible]

清尹壯圖自記、壯圖雲南蒙自人、乾隆丙戌進士、授職刑部主事、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以雲南土大員[illegible]旋[illegible]學士、因言事[illegible]職[illegible]嘉慶己未特[illegible]以母老[illegible]歸、[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准[illegible]在籍[illegible]卒於嘉慶戊辰、年七十一、按高宗[illegible]耄期、和珅[illegible]擅權、公行賄賂、[illegible]督撫獲罪、自請罰銀、若干萬兩、即可免議、壯圖上疏切言、致干帝怒、命戶部侍郎慶成帶同往[illegible]山西山東[illegible]江蘇各地盤察倉庫、坐無實據、幾獲重罪、嘉慶[illegible]初[illegible]尊[illegible]時[illegible]圖[illegible]蓋[illegible]時[illegible]詠[illegible]壯圖所云、[illegible]柳[illegible]飾、[illegible]為蒙蔽、[illegible]也、此疏在當時為僅見、如嘉慶親政[illegible]事亦嘗屢奏[illegible]非[illegible]事終於前、且正言[illegible]為迂、[illegible]直諒之者之不[illegible]也、壯圖言事諸疏、除留中者、[illegible]見譜中、自記止於乾隆末、以下乃其子佩珩等所續、刊於道光五年、距卒時十七年矣、

弇山畢公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史善長撰。善長字誦芬，江南吳江人，諸生，入畢沅湖廣總督幕，其幕中是譜，即其時所作也。後有善長跋，蓋承沅命編次，未及半而沅已病，不及見其成矣。其譜文筆雅潔，剪裁公牘，不得體要，間引詩篇，強見風趣，餘無可述。沅編著諸書，備舉崖略，具得體要，惟諱多漏，於過失處則刪削殊失徵實之義。如乾隆四十一年以高樸在葉爾羌私採玉石，以審訊高樸家人供辭不實，有旨責革留任。譜不載。又四十六年以甘肅捐監州縣通同捏災冒賑案，諭令沅自行議罪，沅請罰繳銀五萬兩備官兵犒賞之用。譜不載。又諭將四十七年甘肅失察甘肅冒賑案移於四十六年。又五十四年以河南考城縣移建城垣非地，糜費，奉旨嚴議，譜不載。又嘉慶元年正月以襄陽賊匪滋事，調度失宜，降補六月。又以攻剿當陽賊匪日持久，兩次申飭，譜俱不載。又批沅卒後，嘉慶二年七月，其後一月，上諭畢沅前在湖廣失察過多，不必予謚。四年九月又論沅任湖廣總督貽誤地方，且提用軍需，餽送領兵大員，諭令革職，籍沒產，譜更不之及矣。按洪亮吉書事言沅寬平，官陝西久，諸伊事或廢弛。又言沅軍旅非所長，又為屬吏欺蔽云云。自是公論。如沅禮賢下士，人恐不及，一時江左人才半歸幕府，其軼事流傳，亦有不宜沒者。惜善長未措意及此也。

孫星衍年譜二卷　光緒戊戌刊本

清張紹南輯、王德福續輯。紹南，江蘇陽湖人；德福江[illegible]人。是譜自一歲至五十九歲，紹南輯；自六十歲至六十六歲，德福補。光緒戊戌星衍曾孫士康纔其稾校而刊之，即是譜也。按星衍未第時，[illegible]常在陝西巡撫畢沅幕，[illegible]長明[illegible]為公揭遏之[illegible]畢公因別構一室為孫館，[illegible]倨豐於[illegible]洪亮吉文集、是譜未載，就此可

見星衍負才尚氣。其後不肯屈於和珅門下，見諸此。在刑部，深究刑律，每論獄多所平反；與水利，亦有[illegible]績。所輯書甚多，[illegible]，晚年得顧廣圻、嚴可均之助；[illegible]稱得[illegible]據譜嘗採鐘鼎文字，為說文翼，五十七歲始[illegible]校定；自是嚴可均輩而武斷之，嚴說文翼一種，題嚴可均撰，其書實未刊。武[illegible]學者頗疑焉，然據年譜，曾於南海武氏見說文翼稿本，確[illegible]為星衍所撰。孫星衍撰，乃知諸不謬也。譜又載弟士古、伯桃、羊角哀墓在鎮山蒼苑縣之義城者矣。於今最[illegible]星[illegible]考其事，則小說亦非盡無證也。按是譜不為詳瞭，似未星衍詩文集未[illegible]，[illegible]錢儀吉事後有士康跋。

洪北江年譜一卷 光緒丁丑重刊本

清呂培編。培字因叔，安徽旌德人。嘉慶癸酉拔貢生。北江洪亮吉號也。按譜，亮吉四十五歲始登第，時爲乾隆庚戌。壬子即放貴州學政，時尚未散館也。培以[illegible]秀才散館翰林[illegible]爲學政者，[illegible]始亮吉及石韞玉。[illegible]韞玉[illegible]以第一人及第，與亮吉同庚戌，又同時放雲南學政也。不知[illegible]培殊[illegible]亮吉以嘉慶四年上書成親王論時政，觸犯嚴譴，發戍伊犁。五年，京師久旱，祈禱無效，忽奉仁宗[illegible]諭將亮吉原書宣示內外，[illegible]亮吉回籍，是日即得甘霖。御製得雨詩註記其事甚詳，乃譜不載原書，惟據上諭有視朝稍晏、小人熒惑等句，又謂[illegible]原摺所指[illegible]，稱致書親王大臣，累數千言，列某封疆諱匪不恤民，某大臣使貪索賄，婢僕藏某錢，稱正士託跡權門，某列卿請班乞憐貴要，又言部院出將章奏，輒睽徇完結，不能伸理冤獄，凡指斥內外臣四十餘人云云，而亦不[illegible]錄全文。按此書既經宣示中外，[illegible]至尊崇置座右，似無所用其忌諱，且亮吉立朝大節所係，[illegible]時，譜竟略之，殊不可解也。又譜于[illegible]著書[illegible]，[illegible]亮吉所著諸書，出記成書年月，於本書概略，及[illegible]全[illegible]一生書，自傑不詳。培爲亮吉門人，何疏略至此。後附諸傳狀碑志遺事，與譜可相參證。書爲[illegible]諧用勲重刊，李用勲亮吉曾孫也。

前年此書已有某已作提要，[illegible]壬子以散館翰林[illegible]放貴州學政[illegible]以十六年未散館翰林[illegible]試副考官，又甲申[illegible]提督福建學政，皆未散館。

竹汀居士年譜一卷　道光年刊本

清錢大昕自述，其孫慶曾注。六十六歲以後，則慶曾續編也。大昕生於雍正戊申，卒於嘉慶甲子，年七十七歲。乾隆甲戌成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乙未丁父憂，時年四十六，遂不復出。大昕仕不廢學，歸田後益肆力著述。是譜自記簡質，獨詳於治學著書之年月，其[illegible]廿一史考異、及史於遼元史氏族表、藝文志、唐五代學士年表、通鑑注辨正、洪文敏、陸放翁年譜、疑年錄、鄞縣志、長興縣志、金石文跋尾四集、三統術衍、十駕齋養新錄、餘錄

諸書，皆成於家居之時，亦有不著成書年月者，如恒言錄、四史朔閏考、聲類之屬，譜載[illegible]為[illegible]兩湖總督畢公沅[illegible]覆勘續資治通鑑，未[illegible]藏事而畢公卒，以其本歸公子，時嘉慶丁巳也。按章實齋文集有代畢沅與大昕書，[illegible]商榷續資治通鑑體例，末云全書錄副呈上，幸為校點斜謬云云。此書作於壬子，則大昕曾校此書時，當在壬子，[illegible]譜於此漏載。又章實齋作邵與桐別傳中有云：已故湖廣總督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其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illegible]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大悅服，手書報謝。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通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審，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illegible]云云。據是傳言，[illegible]本歸公子，則畢氏所刻[illegible]實齋所謂賓客初定之本，乃大昕未藏之本也。慶曾之注，於譜中所引人物古[illegible]蹟，為之考證，甚精核，於家世大詳，即作錢氏家乘觀可也。卷首有貲山袁翼序，後有慶曾跋。

斯未信齋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徐宗幹自述。宗幹字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庚辰進士，由山東知縣，浙江布政使，陞調回籍，奉旨辦理團練，旋擢福建巡撫，卒於任，年七十一。是譜自記至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有大星自南而東下隕至地，有光，而[illegible]年[illegible]時[illegible]星年[illegible]十月二十日[illegible]所闕。上四月，前錄遺卿上諭及宗幹遺疏、其桂、左宗棠代遞遺疏，奏後有其子孫海拔[illegible]附[illegible]。

宗幹起家牧令，以循良稱，諸於所蒞之縣，備載治績，具見實心為政。其紀冬賑，謂秋末即按保甲冊，家必查戶口之極貧者，記之，屆期以票封，與各地保及公正紳士，按戶分給，另建栖流所收養流民，按日給薪米，令自炊，本境貧民皆得實惠，而城市亦清靜云云，可為後人取法。惟記略詳本張，自其口出，尤為非体。晚歲在福建，值李世賢、汪海洋諸寇由粵入犯，連失汀漳及各要地，若非左宗棠提軍來援，幾為江浙之續，則勤吏治，不必優兵略也。篇首別載族冑，由宗幹記本人，不[illegible]，代題曰世系，亦非體。

學案備忘錄一卷　傳抄本

清成蓉鏡撰。蓉鏡有周易釋爻例，已著錄。是書題下自註云，隨筆雜記，略無詮次，聊備遺忘，即是書所由名也。又云，國史滿漢大臣傳、儒林傳及國朝先正事略名儒類所已有者，悉刪去，所錄止五十八人，聞有錄段玉裁、江永、戴震，謂永近思錄以紫陽之說註紫陽之書，大[illegible]學術，震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論性擯斥於江氏論學之旨，頗相違戾，此玉裁者[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幹盡云云，[illegible]欲援漢學入宋學，其旨可見矣。所錄諸人事蹟不求備，惟采其涉於理學者，惟則世甚寡，未於苗之疑則贅，楠王瑤稹人籍纘膺者，較詳焉。

越中先賢祠目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漢書札記，已著錄。是書首有序，先賢祠之緣起，次定崇祀先賢之例，大要在嚴界限。凡儒籍改籍流寓者俱不得與；雖史有傳，代負盛名，而易代之際有可議者，不得與；立言有違名教者，不得與；時代稍[illegible]事無可考者不得與。[illegible]傳行事功雖可紀而世較近者，亦從緩焉。餘於郡籍人物考核[illegible]。所祀自漢嚴光至清傅[illegible]，凡二百二十二人。書為[illegible]慈銘寫刊，甚精。

陳句山年譜一卷　乾隆刊本

清陳玉繩述。按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唐人。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知縣，旋薦舉博學鴻詞，未試先，考取內閣中書，後以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歷官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順天府尹，太常寺卿，轉太僕寺卿，通政使司副使，終於太僕寺卿。生於康熙庚辰，卒於乾隆辛卯，七十二歲。玉繩其從子也。兆崙於於乾隆癸酉擢太僕寺卿，閏十四年丁亥，復為太僕寺卿，後於其官。譜中述早年夢迎駕儀衛，張藻川之冠時，藻川方官太僕，作夏家居，竟於終身之職亦一奇也。是譜所述夢境非一，雖有奇驗，殊可不必。又按兆崙早有根柢，與杭世駿、杭州同舉詞科，名亦相埒，其文章亦為方苞所許，乃是譜於學問根柢概從略，又戶限絕不一及，何耶。卷首附領李慈銘、郭麐、神道碑銘，尚諸互有詳略，可資參證。

周稚圭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周汝筠周汝蘂輯。[illegible]周之琦字稚圭，河南祥符人。嘉慶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司業、中允、侍講，外放四川鹽茶道，陞浙江按察使、廣西布政使，丁母憂服闋，補太僕寺卿，歷刑部右侍郎、廣西巡撫，生於乾隆壬寅，卒於同治壬戌，八十一歲。是譜[illegible]撰集公牘家書而成，繁蕪不翦，殊無足取。來按之琦素工詞，所著有心日齋詞集，而詩無存者，譜中只有詩有戒亂，其八十生日志感有句云：重吟定報句，慎勿哂淵明，蓋之琦晚歲頗貧，[illegible]借屋助餉，讀是詩可以見其清操。汝[illegible]汝蘂皆之琦子，汝筠道光乙未舉人，官至江西督糧道。

葉石農自編年譜一卷　咸豐二年刊本

[illegible]清葉葆[illegible]述。葆字寶田，山東秉昌人，乾隆己酉舉人，[illegible]以授徒為業，門下士甚眾，[illegible]侍郎[illegible]揚以璐[illegible]官至[illegible]，以藏書著，[illegible]其高足也。[illegible]是譜[illegible]譜中敘事頗細，惟每年詳載來學弟子姓名，所授[illegible]齊諸名，外有廿二科墨選，[illegible]一老學究耳，是譜所刊，後有高均儒跋。

卜子年譜一卷　活字印本

清陳玉樹撰。玉樹有毛詩異文箋，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而史記稱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世本同，孔子四十四歲，為[illegible]魯定公三年，即周敬王十三年，子夏實生於是年。又據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計其時子夏已百有八歲，其卒在何年，則不可考。是譜從[illegible]周敬王十三年[illegible]起，至安王二年，即魏文侯二十五止，分年隸事。其涉於攷證者，據鄭康成云，溫國卜商，玉樹以為溫本東周畿內蘇子國，為狄所滅，狄不能有，地歸周。魯僖二十五年，襄王以賜晉文公，故子夏在春秋時為晉人，三家分晉，溫屬魏，子夏又為魏人，並[illegible]禮記檀弓正義引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復云子夏魏人也，居西河之上（今本史記無「溫人也」三字），而以懷慶府之溫縣故城舊屬衛者為非。據家語以子夏為衛人[illegible]文選左太沖招隱詩注引尚書大傳，子夏對夫子云，退而窮居河濟之間。藝文類聚六十四引同。溫縣故城正當河水之北，濟水之南，此則家語亦不為無證。或者因子夏晚歲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地，遂疑為魏人耶。然玉樹亦證明子夏曾居魯，教授生徒，[illegible]得[illegible]因此疑為魯人，兩存其說可也。[illegible]又據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孔子阨陳蔡之歲為六十三，子夏年十九，以駁金鶚、鄭環之說。[illegible]十九之年即以文學著稱，亦似過早，[illegible]註家有謂往楚於陳蔡章與德行[illegible]顏淵章，原不相接，[illegible]者，則無須辯也。他如據四書釋地，莒父屬魯西[illegible]鄙，非[illegible]屬莒國之莒州，今[illegible]莒州有子夏祠，係附會。教於西河，據史記索隱，係[illegible]龍門至華陰之地，寰宇記以為汾州西河縣，相傳有子夏石室，亦附會。擇[illegible]二條[illegible]白亭[illegible]經之置博士始於魯繆公，博士有弟子始於魏文侯，亦前人所未發云。

唐仲友補傳補一卷　光緒金華倪氏刊本

清張作楠輯，其弟作楫注。作楠字丹邨，作楫字舫齋，浙江金華人。宋史以仲友曾為朱子所劾，不立傳。宋濂私補之，明史藝文志有其目，而書不傳。金華志雖有其傳，大都剽竊論性論學語，攢湊而成，不足見仲友之真。作楠是傳[illegible]集[illegible]傳[illegible]用集句體，采集諸史傳，貫串亦佳。仲友[illegible]經[illegible]之學，尤工於文。傳中所錄，淳熙元年上張浚書，於戰守機宜，有最碻（作）史稱張浚視師江淮，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陳敏統之，以守壽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聞之，亟撤兵歸，云云。殆即用仲友之言。他如[illegible]二年上四府書，八年上書論時政，[illegible]以至論理財論救荒，無不洞中窾要。[illegible]至八百餘卷，今皆散佚。作楠具著其目，作楫所註，援辭皆指南，以正道光金華舉宏辭科之誤。又據上四府書有崇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句，定仲友生於乙卯，據東陽志，知仲友知嚴[illegible]能[illegible]以甍治病。據唐氏譜，知朱子按仲友第三狀所列仲友子士俊、士特、士淪三人皆誤。其於朱子與仲友[illegible]互劾，雖未言之太悉，讀此傳者可以持朱唐之平。某傳後有論，亦佳。集句處有作楫[illegible]及金[illegible]梅跋。

首有作楠自叙，稱宋傳稱起卷

据周必大淳世[illegible]圖譜序，仲友卒年五十有三，以訂唐氏譜八十有二之誤

[illegible]傳[illegible]所載互異，傳所未詳者，作楫跋注於各條之下，亦極精核

[illegible]通經史，惟不專[illegible]……性命之說……以為聖人之道……所說者皆非則遇[illegible]……指朱子[illegible]著述之多

此十三人[illegible]學問[illegible]同志[illegible]平生[illegible]多史事[illegible]著

山陽錄一卷　康熙惠吉堂刊本

明陳貞慧撰。貞慧字定生，江蘇宜興人，諸生，侍郎于廷子，清檢討維崧父。是錄首五君贊，五君者陳繼儒、文震孟、張瑋、黃道周、華允誠也；次乙酉四君子贊，四君子者侯峒曾、徐汧、夏允彝、黃淳耀也；次十子篇，十子者吳應箕、楊廷樞、錢禧、雷演祚、周鑣、麻三衡、梅朗中、陳子龍、顧杲、盧象觀也；次二子篇，二子者黃毓祺、張溥也；附一人陳褉也。[illegible]諸人或死國難，或死[illegible]獄，或死[illegible]，或死疾病，題曰山陽，[illegible]用向秀聞笛語，志[illegible]感舊。每篇先敘其意，[illegible]而後贊之，詞旨淒惋，首有納米序，為貞補述若干人，[illegible]遺不佳[illegible]以述寄流桑之感也。

陸放翁先生年譜一卷　嘉慶八年刊本

清錢大昕撰。是譜[illegible]趙翼所撰[illegible]事實較詳，考證參稽如[illegible]。父宰卒於紹興十八年六月丙午，以右從事郎考數令所刪定官，在紹興三十年五月，除大理司直在紹興三十一年七月，皆據繫年要錄。又如娶妻唐氏不獲於姑，被出，放翁不能忘情，於紹興二十五年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有賦釵頭鳳詞；紹熙三年偶過禹跡寺南沈氏園，又作詩有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之句；開禧元年十二月二日夜，夢遊沈氏園，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之句[illegible]。其長子子虞生於紹興[illegible]十八年，仲子子龍生於紹興二十年，趙譜俱未載。大昕詩之尤要者，直齋書錄解題謂卒嘉定[illegible]庚午，八十六而終，與宋史異。大昕據集中題藥囊詩，有殘暑催歸之句，又未題詩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幾度醉春風，則正月間尚[illegible]亡恙，宋史蓋誤也。大昕[illegible]所引[illegible]年要錄中與[illegible]題名[illegible]

趙氏所未見，無模采亦不為備，即家世舊聞十[illegible]
[illegible]此見[illegible]可知[illegible]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陸放翁年譜一卷　甌北詩話本

清趙翼撰。翼字雲崧，江蘇陽湖人，乾隆辛巳進士[illegible]賜進士第三人，官至貴西道。放翁集向無年譜，其詩自入蜀以後四十卷，係出手定；四十一卷至八十五卷，則其子虡於放翁在日，隨年記錄，故歲月[illegible]可考見，而集中碑記之類，多書年月官位，亦可藉以考其時位。翼是譜即據[illegible]為主，而參以家世舊聞、老學庵筆記等書，並采[illegible]節時事之重要者，係於每年之下，以相印証，大致尚簡淨。惟年八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

云，是年父尚在，而入仕後，未見有丁父艱之事，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illegible]於此數年中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繫年要錄稱與十八年六月丙午知臨安府[illegible]

秘閣陸宰卒、是年事最後三官及卒年[illegible]也、[illegible]

三年條下注

[illegible]初娶唐氏、[illegible]

[illegible]云云、按放翁初娶婦係[illegible]與其母為姑姪、又隱與四年、

俟下據本傳通判建康尋易隆興府云云、按放翁通判

[illegible]建康事宋史諱載、其實隆興在乾道元年、非隆興

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被劾[illegible]寶謨閣待制[illegible]有[illegible]身七年

罪去陵君恩而南許宦嚴隨之而、其[illegible]詩集中、習異[illegible]

[illegible]見上而譌[illegible]未之及、且此豈何刪者耶、[illegible]

[illegible]即附於前詩稿之後、無單行本也、

[illegible]

陳恪勤公年譜一卷　道光乙巳刊本

清唐祖价箋。按陳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康熙辛

未進士、以知縣[illegible]授浙江西安知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任縣府[illegible]政、得民心、[illegible]

山所陷[illegible]殘、致不測、賴張英[illegible]貢、曾寅[illegible]

力、得[illegible]任蘇州[illegible]總督噶禮[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奏其遊虎邱詩、以為隆書異心、被[illegible]陷文

字之獄、率噶禮敗、事亦得白、暎歲治河、亦頗著績、與

被陷也、士民為呼籲者達數萬人、其為仕也、士民之挽留

亦如之、亦見彼時直道猶存、鵬年自有書言和一生絕無

奇功偉績、往以不[illegible]要錄之家、上受知於先帝、下見

賞於百姓云云、按鵬年與張伯行俱以清宦為百姓所愛

戴、可見其時貪黷風行、得清宦甚難、而在江蘇為尤難

也、又按鵬年有自訂年譜一卷、今不傳、祖价據國史本傳

及各方志碑傳諸錄[illegible]等[illegible]纂成是譜、尚屬詳贊、

惟所記[illegible]涉鬼神[illegible]鬼、辨出附會、[illegible]似欠審擇、又記四

朝翰館臺湾衙員吳祿王鐙外[illegible]西[illegible]（谷名未詳、名有鳴幸條末[illegible]）

西谷名灝、陝西涇陽人、見御史題名錄、諸説有祖衍跋、

祖衍字仲人、亦湘潭人、

焦里堂事略　一卷

清焦廷琥輯、廷琥字虎玉、江蘇江都人、諸生、焦循子、是書即循一生事略也、不依年譜例、隨筆記述、而[illegible]循治學著書之[illegible]梗概、具見其中、循以考據著稱、[illegible]而其[illegible]曰、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唯鄭許、執一害道、莫此為甚、為考據者、必擴理學、乃其言曰、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為兩家之學者、無庸互紫、其論學經之法曰、學[illegible]不可以注為傳、不可以[illegible]疏為注、[illegible]

[illegible]、論作文之法曰、不學則文無本、不文則学不宣、凡此皆得於趨庭時之所聞、至如同時[illegible]以所學相切劘、又成一書之先後難易、及其主旨、記之尤詳、其他類要不甚切者、概從刪略、蓋酌[illegible]家傳年譜之向慕[illegible]于記事紀言之體、又名父[illegible]、[illegible]宜矣、書後附已刻未刻書目[illegible]據依[illegible]焉、

蘇溪漁隱讀書譜四卷　光緒十五年刊本

清耿文光撰。文光字斗垣，山西靈石人。是譜讀書購書修目錄諸事，其一生事蹟，別詳於五十自序及篇末所記。首有自序，稱以年譜之體，序讀書之次，凡閱於書者，斯筆之，而事則從略，故名曰讀書譜云云。譜中語多泛衍，如因認字而偏舉訓詁字書韵書之屬，因讀而侈述傳授流別版刻異同之類，惟劉陳言者多，發抒心得者甚少，於音韵詞章探討不免參以謬見。中有一條云，昔來瞿墟，居深山三十年，成易注，以為前古未有，然所說中爻之象，即漢以來互體之法，豈非伏處村壑，不覩遺文秘籍之故。按此殺語不啻自道。所購書通行精抄校而所之數，亦亦所謂敝帚自珍者也。所記止於光緒已年，六十歲，其人尚健在也。

同治壬午舉人，官平遙縣訓導

溫壯勇公六合殉難事略一卷　光緒活字印本

是編者名氏，有周長森撰傳略，徐鼒撰祠碑記，紹原自敘乞援血書，及六合軍中紀事七律四首，并以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軍機大臣著二十三員有後嗣之名單，末附湖北按察使司梁鼎芬墓田五案之原文。按紹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入貲為淮南鹽大使，代六合令，督練勇殺賊，破長未安土匪，隨官軍攻克江浦等，以堅守六年城陷殉節。長森傳其在事，紹原諱其名，總兵吳全美事，所言詳實。其嘆袁輪能，主金陵，獲其通賊書，紹原與鼒，退至見鼒所記，為紹原紀事詩，此著所闕，非小。一贊部，竟於殺賊殉職，每人材。

杜文正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杜翰、杜翻纂。按杜受田字芝農，山東濱州人，道光癸未[illegible]進[illegible]，由翰林官至協辦大學士，卒謚文正。受田傅[illegible]宗於潛邸，十餘年，深受知遇，故[illegible]宗繼位後，寵眷最隆，其飾終典禮之優，為近代第一。自受田議文正後，後[illegible]沿為定例，至孫家鼐而止。譜中所載，惟薦林則徐、周天爵、[illegible]、[illegible]負及[illegible]廣薛執中等，不使[illegible]釀成文字獄，是其犖犖大者。[illegible]故當時論者頗以無所建白為疑，譜稱於召對時多所敷陳，未嘗以泄於人，即其子亦莫由知，證之上諭所云，每召見時於用人行政、國計民生，進都數陳，深資匡弼等語，知非虛[illegible]飾。相傳[illegible]宗為皇子日，調護備至，即一言一動之末，亦為[illegible]詩之籌劃，故其身後震悼特深，非無故也。翰、翻俱受田子，翰[illegible]進士，翻道光乙未進士，俱入翰林，受田時年[illegible]，其父塤南[illegible]，以禮部侍郎致仕，祖孫父子同時任館職，亦僅見也。

恪靖公年譜一卷 乾隆刊本

清王永祺編。按胡寶瑔字泰舒，安徽歙縣人，雍正癸卯舉人，[illegible]中書[illegible]軍機，官至河南巡撫，卒謚恪靖。[illegible]以從傅恒征大金川，由[illegible]順天府丞、陞府尹，其後[illegible]歷山西、湖南、江西、河南四省巡撫，無赫赫之勳，而恪謹持躬，[illegible]未嘗少受挫跌，在乾隆朝督撫中不多見也。其以內閣中書考選御史，舊無其例，自寶瑔始。[illegible]譜記[illegible]夕夢王文成贈一金鞭，四五十年後送王吉鄉[illegible]乾隆辛未[illegible]高宗南巡，果[illegible]命往祭文成[illegible]，宜[illegible]日[illegible]耶，抑不免附會耶。永祺華亭人[illegible]

郭廣藩行述一卷　光緒刊本

清郭振鏞所輯其父廣藩事略也。廣藩字壺純，湖南湘陰人，郭嵩燾姪，諸生，以通判由軍功保知府，官至江蘇候補道。是編中所述辦理海運諸事，自是幹才，惟詳悉瑣碎，不合時勢，開鑛行鈔諸策，亦空言無實。獨論六書中轉注，分為三例：一曰舉部首之字與其部得聲之字為轉注，如酉注水而轉為酒，小注丿而轉為少之類；一曰舉一部為綱，而以得聲之字互為轉注，如氏注一而轉為氐，以工注弓而轉為穹之類；一曰舉一部得聲之字，而以分見異部得聲之字為轉注，如不注一而轉為丕，降注生而轉為隆之類。其說甚新，蓋深有得於鄦學者。

張朗甫行述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張方泳等所輯其父廷鑑之事略也。廷鑑字朗甫，山西陽曲人，嘉慶辛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旋援例就內閣中書，居家讀書授徒，不復出。卒年四十八。是編所記言行甚詳，大率持身治家涉世，以古為則。平生服膺同邑先輩傅青山，謂其學直指心源，而榛疵掃，血脈盡清，學問為往來所未有，輯有霜紅龕集拾遺，並年譜。又師事徐潤第，潤第嘗與參訂所作中庸私解諸書。所交者王崧、陳履和，輩皆一時名士也。其遁籍不求仕，蓋志趣亦不可及。

汪悔翁行狀一卷　光緒刊本

清甘元煥纂。按汪士鐸原名鏊，後改士鐸，字振庵，晚號悔翁，江蘇上元人，元煥其門人也。士鐸早治經學，尤深于地理，其為水經注釋文，[illegible]彙輯參書，釋以今地，訂[illegible]穀水、江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葉榆水、夷水、沅水、溳水、湘水，凡十二篇，可補趙一清所未備。其書已[illegible]於兵尤華，存其說於此。亦好言兵，上林翼書，極言楚勇之弊，且詆及當時統兵之文人，謂新集之兵，[illegible]民之實情者，以羅李之敗而燒領，以用文人則未思開世之英，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術可緊，求之佶事之士云云，其言不必有當異。乎論諸之士矣。士鐸卒年八十八，然半生坎坷，居多[illegible]。繼配沈氏不相得，有適孝標之恨，至形之文字，[illegible]具見未刊稿中，元煥於此未贊一詞，[illegible]專為諱也。末附著書總目，惟佚者[illegible]八九[illegible]，可惜耳。

黃公度事略　光緒活字印本

清黃遵楷述。按黃遵憲，字公度，廣東梅縣人。光緒丙子中順天鄉舉人，歷充出使日本參贊官、美國金山總領事官、出使英法二等參贊官、新嘉坡總領事官，奏派五省教案委員、蘇州商埠事宜委員，出使德國大臣，湖南鹽法長寶道、[illegible]按察使，光緒戊戌派充出使日本大臣，未行遇政變[illegible]放歸[illegible]。按遵憲自述日本後[illegible]張勢及我[illegible]應付[illegible]之方法，[illegible]言有行有不行，而皆有見地，在彼時無第二人也。其日本志[illegible]成書太早，於其維新以後之政制未及詳論。主稀去詞章家陳言，用今人所具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時勢，一寫之於詩，謂之其所為詩，雖未[illegible]臻絕詣，亦卓然自主者，惟是書所記[illegible]空談，筆亦[illegible]俚俗[illegible]。[illegible]弟遵楷，字勁達，遵憲弟也。

古文尚書冤詞補正一卷　原稿本

清周春撰。春字松靄，浙江海甯人。是書首有吳騫序、及春自序，末有周廣業序。春以閻若璩攻古文尚書，毛奇齡後有宋鑒、王鳴盛繼之，江聲又継之，其說愈巧，尤易熒學者而誤後人，因就毛氏冤詞重為之補正，意在衛道崇經云云。但冤詞歸獄朱子，而春則尊崇朱子者，因不欲，於朱子書中取其涉於古文者為之辨白，以見朱子非疑古文者，次則舉趙汝談、吳澄、顧應祥、梅鷟、歸有光之說，闢其非而證其是。[illegible]毛氏

[illegible]功多過少，[illegible]晉書職官志[illegible]承魏制置[illegible]古文尚書[illegible]博士[illegible]於東晉[illegible]詆閻氏所為虞妄，其[illegible]稽炎、沈彤二儒[illegible]亭林、朱彝尊、湯斌、朱鶴齡、方苞、齊召南諸人[illegible]所徵[illegible]評隲[illegible]其大旨則[illegible]古文非偽，而孔傳僅屬可疑，故孔傳之義並稱言之，春亦未細讀，而斥之為朱子辨說疑古文之意，亦殊無謂，蓋朱子不以疑古文而失其為朱子，古文亦不以[illegible]朱子所疑而失其為古文，至末引方苞[illegible]李剛主[illegible]以為詆

朱子者，多絕世不祀，[illegible]陽明、顏習齋、毛西河、方望溪[illegible]是則[illegible]固果[illegible]獨立不懼之君子視之[illegible]其氣已餒，又不在囊誕不經也。

尚書辨二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案，已著錄。此卷乃青照堂所刊，乃截取原書所附後辨[illegible]評語，間及沈彤、錢大昕[illegible]鳴盛推闡惠棟之學，而辨證過之。[illegible]斷，據安國卒年六十見於家語、史記，但言蚤卒，[illegible]蚤卒方惜之之詞，[illegible]鳴盛[illegible]又云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獨不顧及史記武帝紀之三子乎。又據陸德明氏經典釋文敘錄，永嘉喪亂，家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鳴盛乃硬斷為古文亡於永嘉，不思陸氏[illegible]云梁前並亡者，乃指歐陽、夏侯[illegible]而言，家家亡所以古文獨興，若古文與家家同亡，何以又云孔傳始興，所引之書，而[illegible]如此，尤可知矣。時書[illegible]之評不盡，所知鳴盛時出滄溟，如云湯誓之篇亡于永嘉，則永嘉前古文尚在，王肅生周[illegible]似不應偽撰，可以闡鳴盛之口，果[illegible]然其辨證處實較不勝數，時書之刊之表[illegible]亦何心耶。

洪範後案二卷　西莊始存稿本

清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案，已著錄。其西莊始存稿[illegible]卷十九至二十為洪範後案，即尚書後案中之卷十二也。一為初稿，一係定本，[illegible]有異同[illegible]大段移於前，而詳於後。然是稿論河圖洛書[illegible]千餘言，[illegible]定本所[illegible]無之，當[illegible]是後來所刪，則未可以一概論矣。又定本於孔傳每[illegible]加以傳字，稿亦無之。[illegible]據此可知鳴盛著書先成洪範，其異同與詳略之處，亦正可參互而考其得失也。

讀詩管見十四卷 刊本無年月

清羅典撰。是書無序跋，每篇[illegible]，每章下錄集傳集說，次以管見，間有辨說，有案，亦伸己見也。[illegible]說義遵小序，每章之前截取小序之首二句而為說，或引他說以暢之，時有新義。說二南謂武王既有天下，主二伯，乃以文王時[illegible]治化之見於詩[illegible]播之天下，為風之準，於是分為領於周公之東諸侯，亦即為領於召公之西諸侯，亦焉。[illegible]即二南也。二十五篇不可缺，亦不可分，作南之前後編觀之可矣。按此說[illegible]而甚圓。又謂二南之詩，惟何彼穠矣當屬武王時作，其二章不稱王乞子，不稱王之孫，曰是仍推本於文王。又謂漢廣詩序[illegible]於章內末四句[illegible]見是詩為漢南之人而入於周而作，亦有理。說邶鄘衛[illegible]據康誥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武王[illegible]封康叔於衛，並據史記三監[illegible]霍叔，漢書又言康叔不往，管蔡之亂云云。按[illegible]持周公居攝封康叔，兩漢古今文無異義，與說異。是前人皆以為先封於康，耶先封衛，後並邶鄘，是一古分為三，詩無異譏。管見所持說，有合不合，自類此。

禘郊辨服章說

周禮法儒說一卷　國粹學報印本

清江慎中撰。[illegible]是書論古今文，頗能破門戶之見，而持其平。謂書、禮古文同出孔壁，禮經十七篇今古文之異，今多見於鄭註中，不過字句小殊，無關大義，禮之古文如是，書之古文可知。學者不察，視古文與今文截判若鴻溝，其根柢於尚書，其後徧及諸經，或震於古文而慕其名，或力詆古文而以為偽，彼此詬爭，皆可已而不已。學者今日但考求家法，分向古今，彥升經學可得而治。又謂費易、毛詩並非古文，由東漢諸儒因費、毛二家未

立學官，與博士異，遂張皇之為古文，范史因而傳之。於其說近儒又有以用假借字為古文，用本字為今文者，惟禮之書經，則毛詩用本字，魯齊韓詩有用假借字者，則亦妄說也。又謂近儒尚漢，最戒以王鄭廢象，而界不知鄭之學出自賈氏，賈氏本不言象，鄭以義理為宗，正其善守家法，[illegible]以東[illegible]事，傳焦自[illegible]儒[illegible]其他論於禮制者凡六宗說、作三事解、周頌雖篇解、昏禮、禘祫、用婦人說、禘嘗自持所見，[illegible]議[illegible]惟以王者命稱王改元

未免沿[illegible]誤，[illegible]其據為稱王時稱者，引大誓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illegible]等語，以為其時已稱文考，考不顯不識，法作於周公，文為追語無疑，作史者由後改前，[illegible]其例多有，且[illegible]文考亦不足斷其稱王也，其大略若謂論語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未稱王以前事，[illegible]試思孔子[illegible]果爾，則王莽謀篡不士之日[illegible]時，亦可據而襄之耶。懷中[illegible]穀梁，著有春秋穀梁傳

釋[illegible]其傳例十餘則，[illegible]卷末，未[illegible]有成書否。

陳東之經說一卷　國粹學報印本

清陳潮撰。潮字東之，江蘇泰興人。道光辛卯順天舉人。居京師，與大興徐松善，館其家，卒年僅三十五。友人楊亮輯其遺稿，即是書也。計周易、尚書、毛詩、春秋跋各一篇，雜記三十四則，附金山錢衍惜堂記一篇。潮居京師時，都下常州二莊之學盛行，專與古文經為仇，故潮亦不免沾染風氣。其跋尚書，謂逸篇十六既無訓解，并不列其經文，疑馬鄭古文即取夏侯等經，采掇古文異字而為之說，本非安國所傳，近儒據馬鄭以難古文，未為知言。按潮不達馬鄭所注為真古文，其識高於孫星衍、王鳴盛輩。跋毛詩，謂小序為衛宏所作，康成不能誤正，後儒以尊鄭故並尊序。按康成與衛宏略同時，何至誤宏為子夏？范書稱宏從謝曼卿受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行於世云云。作者當於序有所闡明，故曰善得風雅之旨。毛公本據小序而作傳，其[illegible]六詩之目即其的證。宏沿毛詩，又當時[illegible]毛詩作序，豈非倒置？況既云今行於世，何以[illegible]不聞有據宏序以駁康成者，[illegible]於潮，未免疏於考證矣。跋春秋，謂左氏於經外自成一家言，難經以讀，以左氏實完善傳經以讀左，左氏破敗錯亂，此議甚是。既不祖劉歆，左氏傳春秋之議，亦不菲薄左氏，持論甚平。惟謂傳載劉氏出自士會為附會本朝以希立學，至以梅賾弘上疏，即有漢為堯後之言，近人實以為誣經，坐實不達者實誤也。至雜記諸條，大都偏於聲音訓詁，精核處多。[illegible]即諸跋，採劉逢祿所著詩聲衍，半為潮所補正。條例廿一，潮補其三，并作跋，以俟宜補入。又按劉本原題文鈔，蓋[illegible]經說，從其舊云。

何氏學二卷 嘉慶刊本

清何治運撰。治運字郊海，福建閩縣人，乾隆丙子舉人，阮元督粵，嘗聘修廣東通志。是書原四卷，前二卷經說，後二卷雜著，茲去前二卷也。治運之學，深於說文，如讀易條內，謂夕惕若厲係古文，易厲作厲者乃今文，說文夤敬惕也，故文言惕而厲在其中，則上與田人乾韵，下與淵天人韵，若作厲則無韵矣。可正經義述聞王氏之非。讀說文條內，祇讀若抵破之抵，說文販敗瓦也，从瓦反聲，抵破當作販破，可正錢氏說文若闕祇作祇詩氏祇作敔之非。合之雜著內段氏說文解字注後二篇，所舉字，聘字實字矣字，䳗字要字求字韶字，書鈕氏說文新附考後所舉，璓琛茗呀透闇鴨劍鈞篙瞳矓昳眞倜襆覿嵌嶼廄慶駛悱潔懸惹瀛潺淼漵雩縧俎琵琶瓷甏蚝蝗䑣甏螟珈塔釧酩酊伴借峯鮭諸字，俱援證甚確，可訂段鈕二家之疏謬。其以籀文証石鼓，不必指為何王之世。又以石鼓中六馬二字，宋本剝蝕中加作騋字，與第九鼓駟字下一字相同，則作六馬者非也。天一閣本依劉本剖一六字補入，殊近可……梅云上此說未經人道。他所攷正，亦有合者，惟讀尚書諸條，楊梅闇之誤，所見多偏，如觀德，觀怪而非觀德，信姗淫而斥朋淫，俱悖於理。改獻契之契為勢，引說文勢健之訓，究指所獻何物。尤（？）乃聲之武斷。其讀孟子，引或云……吏與田女手時，鄭氏書注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據此，則帝女下嫁皆當言妻，說文嵏古妻字，古文妻从尚女。尚古文貴字，从貴之義，即下嫁之義。後之妻公主者，皆曰尚，尚者尚之謂也。孟子舜尚見帝，即言既嵏之後見帝也。據此說義精而確，而乃治運不取，反據漢書顏注，謂天子女曰尚公主，要諸侯女曰承翁主，謂尚與承並稱，當為尊而之義，又謂舜妻見帝為不辭，不思胥為之誼，絕無據。承字當因尚字而附會之耳，史籍上無者有承，舜妻見帝，古書簡質，文義本明。並尚字作尚公主，對尚字，況尚主之名，出於漢後，周時王姬下嫁，亦稱尚，蓋作助詞用，其不辭矣。

注[illegible]運所著尚有公羊精義、論語解詁、孟子通義、周書後定諸書，今皆不傳，姑錄目於此，可窺其一斑云。

經誼雜識一卷 光緒刊本

清許克勤撰。克勤字勉甫，浙江海甯人。是書雜[illegible]鉤稽細密，頗有足正[illegible]說者。[illegible]禮不告廟，傳謂[illegible]士昏雖無告廟明文，而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云必告父母廟。儀禮昏[illegible]記稱問名之詞曰將加之卜，言卜而告廟可知。曲禮稱齋戒以告鬼神，告鬼神非告廟而何。又左傳隱八年，鄭忽先配而後祖，杜注云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可證春秋時皆行此禮。鄭有圃田，傳據邵晉涵[illegible]引竹書紀年乃居鄭父之邱，證鄭國未封之前，地已名鄭。更據水經渠水注、清水注，證明圃田[illegible]南北長二百許里，視其和縣縣東所云南北二十許里者，十倍之。惟有八代無年代，信焦循戰國策燕策[illegible]伐燕者為齊宣王，而以[illegible]為閔王篇者為非。按宣王與閔王皆有伐燕事，一在梁惠王篇，[illegible]一在公孫丑篇，[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皆在閔王時，非以為在宣王時者之誤也。又左傳大武六章，與詩序異，謂左傳依樂章之次，詩序依詩

篇之次第所以異，不思[illegible]三篇[illegible]皆入樂，[illegible]
詩篇即是樂章，讀序不同左傳，明是篇次失舊，[illegible]
[illegible]，無所用其[illegible]調護也。

二李經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李光墺、李光型同撰。光墺字廣卿，光型字儀卿，福建安溪人。是書以小戴記文王世子一篇，原有錯脫，為之更定，謂前段乃歷採異代教與為世子法，故每條用一凡字引例，而總結之曰：凡三王教世子，其義自見。後段則舉文王為世子之道，與周公抗世子之法，[illegible]雖[illegible]兩卷首有序，以揭其旨，章後有說，以闡其義，雖枝[illegible]文[illegible]有移易，一移易間，覺[illegible]條理可尋，以視改經文以就己說者，似為勝之。於[illegible]周公踐阼四字，謂非衍文亦非缺文，[illegible]李星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居攝天子之任，新莽不得援為口實，識解[illegible]自勝也。

五經古文今文考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吳陳炎撰。陳炎字寶崖，浙江錢塘人。是書於古文今文之別殊不了了，謂由漆書蝌蚪而變大篆，由大篆而變小篆，由小篆而變隸，至唐衛包始改古文為今文，不知古文今文之說起於西漢，今文即隸書也，豈至唐衛包而始改。論易舉費氏孟氏王氏之異同，此古本今本之殊耳。論尚書謂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論詩謂孔子刪詩[illegible]一字者[illegible]。論春秋謂春秋原經為古文，三傳混稱春秋者為今文。謂禮記中庸大學子思曾子之論不可附於禮記篇。大者其中論朱子詩集傳、胡氏程氏春秋傳謬妄，王氏周官新義此何[illegible]今文[illegible]事。要之陳炎於經學信手摭拾，性其撰不著題旨也。

諸經緒說八卷　刊本無年月

清李元春撰。首有自序，稱閱諸家經解，喜其博而不盡當心，此所說不敢襲前人，然亦有前人之唾餘，姑以識一時心之所聞而已云云。是書卷一至二說易，卷三說書，卷四說詩，卷五說春秋，卷六說周禮，卷七說儀禮，卷八說禮記。[illegible]春秋不及三傳，[illegible]禮記不及中庸大學，四大部主義理而略訓詁，精粹少而陳言多，又往往涉及文法，非解經之體，[illegible]可以觀其[illegible]所得甚淺也。

經傳摭餘五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李元春輯。元春著諸經緒說外，復[illegible]集是編，諸說者自道所得，是編則輯前人類說，首有小引，標所纂數紀與故中有經藝一門，此摭其餘云云。[illegible]於易，有易同類句、易古義、易異義、易要義、易傳授著述；於書，則有書古句、書古義、書異義、書要義、書傳授著述；於詩，則有詩同類句、詩古義、詩異義、詩要義、詩傳授著述；於春秋，則有春秋三傳異例、左傳摘釋、公羊傳摘釋、穀梁傳摘釋、春秋三傳總斷；於[illegible]禮，則有周禮雜釋、儀禮雜釋、禮記雜釋；又有四書雜釋、說文引經之異、石經字句之異。按是書題曰摭餘，當合他著經藝門參觀。然時於經學殊陋，即輯前人類說，其瀾與海自在所不免也。

經義文要十卷　刊本無年月

清李元春輯。首有[illegible]元春自序，謂[illegible]以文明經，猶之以經明道，漢人訓詁不言文，[illegible]自是文之一體。唐宋以後文不盡說經，而說經之文為貴。又謂漢魏時鄭王使分門戶，至宋每翻舊說，近則又多遵漢以斥宋，不敢以私見分左右袒，惟準經以斷，取其合[illegible]者，間有不合[illegible]以附己說云云。是書所選，易[illegible]始孔穎達序，書始孔安國序，詩始大序，春秋始杜預序，周禮始賈公彥序，儀禮始賈公彥序，禮記始孔穎達序，以[illegible]次及彙纂折中之說，參以元春自作，其爾雅、孝經、四書並諸經古義攷略，則皆元春自作也。按元春治經，[illegible]不分漢宋，而[illegible]主義理，[illegible]考證亦[illegible]所潛[illegible]，膚淺，是[illegible]編皆上行間，俱有評點，一如坊間古文時文塾選本，[illegible]其大近俗，[illegible]別有叢書一序，[illegible]叢印刊書之人也。

經字正蒙八卷　光緒乙酉刊本

清李文沂纂。文沂字魯南，廣東吳川人，諸生。是書首有陳蘭彬序，又有自序及凡例。大旨以字典就十三經所有之字，用字典音義分註其下，采其簡切淺近者，而刪其深奧者。字典未收，孟子則增入之。計四子書除雷同字外，共二千三百二十八字；五經除見四子書外，共二千四百二十四字；以下七經除已見四書五經外，共一千七百七十字；合共六千五百二十二字。每字皆教其先見於某書某句註第一解，然後類引別解。其先四書而後九經者，凡為便童蒙誦習計，亦謂課蒙者每日講解五字，約四年可完云。

諸經緯遺一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劉學寵選。皆取之陶九成說郛者，[illegible]易川靈圖、易通卦驗、尚書旋機鈐、尚書帝命期、尚書考靈耀、尚書中候、詩含神霧、詩紀歷圖、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春秋文曜鉤、春秋合誠圖、春秋孔演圖、春秋說題辭、春秋感精符、春秋潛潭巴、春秋佐助期、春秋緯、禮稽命徵、禮含文嘉、禮斗威儀、大戴禮逸、樂稽耀嘉、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孝經內事、龍魚河圖、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徵、河圖稽耀鉤、河圖始開圖、洛書甄耀度、遁甲開山圖、易飛候、易洞林、春秋後語、五經析疑、五經通義，凡四十目。首有引云：所不載者，以見于他叢書。今以較孫瑴古微書，其易川靈圖、詩紀歷圖、春秋緯、大戴禮逸、遁甲開山圖、易飛候、易洞林、春秋後語、五經析疑、五經通義諸種，皆孫書所無，其孫書所有者亦有異同詳略。然春秋後語乃全錄戰國策，且[illegible]書[illegible]前後相複者，[illegible]有遺錄諸文者，甚脫[illegible]，更不必責矣。

詩疑義釋二卷　乾隆[illegible]四十九年刊本

清胡文英撰。文英有詩經逢原，已著錄。首有自序，稱詩義疑竇極多，集注每云未詳，究心數十載，詳考諸家，略有所得，恐致遺忘，聊錄數則云云。按是書頗敬新解，但鑿空附會者居多，稍可取者，如何彼襛矣一詩，據儀禮士昏禮疏云[illegible]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illegible]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王姬指齊侯之妻，又據春秋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據傳不親送女，今齊僖公送妻[illegible]直至魯境，故傳云非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早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周平王親外孫女，齊侯之女也。按魯詩此篇下序曰載在王風，不入召南，[illegible]文英此解，不為無理。又行菜據說文作莕，从艸从水从行，此草行於水中也，故曰[illegible]流之。陸璣詩疏根在水底，另是一種，蕨薇菜比蕨菜相似而肥，初生紫綠色，近根稍白，[illegible]既長變[illegible]彭狼如野蒲桃，老則堅剛，中作銅，京中名曰龍鬚菜，[illegible]毛作莽，蓋聲[illegible]鍾鼓樂之之樂，讀如[illegible]溺，易[illegible]易丕之丕，讀如補，凡此諸條

言告師氏，言言，廣作京，此言字少下一橫，即古[illegible]俺字，今西北及山東人多稱我為俺，即此字。

或[illegible]据日驗，或據土音，卷末又有通釋草木鳥獸度通釋韵二篇，所舉尤詳，雖未敢定其果確，[illegible]視[illegible]故說上強分辨者，究不同也。

詩疏補遺五卷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清胡文英撰。文英有詩經逢原，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稱孔氏疏詩，較諸經獨為詳慎，然限于功令，雖有質疑辨難之處，未敢繁稱，而遺音無寄。于經外宋人說詩，多取傳箋，然風雅之體裁，字義之源委，遠取近取，細入毫芒，舍疏從無由入。其有意未伸、闕而不全者，據古籍及所聞見，以補之云云。是書以所著詩疑義釋為底本而又增之，故凡詩疑義釋所有，全收無遺，而其卑不足之處，而鑿空附會之失，亦相同也。其疏意而申其所未及，如窈窕淑女，傳云窈窕幽閒也，箋云則幽閒處深宮，疏云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集傳既取幽閒二字，又用揚子雲善心曰窈、善容曰窕之義，故曰幽閒貞靜。文英據許氏說文窈深、觀窕深肆極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以證揚說之異。樂只君子，傳箋于此章未注只義，釋文據南山有臺箋作是義，集傳以只為語助辭，文英據左傳引樂旨君子，注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孔疏云旨美也，疏云旨美也，孔疏于詩春秋分兩義，是隨字而釋，而作旨為語辭。遵彼汝墳，釋文云常武傳云墳涯也，疏云釋水汝為濆，文英據爾雅引作遵彼汝濆，知毛世詩本猶為濆，遵字是循水旁之岸，故仰以代傍枝條，則見水中之魴魚尾，魴魚赬尾，傳云魚勞則尾赤，疏引鄭氏說魚肥則尾赤，其義似相反，文英謂魴魚二種，其大者味極美極肥而尾不赤，其小者即爾雅名魴魾，尾頰俱赤，不聞于勞與肥。于沼于沚，下于宗廟作之，疏引孫炎曰蘩，白蒿，然則非水菜，疏之疑此極是。沼所止之處曰沚，可以采蘩，謂采蘩于沼中也，與下言于澗之中一例，亦用之字。如此之類，可也。是又在分別觀之也。

詩考異補二卷　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清嚴蔚撰。蔚字豹人，江蘇吳縣人，諸生。[illegible]書首有王鳴盛、江聲二序。嚴虞惇撰讀詩質疑，後附考異一卷，並補王應麟詩考所未備也。蔚為虞惇從曾孫，是書又補虞惇所未備，將應麟詩考係集經傳子史及說文、爾雅所引與毛詩字句殊者，併為一編[illegible]搜集之，備雅亦有黃氏所未采者，如汝墳一條、南澗之濱一條、蔽芾一條、召伯所說一條、江有汜一條、威儀棣棣一條、寤辟有摽一條、終風且暴一條、[illegible]我思一條、曀曀其陰一條、擊鼓其鏜一條、于嗟洵兮一條、睍睆黃鳥一條、雄雉于飛我思一條、我躬不閱一條、不我能慉一條、既詒我肄一條、靜女其姝一條、愛而不見一條、蝃蝀一條、[illegible]錦聚衣一條、施罛濊濊一條、庶姜孽孽一條、有狐綏綏一條、君子于役一條、羊牛下來一條、遵彼[illegible]一條、褰裳涉洧一條、縞衣綦巾一條、零露漙兮一條、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閒兮一條、東方之日兮一條、猗嗟娈兮一條、其誰知之一條、父曰嗟予子行役一條、河水清且淪猗一條、樂土樂土一條、見此粲者一條、生于道周一條、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一條、勞心慘兮一條、棘人欒欒兮一條、彼其之子一條、四之日舉趾一條、曰為改歲一條、零雨其濛一條、是則是傚一條、六轡如絲一條、禴祠烝嘗一條、伐鼓淵淵一條、振旅闐闐一條、嘽嘽焞焞一條、東有甫草一條、搏獸于敖一條、助我舉柴一條、既伯既禱一條、麀鹿[illegible]一條、其祁孔有一條、儦儦俟俟一條、鶴鳴于九皋一條、節南山一條、不弔昊天一條、亦孔之炤一條、燁燁震電一條、周宗既滅一條、莫知我勤一條、居河之麋一條、既微且尰一條、縩縩翩翩一條、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一條、睠言顧之潸焉出涕一條、自詒伊戚一條、取其血膋一條、倬彼甫田一條、萬壽無疆一條、兕觥其觩一條、蔦與女蘿一條、天子葵之一條、芃芃黍苗一條、烈烈征師一條、[illegible]彼淠矣一條、娓娓文王令聞不已一條、本支百世一條、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一條、常服黼冔一條、聿脩厥德一條、曰嬪于京一條、上帝臨女一條、捄之陾陾一條、左右趣之一條、不識不知一條、豈弟君子一條、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桮桐生矣于彼朝陽一條，是用大諫一條，時無背無側一條，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一條，帷德之隅一條，誨爾諄諄一條，靡所止疑一條，大風有隧一條，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一條，如惔如焚一條，維清緝熙一條，既入于謝一條，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一條，不侮矜寡一條，民鮮克舉之一條，四方其順之一條，夙夜基命宥密一條，於緝熙單厥心一條，載見辟王一條，示我顯德行一條，以車伾伾一條，食我桑黮一條，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一條，居常與許一條，百祿是荷一條，為政優優百祿是遒一條，不戢不難敢怠遑命于下國一條，方斲是虔一條，其德宜壁于殷駿命不易二句，維此二國維彼四國二句，其久便協，此四國二句，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二句，黃氏疑果賁一句，而遺其從，不若是書之全，雖未見是書也，惟卷中引書多有誤字，如陳錫哉周，哉誤載，不吳不敖，敖誤傲，其類則校者之失校也。

讀詩辨字略三卷　嘉慶刊本

清韓怡撰。怡有讀易傳心，已著錄。是書就經傳說文諸書所引毛詩，別其字之異者，而定所從，尤嚴於字體。謂字體之壞，始于程邈之隸書，凡說文所無之字，皆俗也。頗多訂正，如哀窈窕，據釋文引論語，而知鄭箋之哀為衷。安在河之洲，說文作州，而知加水作洲者俗，好逑，述本仇之正字，後人作讎，逑仇音義皆同，然是書字謂逑本仇之正字，因說文無跂字，段玉裁以為漢書止字，引作止，則止字是也，類有以意斷者，淇奧，綠竹，傳：綠竹也，韓詩作薄，菉，王芻也，又有以義者，陟彼高岡，足利本引岡作崗，御覽同，但據說文岡已从山，而又加山，非也。說文筑，薄筑也，藩，水篇，竹也，毛詩作筑，以為岸薄，竹是假借字，漢石經魯詩是，韓詩同作藩字，經言瞻彼淇奧，則言水薄筑，是韓為是，毛為勝，其他所辨，大都類此，而辨者經文，經文不必傳箋，故體尤簡焉。

邶風說二卷　道光丙戌刊本

清龔景瀚撰。景瀚字海華，福建閩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蘭州府知府。是書首有自序，稱成於乾隆戊戌，將以次及十五國風，而因循未暇。其說實有前人所未及者，不忍棄之云云。今按其書，自出己意，按之情事，無一字不求其貼切，而議論暢快，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蓋雄於文者也。說綠衣篇，謂莊、桓之際，事在春秋前半，不可考，此詩篇具在，其迹自見。柏舟，紀始亂也，其時朝野之人情可見。綠衣之作，蓋與同時。燕燕、日月、終風，則亂賊得志，而忠義扼腕之秋也。至于擊鼓之篇作，而州吁之事成矣。說雄雉篇，謂合觀谷風、泉水諸篇，斯時衛之婦人何多賢也，不獨康叔、武公之化未泯，亦由莊姜之善在上，其觀感于人者深。凱風廁于諸篇之中，其非淫佚之思也審矣。至于新臺，惡宣之惏荒醜穢，而後牆中有茨，桑中之采，蝃蝀有昏媾之懷，衛之淫風乃流行。說式微篇，謂衛地而錄黎詩，以見當時上無明主，下無方伯，小國微弱，不能自立，而又以形衛之不振也。說旄丘篇，謂于此知東遷之後，齊桓、晉文之功不可沒，雖其假仁假義，而既假其名，則人皆得以其實責之，先王禮樂刑政之遺，猶可存千百于什一。春秋之初，已有將為戰國之勢，而其後自莊、僖以至襄、昭，列國猶知以辭命為功，以禮義為美，以務報無益之享朝會聘問為事，箴儆揖讓周旋進反為能，未嘗無盟哉，而當時猶能正其名而問其罪，未嘗無吞併，而當時猶能禮其君而還其地，未嘗無戰爭，而不至于殺人數萬，流血百里。至于定、哀之際，而世變極矣，伯者不可作。轉之卒章，儀天下之無王，言春秋之始也；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言春秋之終也。按此等闡識，可以論世，可以論全詩，豈直說邶風而已哉。

古邠詩義一卷　道光十二年刊本

清許宗彥撰。宗彥原名□□，字晉田，安徽桐城人。是書首有□貽端序，及宗彥自序。大旨以邠之全詩為周家先代所遺，據何楷古本古義，定為公劉之世詩八篇，篤公劉、七月、甫田、大田、豐年、良耜、載芟、行葦；公亶父之世詩一篇，緜；公季歷之世詩五篇，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其詩散見於雅頌，雅頌中有邠詩，而周禮籥章所謂豳雅、豳頌無煩□□。劉乃有豳，邠有亶父、季歷詩，無公旦詩，而鴟鴞之詩，則與尚書不合，不識多事調停。書中以史證經，以□書證詩，□能言之成理。惟開卷□邠字辨一條，□□謂爾雅邠國，說文引作汃國，字从水从八，不知說文訓水原，係洛陽之汃，不乃字之誤，八而仍作汃中切，可證也。又據序言大雅緜詩前八章為太王時詩，以補□□之漏，亦可備一說。

學壽堂詩說十卷附錄一卷　影印本

徐紹楨撰。是書□說毛鄭朱三家，而□取其義，以近及俞樾，而其文蹟為止，又兼采日本大田元貞之九經說，於序則違戾，時有新義。如摽有梅，不主男女及時為說，以詩□及男女婚姻，□返其意。謂一句外未嘗涉男女婚嫁，若摽有梅則花已早落，惟摽其實，何所取義。況□昏禮男下於女，此則為言求其庶士，是女求男矣。□□迨吉，書有和羹鹽梅之喻，當取士為近。又說柏舟謂無慮泯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比孔子之盡指人不遇，實朱子從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則孟子擬人不於其倫矣。又說凱風謂婦人□有生七子而夫死，憂不能自養其子，乃為此詩以慰母心，不為論及衛俗之淫亂，所謂不安於室者亦可作解，貧不能自養□□□□，前三章言母氏劬勞，母氏聖善，母氏勞苦，末一章則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明是孝子自責，若出自他人則是刺而非美矣。□□之類，□□其他釋字義，校勘舊訓者尚多，據小星抱衾與裯一語，證古人席地而寢，大礦，□惟亦有傲近誕者，若兼簡公西

人謂指西方極樂之國，則此啟源亦已五言之，但彼
時何知有佛，而亦未生，不宜附會也。[illegible]詩十一
篇，多前人已論定者，中附時藝二篇，或係誤入體。
又有[illegible]自跋。

多識錄六卷 道光刊本

清石韞玉撰。韞玉字琢堂，江蘇吳縣人。乾隆庚戌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官至按察使。[illegible]是書以多識名錄，蓋取論語[illegible]言詩，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一語，書中兼及蟲魚，則從徐鼎名物圖說例也。大抵以毛傳鄭箋為主，次及說文、爾雅，他書所載有關於物之名狀者，亦概采之，惟皆摘錄舊文，不攙一語，所重在名。凡一物而多異名者，[illegible]概臚列以備參考，檢尋乃[illegible]

不損經之次序，如多有只分別者，如鵲巢之鳩[illegible]傳云鳩鳲鳩秸鞠也，衛風氓之鳩，傳鳩鶻鳩也，[illegible]孫炎注一名鳴鳩，頭[illegible]二鳥，韞玉[illegible][illegible]曹風之鳲鳩，衛風氓之鶻鳩豈混為一物耶，足見引證雖博，又以滋惑矣。

詩覺剔疑一卷　舊抄本

清姜宸英撰。宸英有湛園未定稿，已著錄。[illegible]是書首有序，謂毛詩註疏於鄭義多所未安，又言康成質於訓詁，其註詩禮，務不違意。[illegible]於詩尤無泳玩味之意，論文王受命、與周公東征攝政之事，頗於毀棄，列爲常[illegible]，果於自信，破字一百餘，非聖人闕疑之意云云。[illegible]其書凡四十餘條，附錄一篇，則讀江珧類蒙論詩說而[illegible]中[illegible]，有刊於湛園未定藁者，而殘缺特甚，且多詆字，所駁鄭義，不[illegible]得謂非允當，而詆作過甚，[illegible]匡其長，而[illegible]翹其短，[illegible]識不如王肅疏家，雖此伸彼爲不公，則偵甚矣。[illegible]惟未謂毛氏本爲傳，而冠其姓於詩，當因毛爲訓故，與詩別行，非姓何以對之，[illegible]所見極是，書後有雷塘庵主印，蓋[illegible]藏，[illegible]雲[illegible]夢龍[illegible]小字雷塘庵主，為阮元號，蓋其所藏也。

詩緒餘錄八卷　道光已亥刊本

清黃位清撰。位清字濂波，廣東番禺人。孔門論詩，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以為緒餘，題緒餘，蓋取諸此。首有自序及例言，大抵以毛傳鄭箋爾雅說文為主，次及陸璣疏、羅某[illegible]十餘家所錄，以有關經義者為主，而有資聞見者，亦備及焉。以風雅頌為次，而不分類，援引甚博。於同名而異物者，辨之尤審，如鵲巢之鳩為鳲鳩，與小宛之鳩為鶻鳩，鶉奔之鶉為鵪鶉，四月匪鶉之鶉為鵰，[illegible]漢言采芑之芑菜也，豐水有芑之芑草也，生民糜芑之芑白梁粟也，又禮記表記注引豐水有芑，枸檵也，則又為木類。谷風茶苦之茶苦菜也，東門如茶之茶茅秀也，良耜荼蓼之荼陸草也。將仲子之樹杞為柳屬，南山有臺之杞與湛露杞棘之杞梓杞也，為山木，四牡之苞杞與北山之采杞，四月之杞桋，枸檵也。摽梅之梅為今梅，終南之梅為柟，[illegible]宜之中之桐為白桐，卷阿之桐為青桐，唐山有樞之樞為荎也，隰有榆之榆刺榆也，秦隰有六駁之駁梓榆也，陳東門之枌之枌白榆也，如此之類，俱不[illegible]混。他若晥睍毛傳[illegible]好貌，鄭箋[illegible]

也說也、是言其目非言其聲、[illegible]後人[illegible]以為書者誤、又
[illegible]
[illegible]、綠菉古今通字、[illegible]史記下淇園之竹為楗、蓋淇[illegible]上
多竹、綠竹當如字、與呂[illegible][illegible]梁王為者異、此係[illegible]
為之分別、惟所引[illegible]嫌過褊、如謂武之[illegible]蟠桃、楚王子
莛實、[illegible][illegible]說本荒誕、[illegible]據為典要、[illegible][illegible]書後
有闕、人黃應陽跋即刊此書亦也、

詩異文錄三卷、 道光己亥刊本

清黃位清撰、首有自序、位清既成詩緒餘錄、於毛詩
文字之異錄所未及詳者、別為[illegible]是書、以輔之、於馮登
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外、而采范家相之三家詩遺說、臧
之詩攷、阮元之校勘記、朱彬之札記以證、顧炎武[illegible][illegible]
謝家之說、視馮氏為博、惟斷制[illegible]甚閑雜、[illegible]精
者、引李樂筆論話駁文翼合福人也、[illegible]即是[illegible]
說文解字吝驕也、从心文聲、慳勉也、从心莫聲、說文二
字相連、[illegible]是[illegible]文莫即是黽勉、[illegible]以証我儀、黃勤

到、說文作誐、以謐我、左傳作何以恤我、謂許所稱乃三
家詩、謐、徐鉉本作溢、係用毛詩改、何書謂之轉恤為
謐、同部、[illegible]典惟刑之恤、今文亦作[illegible]謐、以此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不惟[illegible]詩、且[illegible]及他經矣、

詩經精義五卷 嘉慶七年刊本

清黃淦纂。淦字緯文，浙江仁和人，乾隆庚子舉人。是書首有湯詰序、自序，末有門人湯春生跋。卷首總論、序傳，各為一卷。[illegible]國風、小雅、大雅、頌，各為一卷。後附[illegible]為一卷。採集諸家經義，録其精粹者，而不參己說。據棟甚當。[illegible]具微識鑒，如論[illegible]之詩，[illegible]戴媯以先君之思勗莊姜，見姜為婦深心，追媯歸陳為內應，石碏之謀，莊姜寧不佐之，其作用皆從塞淵淑慎中來。又將仲子詩，謂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不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詩人知其意，[illegible]以天理感動之，以論開悟之。公雖不愛段，獨不愛父母乎？獨不畏公族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此此之類，[illegible]多有妙義。淦意在[illegible]舉業者，[illegible]經精義，此特其一耳。

凡平上去之同紐者，係古音皆不須用叶，惟入声須略分別。又考十五國城均在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四省界內，今西北方土音無入声，今之北曲亦不分上去入，可以相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誦五卷 光緒乙酉刊本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浙江鄞縣人。是書[illegible]卷[illegible]

[illegible]之法。[illegible]一[illegible]論[illegible]擬韻之法。[illegible]名為學例，力駁叶音之說，謂後人之所謂叶音，[illegible]實古人之正音。二卷至四卷，[illegible]篇為說，[illegible]卷中多引吳才老[illegible]有糾正。卷五專舉朱子集傳叶音字數，盡奧朱二書意[illegible]有[illegible]於詩學也。六論及作[illegible]意，知[illegible]三百篇佳[illegible]處，非後人所及。兩漢魏至唐之[illegible]詩體[illegible]有[illegible]代，無不本於三百篇[illegible]義，多恆當[illegible]遂震詩志，而其說較[illegible]謂之三百篇詩話可也。僅別著有竹林答問，論[illegible]後世詩[illegible]學最析，可與是書相參證。卷首有蔣湘南序及僅自序。於[illegible]詩取乎誦之義，[illegible]有[illegible]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序辨一卷 光緒刊本

清夏鼎武撰。鼎武字靖叔，浙江富陽人，震武之弟。書首有震武序。[illegible]鼎武據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illegible]斷詩序為宏作，[illegible]鄭氏詩譜殆以宏不足取信於人，故深沒其名而遠託子夏以為重。又據漢書藝文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曰自謂，固已明其無所取信，何得有子夏之序。[illegible]袁枚、段玉裁、錢大昕三家[illegible]鄭氏說，亦並斥之。而歸結於小序[illegible]不可廢，以其中不能無孔氏之遺言，[illegible]又[illegible]洪良品詩序為國史所作子夏所傳之說而條辨之。按[illegible]鄭孔古儒[illegible]作偽[illegible]衛宏時又相及[illegible]

[illegible]

以為斥新[illegible]太過，非存其說以備考[illegible]矣。

詩經簡要一卷 光緒活字本

清汪本厚撰。本厚，安徽六安州人，諸生。是書止有國風，從周南至王風，以下闕，蓋未完之書也。雜採舊說，多不標名氏，亦有較詳析者，如解關關為雌雄相應之聲，窈窕為幽閒意，言幽閒又言貞靜者，在內為貞靜，在外為幽閒。靜周南王者事，[illegible]係之以風，避紂也。又云[illegible]詩即楚詩也，夫子歸之周，其意深遠。諸此類不多得，惟說邶鄘衛風謂得之邶者為邶風，得之鄘者為鄘風，得之衛者為衛風，是不然。如綠衣序稱莊姜傷己，燕燕序稱莊姜送歸妾，何以不屬之衛而屬之邶。故說者有謂邶鄘衛者，殷墟又三監之舊封，而其後邶鄘并于衛，孔子編詩之七，猶冠衛曰邶鄘，以出聽見而說較可通。附李厚所著之說非也。卷首有本厚自序，書無刊刻年月，序署六安州中學堂，當在光緒之季年也。

釋詩一卷　道光十三年刊本

清何西夏撰。首詩序，次詩說，次刪詩論，[illegible]又次國風雅頌分釋。惟大小雅較詳，間有精到之語，視釋書為[illegible]勝。論淫詩，引唐世子宏受左氏春秋至世子商臣弒君，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宏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云云。兼謂誠此論[illegible]。世之著淫書者，何嘗不託言懲戒，而閱之者偏不在懲戒而在其[illegible]事。故淫書不可不禁也。然則序注[illegible]為風俗人心計詩以示戒之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為訓，而詆春秋為斷爛朝報者亦不得無見矣。自來[illegible]鼓朱子注詩[illegible]諸家未有道及此者。[illegible]書為西夏[illegible]經義之一種。

詩經評不分卷　明閔氏刊朱墨套印本

明鍾惺評點。是書[illegible]廢[illegible]切傳箋註，止就三百篇正文，[illegible]略拈數語，或着行間，或列欄上，或括題下。[illegible]亦該詩者別一法門也。首有詩論，謂詩活物也，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又謂解經者極思立想，而明者聽之[illegible]可以其立想之象遂認為究極之地。云云。[illegible]雖[illegible]杜撰[illegible]可謂新於語言。書後附小序。有點無評。

讀尚書隅見十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謝庭蘭撰。庭蘭有古文尚書辨，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卷一至五說尚書，卷六至十歷辨毛奇齡、段玉裁、王懋竑、孫星衍、江聲、王念孫、引之、阮元、焦循、俞樾、戴鈞衡，俱及明袁黃諸家之說。庭蘭信古文尚書，而讀者不滿於孔傳，惟厭僞居[illegible]，[illegible]二句，即為言毋汝止意。傳亦悉其義，謂是其戒哉，宜讀同歸于亂，康誥小民適讀以和兄弟，傳離之，世乃謂壁書為東晉僞傳，適者僞撰，安其他條，孔傳[illegible]錯誤，不曰宗聖，則曰非曰誤，曰不可從，即此可謂經傳非出一手。然亦詆鄭，獨尊[illegible]傳，蓋庭蘭[illegible]信宋儒，重義理，[illegible]名物，故其說類多陳腐，如論伊尹謂營宮於桐，即居憂之禮，即王未克變，譏其比干若一[illegible]之不經而遽廢之，已而復立之，是視為兒戲，雖易居此更成長，乃亂世篡弒之所為，所傳放桐之意，出於亂世好事者，僻此等議論，未免臆見。[illegible]實則專信義理之過也。所辨諸家之失，不無所當，而多空衍，毛奇齡、戴鈞衡，俱深信古文之人，亦不有曲袒。[illegible]糾孔傳同，亦見居心之平恕。末卷[illegible]為貴，以良貴有所註考誤，[illegible]然如四岳非一人之類，見貴不誤，亦得駁之，然皆理論，兩可，終不及名物為最也。

按庭蘭所撰尚書辨其長一至三即[illegible]尚書[illegible]見[illegible]其書[illegible]不入[illegible]見[illegible]又相庭

禹貢備遺二卷　明萬曆刊本

明胡瓚撰。瓚字伯玉，安徽桐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明史有傳。是書首有瓚題辭，蓋本諸其父效才之遺編，而參以彭燦之蘭備，故題曰備遺。效才字用甫，嘉靖乙丑進士。燦無考，此稱鄉貢士，蓋舉人也。卷首有禹貢書法地，有疑者附以圖。大旨遵蔡氏集傳，而芟其繁複，提其精要，遵功令，便經生也。然亦有不同蔡傳者，如三江既入條，蔡傳以婁江、東江、松江釋三江，瓚則謂南江、中江、北江，即本之鄭康成註，而為蘇軾所主者，但不詳著其說耳。瓚別著有尚書過庭雅言，未見傳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備遺補註二卷　乾隆刊本

清胡宗緒撰。宗緒字瑑山，安徽桐城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胡瓚曾孫也。瓚撰禹貢備遺，意主簡括，辨，又於蔡傳，少有宗緒補註辨駁，因為補註，於蔡傳誤，援證較詳，且間訂蔡傳之誤。如治梁及岐，陽載壺口治梁是一載事，治岐修太原至岳陽是一載事，蔡傳混而為一。又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蓋汾本西流，蔡傳誤為西入於河。西卑懷之東有濝水，西有涑水，無涑水，蔡傳誤涑為洓。又蔡傳論貢道謂達漯淨易，皆中高不與河通，不知達水在青州，與巢無涉，易自涿郡至文安入濱，漯出高陽至鄚入易，滹沱出繁峙，合漳衛入海，禹時河未南徙，舟楫直達大河，安得云中高不與河通。又陪尾，蔡傳謂隨州山，不知泗水縣亦有陪尾，為泗水發源處，淮泗相聯，不得舍此而他之。又蔡傳謂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其南一支，即敷淺原，其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湘水間斷、不知二山之脈來自五嶺、而岷山無涉、其[illegible]
中間隔沫若馬湖金沙瀘池烏江九江諸水、[illegible]何獨湘
水、又[illegible]江出潛沱、蔡傳云潛水未見、宗借舉臨利縣
北之潛江縣[illegible]自漢水出後入於漢、名潛口、其流甚長、
蓋駮蔡之說為[illegible]、[illegible]又孔疏謂漯水能漯
入濟、自濟入河、宗借駁謂漯自入河不通濟、濟亦不通河、
諸所考正、[illegible]俱是、惟蔡傳所釋九河之名、本於爾雅、
而宗借必以滹沱溼水、清漳濁漳滹沱、沫水、易水當[illegible]
於游水諸河為之、則其駁蔡傳不誤、而宗借誤也、書中引[illegible]

[illegible]兼反[illegible]所著[illegible]書過庭雅言自[illegible]河[illegible]可[illegible]
謂數典不忘祖矣、

禹貢圖說不分卷　乾隆瑞溪書院刊本

清馬世良撰、前有世良序、[illegible]雖指原題、摘錄其
說於各圖之後、間附按語、以疏通之、今按是書於
圖中間引[illegible]史志及諸家說為證、而圖後無之、
豈圖成而說未就耶、抑以已詳於他部注、不必復贅耶、
即如第一圖所引馬融[illegible]說、分冀州之北廣
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
是為十二州、又引[illegible]鄭康成說、亦略同、按十二州之稱、雖
見於經、究屬疑[illegible]、閱其疆域所在、亦無可考、[illegible]

今本竹書[illegible]載有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遂復九州之文、[illegible]但書[illegible]明人[illegible]不足為據、故雖指原
圖亦缺之、置而不論、[illegible]矣、

讀書隨筆四卷　刊本無年月

清吳大廷撰。首有劉熙載題詞。[illegible]虞書第一卷、夏書第二卷、商書第三卷、周書第四卷，第四卷又分上下。[illegible]每篇[illegible]題下注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惟不涉今古文之爭辯。[illegible]只說大義，罕及考據。[illegible]獨洪範篇自出心解，謂[illegible]白文[illegible]明白昭晰，一切傳註可屏棄，亦自有見。金縢篇[illegible]居東方為說，謂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illegible]邑[illegible]東[illegible]王[illegible]出郊，是其證。此說甚[illegible]是，惜他篇義[illegible]膚淺，無甚高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釋書一卷　道光十三年刊本

清何西夏撰。西夏有易經大意，已著錄。[illegible]每篇[illegible]釋，大義不引他氏說，而[illegible]膚淺，無甚[illegible]，惟[illegible]篇，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非也。古帝王皆世及，堯舜之子不肖，而朝有聖德，故傳賢耳。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蓋以不世為為惡之[illegible]，[illegible]當諸侯子，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illegible]官不[illegible]而避[illegible]官之子者[illegible]禹德[illegible]又不待辨而知其謬也。書為西夏經義之一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逸湯誓考校勘記一卷 宣統刊遜存草本

清葉康鏓撰。康鏓字勤敵，江蘇當湖人。舉人。是書蓋讀徐時棟逸湯誓考而作。其中[illegible]者，如「備作壞」，「[illegible]之誤」；[illegible]者，如「與叶壞」，[illegible]者，如「[illegible]」。大明[illegible]，[illegible]久，公誥文王……，又有[illegible]為稽證者，如引逸周書……，作無稽，有[illegible]……，引宸稅志，知積薪自焚等說為徐氏所校諸條，有為時棟所采[illegible]者。[illegible]其未采者條列存於此，亦讀徐氏書者所宜參攷也。

尚書離句六卷 舊刊本

清錢在培輯解。在培字蒼函，浙江仁和人。首有自序，雍正十年[illegible]憲程川二序，[illegible]又有凡例四則。卷一虞書，卷二夏書，卷三商書，卷四至六周書。大旨考遵蔡傳，其未詳者則參采注疏、傳解大全諸說，惟以曾經朱子論定者為限。句讀離[illegible]，[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離[illegible]文之斷節俱有依據。其蔡傳音釋未備者，則增入康熙字典、陸氏釋文，蓋為初學便誦習計也。

經說叢抄四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謝庭蘭撰。庭蘭有古文尚書辨，已著錄。是書首有庭蘭
自序，末有繆荃孫跋。先是庭蘭著讀尚書隅見、讀毛詩隅見、
讀四書隅見三書，以卷數無多，難單刊布，因擇錄
若干條，閤世命曰叢鈔。卷一至二說尚書，卷一辨惠棟、全
祖望、臧琳、姚鼐、孫志祖、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江聲、盧文
弨、王引之、焦循、武億、孔廣森、宋翔鳳、阮元、崔應榴、戴鈞衡、俞
樾之說，卷二辨閻若璩、梅鷟之說，構庭蘭所辨多講義
理，評作理有涉於兩可者，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又

以毛奇齡言古文之突出於朱氏，因極論朱子掌古文，不
知古文之真偽，不以朱子一言定也。卷二說詩，是毛而非魯
韓，又申朱而抑毛鄭，以鄭風為淫詩，本朱子之謬，又四詩庭蘭
云鄭氏釋[illegible]，以為祀郊禖，有大人跡云云，[illegible]
託[illegible]書[illegible]記[illegible]說雖近誕，推古帝王發祥之跡，必[illegible]
從鄭，亦不誤。庭蘭乃獨議之，則偏於義理之過也。卷四
說四書，痛詆戴震孟子疏證[illegible]臧琳、惠棟[illegible]又稱
阮元[illegible]並戴同、臧琳、惠棟、陳鱣、劉台拱、王引之、俞

樾、戴望輩，蓋諸人素主考据，每宗乎漢立異[illegible]
也。總之庭蘭持說拘於義理，而所謂義理又以新奇
為尚，故不免流於陸王，而辭又不能達意，全蘭者不
快無因[illegible]異乎高信[illegible]學守正之儒
也。

所說與古文尚書辨間有互見者

讀俞氏注疏隨筆十卷　光緒刊本

清謝章鋌撰。…有方父尚書[illegible]辨，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illegible]言經學在今日，不如不讀經之為愈，且不如無經之為愈，誠憤之也。俞氏經說[illegible]俞樾所著群經平議、茶香室經說、群經賸義、四書賸疑、辨達齋書說、達齋詩說、鄭駁正三禮考、讀論語札記、校論語小言、論語古注擇從、如其仁如其仁解、達齋叢說、群書疑義舉例諸書而言。其書[illegible]以書次、五經次、國語次、古書疑義舉例，又附錄三則，則讀莊子辭、讀呂氏春秋、湖樓筆談

也。持俞氏說經，間附己見，捃摭新義，[illegible]仍本舊解，與[illegible]附會者不同。[illegible]延蘭[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不及十[illegible]一，詩則撫於[illegible]新奇，曰牽扯，曰附[illegible]，曰說[illegible]改經，曰非經旨，又不能舉實證以折之，恐不足以服[illegible]心也。但其中不無合者，而[illegible][illegible]大多[illegible]…[illegible]俞氏著尚見[illegible]於其[illegible]所著經說叢於，積[illegible]書，僅見二書[illegible]諸書刊布時，俞氏[illegible]健在，當得見之，不知以為諍友否也。

讀經心解四卷　道光八年刊本

清沈棋撰。棋字雪友，浙江會稽人，諸生。三十後棄舉業，幕游吳越滇楚，治法家言，兼研經學。所著書有詩禮心解，後多散軼，存者一百五十餘條，分四卷。今按卷一詩九條云…訟而不已，必有廢置之憂，其邑人亦有株連波累之患，不克訟，不特二元者，其邑人亦無眚也。卷二解贖刑云[illegible]輕刑怙過不恢而得贖，重刑情法可議而不得，於眚過刑故之義何居。又[illegible]贖者疑於情，疑於法，非疑於辭

也。五辭不簡，自有正于五過之疵，若情法既孚，而猶論贖，則富者生而貧者死，開利路而傷治化，蕭望之言是也。卷四解子爭辨訟非禮不決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今律犯罪[illegible]親屬得相容隱，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盜則服愈親而罪愈重，若止以聽訟言之，於義似為未盡，如類之類，[illegible]以律意釋經，非深於經並深於律者不能道也。[illegible]卷二論古文尚書，謂古文多平易，似為漢[illegible]儒潤色之書，如禮運出

於家語二戴所記多有不同，史記引書亦兼今文古文，往往不合，以彼例此，安在不然，不得[illegible]斤斤於字句間斥之為偽。所見極通，他書[illegible]多引證詳核，是有裨經學[illegible]二字。卷末有譚光祜跋，又附百數所為傳，言數十年中平反大獄，準之例案，酌之情義，無不服其平允云云。[illegible]殆所稱學以致用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經三卷　乾隆刊本

清姚培謙撰。培謙字平山，[illegible]原名培本，後更名培謙，江蘇華亭人。諸生。是書隨筆劄記[illegible]心得[illegible]說[illegible]文而偽[illegible]使出後人手，意主於以偽亂真，附必摹仿盤盂諸詰屈聱牙，而後使讀之者嘆息古文雖文從字順，然伊訓說命諸篇，皆後人所能偽造[illegible]又[illegible]是[illegible]敬[illegible]係，但足以閑其口者，彼偽[illegible]十四年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illegible]十五年書季姬歸于鄫，[illegible]有錯簡。左氏傳以兩之一卒適其舍偏兩之一焉，[illegible]傳遂從服杜註，謂古人一乘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illegible]是也。楚廣之制，李甲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合留五十人也。又孟子所言代燕有二事，一梁惠王篇所載[illegible]稱齊宣王[illegible]一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為燕王時事，以此言顯其見析表之義。惜全書多據他人牙慧，且不免[illegible]有疏謬也。

（旁批：按竹書梁惠王袁王在位年數訂史記之謬）

（旁批：吳門尚知刻撰，如）

十三經字辨八卷　道光庚寅刊本

清陳鶴齡撰。鶴齡字瑤賓，江蘇通州人。是書卷一校畫，卷二至八校音。其所校字辨畫悉從字典，間引說文，故辨畫遵說文而參以正譌、精蘊諸書。辨音依書爲次序，首四書，次四書補遺，次易書詩春秋禮記，又五經補遺，又次周禮儀禮爾雅，而尤詳於四書。每章每經即習見之字，不厭重複。至五經則或分卷或分篇，不更習見之字，凡以便童蒙也。惟辨書以宋朱注，如巷動不夏等字，朱註未曾注音，則專讀一音，不復詳分上去。四書五經之後別錄字一類項，如大學后句誤，後畫句證，一周易說句誤，悅財句誤，栽之類，此等無關要義，不過功令，又爲四書而後五經，且置周禮儀禮爾雅於五經之外，則以時學塾誦讀之先後而遞及之。坊間通行四書諸經音釋反切諸本多互異，故以傳訛。是書雖不爲精深，而辨析畫一，於初學習誦不無少裨。初刊於順治間，後刊於雍正甲寅，又刊於道光庚寅，有張桂卿敘之。

讀詩一隅四卷　嘉慶刊本

清管幹珍撰。幹珍改名幹貞，江蘇陽湖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漕運總督，被議免官。是書凡總說一條，國風七十條，小雅三十八條，大雅十九條，周頌十五條，魯頌之條，商頌四條。大旨在知人論世，詳大義而略訓詁。書中以周禮儀禮大戴禮所舉篇什，皆必不可刪者，而今多亡佚，以證孔子無刪詩之事。據春秋所載娶之文其時有者，以證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說不可過泥。據爾雅爲育孔傳釋沱氾與江漢義異，勢同方，不應一入周南，一入召南，以正舊說採之周南爲周南，採之召南之說之非。據韓詩外傳杕舟詩，以證朱子屬之莊姜之非。據左傳吳公子札觀樂所稱鄭衛之詩與漢書哀帝詔所稱鄭衛之聲，鄭聲音調節奏，不在詩詞，謂東遷後詩，大師不採，列侯不獻，王朝不歌，詩雖存而其義已亡，故曰詩亡。季札觀樂，已有王風，以證雅降爲風之說之非。謂居東二年，即征東三年；二年者指得罪人之年，三年者指歸宗周之年，以證鄭箋及李傳之非。據鄉飲酒載南陔白華華黍與魚麗三詩間歌，魚麗

三詩有詞，不應南陔三詩無詞，以證宋儒南陔六詩有聲無詞之說之非；據秋官掌訝之文，[illegible]又引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以證鄭箋偉羊仲仲和鸞雝雝為天子車迎于門之說之非；[illegible]

[illegible]據[illegible]訪落以哭閔予小子[illegible]諸篇，皆[illegible]王免喪後承賢之詩，以證漢儒周公居攝七年之說之非。凡此皆[illegible]僂有能自抒所見[illegible]亦有[illegible]于[illegible]固者，如[illegible]風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illegible]侮慢不能[illegible]正[illegible]，韓珍經之謂讒浪笑[illegible]敖，即石碏所云驕奢淫泆所自邪也，不思州吁[illegible]集呈於馘，[illegible]莊[illegible]姜正思討之，何暇正之[illegible]顧我則[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讒浪笑[illegible]敖，只是輕薄，不算為惡，而顧我則笑之言，[illegible]非莊姜[illegible]也。凡此之類，不免過信序傳。書首有翁珍[illegible]作小序[illegible]其[illegible]稀不箸年月，據年譜蓋成於乾隆甲午，國史館傳稱[illegible]改名靜貞，在乾隆六十年，而是書仍署韓珍，則是[illegible]六十年以前所刊也。至民國甲子，其來孫炳文[illegible]重刊之，[illegible]有序，於原書引用及篇刊之[illegible]多所[illegible]正焉。

於古地名不證以今名，詳其說羊[illegible]字者實[illegible]曉然不易也。蓋又

詩地理攷略二卷　同治甲午刊本

清尹繼美撰。繼美有詩管見，已著錄。是書首有張維屏題辭，又有繼美撰凡例及前後二識。大旨在補王應麟詩地理攷而稍變其例。王氏依經文為次，此則國風[illegible]以國為類，二雅始依經文為次。王氏隨手抄錄，不[illegible]，此則[illegible]裁繁蕪[illegible]置[illegible]其[illegible]輕或列正文，或入注語，[illegible]有折衷，或有兩存之說，[illegible]則以位置之先後示以軒輕。所據則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杜氏春秋左傳集註、春秋釋例、水經注諸書，而參以他說。惟樓集[illegible]尚[illegible]有時又涉汎濫，攷證尤疏。即如漢有游女，與地理何關，乃章[illegible]首[illegible]弄珠解珮[illegible]諸[illegible]，淮水湯湯之說到[illegible]多年非[illegible]入海而泥[illegible]福[illegible]，[illegible]非三地[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濱，而孟子[illegible]濤[illegible]毛傳同，[illegible]濤水有三，除在鄭者尚有朗陵之濤、中宿之濤，[illegible]美於此[illegible]絕未辨析，他如[illegible]幽詩遠山四國之類，大率游移[illegible]見，[illegible]至每國[illegible]之以論[illegible]解[illegible]之[illegible]作[illegible]依為史體，概而[illegible]譯，惟成中修列崔述說，謂中句甫許皆在北出之衙，而中侍山樓[illegible]尤[illegible]

為晉地，楚之不得申，則不能憑陵中原，侵擾[illegible]甸，是以城
濮之選，師楚子又居于申。宣王時，荊楚漸強，故封申伯於申，
以塞其衝。平王時，楚益強而申漸弱，故遣王師以戍之，非私
其舅。又然戍甫戍許，又何為者？[illegible]具此深識，始可與論
地理。[illegible]書中於[illegible]詩，嘗見者皆
不複載，宜參觀之。又題辭自[illegible]名物，並言今未見
[illegible]書，殆未刊布耶。

詩經集解辨正不分卷　活字印本

清徐天璋撰。天璋字[illegible]，江蘇泰州人。首有繆潛、周蓮二序，又有自序及例言。大[illegible]皆
據左傳、史記世家諸書，以駁毛、朱。[illegible]不特詩無淫風，且無淫
民。風，輶軒所採，太史所協，胥關列國政事之治亂。[illegible]
書於經文下，首列小序，次集傳，次彙解，又次辨正。說未
盡者，設或問以發之。有極解頤者，[illegible]斯螽謂螽非善
類，[illegible]。甚喻頑民，周能子之而不傷害。漢廣
篇謂喬木喻紂，游女喻頑民，漢廣永秋，水伊水之[illegible]錯薪
秣馬，以雅[illegible]妹子之招。麟趾篇謂三叔率叛，周不顯其德，故吁
嗟三歎之。摽有梅篇謂庶士當是司徒選士，實七實三，即
家七任三之義。載馳篇謂衛侯[illegible]戍公[illegible]
春秋經傳[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晉人執衛侯[illegible]
[illegible]歸，諸侯遂圍許，又[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以詩圍來告也，不能旋反
者，不能反許，若云不能反衛，則夫人已至漕矣，未嘗有載公賦
何以列定中之後。[illegible]渭陽篇謂康公送公子雍，歸晉久返國
[illegible]康公時為太子，不得有路車。[illegible]之我舅[illegible]，虞有晉難也。據

以上諸解雖拗而有理。其大明篇據大邦有子諸句，謂文王娶太乙之妹，女雖執纘也，有莘諸侯以其女仳氏歸往為太姒，武王后妣后乃先後之後。君是君后之后，言后又言妣，豈非顛倒。但其他附會甚多，篇俱時事為說。然如錢謙益之注杜，大抵且以毛傳鄭箋俱入之集解，申培詩說其偽亦純其中。至如武公弒兄代立，乃史記說不為什正，反之以史證詩者何，乃於其小而遺其大節。

詩譜講義一卷 江蘇存古學堂重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譜下釋以正義，而自為說，或引他說以申明之，尤詳於禮制。據詩序以證周書罪人斯得，注以為罪人為周公屬黨，與知居攝者之不誤，又據柏舟詩序，以證史記及正義衛武公弒兄之誤，尤暢其言之。其推據鄉飲酒禮注論鄉樂諸侯天子之樂上取下就之例，於經傳多有不合。如燕禮用詩正歌，

皆小雅，為諸侯正樂，而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乃漢儒所謂鄉樂，大夫之樂，肆夏，則燕上取其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皆諸侯之樂，又曰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則下就。復上取其禮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肆夏為頌，於用之，而以享元侯，則亦用于侯矣，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為大雅，而兩君相見用之，則大雅不尤於天子矣。蓋漢儒說禮每多不得其情者，於此未詳論也。又論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既據毛鄭，不言改元稱王以駁史記

書大傳、西伯[illegible]受天命之說，[illegible]不知受命[illegible]。漢儒所說，宋儒多[illegible]。[illegible]乃受西伯之命，天無言，何能有命。史記[illegible]稱[illegible]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illegible]改法度，制正[illegible]。[illegible]受命[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果九[illegible]文王為逆天矣，且受命[illegible]稱[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書中引詩箋釋例，號是一人之作。又引陳澧[illegible]說，證其所私淑也。至王城諸[illegible]後，引漢書地理志、干寶晉紀總論，[illegible]彌覺汎濫，[illegible]書

蓋湖北存古學堂講義，而江蘇之存古學堂[illegible]

[illegible]因為之重印者。

詩攷考異三十二卷　道光間刊本

清徐華嶽撰。首有華嶽自序及凡例。序言引[illegible]邦道禎師漢書註。故者，通其指義也。詩雖不盡以故名，言故足以包之。攷異者，有事異、義異、字異，[illegible]舉是書全錄毛傳鄭箋，而節錄孔氏正義，分注其下。齊魯韓三家見於王氏詩攷，及他書者，亦全錄之，附於傳箋之後。陸氏釋文所據諸家之本，字多不同，錄其異者，注經文之下。又以毛傳、宋爾雅說文，稱毛氏，而爾雅說文引詩，亦有異同。其他戴記、左傳及史漢百家之引詩亦然，俱從釋文例，注異字於經文之下。其有異義及非異義而足相發明者，分別[illegible]錄於傳箋三家之後。[illegible]附詩地理攷，並[illegible]復古時經傳別行之舊，所[illegible]古義[illegible]。

棣錢大昕等[illegible]而無宋儒一字，惟[illegible]子貢詩說、申培詩傳，明知其偽，以為其中頗有先儒遺說，不知二書識薄無理，詳見毛奇齡駁義，何[illegible]有古義不宜兼收，以自點污。且書中[illegible]折衷，雖博何益。後附[illegible]傳詩攷偽，[illegible]辨，亦是據陸氏說[illegible]其逸詩錄，所采自尚書至石鼓文，哀然成帙，皆可徵信，[illegible]可補古詩之缺。

王士禛、沈德潛輩所錄，殆有玉璞之殊。書後有其子寶琳跋，稱華嶽所輯注疏，係據毛氏汲古本，刊時則易以各善本，校定者謹師言也。時當華嶽已前殁，距成書時十五年矣。

詩經言志二十六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汪灼撰。灼有毛詩周韻誦法，已著錄。是書首有張節序，題曰言志，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說，不明引序及毛鄭朱諸家，而時下諸家爭舊解者達其旨。然如匏風、凱風諸篇，舊解沿誤者，不能訂正，而附會以漢之，其他惟說河廣篇，謂是詩作於衛已渡河時，衛宋皆在河南，此第借河以託興，朱子據未遷時謂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以為賦者，非。

說黃鳥篇，据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復有冢在雍縣故城內，三良殉葬，証以三良死而非殉葬，謂之本詩只言從未言死，可信。此二條唯能發前人所未發，語亦簡淨，不務奇炫博，是其所長云。

詩傳孔氏傳一卷 明刊漢魏叢書本

題衛端木賜述。黃虞稷言是書為豐坊偽撰，託為傳自遠祖稷，毛奇齡則言是詩與申培詩說在明嘉靖中同出廣陵郭相奎家，云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摹古篆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按是書乃明人刻本甚多，叢書翻刻本，僅楷體無篆文，與他本異。此漢魏叢書本有邶風與魯頌，而以邶風魯頌合為魯風，次於召南之後，又以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為正續為傳，即風雅頌中，前後所次亦多錯雜，小正篇中有凡為天下有九經傳自則還主以下十句，標中庸為子思作，子貢母得見之，則其偽不待辨而自揭矣。

尚書涉傳四卷 乾隆刊本

清戴祖啟撰。祖啟有尚書協異，已著錄。是書首有朱珪序，後有門弟子跋。題曰涉傳者，取史記涉尚書以教之意。專注今文二十八篇，仍闕益稷、顧命、康王之誥三篇。所采多馬鄭王之說，宋儒采程朱蔡氏林氏呂氏蔡氏真氏吳氏及近時胡氏吳氏諸家注解，俱弗及，以有專書行世也。[illegible]陸序稱其窮六家說而自標其所得，以戒一家言之，故是書所引諸說，著其長而沒其短，推其意，殊於滿古文孔傳，[illegible]漢儒讖緯荒怪之說，自無所用其攻許，以視毛西河諸家其靜躁亦可同日語也。其自撰新解，若謂六宗之日即禹貢之六府，春秋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即甘誓洪範之五行，周禮月令之五帝五神，其配土以穀者，即洪範土爰稼穡之義。其析衷異說者，如說以四岳在四門時，史記以誅四凶在初巡守時，祖啟據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以為鯀殛而後禹興，禹興而後有封山濬川之事，則流

四岳族，當在正月發之前，不當在二月東巡之後。左氏
星也。其校正舊文者，東漢水不出武都，養水不出氐道，漢
志於此皆誤。祖欽改為氐道。
道之下，武部二字是蔽節之誤，武部下注十一字本在氐
蔽節之下，而氐道注二十字又本在廣漢之下，皆為
後人誤移。又此皆其犖犖之大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州[illegible]頗達[illegible]說[illegible]
之文，雖與旦異，但不足為證，即如爾雅[illegible]營州，以[illegible]
[illegible]封於[illegible]營[illegible]可信，但[illegible]都臨淄，則臨淄
之地為營郊，[illegible]青州，曰濰淄其道，則臨淄又[illegible]青
州之地。然則營州、青州[illegible]一地而異名，於遼[illegible]何與[illegible]
[illegible]祖欽於此[illegible]所改正[illegible]
又不復致疑。近人[illegible]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illegible]下[illegible]
以典刑，為漢人遺文者，祖欽之識不足以辨之，固無
怪也。

經治堂解義二卷　嘉慶癸酉刊本

清郭墉撰。墉字岱封，山東濰縣人，諸生。是書[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攷證尤詳於地理，如[illegible]曰泥中，謂即飲餞于禰之禰，
據韓詩禰作坭，釋文云泥乃今反，依字作尼，又作坭。儀禮士
虞禮注引詩飲餞于禰，釋文云禰乃禮反，則本作泥，音同。
蓋泥、泥、禰三字古通用，其地在今兗州西北，即寰宇記所
稱大禰溝也，此條最為詳確。[illegible]頁夏，係謂頁夏即頁瑕，又
即瑕邱。魯衛皆有瑕邱，[illegible]齊兼以為一地者，非但衛
之瑕邱[illegible]路史[illegible]商兼之誤。
又沿水條，濰條失引，轉附朝儛條，據後漢書陳著傳，齊
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以為是水名，非山名，據轉附即[illegible]邪。
[illegible]朝儛即成山，[illegible]所致[illegible]是也。畢郢條謂畢郢
即畢程，引詩正義作平為證，程是，惟謂畢乃程之一
邑，文王葬畢，即葬於程，挪畢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
號，杜佑謂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
小別，故係畢而言之曰畢郢，墉所說[illegible]得其反覆[illegible]
謂孟子所言[illegible]公，當是戰國時李氏僭稱為公，以列於
諸侯，[illegible]按曹子貴，有[illegible]君賈子之稱，說苑又有曹

子辭於鄭君之說可證黃君公而賢君但三桓之後既然無閔則費君[illegible]似非季氏之後薛方山以為季父之後亦臆說也他條若公子慶父辨公侯于城解之類亦多允愜書中間有[illegible]以經說而未成者想由考致未博致有留闕至其譯誤以意為承子異文一條駁庾蔚之語非周公作一條駁左傳杜注食于一條則鄭序已糾正之矣

經義亭疑三卷　宣統刊本

清蔣楷撰。是書專就經義說律，略仿漢人春秋比事，就尚書舜典、大禹謨、春秋左氏傳、周禮秋官、禮記王制、尚書康誥、呂刑，取其涉于律者，引證于史傳、[illegible]及泰西學說刑律，所引現行律，則宣統二年十二月所奏定者。攷證甚詳，[illegible]附會不少，即如問篇以與刑一段，於五刑外加以鞭朴贖敖賊五條，與後文命皋陶之詞不類，顯為漢人竄入，[illegible]贖刑施於[illegible]在張兵不憚變古，其後漢武帝桑宏羊相漢武帝行之，豈以呂刑罰不言贖，安得虞虞之世，有此弊法。[illegible]沈呂刑註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尤不近理，不可行於閭閻者，詎可行於官府學校，[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俱未[illegible]辨正[illegible]之論古道，[illegible]亦[illegible]以言通今耶。

羣經理話二卷 光緒刊本

清張楚鍾撰。楚鍾有四書理話，已著錄。是書上卷周易，下卷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爾雅，並以周易為主，獨占一卷，至公穀、爾雅、孝經，各止一條，備數而已。題曰理話，而理[illegible]固不深，大都拾宋儒餘唾，有趣語而未精[illegible]義，多以算術為喻，蓋深於算術者。[illegible]易話云：言不盡意，數足盡意，不知其賁形，雖千言萬語，終屬支離，一見其形，則理之經緯錯綜，無不包孕其中。書話云：[illegible]以羿善射，十日者，因十旬周反，十日為旬，且日者君象，羿善射，義和又不敬曰：總四季而附會之。詩話云：詩人託物以刺，柔刺加於微物，則不攖小人之怒，其實以刺加於微物，即以微物目小人，又未嘗非懲之。[illegible]俱有人所未發，惜不多耳。

五硯齋困知經說一卷 無刊本年月

清梁恩霖撰。恩霖字可孫，江蘇江都人。書中論左傳諸條，[illegible]見讀書之細，惟不甚關於要義。所舉則如勿生、則如勿傷、則如服焉、則如無出、則如違之、則如與之諸句，皆是如字上少不字，如即不如，前人誤也。出公羊隱公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然則左氏亦前人耶。又一條論晉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左翼云杜異解，謂穆公未告公子，一概收納，後知為懷嬴，乃避嫌揮之。恩霖以為於理不合。[illegible]但殺共[illegible]二十四年，逆夫人嬴氏以歸，杜注是也。秦女五人，皆[illegible]嬴氏，所[illegible]逆[illegible]夫人，豈必懷嬴耶，亦何必致疑[illegible]耶。

經書言學指要一卷　雍正十二年刊本

清楊名時撰。名時有易義隨錄，已著錄。名時官雲貴總督兼管巡撫事，雍正六年坐事落職，居滇六年。是書即作於其時，首有弁言，大[illegible]。易論語中庸孟子，以[illegible]其說，[illegible]名時學於李光地，得其傳，所雅師說，即光地說也。乾隆壬刊名時全書，是書亦收其中。臧鏞堂跋稱名時講論經義，以是書爲第一。其平生[illegible]學問大指，不出乎此云云。但其書言常天言理，言命言神知化，仍屬虛理，[illegible]育雖識仍未見其得要也。

向下有注旁行反書，[illegible]有詳語，皆因名時自爲之，盡竭力之所在也。

五經贊一卷　半畝園刊本

清陸榮秬撰，徐堂注。榮秬字錫山，江蘇青浦人。堂字左堂，江蘇上海人。是書贊述原本，注詳事義，足供初[illegible]治經學者記誦之資。惟其中不免疏誤，[illegible]春秋遵胡安國傳，禮記宗陳澔集解，[illegible]言詩序，[illegible]爲衛宏作，[illegible]語以外，[illegible]續而中之，[illegible]世謂大序者，即省語，[illegible]部揀於[illegible]言，[illegible]證補而正之，不能不望於專精之儒矣。

李文正公年譜七卷　嘉慶甲子重定本

清法式善輯。式善字開文，蒙古人，乾隆壬寅進士，官仕讀。文正者，李東陽謚也。先是式善為東陽作譜，意主簡核，以授唐仲晃。仲晃有所增訂，與王芑孫同序之，刻於揚州。既而式善修書殿閣，多所采獲，因就刻本重加釐定，即是本也。書分七卷，卷一起正統丁卯，訖天順丁未；卷二起宏治戊申，訖宏治乙丑；卷三起正德丙寅，訖正德庚午；卷四起正德辛未，訖正德丙子；卷五雜紀；卷六、七附錄。按東陽於宏治七年甲寅，始以禮部右侍郎兼掌內閣誥

敕。遂與劉健、謝遷[illegible]同柄政。孝宗治十八年乙丑，遂同受遺[illegible]。其後劉瑾擅權，健、遷被斥，而東陽獨留，時論譏之。然健、遷未去之前，東陽亦求退也；與健、遷同遷得罪之後，東陽亦求去也。蓋力[illegible]疏，稱備員內閣十六年，辭免者二十有四，其非戀棧明矣。楊一清為作墓誌銘，稱東陽他人瑾前論事，唯諾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瑾不能平，每切齒焉，則非附瑾亦明矣。李紱[illegible]以[illegible]狄仁傑比東陽，謂起用楊一清，使偕張永平寘鐇，因結永遂誅瑾，為東陽之功，意在為東陽辨護，不知一清結永，永誅瑾，皆不可必之事，斷非東陽意料所及，即[illegible]張東之誅武氏，亦非仁傑意料所及也。論者又謂留其身以扶持善類，亦非知東陽者。蓋求去不得，只可隨事補救，豈[illegible]康海之為李夢陽[illegible]，本傳稱其家居至設客不能具魚菜，淡泊之致，可以想見，無事更[illegible]辨矣。是譜[illegible]據該博，[illegible]巨細不遺。其敘太夫人九十壽言冊，所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illegible]係俱已一清所為墓誌銘，俱東陽姪，兆蕃[illegible]東陽者[illegible]

所錄[illegible]芑孫[illegible]嘆之，攷辨殆未見一清文耳。[illegible]錄西涯考、長吾師墓記、李東陽論、辨邪、奇夏閣考，隨錄辨，借為於儲中，[illegible]西涯考最核，書刊於嘉慶甲子。

司馬溫公年譜八卷卷後一卷遺事一卷　求恕齋刊本

清顧棟高輯。棟高有春秋大事表，已著錄。棟高据溫公（正文及）光所作詩文、奏書，考訂年月，參稽事實，有[illegible]諸[illegible]，又攷其[illegible]祔廟議、配天議、宗室襲封議等篇，如清河郡君光妻卒年六十，繫元豐五年壬戌，因推知娶妻在二十歲；又光子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見范祖禹所撰墓誌，因推知生子在三十二歲；又如祔廟議、配天議、宗室襲封議篇中不著年月，則據宋史禮志定之。大抵以蘇軾行狀為藍本，而補其缺略，正其訛舛。又以光平生於國家典禮政事無不關預，於每條下附載當日施行何如，及並同時諸朝士之意見，後代儒者之議論。又以年譜與文集分行，欲使讀年譜者不須更閱文集，故錄奏疏書牘特多。至於光卒後，元祐之贈封賜謚，紹聖之削奪仆碑，靖康之追雪，建炎之配享，寺事，亦載之於卷後。（述溫公著書無遺，殆集棟高）於敘事之下，時參論斷，[illegible]祔廟配天二議，可法百代，[illegible]非孫[illegible]所阻，[illegible]陝西義勇議，[illegible]雖朱子所[illegible]，琦事[illegible]不[illegible]採，而駁之十年[illegible]久治[illegible]，惟與王安石爭新法一事，安石[illegible]不免攙[illegible]切，光諍之於初行之時，未嘗不是；至元豐末葉，則行之已久，人多習而安之，乃必不顧利害，一切推翻，且於安石所用之人，無論賢否，概行斥逐，使之鋌而走險，致有[illegible]報復。當時程頤即言須並用熙豐之黨，而光不之聽，致有紹聖之報復，則光亦不得辭其咎也。棟高於此，仍為光曲護，斯失其平矣。卷首有棟高自序、參訂書目、溫公像贊，年譜序作於雍正癸卯，閱百餘年，（吳興）劉承幹得其稿而刊之。

其生年月日與[illegible]墓誌[illegible]章公及樹碑之日月干支等事，則采之馬[illegible]譜

司馬溫公年譜五卷附錄一卷　明萬曆刊本

明馬巒輯。[illegible]見以蘇軾所撰行狀為主，參以本傳、言行錄、[illegible]通鑑、[illegible]家集、[illegible]詩話、小說[illegible]諸書，[illegible]下，間附己見。[illegible]援據頗[illegible]，[illegible]惟[illegible]集[illegible]略，不免[illegible]有譌誤。如光服除授官，編在慶曆五年乙酉，年二十七歲。致光詩自序明云慶曆庚申，光年二十六歲。又生子康，編在慶曆八年戊子，年三十七歲。致范祖禹撰康墓誌銘，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由是推之，當生於皇祐二年庚寅，光年三十二。光與王安石同為羣牧判

官，在至和元年甲午，見宋史安石本傳及歐陽修薦安石劄子，[illegible]三慶曆乙酉，[illegible]武成軍判官，圓[illegible]一歲，式為無理。然亦有[illegible]足資者。如據葉佑之光山祠記，定生年月日；據東萊詩話，辨韓琦安陽集所遺之二書；據傳家集[illegible]邀子駿堯夫西街賞花詩，證其手書畫像所遺之二人，則固有不可沒者。[illegible]十世孫露校[illegible]有王遠宜序、露自序，稱光曾孫吏部侍郎伋，徙居南宋

南遷，胡元猾夏，後人無一仕者，至明而有大司成均、侍御史、助教，登科第相望，與閩老所舉世系，後先參照，俱不可少云。

司馬文正公年譜一卷　乾隆傳家集附刊本

清陳宏謀輯。宏謀字汝咨，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恭。是譜首有自序，稱得馬巒所纂年譜，與史傳文集頗多舛遺，因為參訂改正，刪其繁冗，補其缺略云云。按馬譜以子康生係於慶曆八年戊子，宏謀沿其誤。[illegible]惟服除補官，錄之慶曆四年甲申，其除群牧司判官，雖不載蘇軾行狀，然聞見錄載光與王介甫同為群牧司判官事，記以言行錄載安石以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群牧判官。宋史歐陽修傳稱為安石辭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為群牧判官。其為群牧判官，事亦云在至和中，可知係在至和元年甲午。宏謀以馬譜係於慶曆乙酉，雖已刪之，乃譜中全沒其迹，殊未深考也。他所[illegible]語入，大半據長編及傳家集，於文稿[illegible]增多諸事，仍[illegible]嫌[illegible]備。[illegible]宋吳[illegible]撰[illegible]雅[illegible]在[illegible]棟高[illegible]顧書[illegible]宋[illegible]尚未流布，書中概不置論，居書而[illegible]其詳，且標也。

宋廣東制置使凌公死事本末一卷　民國甲寅刊本

清凌鶴書撰。鶴書字孟徵，廣東番禺人，光緒舉人。是書為宋凌震死事作也。按震字國威，吳人，登理宗淳祐四年進士第，知廣州兼領嶺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改廣東都統，旋升廣南東制置使。元史李恒傳云，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傳又云，越十六年二月，宏範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船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斷其汲路，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宏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破之，陸秀夫先驅妻子於海，乃抱衛王赴海死，死者十餘萬人。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解甲降。據傳言，凌震赴水死後，又言凌震解甲降，互相矛盾，必有一誤。證諸宋史，三王附紀載崖山之戰，曰諸軍潰，翟國秀、團練使劉俊等解甲降附。與翟國秀同降者，乃劉俊也。劉俊、凌震姓名對音，致誤蓋由於此，而宋史新編、南宋書、續資治通鑑皆沿李恒傳後段之誤，不[illegible]

為辨正、廣東通志廣州府志亦因之、錫書係震裔孫、據宋元二史、及後賢辨、意在為震辨誣、不特降非事實、即他書謂戰敗憤恚而殁、又有謂宋七陵於東圖者、俱屬不確、卷首有吳道鎔序、頗佳、其他序跋題詞、亦有多篇、

孫玉庭自記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孫玉庭自述、玉庭山東濟甯人、乾隆乙未進士、以翰林院檢討、外放河東兵備道、歷廣西鹽法道、廣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廣西、廣東、貴州、雲南、浙江各省巡撫、湖廣、兩江總督、兼體仁閣大學士、撫廣東日以英吉利兵登岸事、鐫留辦理遲延、不即奏參、革職回籍、督兩江日、以河譜但刻單而設其名、按即吳熊光也、熊光以此遣戍新疆、玉庭旋復起用、督兩江日、又以河督張文浩高堰潰口事、革職回籍、時年七十四矣、又九年而卒、其平黔苗農

登聯殲緬僧張輔國、及不主招撫海盜等事、俱非確之者所能、惟謀論有似是而推非者、如論討安南事、謂國家之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為順逆、而以其順逆於我國者為順逆、論水師事、謂從古治海疆者、論海防而未嘗論海戰、當時皆以為名言、不知實違於事理、至對代宗論英吉利謂其患由於中國又得我能制其死命、一段中含有譏諷語、閱之令人失嗳、亦足徵彼時士大夫對外之識、解是譜首有自序、（作於道光丙戌、一在於嘉慶十一年丙寅）五十四歲以前之事、一記於道光丙戌為五十四歲以後至七十五歲

以前之事。其後又續紀至道光甲午九月止。辛卯二月十六日。

則其子善寶、瑞珍所補紀也。後有跋。

黃勤敏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黃鉞撰。鉞字壹齋，江蘇蕪湖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諡勤敏。是譜為其子富民所編。按鉞四十一歲始成進士，授主事，乞假回籍。嘉慶四年，仁宗以朱珪之薦，召對養心殿，自是循歷尚侍，入軍機。道光丙戌，以戶部尚書致仕，又十五年而卒，壽九十二。其晚遇與老壽，嘗同沈歸愚，以詩畫受知仁宗，與德潛以詩受知高宗，亦略同。至其遭遇之隆，宣宗命書仁廟碑文，諭曰：皇考待汝好，故命爾書，俾在天之靈見碑知出汝筆云云，可見得君之深矣。鉞中詞臣，殊之逮白，譜中少所述。惟記庚辰充會試總裁日，入闈時，夢兩廣總督阮元來拜，是科榜首為陳繼昌，以三元及第。阮元字伯元，會姓名恰為三元，而阮字偏旁又為陳繼之半。阮任兩廣總督，繼昌籍廣西，一一關合，鬼神之巧，真非擬議所及。富民跋稱譜載至六十六歲，以後則富民所續，刊於同治丙寅，距鉞卒已二十四年云。

盧厚山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盧坤字靜之，號厚山，河北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兩廣總督。是譜為其子瑞、翰所編。按坤在嘉道間以幹練著。撫陝時，興水田，置社倉，深得治本。張格爾之亂，[illegible]籌畫運輸，皆資得其力。湖南猺匪之亂，調度攻守，具見應變之才。督兩廣日，以封艙事致英吉利兵船闖入虎門，幾釀釁端。按此事在鴉片烟前，而前乎此者，嘉慶十四年[illegible]東望洋一帶[illegible]因之[illegible]。道光七年，巡撫朱桂楨[illegible]毀英商公局，亦遍於強硬。蓋其時當事者於外情尚蔑，具一切茫昧，上受朝廷之督責，下迫民情之憤激，無憲之長策，即失之操切。時不可以[illegible]，坤幸卒於道光十五年，閱三年而禁烟議起，以林則徐、鄧廷楨輩當之，而[illegible]債事，曰何[illegible]坤[illegible]，更無論矣。譜後附宣宗[illegible]祭文、諭祭文二道、[illegible]一跋。

博野尹太夫人年譜　乾隆十年刊本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直隸博野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是譜為其母李太夫人作也。自來文章家為婦女作誌，不過舉其族姓、生卒，並約略其德行，如墓誌銘而已。編年作譜，當以會一為創。太夫人年二十七而寡，撫會一以讀書，迨會一成進士，隨官襄陽、淮南、揚州，所至恤災振窮，建橋梁，設津渡。其在博野，則又贈祭田，設義館、義倉，皆其卓卓可紀者。[illegible]必[illegible]之，而譜則亦好名之過也。卷首有方苞序，又有苞論編年譜書。而望溪集中亦有尹母李太夫人碑銘，與譜所記略同。譜載太夫人寄苞人參地黃，苞受地黃而返人參，即此可覘苞之介節。[illegible]非大[illegible]全謬者，所聞日增矣。

江西忠義錄十六卷　同治刊本

清江西巡撫沈葆楨、劉坤一等修纂。咸豐間粵寇屢犯江西，將士捐軀，官民殉難，不可勝數。咸豐九年有詔書錄死事諸人，奏請旌䘏，於是巡撫沈葆楨設局采訪，劉坤一繼之。閱羅事實，編為列傳，傳凡八百餘人。附見者七百餘人。其僅有姓氏而事實不可稽者，則列為表，凡十餘萬人。分守土、援軍、江軍、仕宦、紳士、練勇、列女，按年月為次，而各以存歿為類，流寓又次之，嘗故官紳又次之。其援軍曾為江西守土而陣亡殉難於他省者，亦依類錄入其守援軍內。如張芾、江忠源、忠義、羅澤南、李續賓、續宜等，戰功甚著，殉於他省，則錄其事之涉於江西者。仕宦兼隸本省者，則詳錄其平生。是錄體例要慎。文首錄上諭二道，禮部奏摺一道，又有劉坤一序，及纂修銜名、凡例等列於卷端焉。

桃溪楊氏先德錄二卷　咸豐刊本

清楊希閔輯。希閔有十五家年譜，已著錄。是書述先世言行，上卷祖德，下卷女德。是錄以見於志乘及集部書者為據，每條下注出處。希閔自為跋，謂其中楊應和、楊居久、應崗皆於明末殉節，楊思本以詩著，有榴館初函集，論者比之太玄。其事可以為訓者，桃溪當是鄉名，屬江西新城。卷首有希閔序。按尚有對錄一書，為是錄羽翼，楊州祖云云，未見傳本。

梁文定公年譜一卷　舊抄本

清梁國治自述，[illegible]國治字階平，浙江會稽人，乾隆戊辰進士，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升日講起居注官，外[illegible]授廣東惠潮嘉道，特旨署都察院左都御史，補吏部右侍郎，以在廣東糧道任內失察事落職，旋授山西冀寧道，歷湖南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湖北巡撫，乾隆癸巳內召在軍機處行走，歷至戶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定。按國治素檀書名，在[illegible]官碌碌無建白，不敢有建白也。乾隆朝漢大臣類如此，不但國治也。惟所拔擢多知名士，如金榜、洪朴及其弟榜、梧、錢灃、顧宗泰、錢彥、李惇等，皆著作才也。在都寓魏染胡同，[illegible]吳梅村[illegible]識其舊聯云：傍人錯比楊雄宅，異代應教庾信居。亦可備故都坊巷掌故。國治自記起雍正癸卯，止乾隆壬寅，自乾隆癸卯至丙午凡四年，則其子承雲等所補，[illegible]於原譜下附註語，並跋其後焉。

陳文肅公年譜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陳大受字咸占，湖南祁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兩廣總督，謚文肅。是譜為其子輝祖等所輯。按大受以乾隆丙辰散館授職編修，次年丁巳乾清宮御試一等第一，歸是四歲七遷，以吏部右侍郎外放安徽巡撫，旋調江蘇，又調福建，內補兵部尚書、軍機處行走，協辦大學士，外簡兩廣總督，卒。治江蘇最久，[illegible]如緝盜、賑荒、修水利，績亦最著。其歷內外，亦稍挫折。在高宗朝亦不多見。是譜前有范時綬序，後有輝祖等跋，又附雍正癸丑乾隆戊辰兩館選題名錄。蓋癸丑為大受獲雋成進士之歲，戊辰則充會試總裁之歲也。殿以墓誌銘[illegible]，輝祖後官至湖廣總督。

孫平叔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孫爾準、字萊甫、號平叔、江蘇無錫人、廣西巡撫永清子、嘉慶乙丑進士、官至閩浙總督、諡文靖、是譜為其子慧惇、慧翼所編、後有跋、稱爾準以翰林外放、洊歷擢督、一生無赫赫之勳、惟於臺灣興學、開德、勤、戢息關粵、初文武吏諸事、頗費心力、爾準本長於文學、所師友者一時名宿、問業於王昶、邵晉涵、相孫原湘、胡敬、徐松、姚文之、陳鴻墀諸人、游粵、交許宗彥、黎簡、張閣、延陵壽祺、高澍然、馮登府、沈學淵、輩修通志、又經紀李賡芸之喪、請崇祀黃道周於文廟、俱見譜中、清可傳者、不必盡從吏事建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龔文恭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龔守正自述、守正字象曾、浙江仁和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恭、是譜為其自記、始乾隆丙申、止道光庚戌、後一年卒、其子自閎、自閎復跋、守正所著艷雪軒筆記、家乘述聞、暨他所聞見、附注其下、守正終於京秩、一生穩順、惟以傳志隱郡王、島命名有失於查察之事、由禮部左侍郎降補通政使司通政使、道光癸卯乙休、卒於咸豐辛亥、年七十六、龔氏一門科甲鼎盛、龔中書自珍其姪也、卷首錄咸豐賜卹上諭、諭祭文、御碑文各一道、後有自閎自閎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今文中如金縢、秦誓篇、亦無可議者

書經節解二卷　道光丙戌刊本

清蔣紹宗撰。紹宗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次總論、次讀書偶記、上卷虞夏商書、下卷周書。紹宗亦攻古文者、但不依附梅閻、專就二十八篇今文（并五篇古文）節為之解、又取今文相比較、以為古文繁蕪、不若今文簡[illegible]。又古文粗疏、不若今文之精密、於今文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於古文之是者、則曲意吹求、蓋今古文本已判分、故持論如此。若使其暗中摸索、[illegible]也。其尤謬者、謂慙德二字不可以加湯武、不思以臣代君為何等事、惟其內慚於心、所以為湯武。若居之不疑、與王莽所云天生德於予者何以異。又論多士篇頑民二字不見於康誥、酒誥、梓材諸篇、不知從其放言之、故謂之頑、從其服言之、則謂之士。又謂方紂無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紂為幸、及紂既滅、則人思先澤、則以亡商為憤。民心所以別、[illegible]聖人何以治之、然亦有[illegible]。[illegible]明言周公[illegible]避而居東、則得罪人、乃成王之事、罪人得而鴟鴞作、斯管叔已死、蔡霍已放廢矣、何得謂周公殺管叔。又謂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語、皆此二說、俱前人所未發。又紹宗雖屢斥古文、而於今文不[illegible]、其於古文、亦不沒其善、[illegible]。[illegible]與唐棣輩一味詆斥者又不同。末有黃本驥跋、推是書甚至、殆貢諛之言、非灼有所見也。

書經精義四卷補一卷　嘉慶刊本

清黃淦輯。淦有易經精義，已著錄。是書首有特通阿序，又淦自序，次古尚書序，又次總論。卷一虞書，卷二夏書，卷三商書，卷四周書，末卷則補遺也。其書中不參己見，大率節取諸家之說，而所采蔡沈、萬經說居多，采閻若璩一條，惟未涉及古文，禹貢采胡渭。一字同時人，惟采同栖中一條，蓋据竹書所載外丙仲壬之事以證伊訓，然此說不始于栖中也。大抵括摭諸義，無非爲制舉業而設。卷末有其門人田樵跋，且以鄉會試得售歸功於是書，其●●如矣，可以知其陋矣。

讀書解義一卷　道光刊本

清朱毓楷撰。毓楷字幼則，江蘇寶應人，布衣。士端之父，江中之妻弟也。書中附引中說，然亦有與中立異者。中述學內篇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引禮記曾子問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文，據爲請期之後可以改嫁，最爲害義。毓楷則以爲婿初免喪，或未能即取，俟其取而後嫁之文不具耳，視汪說較勝，而尚未諦也。推此禮節禮意，蓋謂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而即許嫁娶，是又嫌於偽也，故婿弗許，而女氏嫁之，猶曰彼本不娶，而吾強之娶也，語非不具，特解者失之耳。又解璪字，謂伏傳今文作璪，孔書古文作藻，傳云藻水草有文者，而說文玉部璪謂玉飾如水草之文，又引虞書曰璪火黺米，可證許君書宗孔氏，亦兼用今文之學，然此說爲前人所未發，則許君非不見古文尚書矣。又解有子孝弟章，謂孝經屢以亂爲誡，孝治章云禍亂不作，紀孝行章云在下不亂，五刑章云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故止亂莫大於孝弟

云云。按陳澧東塾讀書記，引桂星垣說，意與此同。□釋樸

偶而執揩實先於桂氏，□澧未見執揩書□耶，他□□

洽當，情無多□，僅耳。卷末附其鏡傳略□篇，可以

考其□平焉。

孝經門

然後知齋答問二十卷 嘉慶丙子刊本

清梅沖撰。沖字袁村，安徽桐城人，嘉慶舉人。是書以答問之體闡發經義，卷一至十四書，卷十一至十二易，卷十三尚書，卷十四至十五詩，卷十六至十七春秋，卷十八周禮，卷十九至二十禮記。其為說不拘之於漢宋，或□□獨伸己見，或全引舊解，又或摘錄他書，□江永鄉黨圖攷、閻若璩四書釋地、方苞春秋通論、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類，尤致於禮。凡四書中涉於禮制者，及□□禮記三卷，□□□。其他新義亦不少，如四書卷中謂孔子已兩性善，宗旨同一。善而有清濁高下之不齊，所謂相近也。自程子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獨贅之性二字，而義理仍是義理，氣質仍是氣質，則無所為性，無所為性者，無所為相近。又謂曾子以忠恕解一貫，猶之大學而了然，誠意以前，忠也；正心以後，恕也。盡己之謂忠，合致知誠意而後為盡己；平天下以絜矩，恕也。又謂東周無王者之迹，而伯者假之。觀列國之詩，類止於桓文之時。衛風終于木瓜，且載馳許詩也，何以載于衛，以有控于大邦之言，屬望于齊，故無其國而存其詩。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以後唯有陳靈株林一詩，則以涉于楚

莊，蓋伯者欲天下歌咏其事，故令天下及當世以前之書，盡貢于天子，猶無王迹之意也。後此則迹真熄矣，真無詩矣。又謂虞以前皆用夏正，殷周之改正朔，特以新耳目，其實皆夏正也。周公所作之書若時訓、若周官，莫非夏正。豳風凡月皆夏正。齊與晉皆自用夏正。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乃魯文公十一年三月朔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皆可證。觀周人用夏正之多，則殷之承夏可知，而究憲政令之不違，故孔子斷以行夏之時。

[illegible]耳、[illegible]又如尚書卷中，亦以古文非真本，惟謂採集遺佚，使虞夏商周聖帝明王精言藉以膾炙人口，功莫大焉。[illegible]遵古聖之遺訓，又不自居其名，固無見罪天下萬世之[illegible]吹毛求疵，非君子之道。然此主論，優為譽，且令攻古文者咋舌。其反駁閻若璩數條，[illegible]為鍛鍊，為曲說，俱允。其辨文王稱王，謂夏殷天子稱帝，則王亦臣號也。史記正義謂虞芮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為王，蓋王之時，[illegible]文王之受命不受命可知，而諸國必以王為稱。中庸但言追王太王、王季，亦文王先已稱王之明證。按此說甚有理。王之號當起於文王，故明後承用之，乃人民所尊稱，謂之王，亦猶此起義。商稱帝，文王稱王，亦為其臣節。[illegible][illegible]周以王為天子之稱，故以其舊稱，而非可論於文王時也。[illegible]卷首有坤自序及胡克家序。

新校鄭志三卷 附錄一卷 嘉慶汗筠齋刊本

清錢東垣錢繹錢侗校。東垣字既勤，繹字以成，侗字同人，俱江蘇嘉定人。是書據武英殿本鄭志，每條下補注，取諸經正義及唐宋說部類書所引於出處，間或正其謬誤，如提要所舉先典註一條，不載正義者，乃得之於禮記王制正義中，又以臨碩難一條即義者，乃得之於禮記王制正義中。又以臨碩難一條即□讀書□傳所校者臨孝存難周禮，別是一書，與本錄答臨碩孟子一條與難字者不同，恐收不勝收，[illegible]所見甚是。東書本有增語，故加東垣按繹按侗按以別之。另有□標鐙按者五條，按鐙姓秦，字□焰，亦嘉定人，即汗筠齋主人，刊此書者也。後有附錄一卷，記鄭志之見於諸書者，亦鐙所錄也。末有東垣與繹二跋，繹跋言張逸真崇劉琰田瓊趙商五人弟子也，故答而不問，崇精崇翱王權鮑遺陳鑠劉德六人門人也，故問而不答。又據本傳稱趙商等自遠方來就學，在何進辟召之後，時年六十，據則商所問者十居其四，又諸弟子所問引易注、尚書注、書贊、尚書大傳注、詩箋、周禮注、禮記注、儀禮注、論語注、禘祫注、駁五經異義、六藝論諸書，已於此悟□所為鄭君晚年定論云云。又據四庫提要尚有補遺

一卷，□刊本無之，並據以有所刪併耳。

北海經學七錄七卷　乾隆甲午寫刊本

清孔廣林輯。廣林有周易注，已著錄。是書即鄭志也、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各分錄為卷，敘曰七錄，題鄭氏弟子譔。按四庫著錄鄭志三卷，無輯人名氏，題魏侍中鄭小同譔，與此不同。廣林蓋據本後漢書鄭玄本傳及劉知幾史通，視庫本為有據。各條下具注出處，亦勝庫本。以較庫本，互有詳略，即兩本共收者，亦互有異同。亦有庫本在毛詩類中而此入之周禮，庫本在周禮類中，而此入之儀禮者，標題之不一者亦有之。按是本刊於乾隆三十九年，庫本頒行尚在其後，而館臣乃未見是本，取以相校，甚屬可怪。讀者取兩本而合觀之，程而補遺訂誤，於治鄭學者不無裨也。

讀經析疑二卷　嘉慶庚辰刊本

清聶敏鎬撰。敏鎬有易解，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題曰析疑，取陶詩疑義相與析意。其讀禹貢二篇，一及治河，一及治漕，治河主疏下流，仍是常談，治漕主陸運，輔以河運，而廢海運，則迂儒之見。道光後江浙行海運，大著成效，惜鎬敏不及覩也。讀武成，謂本無錯簡，由於疑經者有所誤認，可備一說。讀二南，改葛覃首章中谷為中谿，使與萋飛喈相叶，不知谷與木叶，不須改也。謂漢廣章，廣與方叶，泳與永叶，不知廣叶誑，泳叶旺，永叶恙，方叶放，同是去漾也。謂行露首章，兩露字相應為叶，夜字不用叶，不知夜叶裕，本與露為韵也。謂行露三章以墉訟訟往為韵，牙家為韵，不知首章露與牙叶韻，乃以牙墉訟往為韵也。又謂殷其靁首章與末句為韵，不知中間遑字亦韵也。謂騶虞首次章，不用以騶牙騶紅分叶，不知兩章自以與虞相叶也。其有可采者，謂小雅杕杜之杕杜甘棠之文，應以杜甘二字為句，棠一字為句。采薇第四章維常之華，常係袞常之常，毛傳常常棣也之訓非。謂十月之交第三章

百川沸滕、今本滕作騰非、易咸象滕口說、子貢不
誅而解則非、小雅板八章、蕩八章、卷阿十章、
曰興第四章、謂蕩詩之首章乃板詩之末章、板
實九章非八章、俱據漢書碑、徒讀書有得中來也、

經史辨論四卷　嘉慶乙丑刊本

清張均撰、字坦齋、浙江江山人、官射洪學博、是書首有自序、大抵論議多而考證少、所論議亦泛衍多而精實少、惟論二戴記、據漢書儒林傳贊、藝文志及孝宣時二戴禮已列學官、後數十年至成帝、乃召劉向校經傳、而隨書經籍志、反謂戴德刪劉向所第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馬融增月令明堂樂記、合四十九篇、是為禮記、不知向著別錄、已有四十九篇書目、與今小戴記同、豈容有馬融增入、大戴禮篇目、始三十九、止四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見者三十八篇、統而計之、復不能合八十五之數、則隋書為不根之談可信、又論衛宣公烝夷姜、謂衛宣公立於魯隱公四年十二月、卒於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在位才十九年、當其為公子也、尚出居於邢、國人殺州吁、狀迎立之、若烝夷姜當在即位後、急子之生、亦應在即位後二三年、至公卒時、尚未冠也、急子之婚、宜在宣公末年、公自娶之、生壽及朔、而公亦將殁矣、朔方在襁褓、安能構急、壽亦不過二三歲、安能竊旌先往、此事理所無者、蓋左氏據傳聞

之說、未及統前後參觀也、按此二條、洵讀書得間、前
人尚未有及之者、閱是書者、節而取之可也、

辨訛釋義錄六卷 嘉慶丁丑刊本

清張均撰、均字四齋、有經史辨訛、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所釋先四書、次易、書、詩、三禮、三傳、大抵集昔人所已訂正者、間亦參以己意、解多新穎可喜、四書賢賢易色條、謂指妻、若賢人之賢、交友已包之、好德如好色、可曰如、不可曰易、易者、就情於一人言之、犬馬有養、犬馬以賤六牲言、今之孝者、以養為能、至於日用之牲、有力者皆能之、而不能敬也、子謂仲弓、仲弓為宰、不知賢才、夫子既告以舉爾所知、又恐所知者或為世類所拘而失之、後謂之以此、證曰諸子謂顏淵、子謂子夏、子謂子賤、皆當面相謂、豈有對子而譏其父者之理、加我數年章、引孔子世家四十四歲、陽虎專政、退而修詩書禮樂、不言易、又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此章之言、當在此時、又引他日又言五十而知天命也、又釋書、斷伯益非臯陶子、釋詩斷小序非衛宏作、視為解為優、惟臆斷及錯謬顯然者不少、其危者在今日陳言、蓋採拾之餘、與出於心得者究不同也、洵別著有經史辨訛、其已見彼書者不入、又曰是書原

是十卷、七卷以下俱辨史子，兹略之。

斷舊條、斷舊字从目、
即出之古文、

蘇齋述學 一卷 民國甲子刊本

清錢文霈撰。文霈字汝霖，江蘇元和人。是書首有自序，謂弦指之學貴乎以古書證古書，能會其通，絕不考以肌說云云。故是書所錄，或就誤解而表諸足義本異說，而證為同且發前人所未發，如「老艾耆」條，從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各還其……他如「僕御」條，證……毛鄭……異……「天子與侯」條，證逸篇之亡佚、「履無鮮」條，知履禮之訓……「七卜」條，知卜五之句誤斷。又如……之混殽……確核。至「蓄蘭藥」條，以夏小正言蓄蘭剝生為時，把言蓄藥，古脱一字……而辯……名醫別錄……文霈兼治醫，故取證及此也。自序又言先梓十一，以存一斑，則其學不盡於茲編矣。

五經不二字音韻釋文五卷　道光庚戌刊本

清莊繢澍撰。[illegible]首有繢澍自序，蓋继四書不二字而作也。就五[illegible]經白文及傳註計之，其字為四書不二字所無者[illegible]二千二百有奇。先是梁溪鄒氏[illegible]輯有五經音韻合註一書，但標音韻[illegible]及異義，不專主韻府，又不及字義，繢澍[illegible]更定為是書。凡易經一卷、書經一卷、詩經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每字[illegible]大書，而音義環注其旁，其[illegible]字兼數音數義者，並舉之。[illegible]簡[illegible]不漏，於初習五經者[illegible]最為便也。

經字辨體八卷　道光癸卯刊本

清邱家煒[illegible]纂。家煒字蓮舫，順天宛平人，嘉慶進士，[illegible]官至湖南知府。是書首有祝慶蕃序，又有凡例，大旨在正經典之俗字，以說文為主，兼采玉篇通行之俗字，以經典中之正字正之，經典中之俗字，以說文正之。其俗字為說文所無者，則從闕。[illegible]全錄說文偏旁部，俾知字之所由从也。於字之音同義異，引申假借，別體譌文，皆連類出之。其重文古籀大小篆，備收之，俾[illegible]尋流以溯原也。聲讀依許書[illegible]字畫依康熙字典，宋附駢縣字，及豪釐字，[illegible]則国張有復古編、郭忠恕佩[illegible]觿而加以訂正者也。

逸經一卷　觀象廬刊本

清呂吳調陽述。是書（調陽有易一書，已著錄）錄周書大匡解、皇門解、周祝解、王佩解、作雒解、王會解、文王官人解、謚法解、史記解、芮良夫解，凡十篇；錄大戴禮夏小正、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武王踐祚、[illegible]，凡五篇；管子弟子職一篇；呂覽辨土篇、任地篇，凡二篇；[illegible]。題曰逸經，篇中略具注校語，無序例，未識何旨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質疑五卷　乾隆甲午刊本

清陳梓撰。是書（梓字古民，浙江餘姚人，布衣）首有梓自序，末有後序，又有謝秀嵐跋。自序云：孔孟以後，折衷于紫陽；紫陽以後，折衷于楊園。又云：期不悖于楊園，不獲罪于紫陽而已。其尊楊園也至矣。卷五附讀書記疑，除朱子語類、或問、大全、精義外，並及陸稼書、[illegible]陽[illegible]、呂晚村、凌渝安，蓋於楊園外，兼有取於三家也。論四書，謂唯孟子易看，次之大學，次之中庸，唯論語極難看，聖人之言渾淪，極平淡處極精深，極嚴密處極從容。又謂孔子不說心，教人低頭切實去做，自然悟得，然後來便有行不著習不察的流弊；孟子說心，教人察識擴充，從源及流，後來又成了遺事物單求本心的流弊云云。諸語俱未經人道過，[illegible]。[illegible]精，謂山東儒以驕為和，山東[illegible]，故曰漢土之精有污也。[illegible]不定舊意，謂[illegible]即周鄭之君之愚，[illegible]已不合者不因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奉，又謂季氏富于周公一節，是夫子代門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記事[illegible]以見下文直斥非有依也、有為而發、不然何以不從冉有而曰求也、所解俱能向無確又[illegible]五嶽獨言華、以西北地秀華星一帶金石、入地最深為他山不同、折枝二字為扶杖之訛、以篆文通相類、雖亦未是、而可備一解、[illegible]遍[illegible]從義理間有過于拘迂者、但[illegible]取深、精到亦不少、[illegible]葉[illegible]也、益裨誤既深、[illegible]涉者不同也、

明蘇爵輔事略一卷附錄一卷　民國己未刊本

清蘇澤東輯、澤東字選樓、廣東東莞人、諸生、蘇爵輔者、明[illegible]隆武紹武輔臣建明伯蘇觀生也、觀生不附永歷、立隆武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致與[illegible]武肇慶搆兵、未幾、佟養甲李成棟[illegible]率兵破粵、廣州陷、觀生與聿鐭同殉、明史觀生本傳[illegible]失實、蓋作傳者采之他野史、而永歷諸臣、對於觀生[illegible]詆、野史[illegible]之、惟黃宗羲論隆武[illegible]觀生與黃道周、[illegible]皆有儒者氣象、[illegible]謂亦嘗非諸葛之亞、乃為鄭氏所忌、不能一展所

長、又謂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其立後王也、因苟息之不食言、非僅之儕魁埜之[illegible]特識也、國邑人陳伯陶為觀生作傳、求得觀生從子國祐所撰易簀遺言、更參互他記載、以訂明史及諸野史之誤、尤要者明史稱觀生[illegible]梁鍪[illegible]間計、鍪度以死、觀生入東房、鍪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猶留聽之、鍪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死、遂自經、云云、當采之[illegible]紀聞、按大臣[illegible]自值是時、自奏乃其素定、豈有問計於旁人者、且觀生已死矣、所叔慮

訴留聰諸情形、誰知之而誰言之者、此不足數小兒而正史
乃據以入傳，可哂也。伯陶據明季南略，觀生實被執就
義，非縊死，又據陳邦彥天通志，稱君臣塚在廣州大北門外，
紹武及蘇觀生葉蔡霞，證以秋源聖武記，稱李成
棟襲執韋錄，及明諸王宗室廿有二十餘，戮蘇觀
生，源所[illegible]記當揚[illegible]奏報擒獲，惟其同時被殺，故
葬一塚者，[illegible]（一自縊一被害殺）時地又不同，何緣合而爲一耶，
則明史之失（殊可）氣，伯陶並申論李鎮質於由榔，且監國
又在前，理宜立[illegible]閩[illegible]，擁爭非觀生所得抑，眾在丁

魁楚、所見亦是，並論[illegible]及觀生所用諸人，如關捷先、
梁朝鍾、霍子衡[illegible]皆佳士[illegible]（也此傳載東莞郭之奉）
澤未爲觀生族裔，是偏冤以陵武散語，次[illegible]
陳傳，次國祚易贊遺言，次譚泉自[illegible]撰觀生里居
世系考，次觀生遺著，附錄中張家玉力保輔臣疏
及陳邦彥上觀生三書，俱可[illegible]傳相證，邦彥始
附觀生而後立異，[illegible]林王迈學庚正大位，尤甚深，故
其銘[illegible]作行狀，於觀生[illegible]未足信也。他
所録如潭師詩文，率是書卷首先有觀生遺像

又有吳道鎔法其注二序，[illegible]題詞，卷末有
蘇北元及[illegible]譯本二跋。

流芳錄不分卷　刊本無年月

是錄紀明工部尚書嚴震直事，輯者為震直外孫工部尚書閔珪。書凡六卷，前有吳寬胡承謀二序，及珪題後，刊於宏治癸亥。至萬曆癸未重刊，增正德庚午同郡陸崑題序。康熙癸未三刊，又增康熙壬午周清原序。雍正乾隆間，各有翻本，而併不一。是本題裔孫魁點、發名，無刊書年月，又不分卷，首太祖恩旨，次跋續記，次歷官記，次曾鳳韶等書歷官記後八篇，次出使安南文牘，次王彥學等撰序記賦頌詩祭文等，而以震自作家範及遺詩遺命殿其中。其明史及省府縣志專傳、家譜不復入此。編次殊無序。陸崑稱震直陸師稱銜命延方，吞金驛亭。攷明史太宗實錄，載震直以建文降臣，官工部尚書，卒於京，而皇明通紀謂永樂初，奉使安南，過西平侯節，見建文，夜吞金死於驛舍，吾學編、程七隨筆略同，所記各異。今錄中有遺詩六首，中有神馳鳳闕只鍾生向，又有遺命訃聞九重，以示遠庶，雖家間亦無論，遐邇則為吞金自盡

無疑也。遺詩中六詩中有澤州書事一首，以為卒於澤州者，豈播此耶。是詩作後尚有四詩，安知不又到安南耶。且遺詩遺命，究為原本所有，抑為後來所增，亦無可別。李清作嚴震直不遇惠宗辨，並吞金事亦欽沒之，不知吳寬序已言震直奉賦並經卒於金其身，其子孫云云，於吞金事也隱約其詞，蓋於方景諸臣殉宗之禍，故隱其死於遺庶，寬之言可信也。至死澤州與死於京，傳者不一，安南之見使安南之。全出海樸，主他書載震直為北兵停置布衣，震直洪武末已致政，且向未旅，此可以理斷其必無也。

孤忠錄二卷　光緒五年活字印本

清袁祖志輯。是錄紀吳可讀尸諫始末也。首可讀誓殉記、記略，次可讀遺疏，次吏部代奏疏，次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七日兩宮太后懿旨，次王大臣等會議疏，次[illegible]尚書徐桐、翁同龢、潘祖蔭疏，次翰林院侍讀學士宗室寶廷疏，又夾片，次翰林院侍講學士黃體芳疏，次國子監司業張之洞疏，次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李端棻疏，次光緒五年四月初十日兩宮太后懿旨，次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薊州紳士請為可讀建祠片，次書後三篇，不署姓名，當即祖志所作，附錄可讀絕命詩四聯句並諸人輓詩，而以勸戒孫之疏終焉。按穆宗崩，無子，論序本有當立者，兩宮太后乃舍之而別立德宗，[illegible]為孝哲后所主，蓋后素不慊於毅后，果立順序者，則毅后當為皇太后，而己將為太皇太后，名雖尊而無權，故決然出此，而又恐無以塞臣民之口，故有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之諭，而不思祖制本有不建儲之訓，[illegible]建儲者，指定嗣統之人，與建儲何異，此可讀疏中所云一誤再誤也。[illegible]

自後可讀[illegible]因為諭而發，以為既可指定繼統之人，即無妨明白宣諭，以絕後日紛紜，未思及祖制也。按帝王之後與臣庶異，凡嗣位者皆為子道，非如小民之家操田宅器物[illegible]為承養之謀，必明立繼書，定其稱謂，以杜侵爭。若比諸臣疏中，獨張之洞援引禮制甚博，其疏中要語，謂將來皇子雖為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為皇子之嫡子，又謂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與制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云云，則亦何所用其爭，而可讀之死，不於虛擲耶。然[illegible]忠肫固不可沒也。書後[illegible]謂穆宗崩在慈禧后前，往[illegible]繼統者，果如可讀言，而諸社亦將屋矣。祖志江蘇上元人，袁枚曾孫，官上海縣知縣，殉州麗川之難，[illegible]意為有其序。

歸安姚布政傳略一卷　道光刊本

是書合蕭允肇姚布政傳、蔣伊方伯程似姚公傳、吳世杰書布政使姚公傳後[illegible]為一編，附以金壇公自敍、鮮之者歸安姚文田也。布政名延著，字象縣，烏程人，舉牧之孫。順治四年進士，授[illegible]知府，改李國陷柳州、柏執不屈，獲桂林府[illegible]調平樂府，陞山東鹽運司，陞江南按察使，旋擢河南布政使，以[illegible]史記青浦傳案[illegible]提定例，承問失出，止降級調用，[illegible]延著某提督有隙、

為所構，竟至論死。後其子淳[illegible]官中書，上疏訟冤，部臣以樹罪稍過，但事屬既往，不得昭雪。延著江南日，值鄭成功兵下[illegible]京，携圍南京，郡邑文民多望風[illegible]事寧而叛，案以起。延著每存寬釋，官兵屠婦女千七百餘口，延著盡放之歸。[illegible]其死也，民為之罷市。金壇之獄，[illegible]延[illegible]官仲以鄭成功且至，[illegible]出兵計，[illegible]公遣諸生八人通款，其後官兵[illegible][illegible]仲諸生相訐，[illegible]仲又與諸生相訐，案結[illegible]仲諸生死者至十人，[illegible]延著[illegible]亦仲延著和冤[illegible]

事，往年又[illegible]未清而俾去，故取以附之[illegible]傳後。文田蓋延著六世孫也。

錄中於延著多頌詞

厲樊榭年譜一卷　嘉業堂刊本

清朱文藻輯、繆荃孫重訂。文藻字朗齋，浙江仁和人。諸生。文藻［是譜大抵］據全祖望撰墓碣銘，而參以他書。惟

其生卒年月日時，則得之於栗主。惟

譜稿數頁，殆未成之作，荃孫［因］增輯，

且有所訂正。［如據公集數十條］得其父母與兄之名，

［據本集］得其完娶之年，壬戌納妾劉氏。

原譜謂殁在南湖或雞樓，別據馬曰琯兄弟詩集定為

在揚州，又據馬曰琯詩人輓詩，知歿時老母尚在。

又全氏墓碣銘云享年六十二，而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

云歿於乾隆壬申，六十一，再據瑞石山房集與樊

榭詩編在壬申，則六十一是也。惟是譜於樊榭著

書，如南宋雜事詩、湖船錄等，尚多漏載，又所

采交游之詩，止有全祖望、馬曰琯、馬曰璐三家，亦未為

備。譜後又附錄董沺然樊榭集注、鮑鉁稗勺，

［神事續］遺詩［若干］，有別承梓跋尾。

［按樊榭為厲鶚號，鶚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乾隆初年薦鴻博，不售。］

遂翁自訂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趙昀撰。昀字遂園，安徽太湖人。乾隆辛丑進士，官

至惠潮嘉道。趙存楷子，李鴻章繼妻父也。所記事

見，較詳盡。一事必具本

末，稍繁者則先綱後目，譜中

則體類游記，

書，至周天爵

失策，呂賢基師敗，其治潮嘉也，

功，而松源楓洋之役，調度得宜，不致滋蔓為

患，亦諳於兵略者。惜不與胡曾輩馳驅中原，

及其歸，則大局將定矣。昀以同治壬戌

去官，家居十二年，自紀止於光緒丙

子，閱一年卒，年七十七。後有其子跋。

陳將軍事實一卷　光緒己丑刊本

清尹琳基編。琳基山東日照人，同治癸亥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將軍者，陳國瑞也。國瑞剿賊江蘇、安徽、湖北、山東、河南、直隸諸省，以功升總兵，[illegible]僧格林沁軍務，以為提督。李世忠私[illegible]降，部司[illegible]地方，官曾東。又[illegible]以前總兵詹啟倫毆死監生胡士禮案[illegible]國瑞[illegible]遣戍黑龍江，[illegible]未幾，殁於戍所。[illegible]琳基以國瑞有遺於本省[illegible]郵與請給事中鄧承修請開復原官，建立專祠，得旨

准其開復，而建祠未允。琳基又[illegible]東省[illegible]京官二十人聯名[illegible]在山東立功地方建專祠，為請，允之。又[illegible]助國瑞遺意迎骨歸葬[illegible]並呈請[illegible]其姪觀全以德組、國[illegible]偕將軍歸骨[illegible]又就所聞見[illegible]其軼事二十則，而附以鄧承修原疏、都察院代呈琳基等呈疏[illegible]七月初二日、七月十二日二次上[illegible]諭、禮部[illegible]文、[illegible]原[illegible]稿、王祖畬陳將軍家傳、[illegible]魏延[illegible][illegible]六殷諸老[illegible]焉。

吳松圃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吳璥自述。璥字式如，號松圃，浙江錢塘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按璥[illegible]在乾隆朝，稱諳悉河務。一生官職，雖或內或外，而[illegible]河工為多。自乾隆五十四年，以安徽學政改授河南開歸陳許道。嘉慶四年授東河河督。五年補江南河督。十一年授河東總河。十四年授南河正總河。十六年會同和彭齡[illegible]查辦南河。是年復以降員赴清江襄辦王營減壩暨李家樓漫工。十九年授河

東正總河。二十年[illegible]以刑部尚書兩[illegible]河督篆。二十一年，赴山東曹河勘工。二十二年[illegible]山東[illegible]運河[illegible]勘南河。二十三年，[illegible]河南巡撫，堵築沁河武陟漫口。[illegible]二十五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河東河道總督。晚年七十四矣，[illegible]休，又閱一年而卒。譜中敘治河之事，簡而得要。後有其孫若準等識語。

鴛湖求舊錄四卷　民國乙未刊本

清朱福清[illegible]纂。福清字仙槎，浙江嘉興人。鴛湖考輿地紀勝：鴛鴦湖在嘉興郡南，湖多鴛鴦，故名。曰鴛湖者，詞也。是書首有陶葆廉序，又有凡例，以嘉興秀水（福清之祖光晫嘗撰南宋求舊錄，經亂散佚，故以[illegible]繫其名）二縣為限，本籍他徙者，他籍僑寓者，亦入之。凡已見郡縣志者，不錄。其委未詳者，別為小傳，附於各卷之後。每傳後[illegible]或附論。[illegible]缺[illegible][illegible]所采錄，大抵衍里布衣[illegible]，絕無顯宦、商賈[illegible]，僧人婦女下至倡媼，一[illegible]事足錄，傳其平生所重在孝友節義惠恩者。事（卷中如王元松、王張氏、顧寶清、郭椿、郭照、徐吳氏、王宜穀、時宜吉、宋李子、朱錫祺、顧[illegible]御史諸傳，[illegible]全錄他人之文，蓋意在傳其人，不必問自己出也。）[illegible]傳中之人[illegible]事在道咸[illegible]以後，惟第四卷王士麟[illegible]乃順治辛丑進士，又帶湖獨異傳，亦錄他人作，在作者不還如醉吟先生傳例，非有所諱，福清亦竟不著其姓名，則[illegible][illegible]又何為錄之耶。

易笏山行狀一卷　光緒丙午刊本

清易順鼎、易順豫撰。順鼎著有經義莛撞，順豫著有易釋，俱已著錄。笏山者，易佩紳字，順鼎、順豫父也。咸豐戊午[illegible]順天鄉試舉[illegible]及[illegible]，尋以知縣率軍擊賊，歷官至江寧布政使。[illegible]光緒丁亥乞病歸，[illegible]二十餘年而卒。（佩紳雖以軍功起家，而戰績遜同時湘人遠甚，惟治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土司通事，選苗民為保正、團長，裁撤衛弁，改屯軍為佃戶，以租入養官停止軍運采買，而折價給兵，使自食，皆其書者也。佩紳亦喜著書，有通鑑觸借、老子解、仁書、詩義擇從等行世。[illegible]惟狀中[illegible]天地為量，萬物為懷等[illegible][illegible]語，法而無當。然[illegible]出順鼎[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龐文恪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龐鍾璐自述。鍾璐字寶生，江蘇常熟人。道光丙午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刑部尚書，卒諡文恪。按鍾璐咸由編修大考升庶子，五轉至內閣學士。咸豐戊午明父憂，在籍為團練大臣。旋以常熟失守，引咎自劾。惟詣賬書曾國藩，請[illegible]錄湘軍派奇兵[illegible]為人信道急援上海，[illegible]得曾國藩後李鴻章率往上海，以次剋復蘇常。[illegible]其深識亦有不可及者。儒居以官而任禮部最久，故於典禮最嫻熟云。其自述止於同治壬申，時年五十一歲，命曰知非錄。其後四年則其子鴻文、鴻書所補。譜首錄諭祭文及諭碑文，末附翁同龢撰墓志銘。

大夢編年一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汪荊撰。荊字松樵，山東南津人。嘉慶丙子舉人，歷官高陵、富平，陝長武山陽數知縣。是編分年載事，每事係以七絕一首。往[illegible]起乾隆甲寅一歲，訖道光癸卯五十歲，[illegible]紀年之別開生面者也。所紀[illegible]事，[illegible]有甚雅甚拙者，亦有極瑣極俚者，詩偶見佳句而不叶律者居多。首有陸汝滋序，末有往寓宅書後二跋。

陳布政行略一卷　咸豐刊本

清陳子韜撰。布政者陳嘉樹，即子韜父也，字亭玉，江蘇儀徵人，嘉慶壬午進士，以編修出為濟東泰武臨道，遷廣東鹽運使，再署按察使，一署布政使，[illegible]調山西按察使，終于江西布政使。[illegible]廣東，於[illegible]鹺政吏治，多所整飭，時值欽差大臣林則徐[illegible]莅粵，初得外人所出新聞紙，有此運司不收銀錢禮物語，因錄存，署上考云在山東定漕艘抱穀東亦見[illegible]敘[illegible][illegible]用也，[illegible]方待大用而遽殁也。

清芬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文騄輯。是錄紀陳大受也。[illegible]首國史大受列傳，次陳世倌墓誌銘，次彭維新[illegible]神道碑，次郭焌發，次石韞玉過祁陽西大受文詩，次方苞鄂容安敘大受書，次孫爾準[illegible]陳壽祺[illegible]觀天根陳壽祺陸我嵩釋之均朱極，張鑅，吳鸑陳鑾跋方鄂二札文詩，[illegible]以文騄猶作成太夫人事略，太夫人大受繼室也，文騄為大受十三世孫，卷首刊有郭嵩燾序。

說疇一卷　明刊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易曉，四庫已著錄。是書說洪範，[illegible]正誤、釋次、廣形、辨是、卜絲，共五誤。[illegible]庶民惟星、[illegible]八十七字，[illegible]無偏無陂一節，[illegible]惟辟作福一節，[illegible]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第六章高明柔克下，按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二句釋次，說九疇廣形，[illegible]說五行，辨是[illegible]甚是，[illegible]筮況不用龜而用蓍[illegible]補疇、[illegible]龜以骰[illegible]所擬卜法，不必問其當否，[illegible]代龜以骰，未免戲也，[illegible]同於俗矣。

洪範大義三卷　民國壬戌刊本

清唐文治撰。卷首有自序，又有後序。書分三卷，上卷傳注，中卷政鑑，三卷析疑錄。注以解字，[illegible]采黃式三尚書啟幪、吳汝綸尚書故[illegible]而不錄姓氏，以中多參雜也。傳以釋義，以黃道周李光地為主。惟惟辟作福一節，謂舊解多誤，概不錄，[illegible]詳其說於卷中三德篇。政鑑者，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各為篇，汎論治亂所以然，而深致慨於[illegible]其所在也。析[illegible]疑錄[illegible]錄朱子皇極辨、蘇洵洪範論、王夫之[illegible]洪範篇[illegible]四庫提要三則[illegible]究以朱子為歸焉。

竊耒作傳之意，當是諷切時政故篇

柯山詩傳一卷　舊抄本

宋張耒撰。耒有柯山集，四庫已著錄。按柯著錄本柯山集，卷三十九有詩雜說十四首，而無詩傳。蔣光煦東湖叢記載宋紹興刊本張右史集序，為單父張表臣作，序目亦未及此。是本有柳傳、桑柔傳、雲漢傳、嵩高傳、江漢傳、常武傳、文王傳，凡七篇，皆在大雅卷中。柳至嵩高相連，江漢與嵩高、上陽韓奕一篇，常武與江漢亦相連。按韓奕已於嵩高中論及之，不宜再有傳，實亦當闕也。惟文王篇在柳前，今又列常武後，為不可解。竊意耒所為傳，定不止此，特存者止此耳。柳與桑柔詩雜說中亦有之，而與傳不同。傳中[illegible]釋全詩，如柳傳中反復於哲人之愚，亦惟斯戾，盡為君者主於使哲人皆愚，人才盡矣，而其原自不知修己，將使無競維人者乃在予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桑柔傳以為是詩大要，止于告爾憂恤，悔爾序爵，而憂恤與不能序爵，亦非兩端，王不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各治其職事，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將使憂恤無至乎前，在及其本，本即序爵也。雲漢傳言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言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言昊天上帝，寧俾我遯，知宣王憂患深，責己重，序所以言內有撥亂之志也。嵩高傳以為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褒賞申伯，錫命韓侯，[illegible]蓋周室至厲王而亂極，宣王始能行天下之職，故詩人樂其治，不計其善之大小也。江漢[illegible]常武傳[illegible]論命將用兵，文王傳論養士，[illegible]正說亦條達，[illegible]宜取[illegible]詩說[illegible]附載於[illegible]以[illegible]備一家之[illegible]，又按[illegible]丘文粹所[illegible]收，與孟本同，張即周紫芝所云網羅之未盡者耳。

詩義擇從四卷　光緒戊子刊本

清易佩紳撰。佩紳字笏山，湖南龍陽人。咸豐戊午舉人，官至江蘇布政使。是書為告歸後所作。[■]有自序，言序為先導，毛鄭為指點，山川疆域風土物宜之人，其有同歸而必殊途，指點而未詳未確者，則於孔朱及各家，皆擇其善者而從之。此擇從所由名也。又言己所案有似獨斷者，因古義斷之，非自創新義也。偶有推論者，亦從古義推之，或借以證之。[■■■]其書不錄經文，但錄篇名章數，序或全錄，或但錄首句，以次及毛鄭諸家之說。案語則低一格。雖不甚出己見，而別異同、判得失，亦有可取者。如抑詩序以為衛武公刺厲王，改史記衛武公立於周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生年不可考，[■]以壽百歲計之，除平王十三年，在幽王時已八十餘歲，[■]九十曰耄，與詩亦韋既耄之句正合，若在厲王時，去耄尚遠。佩紳據史記以訂序是也。昏期之說，毛鄭互異，而各有所據。毛以十月至正月為及時，鄭以二月以後為過時，佩紳調停之，謂九月霜降，二月冰泮，家語霜降而嫁娶行，自九月以後，即可嫁娶也。冰泮而始殺，殺者減也。至於二月，始減其禮，而

嫁娶者亦少也。周禮仲春奔者不禁，以貧不能備禮，至於將過時，故不禁其奔，[■]即殺其禮也。雖殺禮者亦止於二月，則過時實在三月以後。鄭謂三月以後為過時是也。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箋，姊妹之子曰甥，展誠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攷魯莊當齊襄之代，未嘗如齊，其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觀社，其時齊襄已弒，文姜已死，齊桓立十二年矣。魯莊於齊桓為中外兄弟，不當言外孫，據爾雅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佩紳以為其所甥者指魯莊娶哀姜言之是也。[■■■■■]貴者，如漢廣序云德[illegible]相舟，集傳云莊姜之詩，而[illegible]廷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考集傳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佩紳謂[illegible]古本翁晚年定論[illegible]陷子之盾矣。[illegible]王播長生詩，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謂以無知無室家為樂，為佛說入中國之漸，視陳啟源[illegible]西方美人[illegible]佛[■]者，殊勝之。[illegible]民[illegible]帝武[illegible]王夫之說[illegible]通[illegible]實[illegible]紀帝王瑞祥，類涉荒誕，有未可[illegible]斷[illegible]者，[illegible]

捺，習無有[illegible]，此指毛[illegible]傳，自平正，[illegible]無有[illegible]然[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易為書之勒詩[illegible]宣，[illegible]陸者平林[illegible]極之於
寒冰，則鄭箋[illegible]譯[illegible]存而不論可矣

鄭衛積，不日稍鄭者
識執[illegible]不日歌，康何稍
於川鄭衛加異其例邑

毛詩補正二十五卷 光緒乙亥刻鵠軒刊本

清龍起濤撰。起濤字禹門，湖南永新人。是書[illegible]序，[illegible]作凡例，[illegible]次圖風總論，每卷之端冠以鄭譜，每篇之端冠以小序，[illegible]於諸則徵眾說而以己見為折衷，於序則采首句而以下文作附註，篇中[illegible]先引毛傳，間[illegible]及鄭箋、孔疏，為疏所未及者補以朱傳，朱傳未當者又補以他說，於毛鄭孔朱之得失[illegible]，各有所訂正，篇末有論有評，[illegible]而[illegible]以考見時勢，而[illegible]證於史傳，評以[illegible]詩趣而資用於文章，其涉於典制名物之繁煩者，別為說，[illegible]不[illegible]與註[illegible]相雜，此其大略也，書中論鄭譜次第，主歐陽修說，謂騶王於幽宗，使十五國以二南始，以陳曹終，見天下大局之興衰，又以幽先王後，見周室之自為興衰，[illegible]而[illegible]鄭先后翻覆之例，亦畫一，[illegible]論關雎變樂主尹繼美說，謂樂以三篇為一關，所謂樂而不淫者，指鐘鼓樂之言，所謂哀而不傷者，指雅以不承[illegible]傷[illegible]鄭衛[illegible]即十九篇，鄭衛各十篇[illegible]史家[illegible]

說所採之也。以舊名分之為三，殆無意義，其說亦可備一解。其他詁義，大都平正，惟草蟲章，箋意最明，未見君子，謂在塗時，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其心衝衝然。既見謂已同牢而食，既覯謂已昏，並引男女覯精為解。此篇的係敍婚姻詩，今習俗猶有於婚夕以……貞操遭棄者……其近褻而刪之也……起，詩引毛朱而……道鄭以箋說近褻耶……其釋物名，多……臆斷、……據引……未……博……評騭……非體。條有自跋，稱……聲音之道……通兵法，益怪誕矣。

而諱之耶，……不諱之而於詩獨諱之

但貞不貞非有明證，……爭議並行，詩義者有之……此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詩闕疑二卷　乾隆家刊本

清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河南襄城人。是書首有雍正辛亥青芝自識，大旨尊序，兼取傳箋疏及蘇轍詩傳，而非集傳。君子陽陽條，引朱子初解，謂君子知道之不行，相招為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是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是……而傳詩，疑為婦人所作。鴟鴞條，集傳用孔氏書注，避之說，後來與蔡九峰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是朱子亦自為矛盾。諸條多汎論詩意，其涉攷證者，如甘棠條，據周禮賈疏，謂茇舍草止之訓，條以草釋茇，以止釋舍，孔疏則舍上去一茇字，未妥。采芑條，據陸璣詩疏，芑似苦菜，莖青白色，曰似則非一物，曰芑則不及葉，朱子則本陸疏而刪似字，芑字亦未妥。此二條，頗有裨經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窺續八卷 光緒癸卯刊本

清蔡啟盛撰。啟盛字體客，浙江諸暨人，光緒戊子舉人，歷官直隸、湖南知縣。是書蓋續前刻經窺，距丙戌十七年矣。篇中間有[illegible]署甲子者，則游宦時所作也。啟盛肄業詁經精舍，為俞樾入室弟子，書中屢引樾說，但非墨守，偏徵近代治經家言，而判其得失，然不肯一語蹈襲，惟文辭蹇澀，往往不能達其意。俞樾序其前書，稱[illegible]入之既深，出之亦不能甚顯，可謂其短矣。[illegible]禹貢隨山[illegible]，隨當讀為墮，引班書溝洫志賈讓奏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破天地之性，為證。說同為逆河，謂同[illegible]皆為逆河，因九者皆受海潮，以此句中明上句之未備。說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謂鄭許異義[illegible]會通[illegible]，定四年傳，言唐叔封于夏虛，啟以夏正，此魯為春秋所以獨用夏正也，則朝聘之制，取於虞夏也何疑。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謂事君在盡心，不在盡禮，況君一毫宗里其人專心一志于外貌，其盡心可知，不直斥為諂而託之於人，以詞婉而意愈深。說自行束脩以上，謂行當為言行之行，以上與中人以上之詞一例，脩為修之假字，其行[illegible]約束修飭[illegible]乃猶者，以上則狂者與中行矣。[illegible]民政雖有不可庸之別，民可使由之，謂民指民政[illegible]民政[illegible]，亦有不勝防之弊，于是更思審處其迹于君政[illegible]之中，是使由之也，不為顯立民政之名，因不可使知之也。其他補苴訂正可采者尚多，然亦有臆斷而失者，如[illegible]其篇十有二州[illegible]，[illegible]其三州之名即不著，今註疏所云[illegible]者乃取之周禮職方與爾雅釋地，兩者有所不合，且其下文[illegible]以封山濬川，古者於山[illegible]曰望曰旅，史記封禪書始有封泰山之說，何因無之也。濬川即禹貢篇[illegible]九川滌源，何容特載於此，可信此[illegible]三句[illegible]係漢人竄入，啟盛[illegible]曲為之說，未免穿鑿。又[illegible]合會男女，奔者不禁，[illegible]大昕引內則奔則為妾以釋奔，已屬添足，洪頤煊更[illegible]內則注奔或為衒，因謂賣以為妾。啟盛更據職方氏列舉州男女之多寡，[illegible]荊一男二女、揚二男五女止一男三女，謂女倍於男，非聽其為妾，將終身為無夫之女，[illegible]不思職方男女多寡之說，本[illegible]無據，賣妾乃後世[illegible]可以釋經[illegible]，有虞氏官五十[illegible]禮記與鄭

注之觀[illegible]周官[illegible]核以周官敘建官惟[illegible]一語、而益明、是為時久[illegible]非相襲之證乃於其日[illegible]周書曰、猶有虞戴[illegible]為公論、亦可見梅閣契[illegible]鄰人之深矣、

穆齋經詁四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任均撰、均字子平、浙江鄞縣人、是書有均自序、後有其門人施世錫道光庚子跋、據自序、原題經傳正義、今題經詁[illegible]所更也、書中論周正、歷駁改時不改月、改月不改時、及改正朔不改時月諸說、雖列國閒有用夏正者、而春秋所書皆周正、論文祖謂文祖者堯之始祖、即顓頊、顓頊實出於黃帝、據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為證、俱確不可易、論六宗謂為日月與白虎朱鳥蒼龍玄武之中星、說甚新、論田賦、主班固刑法志謂據之司馬法周官、其制皆合[illegible]孟子王制[illegible]本出[illegible]孟子、孟子明言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孟子未嘗見周官、故曰其詳不可得聞[illegible]孟子所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當是二代之制、[illegible]孟子所言、則列國公田之賦、將盡以出車馬而無餘、[illegible]而吉凶軍賓嘉之五禮、除[illegible]禮外、其四俱廢、[illegible]又如孟子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刪列圖井田之數，祇以揆正卒而無餘，而何百畝餘大之二十五畝、[illegible]及卿大夫之圭田、[illegible]均白謂潛心三載，易稿十次，判為先儒之校[illegible]，表章周官之學度、世錄[illegible]謂其田封建立可施行，蓋[illegible]刻意經濟之作也。又說先天，謂先天之學即伏羲之易，連山歸藏不可攷，周易則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皆後天之學，[illegible]其先天自然之法象，詳於孔子十翼，[illegible]黃宗羲不信先天，[illegible]天崖館不信孔子[illegible]，因舉十翼以證其說之失，[illegible]所持辨便極博，其他若論禮制、論水道諸篇，[illegible]

[illegible]說[illegible]詞雅簡而理甚愜，[illegible]均服膺朱子，而餘姚江大患閻若璩，亦為心術不正，[illegible]義理攷據[illegible]而實事求是者。

其[illegible]集因諸家之說，亦未博考，且多[illegible]斷

為錯駁非

讀經劄記二卷 同治丁卯刊本

清單為鎔撰。為鎔字伯平，山東高密人。是書有閻敬銘序，[illegible]雖[illegible]讀經，但止及春秋三傳，[illegible]大旨見所為凡例。其中有發明字義者，有駁正誤解者，有更正刊本脫誤者，有考證地理者，但不過援拾細碎，而疏論居多，[illegible]左傳義法，[illegible]實可采也，[illegible]文法史法[illegible]標識古今傳誦[illegible]摘錄注疏[illegible]

[illegible]顧炎武[illegible]杜氏短喪[illegible]謂春秋國君皆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illegible]

[illegible]疑三年之喪非周制，[illegible]杜解未[illegible]也，[illegible]史記宋世家[illegible]微子啟[illegible]持祭器造[illegible]軍門，肉袒面縛[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

[illegible]珠[illegible]無稱於[illegible]詩[illegible]也。

盧本經典釋文校記一卷

清錢馥撰。馥字廣伯，浙江海甯人，布衣。是本校盧文弨刊本經典釋文，雖寥寥無多條，且盧本之誤亦不止此，然所見皆確不可易。如搶字據正義及五經文字證明當作槍，徐氏說文載之於部者不誤。又屢字當作力住反，而諸書多作力從反，胡氏論語通免進篇又作力從反，蓋誤以為空字之音，不知空即讀去聲，亦當音苦貢反。継自程字而來，其沿誤已久矣。化者鄭七吉反，謂七字誤，應作古。君數，謂君字誤。乃跡之譌。又繹犬進反，謂犬字誤，當作力。精研音韻者不能審也。

陸氏

經典異文輯六卷經典異文補六卷　雍正乙巳刊經玩本

清沈淑輯。淑字季和，江蘇常熟人。是書首有淑自識，蓋就陸氏經典釋文中摘其異文錄之，間附案語，如卷下大人造下，云見劉向傳是也。所据經典釋文不知何本，多譌脫，以校盧文弨刊本，如嫌下注鄭作謙，盧本鄭作濂。經綸注本亦作論，盧本經論注作綸，又象曰往不復注云本作無，平不陂，盧本作無平不陂。又薦下注云本作而觀薦，盧本觀上有不字。又嗜下注鄭陸作燔，盧本作熠，即閘卷三四頁，其異已如此。淑復搭經傳中文字異及注疏文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文異者，以為之補，雖供參證者尚多，淑未一一備舉，而尚書後附入逸書，毛詩中引及中培僞傳則俱可不必也。

注疏瑣語四卷　雍正乙巳刊經玩本

清沈淑輯。淑有陸氏經典異文輯，已著錄。是書無序例。卷一易、書、詩，卷二禮記、周禮、儀禮，卷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卷四孝經、爾雅、論語、莊子。題曰瑣語，係就注疏中掇採一語、三數語，有涉性理者，有關典制者，有為後世名例器物所本者，有雅[illegible]言[illegible]，可[illegible]資談笑者，有僻事奇字，可供採撦者，殆[illegible][illegible]類[illegible]，殆以太史華句、文選錦字之例而施之注疏者也。

御纂七經要說二十五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劉廷陛抄。廷陛字[illegible]階，陝西朝邑人。先是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欽定書經傳說彙纂[illegible]二十四卷，成於雍正八年；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成於雍正五年；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成於康熙三十八年；欽定三禮義疏一百七十八卷，成於乾隆三十八年。所傳[illegible]御纂七經是也。板存內府，且卷帙繁重，貧士不易購讀。廷陛嘗節抄成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叢書，即[illegible]取以冠首焉。[margin note: 其子[illegible]清[illegible]刊]

學海堂經解縮本編目十六卷　光緒壬辰石印本

清凌忠照、張紹銘編。是書與啟修堂編目、蔡啟盛檢目，又有不同。以十三經為序，每經另一卷，惟春秋一卷，另列三傳。大戴禮記一卷，列禮記前。其天算各書，以及單辭隻義不見十三經者，另編一卷，名曰羣籍。分部目，每經中，逐句標明卷頁數。有一句之義散見數處者，則摘出統注于此句下，名曰羣籍彙目。又有推闡一經要旨，如日知錄中詳三易，潛研堂集中論尚書，其卷頁數注于彙目之末，名曰標錄。又全書中逐句有訓詁者，如仲氏易、尚書集注音疏，敘明書名篇名卷數于彙目前。又發明經訓，詳論一字一義者，如周易述微言、周官祿田考，敘明書名卷數于彙目後。又全書止解一篇一節之義者，如禹貢錐指，以列禹貢後；贊律小記，以列周禮春官大司樂後。大抵分類別部，貴簡而不遺，[illegible]後起者自勝，較勝于前也。

抱潤軒讀尚書記一卷　原稿本

清馬其昶撰。凡堯典四條，皋陶謨六條，禹貢一條，盤庚三條，高宗肜日二條，洪範三條，大誥七條，康誥五條，酒誥三條，梓材一條，召誥八條，洛誥五條，多士七條，無逸四條，君奭八條，多方四條，立政七條，顧命二條，呂刑二條，皆今文也。大抵多尚書中奧句，文義難曉，前人以意為讀，[illegible]其強其說自出[illegible]解[illegible]博，搯嚍餘而發[illegible]者[illegible]書局有硃墨筆評語，硃筆評者乃吳汝綸，其昶之師也；用墨筆[illegible]評者不署名，未知何人。於其昶之說[illegible]頗有所駁明，且間指摘其失焉。

本沔攷據節傳周公下缺第二八清(?)并[illegible]分明，乃[illegible]說不合。

讀書隨筆二卷　光緒乙未刊積翳遺書本

清楊樹椿撰。樹椿有讀易隨筆，已著錄。是書為讀書集傳下卷，讀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是書考地理頗核，謂鄭注南原因穴即經適字，自潛至沔有一適，自沔至渭又一適，經但言一適，東由桓入潛，潛即西漢水，由西漢適沔，由沔入東漢水，由東漢入褒水，由褒適斜水，由斜水入渭，經沔字即指漢水，其實二水。又謂朝邑入渭此誤，出洛水，今漆沮經富平，名石川河，至臨潼交口入渭。又釋析城、王屋相接最近，經言至于，不可[illegible]地[illegible]集傳[illegible]據漢志[illegible]兩作風月行西南，漢志無南字[illegible]考[illegible]坊本[illegible]之誤，以底本之飛節所增圖外註列[illegible]惟三節所刪之處，俱宜從之。

其論秦[illegible]積[illegible]並[illegible]以[illegible]

詩經承論四卷　舊抄本

明方孔炤撰。是書[illegible]風雅頌之旨，及風之有國，雅之大小，頌之周魯商各有[illegible]總論，[illegible]各有[illegible]論，但述大義，不涉訓詁。[illegible]其句多駢偶，有[illegible]淳逸珠苦(?)，則修文而非說經矣。每篇末引周易作收，亦有切有不切，究不知仿何體也。其論係南[illegible]單國之坊(?)假力于邊徼，[illegible]係以界之。平王東遷，秦宋周於秦，其風[illegible]南，固已居岐豐而南之人，朝資西周，宋資全夷，明資三衛，其究也界之矣。蓋孔炤生崇禎季世，去滿洲入關不遠，斯言若已券之。是又以論詩為諭世事也。是本多訛奪，幾不可句讀，未有雕板本。

毛詩鳥獸草木考[illegible]卷 原稿本

書題受業門人金鑄、黃春魁編輯、卷首有[illegible]序[illegible][illegible]集任字為駢文、題銜同署道光丁未冬十月武進[illegible]莊匠其師之作耶、書分鳥獸部、草部、木部、[illegible]不及蟲魚[illegible]諸條除[illegible]引註外、他所[illegible]甚略、且有[illegible]如天鳥[illegible]凱[illegible]蔡、蘋藻、[illegible]萋蕢蒲芹茆葭蒼耳芣苢薇葑菲諼萑蕭[illegible]荷藍苗蘭芍棠薇茨蘋莒鷊芙芩臺萊薺韭瓜壺稻種稑稂芑糜菽荏麥來牟秬秠苴桃李漆木瓜扶蘇椒莫栗椅諸條是、又有註無而但引他說者、如鷹雀鷸鴟鸛馬駁[illegible]兔鼠犬[illegible]象豹貍牛穗栗株棗梅松竹諸條是、[illegible]所辨證、每條下附[illegible]見識中某口為名[illegible]陋書也、

讀詩隨筆一卷 光緒乙未刊損齋遺書本

清楊樹椿撰、是書[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誤[illegible]如言日條[illegible][illegible]解滦沮為洛水、兔罝條、仇[illegible]叶渠九反[illegible]類[illegible]其[illegible]朱子原本不誤、而坊本誤者、如[illegible]思作休息行葦條、註叶韵不諧、天作條、岨作徂之類、又引方[illegible]二條[illegible]九章四句字俱當作日、旱麓四章、前後義不相屬、[illegible]疑錯簡、俱可補集傳所未及、

經說二卷、光緒辛巳刊本

清丁午撰。午原名正，字叔生，浙江錢塘人，丁丙從弟也。嘗肄業詁經精舍，年未三十而卒。其文散見詁經精舍三四集。□家富藏書，又嗣□俞樾之門，雖未竟所業，而稽古鉤沈，□多有心得。□□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謂古者之步，皆準乎東周。惟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而兵車、乘車之輪，皆以六尺六寸為定制，則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六尺六寸之訛。以六尺六寸為步計之，古者百畝，實當今百四十六畝九十六步三尺七寸八分有奇。□雖未盡合，而大數已符。□□見

[illegible]

方苞禮記解義，以數之□為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年解仂。鄭易之，歸奇之扐。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而一年所用為四分之三，今之為四分，每年所入以四分之三，猶易筮之以四揲。其四分之一，必所□□數，則四分之三以外必有其零數，謂之仂。□取為祭用，□□此□，□不泥舊說。而慥於理。如□□□□，久當者，如謂魯有周廟，是周公之廟，非文王之廟，蓋用但舉毛奇齡說，不知顧□□□□，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蓋同姓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況鄭□有周廟，祖厲王，何疑於魯。如此猶□□

□有據也。□□□□，其釋韓宣子見魯春秋，以為周禮在魯，謂周禮之名，已見於傳，不知周禮本名周官，王莽時始名周禮，春秋時何能□有其名。況□韓宣子見易象春秋，而云周禮在魯，□周禮指易象春秋，非別有書也。又引翰以講乳將以□志業，亨利春佩□，□不慈惠，□文□□□係孔見於傳，更牽扯□之甚矣。書首有馮一梅、孫經煜二序。

左忠毅公年譜二卷　民國乙丑刊本

馬其昶撰。首有自序。據左宰舊譜，兼采左氏家譜、家傳、桐城志、明史、崇及其鄉人姚康、戴名世、蕭敬孚之說。所引畫溪逸語二則最佳，稱光斗里居，尤究心當世之務，嘗置人材錄一冊，某地有某人，某相材，某將材，某第一流，某少次，暗加圈識，以備朝廷緩急之用。嘗謂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竟星館，李伯紀於高宗議和上疏，皆爭事而不爭人，事之失只一時，人則貽禍無窮。又稱光斗於東寺廡下識史可法，招之署，親教之學。括此二事，知進攬人才，要有真鑒，尤須儲之於平時。使光斗而得居當國，或有眾正彙升，挽回末運之一日乎。視舊譜雖提綱稍博，多非要者，亦不能謂果賴已畫，題曰定本，雖定之耶。

方孩未年譜一卷報恩錄一卷禍由錄一卷　嘉慶丁丑刊本

明方震孺自述。震孺字孩未，安徽桐城人，寄籍壽州。萬曆癸丑進士，由沙縣知縣行取為御史，巡按遼，被逮下獄，論死。莊烈帝赦出，以守壽州功，擢廣西參議，擢巡撫廣西。乙酉清兵南下，走南雄，嘔血卒。是譜記自萬曆乙酉一歲起，至天啟丙寅四十二歲止。其時正繫東廠，議大辟，待決，震孺自分無生望，因述以示後人。詳載禍及諸傾陷之陰謀，亦可藉以逮事。大概按當時震孺者皆曰，是錄而譜記逮，謂經撫終日不算敵而鬥口，經視話雖穩而不肯做，撫肯做而漫無實着。又謂經撫皆樂於卸肩，而人皆望余一奏疏以便卸擔，兩人總非敵對手，余遂一人去，後來河西有事，必歸罪於出疏者，且代經撫者實未見其人，是以未敢輕議去留，惟明知二人不勝任，何不并參之，若預後來歸罪，是重一己利害而輕國事也。可謂明史震孺傳敘揚州守則擇，既詛之獄起，并誣震孺，史不詳其事。譜云有李承恩者，戚畹也，大內所深恨，在獄，逮屋而居，李行賄大內之嗣，肅寧伯，

記剗知府介紹事、識為東廠所訪諸姦逆密囑審官、
誣震孺[illegible][illegible]得三百金、為屠閹[illegible][illegible]所誣、[illegible]實蓋
傳誤也、惟譜中時稱余、又時時稱先生、當[illegible]有後人增
潤、而震孺卒於乙酉、六十一歲、上距丙寅十九年、未有
補述[illegible][illegible]硎思錄記在獄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損識者、
[illegible]其事實[illegible][illegible]傳載[illegible]羅年夫婦、恩最大、[illegible]何以遺
之禍[illegible]錄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顏憲嘉、劉廷宣、吳淳夫、倪文焕、
郭興治、李蕃、謝啟光、高暉、傅銓、崔呈秀十人[illegible]王
在晉、薛貞所附[illegible]二錄與年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並一時所作

倪文正公年譜四卷 舊抄本

明倪會鼎編、會鼎字無功、浙江上虞人、元璐子、是譜首
有元璐小像及黃道周贊、譜所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封[illegible][illegible]禮折德王之驕矜疾[illegible]避難瑞王之禍[illegible][illegible]
實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事、又冤禍陳言、及揭戶部
[illegible]事[illegible]祭酒[illegible]進士規條、又陳兼務六事、[illegible]任戶
部日、所條實做、大做、正做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事條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虛實、
五議、[illegible]停開採議等、皆為明史本傳所未詳、若辛
巳壬午間、[illegible]江浙大饑、所擬賑災諸策、並所
不備、[illegible]洵可為濟後來、亦以見其幹濟之才、小用小效、
[illegible]惜其起用之晚、無[illegible]於宋造也、惟所記劉孔昭
許爵封事、[illegible]涉含混、[illegible]證之明史、盡訐其
妻陳尚存、妾[illegible]王冒繼配後封、敗禮亂法、卒以登
科錄二氏並列為罪、[illegible]在會鼎則為[illegible]尊親者
諱、故不欲形諸筆墨也、[illegible]會鼎與子黃道周、
王時官職方、寧參道周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譜記
道周論元璐癸未卒[illegible]士勤王事、謂視宋澤在衛、

以死節

欲擄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張浚判建康以少年進□
抵北岸其膽略實過之云云即□駐兵信州時所
親聞於道□者也又□彭士吉寄國寄所寄稱元璐
遺論家人曰此大行殯方收吾尸挿元璐自縊時尚未
□莊烈□國煤山之訊安得有此語請不□及此可證
吉士又稱文正謚在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
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於
於是並列奏事之名亦定於奏事名□理順□亦
謚文正□其弟號即元瓚此□數語以直補注於
末修輯文既之下請後附順治十年諸孫文盛□西□
□□□門□□傳跋並成豐間伍崇曜
始刊入叢書後為之跋

陳忠裕公年譜三卷　嘉慶八年刊本

□□□明陳子龍述□□萬曆三十六年至弘光元年
上□卷王澐續述起弘光二年至順治四年止
於子龍以□崇禎丁丑進士為紹興司李□□□□
□諸援兵科給事中巡視兩浙兵馬城池□□□
辦□□□□□□□時在崇禎十七年
未履任而京師告陷弘光監國仍以原官巡視京
營□□□□□陳情疏見事不勢張惶
禍乞侍養歸南都復陷□□□同郡諸義
士舉兵敗走閩莊自述迄止於此□又隨吳易起兵
易敗間行歸里值吳勝兆謀叛事泄被誅□□□主
兵者欲柔此盡□三吳知名士逆反於禍此澐□補述
也□[illegible]
□□子龍□□如賑饑辦漕剿寇諸事□□策
劃精詳平許郡之敵[illegible]
機宜□□幹才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illegible]士英價葛不顯味
於門戶之見、挂為阮大鋮所決、[illegible]致與
公義為讐、嘗力解於士英、士英稍信之云、[illegible]
[illegible]中
[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讀諸[illegible]止書史千支
無年號、而闕書甲子某記[illegible]一子蓋早卒、與
楊棨之[illegible]諸紀事本末稱子紀死其手時方五歲、
亦[illegible]殺者異、無讙之吳梅村詩相看待拜與陳郎、
無家二子同哀郢、又董得仲詩對此稽紹孤中
心良耿耿、皆謂蔥也、則楊棨誤、吳灃字勝時[illegible]
縣人、明諸生、從子[illegible]龍學、晚節相依[illegible]
[illegible]麗者、即其人也、[illegible]星請每條下附
有考證、[illegible]援引甚
博、則王[illegible]和所增入也、

金[illegible]事實一卷　康熙刊本

清金之俊字豈章、號豈凡、江蘇吳江人、明萬曆己未進
士、官至兵部右侍郎、[illegible]降清、官至吏部尚書、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致仕、卒諡文通、事實[illegible]其子世
濂世淇述、標之俊事蹟具載、且像而傳所傳係斷自
順治元年以後、據[illegible]實則之俊[illegible]進士後授中書舍人、
為崔魏所擯、不得[illegible]上考、金陵為閹立祠置像、之俊
適[illegible]南儀曹、稱病不往、[illegible]
備[illegible]、[illegible]有閱心錄、續問心錄
定變錄諸書、莊烈帝登煤山、逃見昌平箄容整
肅、[illegible]見平臺慰勉、[illegible]隨授兵部右侍郎、
[illegible]補傳所未及、[illegible]稱京城陷後、據刀自刎、為
同難所禁、尋復投繯、為賊排去、械繫賊庭、[illegible]榜笞
五下、既死乃釋、[illegible]傳則稱李自成陷京師、之俊不能死、
被拷索、[illegible]
[illegible]
擬之俊[illegible]所建議、多關要計、如蠲[illegible]句之租、
赦土寇之罪、禁滿洲官役需索驛遞夫馬、及所條漕

政八事、俱見於傳、書實只[illegible]中[illegible]括[illegible]言之、不
知所指、即所本息齋疏草、亦未全也、又由官左都御史
日、因議[illegible]總兵任珍罪、坐黨附偏私、從寬削[illegible]
衔罰俸、致仕日、以迷究匿名帖、削太傅、此傳不載、
甲、斯為失實、耕之後[illegible]有白[illegible]年譜[illegible]
[illegible]
論、紹文論碑道[illegible]并李霨所[illegible]誌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稱

世祖重之、俊古文詞、國朝廷有大制作、多命爲草、嘗
奉命爲崇禎帝碑文、措詞得體、尤相推獎、稱之云、積之後
又嘗奉敕撰孝獻皇后傳、而詩文行實因皆遺之、其
文[illegible]存集中、後[illegible]之[illegible]王德
輯耶、世孫[illegible]丙戌舉人、世漢侍衛、

魏貞敏公年譜一卷　雍正甲寅刊本

清魏象樞自記、象樞字庸齋、號環溪、直隸蔚州人、
崇禎壬午舉人、順治丙戌進士、選內翰林國史院庶吉
士、散館、授刑科給事中、陞吏科都給事中、以不
參陳名夏、降補詹事府主簿、[illegible]大理寺[illegible]寺丞、[illegible]
[illegible]歸、歸十三年、以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
監察御史、洊陞左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刑部尚書、
自以[illegible]貪墨大吏、尚多漏網、[illegible]疏辭、願留總憲、得
旨、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未幾、仍授刑部尚書、

康熙二十三年、[illegible]致仕、又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記至是
年六月止、所記當官陳奏彈劾、皆直叙其人、明指其
人、不少避諱、象樞之以御史降級也、以大學士甯完
我參陳名夏而[illegible]及之、記云、因前所參之布政劉漢
祚、為甯完我親、本年二月甯完我參大學士陳名
夏疏內、一款言余與潞安牛商八為兒女姻家、與名
夏為同姻家、結為一黨、票擬本章、有私意、請正
旨、部院會議、查余尚未生子、止生一女、已聘與本州
劉姓為妻、且嚴訊名夏僕人、咸稱余與伊主從無往來、

至於景泰年章大學士小注對衆言曰是我書之底非名
夏[illegible]也者誤若有偏私我當認罪故名夏以惧掌
擬[illegible]敘余奉旨免議云云謹此載臣傳[illegible]陳名夏辦諸
疑皆豈惟留髮復衣冠所言為實然則名夏之死亦
枉也此條所稱載臣傳之疏[illegible]略惟康熙壬戌記云五月
二十日會推浙撫期天驗己奈何奈何自愧自恨而不
記[illegible][illegible]所推之浙撫為何人者云乃[illegible]王熙安之主於
奏對之語奉問決記二字以事關機[illegible]不復寫
昔人不言溫室樹之戒[illegible][illegible]綜觀所記[illegible]見心地
坦白讀然不欺[illegible]有不必為苟[illegible]則[illegible]奇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云孔子為司寇執
弟子禮相從而文集中亦有[illegible]夢謁孔廟記[illegible]
[illegible]無異處斋
日錄纂言夢見孔子弟子者同狀貌殊無取佳資
笑柄又全書不[illegible]年號但書甲子豈以舉鄉試
欲并泯其迹耶此或編者之[illegible]用心若開卷記天啟
丁巳相丁巳為萬曆四十五年[illegible]非天啟[illegible]偽[illegible]

誤[illegible]卷首有李玉鋐史貽直序末有吳廷華
題陳揚二面書後[illegible]除題詞外餘俱不[illegible]宜刪

王文靖公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清王熙自記。熙字子雍，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官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卒謚文靖。按熙為王崇簡之子。順治間崇簡為國史院學士，熙亦為弘文院學士，父子同官。未幾，崇簡長禮部，熙亦以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父子同時同官，朝士榮之。然熙特以精通滿文，為世祖所眷，譜所紀世祖臨崩事，甚悉時事，謹之東華錄，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五日壬子，世祖不豫，丙辰，遂大漸，召原任學士麻勒吉、學士王熙至養心殿，降旨一一自責云云。當即譜所稱奉天語面諭者，關係重大也。熙自責之旨，有所献替，熙一秉力持正論，以漢官而得預此，其被倚任可知。世人僕讀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竟傳世祖有出家之事，觀此可釋然矣。熙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年七十有六，立朝五十餘年，居揆席者二十餘年，恩禮始終，亦僅見者。

湯文正公年譜一卷　乾隆庚申刊本

清楊椿輯。椿字農先，江蘇武進人，康熙戊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首有椿自序及魯曾煜序，又題桐城後學方苞考訂。先是斌門人錢肅王延燦作斌年譜，詳於講學，而畧於立朝本末，斌之子沆不以為是，商於方苞，苞以屬椿，椿因采舊譜，並行畧墓及他書之可據者，輯成是本，不錄講學語，以別有遺書在也。尤詳者，康熙甲子至丁卯三四年間事，即外簡江蘇巡撫、至擢禮部尚書、詹事府時事，係斌一生政績，及被讒構之始末也。按椿孟鄰堂文集中，有湯文正傳，可與譜相參。譜於余國柱、明珠、靳輔與其旋禁，皆諱其名，傳著之。据譜國柱、明珠以斌治江蘇布政使某獄，及報泰州水淹民田，案憾斌，又明珠以靳輔漕四十萬酬金不敷，靳輔治河，力主董漢無罪，諸事，憾益深，因摘斌出吳時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為誹謗，按李光地續榕村語錄載此事甚悉，斌內召

係明珠國柱引之以厥係乾學、[illegible]海關事[illegible]
及諫海關事、[illegible]乾學力言不便、[illegible]
[illegible]不便、將得罪、國柱在蘇州安慰百姓告示、[illegible]
聖祖[illegible]賜還則歸咎、善則歸己、[illegible]命[illegible]詹事尹
泰責斌、斌只搖頭謝罪、明珠國柱皆不知、又言係
向湯云、此告示是國柱等進而他為之、憤滯不平、一
日一[illegible]過去安慰湯、湯至死不知其由、係[illegible]云云、據
此則陷斌者係乾學、非余國柱明珠也、諸所云云、
當是乾學嫁罪他人、設非支也摘之、詛惟湯至死不
知其由、即[illegible]撰諸者亦從之讀錄者亦不知其
由也、又錄敘江蘇布政某以獄事、金、為御史所劾、
以傳證之、則布政使是龔其旋、御史乃陸隴其也、
按隴其擢御史在康熙二十九年、[illegible]
斌卒於二十六年[illegible]蓋[illegible]也、諸復附錄斌子溥、諸、流
準等[illegible]行略、狂瑰琥撰墓誌銘、堂祀鄉賢錄、顧
[illegible]詞立[illegible]詩、尹會一傳、方苞撰逸事、而[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國史列傳弁於端焉、

本集[illegible]乾隆[illegible]出歸
春圖但云四月初四日、
而不云[illegible]傳某年某月、傳
請於世者康熙三十七
年[illegible]又

玉書

張文貞公年譜　光緒辛丑活字印本

丁傳靖輯、首有傳靖自序、[illegible]文
貞張玉書謚也、玉書字素存、江蘇丹徒人、康熙辛
丑進士、康熙庚午以禮部尚書授文華殿大學
士、卒於康熙辛卯、年七十、[illegible]舊無年
譜、傳靖据其所著松蔭堂集參以史傳行述輯
為是[illegible]編、按玉書自二十歲通籍、服官五十年、
[illegible]二十一年、未嘗少有蹉跌、蓋一生
謹慎、為聖祖所倚信、其時明珠余國柱[illegible]高
士奇徐乾學等[illegible]信堂相傾、惟玉書孤立無[illegible]
[illegible]附[illegible]譜記[illegible]
[illegible]漢唐堂錮之事、[illegible]徐郭泰白居易、趙
[illegible]壁墻之外、殆以自喻、[illegible]禮部日[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李時謙倚行禘祭、詞臣曹禾上對禪
議、[illegible]斥之、在內閣日、靳輔請增建高家
堰重堤以防淮水、玉書辨其無益、[illegible]數事皆[illegible]
了大節、傳靖亦間有簽訂、如[illegible]國史傳及行[illegible]皆五
十[illegible]年免記、[illegible]入京、傳靖据東華錄及本集、

他[illegible]三十[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亦難能也、

謂弘四十年，又國史傳四十年[illegible]辛巳，有惲桂南
巡之事，傳錄[illegible]僅是四十四年，東遊錄抄是年，惟
謂中屢引先正事略，[illegible]此書乃近人所輯，[illegible]
[illegible]必當有所出，不得徒據之，又謂李天池讀書精讀稿
村詩錄言京江[illegible]過于勤慎淡泊，真是大雅[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當[illegible]甚多
其[illegible]郵是無氣概，却的的穩當，[illegible]何
[illegible]親自相去無幾，正是刻暇自分事，至修書
[illegible]酬，每事必遲迴審慎，又云其讀書却句句[illegible]過
始不看過一般，不識其大[illegible]處，要立意要讀
盡天下書，便不是博京江[illegible]謂玉書也，所論
[illegible]此豐[illegible]傳錄[illegible]俱[illegible]
[illegible]及梁[illegible]庵稽有[illegible]玉書齋[illegible]滕滋漢文[illegible]蓋
[illegible]取以增於
[illegible]本集也。

漫堂年譜四卷　康熙刊西陂類稿本

清宋犖自述。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
[illegible]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權子，以蔭為三等侍衛，除
[illegible]黃州通判，丁母憂服闋，補理藩院院判，積資陞直
隸通永道僉事，[illegible]年五十矣，未十年擢江西巡撫，
調[illegible]江蘇巡撫，在江蘇十四年，陞吏部尚書，旋
乞休，卒年八十，常[illegible]任蘇撫日，曾三次迎鑾，歸
里後，曾一次入都祝嘏，所紀奏對語甚詳，[illegible]其居
官[illegible]大抵持身[illegible]清廉，
諸事務[illegible]安靜，[illegible]以故與情甚洽，而
主者亦陸，請所[illegible]寶綄，[illegible]又常素嘗與風雅，
一時朝野名[illegible]咸與[illegible]交，尤好刻書，雕寫俱
精，官翰所至，與修勝蹟，皆足傳也。

沈端恪公年譜二卷　浙江書局刊本

無編者姓名。按沈近思字闇齋，浙江仁和人，以錢塘籍補諸生，成康熙庚辰進士，選河南臨潁縣知縣，升貴西南甯同知，告歸，[illegible]以薦起用，發福建候補，[illegible]知府，旋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漸陞至左都御史，卒謚端恪。近思初為僧，稱[illegible]後返儒服。袁枚子不語記石揆和尚即其師也，但中有舛誤，如云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篡取公為假難以飾之，即以己妹配之云云。據譜則由靈隱回家，其娶項氏婦在二十六歲，蓋傳聞之訛也。其後世宗嘗問其為僧事，對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當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慮云云。譜記此段，蓋本之全謝山題沈端恪神道碑後，而謝山又得之李穆堂者。近思以理學稱，早歲私淑應潜齋，晚[illegible]尊服膺陸稼書，思由程朱以上接孔孟，嘗上書[illegible]請其妻點象山白沙陽明兩廡從祀，稍稍書意也。譜又記其在世宗前論耗羨歸公，上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對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illegible]

按近思起家縣令，故[illegible]所紀[illegible]查耗羨論耗羨[illegible]宜綢繆差遣諸儀皆洞達情弊者，備浙省十弊疏，國史本傳錄之，然近於迎合矣。

錢文端公年譜三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錢儀吉初編、志澄增訂。文端，錢陳羣謚也。卷末有錢應溥及志澄二跋。志澄跋稱儀吉纂有陳羣事實十餘紙，因據香樹齋集，參以錢氏世譜、韓石齋集、衎石記事稿、甘泉鄉人稿、尹繼善、沈德潛、汪由敦詩文集、隨園詩話、忠雅堂集、嘉興府志等書，排比成帙。而張庚爲陳羣譔角交倡和最久，其强恕齋集，尚訪求未得云。又按陳羣，康熙辛丑進士，遷至刑

部侍郎，致因病乞歸，時年六十七，家居二十餘年。乾隆丁丑、壬午、乙酉三次迎鑾，賞刑部尚書銜、太子太傅。辛卯來京祝太后壽，年八十六。與沈德潛同以在籍詞臣，蒙高宗寵眷，御製懷舊詩，每命賡和，賜詩有二老江浙之大老句。午卒於德潛殁後五年，八十九歲。時乾隆甲午也。身後之眷，視德潛爲優焉。謚記略遇餘事簡，又於陳羣陳氏、

東工畫，屢承御賞，世所稱南樓老人是也。亦詳見於譜。又按譜於三十四歲以前多據年譜殘稿，不著編者名氏，又引及半完圃集、南野堂筆記，志澄跋亦未及舉。補所紀未見之強恕齋集，惟詩抄卷二有復歸滿城館人舍途中寄錢編修香樹同人一百南無志澄所撰實欠該博，可補者宜尚多。又列降學像及贊，次御製懷舊詩、賜祀賢良祠、加祭一壇，又國史列傳、府志列傳、神道碑、墓誌銘等，應溥自稱玄孫，志澄則來孫也。

依其所錄。

西存心仁學

諸城王侍郎年譜一卷　乾隆十六年刊本　世德堂藏棄

清王沛憻字汝存，山東諸城人。康熙甲午舉人，從戶部尚書王騭賑飢陝西，議敘選漳州府同知，累陞至廣西布政使，內調通政使司副使，累遷至吏部侍郎，告歸，卒年七十七。是譜為其子紹業所編，按沛憻於康熙十四年以行取入京，尚留不遣，錢竊其所攜覆，是譜亦略著之，錢精於所撰水西日記所紀朔獄、製船諸事，及屢次賑荒，有吏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諸事可徵也，晚為世宗所知，特加擢用，而沛憻老矣，於其致仕，猶加都察院左都御史銜，蓋異數也。譜稱官建南道日，作四川巡撫，其後貴西布政內召，陝督賞撫之，陝督即前川撫，年羹堯事敗，故作譜時猶諱其名，有朱軾字仲止序，張廷玉撰傳，後有唐執玉跋，熹康熙庚子舉人，仕至直隸口北道。

相國三文敬公傳一卷　道光刊本

清三寶，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紅旗人，乾隆己未繙譯進士，授中書，遷侍讀，隨飭辦德征金川，遷湖北驛鹽道，改補戶部郎中，派往理達什達瓦齊牧事，擢直隸布政使，旋因事左遷，以道員銜往哈密辦事，授四川布政使，調湖北湖南，青州撫山西巡撫，調浙江，升湖廣總督，協辦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管湖廣總督事，調督浙閩，旋命來京入閣辦事，充經筵講官、上書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總師傅，乾隆四十九年卒，年六十七，諡文敬，是卷有蘇銑敘，書通阿撰世家序略，大致同官撰傳，陳其外甥三寶長女適鄭恭親王之女，指配五阿哥錦標，未婚守貞，五女適未入八分輔國公恒熟，七女適禮親王昭槤，浙江日，值開四庫館，浙省採訪書籍，浙省進

至□獲多有浙省進呈書目行世今該傳四庫
底本多有三寶跋記士林寶之傳之本載此書
卷末附三寶所為天竺法喜寺夢泉記并跋卷
首有吳傳□李宗傳序吳傑贊題曰集殊
不類因改之

時菴自撰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乾隆戊申

清蔣元益撰元益字希元號時菴江蘇長洲人乾隆
乙丑進士會試第一授庶吉士散館改編修以兵部右
侍郎致仕里居十年卒年八十一按
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也自述至是年止即卒於是
年十一月十六日後有其弟□陽跋元益以書值
總理和政軍機被逮入直為鄂爾泰張廷玉所知將陞
擢而元益必欲以甲科進身竟達其願在臺日
以參河臣足疾得旨申斥既而南河決口河臣獲
譴以此受知嘗備用兩任山西學政一任山東江西學
政一主福建鄉試□□傳佩芳浙江首選翁
先搢尤知名在山西試士重論作全命童子十五以下
背誦十六以上默寫卷後作畢者文理清順即入穀以
樂讀經之風法甚善也□後二次南巡迎駕一次
入都預千叟宴亦晚節之榮諸所紀有足識者其一
鄉舉房師為江西李康姜公爵者進士舉人
入簾創始□科後三科而罷廷識日數進士各
賜紗葛二端前此未有其例又其長女□□褚廷

璞、季女嫁鎮洋彭兆蓀、俱[illegible]、以文學傳、

朱石君年譜三卷　嘉慶刊本

清朱錫經編、石君朱珪字、[illegible]乾隆戊辰進士、[illegible]翰林、[illegible]以文學受高宗特知、[illegible]外簡[illegible]仍入翰林、修書、[illegible]後雖一權方嶽、迴翔禁近、以才情不閑展爲言、嘉慶[illegible]和、擢兩廣總督、即以不能認真緝捕[illegible]、獲咎降補[illegible]、旋[illegible]以吏部尚書、內召[illegible]、漸擢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正、凡游歷[illegible]、[illegible]以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語文正、自珪始也、[illegible]珪好通家言、譜記其通任督撫、召見天真系、韓河東、得參同契、悟真篇、讀之遂大悟微、後數十年、夜坐不臥、老益精進不衰云云、持此儒者之事、珪亦幸而不爲羅有高、[illegible]猶天年也、其末年特見功調養、而痊[illegible]發背、[illegible]其臨[illegible]撰、張惠言墓誌、言其文斷斷以善相諫、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illegible]其文言宜古仲罰以肅內政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得有過、古臣其文原撰之業、惜全文何所用、文正書進淹雅之士、其文書當進內治宜

存外治疆埸者，又敬撰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illegible]洪君即亮吉也。[illegible]

親王并當事大僚言時事，當事大僚[illegible]

指珪諸言，值門生洪亮吉投書，不敢不斂，可證。

書中[illegible]所責[illegible]備，想見其晚歲不

為清議所許，然雖乾以來，漢大臣遇事畏懼[illegible]

隨取容，已成慣習，觀推珪屢以小故相譏，考[illegible]

賴而紀寬容，甚敢振厲自表見矣，且其時大權

[illegible]屬於軍機，珪雖承傳眷，[illegible]未一清其弛，似未

可苛以高論也。[illegible]但珪長子以一品廕生官刑部廣

西司郎中。

傳有吳佳德跋、

孫[illegible]年譜二卷　乾隆元年刊本

[illegible]鍾見[illegible]湯斌撰，一[illegible]趙御眾、耿極編次，

方[illegible]後學方苞訂正，首有[illegible]

[illegible]方苞序，及傳，

又有霍炳、戴明說二序，又有[illegible]遺像[illegible]自贊，及

門人湯斌、魏一鰲、趙御眾、崔蔚林、耿極、劉澤[illegible]

祖題詞，[illegible]自贊署八十六翁，蓋康熙六年丙午

也。霍、戴二序，俱署康熙乙卯，[illegible]呈請[illegible]

年也。方序未署年月，[illegible]首稱徵君既歿之三十

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云

云。按魚峰卒於康熙[illegible]乙卯，又三十九年為康

熙五十三年甲午，至乾隆元年而[illegible]

刊行。吳[illegible]跋即作於其[illegible]年也。[illegible]霍序於年譜有

徐先生所自譜，門人魏蓮陸、方同為之編次，今

呈譜[illegible]有大書正文，有雙行

注文，其正文當是[illegible]自譜，注文當是湯斌等

所增。[illegible]辛亥八十八歲條下注云，先生自敘譜

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illegible]日譜，故入[illegible]方

鍾元

啟是年以後正又六入門八口氣與前不同惟所題六首訂正[illegible]無例言未知視原編次者何如耳考鍾元舉萬曆庚子[illegible]鄉試崇禎八年禮科王正志保舉真孝真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鍾元力辭[illegible]容城縣[illegible]其後又以守容城功[illegible]奉旨取選用加一級用[illegible]台垣疏[illegible]文為[illegible]起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保以人才為登瀛詩所謂且[illegible]賢鍾元者[illegible]解故徵君之名在兩相皆[illegible]順治[illegible]其[illegible]先[illegible]當田[illegible]者穆[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其好色人之雜近於[illegible]其[illegible]宋[illegible]山陽明[illegible]欲以陸王[illegible]合朱子[illegible]門人[illegible]等[illegible]其[illegible]静修渡江賦[illegible]

不知鍾元外[illegible]宗其德[illegible]

[illegible]轄縣之[illegible]門

[illegible]札[illegible]傳[illegible]錄[illegible]科考[illegible]其甲申大難孫一獄而顧亭林啟禎遺詩獄相類[illegible]清代文字獄之先聲今全書已削之[illegible]呈請暑存其概無人知之矣呈請本書之鍾元自記文謹一再修訂[illegible]有[illegible]啟鍾元學行言於此足取資焉

崇禎三年御史黃鶴[illegible]

映歲則絕去時蹊八無貿易一搖之以試以致名在天下人稱為奇之末

殊可不必[illegible]順[illegible]未[illegible]江[illegible]伯與各[illegible]其心之所[illegible]已此真[illegible]為[illegible]

劉忠介公年譜二卷、　乾隆丁酉刊本
明劉汋撰。首題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按即董瑒所
稱所稱學人胤掞之本也。但瑒[illegible]三十[illegible]歲戊申，趙
令開[illegible]庚至太息而去，下[illegible]注謂先君子譜，御史
其次有上章諫先生堅係欲置之殊劣[illegible]者
云云[illegible]是本無此文，皇胤掞者另有一本耶，至雨
子始以中庸已未發[illegible]之說示學者，條下引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為性，心之所以為心也，與董本甯
瑒所[illegible]亦為不甯，誠意宗旨者，引[illegible]以此取與

董本相校，則魯王[illegible]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謚忠端。唐王贈東閣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謚忠正。此俱[illegible]無之。[illegible]乙酉杭州失
守條，[illegible]多滴墨，最要者，董本為戰守計[illegible]下有又
與書章於正宸及餘姚熊雨殷雨霖趣入城共
治守具二十三字，[illegible]又眠始
粒下，有遺人訪石齋、石齋時傳書近郊，後趣擔箸而殷
急甚，十四字，又出居郭外之[illegible]水心庵下，有
趣數日，雨殷約類來會，曰為今[illegible]計，宜劉雍賢夫，

畫江自守，首則借資方藩（謂方國安），次則藉援赤族（謂朱大典），若
閩兵數十艘見泊蛟川，使其列防錢塘東岸，自足寢
兵窺[illegible]江，更往徽[illegible]閩遙邀約左兵，構虛建業，
彼當退而自顧，以此則恢復可期矣。即當趣使[illegible]
指使於長箭之前，不敢一字欺。先生又以書邀三日學
手諭，並畫令日[illegible]指畫其事，直門下若有專高皇一
[illegible]機，急宜捐軀入都，吾輩斷無生路，行亦死，往亦死，
做事亦死，等死也，與其塞之而死，毋寧烈之而死，況
事尚可為乎，若不做便含逆死矣。雖而汋以[illegible]雨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上穎，不遇一百九十二字，此俱不[illegible]載，又汋不敢
以書呈下，有時雨殷首邑人所覺，避入山中，檢
舊以書辭，蹤跡石齋無所還，而二生亦覓去三十字，
此皆不之載，而卷衛書條下忽插入先生曰吾所以
隱忍至今者，以熊雨殷諸君不忘明室，欲今已
矣云云，殊無著落，且著此一着，正見宗周固恢
復[illegible]望而死，不[illegible]為徑死，[illegible]可少也，而謂別立
宗室之張鏷以避諱故改為履祥，尤無理，又董
本後附年[illegible]譜、錄遺，此亦缺之。而戊申三十[illegible]

戕、敘趙令進楊修下、註云、其詳見錄遺、星國御前
錄遺也、其詳於董本者、亦有數處、大都識其文集
董本但存其目、此全載其文餘、又按忠介[illegible]像規
乾隆間賜謚、宗周原有忠端忠正二謚、何[illegible]
[illegible]為名本朝之謚、而用異代之謚、其[illegible]書[illegible]大清
兵及[illegible]順治年號、與董本同、卷首有[illegible]國治序、
卷末附邵廷采撰劉汋傳、又附宗周玄孫錫德跋
語、即錫德所刊也、

劉子年譜二卷　道光四年刊本

明劉汋撰、汋字伯繩、浙江山陰人、明左都御史劉宗周
子、幼習父訓、國變後、杜門絕人事、時人高其節、[illegible]
徐枋並稱、劉子謂宗周也、是譜董瑒編入劉子全書
中、瑒稱宗周逝世後七年、郡人祀[illegible]之[illegible]證人書院之
後室、汋昇居於室旁、取宗周日記紀[illegible]格及私[illegible]抄
筆札譜集種種、手編之[illegible]又稱
汋戊寅殁後、錄得譜稿二本、一曰先君子蕺山先生
譜、中多亂抹、傳自學人不會識意宗旨者為之、是不
可認、一曰劉忠正公年譜、與前大同小異、云云、據是譜
所稱之後一本也、又據汋自稱天啟丙寅間、訛傳宗周被
逮、禍在不測、[illegible]忠以平生著述寄友人[illegible]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未及索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丁卯至乙
亥九年著述、後為人竊去、汋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
者十之七八、故未後十年行事、獨詳云云、今[illegible]
每注稽供者、[illegible]大致要不失為詳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按宗周在官，負清正敢言之譽，論學標舉周一
原、顏淵無間之旨，其盡節也，又兼從容就義，全受
全歸之美，洵[illegible]道學其大而不遺其細，蓋植
[illegible]見聞有素，而學與識[illegible]以達之故也。[illegible]其
[illegible]者，宗周作日紀，自云始自志學日[illegible]
據此則壬辰十五歲宜書作日紀[illegible]，又學言
載[illegible]丙寅有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語，
丙寅宗周四十九歲，則錫道始二十歲，據此則丁
酉宜有書是年始慕聖學，又代陳太母徐母

人七十壽，有承母夫人之教，志慕龍逄比干之為人，
一日登朝而慷慨論天下事，以去者而倡道於稽
山鏡水之間者，前後二十五年云云，據此則二十六
歲後母夫人後，宜有志慕龍逄比干之為人一句，
澄水里後宜有倡道於越一句，[illegible]
皆缺之，又有錯誤者，年譜記沈一貫[illegible]
[illegible]脫草以示友人，友人曰[illegible]公有老親，萬
一加以不測之禍，奈何，先生默然，明日遂請終養，
而譜乃以擬[illegible]沈一貫及[illegible]請終養，分係為屆三

[illegible]

十二三十三兩年，非也，又[illegible]載[illegible]
[illegible]史可法先主立福藩，馬士英
持異議，使所親為可法具言不可狀，可法然其說，改擬
潞王，遂以書報士英，因書示，而士英擁立福藩之議
已定，福藩立[illegible]士英宜言以可法
書入告，可法懼，舉士英自代，據此條不見他記載，恐
是傳聞之[illegible]，凡此皆其小失[illegible]
[illegible]是本內有董瑒訂正數，丙子始以[illegible]
中為已未發之說，示學者，條下引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性之所以為性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心之所
以為心也，以校[illegible]本無靜下多神也二字，為性下多也
字，又多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十字，[illegible]
[illegible]董瑒[illegible]增入，瑒自言之，他條頗有譏略[illegible]
[illegible]瑒亦反之，[illegible]亦無以[illegible]矣，且譜中[illegible]
作年號[illegible]，諒為後人所改[illegible]
[illegible]原本不如此也，

劉子年譜錄遺一卷　道光甲申刊本

明劉汋輯、錄遺者、錄[illegible]年譜之遺也。蓋仿范文正公年譜後補遺之例、[illegible]其中有[illegible]諸之[illegible]者、譜於甲辰二十七歲除授行人司行人條下載時四明沈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皐朋邪亂政、楚獄妖書、相緣為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illegible]將上書極諫、既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又乙巳二十八歲拜疏請終養條下載、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而錄遺則云、在大行人、將上書糾沈一貫、脫草以示友人、友人曰、公有老親、萬一加以不測之禍奈何、先生默然、明日遂請終養、是糾[illegible]一貫而請終養、書之[illegible]隔日、而公有老親一語亦較此身猶[illegible]非我有也為顯、有補年譜之[illegible]者、譜於壬申三十一歲[illegible]條下注[illegible]云、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為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而錄遺則云、江西巡按韓浚上疏參先生、比之為少正卯、乞賜尚方加誅、以為惑世誣民之戒、[illegible]歸于顧、劉

[illegible]錄遺較詳、[illegible]相

廷元、後相繼攻之、蓋為先生修正學一疏發難也、越丁巳、考察京朝官、主計者畫黜東林諸君子、浚入掌河南道、必欲以考功法處先生、時功郎為趙士諤、言於冢曰、劉大行負修、抜俗士諤昔同會稽、稔知之、非相倚為名高者也、浚乃止、先是浚以巡鹺按[illegible]浙、行部至越中、修年誼謁先生、先生[illegible]正志病謝之、浚疑為偽、一日屏騶從、單車造門、蒼頭報按君至、而浚已入室、先生亟從幃後避之、浚恨絕之甚、欲有此狂詆、[illegible]按此三條所載事同、錄遺而益明、其他大都關於情事、以資考亥事君之義、無小非大、而所[illegible]記倪鴻寶之禍、不見史以朱元晦為比、又[illegible]石齋[illegible][illegible]遇[illegible]其氣節有餘、而學問不足[illegible]書阻其赴召、[illegible]至去詩箋諷其行、按二公[illegible]儒林重望、其後俱以死節者、此轶聞二則亦可補倪黃年譜所未及、又按所錄諸條、多有年月可係、即無可係者、亦可依類相從、[illegible]併入年譜、證諸[illegible]有其詳見

錄遺之標則二葉之式，似無先後，豈以敘爭名，有體固未可混而為一耶。要之洵所錄可信，無一字虛偽，得此與年譜相輔而藏，山清阜之行乃無所遺耳。

王心齋年譜一卷 諸錄一卷續諸錄一卷 明隆慶刊本

明王艮，字汝止，中歲悉心究學，自號心齋，江蘇泰州人，布衣。其門人董燧、聶靜同輯，[illegible]。按艮為王陽明高弟子，正德庚辰[illegible]年三十八，始見陽明於豫章，[illegible]學，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illegible]趣矣。是譜詳其學，悟之始[illegible]，淵源之大概，[illegible]學者之先後，[illegible]為弟子師承表。[illegible]董燧，字兆時，江西樂安人，[illegible]官南京刑部郎中。聶靜，字子安，江西永豐人，官兵部侍郎。中諸錄、續諸錄，[illegible]艮卒後祭文、傳記諸文，附錄之類耳。

王一齋年譜一卷 明刊本

無編者名氏。按王棟字隆吉，號一齋，江蘇泰州人，艮族弟也。嘉靖[illegible]年[illegible]戊午以歲貢選南城訓導，[illegible]以母艱去職，服闋補泰安訓導，遷南昌教諭，致仕歸，[illegible]又九年卒。按棟[illegible]早歲師事州守王[illegible]艮同，既又從其從兄艮受格物之旨，嘗謂[illegible]格物乃為稱揭良知，人人自有自足，但為見聞情識所混，識認不清，故講格物之學，以身度人，推心從矩，彼此皆異，內外無失，方是良知潔淨，不為見聞情識所混云云，蓋合二家之學而一之也。譜僅寥寥十餘條，蓋以事係年，無事則缺其年故也。文筆殊俚。後附小傳，亦無撰者名氏。

明德先生年譜四卷 康熙刊本

清施化遠等編。明德先生者，明呂維祺也。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由兗州府推官擢吏部[illegible]主事，遷文選司員外郎。值熹宗[illegible]嗣位，內侍漸欲干權，維祺遏抑於幾先，致招所忌，[illegible]以省親回里，不汲汲於難。觀其後所陳九忌之不幸，亦危甚矣。[illegible]南京[illegible]戶部最久，[illegible]請亦最著，但其時計政已不可為，區區補苴何救於亂。進遷兵部，贊機務，則整飭[illegible]，託空言矣。六疏乞休，不許，旋以大計革職。崇禎十四年辛巳，[illegible]流寇犯洛陽，維祺與當事者嬰城固守，城破殉之。[illegible]又[illegible]達用、呆森、東[illegible]、姚康、黃基昌、[illegible]籍[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瑞、鄭[illegible]鐘，曾其[illegible]。[illegible]生平講學，尤致力孝經，初成孝經本義，繼成大全[illegible]識，與經修訂，既崇禎十一年，在[illegible]進呈，是年十一月，復疏陳表章孝經八要。[illegible]年譜[illegible]全書至康熙間刊行，是[illegible]施化遠、周景濂、袁[illegible]、姚康、康[illegible]基[illegible]。

李毓楠、石岳、陳榕、孟瑞、郭希銓，皆維祺門人也。每條標為綱要，而詳述原委，或數碎者撮其大要。是書雖學為不涉其他，稱明德先生者，蓋維祺晚歲嘗建明德堂，作講會之所，故以稱之。後有姚廣慶、孟瑾二跋。

吳聘君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纂。卷首有希閔自序。聘君吳康齋與弼也。與弼學宗程朱，主實踐，不事著述。當道屢薦，不起。天順初，石亨欲引賢者為己重，諷於大學士李賢，因上疏稱與弼學行之高，士類矜式，朝廷宜禮聘。乃命賫璽書、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赴闕。既至，命以官僚，侍太子講學，授右春坊左諭德，尋以老疾辭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卒年七十九，時憲宗五年己丑也。舊無年譜，希閔就史傳、行狀、明儒學案諸書，鉤考成編，又與弼所作日錄，章袞錄為一人之夫，因就其有年歲可稽者，錄附於年，入於與弼受謗各事，如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雖黃梨洲亦信之，謂後人往往以此議之，見其他日以不詠，便謂先生不為作緣，豈知先生之不為作緣，已在辭聘辭官之日，不宜求於屑屑語言文字間。希閔則據辭退，益智錄，稱康齋過南京，士大夫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

出何為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歸未幾，石亨敗，凡與亨厚者悉被重譴，而公不及。是石亨之敗，與弼洞若觀火，豈有為亨族譜自稱門下士者？[illegible]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今望於側，直大愠，出即[illegible]又謂[illegible]公姓至京，大學士李賢推之上座。譜，公[illegible]公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者，出於直[illegible]黃瓚鍛，是造此事者尹直也。又有謂與弼為亨訟田，襪冠進首，跣訴府庭者，見希閔[illegible]引楊端潔傳，而考謂[illegible]撫州守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璝[illegible]因先生拒不見，欲壞其節而杵令人誣之，久之無應者，璝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illegible]勝入，即遣人執牒拘之，門人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璝[illegible]侮慢，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待如初云云。此乃實錄，[illegible]謂與弼因敕書諱以伊傅之禮至而按謝，後失所望，故不受官。希閔引孫夏峰言，弟且歷[illegible]誠，諸難而後納於自讓，伊傅亦豈初命為相，據是官職之注，況在與弼，僅以閑談首之，以[illegible]仲[illegible]三公論也。

以此數事

胡文敬公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illegible]

清楊希閔纂。[illegible]文敬胡居仁，諡居仁[illegible][illegible]饒州餘干人，學於吳與弼，布衣無道，一生未[illegible]惟曾應鄉試，屢主白鹿書院講學[illegible]著《居業錄》，子書云吳康齋誠敬齋二先生只是布衣，却於了大儒，連科目亦無開[illegible]蓋為理學家開一生面也。卒於成化二十年甲辰，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追諡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敬。希閔[illegible]不得見其行狀墓誌，僅據本集、明史、理學宗傳、明儒學案、江西通志諸書輯集成[illegible]開篇，止有生卒年，而缺月日，[illegible][illegible]明史及學案皆言與羅倫、張元禎友善，為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又謂學貴潛[illegible]陳世學不條年月，[illegible]因之[illegible]集中與羅一峰、張東白論學諸書，抄[illegible]後，他行事[illegible]俱簡略，惟學頗精備[illegible]耳。首有希閔序。

曹月川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明張信民編。信民字抱初，[illegible]

年[illegible]

年丙辰生宣德九年甲寅，蓋生平之年也。

記端之生有月無日，餘以下逐年隸事，有綱有

目，意在闡其所學而題多瑣細。按端[illegible]學在[illegible]尊信宋儒，與胡居

仁薛瑄同時，所學亦略相同。大旨見所著太極圖

說述解、通書述解諸書中，而借閱[illegible]讀說則闕

存於是譜，未可廢也。[illegible]舊有[illegible]正統六年

翰林宋[illegible]正統七年國子監丞正鮑相、萬曆六

年學博[illegible]輝、萬曆十八年山西提學僉事[illegible]

守巳、順治十五年澠池令張璟、分守河南道右參

政崔起鵬諸序。璟[illegible]自宣德十年至順治

十五年，後附[illegible]說及[illegible]祠[illegible]刊刻遺集

[illegible]等[illegible]為一卷，[illegible]星本

[illegible]還原譜之舊，止存孫鍾元一序，蓋

刊於咸豐庚申從祀孔廟之後也。

陸文安公年譜二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楊希閔[illegible]。首有希閔自序，稱就陸集舊譜

[illegible]

[illegible]為之增刪，按臨川李紱嘗增訂[illegible]

年譜，希閔未得見之，今取[illegible]相[illegible]校，[illegible]首條但與

九年己未二月乙亥生，李譜乙亥下多辰時二字。

又辛酉三歲，[illegible]母夫人饒氏卒，下多[illegible]葬[illegible]鄉之楊美

嶺，六字。又壬午二十四歲，丁父憂，下多葬[illegible]仁宗德

鄉之毛源十一字。又辛卯三十三歲，八月下[illegible]八

月下多十七日三字。又甲辰四十六歲，李譜有在[illegible]

春祀祚德廟[illegible]為分獻官一條，此無之，而前一歲年

此有九月享明堂為分獻官一條，亦為李譜所無。

又壬子五十四歲，李譜有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一

條，閱武一條，此俱[illegible]之，他所錄文字則互有詳

略。又[illegible]諸見[illegible]事略，[illegible]李譜錄於譜前，此則

附於譜後。[illegible]希閔[illegible]謂陸氏家學一準儒

先，與非禪學[illegible]楊簡

山謝上蔡解經直有雜儒釋為一者，又邵謙陸

不謙楊棗、一為洛學、一派主無附云云論[illegible]固[illegible]也
乃然亦作諸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義所[illegible][illegible]
應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魯齋年譜一卷 光緒庚辰刊本

清鄭士範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書止就族譜傳記考得魯齋生於金大安元年己巳九月丙寅，餘[illegible]就魯齋集附錄一冊，為之敘次前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證、神道碑、許文清請書[illegible]、國學事蹟、讀書、注於句下，然[illegible]遺編一象穢祖劉係非年譜也。未論魯齋非宋遺民，又未仕金，不責其目蒙古，按此說非也。魯齋早應忽必烈之選，其時[illegible]見義尚未甚明，既[illegible]知其非，而勢不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是以召則往，往則陳其道，不可則止，未嘗為期月留。道[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歿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為名所累，[illegible]竟不能辭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然[illegible]政，狄道也。魯齋亦知其不能行而願可謐合其孫耶。張楊固謂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斯言允矣。同時劉靜修以老氏相[illegible]其特立，口千萬世，而不受其責，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illegible][illegible]即指其形中言

輯攷歎圖之[illegible]言,皇明瓊小冊,謂無能攷於其倦、
見不於什已之未、甚以蓋世之道,校其感不於以
無過斯亦至正之論,然[illegible]要之而不[illegible]
顧難矣,前有蔡瑞題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壽者傳三卷 乾隆乙巳刊本

宋陳懋仁撰、懋仁字無功、嘉興人、是書不見前人著
錄、任兆麟求得之、因為之訂正付梓、書分三卷、帝王、
國老、衆老、各為一卷、每人小傳、後有贊、帝王則太
昊氏、女媧氏、炎帝、黃帝、少昊帝、嚳帝、堯、虞舜、夏
禹、成湯、古公季歷、周穆王、[illegible]則凡十三人、國老、
則彭祖、伊尹、呂尚、召公奭、張蒼、范長生、張籍、
顧思遠、羅結、曹憲、甄權、衆知古、孫祐、劉元童、參、
譙定、凡十八人、庶老則王安、班宣、寶公、泰山老父、
龍丘長、華佗、趙瞿、梁須、張元始、趙逸子伯龍、軒轅
集、李元爽、嘉祐黠卒、楊氏父子、劉廷韋、昊龍、光寒、
凡廿八人、傳中引及董石林說、蓋[illegible]於南宋也、
首有女士江珠[illegible]序、後有兆麟跋、後并有贊、又有
王鳴盛[illegible]、許寶善、陳大文、朱奐、錢大昕、[illegible]觀讀
等案、

明良志略一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劉沅撰。沅有周易恒言，已著錄。[illegible]成都[illegible]
[illegible]有丞相祠，所謂明良也。沅有記[illegible]
論昭烈[illegible]與關張[illegible]身以討賊為志，既得西川，遂與
義旅[illegible]人以為經營王業，而不知實本於忠勤之素。至
於三顧之頻，追蹤華蹤，君臣契合，三代以下所無。又論
祠廡[illegible]祀諸[illegible]臣，舊有李嚴、張虎，於傳無徵，即請正
之。已許請，第[illegible]皆不得為昭烈純臣云云。[illegible]正殿四人：
龐統、趙雲、孫乾、簡雍。[illegible]從祀四人：關平、關
興、趙累、周倉。昭烈偏殿祀張侯，從祀二人：張苞及其子
遵。兩廡從祀諸臣二十四人：周凱、董和、費禕、傅彤、
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宓、馬良、馮習、程畿、張翼、馬
超、王平、姜維、黃忠、張南、傅僉、向寵、楊洪、廖化、馬忠、張
嶷，各為之傳，卷首并有沅自序。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　刊本無年月

此紀宜興李用楫及其[illegible]孫未順[illegible]同殉忠事也。用楫字[illegible]
禎癸未進士，授廣東瓊州府推官，坐黎[illegible]之亂，[illegible]王時，
行取擢御史，歷太常少卿，出使安南，典廣東鄉試，旋擢
兵部侍郎，巡撫肇高康雷瓊羅五府一州。耿繼茂率
清兵入欽州，用楫禦于合浦，師潰，走靈山，自沉勞氏
園池，時順治[illegible]年也。未[illegible]丙戌進貢，以中書封滿廣西[illegible]
宣撫軍道，從李定國圍攻肇慶，定國敗，未[illegible]殉于
德慶州。[illegible]丙戌進貢[illegible]桂王時，官江西道監
察御史，[illegible]可望[illegible]所執，[illegible]國[illegible]事洩，
為可望所害，所謂三忠也。其[illegible]之事，傳者異詞，[illegible]
節諸臣錄有[illegible]青陽[illegible]李顧[illegible]南[illegible]府碑[illegible]誌，及
[illegible]在陽秋所載獄詞書，則有[illegible]青溦，若未之死於
肇慶兵敗時。[illegible]書記所未及，此[illegible]考證所為作也。是
編首列三忠像，次吳德[illegible]序，次趙懷玉[illegible]
樹[illegible]傳，[illegible]傳，所為諸傳[illegible]次宜
興常州府志諸本傳，及續黔書[illegible]論，次用楫年

譜[illegible]，次附錄，日而以題辭終焉。無編者名氏，亦無刻書年月，[illegible]其書闕也。

徐徵君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纂。徵君，徐穉，孺子也。[illegible]書，辨豫章南昌人。故希閔撰豫章先賢九家之[illegible]，冠是[illegible]首。有希閔自序，又有引用書目，[illegible]多至二十一種，惟[illegible]書敘事又多不繫年，故[illegible]所紀詳[illegible]，[illegible]不於相指，但[illegible]依約計之而已。又稱有徐穉別傳，已佚，希閔從類書中輯得一篇，並錄[illegible]志林孫偉墓[illegible]殘[illegible]五[illegible]詩條文，唐張九齡豫章[illegible]宋黃[illegible]祠堂記等篇，概[illegible]言，附之卷後，[illegible]資尚論而已。

晉陶徵士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纂。徵士，晉陶淵明也。希閔序[illegible]，[illegible]舊有淵明年譜，有衡詩樵譚中，[illegible]時為咸豐丙辰，後二十餘年，再成是譜，自云意趣不同，視前譜亦有所增删改竄，而訛誤謬處，並及正。如謂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年六十三，即本之昭明太子所為陶淵明傳，近人已辨其非，此處一錯，則[illegible]年之系皆錯，其若鎮軍參軍，係參劉牢之軍，陶澍年譜攷異[illegible]證甚確，反不從之，豈未見[illegible]謂[illegible]手號[illegible]主錢大昕說，謂指[illegible]文不[illegible]謂五臣誤讀宋書[illegible]斯真不易之論矣。

龔安節年譜一卷 又滿樓刊本

明龔敍編。敍字朝美，成化辛卯舉人，官青縣教諭。安道，龔詡私謚也。其父詧[illegible]官兵科給事中，以言事獲罪，[illegible]卒於戍所。詡當補[illegible]初戍遼陽，調衛王宮，建文四年，守金川門。谷王橞以門降，詡操戈擲之者再，不中，亡去[illegible]藉[illegible]生洪武十五年，卒成化五年，年八十八。紱為詡族孫，亦其門人，[illegible]諸所叙次[illegible]得之耳見[illegible]聞[illegible]及録[illegible]其詩為野古集，所未載者，至三十[illegible]建文四年，記靖難兵[illegible]入金川門下[illegible]云見宮中火起，傳言乘輿巽去，又正統七年，記云舊君還京，有詩葉吟寓意云云，按詡親為金川門守兵，所[illegible]建文[illegible]出亡[illegible]之傳的然可信，据從亡隨筆，記建文還京在正統五年，是譜[illegible]係於正統七年下，[illegible]二年而後知之也，此事不但詡聞之，紱亦及聞之，又二十七年為成化五年而詡卒，卒後八年，[illegible]為成化十三年，而是譜成，其間[illegible]所傳之虛偽，何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諱[illegible]譜後有詡八世孫挺[illegible]跋[illegible]稱[illegible]正其謬，今不能[illegible]所正者何

家。民國辛酉，其鄉人趙誼箕重刊之，并補校注十餘條，不無細流土壤之功焉。

傅青主年譜一卷　舊抄本

清張廷鑑輯。廷鑑字靜生，山西汾陽人。青主，傅山字號也。山生于萬曆間，為明諸生，國變時，年四十矣，在諸遺民中，蓋僅次於孫夏峰耳。廷鑑輯此殊簡略，且有舛誤。譜作青主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今孜本集，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之十六云：三十六未老，一兄不肯長。按青主兄庚，卒於壬午，由壬午逆數三十六年，是丁未。又甲申守歲詩：三十八歲儘可死，由甲申逆數三十八年，亦是丁未。又覽巖逕詩示眉及兩孫一百韻：昨年吾七十，五十汝今年。孜眉生於戊辰，時青主年二十二，眉五十時，青主七十一，亦生於丁未之一證。丁未為萬曆三十四年，蓋廷鑑誤後一年也。譜[illegible]其卒年則[illegible]卒年[illegible]丑，青主五世孫履巽所編事實，[illegible]在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當可信。惟[illegible]享年七十九，[illegible]沿生于丙午之誤，[illegible]致增一年，青主實七十八歲也。又順治二年乙酉三十九歲，條下記是年避地武鄉，魏細宗云：據武鄉縣志，考志言順

治初，求賢甚急，內外諸當路，總奏太原傅山徵辟，
檄屢下，皆不應。夜潛出城，至武鄉，止邑人魏鈿家[illegible]
[illegible]歲餘，跡稍漸稀，乃返太原云云。但言順治初不
[illegible]何年，而是年青主寓孟縣，其幾陳詩，有
何陰爆竹震，仇獨向，可證[illegible]其居孟縣歲。
[illegible]則隱所記非也。廷鏗事[illegible]蹟無可考。

君舉[illegible]生作歎，政元年，正諸記載之條，居士掌山，非五六又來往，戚在西丙戊，獄中貼札上全謝山事，以之誤，以有據。

傅青主年譜一卷　宣統三年刊本

清丁寶銓纂。寶銓安徽山陽人，官至山西巡撫。是譜
首有寶銓自序，[illegible]每條下[illegible]有繆荃孫、段朝端、
羅襄、羅振玉按語等，[illegible]自[illegible]附[illegible]，仿顧亭林年譜例，自
萬歷戊午至崇禎甲申，括明史分記清兵流寇犯順於
每年下，於青主生卒年月，及所流寓之時與地，[illegible]
孫謂[illegible]核亦有所疑不能定者，要亦十得七八矣。譜
[illegible]游金陵，[illegible]海州，繫順治己亥，甚是。
其時南中[illegible]舟山台灣之師，己亥夏，張煌言方破
金陵，[illegible]據朝沐為憶昆心公五百田客問，知此行不
無聲氣之涉。他時鴻博被徵，以死拒入國門，
直與文衛同其志節。[illegible]順治甲午
獄[illegible]
[illegible]，據朝沐為有甚包羞被恥兮重之，以甲午之
情事，憤使九日不食兮，讀此徵氣，則郭鋐傳
稱或勸其通南朝明，報帝全謝山亭略救其絕
粒七日可信。視顧亭林濟南之獄，殆又甚之，亦幸
而得解耳。其早年交遊，如張侗、顏新、郭新、曹良直、薛

批[illegible]事正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於沈[illegible]也

宋周王如金、崔祠達、曹律、衛嵩、錢文蔚、李中發、韓霖、桑拱陽、李木虎、畢拱辰、張忻、還陽真人等,並詳其事實。晚歲往還,如戴楓仲、張天斗、倪映鐘、高昆茂、周容、申涵光、孫鍾元、顧炎武、閻君璐、李因篤、戴本孝、閻爾梅、潘耒等,並著其蹤跡,蓋用蔡小峴譜淮海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玄恭年譜一卷 又滿樓刊本

趙經達輯。玄恭,歸莊字也。莊少與顧亭林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與亭林同年生,而卒於康熙癸丑,年六十一,則先亭林九年。弘光元年,崑山令閻茂才下薙髮令,士民殺茂才,莊與眾殺之。閉城拒守,城破,為僧裝亡命,稱普明頭陀,往來湖山間,以終其身,節亦無愧亭林也。而自來未有譜之者。經達據其集,參以文物、晉花日記等書,輯成是卷,粗得大略。依顧譜,隆武二年以前兼記時事,其永曆元年至十八年,顧譜未記者,采通鑑輯覽注之。崇禎以後,援倪弘文隆武、永曆年號,永曆亡後,則紀甲子,而無年號,蓋書於易代之時,理勢俱應爾也。其敘詳者,於莊所交游,如楊彝、侯峒曾、諸嗣郢、葛日吉、陳吉貞、史孝咸、楊永言、張由、錢肅樂、顧天逵、天遴、楊廷樞、陳必謙、蔣道路、袁駿、陳湖、陸世儀、侯瀞、葛壽祺、陳濟生、顧夢麟、侯汸、汪渢、張適、蔣淑、金俊明、徐時勉、戴笠、潘檉章、吳□、朱□、吳炎、路澤溥、澤淳、顧苓、葛世之、吳甡、咸默、陸元輔、徐芳、呼谷、孫默、李模、葉奕苞、

有記詩文年月可考者,附記是年條下,如顧譜例。

孫致彌、吳殳、徐枋、徐白、顧景文、俞仲蔚、孫竑、杜濬、宋龍、戴敬、陸義賓、吳興祚、姜實節、魏禧諸人、一一著其略歷、并及其生卒年月、亦精有致。訂如[illegible]顧諸以陳芳績為陳鼎和之子、常昭合志同、此以芳績為鼎和孫、[illegible]朋朐節孫、秘楊永言猶乙酉之難、以為以私言[illegible]依吳志葵、厥後祝髮為僧、如此之類、亦見[illegible]取材[illegible]不苟。[illegible]搜玄恭最受謗者、爲師潘用微[illegible]、玄恭[illegible]初見陸世儀、亦欲[illegible]修弟子禮、世儀固不可與[illegible]用微並論、而其好善之誠、迫切而不及擇、則一也、[illegible]載[illegible]、[illegible]事見桴亭年譜、而詳遺[illegible]遺之、遂[illegible]可解於用微矣、

關聖帝君全書六卷 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清彭紹升刪定、[illegible]自元[illegible]胡琦首著關王事蹟、明[illegible]呂柟續之、曰義勇武王集、[illegible]趙欽湯[illegible]輯關公祠誌、焦竑為之訂定、徐州辛全有關帝全集、沈泰灝有關帝紀、李華有武安王集附錄、盧湛乃彙而輯之、復列圖誌於首、名曰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乾隆間彭啟豐以盧氏舊本義例多所未[illegible]、其子[illegible]紹升[illegible]刪定之、紹升[illegible]為遺像考、本傳考、從祀考、世系考、追事考、翰墨考、法語考、墳廟考、封爵考、遺印考、遺[illegible]蹟考、靈應考、藝文考、錄多經刪削、啟豐為之序、紹升[illegible]貫述其例弁於編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關帝事蹟徵信編三十卷補遺一卷　乾隆癸巳刊本

清周廣業、崔應榴纂。是[illegible]編首錄乾隆四十一年上諭，次盧文弨、雷汪度序，又次例言，內分傳、紀事本末、爵諡、追封、祠廟、冥吏、墓寢、祠廟、祀典、辨附、名蹟、靈異、雜綴、考辨、評論、碑記、贊頌、詩詞、書略，凡十九門，又升御製於卷首，[illegible]附補遺於卷末，搜輯[illegible]該博，尤善者，則傳[illegible]考辨[illegible]也。按[illegible]及[illegible]帝事，率據稗官野史，增入羌無故實，陳壽之傳[illegible]雖不免曲筆，而是近古，[illegible]編取之，惟間采他傳記以補裴[illegible]注所未及。又諸家[illegible]所為年表，諸系按之正史多有牴牾，[illegible]編折衷[illegible]同異，旁取華陽國志、後漢書、通鑑綱目等書，別為紀事本末，[illegible]妄作之繆，有包舉之美。又諸家所[illegible]氏族祖塋[illegible]年[illegible]多[illegible]臆造，而小說家所流傳種種之故事，大為不經，悉[illegible]俗播為丹青，[illegible]人[illegible]實我[illegible]於編一一[illegible]為之辨正，極不可少。[illegible]貴業應榴[illegible]或本稱博[illegible]綜，[illegible]

[illegible]

書亦足見攷史之功，[illegible]往[illegible]植[illegible]也，不徒備稽神之典[illegible]也。

改據道理、

文昌通紀八卷　乾隆戊戌刊本

清周廣業輯。按文昌列祀典，而記載缺焉弗詳。惟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大學士阿桂等議，吏部侍郎謝墉奏[illegible]謂文昌之神，史記天官書載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六曰司祿。春秋元命苞云，司祿賞功進士。又五帝本紀，禋于六宗，註有文昌之名。又魁星之神亦載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路史載史皇帝仰觀奎星圜曲之勢而創文字。[illegible]之神，類書載宋歐陽修知貢舉，改試閱卷，常覺座後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嘗有句云，朱衣暗裏點頭時，可信非後人附會[illegible]之神道設教之意云云。[illegible]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內，有文昌之神部二卷，[illegible]載星祀[illegible]誕仪奇瑕甚備。廣業據[illegible]之以[illegible]星[illegible]紀[illegible]云通曰紀，星兼紀神也。首有序[illegible]書出自述[illegible]而封號須從而祐，當時必有依據。書分原星、事蹟、靈應、經訓、佐吏、碑記、詩賛、辨訛各為一卷。助成書者為盧文弨、崔應榴。[illegible]凡例。

漢漢壽亭侯世家一卷　嘉慶癸丑刊本

清鄭環纂。昔有環考，謂不稱帝而稱侯，或侯[illegible]也。侯之壽不忘漢，建安二十四年，昭烈所表封之漢壽亭侯。侯之所以也，不稱蜀而稱漢，侯其於建安二十四年，生於漢，長於漢，百世[illegible]雖志乎漢[illegible]中[illegible]綱目書侯曰漢中將[illegible]侯[illegible]在廷翼漢室，非[illegible]以明列其君而予之[illegible]其說甚辯。甚稱世家，亦本此義[illegible]傳封止，有正文，有小注，小注尤詳，[illegible]所涉之人[illegible]不各詳其始末[illegible]大抵[illegible]季漢書[illegible]所引張鎮夏口考、烏林赤壁考、荊州考、華陀療毒辨諸篇，可補周廣業崔應榴考辨所未及[illegible]

其歷代封號止附入小注中，甚得體。

紀年草一卷 嘉慶刊本

清萬庭蘭撰。庭蘭，江西南昌人。乾隆壬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授知縣，歷官直隸通州知州，緣事落職下獄，在獄十五年，遇赦，年六十四矣。[illegible]年八十九卒，時嘉慶十二年丁卯也。[illegible]年各紀以七律一首，而附注事實於後，詩凡八十首，蓋八歲、二十四歲、五十一歲、五十三至五十八歲、[illegible]八歲無詩也。首有自序，作於嘉慶九年，即以付梓，其後[illegible]歲補刻一首，至八十歲有元旦試筆一首，旋卒於三月十日。所紀大抵官蹟，外詳於家事，而[illegible]其閱校刻太平寰宇記十五經初學讀本、修南昌新昌二縣志、廢立祀，其下撒不應祀以何事故，上一年記修通州城工，[illegible]其事者欲速成，勉強完工，而周章至不可解，[illegible]當以此獲罪。

（己）按庭蘭別著有討樹園詩文存，卷首有[illegible]同書題詞，蓋其壬申同榜，而老壽[illegible]等也。

本作六十一，是譜乃阮元據其[illegible]寄[illegible]稿本之別，宜據。式善在八旗中最號通博，素工詩。

其自著則有清秘述聞、槐廳載筆，而李文正公年譜、詩集、文集等，具著於譜。惟陶廬雜錄編刊於身後，故譜未及之。

錫

法梧門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法式善，原名運昌，字開文，號時帆，乾隆五十年，高宗特[illegible]改名法式善，滿洲語，勉上進也。又自號梧門，[illegible]蒙烏吉氏，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己亥進士，授翰林院檢討，[illegible]起，仕終於庶子，其間曾一度升國子監祭酒，故世多以祭酒稱之。[illegible]詩龕進所八旗人詩一百三十四卷，[illegible]，高宗為製名序，賜名熙朝雅頌集。他[illegible]實史、聖朝詞林典故、全唐文、[illegible]諸書[illegible]。嘉慶三年上書言事，[illegible]重譴，旋賞給編修。原跋不傳，據上諭，知有論八旗在外屯田，請親王領兵二事。又按乾隆壬子，[illegible]請記有清理四庫進呈遺[illegible]書一事，其詳見於陶廬雜錄，每見舊鈔佳本，其首頁[illegible]字體特異，[illegible]鈐有詩龕[illegible]印章，詩龕亦式善號也。[illegible]原書[illegible]首頁，當有翰林院印，當是清理時鈔而存之，而不能沒其迹也。又按[illegible]桂馨[illegible]嘉慶戊午未進士，官中書，[illegible]而桂馨已殁，[illegible]以式善女夫圖泰之子文錦為嗣，八旗以異姓為後始此。[illegible]見大學士三寶傳，圖泰，三寶子也。[illegible]譜所未及。

陶園年譜一卷　咸豐甲寅刊本

清張家栻撰。家栻字小琦，湖南湘潭人，張九鉞姪孫（九鉞見易[illegible]）。陶園，九鉞自號，晚歲營[illegible]桃[illegible]園，榜其室[illegible]，以陶園取以署集，故以稱之。[illegible]閱[illegible]題[illegible]，[illegible]何紹基[illegible]首。錄何紹基札，并[illegible]湖南通志、湘潭縣志、鄧顯鶴為傳，諸前別詳世系[illegible]詩文集[illegible]。[illegible]及雜著各種，按九鉞在乾嘉間詩名甚盛，惟仕宦偃蹇，乾隆辛酉[illegible]貢，[illegible]一段入云，均錄業。旋去八旗教習，期滿得知縣，乾隆癸未中明通榜，進士，年四十三矣[illegible]。歸後又二十餘年丙辛，年八十三世傳九鉞[illegible]南嶽[illegible]廣海[illegible]陵，[illegible]不復起。前後入官不滿七年。洞僧[illegible]時，其父携遊衡山，見廬洞寺僧瑞檀，驚顙其師，隨出問局封，曰心通白[illegible]，九鉞應聲曰香湯蓮花。仿大驗，即娶往膜拜，言師圓寂[illegible]，留此偈，向後有腊合者，即其後身云。謹之九鉞嶽麓[illegible]相松歌云：我昔八[illegible]歲時，家嚴携之謁嶽靈，又云師驚拜我呼尊宿，五日留之飯松柴，黃精菖蒲芋魁肥，白藕青蓮對相[illegible]，有其事。譜又記[illegible]歿時，其子世準自外入，見先生出懷中偈帽，戴於首，[illegible]趨而出，追之不及。已而伏枕如故，惟口吟云：檀[illegible]米石[illegible]然自謂楞嚴，自翦燈夜半，蒲緣鐘打盡，前身南嶽一枝僧，尤呈相[illegible]。文人慧業，自有夙因，非可以恒理論也。惜家栻[illegible]，[illegible]有訛誤，星疇[illegible]全集之[illegible]，[illegible]攷訂甚[illegible]，而中多訛誤，[illegible]家橋[illegible]。又附家栻所為墓誌，可與譜參證云。

嘉慶己卯進士，官四川陝江縣知縣，詩人

本之據實

張度西年譜一卷　道光己酉刊本

清張家檣字竹方，湖南湘潭人，亦張九鉞姪孫，家栻族弟也。卷末有家檣自跋，稱捃拾詩文集遺箸，並[illegible]家集，當時名人請集文集詩[illegible]詠數十種，參互編纂，又稱與家栻本互異者多，此則較確云。[illegible]樓思括此則是譔真，家栻譜[illegible]但家檣序後題道光二十九年己酉，而家栻本則題咸豐甲寅，豈家栻譔於[illegible]先，而刊成在後耶。今取與家栻譜相校，如紀父河西公游南嶽，家栻本係於[illegible]六歲下，此則係於[illegible]九歲。序載淨念游衡嶽，[illegible]記[illegible]自戊申至甲寅三游，皆以秋，斷游嶽自戊申始，係之四十八歲。又此本十三歲條下記潭郡公[illegible]補本學生，而家栻本遺之。又辛未三十一歲條下，家栻本記進師文貴諒，且云安西，印之雲南。此則云，彭方伯家彝由江西調任雲南，邀公往遊，同是遊雲南，而所言不同。又五十六條下，此日紀名呈嵩陽柳大令牧人署，未幾歸。家栻本是年無事。又家栻本戊寅三十八歲條下云三月至京，[illegible]此則云冬以京師，次年己卯出

又此本甲申四十四歲條下記潭郡公同杜[illegible]所、馬太安人自湘[illegible]東四[illegible]，家栻本漏不載。[illegible]十八歲條下不載馬太安人卒于[illegible]本。

又[illegible]八月代南海縣東兩月返

卷首[illegible]鉞字度西引

十九歲條下[illegible]云春遊蘇州，同吳[illegible]秦[illegible]園探梅鄧尉，[illegible]戊寅三月如京師，其明年又何[illegible]探梅太尉耶。又家栻本丙午四十六歲條下[illegible]記[illegible]修峽江志，此則係於四十七歲。又家栻本壬辰五十二歲條下[illegible]記正月抵袁州，此則云正月抵家，四月至廣[illegible]。又家栻本[illegible]記[illegible]調[illegible]海陽縣[illegible]，此則係之乙未五十五歲[illegible]代南海縣事。又[illegible]己亥五十九歲[illegible]譚[illegible]與馬太安人回抵南埔，秋返南昌，家栻本則云至揚州病痞，尋愈，二本全異。又家栻本記庚子六十歲四月痞復作，此則云三月至杭州，至嘉興，[illegible]松江太倉蘇州，秋至揚州病痞，季冬稍瘥，記病痞同，但無至蘇州之文。又此本記主周南講席，推乙巳六十五歲，皆至己酉六十九歲止，家栻本則但著之六十八、六十九兩歲。又家栻本記庚戌七十歲因與謝[illegible]，聘主臨江講席，此則係之辛亥七十一歲，如此之類，皆視家栻本為核。又開卷[illegible]潭西公易字歌註，取東井西曲曰鉞，在張度之西云云，[illegible]此則[illegible]與甚儆，亦為家栻本所未敘。

彭甘亭年譜一卷　光緒己亥刊本

清繆朝荃輯。甘亭，彭兆蓀字也。兆蓀，江蘇鎮洋人。監生。少從其父禮官寧武、潁州，中歲以後，歷客王秉韜、曾燠、胡克家幕，助曾燠選本朝駢體正宗，為胡克家校刊淳熙本李善注文選及元本胡三省注通鑑，皆為藝林所重。卒年五十三。是譜[illegible]兆蓀所[illegible]（著小謨觴館）集、[illegible]錄[illegible]。[illegible]掇拾識學錄自序，知生於乾隆己亥，而缺月日。[illegible]據墓誌銘稱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得君，君闈文遂不復應，攷是科主江南試者為[illegible]萍鄉劉鳳誥，兆蓀娶侍郎時元孟年女，而鳳誥係文達督學江西時所取士，故必欲得之也。[illegible]即此可知其介節。嘗自注小謨觴館集，今本題孫詒元者，蓋借名也。（諸）亦著之。朝荃於此摭采雖未甚博，而[illegible]叙次井然，大體略具，亦可讀也。

其文有年月可取者附其目，詩本編年，但著若干首而已。

今皆亡佚，賴此得存其目。

瞿木夫年譜一卷　嘉業堂刊本

清瞿中溶自述。中溶字木夫（萇生），江蘇嘉定人。諸生。納貲為布政司理問，分發湖南，嘗署安福縣知縣，及辰州、湘市通判。（年）五十五告休，家居十九年卒。是譜述至道光壬寅五月，（通）年七十四止。中溶為錢竹汀長女婿，少往問業，治攷據之學，於金石泉布之類，求之精勤而辨之精審。歸田後與吳荷屋、劉燕庭、錢梅溪、黃蕘圃、顧澗薲、張叔未、馮柳東、盛大士、吳康甫諸人相付論參，識尤該博。所著書有三孔石經辨正考、春秋三傳經文偽攷、古文孝經辨誤、孝經釋文辨證、諸表宋本漢書附錄、札記、漢石經考異補正、魏石經遺字攷、蜀石經考異補正、校勘隸釋隸續大義樣、補古泉山館彝器圖釋、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吳郡金石志、漢武梁祠堂畫像攷、集古官印考證、錢幣補、古錢圖錄、說文辨證、列代避諱札記、諸書自序[illegible]。又從錢竹汀校續資治通鑑，為[illegible]

一係譯譜中。

宓

風雨補園學記劇法、為湖南道考授金石為慎
在勝中書…四日畢群賢臨亦俱有之、
眼境頗寬、至於長物齋以售所有、與黃蕘圃同
諸日記相類、其記親友聚散推解酬答
之事、所載…意、讀者亦可以考其生平也、

東…傳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戚錄一卷　道光戊申刊本

清陸我嵩自述。我嵩字萊臧、江蘇青浦人。道光壬午進士、分發福建知縣、補莆田、調閩縣、署南台同知、…以監築莆田木蘭陂工程有功…水利、陞用同知直隸州。所述官蹟外、詳於交游、其著者邵堂、呂星垣、沈學淵、錢侗、倪偉、王初桐、盛大士、鄒鳴鶴、郎葆辰、丁履泰、履恒、紀百十、李兆洛、李甘昌、潘眉、莊綬甲、任泰、趙懷玉、張祥河、潘曾沂、翁心存、朱為弼、陳壽祺、高澍然、張際亮、姚瑩諸人。按我嵩素工詩、有闕數卷中成一集、此俱詳之、所述止於道光庚寅四十二歲、後八年…其間…曾署邵武府知府。卷首自作小引、作於己卯三十一歲、…時尚未仕也、又有顧元凱序、作於道光庚子…稱其後八年中、辦教耕織、行保甲、籌防海、急賑災、戢鬭爭、清訟獄、理鹽課、裕倉儲、諸事皆可補自述錄所未及、又有黃宅中撰祭文、言…道光庚…不、蓋我嵩卒之歲也、

年僅五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潘功甫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潘曾沂述、其子儀鳳補述。曾沂字功甫、江蘇吳縣人、嘉慶丙子舉人、[illegible]內閣中書、假歸[illegible]不出[illegible]

自述至道光癸未止[illegible]時年三十二[illegible]卒於[illegible]

於咸豐壬子[illegible]年六十八、甲申以後、則其子儀鳳所

補述也。[illegible]曾沂[illegible]大學士潘世恩長子、居京師日、

所交皆知名士、歸里則杜門謝客、而[illegible]心不忘乎

民物、嘗請於[illegible]以分撥田二千五百畝為豐豫義

莊、備歲荒平糶[illegible]用又仿[illegible]古區田法、試行[illegible]

有效、濟黃峰湖以溉民田、纂輯共以供衆汲[illegible]

請[illegible]舉放生會、以惜物命、[illegible]將各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illegible]所自述者[illegible]涉筆[illegible]

慨遂深[illegible]儀鳳所續[illegible]敘齊

而已[illegible]飯疏園物同人[illegible]備飯乾[illegible]

變中、以濟饑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詩

[illegible]

[illegible]秋里隨[illegible]手敍之、[illegible]且紀以句、殊[illegible]生、[illegible]以雅道出之、詢[illegible]

[illegible]傳也。卷首有像[illegible]贊、

又有吳嘉淦所[illegible]傳、儀鳳[illegible]世界[illegible]得一品蔭

生、不仕以終。

鮑覺生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鮑桂星自記。桂星字覺生，安徽歙縣人。嘉慶己未進士，累擢至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以修奏武英殿事宜，劾提調某[illegible]副管某不職狀，提調某訐其薄視滿洲人，以其言亂政，照溺職例奪官。[illegible]道二年，[illegible]仁宗六旬萬壽，賞復編修[illegible]。至[illegible]辛卯年六十二，是譜[illegible]乾隆甲申一歲，[illegible]止道光甲申六十一歲，[illegible]以後其弟珊補記，後附黄海雲毅傳，蓋自傳也。[illegible]作時尚未復官，觀其奪官之故，則滿漢之猜防，[illegible]仁宗[illegible]此時尚未解也。

潘紱庭自訂年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潘曾[illegible]綬自述。曾綬字紱庭，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舉人，考取中書，補侍讀[illegible]。是譜記[illegible]至光緒九年正月止。時曾綬七十有四，即卒於是月二十四日。按曾綬為[illegible]大學士潘世恩之第三子，工部尚書潘祖蔭之父。譜中所前半為[illegible]其父所歷各官，後半為其子所歷各官，而參以[illegible]家族間之[illegible]生七婚[illegible]娶[illegible]其四十二歲自請[illegible]，不著其故，殊可怪也。

王湘綺年譜六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

王代功編。[illegible]按王闓運，字壬秋，晚號湘綺老人，湖南

湘潭人，咸豐丁巳舉人，光緒戊申，湖南巡撫岑春蓂

奏薦耆儒，授翰林院檢討，宣統辛亥，以鄉舉周甲，

加翰林院侍講銜，辛年八十五。[illegible]時民國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也。

[illegible]闓運有日記，起同治八年，[illegible]歲，迄民國五年

七月朔日，距卒日纔兩月餘。代功[illegible]乃闓運長子，是

譜[illegible]三十[illegible]歲以前後，多據日記而成，其三十

七歲以前，或得之身所見聞，及家人傳述，所紀大率

及游行止，[illegible]及著書之先後，[illegible]住[illegible]稍久，[illegible]應

[illegible]聘[illegible]主講成都書院，凡八年，自光緒戊寅，

至丙戌，[illegible]主講成都書院凡八年，育[illegible]甚[illegible]衆。又著書

之外，每及論詩、論文、論學、論兵、論政、論時務、諸語，

其論紀文語，多造微，論兵[illegible]論政，大言不切，論

時務，[illegible]非迂則激，[illegible]六幸其以布衣終身，[illegible]所記光

緒癸卯[illegible]改會試於大梁，擬出游以觀時變云云，時闓運

已七十二歲，尚欲赴大梁會試，至駐馬店[illegible]其鄉人官

師[illegible]張百熙等，設計[illegible]尼[illegible]致電雒山[illegible]令，以山水暴發[illegible]

[illegible]阻之，乃改轍而南，實則並無山水暴發之事，闓運為所

[illegible]紿，入之日記，譜亦[illegible]沿之，殊可笑也。晚歲[illegible]節值袁世凱

稱帝，[illegible]日記[illegible]致楊度及袁謀統書，[illegible]記云，陳仲[illegible]為

我作符命，[illegible]大夫也云云，[illegible]自[illegible]鼎為晚節之

玷，然自[illegible]不失為直諒，乃[illegible]竊名為諱，[illegible]

[illegible]四筆，綜觀全書，[illegible]可取

也。

咸豐乙未以會試居京師，肅順延教其子，坐破約為異姓兄弟，又数代入贊為部，後謝去，其後肅順誅，闓運以才識聞，類口君改，[illegible]延攬英雄，以收物望，則肅順亦非常人矣，此闓運一[illegible]

王祭酒年譜三卷 光緒戊申刊本

清王先謙自述。先謙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至國子監祭酒，自江蘇學政任滿請假回籍，遂不復出。年四十七年光緒戊申，湖南巡撫岑春蓂奏進所著書，賞給内閣學士銜。宣統庚戌長沙鬧米案，諸紳電達政府，因先謙名，湖廣總督瑞澂疏劾之，與鐫五級。湖南京官訴都察院辯其誣，不報。適年而請社屋矣。是譜所記，雖迄走壬寅，一歲說民國丙辰七十五歲自述年，丁巳十一月記也，乃先謙之與過事敢言，其尤切直者，請罷三海工程，嚴戒太監李蓮英二疏，後疏上於光緒戊子，當時已決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先謙一生著書之外所[illegible]刻書，如東華錄、續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天祿琳瑯書目前後編、晁氏郡齋讀書志、[illegible]

清經解續編、南菁書院叢書、八家四六文鈔、湖南六家詞鈔、荀子集解、世說新語校正、鹽鐵論、養知書屋遺集、曉闌文集合校、尺牘注釋、湖文集、思益堂集、漢書補注、駢文類纂、累教碑文紀事本末、日本源流考、尚書孔傳參正、莊子集解、五洲地理志略、詩義標準、詩三家義集疏、後漢書集解、外國通鑑、丁苦從毛貴銘、歐陽輅、毛國翰諸家之詩，所有序跋例言，亦全錄，所謂喜其自著之處受堂詩文集，凡則錄他人之序，其七十自出口以後詩為壽者，亦全錄，以小字雙行錄之，誠開年譜家未有之例也。

別姪吳慶坻撰墓誌銘，並年於[illegible]

學官凡所上奏章疏，皆全錄於譜。

王文肅公年譜一卷 乾隆癸巳刊本

明王衡編、其子時敏補編、文肅、王錫爵謚、錫爵、嘉靖壬戌一甲二名進士、以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致仕、再起用、未赴卒、年七十七、是譜為其子王衡編、衡先錫爵卒、其七十六歲以後、則衡之子時敏補成之、按錫爵晚歲以建儲事、屢受言路攻訐、今讀是譜、則委婉調陳、無意不到、不但此也、其箴切時政、保全善類、及身議賢諸事、無不於此詳之、

請止內操、召諫諍、禁開礦、定國本、論倭、東事、減免織造、錢糧、論彭應期、請罷減織造、論開買珠玉、各一疏、又如救馬象乾、李沂、李材、饒伸、維京、王如堅、高攀龍、吳宏濟、顧憲成諸人、或坐事、或坐言、得解救、得免重譴、凡此皆不見本傳及疏草者、蓋以密揭進呈宮中、宮中亦報以御札、或遣文書官傳旨、並記明年月日期、即所云緊要文卷一箱、錫爵曾錄以進呈者、外人概不得知、而修明史者亦未及見、蓋其書至乾隆間始流布也、又按憲宗雖闇情、而於錫爵寵任特深、至託靈濟宮道官為之祈禱、疾雖無聊、自年餘不至、自古君臣契合、無甚比也、譜記曇陽子事頗詳、曇陽子、錫爵之次女、傳者以為得道、事蓋附會、其祀、因以而作也、衡字辰玉、萬曆辛丑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時敏字遜之、官至太常寺少卿、以畫名、

又未奏十六疏……
今從擬題、其本以本子疏、又有論……一疏、
建儲於以得請、惟彼……附載於其集……
諸臣

邱文莊公年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國棟輯。國棟字竟雲，廣東瓊山人。文莊

邱濬謚，是譜就明史、府縣志、家譜、本集詩話等

採錄而成，據摭殊未慎，及有不能收而收者，如

登第條下，全錄其題名碑錄，將其鄉貢

台詩話條下，既錄其序，又連其四次

上書，殊非體。據譜，濬登景泰五年進士第，年

三十四，至弘治四年始陞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

已七十一矣，卒於弘治八年，年七十五歲。此

數年中屢以病乞休，其相業無足稱者，惟弘治五

年五月上請求遺書，議勅內閣所藏書

籍，擇其有副本者，分時一冊于南京國子監，

其內閣所無，或不得者，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採

求購訪，送所在有司校錄呈送云云。武宗即位，其

議遂下詔求遺書。又官禮部日上漕運議，謂宜尋

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

行云云，雖不見行，而其識實有大過人者。按邱

受譏者二事，一[illegible]阻陳獻章，二[illegible]丟於國棟輯

之，語夫人劾，而青史其林獻章向隨遊京師，非隱士

比，應擬召至京，試吏部，試獻章遂稱疾不試乞歸。

其時濬方為禮部侍郎，與之面議，又州人奏劾王

恕，史明言文泰自為奏草，示陰名御史吳禎潤色

之，於濬何與。至史言濬論好矯激，指范仲淹多事

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功，自遂國棟亦摘

濬所以證其誣，謂濬曾試發案，達于諸指于

唐專稱陸宣公，于宋專稱范文正，又題岳祠

歎武穆能恢而害於奸相，而大學衍義

補，嚴武備類，引岳飛之言不一云云，如鄉賢

祠贊，惜青史之枉，又不減葉上觀之王荊公策

明文正謝公年譜一卷　明刊本

題門人倪宗正編，七世裔孫鍾和重輯。文正，明大學士謝遷諡也。遷舉成化十年鄉試，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弘治十一年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正德元年告歸，旋奪職，嘉靖六年起為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逾年又告歸，嘉靖十年卒，年八十三。按遷受孝宗寵任最深，言無不從，沮抑內侍尤力，孝宗臨崩，與劉健、李東陽同受遺詔輔政，未幾以建議芳謨，與劉健同去，家居二十餘年，及再召，而老成已盡，遂亦衰老不能有為矣。譜所叙甚略，不足以傳遷生平，而循例之敕文，獨詳錄不遺，當是鍾和據家牒補入以為光榮也。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宋孫莘老年譜一卷　道光乙巳刊本

清茅泮林纂。莘老，孫覺字也。覺，高郵人，宋仁宗皇祐元年登馮京榜進士第，官終龍圖閣學士。宋史有傳。覺嘗師胡瑗，以敢諫名，而傳略其著述，祇有易傳、春秋經解十五卷，他皆散佚。是譜以史第所載為綱，間取羣書以證之，采輯甚博，鈎稽甚覈，其依天禧詔書疏、近降指揮御史察官許言事疏、水旱災變乞賜寬相罷黜疏、奏乞罷免蔡確疏、乞罷韓縝疏、又疏奏劾韓縝疏、辭除給事中疏、奏劾韓縝章惇張璪疏、奏劾安燾疏、又疏請刊定元豐編敕律令疏、乞罷韓縝疏、論體量災傷賑濟疏、奏請旱災賞減四往疏、奏條定將兵分路出戍疏、乞留顧臨在館疏、乞修用陳師道疏、乞令御史台彈奏四方使者不法疏、因乞檢討黜免官疏，皆於李燾續通鑑長編錄得其略，其雜載二孫叢議事略中（按二孫謂孫覺孫升也，皆高郵人也），行事之外，兼及詩文，如王達京雜詩、過揚港營寨詩、懷裴博士詩、初至湯泉詩、游龍洞詩、題陶求仁寓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亭詩、斗野亭詩、又俞汝尚墓表、春秋傳解自序、
孫氏十咏圖序、並他[illegible]諸詩、其中、其卒
[illegible]於元祐五年二月三日、則據陸游老
學庵筆記、而生年之月日不可得、[illegible]有
左畔書序、末有王敬之跋、津林自識別據如[illegible]舉
縣志補王惟熙墓銘、據[illegible]雲先生集補陳書基
銘、據宋代奏議、補請本類式一篇付有司議、而
覺著作之存於今者、大略無遺矣、

詔十[illegible]舉兵[illegible]賢[illegible]覽宦傳師、治平中舉進士、官侍[illegible]知[illegible]軍、[illegible]十年[illegible]詩集、

吳大廷序又有希閔同治丙寅

李忠定公年譜一卷　同治丙寅刊本

清楊希閔纂、忠定宋李綱謚也、清林[illegible]為綱撰年譜、今不傳、是書首有希閔自序、稱就本集正史及各家傳說[illegible]為此編、但本紀與列傳不合、行狀與綱所自撰書[illegible]又不合、惟之各家傳說、[illegible]今與本集及綱自撰書為主、次正史、次續通鑑及名家傳說、擇其可據依者、其有關治亂者、作正書、[illegible]資考鏡者、節要作附注、[illegible]有校正語、別為按語云云、又有希閔天備丁丑再識序、稱得見歙刊梁溪全集[illegible]所附年譜[illegible]缺略[illegible]及不如是譜云云、按綱[illegible]在宣和末建康初、第書汴京守禦時、一在建炎初、[illegible]高宗召用時、綱所撰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雖母雖足徵實、而首尾不甚完具、希閔貫穿剪裁、不支不漏、[illegible]

[illegible]

退[illegible]擇、按綱所薦張所傅亮、後人多

敘[illegible]綱大事一[illegible]

嘗之，且據其措置，以為倜罪，希闵具詳二人本末，
據……有詰所自揭轉為求入辯
奪門出降之枉，揭所有識，按岳飛之功，則倜不
為苟蔿，而二人亦不負倜蔿，其所……
所校正者，如本傳稱上手書裴度傳以賜，據邵二雲
說，刪手書二字，又行狀稱倜嘗提舉亳州明道宮，
據建炎進退志，改為劉珏之誤，至議倜之……者，
如呂本中……倜以圍城……
事，中偽有怨者，則引繫年要錄以證之，則悉
劾倜械繫鳩務官，則錄倜與政府書以明之，又以
當時誣倜者甚眾，……惟張浚獨首時……則
辯之以符其說，未載陳彥恭朱齊愈獄事，辯稱因
張南軒……父辯，遍述其父言……倜以修怨殺宋
有愈，朱子則謂其邪……想是小小刑杖斷，是不
惑於南軒之說，宋史乃采其說於倜傳，此論殊，
依世謂朱子……所……因南軒故，於
張浚有偏袒，并可以寔其誣矣。

胡少師年譜二卷　光緒壬午刊本

清胡培翬輯，胡培系補輯。少師名舜陟，字汝明，號三
山老人，宋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廣西經略運副，呂源有
隙，源構於秦檜，下獄死，事具宋史本傳。培翬據
……參以家譜及新安文獻志……書為年譜一卷，其族弟
培系復據靖康要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諸書為之
訂補……
……譜……
亦附有分併移易，且析作二卷，又……題壬山……年
譜，培系改題今名。……據舜陟在靖康末如
請……康王……請誅趙良嗣，請救中山……郭京
不可用，責張邦昌退位復正，建炎間，劾則正彥，論
岳飛寃，皆關國家大計，且于正義，而本傳有言者
論其寄身偽廷，語偽廷謂張邦昌也，培系據鄧
肅栟櫚文集，肅奏劾叛臣之受偽楚者，高宗……
謂肅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其具奏，當時諸執
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無
不被彈劾，獨不及舜陟，且其時舜陟方以正言被

艱、療痛亦平、何遽能供職僞廷、[illegible]其[illegible]誣不待
辯也、又宋史高登傳、載舜陟為秦檜父建祠、且以高
登不往、誣其專殺云云、培系以[illegible]援宋史秦檜傳、舜
陟因語忤檜、檜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又宋史刑法志、
秦檜欲誅岳飛、命万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舜陟
為廣西帥、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贓
汚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於獄、本傳略同刑法
志、[illegible]舜陟嘗為檜父建祠之事、何至為檜所惡、

宋史即自相矛盾、何[illegible]置信、由此推之、則本傳
所稱論宰相李綱之罪者、亦未必有其事也、卷
首有俞樾序、末有胡廷楨跋、廷楨即刊是譜者、
[illegible]孫、培翚字竹邨、嘉慶進士、官戶
部主事、培系字子繼、諸生、皆績谿人、與廷楨嘗
舜陟族裔孫

諸葛武侯年譜 一卷 康熙刊本

清朱璘編、隸事甚簡、而[illegible]不誤、依陳志
也、生於光和四年辛酉、益推得之、志稱建興十二
年薨於軍、年五十四、故知其生於辛酉、譜於漢帝
帝之廢立、昭烈之播遷、並[illegible]同時附切諸
[illegible]其舉動順逆之迹、並書之、[illegible]以見侯
[illegible]維、[illegible]之難、而擁輔之正、別採武侯本傳、附於卷前
可與[illegible]張栻諸葛傳相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葛忠武侯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澍纂。[illegible]郡事，因朱譜而[illegible]隸時事，因較詳。建安十二年以前事，方全無關涉者亦入之，[illegible]可不必。[illegible]於建興五年記子瞻生，並據在武功與兄瑾書，瞻今八歲。[illegible]瞻戰死在景耀元年，年三十七，故推其生於丁未。[illegible]又推於建安十二年丁亥，記後帝禪生於荊州，則據[illegible]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知之。此二條俱朱譜所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葛忠武侯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編。大旨依張譜，而歸其略，凡言行政事書疏條教[illegible]詳錄之。[illegible]其託勸誅封事[illegible]武[illegible]，則據孟達與封書，知其勸先主立太子[illegible]諸[illegible]如其死於立太子之後，即章武元年也。多引諸家議論，然未能盡也。[illegible]出師表，引何遜[illegible]說，謂趙雲傳建興七年卒，七年當為六年，證其不偽。[illegible]此條甚要。[illegible]附[illegible]木牛流馬考略、八陣圖考略。

桓階別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隋經籍志無此目。舊唐志不著錄。北堂書鈔卷六十九引一條，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引一條，卷八百二十二引一條，卷二百六十二引一條，卷二百二十一引一條，卷四百八十五引一條，運溶輯成一卷。據國傳，則階嘗仕于文帝之世，嘗擢趙郡太守，■■■■食，至倖盡食當醉官，尚書令，至諸子無稗，其廉可知，豈即晉儲桓之所出耶。

羅含別傳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陳運溶輯。含，晉人，與桓溫同時。隋經籍志無此目。世說註語方正篇注引一條，類聚卷九十引一條，御覽卷二百六十五引一條，世說規箴注引一條，類聚卷六十一引一條，世說方正篇注引一條，運溶輯為一卷。據傳，含嘗為荊州刺史庾亮部從事，及為桓溫臨州轄參軍，又以為別駕，屢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桓溫呈推為江左之清秀，其才品可知矣。

七年為侍中前、

唐書魏鄭公傳注一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先謙撰。大旨以新書為主，舊書[illegible]之，各為之注，採引頗備。[illegible]時頗為案斷。如舊書[illegible]以遷尚書左丞係於[illegible]貞觀元年，冊府元龜作二年，新書又作右丞。先謙據玉海宮制門尚書省注，惟[illegible]魏徵於右丞下，則右字誤也。又據舊紀，徵元年已為右丞，三年自右丞遷秘書監，則作二年者[illegible]誤。又冊府鄭仁基女允昭華，政要繫貞觀二年，通鑑繫八年十二月。先謙據政要[illegible]諫錄所書王珪等官，則

作八年者是。又新舊書皆載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先謙據高昌傳[illegible]武德初[illegible]麴文泰立，遣使來告；後五年來貢獻；太宗即位後來；貞觀四年，文泰遂來朝；前此無文泰入朝事。又據諫錄諫西域諸國入朝引徵語[illegible]往年高昌王來貢，馬援數百匹云云，則入朝當作是入貢之誤。又新書[illegible]繫檢校侍中於四年下，舊書則繫於諫侯長樂公主禮數後，先謙據長樂公主[illegible]出降，政要通鑑俱繫六年，宰相表六年五月徵檢校侍中，七年即真，蓋為

近之。新書繫四年者誤。又新書載後宴丹霄樓，冊府帝王部任賢門[illegible]觀六年閏八月乙卯，宴群臣於丹霄殿樓。又云帝大悅，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而帝王部慶賜門[illegible]載貞觀六年八月宴近臣於於丹霄殿，夜分乃散，[illegible]各賜錢帛有差[illegible]。先謙謂即是一事。又云閏八月帝在岐州，皇太子來朝，丙申，宴東宮官屬。乙巳，宴岐州父老，是宴丹霄殿不在閏八月。任賢門誤衍[illegible]閏字。慶賜門又云六月三月戊寅，宴三品[illegible]上於九成宮丹霄殿，可證丹霄乃九成宮中殿名。顧泉錄所云南注丹霄之右者是。[illegible]此傳[illegible]所致，俱確。其他[illegible]補羅士琳舊書校勘記者[illegible]甚多，亦有數條引其弟先恭說。

魏文貞公年譜一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先恭撰。[illegible]是譜[illegible]通鑑，參以新舊唐書，謂司馬光得見唐實錄，故通鑑編紀月日，較他書爲審，而亦間有疏失。政要傳論[illegible]云云。中如[illegible]拜諫議大夫，而通鑑則係於[illegible]年六月在即位前，授是年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illegible]冊府元龜載七月命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又徵與王珪同拜是官，通鑑六月已書諫議大夫王珪，合而證之，通鑑是也。[illegible]他條具月日者多依通鑑。生於周靜帝大象二年庚子，則據舊書載年六十四推而得之，[illegible]唐[illegible]舊書通鑑同依之，而斥新書魏州曲城之誤，皆是[illegible]稍不審者[illegible]多[illegible]引白撰之故事，往遺捃拾遺所有[illegible]都往他書概未[illegible]引書[illegible]往其朔[illegible]亦可任[illegible]爲之也。

陸宣公年譜一卷 [illegible]奏議刊本

清江榕輯。榕字蔭千，[illegible]里無考，有後跋，署乾隆十一年丙寅。[illegible]生天寶十三年甲午十一月初八日子時，[illegible]年間[illegible]則又記刺史張鎰[illegible]贈錢百萬事，係之大曆六年，未知亦誤，丁譜已正之。八年癸丑條下記禁中春松詩[illegible]與元元年十二月[illegible]譜[illegible]記於七月往奉[illegible]安下，是并本紀亦未[illegible]也。[illegible]條不往[illegible]處具大概而已。

陸宣公年譜一卷 道光癸卯頤志齋刊本

清丁晏編。首有晏自序。鄭奏議宋紹興二年嵊縣主簿某氏注，為刊今最古者，[illegible]。按某氏即郎[illegible]曄也。曄注有二十卷者，注亦較五卷較多，其刊當在紹興二年前，晏未及舉也。是譜大抵據新舊唐書通鑑，參以所制誥奏議排比年月，[illegible]之亦間有考訂。舊譜以翰錢贈錢百萬一事係於大曆辛亥十八歲條下，此據舊書張鎰傳，鎰遷壽州在[illegible]李靈曜反汴州後，又據本紀，靈曜反在大曆十一年，因移係于[illegible]編[illegible]中，雜事相條，惟貞元[illegible]年載徵處士陽城為諫議大夫，貞元五年載[illegible]竇參同平章事，因參與贄相惡，而城則救贄者也，此則必不可省者，

陸宣公年譜一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楊希閔編。首有希閔自序，亦據新舊唐書通鑑及[illegible]制誥奏議[illegible]排比而成，惟徵引較詳，[illegible]以為贄經國遠猷，全在奏議，[illegible]具自[illegible]讀者當攷其[illegible]其言，[illegible]以知其表裏，持是以讀全集，已若食雞取跖，即未見全集者，[illegible]得此亦可攬擷大凡，其[illegible]旨[illegible]如此。校舊書[illegible]諸羅翰林學士，指斥吳通玄、通微，希閔[illegible]以為當出當日讒諂者[illegible]之點污，[illegible]公異[illegible]記[illegible]帝本薄贄，贄三次上疏，[illegible]中理，與非相軋，可知[illegible]見記書，即[illegible]不[illegible]行，非[illegible]才[illegible]。云[illegible]史證，史持論[illegible]正，書有有一條，駁胡三省[illegible]贊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illegible]謂泌諫說已盡，何必[illegible]傳偽，亦有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韓忠獻公遺事一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楊希閔輯。希閔有[illegible]書目。忠獻，宋韓琦謚也。按琦著有安陽集，外有家傳、別錄、遺事，而年譜獨缺。希閔即據之而參以史傳及他記載。按琦歷相三朝，定策於危疑之際，其有足稱者。其對西夏，力主攻戰，雖無武功，亦異乎偷安怯懦之輩。嘗上疏稱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爲今之謀，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illegible]亦極切要，何以知樞密院[illegible]大奇者，其奏阻王安石新法也。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六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云云。[illegible]明將以釋疑之故，弛一切備以聽敵人之入耶？可謂悖矣。[illegible]不錄此疏，殆爲琦諱。至刺陝西義勇事，[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言之不聽，明言慎諫，亦曲護之，尤其乎[illegible]州與他[illegible]錄尚有[illegible]，如魏泰[illegible]東軒筆錄載好水川之敗云：全師陷沒，狀公還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招魂而哭，哀震天地云云。希閔謂自來軍敗，何嘗有父兄妻子半途招魂哭震天地之事，魏泰小人，言不可信，而名臣言行錄、續通鑑俱采之，非也。序又言名臣言行錄載琦在延安，夏人遣刺客害琦，取金帶置城上一事，[illegible]小說家載把燭碎琥珀事，家傳稱殁爲真人事，[illegible]荒誕[illegible]刪不[illegible]琦事[illegible]頗有[illegible]繁多，作譜者不難於[illegible]而難於得要也。

言晝夜泣血，以西北二虜稍衰已成，而上下恭默，知朝廷之危，宗社亦危，未言

歐陽文忠公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撰。文忠，宋歐陽修謚。是書首列引用及雜采書目，凡三十餘種，而據本集之碑誌為主。修於仁宗天聖八年成進士，嘉祐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徙青州，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是譜於修行事錄大遺佃，頗有剪裁。然濮議為英宗朝一大事，修所持論最允，且後之得讒，由於此，而譜未載一字。至修之受誣，一為妻弟薛良孺怨謗事，希閔其始末；一為甥女張氏，最為詳盡。又洪容齋謂修中年以後，意欲居穎，一語及松楸之思，瀧岡表可不作，王阮亭和之，至詆為不孝。希閔即據本集前後表乞洪州至七次，表中明言營葬先塋，其作瀧岡阡表，在熙寧四年，修年六十四矣，閱二年而修卒。洪王二公全未博考，是譜又為受誣於身後也。希閔於為呂惠卿事，亦為分辯，惟惠卿才自可用，若後來得勢，時之狠狠，詎能料之，且胸靈傾軋，不無過甚之詞，宋史以入奸臣傳，非其公也。譜後附修所著書及諸家評論，參文等，皆可與譜相參也。

忠節編四卷　同治壬戌刊本

紀明中湘王何騰蛟事也。騰蛟貴州黎平衛人，崇禎十六年巡撫湖廣，福王即位南都，命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左良玉反，為所脅，投水遇救，復集舊部，又收[illegible]李自成降衆數十萬。擊成[illegible]，次第收復失地。唐王立於福州，騰蛟拜表出師，既而諸將退逗，[illegible]觀望，且肆貪殘，不[illegible]聽命。清兵下汀州，唐王被執死，永明王立，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illegible]清兵進長沙，騰蛟走[illegible]，既而全聲桓、李成棟反正，騰蛟復乘勢再復湖南所失地，遣堵允錫招[illegible]忠貞營入湖南，諸將[illegible]望城避之，騰蛟[illegible]攜吏三十人駐衡州，清兵至，被執不屈死。是編為騰蛟從曾孫琭[illegible]有[illegible]壬寅[illegible]琭[illegible]趙炯序[illegible]，同治間胡長新復取而重訂之。首何氏世系，次明史列傳，次琭所為[illegible]編年紀畧，次諸志[illegible]諸名人所撰傳、誌、祭文[illegible]記論跋祝文等，次騰蛟遺集，次後人題詠，畧[illegible]四卷。

表忠錄一卷　同治壬戌刊本

紀明殉節萊州知府朱萬年事也。萬年貴州黎平人，萬曆己酉鄉舉，崇禎五年登州千總孔有德煽亂，登州叛兵附之，圍萊[illegible]詐降，當事命萬年偕之，被執罵賊死。明史有傳，並[illegible]稱[illegible]者[illegible]叛將李九成等，為孔有德諱也。別有[illegible]萊人張謙宜紀死事狀、[illegible]譚[illegible]至城下呼守者擊賊事、平叛記所載以[illegible]月日係事，尤悉。陳文政摘[illegible]為專篇，而萬年殉萊之事益詳。是錄即文政原編，首有文政序、西[illegible]跋，[illegible]以朱氏世系為首，萬年寄[illegible]遺宗人書、家諭、紀畧、序、贊、[illegible]策，而崇祀傳狀、諸祠記、家祠文、墓碣、序、墓誌銘、詩聯、雜記等為一編。同治重刊，增入胡長新序、彭應珠跋。

蓮花山紀略一卷　咸豐甲寅刊本

紀明殉節山陽知縣董三謨事也。三謨，天啓甲子舉人，知陝西山陽縣事，流寇攻縣城，糧絶城陷，與其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並子女皆死。三謨籍貴州之開泰，歸葬蓮花山下，歲久墓遂被人侵佔。乾隆間貴筑陳文政官開泰訓導，始查出修復，並置守護，是編即文政所輯，首世系，次傳紀，次圖并跋，次冢考，次藝文，有乾隆乙亥文政序，及錦屏知縣王達跋，咸豐甲寅開泰儒學訓導黎兆勳序。

陸清獻莊嘉遺蹟三卷　嘉慶戊午刊本

清黃維玉輯，有陳夢蘭序、曹廷棟跋。是書陸隴其令嘉定所有居官自守、奉上愛民、寬賦聽訟、疏河渠、修書院諸事蹟，其中有可與年譜互證者，如記公僅餽詩扇一柄、家機紫花布二疋、黃草涼鞋一雙、竹刻一件，護扇以糧薄，又無使費，屏不收，撫憲查閱獲譴，獨嘉定縣無名，不悅，會有誹公福建撫察使者，撫軍疏更調，又記公解任，士民往郡，晝夜保護於道，請撫乞留，總督撫軍哀之，上疏乞還，秩命未下，劾存遠及諱盜詿誤，按年譜撫軍嫌其儒術迂儒，不及餽壽，又言巡撫請復疏未下部，又引諱盜例落職，一若劾諱盜亦出自巡撫者，不知劾存也，按其時巡撫爲慕天顏，劾存爲阿席熙，此俱諱之也。所記有與年譜合者，可互證而知其實。書中記清獻上張素存書，自稱勸諭多而敲朴少，迹似縱弛，方愧不能盡用德教，乃以爲寬云云，真是之言，又記鶴湖贈句云有

官貧過無官日，去任嘗於到任時，自具貼切維玉

錢寶山、嘉定所分縣也，故歌其，知之而述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宇溪莊識畧六卷 乾隆刊本

清曹庭棟撰。庭棟字楷人，江蘇嘉善人。自序。諸生。永宇地在嘉善北郭外，庭棟嘗讀書於此，數年，來工築之役，與詩文之作，及所居著述，自序。分卷六：一壽藏，二莊屋，三雜文，四題詠，五著述，六閱歷，則以繪圖弁諸卷首。閱歷即其自述之年譜也，壽藏營於六十二三歲時，自序則作於六十七歲時，卷六六十七歲下，注田儀至七十六歲止。按庭棟所著產鶴亭詩十集，序後署乾隆四十年，時年七十有七，所記係逐年增入，此本適印於七十六歲時，故如此。其卒於何年，無從稽最後所本定之。按庭棟家富有田，著書吟詠為樂，凡數年而成一書，今所稱宋百家詩存、孔子逸語、琴學內外編、昏禮通考、孝經通釋諸書，具載其始事與成書之年月。其產鶴亭詩，自一集至十集，亦有年月可稽。但所記多山林逸士風雅趣，與其品相稱。按卷六雍正十一年條下，

云時保樂宏博、長安故人、[illegible]賠書相招、我母保姝獻
道、又云旅邸西匝月、疾作即南還、星庭棣萼與乾
隆四家傳之選、惟未知已具題到郡否、而未當移徵
徵後餘選之、後錄凡例中所[illegible]舉、如鄭燮、文陳章、
馬曰璐、李鍇、吳戈濤、唐樟、沈紫儀、董煜、河喡、丁敬
諸人、皆星衍舉而未題、郡前亦不日及、庭棣[illegible]其未
見是書也、

福慧雙修菴小記一卷 活字印本
丁傳靖輯、[illegible]錫山女尼[illegible]香者也、[illegible]韻香俗姓
王、又號清微道人、能詩、工小楷、善畫蘭、[illegible]
遜所居名福慧雙修菴、[illegible]嘗僧空山聽
雨圖、[illegible]一時名士、題者幾遍、固事氣憤[illegible]自
經死、[illegible]陸徒輯[illegible]有悼詩二首、[illegible]
詩集中[illegible]編在道光八年日戊子、其詩首句云、獨客
殘春感舊游、決為春日所作、戊子前一年為丁亥、
[illegible]其生日在正月、[illegible]頭閒天時年四十
[illegible]、保見[illegible]沈耕餘頭閒、因推知[illegible]韻其生於乾
乾隆四十四年[illegible]已亥正月、其空山聽雨圖相
傳為某相國所[illegible]、[illegible]跋知為[illegible]平湖孫爾準、[illegible]所
[illegible]錄、共數十條、亦空門韻事也、

濟剛節公表忠傳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濟昌姓周氏，字晉霖，其先世從龍，遂為正白旗內務府人。舉道光乙酉鄉試，以□□謄□錄議敘知縣，歷□知江西之新淦、德化、南昌、湖口、瑞昌等縣事，□賑歸，改發廣西，署陽朔縣事，□旋調□桂，□臨桂，又調富川，值土賊朱洪英圍富川，城破，不屈死。□□贈道銜，給世職，建專祠。光緒二十六年，李鴻章、黃槐森奏請列祀典，並付史館立傳。二十七年，兩廣總督陶模、廣西巡撫黃槐森復奏請予諡，以彰忠節，是賜諡剛節。□□□□濟□□□□□□□□□□□□

□□□□□國史本傳首□咸豐五年諭旨，先後請卹諸疏，□□碑記，□傳贊詩詞之類，蓋其財濟昌子□山方以奉宸苑卿監督粵海關，故粵中大吏為之奏事，□重提一再申請，即擬□□者，亦多粵之□□仲官無例褒□忠烈，□□亦有待於後□□□□歟。

病榻述舊錄一卷　同治刊本

□□題舫仙識而□□署其姓，按即陳湜，舫仙其字也，湖南湘鄉人。以□□從軍，官至山西按察使。是錄為其病中自述，□起道光辛卯，訖光緒庚辰，即從一歲至五十歲事也。□□□□□□□□□謂銖秋獻議曾國藩，謂欲復江甯，非長圍不可，欲合長圍，非先得九洑洲，以斷其接濟不可，其後竟以此剋勝。既和□□□防山西，為忌者□□□□掣肘，所議皆不行，以河防失事議革職，又以離防逮省罪議遣戍。旋又從左宗棠赴甘肅，賊□屢立□功，□□肅州垂克，將報肅清，受珠賞，遂乞歸。□□□錄中□□□□□□□□□□□□叙事，殊快人意，殆□彭剛直一流耶？□□□□時湘軍勳舊多□□，□□□□□實，當必有難言者，故知其可信也。□□與曾國藩、國荃兄弟□□□□□□，□□左宗棠□特識，而□□□□建樹至於此。□□錄成而湜病旋愈，惜後事無有補之者。

右軍年譜一卷　咸豐丙辰刊本

清魯一同撰。一同字通甫，江蘇山陽人。嘉慶舉人。是書前有楊以增序，後有然存泰跋。右軍嘗官右軍將軍，王羲之逸少也。[illegible]括右軍與周益州帖[illegible]年垂耳順一語，益州卒于興寧三年，由是逆推之，則右軍實生于晉懷帝永嘉元年，最確不可易。於其他諸帖亦[illegible]其較最為鈎稽其年月，[illegible]與事[illegible]。[illegible]蘭亭序，則永和九年，逸少為右軍年三十三，[illegible]以為年三十八。一同據晉書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讌集山陰之蘭亭，而羲之以中[illegible]其志。又據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為護軍。八年，羲之遺殷浩書諫止北伐[illegible]。[illegible]十年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十一年三月，羲之稱疾去郡。以此推之，永和十年，其時為會稽內史無疑。[illegible]以係之四十七歲。又右軍書黃庭經，[illegible]據陶隱居真誥黃庭降世在[illegible]哀帝興寧二年，而[illegible]帝升平五年右軍已卒，安得豫書之。一同[illegible]

[illegible]

帝升平五年，右軍已卒，安得豫書之。一同[illegible]陶陽[illegible]黃庭[illegible]道[illegible]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illegible]所傳不同，[illegible]黃庭[illegible]陶[illegible]居[illegible]梁武帝[illegible]所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illegible]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illegible]

板又[illegible]以黃庭像讚等語，更可見有出依據。又晉中興書亦記[illegible]山陰道士[illegible]寫黃庭經換鵝相贈事，尤為的證。一同更據右軍與殷浩書諫再舉北伐，末又與會稽王牋，請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使荀[illegible]深[illegible]其[illegible]內可鎮[illegible]桓溫[illegible]之計，外可[illegible]不代[illegible]敵美姚襄[illegible]之機，其卓举偉抱，為過江以還所未有，[illegible]前人未書發之者。

右軍如何幸得此知己耶。末附書說二十則，[illegible]有一條，據本集與[illegible]按羲之七子，另有本傳，此載其五，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書談首一條，據本集與郗家論婚書，有肅之，又據東觀餘論，有渙之，可以補本傳之缺。

其文筆俊雅，多作偶語，亦[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曾文定公年譜一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纂。首有希閔自序。文定，曾鞏謚也。鞏於嘉祐二年章衡榜進士，終中書舍人，年六十五。舊傳南豐續集附有年譜，[illegible]朱名[illegible]隨續集俱佚。希閔纂此，據本集、宋史、李燾通鑑長編諸書，[illegible]其生卒，則據王荊公所撰[illegible]鞏祖諫議墓誌，而不得其月日。按宋史載曾公亮對神宗言曾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希閔以為范純仁等采謝語入史，非實，特為辨其居家文及當官治事之始末，以證史目之虛誣。又司馬溫公日錄載鞏父生賦納管英州，因死焉，鞏不奔喪，為鄉論所貶。王介甫作辨曾子以解之云云。希閔據[illegible]錢仙芝所誣失官歸，非坐賦[illegible]，致鞏父為[illegible]銘，後如京師，至南京病卒。杜祁公為之經紀其喪，鞏在側，見王介甫所為墓誌銘，雖[illegible]死英州及不奔喪之說，[illegible]據誌，會朝廷變法，[illegible]公推行法意，施行之有次第云云，所謂變法即新法也。是

介甫亦無辨曾子之文，是

翠生不反對新法，無他日翠對神，言安石勇於有
為，若其改過，又於介甫[illegible]傳[illegible]議，翠著講官議
以為諷，凡此皆翠之不滿於介甫之實證，譜俱不之及，
殆為介甫諱耶。[illegible]年，
又按[illegible]集編次頗凌雜，而因物稽年月[illegible]
記，又因[illegible]並附前人評論，可讀曾集者
殆有裨益。他亦間有訂正，如魏衍彭城先生集
記謂無陳無己年十六謁[illegible]，[illegible]庭改無己年
十六為熙寧元年，翠方官京師，無己無由謁見，因係
此事於熙寧州條下，如此之類，可據其下筆不
苟也。

成
按譜乙丑十六歲條下注有凌廷堪語一條，而凌譜錄[illegible]注語[illegible]方例
[illegible]因未見凌譜也。

此小字是某字下之注作雙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遺山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乾隆刊本　嘉慶五年
清翁方綱編。無序例，據凌廷堪遺山年譜自序稱
癸卯在京師，曾以草創質翁覃谿師，師甚喜曰，昔
者亦擬為此，今得子書，余可不作云云。然其後書竟[illegible]
先廷堪而[illegible]，蓋[illegible]譜遺山者之第一人矣。首載金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生，而闕月日，其後[illegible]凌廷堪譜
僅因之。按遺山生日雖不可考，但據郝經壽遺山詩云，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燄橫太虛，遺山先生既長
語，醉騎黃鶴來天隅，則其時當在七[illegible]八月間，似宜
引證[illegible]及之。其書大抵據本集及郝經墓
碣，而參以他書，惟攷核多疏，未能訂誤拾遺，如乙酉三
十六歲條下引木菴詩序，乙酉冬十月[illegible]將歸太原，侍者
出木菴集，求予為序，按是時太原已屬蒙古，何由得歸，
又按是序上段有云，近年七夕詩，予為之擊節，惜楊趙
不及見云云，若在是年，則楊趙固未死，不應有此語，蓋乙
酉乃丁酉之訛也。又戊子三十九歲條下，引湧金亭詩
石刻後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謂湧金亭示
同遊諸君子七言古詩，即在正大戊子冬罷內鄉時，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已酉若後款衍補，授[illegible]山蓋以誤以半山亭為湧金
亭，半山亭在河南內鄉，湧金亭在河北蘇門，地理懸
殊，行[illegible]何[illegible]相[illegible]，又壬辰四十三歲條下引壽陽縣學碑
陰記，壬辰之冬，薄遊燕趙，有貴閒跡益窮，文益奇
名益大振，每一篇出，京師為之紙貴云云，按是時河北山
東皆非金有，遺山安得[illegible]遊之，且一年何能遍遊
諸地，壬辰二字[illegible]外誤無疑，又戊戌四十九歲條下
千戶趙侯碑云，余往客平陽者六年，按此平陽乃陽平
之誤，遺山蹤跡，從未至平陽，書曰至平陽六年，不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文無一字及陽平六年屢見於詩，蓋自癸巳出都，訖
至此皆六年，可證也，乙巳五十歲條下引紫微觀記，乙
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又云侯名天錫，字受之，此天
錫為其太夫人建也，按元史趙天錫傳，從戍征宋，駐兵蘄
黃，[illegible]被疾還，卒於冠氏，年五十六，又集中趙千戶碑
銘，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
二十有四日卒，春秋五十有六，元史合，惟壽不合，然有一
誤，而庚子至乙巳事隔六年，天錫何從而生，則乙巳當
為乙未之訛也，又是譜多摹記他人[illegible]卒日，如趙秉文

王庭筠黨懷英麻九疇楊雲翼之類，特書作譜者多
祖之，其人[illegible]不相涉，未可為謂也，而如譜中[illegible]於崇慶
壬申，記麻徵君九疇卒，[illegible]據金史隱
逸傳，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illegible]遺山至郾城見麻
知幾，前後兩引之，何不核至此，若謂知幾說麻[illegible]輩，則
正大丁未，然歲於內鄉，又不應其卒於三十餘年前也，
但余不無所得，如據呈本歸潛志，記崔立碑事始末，以證
作碑係劉祁，非遺山，又[illegible]郝經詩中林希二字，[illegible]指宋
林[illegible]希[illegible]因希有壞了名節一語，以證郝氏論金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事之誤解，俱是。卷後原有附錄七[illegible]像，又揚墓圖
墓碣，世系略，重修墓記，[illegible]跋，諸祠等為一卷，[illegible]刊書
年月，據凌譜稱嘉慶元年十一月，覃谿師自都以寄
示，新刻云云，知其即刊於是年也。

元遺山年譜二卷 嘉慶刊本

清凌廷堪輯。首有廷堪自序，稱遺山出處本末，天興甲午以前，雖具金史本傳，而自乙未至丁巳，行蹤靡定，本傳及墓銘皆未之詳，因雜采金元史、中州集、歸潛志、元文類、洎金元人文集撰著等，鉤稽校勘，釐為二卷云云。書既成後，[illegible]見翁方綱輯本，復取稿中所未備者，補錄書眉，[illegible]

[illegible]

廷堪所輯，視翁本較[illegible]詳核，辨崔立撰碑事，亦據歸潛志，而斷之[illegible]謂歸潛志乃京叔自著之書，載撰文始末甚詳，[illegible]語皆游移無定。其曰以是知楊奐、劉祁輩美新，出於不得已，是以揚雄自解其撰文之慚也。其曰欲以死拒，則吾二親何以自存，是以二親自釋其撰文之罪也。其曰知不能辭，而略為草定，則已自承不諱矣。其曰爾告身二通付余輩，則[illegible]貴不辭矣。其曰並無褒稱崔立之言，夫諛詞非出己出，何煩代為京諱，況陵川集有極口贊揚之語，而明徵乎。良由當時迫於威勢，事後物論不容，聊以此為己之讀耳。又謂[illegible]立碑撰[illegible]金史載好問[illegible]未慎，乃自為之說，謂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敢久辭之工，既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云云。論極痛快。詩中兼詳作詩之年，每以時事證詩語，如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楊升菴以為說宋徽宗時事，郭元釪又以為金亡之後重過汴宮而作，廷堪則斷為癸未北渡之時，作於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illegible]，詩[illegible]句為之解[illegible]故國[illegible][illegible]讀小娘歌云黃河千里[illegible]衛虜犍為明在眼中，[illegible]句淮西儲將道，不須諱，後來[illegible]川功[illegible]識宋人溺恥自失，踵事唐宋之計[illegible]施[illegible]甚謬者，謂元史所稱元裕[illegible]儒臣之宗，即遺山，因而有北覲[illegible]請世祖為儒教大宗[illegible]此[illegible]遺山本節有闕，按元史張德輝傳，北覲與元裕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下又云德輝與元裕李治游隱封龍山，號龍山三老，致遺山無隱封龍山之事。[illegible]元裕自易有其人，[illegible]又按元[illegible]遺稿詩維時德教師，鐫之真天龍，乾坤能闢廓，魚水欣相

[illegible]

從自注，世祖嘗因金儒元好問之請，為儒教大宗師，[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譜引之，而未攷其[illegible]致誤之
由也。又據同治間張穆刊遺山全集，附收是譜，并補
入[illegible]像中一條，引續夷堅志，錄曾大雨為人名，[illegible]
[illegible]述培因駁正之，見光緒重刊全
集中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遺山年譜一卷　道光壬午刊本

清施國祁輯。國祁有金史詳校，已著錄。是譜橫[illegible]列
四欄，以紀年、時事、行事、文目，[illegible]視他[illegible]清
晰。詳目其行事關內，除據傳碣外，[illegible]詩文
詞涉年月語，[illegible]意割取以實之，[illegible]收
[illegible]年，[illegible]，而月日亦往往具焉。其[illegible]
國祁[illegible]金史本傳，本傳及大德[illegible]
語中，其箋或據碣以[illegible]傳之[illegible]，如傳不言除集平
金，而碣有之，或據傳以正碣之誤，如[illegible]大典
初入翰林，知制誥，而[illegible]傳無之，又或據本集以補傳
碣之漏，[illegible]如集照禪師引云：正大初，予在史館，數
郎巡警二絕題下云：正大二年乙酉五月，儒林
郎權國史院編修官，上賈左丞詩注：時官編
修，又有[illegible]城史院夜直出京史院告歸等詩，
是遺山嘗官國史院編修，而傳與碣俱略之，
[illegible]有譜[illegible]而[illegible]有譜略而箋詳之者，如
癸亥本生父東巖君卒條，辛巳登第[illegible]同年諸
條，[illegible]戊子太夫人卒條，皆[illegible]是，又有譜未及而[illegible]

[illegible]篆著之首，如再配毛氏在天興元年，是又有[illegible]與[illegible]不合而兩通之者，如集[illegible]承奉銘云祖春不仕，而碣則稱曾大父春[illegible]隰州團練[illegible]州[illegible]謂團練宗官，春古請虔，天龍間為此官，隰州入金，或挂冠去，承奉銘遂其[illegible]志，故諱言之，碣書原官，而未宋宗，因以致異，特此[illegible]誤，他譜亦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

譜[illegible]遺[illegible]中書斷[illegible]上

二條[illegible]

[illegible]

謂萬戶張柔於遺山為僚婿，當遺山拘管聊城，其家見為張柔所扶護，而出柔之取亡金實錄[illegible]陰受遺山之指，按[illegible]說[illegible]斷，而殊近理[illegible]

[illegible]列於遺山之二年，其時為凌二譜行世已久[illegible]見[illegible]僅[illegible]目，翁譜則並未知之，直乎[illegible]辨，主碑諸論[illegible]未采，據及之也。

孜核俱當，存疑諸條亦可備參。

廣元遺山年譜二卷　同治丙寅刊本

清李光廷編，光廷有漢書西域圖考，已著錄，是書首有陳澧序及光廷自序，稱光廷蓋於地理，是書致元兵代金所至之地，及遺山奔走流寓之地，是書又因地而考其時，凡遺山詩千三百六十一首，考得其時與地者千二百[illegible]七十九首，其不可知者僅八十二首，又因類而附之，而全詩[illegible]皆有著落矣，譜以年係事，并係所作之詩，其中有總錄，有附錄，有傳附，有辨正，有存疑，[illegible]有附論，[illegible]辨正諸條[illegible]者[illegible]戊子三十九歲條下謂翁譜誤以半山亭為[illegible]湯金京，又於丁未五十八歲條下，據宗子訪碑錄云，湯金亭詩元好問撰，正書，定宗后稱制元年三月立於輝縣，孜定[illegible]宗后稱制在下年戊申，其詩之作，必在此一二年間，去年丙午亦有彰德之行，而逆溯七年為庚子三月，則遺山方在家，無至黃華之事，而由壬午溯辛丑，則書由東平取道回忻，取道睢然，又考重修真定學記王措世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illegible]府參佐[illegible]張德輝北

上要題歸隱圖詩註正爲遺[illegible]
[illegible]此二條[illegible]同陞一事[illegible]
當[illegible]所供
則皆誤之顯然者[illegible]在葉縣詩東南地上
遊荊楚兵四衛據綱目去年金遣烏庫哩等南侵本
年宋李全卻金兵於淮西宗政破金兵於棗陽兵未
息也下句遊子十月未還此時東[illegible]三鄉光武
當之不合[illegible]
[illegible]訂李集之誤

者木庵詩序乙酉冬十日寺將還太原謁[illegible]時太
原[illegible]蒙古乙酉當爲丁酉又興福寺禪院記
稱正大庚辰謂[illegible]庚辰是[illegible]李之訛又曹徵
君墓表又五年句謂五字是三字之訛自癸卯又三年
丙年[illegible]訂郝碣之誤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史經傳中統元年使宋居宋十五年以至元十
二年還歸秋卒[illegible]墓碑[illegible]作[illegible]使宋之前[illegible]

[illegible]振撼幼不應所歷之官已至此[illegible]主於大
德四年距遺山殁又四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不進一階[illegible]
仕後[illegible]後[illegible]亂入說[illegible]有據[illegible]據除存[illegible]義爲
東[illegible]翁語而作[illegible]語[illegible]實[illegible]鐘翁陽
而出光垣未見之故未及之也

玉溪詩張頤齋注端氏二字據金史地理志端氏縣澤州詩自當編入潞州然前二句云邂逅詩翁得勝遊烟霞直欲盡松邨則明是松山時詩詩翁謂王[illegible]新 又

歸震川年譜一卷　乾隆戊申刊本

清孫岱撰。岱字守中，江蘇崑山人。是書首有汪照、錢大昕二序。譜前有世系表，自一世至十四世，[illegible]屬莊上，並歸莊原撰也，有光屬十一世。譜分年隸事，簡而[illegible]不漏，於有光以別美名。年二十一補弟子員，二十三舉鄉試，六十始成進士，授長興令，末第四甫。惟力辨安亭女子冤獄，[illegible]冤竟得白。撰三吳水利錄，雖[illegible]不行於當時，而隆慶間海瑞卒用其法。案[長]興日有治獄興學諸善政，官太僕日惟成馬政職官志而已。中錄王世貞、方苞書文集後二篇，所評有光文甚當，若王鳴盛鈍翁類稿序，[illegible]直[illegible]如有見門外語耳。卷末附墓記及著述目，光緒己卯金[illegible]瀛翻本，並增入邑令陳其元重修墓記，[illegible]同治辛未[illegible]作也。

遷順德府通判，升南京太僕寺丞，逾年卒，年六十六。

以文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施愚山年譜四卷　乾隆丁卯刊本

清施念曾編。念曾字得仍，江蘇宣城人，[illegible]施閏章曾孫也。[illegible]閏章號愚山，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崇禎九年，補博士弟子員，順治[illegible]年[illegible]舉鄉試，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補員外郎，[illegible]學[illegible]東，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缺裁歸里。康熙十八年，[illegible]博學鴻詞，[illegible]，授翰林院侍講，進侍讀。病卒，年六十有六。[illegible]有編，佚不傳。[illegible]念曾就閏章詩[illegible]語所撰家風述略、詩文集、未刊遺札，益以墓誌行狀等，編成四卷。按閏章試博學鴻詞，原定一等，後改二等第四。[illegible]譜據[illegible]子札，因詩[illegible]結句有清奠二字，嫌觸忌諱，[illegible]閱卷諸公不敢錄，得高陽相國爭之云，高陽相國謂李霨也。曾見此札墨蹟，全句乃[illegible]清夷五字，[illegible]讀之真駭目，若在乾隆朝，便[illegible]胡中藻獄矣。此改夷為彝，字集[illegible]飾引此並清彝二字刪之矣。念曾參[illegible]未廣，又隸事與詩文目錄混雜不清，其第錄詩文中語，多屬無關重要，如崇禎壬午條不引[illegible]綠軒侍集序、憶余因孟貞交與治云

、、[illegible]不及其姓、順治庚子條下、又引茂緣軒初集序、自序予歸見其病坐榻上云云、并其名亦遺云、按孟貞姓邢、與詭姓顧、今觀其文集、亦無此序、其祖卒可知、翻首有杭世駿序、攷令是譜成於宰歙日、世駿適掌越中書院、序蓋作於其時、近有翻印本、首錄校閱姓氏、徐乾學等四十餘人、後錄康熙戊子梅庚跋、不知其皆全集而作、與譜絕無關也、

翁鐵菴年譜一卷　借月山房刊本

清翁叔元自記、叔元號鐵菴、江蘇常熟人、康熙壬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刑部尚書、以病乞休、是譜記至康熙丁丑六十五歲止、即乞休之年也、附錄韓菼有懷堂文集叔元神道碑、稱其卒於康熙辛巳十一月十九日、六十九歲、則乞休之後又四年也、據譜、四十歲始舉順天鄉試、四十以前、貧苦至極、不堪求死者屢、自憶所歷、刻畫態、寛類小說、為譜家別開生面、而通籍後僅十二年、任至正卿、騰達又何其速耶、譜所記張汧獄詞連都院大臣、叔元不肯刑訊、意似寬恕、致張汧[illegible]納賄為郭琇舉發、事涉徐乾學、陳廷敬二人、皆叔元座師也、叔元黨於乾學、此獄實陰助之、而譜似持大體者、[illegible]獨表叔元之[illegible]、詆為借訐所[illegible]、未老而其乞休、殆亦因是、譜末歷述[illegible]傾陷及報以私怨、殆欲自解耳、

隨園年譜一卷　傳抄本

清方濬師[illegible]輯。濬師字子箴，直隸定遠人，官至廣東鹽運使。[illegible]詩話[illegible]事。隨園者，[illegible]金陵之小倉山。袁枚去官後居此，世遂以是稱之。按枚[illegible]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illegible]二十一歲[illegible]。後旋成乾隆[illegible]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歷宰溧水、沭陽、江甯三縣。乞休，尋[illegible]陝西。丁父憂[illegible]歸，不復出。[illegible]時年三十八，自是頤養林泉，

畢事吟詠，時或出遊，逾時即還。[illegible]年八十二卒。是譜採詩文集及詩話，分年隸事。按[illegible]隨園集本[illegible]編年體，[illegible]辛亥以後，錯多外誤，其[illegible]十六是甲寅所作而編入乙卯，詩話亦[illegible]所作而訛誤亦復不少，如適蔣氏女後甚婿，四年亡而詩話稱未半年女與婿俱亡，己酉得落花扶不上枝頭句，以為金姬讖，而金姬實卒於壬子，[illegible]數。濬師俱為改正。惟[illegible]記乾隆壬中[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再起至陝西，與黃文襄制府奏[illegible]池上書萬餘言，不俟[illegible]遂乞病歸。云[illegible]隨園[illegible]遍[illegible]。按文襄為黃廷桂，諡，廷桂以乾隆十八年任陝督，十八年去，隨園[illegible]陝在十七年，適當其時，集中有送黃宮保巡邊[illegible]集亦有上文襄書，但未為是此，蒲褐與隨園同時交好，決不作妄說，豈乞病後適值丁憂耶。又[illegible]己丑五十四歲條下云：則文清守江甯，以風言欲逐先生，先生聞信，備不去[illegible]。適年文清抵粵，廣文要先生代作江南恩科謝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備中宛款云云。又按蒲褐山房詩話云：今石菴相公在江甯時，將訪而拒之，子才投以二詩，圖畢，即請見，頗釋前嫌[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又集中有將移潦不果等詩，即是此時情事，亦張皇之至矣，且代作謝表，乃前嫌已釋後事，耳諸所取材甚[illegible]，即本集詩話，仍有尚未之不盡[illegible]者，題[illegible]乃[illegible]桂[illegible][illegible]如此，殊覺不稱也。

諸葛忠武侯故事五卷　道光刊本

清張澍輯。首有錢儀吉序。書凡五卷：曰諸葛篇，曰遺事篇，曰用人篇，曰制作篇，曰遺迹篇，搜采甚博。[illegible]證諸葛篇中[illegible]得[illegible]及其家世，引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又引後魏書毛脩之[illegible]言陳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可知蜀志亮傳不為實錄。澍於諸葛篇亦閒有考證，如遺事篇中太平寰宇記引蜀志[illegible]及集[illegible]諸葛亮出丸江陽[illegible]，澍考為出華陽國志，樂史誤引，他書亦[illegible]沿其誤。如此之類尚夥。

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續諫錄校注二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先恭校注。諫錄[illegible]唐王方慶輯，續諫錄元翟思忠輯，先恭[illegible]合而校之，大抵據貞觀政要、新舊唐書、全唐文、通鑑，參以冊府元龜所引，或[illegible]即以本書及續錄互證，於以別異同。考[illegible]語[illegible]不可少也。先恭序[illegible]引陳氏書錄解題云，一名魏文貞故事，以證宋志分諫錄、故事為二之誤，甚是。又引唐志及王氏玉海、焦氏經籍志，諫錄外，別有魏徵諫事，不[illegible]可合而為一，則非也。諫錄即諫事，[illegible]諸[illegible]書涉於鄭公諫事者王翟二錄盡收之，且有[illegible]非諫諍之事而汎濫入之者，若[illegible]有諫事[illegible]亦何[illegible]其篇幅耶。[illegible]傳寫之訛，[illegible]為後人改題，因而歧異，[illegible]足辨也。[illegible]錄首[illegible]首有鄭[illegible]萬[illegible]其先[illegible]諫[illegible]序，及先恭[illegible]序，并考證十[illegible]餘則。

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　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先恭輯。按[illegible]陳振孫書錄解題[illegible]稱魏鄭公諫錄、一名魏文貞公故事，先恭因[illegible]名其書，又[illegible]諫錄[illegible]諫諍之事，因[illegible]而[illegible]廣其例，首世系，次畀遇，次建言，次薦賢，次定禮、次編纂，次雜綴，次紀述[illegible]稍引諸書，證其同異，又以徵所撰著、分為二卷、上卷錄詩文、下卷錄史陳北齊隋書諸論序、後有其兄先謙跋，[illegible]補編纂門三事、雜綴門二事。並謂柳宗元龍城錄載羊鼻公食醋芹，張鷟朝野僉載記賜科由天之類，皆所弗取，宋元以降[illegible]評論，滋繁概從[illegible]芟棄，以示雅慎云。

顯忠錄二卷續錄一卷　嘉慶十一年刊本

[illegible]顯忠錄[illegible]明程樞輯，其子應階訂補，續顯忠錄，清程邦瑞輯，皆紀明建[illegible]程通[illegible]殉節建文前後袞衣郎諸事也。程通，績谿人，[illegible]洪武庚午舉應天鄉試，授遼王府[illegible]紀善，進左長史，從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成祖[illegible]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illegible]戍邊，棲所輯[illegible]永樂以來[illegible]忠之[illegible]之舉，故有天啟辛酉[illegible]吳康賓序，邦瑞續之，[illegible]表忠祠[illegible]復舉明史列傳，勝朝殉節諸臣錄摘抄四章，[illegible]貞白遺稿提要，乾隆六十年安徽學院詳請設專祀出公牘，明張芹[illegible]備遺錄一則，并附明遼府左長史程節愍公二祀錄尊序，而邦瑞為之跋。

出、

金氏[illegible]世德記二卷　丁氏嘉惠堂刊本

清金應麟輯。[illegible]其族祖應奎之事實也。應奎字拱辰，明嘉靖癸丑進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以不謁嚴嵩，十年不調。嵩敗，改河南道監察御史，[illegible]出為山東按察使司僉事，以治河功遷四川按察使，[illegible]失察鎮撫[illegible]事，[illegible]被太監馮保家人某者，故川人，倚勢侵佔，杖之階下，怂按懼劾之，[illegible]遂以原銜予休。家居數年卒。子二，相繼殁，無嗣，[illegible]歲久，墓亦被侵。應麟既[illegible]偕合族人修復其墓，復就諸傳，稽其事略，編[illegible]徵時人[illegible]碑記題詠，以表揚之。上卷[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碑記、頌、序。下卷，古今體詩。作者百數十人，大抵皆時賢中之能文章者。按是記刊於道光[illegible]所[illegible]傳者，多寡不一[illegible]而授之梓也。

淡落京師廠肆、

袁石公遺事錄七卷　同治八年刊本

清袁照輯。[illegible]石公名宏道，[illegible]舉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吳縣令，[illegible]官，[illegible]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復起故官，尋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改文選，移考功郎，遷稽勳郎中，後謝病歸，數月卒。照輯是錄，分著作、學術、高行、宦績、遊蹤、異[illegible]、瑣、雜記七目，俱就諸書記載，彙錄成帙。按宏道[illegible]明李言詩文者，盛宗李何，其弊也剿襲摹擬，[illegible]真氣，宏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起而矯之，舉世從風，所稱公安派是也。然平生好言理學，[illegible]謂其見地過陽明，宰吳有惠政，[illegible]去官[illegible]日，吳民攀留者數萬人，[illegible]是[illegible]往以文學重[illegible]也。[illegible]宏道[illegible]錄中所舉，大[illegible]率因文見事，殊多遺致。如續明人小品文字，[illegible]世傳宏道為東坡後身，茲錄殆[illegible]東坡遺事之類耶。著作一門，[illegible]可資讀中郎集之取鏡。照序稱今行集本中畧識一卷，[illegible]狂言三卷，俱是贗作，擬為齋新錄亦如是[illegible]

名所在，改合因不免多所附會也。

明湖廣巡按李公表忠錄一卷　活字印本

清陳明盛記。李公名振聲，陝西米脂人，崇禎七年進士，官湖廣巡按。明史附一鶚傳，稱崇禎十五年十二月，襄陽德安荆州連告陷，一鶚趨承天，護獻陵。賊犯獻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明盛是錄則稱闖賊■陷承天，下全敗，傷李御史首，斬，因被獲。賊闖公至，狂喜曰：大兄為我得天下不足定。公厲聲■曰：汝本一驛卒，奈何稱亂，為滅族事。今曉汝以順逆，若能知悔，當為汝請命；不然，當速殺我。賊不忍，聞其語，放還之。公言益切厲。一日雨，李以騎至，公怡然上馬，出南郭，至則北向九拜，復西向拜，自謝無狀，彰忠孝。拜畢，引頸受刃云云。與明史大異。將明盛所記是也，抑■■■曰明盛為振聲同繫，窺見其事，而為之記。順治七年，米脂令張為謨將赴官，過明盛於道，出是錄，屬訪其後嗣授之。於是李氏子姓始知其先祖死事之詳。按振聲與自成同縣同姓，故呼之為兄。蓋明史所以致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因以賊入山西，榜列受賊者名氏，列根聲名，甚
意在[illegible]詆[illegible]誘未降者，[illegible]明火稱根聲降，又稱
後復殺之，識[illegible]由果降焦名為數王，其誣
不待辨也。[illegible]首有張焉謹序，錄後
有明咸弔根聲詩、及節烈紀略、[illegible]附 河濱逸老白
日可跋、朱之俊撰[illegible]錄、李侍御忠烈傳、孫
必達撰墓誌銘、陝西通志忠節志傳、[illegible]
[illegible]晚近其鄉人宋伯
魯等[illegible]為之，吳[illegible]衛文[illegible]王[illegible]樹楠[illegible]辨論
諸文，則又後來所增入也。

是記之作，蓋由方綱老病止，存卯孫因為以

翁氏家事略記一卷 道光刊本

清翁方綱撰。是記叙翁氏由莆田入籍順天以來家事，起明成[illegible]正德二年丁卯，訖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正月十二日。所紀先代之事甚略，自乾隆六年以後，乃逐年不缺。蓋方綱生於雍正十一年，其時方九歲，至嘉慶二十三年，八十[illegible]歲，即卒於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其[illegible]指方綱於乾隆[illegible]二年，由舉鄉試，[illegible]年十五，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間曾[illegible]江西副考官，[illegible]江西[illegible]督學，[illegible]三任廣東督學，一[illegible]山東督學，未滿[illegible]調京供職，所歷惟[illegible]陞革。嘉慶九年，以鴻臚寺卿原品休致，十二年，重預鹿鳴宴，賜加三品銜，十九年，又重預瓊林宴。所紀歷官之外，旁及家族，以至著書刻書之事，然亦祖具梗概而已。[illegible]是記[illegible]詳其門人大興[illegible]修[illegible]銘[illegible]英和[illegible][illegible]英和父[illegible]與方綱[illegible]為梓行，附[illegible]具按語，是為[illegible]之跋，又按方綱曾督學山東日，與巡撫國

春、布政江蘭、有徵標、二人和珅黨也、故擠之不得終任、方綱卒後、宗瀚式徽里於[illegible]實、其孫婦先諸[illegible]淵猶存、見葉昌熾留緣室日記、皆可補是記所未及也、

天五堂述祖彙略一卷　康熙丙子刊本

清嚴我斯及弟允斯同記其六世祖鳳之遺事也、首有嚴[illegible]序、（字李祥、）鳳號溪亭、浙江歸安人、弘治[illegible]鄉試[illegible]宜[illegible]、轉南昌同知、陞工刑二部員外郎中、補鎮遠宗（?）致政歸、是編述其持己接物、[illegible]官居鄉諸行事各條、注明所出、不同今（?）後、[illegible]宜日、（臬?）城陞驅虎、次日果有三虎伏西門外、攫之不動、遂就獲、又記歲除縱囚還里、無何、縱者各以期至、無一失、似是有所微而言之、[illegible]後附居巢令嚴覺元節事、覺字知非、亦舉人、令居巢三年、考最、遷郡丞、將行、賊掠壽州南偪巢、巢不守、獨齊覺降、不屈死之、其妻莫氏、子有芭、年十七、往殉焉、[illegible]崇禎八年事也、張溥、黃道周、夏允彝、楊維嶽、錢邦芭、韓[illegible]人、[illegible]文[illegible]記之、并有蔣德璟、譚元春、凌義渠、姚允莊、倪元璐、陳子龍、徐石麒、茅元儀諸詩、

宣城施氏家風述略一卷續一卷　康熙刊本

清施閏章撰，其子彥恪續。首有毛先舒[illegible]尤侗二序，李來泰所為孝友傳，孝友謂[illegible]施譽也，譽即閏章父，閏章所述，[illegible]高[illegible]祖志和，[illegible]曾祖尹政，祖鴻猷，以逮父譽，凡四世，而尤詳於譽，大抵皆鄉族閭任恤睦婣之德，家庭中孝孝友友之行，而言之[illegible]篤切，能使讀者感泣。孝友傳當[illegible]述略而成，[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惟愛而後教，於惟嚴而後情至，[illegible]事，[illegible]具及祖[illegible][illegible]可稱名言。末有閏章自跋，謂不敢溢一語。彥恪為閏章子，續編述閏章[illegible]行也，兼及諸續所述細行，可補[illegible]山年譜所未及。其事叔父如父，尤難[illegible]。惟所稱為祖母持神識異事，理[illegible]，究屬於渺冥。年譜不采之，是也。

崇禎末官兵部尚書，薊遼總督，十六年……

有當地逸人

游譜一卷講餘錄一卷　康熙刊本

明孫奇逢撰，其子望雅及門人馬爾楹編。譜[illegible]餘錄[illegible]雅輯。首有張鏡心張鳳翔二序，又有奇逢自序，[illegible]鍾元於順治十一年甲午赴張鏡心之約，[illegible]四月，過東昌，訪張鳳翔，七月歸，是譜所記起二月初十日至五月十二日止。按鏡心字湛虛，鳳翔號蓬玄，[illegible]階與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諸公講習。崇禎末官兵部侍郎，唐王時，授浙江總督，[illegible]。按試清軍，官至工部尚書，順治十年乞休。鍾元之訪，[illegible]在其乞休之次年，[illegible]所記有論學語，有世故語，有先朝遺事，有詩，有文，有手札，[illegible]贈鳳翔詩云：言念真人天際看，天風鼓我入烟巒，紫雲已臥東山謝，青海猶傳西夏積，道在崖廣天地恭，心閒殊覺夢魂安，廿年仰止登龍願，傾此滄溟理釣竿。推許得無溢當乎。年譜記[illegible]謂之於桃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一氣，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云云。此[illegible]載講餘錄，記鳳翔[illegible]語云，學觀禪家無善之說，全是於儒家專家聖學至善之說已。

是於禪家無異矣。又云：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無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良能。於此數語，可見其說祖姚江之所以然也。講餘錄共十八則，大約辨儒釋之異云。

使施可例

顏氏忠孝家傳一卷　康熙刊本

是傳述顏胤紹父子孫三世事也。胤紹為顏子六十五代孫，崇禎辛未進士，官江都知縣，以杆賊著功，遷守河間。清兵攻城，胤紹縱火焚其梯，反風，火延燒城上人，皆死。胤紹知不可支，歸署，縱火自焚死。先一月，清兵犯兗州，城破，胤紹子伯珩、伯琦相拜，伯璟肥，趣步窘，恐累弟，躍城下，伯珩俯視慟哭，中流矢死。伯璟偏左足，遁，卒，昇告其師，適伯璟婦被掠，不肯行，被刃傷，四日復甦，翁師知為顏子後，護之出，與伯璟赴河間，收父骸歸葬焉。伯璟卒，私謚孝靖，其子光猷，康熙癸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光敏，康熙丁未進士，禮部考功司郎中；光斆，康熙丁卯進士，翰林院檢討，終浙江學政。是卷首魏禧撰顏氏忠孝傳，次林璐撰知河間府顏公傳，次王士禛撰顏孝靖章撰顏孝靖誄，次朱彝尊撰顏孝靖墓表，次施閏章撰顏孝靖誄，次朱彝尊撰顏孝靖墓表，次施閏章撰曲阜三顏公傳終焉。光猷兄弟以文

學郎行書稱宜附祖考■父以傳也、

高郵王氏家傳一卷　咸豐刊本

是■■彙高郵王氏一家事實爲一編、首■式頫、諸生、安國祖也、■次曾祜、■諸生、安國伯父也、次曾孫亦諸生、安國式韶、次子、安國父也、次安國、雍正二年、一甲進士、授編修、官至吏部尚書、次念孫、安國子、乾隆乙未進士、官至山東運河道、次錦孫、諸生、次引之、念孫子、嘉慶己未一甲進士、授編修、官至工部尚書、謚文簡、次壽昌、引之長子、以恩蔭■補主事、官至廣西按察使、次彥■和、引之次子、官甯池太廣兵備道、編中自錄史州志諸傳、及■■■年紡盤匀爲偶輯、往政觀注錄、淮海英靈集諸書、中並有安國念孫引之兩代入祀鄉賢■事實公牘等件、

而筆不過拙，往往不能中其意

師友淵源錄一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陳奂撰。……首有序，略稱承乖庭訓，執業家塾，出內有李資獲，聞見滋所錄師友茨次之，進於內者又次之云云。時咸豐五年乙卯，年七十也。所錄凡六十六人，附見者若干人，雖無凡例，而程同文傳下注云：凡記中人雖附錄，亦素識，唯梁方伯章鉅撫閩時因春處而及之。是即其例矣。錄中人最著者，如江沅、段玉裁、王念孫（及子引之）、姚學塽、嚴杰、鈕樹玉、程同文、郝懿行及妻王圓照、陳壽祺及子喬樅、徐松、吳志忠、胡承珙、朱珔、徐璈、金鶚、劉逢祿、曾釗、陳沆、胡培翬、汪喜荀、汪遠孫、費丹旭、魏源、潘曾沂、郁松年、勞權及弟格、李善蘭、陳倬、……是撰述趣闕。所記郝懿行爾雅義疏，其刻於粵東由經解及陸刻，皆遠議翁，皆是王懷祖點閱之本，其原藁藏嚴厚民家，梅東菩實於咸豐六年，楊以增刻之，宋翔鳳為作序（書之成同時）。又記金鶚所著禮說十六卷，尚佚一卷。

按此佚卷潘伯寅已刻入滂喜齋叢書中，而光緒間奂但不及見之。錄中記王樹萌其家十九代……才不絕。又記郝懿行與其妻王圓照居都城東南隅，著書自樂，時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目。夫婦輒持論不合，或論詩辨或相對竟日不一語，如此之類，殊足傳也。

先友記一卷　先哲仰蕭堂刊本

清張星鑑撰。本名懷舊記，首有序，言取潘安仁賦意，而紀凡十人，曰顧錫祉、錢衎、季錫疇、王振聲、朱□□、馬釗、何秋濤、葉名澧、顧瑞清、袁瑜，略記其里居、仕履、學行、著述。據記，錫祉為顧亭林裔孫，嘗刊行亭林之京師記；錢衎嘗著南明書三十六卷，今未見傳本；季錫疇嘗為常熟瞿氏修藏書志，今所傳鐵琴銅劍樓書目，號出其手。但所舉著述，多有漏略，如錢衎著有鈍硯巵言，何秋濤著有一鐙精舍甲部稿，葉名澧著有讀易記、橋西雜記，甚敦風好(?)，而有讀刻此俱未及。讀此則亦見偶拾所致而諸人皆足傳也。

所援引王戚(?)學釋止□□□道光以後人

靜修堂詩經解五冊　舊抄本

清仇景崙撰。景崙字□□，江蘇□泉人。是書不分卷，惟依風雅頌之序，有釋全章者，有釋一句者，有釋一物者，題下或稱解，或不稱解。此外曰說、曰義、曰考、曰辨，不一其例。又有論次者，舊次之失也。曰音讀者，正諸讀之誤也。大抵取小序毛鄭孔朱為主，及他宋明諸家，折衷一是，不自出己見，頗□□□□解，要使□□詩□意，試之作亦頗甚閑則甚雅也。

不取博證，亦

詩經說六卷　求志居刊本

清陳世銘撰。是書辨鄭聲非鄭風，申呂東萊之說，[illegible]（書有世銘自序[illegible]）[illegible]謂樂記言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然燕享亦豈用之，春秋[illegible]朝聘燕享，[illegible]有賦詩之事，第舉其詩之辭，非即以其詩被諸樂聲，雖徒詩出而歌之，則成聲，不歌不成聲，雖歌之成聲，不播[illegible]諸金石管絃，亦詩而非樂。當其歌關雎、鵲巢也，必不參以貓衣、蔓草；歌鹿鳴、四牡也，必不間以風雨、雞鳴，[illegible]樂又何足以亂雅樂。朱子以鄭聲之淫，歸罪二十一篇之詩，[illegible]詩固有聲，然亦有有聲而無詩者，笙入之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之由庚、崇邱、由儀，金奏之肆夏、陔夏、驁夏，皆無詩也。安見鄭聲之必皆有詩，又安見其聲即此二十一篇之詩之聲。更據漢書禮樂志，哀帝時詔罷樂府官，有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著其為鄭，而別之于雅，此必真鄭地之聲，[illegible]不知其歌曲果此二十一篇否。然又有楚會員十七人，巴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等笙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則不必[illegible]悉出鄭地，亦謂之鄭聲矣。[illegible]謂雅樂者，笙入間歌合樂諸詩，[illegible][illegible]則為雅樂，又雜以鄭聲歌之，遂為所亂云云。按此論暢闢得未[illegible]曾有，世之右朱子者無[illegible]置喙，其他[illegible]說風雅正變，說詩樂，說大雅、小雅，說笙詩，俱有特見。其單說一篇者，多[illegible]引左傳為證，[illegible]亦有無合者，[illegible][illegible]類字[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附會穿鑿，在所不免。若兩無正、瞻卬之類，字字[illegible]按切時事[illegible]果屬，同錢謙益之箋杜，而讀者終以為疑也。有時自出己見，如[illegible]謂溱洧係君子之有志風化者，叙其敝俗，冀以動在位之聽，而思整飭之方。[illegible]屬臆斷。[illegible]較毛、朱舊解[illegible][illegible]況痼[illegible]釋山有樞，此類鄙淺之識，殊不足為訓也。

鄭風考辨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章謙存撰。謙存有周誥考辨，已著錄。是書首有謙存自序，就論語鄭聲淫鄭聲孟子鄭聲樂者，左氏傳季札論鄭詩者觀周樂鄭甚，民為釋其義樂惟次就鄭風緇衣、叔于田、太叔于田、清人、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衿、揚之水、溱與洧、十二篇，證以證序，而辨

為之辨。大意謂鄭聲即鄭樂，鄭人多失其是非之正，故見於詩者，如緇衣美其武公好賢，而國語載鄭桓公以周難啟謀，併虢、鄶，其子武公遂至通鄶夫人而併其國。叔于田、詩稱其美好而又仁，而叔乃作亂之賊。又清人序稱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詩散而歸，公子素進之不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云云。據序所言，即失其是非之正。又有女同車山有扶

有扶蘇、蘀兮、狡童，或刺忽之，或刺其不能用賢，或因已專而歸罪於君，或以為寡而歸過於君，出一意以相詆，合而觀之，以見鄭人無公好惡，有私毀譽，君子衿，正義謂廢於學問，惟不崇學問，所以無一定之是非也。惟溱洧一詩，不妨如集傳所云，十三篇外，無可據者，置不辨。附春秋詩言志，及先儒之說此者，以見集傳之謬，又附論樂不淫之故，并淫義，與鄭聲淫之別，總言之，猶淫與雅對言，不較量於男女間。說文水部

淫，與女部婬不相溷，惟左傳以淫代婬，他經傳或如書無逸訓浸，大禹謨訓過，周禮宮正訓淫，戴儒行訓傾邪，孟子滕文公訓亂其心，爾雅釋詁訓大，周禮司裘注訓陳，其他訓貪，訓進，訓久，訓多，皆無有作婬字解者，所持論鄭人尚亦有反之者。

經勝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章謙存撰。謙存[illegible]有周誥考辨，已著錄。他所撰鄭風考辨及春秋比辨，俱屬專編。此外有說禮者[illegible]則，說詩[illegible]則，書鮚埼亭觀風說後一篇，卷友生內十則。說勝之經勝，如謂[illegible]明堂為郊天之所，[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於[illegible]鄭，祭[illegible]，[illegible]明堂，[illegible]鄭康成說，以正賈公彥孔穎達之惑。辨[illegible]酬，謂儀禮之旅酬，不但與主人飲酒異，亦與賓尸之旅酬不同。辨凱風，謂孔疏解凱風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不嫁，七子有諭親於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為賢母云云，即序傳之旨，不得以序傳為非。謂季氏舞八佾，夫子[illegible]以忍加之，是[illegible]昭公二十五年平子[illegible]逐昭公時事。左氏云禘於昭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是也。是年秋平子逐昭公，禘必在夏，傳係追叙之詞。謂諸侯有廢祭，無攝祭；大夫有攝祭，無廢祭；士則無廢無攝。按此諸說，俱[illegible]有精識。又謂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復書孫于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於齊襄，而[illegible]至自齊之文，[illegible][illegible]夫子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制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謂[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齊襄，[illegible]及歸魯[illegible]之疑。按此論[illegible]甚[illegible]嚴正，而責[illegible]莊者，未免過刻。[illegible]莊公即位時，年僅十三，今母亦人情，[illegible]齊襄即無人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待解也。其他所說，[illegible]卑[illegible]碎義而已。

國學講義二卷　乾隆劉氏傳經堂刊本

清王蘭生撰。蘭生字[illegible]，直隸交河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illegible]。是書[illegible]蘭生官司業時，與諸生講論經義之作，故曰國[學]講義。而[illegible]中庸、[illegible]孟子二章。按蘭生學於李光地，故光地撰有中庸章段、又餘論，蘭生本[illegible]其義而推闡加詳，謂五達道為體要，三達德為綱領，又先舉全篇大指，而分一節、一[illegible]章、或數章，以論之。[illegible]說[illegible]夫子加齊之卿相章，[illegible]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義[illegible]，亦本於光地之孟子劄記，然俱不若光地之簡而得要也。前有蘭生自序，末有[illegible]紀、敍、跋，[illegible]於光地為再傳門人，蓋不忘師承[illegible]所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庸述易一卷　光緒刊本

清華承彥述。承彥字屏周，直隸天津人。是書首有蔣[illegible]蘭畬序、庸叟[illegible]歌，及承彥自序。蔣序稱承彥學易近二十年，晚乃求之大學中庸，悟其節次上同於易，節節之疏解而證明之，視以大易說中庸者有別。次[illegible]自署庸叟者所為好古歌，歌[illegible]序，稱其會通於學庸二書，舉大學之本末始終、中庸之中和位育，實與易相表裏。次[illegible]承彥自序，[illegible]但推論性命道教之原而已。次[illegible]弁言，中分釋名、釋上繫下繫大學中庸綱領、釋象、釋文、釋用、釋圖諸[illegible]篇，次附古本大學全文、中庸全文，次則舉易日諸卦，分配於大學中庸諸綱領，而論相貫通之故。終以周易全文[illegible]六說，四書者之新[illegible]法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學直解二卷　乾隆劉氏傳經堂刊本

明王建常撰。建常[illegible]是書有王鉞序，[illegible]究四子之學[illegible]止大學二卷，依朱子章句首列經文，次朱注，注一格，又次口義，次輯說。口義者，建常撰擇[illegible]注[illegible]意，翻於[illegible]傳章，而無[illegible]支蔓；輯說者，[illegible]或問蒙存淺說諸注，旁及他家，亦取其足輔翼章句[illegible]者[illegible]。建常著書頗多，[illegible]傳[illegible]，又撰王弘撰砥齋[illegible]有復齋錄[illegible]今[illegible]傳本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孟子音義攷證二卷　傳經解刊本

宋孫奭撰，清蔣仁榮攷證。仁榮字杉亭，浙江海甯人。[illegible]是書就[illegible]所為音義[illegible]為之校證，[illegible]近儒之說甚備，於翟灝、周廣業二書采取尤多，[illegible]間有駁正，[illegible]陳奐[illegible]引其師說[illegible]自出己見[illegible]訂注疏本之[illegible]謂[illegible]當作[illegible]，亦趙注之乘，[illegible]傷袁因梁惠王之名，而[illegible]辨史記多疏國太子發之事，而題泰誓之[illegible]傷，則又不僅為宣公作註腳[illegible]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孟子音義二卷附札記一卷　光緒四川刊本

宋孫奭撰，清繆荃孫校。荃孫字筱珊，光緒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按孟子音義有徐乾學通志堂刊本、黃丕烈士禮居刊本，皆覆宋本也。又有孔繼涵微波榭刊本、盧文弨抱經堂刊本、韓岱雲本，俱有校訂。阮元嘗取孔、盧、韓本以校徐本，又校刪訛訂闕，尤為精善。是本為四川總督吳棠所刊，荃孫又取阮氏所訂廣本之誤者，參以己見，刊附於後，各本異同具載札記中，誠是書之最佳本也。

杭大宗軼事一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清汪唯曾輯。按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授職編修，以言事革職歸，卒後無傳狀。是卷乃唯曾雜集諸記載，凡得拾數而成，中以洪亮吉書杭檢討遺事、許宗彥杭太史別傳、龔自珍杭大宗逸事狀較詳，稍具梗概。自珍稱癸巳高宗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果爾，是殺之也。曾唯駁謂高宗六次南巡，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並無癸巳之年，以自珍為誤記。然年或誤記，事或不誤也。又大宗以言事獲譴，遺事以為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大宗條過戇，未又言滿洲宜習指省多編，上怒云云。別傳又以為時元旱，舉直言極諫，條文務公以太史疏記，遂上疏言部臣自南書呈三事，皆陳漢並列，請外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紙傳不中理云云。逸事狀又以為癸未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云：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云云。鶴徵後錄

則大忠等仍納其言天下習按漢人等等於四傳中已行其一云云所言古異當皆得之傳聞也按大忠生於康熙四十五年卒乾隆三十七年壽七十五歲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傳無為魯丕事此別

賈景伯年譜一卷　國粹學報本

清陳邦福輯景伯漢賈逵字也譜據後漢書本傳為主旁以通鑑諸書略具本末起建武二十六年庚戌迄永元十三年辛丑七十二歲按由建武二十六年上溯之實生於建武六年宜從是年一歲起中如本傳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此則據逵著神雀事紀稱永平十七年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因斷在是年又本傳稱帝以逵母常有疾特使潁陽馬防與錢二十萬此則據馬傳防以建初四年封潁陽侯因斷在次年據魯丕傳永元十一年丕遷中散大夫時賈逵為丕道藝深明云云多增一事此頗賴旁證得之首有邦福自序蓋為馬季長年譜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馬季長年譜一卷　國粹學報本

清陳邦福撰。以後漢書本傳爲主，參以通鑑諸他書，與賈譜同。[illegible]起建和四乙卯，一歲，訖延熹九年丙午，八十八歲。所隸事較賈譜精[illegible]詳，按拉峙識融不持士節，其爲梁冀草奏李固，及作大將軍西第西第頌，年六十九矣。年七十，出守南郡，以貪濁忤梁冀，髡徙朔方，自刺不死，[illegible]赦歸，蓋終儒之最曲折者也。譜於條年外，頗采錄著，如有書[illegible]詢氏據元和姓纂[illegible]七屬之作，見傳玄七讓序，[illegible]所致訂春[illegible]如謂鄭玄來學，[illegible]孫星衍所謂在和平元年，孫星衍謂在延熹二年，均不足信。鄭玄傳在延熹七年，[illegible]是年融八十六歲，玫鄭君本傳在門下三年不得見，然則七年得見融，四年即來[illegible]茂陵，九年始歸北海，而融[illegible]殁已久矣。無鄭玄亦不[illegible]能定其來學為何年也。首附世系議中[illegible]其伯父昆弟，[illegible]亦為其家世叢書[illegible]徵[illegible]實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怡蘭堂刊本

清嚴可均輯。隋志：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唐志[illegible]傳屬嵇康，贊屬周續之。按康兄喜為康傳云：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世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據此則傳與贊，皆出於康。唐志以贊屬周續之者非也。[illegible]多漁傳，可均[illegible]輯此，得傳五十二，贊五，凡五十一人。[illegible][illegible]取扶易國翰輯本，多廣成子、襄城小童、巢父、壤父、石戶之農、庚市子、郭子、老子、狂接輿、原憲、范蠡、市南宜僚、段干木、於陵仲子、莊周、田生、韓福、求仲、羊仲、尚長、禽慶、諸人，是備本[illegible]得其本[illegible][illegible]三人[illegible]文項橐[illegible]郎望之[illegible]傳為之校刊，並有序。

嵇康

嵇康聖賢高士傳三卷　傳抄本

清周世敬輯。世敬字子肅，江蘇長洲人。是後有跋，自[illegible]題嘉慶戊寅。考[illegible]明黃省曾刊皇甫謐高士傳，叔夜作亦錯雜其間，業取後漢書逸民傳補綴刪增，遂使[illegible]嵇與皇甫兩氏混而莫辨。又云類聚[illegible]隱逸門有魏隸高士傳數則，不見史[illegible]志，其[illegible]與御覽所載叔夜論多同，蓋魏隸嵇康二字形似致譌云云。所見甚是，惟云周續之注，今無片言，按文選注引孔子閒居篇項橐曰，屋何在，曰萬物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按此當周續之注[illegible]，但未著其名氏，世說[illegible]引之而不知耳。書分三卷，意在合隋唐二志之舊，而所得之人反少於嚴輯本，即項橐及逆旅傳[illegible]序[illegible]李墨王尊二傳，實謝氏所增者，此亦缺之，獨孔休二則，為嚴本所無耳。後有附錄五則，并篇目考。

槃

虞盤佐高士傳一卷　傳抄本

[illegible]清周世敬輯。按隋志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唐志同，惟槃作盤。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尚有其目，不識真見其書與否。世敬從御覽輯得皇甫士安、朱沖、劉兆、伍朝、郭文舉，凡五人，伍朝一條并見王隱晉書。

明高士傳二卷　傳抄本

清侯登岸撰。登岸字穆止，山東掖縣人。是書首有王鉞序，及登岸自序。自序稱明史隱逸只列數人，餘或列之儒林，或列之文苑，要不過其卓卓者，所遺尚多，因據明史及本書中其有高行者，得百人，錄成一編云云。其書始倪瓚，終徐宏祖，凡八十五人，附者韓奕等十五人，恰足百數。惟各傳不著所本，其中如吳廣霸、太冥先生、漢濱子，俱出方象瑛健松齋集，……唐宜者，狂士耳，……既錄梁寅，則楊維禎不宜遺之。既錄胡居仁，則王心一不宜遺之。其他傳未備者，更不必論矣。所論有謬于理者，如稱徐俟齋不見湯文正為已甚，按俟齋明遺民也，而文正為新朝顯官，故拒見之，非周璕與陳著之比。又謂吳與弼引朱彝尊語，稱吳與弼一見徵書，孟令弟子表迎恩之橋，徐雲之山云云。按張楊園稱明人語錄康齋最甚，皆一時趨時媚嫉之徒，為石亨跋族譜事，明史已辯之。彝尊所舉，不知從何處拾來，要之皆好事者為之，不足以污賢者耶。自序後題道光乙未，蓋書成於其時。王序稱其尚有掖乘、西漢大節錄二書，俱未刊行，……不知今尚存否。傳後各有論。又另稱傳後附李天植……杜濬……皆應收者今存。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四卷　十萬卷樓刊本

清陸心源撰。無序例，其中補事實者，有蘇偲等若干人，補里籍及登第之年者，有歐陽楷等若干人，單補里籍者，有晏昌期等若干人，正原書之誤者，有李丞等若干人。大抵據宋史、方志、萬姓統譜、諸文集、說部，以至石刻，搜采極博，條下具注出處，而未注出處者尚數十條，豈刊木時遺之耶，抑以為不待注而可知耶，惜不得例言以證之也。

國朝詩人徵畧六十卷　道光十年刊本

清張維屏輯。維屏有[illegible]已著錄。[illegible]是書前有嘉慶二十四年維屏自序，又有道光十年再序。[illegible]內詩人衆矣，詩集繁矣，茲編所錄，不過千百之十一，然百數十年以來，心感心寫師事友事之人，大半略可考見，且意在知人，本非選詩，其中或因題、或因事、或已所欲言、或人所未言，意欲無所不有，不專論詩之工拙云云。大率遠溯國初，近訖並時，師友之前卒者，各具爵里、詩文集目，並及居官行事之概要、詩文撰著之評論，附以標題摘句，綜而觀之，雍乾以前多據選本，嘉道以來稍見全集，而遺漏實多，誠如所云僅錄千百之十一，其標題摘句，憑意去取，亦未盡善，雖援引皆註所出，而所見甚儉，其自著之松心日錄、松軒隨筆、聽松廬文鈔、聽松廬詩話，采入最多，並別裁正雅侶集，不詳行事，先正事略之類，不涉詩文，是書載之，亦瀏覽者所不可廢矣。

國朝詩人徵畧二編六十四卷 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清張維屏輯。卷首有維屏自序，以海內師友耆舊，先後凋謝，初編已錄之板，不可再入，故輯為二編以續之。而二百年來之人之事之詩，昔未見而今始見，昔未詳而今始詳，故輯二編，今併續與補，名曰二編云云。卷分六十四，則遠於前編，而卷占一人者居多，亦有目有人而卷中缺之者。大抵續者十之九，而補者十一。其中又以粵人為多，其略異於初編者，如胡渭、惠士奇、崔述諸人，但致其學，不備其詩。惠本工詩，有北征、崢嶸、東中、紅豆唱和、播居諸集行世，維屏未之見也。崔李兩詩，此僅舉其楹聯，則尤非採摘詩人之詩矣。卷二十五紀阿桂，亦非詩人，因其奏中言及鑄錢，遂傳致諭書之言者。趙翼、洪亮吉，已見初編，而卷三十三又紀趙翼，因其記有言銀幣，遂傳致俄書之事。卷四十七又記洪亮吉，因其文集中有西域釋一篇，遂論閩諸之諸及海外者，蓋維屏晚歲，萬目時事，有所觸而涉筆及之，不復如初編之謹嚴。序稱距初編之成二十年，蓋由嘉慶二十四年計之，但遠多，仍是錄千百於十一而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二十四卷　道光丙戌刊本

清吳修輯。修字子修，浙江海鹽人，諸生。是書有修自序，[illegible]，修少好舊人尺牘，凡所蓄及見諸收藏家者，[illegible]以清代為限，鉤而刻之，題曰昭代名人尺牘，凡六百餘家，各為小傳，以資考核，即是書也。其間自大半理學忠孝名臣逸士與其他研經治史，考金石，工詩古文詞曲，善書畫諸家，間及平生師友之已故者，其人皆可傳，不徒重其人牘也。諸小傳[illegible]有佳著其鄉里者，又卷[illegible][illegible]明遺民，而亦入之昭代者，則以史例[illegible]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瑯琊詩人小傳二卷　舊抄本

不題撰人名氏，首錄臥象山代木記，記後題道光戊子桂月。其楼小子象[illegible]撰薄書，而記中有南軒家學四字，蓋張姓[illegible]象[illegible]名者所[illegible]而成於道光戊子者也。按瑯琊西漢郡，今為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是書傳[illegible]四十人，中惟揚公碩滿書，元朱同傳、邸海石傳，附其二子龍標、霞標，[illegible]孫肯堂傳，附其子藻如，丁野鶴孫肯堂，孫仲高，孫健之，孫淮東，孫扶南，諸傳，各附世系，[illegible][illegible]除王鍾仙[illegible]殁於崇禎癸酉[illegible]餘大都順康間人，傳多采自邑乘。[illegible]丁野鶴、劉子羽為最善，附詠寫[illegible]一卷。傳凡十七篇，著東齋李象先、洪[illegible]、薛儀甫為[illegible]。儀名鳳祚，精曆算之學，傳[illegible]道其前知，似不可信，又稱其遺物散佚，搜羅所著曆學會通，[illegible]今尚行世。編者[illegible]見耳，傳屢稱其先人，而卷中無一張姓者，殆別有瑯琊張氏詩人小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谷年譜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宋黃㽦編。㽦字子耕，山谷諸孫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是譜就山谷詩文詳稽歲月，并及其他，其人讀山谷集者不可少也。明萬曆陳以志併為十四卷，又以咸淳己巳，且欲除偏見，所見殊謬。翁方綱重刻改本，上辨正咸淳己未為慶元己未一條，錄前未見嘉靖本耶。卷首有㽦序，又有豫章先生傳、新增太常寺諡議、山谷祠記、山谷先生別傳，末有嘉靖丁亥仲道書山谷全書後。

咸淳進士，歷官有政聲，嘗學於朱子，事蹟具宋史本傳

黃文節公年譜一卷附詩派圖一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楊希閔撰。希閔以黃㽦譜專為考證詩集編年繫項，因別為是譜，其行事中多特見，如謂山谷傾倒東坡甚至，引山谷跋荊公禪簡云：吾字顏魯公，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又次韻荊公題西太乙宮壁云：風急啼烏未了，雨餘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謂上二句嘆舊政新政，議論紛紛，下二句言一陂佳關實無真是非。據此則山谷并不滿於元祐之改革矣。又謂山谷生平極有道氣，觀其深契濂溪而知之。譜中全錄濂溪詩序，以見其與之相同，惟序稱黃㽦譜二十卷，蓋誤。㽦譜三十卷，嘉靖刊本亦十四卷，非二十卷也。其元無五年除下引某誤論處石錄事，原譜無之，不知為何人何時所妄增也。

重訂秦淮海年譜一卷　同治刊淮海集本

清秦鏞原編，秦瀛重編，秦清錫重訂。按秦觀字太虛，改字少游，學者稱淮海先生，登元豐乙丑焦蹈榜進士第，除定海主簿，尋調蔡州教授。元祐庚午召至京師，應制科，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尋未遷正字，尋罷，仍(?)舊校對黃本書籍。癸酉，再除正字，遷國史院編修。紹聖甲戌，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為杭州通判，道貶監處州酒稅，徙郴州，又編管橫州，徙雷州。元符庚辰，放還，道滕州，卒於光化亭。譜於宦遊先後，詩文歲月，友朋贈答，鉤稽略得其概。按宋史及家譜，皆言觀五十三年，[illegible]舊譜[illegible]係之建中靖國元年，而不著月日。鏞據東坡集，知為八月十二日，既係八月，則非建中靖國元年甚明，蓋東坡即以改元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使觀後東坡才五日[illegible]，安得與佛道論謂(?)續筆札且取其詩詞墨蹟而讚歎之。[illegible]注[illegible]最要。又查慎行蘇詩注表[illegible]及黃魯直[illegible]識，公始此，不知是一年，已償於彭城，各有贈詩，遂亦據本集訂正。又錢大昕[illegible]有訂補舊譜[illegible]，清錫僎引[illegible]本[illegible]之下，[illegible]重編本，有語(?)舊譜之誤者，清錫復為訂正若干條，[illegible]譜[illegible]力，又將觀卒於元符三年，而譜[illegible]建[illegible]是年，高宗追贈觀龍圖閣學士，故也。是譜舊合入家譜中，同治間秦元慶取弁本集之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米海岳年譜一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翁方綱輯。綱諸家所記及芾題跋，取其有年月可考者，著于篇。芾生於皇祐三年辛卯歲，辛丑月，辛丑日。于大觀元年丁亥，年五十七，時方知淮陽軍也。宋史本傳稱卒年四十九，宋詩紀事稱大觀二年，知淮陽軍，皆誤。又據王子敬帖跋云，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裝，手裝時以芾字行，適一紀，此云一紀，以崇寧元年計之，是名芾作芾，在元祐六年辛未，以此定芾所書之前後，而岳倦翁猶有錯互者。并附考其子友仁卒年八十二，官終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提舉神祐觀，奉朝請。又據方綱成是譜時年八十六，以寄廣東藩司趙慎畛，方綱即卒於是年正月，而書於是年四月刻成，不及見也。

宋文憲公年譜二卷附錄二卷　民國丙辰刊本

清朱興悌、戴殿江輯，孫鏘增輯。興悌字子悌，殿江字祿三，皆浙江浦江人，貢生。鏘字玉史，浙江奉化人，四川同知。降補金華府學教授。文憲明翰林學士宋濂謚也。濂年五十一歲始應太祖之聘，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為太子授經，旋以秩名歸金華。洪武元年，召還為元史總裁官，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再授承旨，九年，致仕。十三年，坐長孫慎黨胡惟庸，徙茂州，至夔州，道卒（年七十有二）。事蹟具明史本傳。舊無年譜，嘉慶中，殿江與興悌始為之，有岳炯序，殿江、興悌二序，及凡例。大抵以文集為主，參以本傳、雜書，酌異而詳於久月，鏘所補校備，如原譜於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記朝京師，獨十一年入朝，濂每歲來朝，訓不全，鏘語蔡要補十一年入朝一條，甚是。又濂徙茂州，原譜不記時月，明史係之九月，三編係之十月，鏘據遯齋集，定為是年冬十月，一言其死於十一

月二十八日，蓋在冬十一月也。他所訂正尚多，其□於原譜之所加注語，□可資考證。附錄三卷，亦併為□上下卷。上卷錄□□錄與祠墓、刊刻、文集序，仍用編年體，從洪武十四年起，訖民國五年止。下卷錄遺集書目，□□□凡已入譜□□錄者，概削之。卷首有新自序。

陶主敬年譜一卷　景紫堂叢刊本

清夏炘輯。陶主敬名安，□元□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主敬方為明道書院山長，與□耆儒李習出迎。太祖克太平，授為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官至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譜據元明史、太平府志、□□□集排比成編，而□□生年無考，□而集□明史□卒□於洪武元年，而□□□□□□□□首載有□郝鳳十年二月授黃州府令旨一通，郝鳳十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是秋出事□請知桐城，冬召還。集載黃岡寓稿、服藥詩云「閱世五十三，頗覺元氣壯」，又鶴沙小紀、讀易詩云「靜觀大易九九數，忽覺衍年五十三」，由至正□二十四年□至洪武元年凡五歲，由至正二十四年□□皇慶□□、□五十三年為皇慶元年，是主敬生於皇慶元年，卒年五十七，並可正集首載國史云卒年五十九之非。又按明初興禮，□由主敬議定，而其文不載集中，炘□□明史禮志以補之。集之□闕甚□，卷首有楊大容序，□末有炘後序。

何大復年譜一卷附錄四卷　刊本無年月

清劉海涵編。海涵字怡宣，河南信陽人。[illegible]首有邵松年（大復明何景明號也）
劉序、錄二序。大復少以神童稱，十六歲舉[illegible]鄉試，二
十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值劉瑾用[illegible]事，上書太宰許進，
言宜自振立[illegible]（柳）瑾權，旋乞病歸，瑾恨之，[illegible]免諸在
告者，[illegible]大復與焉。瑾敗，以李夢陽薦，復授中書舍
人，掌誥敕，陞吏部員外郎，又陞陝西提學副使，卒于任，
年僅三十九。大復[illegible]詩與李夢陽齊名，交誼尤[illegible]篤，夢
陽以劾劉瑾下獄，康海[illegible]李夢月救之，為之介者大復
也。[illegible]譜傳[illegible]於[illegible]大復行藏僅具大略，[illegible]所訂正
者[illegible]舉鄉試[illegible]年歲一事，附
錄盡收諸家評語與所記序詩文，各為類別，[illegible]摭諸
者[illegible]三倍焉。

王鳳洲年譜一卷　嘉慶丁卯刊本（弇州）

清錢大昕輯。鳳洲，明王世貞號也。世貞嘉靖丁未進
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是譜多據四部稿，排比年月，
其見於明史者，（本傳稱）如[illegible]任錦衣都督陸炳家，捜得閣姓奸
人，炳介嚴嵩以請，不許，又楊繼盛下吏時，進湯藥，代
[illegible]妻草訟冤疏，為嵩大恨，譜未載。陸炳事，又見傳
載其父[illegible]忬以灤河失事繫獄，世貞解官奔赴，與世
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
諸貴人[illegible]輿，搏顙乞救，云云，譜僅言自乞罷之
罪入都，他不[illegible]及，惟[illegible]紀事，中牟作垣，御史孫承
南以墨陽子事劾王錫爵，并及世貞兄弟傳略之，
而詳於譜。撰順治[illegible]間，世貞孫瑞國撰有鳳麓，刻於年
譜，載生于太倉州牌樓市，及幼歲學業諸藝，賦此
[illegible]偶缺如。又[illegible]記其父忬[illegible]嘉靖十七年戊戌武進
士，[illegible]昕作二十年辛丑，致明史忬本傳，辛丑
是也。然大[illegible]昕實未見[illegible]是譜，而[illegible]遺[illegible]叙
次有法，則過之也。

天山自敘年譜一卷　傳鈔本

明鄭鄤撰。鄤字謙止，號天山，又號峚陽子，江蘇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上疏論史……削職。崇禎初，以原官起用，言者訐其杖母，下獄論死，是謂……自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一歲敘起，至崇禎十一年戊寅四十五歲止。後署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十五日天山翁口授，蓋其子玨侍鄤獄中，因授之也。始往名於陸完學，終歸於溫體仁，而諸人所扶以為訐者，則遠在二十餘年前，其父母游武林，皈蓮池師，因而興謗，有撫制者有言其父振剃而母為尼者，並言其為婢受事閔而起者。至是乃加之於鄤，謂其父被剃，迫父杖母成之，慘獄無證。成之者，實其姪鄭一鰈，而鑄未及之。豈為親者諱耶。按鄤死於溫體仁、陸完學去任之後，時莊烈帝必欲殺之，救者盡力而緩，……鄤之主，……之人，亦得未盡是也。……有……曰……

檢陳卧子自記年譜，有一條云：峚陽多才藝，依附正倫，與石齋師同館交善，然其人貪險，內行不修，無鄉曲譽。石齋師不知也，烏程知鄉品穢，易柔可使，奪正氣，遂被抉其閨門，下之獄。石齋師聞之，且惡宰相以私意殺人，上疏稱其才，得嚴旨。師更欲自直，予力諫，以為其人本公論所斥，諸君子誘收之，今既為大奸所中，宜棄一人以全善人之朋。其語微聞於鄤，則大憾於獄中作文，盛稱予才俠，趨人之急，諸公在危者，罔不營救，即已犯不測之罪，交游皆絕，患難之友，惟陳子耳。然予實無是事也。其意欲以相中，錄其文於邸報，長安中，章大金吾吳祖洲與予善，見之，為咋舌，屬獄吏削去之云云。自來論鄤之事者，未有及此者。則鄤本不容鄉評，即所謗今虛，而以一言之不助己，竟欲誣其人同入陷阱，其心亦太險矣。卷末附楊妻訓子諸條，又有未無名先生傳，亦是鄤自作，書中屢言完素、春渠、齋僕、都中犯猶道人事、張又緣此而造耶。

牧[illegible]翁年譜一卷　傳抄本

清葛萬里編。萬里有別號錄，[illegible]四庫已著錄。是譜採[illegible]博，大率剟取詩文集，有年可係者為之排比。[illegible]有[illegible]備，如投筆集，自己亥至癸卯，立年年詩，皆入之。其己亥七月初一日[illegible]金陵秋興八首，為鄭成功海上兵迫金陵作也。[illegible]如云[illegible]埋胡紫塞，慰天心。又云，黑水[illegible]游魂啼草地，白山戰鬼哭胡笳。又云，[illegible]溝填羯肉，那堪[illegible]竿掛胡頭。豈解飛憤[illegible]至矣，又云枕戈席藁，孤臣素，敢擲逍遙供拳班。言已將待罪也。以下諸[illegible]詩，中多寫事，而萬里概[illegible]未之及。其於者止刻本有學集[illegible]所取[illegible]彭城退士編本，惟[illegible]錢千秋案，[illegible]此以[illegible]者為[illegible]章允儒，彼以為[illegible]顧其仁而[illegible]賦皆禮垣，[illegible]又[illegible]陛參事[illegible]，少詹。此係於乙丑四十四歲，彼係於甲子四十三歲，[illegible]未知孰[illegible]誤。[illegible]無刊本，僅於國粹學報中一見之。

牧翁錄　謙益號也

錢牧齋年譜一卷　宣統活字印本

題彭城退士撰。當撰於乾隆中葉以後。牧齋[illegible]所著書嚴行禁燬，故作者亦匿其名氏。[illegible]所敘殊[illegible]簡，而與葛萬里所[illegible]異同，如[illegible]秋[illegible]歲丙子被逮入京，由於邑人張漢儒希溫體仁旨，訐牧齋與瞿式耜居鄉不法，其得解也，由於司禮監曹化淳自請按治，[illegible]盡漢儒等奸狀。又丁亥屠逮，由於江陰黃毓祺謀舉義，[illegible]假稱與牧齋曾留毓祺宿，且許助貲招兵。其得解也，以首告之盛名儒逮匿不[illegible]，赴質，毓祺病死獄中，總督馬國柱為之申雪。此其著[illegible]，而葛譜遺之。又已亥載投筆集於是年始，似皆見投筆集者，而葛譜又遺之。又甲辰[illegible]牧齋[illegible]殁，[illegible]事載黃太沖授刀於垂絕之時，柳夫人殉節於已歿之日，事[illegible]皆足傳，葛譜[illegible]俱遺之。則視葛譜為優矣。

而敘稍加詳焉。

陶菴年譜紀事一卷　康熙刊本

清李淶自記、淶原官德州衛人、[illegible]號陶菴、蓋取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意、原官後所自號也、崇禎[illegible]生、七年充諸生、順治三年成進士、除直隸延慶州知州、以失察逃人降為山西萬城縣知縣、總兵姜瓖叛犯萬城、淶[illegible]逃、[illegible]革職、尋平、革職歸、時順治七年、淶年僅三十七耳、譜[illegible]從萬曆[illegible]年一歲起、至康熙[illegible]年丙子七十九歲止、末有論、稱前此八十年、如白駒過隙云云、蓋作八十歲時、而其後未有所續、殆即卒於其年也、所記治延慶萬城政績甚詳、罷官後或游或畜、晦識蹤跡而已、紀事之外、兼及吟咏、中載而往所作犬彘、蓋五年譜即詩集也、順治初兼紀流寇北兵事、[illegible]德州擁立宗室朱帥鈥為濟王、[illegible]在南[illegible]都立福王之先、[illegible]北兵至、扶之去、此事記載[illegible]隱、與南都同、[illegible]伏少、亦[illegible]也、

田蒙齋年譜一卷續一卷補一卷　康熙刊本

清田雯自記、其子肇麗補記、雯字子綸、晚號蒙齋、山東德州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丁未考取內秘書院中書舍人、由工部郎中、外簡[illegible]江南學政、補湖廣督糧道、遷升鴻臚寺卿、擢撫江蘇、調貴州、丁母憂、服闋、補刑部右侍郎、累[illegible]戶部右侍郎、以病[illegible]致仕、譜但紀干支、不標年號、始乙亥一歲、即崇禎八年、止甲戌六十歲、即康熙三十三年、[illegible]其後又續[illegible]七年、至辛巳、即[illegible]告歸得請之年、[illegible]雯自記、[illegible]初譜後有論、續譜後有生志、皆雯自記、歸後三年卒、年七十、則其子肇麗所補也、據譜、雯於辛丑成進士、殿試二甲第四名、不與館選、前此未有也、其以進士考選中書、亦是新例、任江蘇學政日、督撫先薦而後扼之、自云凡督撫疏入屬官、不求當于部、則嫌隙頓開、阻難日甚云云、又述總督于成龍言、爾不善取錢、無考滿資、受人推抑云云、康熙初[illegible]政已如此、何怪末[illegible]所被扼之督撫、諱其姓名、按即阿席熙及慕天顏也、[illegible]撫余公亦諱其名、按即余國柱也、雯自記參用四六[illegible]年譜之敝格、首有倪璠序、亦是[illegible]四大、就譜數[illegible]

行長近三千言，尤無謂。補編中錄後即典□行
狀、崇祀鄉賢公牘等，皆刪為附錄可也。

尤西堂年譜二卷年譜圖詩一卷 西堂餘集本

清尤侗自記。侗字展成，晚號西堂老人，江蘇長洲人。明諸生，順治戊子選拔貢生，考授永平府推官，事被謫罷職。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考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告歸。癸未，聖祖南巡，進侍講。是譜係侗自記，從萬曆戊午一歲起，至康熙庚辰八十三歲止，據李肇亨撰尤侍講墓誌銘，稱侗卒年八十七，蓋未入譜者尚有四年也。按侗工文章，所作臨去秋波一轉制義、讀離騷樂府、西堂雜俎流傳禁中，世祖歎為真才子，而未及登用。舉鴻博日年六十二矣，論處居五十人之首，以子珍成翰林，告歸。二十年而卒，是償其早歲之蹇矣。所記雅擅才華，詳略得中，惟記杜真人降壇諸事，且涉迷道及黃道周、徐汧諸語，怪矣。圖凡十六，曰寒宵伴讀，曰春山携友，曰斜塘避難，曰北平聽訟，曰榆關觀獵，曰小園偕隱，曰草堂戲綵，曰書齋教子，曰金門待漏，曰瀛台賜宴，曰玉堂修史，曰西湖泛月，曰西山築墳，曰蒲團禮佛，曰五局稱仙，曰竹林群生。圖各有記，後附小影圖四，各有侗及諸名人題詞。圖作康熙甲戌侗七十七歲時。

卷首有錢肅潤序、高士奇跋

顧秀埜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顧嗣立自記。嗣立字俠君，構草堂，題曰秀埜園，因以為號。江蘇長洲人。康熙壬辰進士，散館，某。書為責士仍歸進士中教習。是譜從康熙四年乙巳一歲起，至[illegible]六十一年五十八歲止。據譜癸巳四十九歲載自輯問卯年譜一卷，其後十餘年之事，當是[illegible]年遺[illegible][illegible]絶筆於五十八歲，當即歿於是歲也。據譜，嗣立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舉本省鄉試，主考李蟠、姜宸英，即世稱己卯科場獄也。譜紀其事特詳。又嗣立於己卯

聖祖南巡，獻進詩及所選元百家詩，至四十四年乙酉，以宋犖薦，特召考試，列一等，命在內廷修書。[illegible]進五十一年壬辰，以搜落卷，賜進士，一體殿試，年四十八矣。散館落職，修書如故。又二年[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漫游勝地，嘗一至燕，未覩其兄嗣協於新會官署，此其大略也。所敘[illegible]遊覽酬倡居多，如記如序，間錄[illegible]雅吟[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其詩[illegible]送致也。

方望溪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附文集

清蘇惇元編。惇元有張楊園年譜，已著錄。方望溪名苞，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以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逮下獄，論死，宥免，詔隸漢軍，以白衣入直南書房，旋移直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諸書。又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赦歸原籍。九年，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累擢至禮部右侍郎。逾年解職，仍任修書，教習庶吉士。乾隆七年，賜翰林院侍講銜回里。年七十五矣，卒於乾隆十三年戊辰，年八十二。

溪自授官後，屢上書言事，如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請復河南漕運舊制，請備荒政兼修地治，請矯陋積習興起人材，吉禮保及則例，開國計人材，本傳家諸可補文集之缺。又望溪兼治三禮、春秋、管子、荀子諸書，具錄其書年目，見文集。

似不必贅於此。惇元之為之譜，蓋深契其學旨，蓋望溪與楊園皆宗程朱，而惇元與之同也。然如譜中錄望溪與李剛主書，有訾朱子者，皆及後嗣，殊為失言。又錄南山集序，非望溪作，至書生百餘年後為之曲諱，尤不必也。卷首有惇元自序，又有戴鈞衡序。

潛虛先生年譜一卷 舊抄本

清戴鈞衡纂。鈞衡有書傳商纂，已著錄。潛虛謂戴名世也。名世於康熙五十二年，被文字之禍，所著書亦遭禁燬，故諱其名氏。潛虛猶云子虛耳。名世舊有年譜，藏其玄孫皐亭家。鈞衡猶舉其有一歲能言句，今佚不傳，亦不知撰者何人也。鈞衡物色就文中所自道，并捃里中吳氏藏手寫文集目下繫年者，參以家乘、南山集，撰其梗概。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當是得之家乘。獄發於五十年辛卯，在獄二歲，畢命於癸巳。譜書曰卒，亦諱之也。年六十一歲，距成進士日，纔四年爾。譜中遊蹤歲月，率從鈞衡稽而得，粗具梗概。格全謝山撰方望溪侍郎神道碑，稱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戴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為公也。及記得知為孝標云云。按望溪集教忠祠祭田序云：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是望溪之被牽連，為南山集一序，不為日記也。鈞衡據以駁正謝山，甚是。惟同時以作南山集序，牽連獲罪者，尚有宿松朱書。譜未及之。又譜以諱故，中多缺字，尤雲鶚刻名世之文所題集名亦缺之。其文數亦但言百有十餘篇。按尤刻實題南山集偶抄，文止百一十篇，中有與方靈皋書一首。鈞衡輯今文集輯本所無，似鈞衡尚未見尤氏原刻本也。

時在乾隆甲寅、

檀默齋壽譜一卷　嘉慶元年刊本

清檀萃自叙、萃字豈田、號默齋、安徽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選雲南[illegible]縣知縣、丁父[illegible]、[illegible]謀葬費、游[illegible]居教載、病歸、再入滇、補祿勸縣知縣、被參、坐徙、[illegible]久之[illegible]赦、盡渙藩某[illegible]之子寄与詩僉、萃批其卷、以擬西江派、某[illegible]之、遂倡諸興獄、萃[illegible]謝、學為事[illegible]。[illegible]在官亦不廢備學、及被譴、聚生徒大盛、佳滿主成材書院、[illegible]年七十矣、自敘生平、以當年譜、諸生續為圖、凡三十二、名壽譜圖、[illegible]、是卷蓋弁於詩集之端者、諸集亦圖試如[illegible]冊者圖宗、[illegible]考師範有抱箕軒文稿、有萃家傳、稱萃初已赤春、縣銀歸院主晴川書院、卒於辛酉之十一月、年七十有七、距作譜時七年、[illegible]譜[illegible]自及[illegible]萃[illegible]獲譴[illegible]蓋以運京銅事掛遲緩故、而譜[illegible]可据傳以補譜所未及、所稱滇藩某、[illegible]諱尚忠也、謂江西南豐、撥忌偽西江派之識、此則譜与傳俱諱之、[illegible]意甚[illegible]尚存[illegible]耶、按萃著以該博稱、撰述甚夥、[illegible]居滇南、殆如文翁之化蜀焉、譜中稱先生者、蓋萃口述而門人輩筆錄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國史儒林傳二卷文苑傳二卷 稿本無年月

卷首有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相傳為阮元所擬序，下又注云，國史傳無此序，今從揅經室集抄出，傳與序非必出於一人矣，據阮序，稱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合呈本正傳得三十六人，附傳五十人，合之不足百人，又據李富孫自訂年譜，壬申四十九歲有一條云，阮師由翰林轉少詹，為國史總纂，札令纂輯文苑傳，以誌傳集序等聯綴成文，不自加一字，裒輯自初朱檢討以下二百餘人，為編成寄呈備采云云，呈本文苑傳始谷應泰，不始朱彝尊，正傳四十三人，附傳三十人，合之僅七十三人，且其文皆連貫，無以誌傳集序聯綴成文之迹，其非阮元原編無疑，其中位置不[illegible]如顧元附潘天成，顧祖禹附胡渭傳，山附吳雯，胡天游附黃之雋，多所錯亂，又不必論矣，大抵出於坊賈所為，截往國史稿中，截取儒苑之一部，與賈良循吏[illegible]刊，而傳者[illegible]然而不可據也。

徵錄 佳姬遺書 又

船山師友記十八卷 光緒丁亥刊

清羅正鈞纂，正鈞湘鄉人，顧觀沈湘書集、寄集船山之友，別為一卷，則蘇山船山年譜，及文游中有關涉者，皆錄于篇，然鄧氏以詩存人，且例[illegible]外，則氏以出處義行為主，按其祖[illegible]正[illegible]約山記，兼用二家之例，而畧[illegible]之，搜[illegible]傳，得百五十七人，人具爵里事迹，無可考者，就遺書所紀錄之，其遺書中僅見姓字者，則備論而仍闕之，凡遺書一語一言及于其人者，舉摘于各人小傳之後，他書之可徵信者，亦附于下，有疑難存核，則自為按語，具於其後，記父兄者[illegible]為卷首，當時程學舉主有知己之感者，次之，鄉先達如伍學父諸人，曾受之友如良叔直諸人，及乙酉丙戌避亂湘東所為主諸人，在戊戌往王之先，惟嶺外同僚以名位相次，各為二卷，蹤置于前，至辛卯返里而後，所遇往多里遺民，稍以類從，共為四卷，[illegible]後進一卷，門人一卷，親戚子弟一卷，其閑聲相界，如顧亭林、黃梨洲為一卷，[illegible]叙贊一卷，則自來著書之旨也，卷首有陳三立序，推叙首輔則民船

山年譏補書以行，今未見刊本，豈以王氏書輯本先成行，遂隱諱不出耶。

歷代儒學存真錄十卷　咸豐丁巳刊本

清田欲輯。欲字乙亭，河南洛儀人。是書首有郭程先序，又有欲自序及例言。所去儒學，兼論史道德事功而言。其所錄自漢魏諸人，始伏生，終胡瑗，而閒見未傳，去取不精。如唐無姚思廉、劉知幾，宋無二蘇，元無虞集、吳萊，清初無顧炎武、王夫之，至乾隆後漢學諸儒更無論矣。又漢無揚雄，以其事莽故，而沈約之身行叛逆者，又何說？宋收叢松之矣，而數不收陳壽，又何說？蓋編由小儒，學殊識陋，妄欲廁身於著述之林，宜其武斷無足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良吏述補一卷　道光己酉刊本

清錢儀吉輯。為補彭紹升良吏述而作也。首有序，并引紹升之言，謂予雖無所效於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於人心，其亦不異乎予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乎予之自效之也。故所述不必事不必出於己，即其言亦不必出於己云云。自王毅州天鑑、王趙松年之鶴，凡十九人，其事皆得自順康間，大率采自家文集，間及方志家譜等，篇下各標出處，亦用彭氏例也。

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朱孔彰撰。孔彰字我山，江蘇長洲人，舉人。是書無序例，為卷三十，卷三、卷六、卷七、卷十、卷十一、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七、卷十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各分上下，卷十八、卷二十五各分上中下。人為傳，或一傳占一卷，或數傳共一卷，略以類從，傳後有評。凡一百有六人，附傳若干人。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等傳，中興之功，曾胡並稱，江有曾胡之才而未竟者也。卷末華爾、勒伯勒東、法爾第福、戈登，以泰西人代我平亂，此例外也。孔彰父駿聲，曾參國藩幕府，孔彰亦佐論，傳多據咸同軍事，參以官報家狀等，諸傳要可徵信，惟於湘軍諸將帥特詳。即如豐順丁巡撫日昌、東莞張布政敬修，皆未入傳，他可知矣。又如袁甲三、吳棠輩皆以軍功致通顯，而皆遺之，而湘軍中若陳湜輩乃得比於羅山弟子之數，也可知矣。

梓里表忠錄五卷　同治己巳刊本

清恒稔編。恒稔滿洲正白旗人，官[illegible]尉。梓里者，就本旗言也。首有全慶序，又有恒稔自序及凡例。從咸豐初年金田發難以後，本旗死事諸臣，立為立傳。或抄從國史列傳，或采自家乘[illegible]履略，或搜之旗檔官冊[illegible]稿爾[illegible]跋傳聞。[illegible]祕親王僧格林沁、內務府大臣文豐，特錄於卷首，以二人為本旗正副都統也。卷一至二，為多隆阿以下五十三人。卷三，健鋭營六十二人，圓明園三十八人，外火器營三十人，火器營三十三人，前鋒營二十六人，護軍營十五人。卷四，特穆恩以下十三人，又健鋭營十八人，圓明園三人，外火器營五人，火器營三人，前鋒營一人，護軍營一人，驍騎營一人。按卷四諸人，皆是補遺。各傳傳或全錄詔諭，或信筆敘述，絕無文采，[illegible]僅具[illegible]隸某參領某佐領及陣亡之時與地者，甚或并陣亡之時地亦不可考者。此數百人之名氏[illegible]沒者[illegible]十九，賴此以傳[illegible]。此但滿洲之一旗耳，且咸豐至同治二十餘年間事耳，[illegible]外湮沒者何限，[illegible]咸同間諸[illegible]忠義[illegible]錄局，錄及貞烈婦者，抑何不幸也。

事狀不載其

二林居集二卷 正覺樓刊本

清彭紹升撰。序題名目事狀凡十七篇，曰魏象樞、李之芳、湯斌、熊賜履、張貞生、徐元文、于成龍、李光地、陸隴其、趙申喬、蔣伊、張伯行、陳鵬年、楊名時、孫嘉淦、沈起元、雷鋐。諸事狀後日則皆參合諸書而成，以方望溪所紀佚事數篇為要，大旨見所為書後二則，末附自撰其父兵部尚書啟豐事狀。按湯斌事狀中所載斌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以聞于上者，乃徐乾學，非明珠、余國柱也，見李光地續榕村語錄。又熊賜履偽理學也，事狀所載康熙十五年陝西傳旨有剛復疏防官員一疏，誤票云云，即續榕村語錄所云嘗簽于票，此本非其明所為，詎足以名臣耶。趙申喬於康熙五十年劾戴名世南山集，致興文字大獄，居心慘酷至此，何足稱耶。至如沈起元、雷鋐名臣之稱，似亦未副。又按猶事狀皆見嘉慶四年刊本二林集卷十二至卷十八，惟李事狀後附汪大紳評，俱異於集本耳。

祖孫殉忠錄一卷 康熙辛酉刊本

此彙記明太湖令金應元殉節事也。應元號堯門，浙江會稽人。崇禎中歷舉選太湖令，八年，流賊犯太湖，太湖無城可守，應元率數百人禦之，賊至，皆逃散，應元率數人巷戰，被執死之。孫兆嘉僅九歲，同殉。是錄首……崇禎九年贈邮敕書，次應元陳無兵無餉……以死，次應天巡撫張國維……兵部尚書張鳳翼議邮疏，次李遠之、王業瑞、劉宗周、倪元璐、吳之芳、魯元寵、金蘭等公揭，次應元子汝宏請邮吏部看語，次紹興府……理縣公牘，次有行縣志傳，次余煌所為行狀，次錢嘉坤諸人題詞，次康熙……諸生周從志等請崇祀學宮公詞，并附評，又首有嘉宗游序，末有徐商麟跋，皆當康熙辛酉，是錄即刊於其時也。

二續表忠記八卷　康熙戊寅刊本

清趙吉士纂、盧宜輯。無序例，蓋承續表忠記而作也。續表忠記序稱記自天啟改元，迄崇禎甲申，諸君子之死閹禍、死國難者。按國難兼流寇、清兵言。或一人獨立一傳，或數人共立一傳，亦同前書。惟是書自五卷以下，記及南渡以後諸忠，卷七又兼附及明遺民，皆不能備。而所記啟禎諸臣，不必皆死忠者，謂之啟禎名臣記，亦無不可。卷二袁崇煥傳，稱又獲閒諜，訊言崇煥密約通款，按滿洲縱閒諜殺崇煥，清高宗於御批通鑑輯覽始詳之，而吉士傳中已及此。又卷二黃龍傳中，記毛文龍死後東江變亂始末，而以楊嗣昌之撤遷其軍民為是，東江[illegible]制之為空言，[illegible]論極公允。[illegible]誅一悍將，又為國家藏有百數十萬兵餉，則崇煥之於東江，詢有功而無罪。按是書成於陸巽王寧光集、屈翁山成仁錄之後，所記之人與事，可據者居多，而亦不能無誤。如徐汧傳中，言張采張溥先汧卒，按張采之卒在順治六年，在汧後。又董廷秀傳，言廷秀為僧匿山寺，後得免，病終。按廷秀於順治八年，殉節東昌，閻古古之哭詩，此之矣山紫方，可證。此誤之類，閻所不免。備傳後多有附記，及備人評語，亦與前書同。

孟子年譜一卷　嘉慶二十一年刊本

清管同撰。同以孟子生年年月不可據，故但考其事，所見甚是。譜從周安王二年，魏文侯生子罃起，至赧王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止。惟錄事[illegible]誤，[illegible]先宋次滕，[illegible]梁齊[illegible]以戰國策言甘取睢濊之間，為南粵於楚之證，以孟子所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以梁惠王蕃所記齊伐燕，為易王初立，齊取十城之事，皆謬之甚者，蓋史記紀年多舛，不足徵信，同自稍識，往依違其間，[illegible]且不及生年，何以云譜，即表六國之年，宗[illegible]止於赧王三年也，首有阮元題辭，[illegible]同於劉亭林、江慎修、焦理堂、臧在東諸書，似未全見[illegible]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聖門十六子書百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馮雲鵷撰。雲鵷字集軒，常州人，[illegible]十六子者，[illegible]四哲及十二配也，輯其言行、古蹟、世系，各為一書，顏子七卷，子思子四卷，曾子八卷，孟子七卷，閔子六卷，冉[illegible]四卷，端木子七卷，仲子六卷，卜子五卷，有子六卷，冉[illegible]伯牛五卷，宰子五卷，冉[illegible]子有五卷，言子三卷，顓孫子六卷，朱子三卷，皆有卷首一卷，合一百[illegible]有一卷，各有傳，有論，有贊，[illegible]顏子、曾子、孟子、閔子、端木子、仲子、有子、冉伯牛、顓孫子，皆有年譜或年表，朱子惟載本傳及言行錄，以為生平事實具[illegible]也，子思子有世職，創以紓聖公之次子盤陳言子朱子[illegible]祠韻石征闕里外，其他皆有宰子世表[illegible]其間或襲用舊文，或狃新裒輯，又或藉畧彰增，惟總不免[illegible]雲鵷輯此時[illegible]方任曲阜令，[illegible]備稽掌故，則[illegible]書[illegible]偶然耳。

又史記載齊景公欲封孔子尼谿田為晏嬰所沮[illegible]

孔志補箋四卷　光緒辛丑刊本

清林昌彝[illegible]補、昌彝有三禮通釋、已著錄、[illegible]曩

潡序孔子、[illegible]適蒲適衛至卒、猶未詳攷、故昌彝特為

補之、而[illegible]不限於此也、跋稱凡家語紕繆、類於墨氏非

儒之篇者則削之、其傳聞未審者則辨之、其無年分

可列、如欹器之銘、射於矍相之圃者、則闕之、其[illegible]於景

潡或中、其說或補其所未及、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

年[illegible]十月庚子、[illegible]作十一月、據段懋堂說

公羊[illegible]作十月、作十一月者乃異本耳、說苑[illegible]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illegible]

[illegible]見星[illegible]孔子自辭、非阻於晏嬰、又[illegible]

諸書載孔子適周之歲紛紛不一、此據家語正論解、南宮

說仲孫何忌學於孔子在定公元年、而適周則據莊子

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時在定公八年、即陽虎將享

季氏於蒲圃之歲、孔子問禮亦以避亂而為於門客難

之故、凡此備條俱閱[illegible]重要、其他[illegible]搖、[illegible]有據採、惟

[illegible]

[illegible]檀弓鄭注[illegible]適[illegible]

昌彝自作按語、

漢書人表[illegible]宋微子第五等、注曰啟子、[illegible]而

[illegible]第四等、又有微仲、自[illegible]注曰紂兄、自是[illegible]衍[illegible]

微子封微、[illegible]與其弟同封一國之理、[illegible]此必曹

為之說非也、又史記載[illegible]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江

氏[illegible]野合、謂年不相當、亦有理、此據家語求婚於顏

氏、辨非野合、不知求婚是一事、年不相當又是一事、

蓋[illegible]於後世、野合為[illegible]非禮之合、故曰非也、

又按景潡原書、多采家語、昌彝亦然、[illegible]乃[illegible]斥家

為未盡可盡信、引馬昭云、為王肅增加、[illegible]顏師

古云、非今所有之家語、不知[illegible]馬昭以王

肅難鄭、名據家語、於以[illegible]相詆、非有作也、即[illegible]如

其說、[illegible]增加[illegible]遺[illegible]、[illegible]師古[illegible]謂與今所有

不同、王顏氏者、然所引之顏周蕭、[illegible]或別有其書、不得

以家語篇名[illegible]周而[illegible]篇中辨大司徒一條[illegible]

[illegible]因家語而誣及史記[illegible]史為贖狀、同一書也[illegible]

是[illegible]不合、已著即[illegible]係可乎、

亦可相證

孔子紀年備要二卷 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清周鳴翥纂。鳴翥字鵬南，湖南湘潭人。是書首有夏大觀序，又有鳴翥自序及例言、紀年，起微子始封，訖孟子卒。序稱本之論[illegible]孟，以紀其實，質之春秋經傳，以定其年，于家語、禮記、史記、孔叢子諸說疑者闕之，誣者辨之云云。今按其書，沿誣者正不少。即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見公羊傳，此[illegible]襄公二十二年；又孟子見梁惠王，據竹書紀年在惠王後元十五年，此以為在惠王三十五年，似不無偏矣。

孟子章句考年五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蔣一鑑輯。一鑑字存齋，安徽無為人。[illegible]一鑑據孟氏譜，參以任鈞台諸家諸家之考正，以為孟子卒年八十四，實生於周烈王四年，終於赧王二十六年。[illegible]大旨本之曹之升孟子年譜，[illegible]證以史鑑、國策及諸儒之說，參[illegible]徵妻氏孟子篇敘、陳氏孟子時事考徵、[illegible]氏讀孟質疑，[illegible]其諸家所未愜者，則以孟子外書四篇定之。用周統紀年而置列國紀年於其下，次以列國時事之與孟子有關者，紀孟子事[illegible]，[illegible]先儒[illegible]後曰，章句能確指某年者，[illegible]標之，其不能定為某年，則渾列於是年前後數年或數十年者，則標曰章句附。自下已見，加以按案，[illegible]烈王四年起，至赧王二十六年止，[illegible]孟子之生及卒也。五卷，從赧王二十七起至秦始皇二十六年止，終戰國也。[illegible]首[illegible]年表，則程周安王二十年起，迄於秦七從六甲核數也。其誤[illegible]在仍信史記先[illegible]齊[illegible]游[illegible]梁[illegible]將客鄒之任，[illegible]置[illegible]於游齊之前，[illegible]更以游齊分前後二次，以謂[illegible]之游齊，居賓師之位，後之游齊，居客卿之位，而梁

惠篇及公孫丑篇所記之[illegible]益乃[illegible]遂併爲一
書不知七篇之文無論孟子自作或門人所記其[illegible]
次序先後萬不可易何[illegible]任意遷移一鑑於此亦貫
斷耐然一書[illegible]全篇因之其稍[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師子思[illegible]以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又言私淑諸人[illegible]即指子上[illegible]子上距孔子四
世孟子則身當孔子五世也又[illegible]據外書孟子先於騶
昭王侯樂閔之世孟子不在此二[illegible]但書齊王之及
至孟子之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則[illegible]以爲卒於赧
王十九年而稱齊宋王偃卒於赧王二十九年而不稱[illegible]
亦見讀書得間前進者有陶澍張懷源序又有[illegible]
一鑑自序及[illegible]凡例

說四書十八卷 乾隆刊本

清韓泰青撰泰青字南有浙江蕭山人是書卷一至四
大學卷五至十中庸卷十一至十五論語卷十六至十八
孟子大旨[illegible]理宗宋儒[illegible]謂朱子爲孔門嫡
嗣偶於解書處有未當不害其爲賢或因其說之未當則
出一義以相詰難不[illegible]爲違朱云云所說不墨守
一家[illegible]天命
之謂性單指人言本文是從天順說到人若逆而溯之修
道是窮理盡性功夫率性爲道則能盡其性者盡性則
知命而達於天矣此間一條理路乃神聖往來之所常人不獲
闌入何況於物[illegible]
物下文言萬物育者盡人性自能盡物性人能統物也又
謂道比作路[illegible]路有邪正而中庸言性天之道中有實
理非可擬以虛位無已則以下文達道當之然達道猶指其
用處而非體也無已則進而言其節與和然節與和亦在
已發處見猶用中之體非體中之體無已再進而求之中
此中非東西南北之中乃隱體乎中之中所謂體物而不遺
費而隱者是也又謂修道之謂教教字不作教人講率

性〻謂道由仁義行、性〻〻聖人自誠明謂〻性也、脩道〻謂教、由教而入、反〻〻聖人自誠明、誠謂〻教也、又言無對〻謂獨、一雜動靜內外〻說、即不是獨、獨者空絕倚傍、此心渾然皆備、惺〻明〻、靈光獨照、於此操存、毋使或使或昧、是謂慎獨、統論記、謂時習者、無斷無續〻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時習〻學、至於至誠無一息、純亦不已、是學〻、或說其為人也章、謂有子以孝弟為仁〻本、程子又以行仁為孝弟〻本、語相反而意實相成、有子以孝弟論仁、指事為言、兼舉仁〻全體言、則仁道至大、不得〻而或孝弟得〻而叔弟、特其一節、程子又云、性中曷嘗有孝弟來、[illegible]亦因有下一本中直推到大本〻本也、大本為中、喜怒哀樂而無偏倚、安得有孝弟、[illegible]偏禹於調停、[illegible]不有祝融〻傳[illegible]為[illegible]自亦[illegible]
彌子瑕言之[illegible]遍常、然孫子亦幸而不係、故祇止乃身、孔子對哀公、曰去讒遠色、告顏淵曰遠佞人、佞人殆、孫子〻不係衛國〻幸、顧不以不係賓、而以難免乎、故決為孫子言〻也[illegible]

[illegible]他係雖不盡[illegible]精悵、[illegible]要之深研有得[illegible]
[illegible]多獨到之見焉、

鄭本大學中庸說一卷　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清包汝翼撰。汝翼字紀三，安徽涇縣人，世臣之族兄，慎言之父也。首有世臣序，詆大學中庸二篇為周末漢初諸儒所記，又詆朱考亭為學庸章句，以尊信表章之功歸河南程氏，而[illegible]不程仁宗書此二篇賜新科狀頭王拱宸事，並謂以學庸配論孟，名曰四書，皆自考亭，斯尤謬之甚者也。汝翼說大學中庸各二篇，大學上篇[illegible]謂不[illegible]所知曰致，必達其所知曰致，以諸條目悉納於致知之中。下篇[illegible]誠意為本，而歸於以誠取信於民，理自平正。惟中庸上篇[illegible]中和[illegible]獨以災變之告即天命。下篇[illegible]鬼神，而以天與性[illegible]與道者鬼神者一。[illegible]不忍以災變之[illegible]鬼神情狀，非理可究[illegible]。[illegible]後附宋縣學設教諭考、宋時縣學設教授命於朝考二篇，正宋史及[illegible]涇縣志之疏，[illegible]考證而核，然無關於本書，[illegible]宜別出之。

孟子編年考一卷　光緒刊一鐙精舍本

清何秋濤撰。秋濤有周易爻辰申鄭義，已著錄。是書[illegible]以孟子生於周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據孟氏譜云[illegible]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定王即安王，但[illegible]定王無三十七年，故禮樂錄改為十七年，而秋濤依之。然諸書皆言為生於烈王四年，又[illegible]是書以孟子游梁係之梁惠王三十五年，不知惠王尚有後元十五年，孟子[illegible]在梁止二年，[illegible]游梁不應在三十六年。又是書以孟子卒年九十七，而孟氏譜云八十四，諸書多從之，此俱不合。至其他諸侯之年，俱依史記通鑑，按史記於孟子之游梁齊，即已倒置，通鑑於所不合者，輒任意增減，皆不可據。而秋濤[illegible]之，亦[illegible]非也。[illegible]誤。惟所歷先後，依七篇為次，尚屬不誤。此殆其早年[illegible]未定之作，[illegible]加博攷，[illegible]遺稿者漫取以[illegible]也。

孝經約解一卷　嘉慶十年刊本

清溫汝能纂、汝能字希禹、廣東順德人、乾隆戊申舉人、官中書、是書首有[illegible]汝能自序、[illegible]謂石臺正義本為最善、唐註邢疏、經旨暢然、因撮其要而去其煩、節采融其義而集其說、[illegible]此外復[illegible]取諸家、匯輯成書云云、今觀其書、解釋詳明、惟不標註家姓氏、其涉於考證[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文[illegible]異同、別著於書之[illegible]上方、不使相混、書後復申論[illegible]今古文[illegible]傳授源流、謂[illegible]今文古文皆有改本、非孔氏之舊、然詞義與核、多與古書符會、縱非舊本、亦[illegible]何可廢[illegible]云善讀孝經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附刻一卷　嘉慶十年刊本

清溫汝能輯、是書附刻古文約解後、凡孝經古文宋本一、日本信陽本孝經古文一、朱子孝經刊誤本一、吳澄校定孝經古今文一、吳元傲孝經古今文考一、其孝經古文宋本[illegible]吳澄不信古文、詳其題辭、[illegible]四本皆古文也、陸元[illegible]信古文、亦有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褒忠錄一卷　同治癸酉刊本

清王肇謙、字益之、直隸深澤人、道光甲午舉人、選福建海澄縣知縣、調上杭縣知縣、升永春直隸州知州、署漳州府知府、延建邵道、因統[illegible]軍務、積勞病故、由福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illegible][illegible]優卹、有旨准照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illegible][illegible]時咸豐七年十一月也、是錄首[illegible]上議及督撫原奏、次錄其子用臣所為行略、而附弔唆詩文於[illegible]後、據行略肇謙於治[illegible]閩、剿匪、辦夷務、具有成績、亦一時能吏[illegible]云、

思補齋自訂年譜一卷　宣統庚戌鹿邑徐氏排印本

清徐廣縉撰、廣縉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補御史、外放陝西榆林府知府、洊陞至兩廣總督、調兩湖總督、以武昌陷、革職拏問、旋赦出、交河南巡撫差遣、[illegible]隨文和之家居十二年卒、年七十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河南巡撫[illegible]奏請、開復原官、時宣統元年也、按廣縉在粵督任內、以拒英[illegible]入城、受宣宗特賞、其時[illegible]粵民三元里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應付、因得苟安一時、而不悉外情、不修內備、徒以虛声恫喝為得計、固知不可以持久、廣縉去、而葉明琛遂承其禍矣、至武昌之陷、則以倉卒接事、調應不靈、咎不盡在廣縉、然嘗奧賊圍長沙時、大兵雲集、乃止知注目長沙、不分兵遏其北竄之路、[illegible]失策之尤者、廣縉亦不得辭其責也、是書首有許振禕序、謂譜中於[illegible]撰外事、其中曲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盡載、蓋[illegible]權變[illegible]諱之也、[illegible]林文忠為比、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諛詞矣、

陸文慎公年譜二卷　民國癸亥刊本

清陸寶忠字伯葵,江蘇太倉人。[illegible]光緒丙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卒年於光緒戊申,謚文慎。是譜首列世系,自一歲至四十五歲,係寶忠自述;下卷自四十六歲至五十九歲,係其門人陳宗彝續編。其中多据寶忠日記,亦不啻其自述也。按寶忠[illegible]遺稿,殊碌碌。光緒甲午大考,翰林名列一等第三。一等第一則文廷式也,汪鳴鑾以侯字失叶原列三等,[illegible]置一等末,[illegible]則宰輔以愛憎為取舍,不特[illegible]廷式[illegible]出[illegible]椒房意[illegible]矣。譜又記檢查天祿琳琅及武英殿書籍,蓋[illegible]同治後[illegible]精本[illegible]又多缺失,蓋由於嘉慶二年乾清宮之火,而武英殿所存,未及全收大內,遂成劫灰,此亦[illegible]古者所宜知也。

[illegible]一卷　乾隆刊本

清劉弘甲,字天緩,山東單縣人,諸生。其父興邦,官雲南澂江府經歷,值吳三桂叛,隔絕[illegible]二十二載。弘甲與弟弘基,次第入庠,乃留弟奉母,自往尋父,歷遍險阻,得其父於騰越州之界頭,遂奉以歸。閱二年,父卒。其母卒於雍正三年,壽一百二歲。弘甲卒於[illegible]雍正七年,壽亦當八十餘矣。是錄為[illegible]子瓚及長孫資深輯,首有康熙辛丑衍聖公孔毓圻、雍正癸卯曹尚浴二序。所輯[illegible]單縣志孝行紀畧,表以峰旌表劉孝子紀略,淇[illegible]盧錫晉[illegible]孝子傳[illegible]三篇,末綴黃、宋可書傳後二篇,並對聯扁額名公詩詞等為[illegible]一書。[illegible]末有資深續刻紀言,時乾隆五年庚申也。

殷侍郎自訂年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殷兆鏞撰。兆鏞字[illegible]序伯，號譜經，安徽歙縣人。道光庚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循資至禮部左侍郎。光緒七年，因病得請開缺，時年七十六。[illegible]又二年辛卯，譜事中所記[illegible]，[illegible]庚申中[illegible]熱河之狩、辛酉上海之亂，係其目擊，述之較詳。其[illegible]建白，則戊午言吏弊封奏，同治乙丑請軍務已平省分停止釐捐也。戊午科場獄興，派查勘者八人，兆鏞與焉。[illegible]其他大率遷職派差謝賞等事，家常瑣屑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illegible]文莊公述一卷　同治刊本

清瑞麟，字澄泉，姓葉赫那拉氏，正藍旗滿洲[illegible]人。[illegible]生員，[illegible]太常寺[illegible]讀祝官，[illegible]禮部，不數年，洊陞禮部右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illegible]授禮部尚書，調戶部尚書，擢文淵閣大學士，[illegible]咸豐十年，因事褫職，旋起用，由廣州將軍[illegible]兩廣總督，晉[illegible]文華殿大學士。同治十[illegible]三年卒，謚文莊。是為其子懷塔布所撰，所述治粵之事最詳，如治械鬥，剿土匪，懲奸民，又助越南收復海甯諸事，俱可紀者。而粵人對之多所譏議，法越之役，[illegible]給事中鄧承修[illegible]上疏請[illegible]，[illegible]克軍[illegible]彭玉麟[illegible]力為申辯之事，獲已則[illegible]所舉不為[illegible]私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歸安趙忠節事實一卷　光緒八年刊本

清趙景賢，字季侯，浙江歸安人，刑部侍郎炳言子。道光甲辰舉人，選授宣平縣教諭，改內閣中書，未到官。咸豐三年，粵賊陷江甯，景賢在籍辦團練，[illegible]屢戰勝賊。其時杭城兩陷而湖州無恙，實賴景賢之力。[illegible]積功授福建督糧道，加布政使銜，以[illegible]糧盡城陷，被執不屈死。[illegible]其子深彥年十二，聞[illegible]變[illegible][illegible]仰藥死。事聞，詔[illegible]依[illegible]巡撫例賜卹，[illegible]此同治元年事也。是編首錄[illegible]諭旨六道，次國史列傳，又次汪曰楨撰別傳。汪傳較詳，後幅有所辨論，以解當時之疑，尤不可少云。

徐辛庵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徐士芬，字誦清，號辛庵，浙江平湖人。嘉慶己卯進士，由編修歷官至戶部右侍郎，在順天學政任，因病[illegible]乙回籍調理，未幾卒。按士芬積學工文，著有漱芳閣文鈔行世。[illegible]中所載記[illegible]墾天津水田[illegible]疏，最切用可行；又記其在直廬闢地半畝，[illegible]植稻[illegible]採農政全書及奇器圖所載恒升車，仿其法，以取後圃井中水，因濬小溝迴使水曲折達稻所，以時灌溉，至秋杪獲稻，得[illegible]數斗[illegible]得甘[illegible]。[illegible]所實驗[illegible]又記嘗於里中試行水田法，復植旱稻數畝，又嘗以旱稻種寄其子，且手書種植法[illegible]甚詳云云。[illegible]殆非空言時務者可比，惜所實驗者未得[illegible]試行於當時耳。是編為其子元錫等撰。元錫，道光乙卯舉人，官廣西永安州知州。

畢太夫人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衍聖公孔繁灝撰。太夫人為兩湖總督畢沅女，適衍聖公孔慶鎔。其姑于太夫人大學士金壇于敏中女也。沅為敏中門下士，巡山東時，詣謁林廟，並拜太夫人，因訂婚焉。沅歿，家被查抄，太夫人僅八歲。婚後迎其母，太夫人母尚在也。繁灝太夫人出里蔚可述，傳者則在其家世也。

徐青霞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徐玉衆，字青霞，江蘇甘泉人。嘉慶癸酉舉人，納貲為刑部員外郎，陞郎中，引疾歸，卒年七十有七。玉衆深於制舉文而不得一第，顧一生以此為業，篇中所記不術之者多此類。時涉他事，有關情逆致，其子根、彦林、櫞等所撰也。

詩經三卷　乾隆刊本

清韓泰青撰。是書多主其鄉人毛奇齡說。信古文尚書，謂晉世秘府所藏，有其經文，梅賾所奏特安國之傳。又謂偽泰誓一篇，原係伏書，故史記載伏生壁藏之數二十九篇。傳伏書者為伏生諱，減去一篇，稱二十八，不知太史公所本，乃董仲舒、天人策即引用其文，何得云出孝宣時。據此論為前人所未發，至謂記雜記易之說，後世攻古文者皆起於朱子，則與閻若璩適見其反，而出之宗宋學者，尤可怪也。典多獵文條，乃亦奇齡補字尤記為然，則亦非通所論矣。至若論文王稱王，謂以詩詠靈臺；論周公踐阼，謂以書言復辟，皆俱顯而且切。說詩亦不取朱子淫詩之說，引宋黎以常往論云：少時讀，予未奈歌，怒焉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鄭人之皆若目挑心招，夫猶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說，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則解者之故云云。是則集傳之作，不免隨自是反戰傳中有以此之痛快者。說春秋論三正時月，俱攻漢禮記，謂係漢儒偽托，下以合於義理與否為取舍。

其於宗朱說，抑可知矣。

讀王一卷 乾隆十三年刊本

清方苞撰。書中摘其所論三禮諸篇，於意所不合者，硬為刪削，所竄入其見於書序荀子史記者，則顯然有證者，則概以為歆所竄入。從古未說經未有如此武斷者。大旨崇宋而抑漢，奉程朱以壓鄭康成，惟讀古文尚書不以朱子所疑為然，據史記儒林傳安國以今文讀之，及安國自序定其可知者等語，謂今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以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云云。此則可為指斥朱子以攻古文者塞其口矣。

讀經八卷 嘉慶丁丑刊本

清戴大昌撰。大昌字斗源，安徽婺源人，官宣城教諭。與凌廷堪友，廷堪嘗以書引其說。是書通說易書詩三禮春秋，而於歷象水道祀享田制服物等類不之及，以別詳所著四書問答也。其為說頗多獨到之識，亦不拘拘於漢宋，惟論三江，主書疏所引王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而以初學記引左合漢為北江，匯彭澤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為別無明文足據，不知兩書語似相左而義實相成，未可泥也。說小星為征夫早行自咏之作，且援容齋隨筆為證，似南宋韓詩，韓詩謂為勞使臣章，後鄭程大昌俱從之，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命使類，則唐宋時韓詩猶存也。然說甘誓孥戮，謂援周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謂但沒其身為奴隸，則孥戮之兩刑自分輕重。說秦風無衣，謂非為秦君作，王謂平王，蓋日夜引領王師之西來，與之同袍而偕作，而乎我王自忘其不共戴天之仇也。說正月詩，謂

[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國[illegible]、此篇及數月之文敘篇，皆平王時詩，所云國既平，斯衰，然滅之周宗既滅、邦國殄瘁，皆歎已然之詞。其謂遷于[illegible]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正指東都。又解王曰一舉，王三日一舉，據鄭注[illegible]殺牲盛饌曰舉，所謂殺牲者非必太牢，王[illegible]齊日三舉，[illegible]齊注引司農云齊必變食，蓋謂齊日每食必潔，故三食必三舉，以駁賈疏之非，姚氏之類，俱極恒當，他像高攻議偽者，亦[illegible]能達其所見，[illegible]引證[illegible]精博[illegible]耳，[illegible]、未足令人稱快耳。

經說弟子記四卷 咸豐八年刊本

清胡泉輯。泉字白水，江蘇高郵人。是書就王陽明傳習錄語錄輯出，按五經四書次序，分為四卷。計易說十六則，書說七則，詩說二則，春秋說一則，禮記說一則，大學說四十則，中庸二十五則，論語四十則，孟子四十一則，五經說[illegible]。[illegible]謂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安得有淫詩，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所云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論雖出於臆斷，而可塞妄解詩者之口，詩何嘗有淫，解者妄以為淫耳。四書說[illegible]較詳，亦較多精義，大學主復古本，謂親民親字不當作新，[illegible]處之[illegible]合良知，自[illegible]而理[illegible]足以達之。民其家[illegible]獨造之學，泉於每則下間參按語，證合其旨，惟[illegible]但無甚闡明，且書中皆講學語，而題曰經說，又[illegible]以湊四書，殊無謂也。

經說拾餘一卷　咸豐八年刊本

清胡泉輯。泉既取陽明傳習錄語錄成經說、弟子記，又取集中書一百五十篇為之疏證。此外若序、若記、若說、若論、若書某卷，其中有摘經語者，因復摘出，刪節其要，彙為此卷。除已引證在弟子記者，其篇後各附按語，與書口上下相[illegible]。末篇論元年春王正月，則其說從周正，論書經周，不主改月改時之說，自是正論。託無說經之文，僅此而已。

經義錄六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張維屏撰。維屏字子樹，廣東番禺人，嘉慶進士，官至湖北黃梅知縣。是錄大半引先儒成說，或附己見，或否。所引毛奇齡說居多，當是其服膺所在。臨張子[illegible]錄中引經義，所論斷多未當，而采擇亦殊陋也。卷五錄楊椿周禮考一篇，而不知為何許人。按椿字農先，江蘇武進人，康熙戊戌進士，官翰林，嘗與修明史、明鑑綱目諸書，著有孟鄰堂文鈔，中有周禮考序及後序二篇，維屏所錄即後序之一。文鈔中尚有與次風論周禮書十二篇，其說尤詳，維屏當未得見之。

說經補遺一卷　乾隆刊本

清韓泰青撰。[illegible]論止生成之義、陰陽之義、數有之義三篇。論生成謂生中自有大易六成中自有生，引毛西河[illegible]說而[illegible]諸以主客之[illegible]義。論[illegible]陰陽謂陰陽如水火相對亦相需，引趙觀[illegible]說，但易調論為假昂。論數有謂三代而後選舉[illegible]辟召，[illegible]諸法帖指廷推，後人法愈繁而弊愈深。其本要反之明人論。此其大[illegible]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說經襍錄四卷　乾隆刊本

清韓泰青撰。是書襍辨禪道老莊，並及宋明諸子。大旨偏於陸王，謂朱陸不相悅，由於[illegible]朱子表章周程太過，而陸子[illegible]獨尊。又謂朱陸及他宋儒皆嘗學禪。又謂陽明主致良知，猶探性源，[illegible]嘉清間忠其功者，或以陷王，而指陸王為禪學者實起於康熙年間呂氏，攻所云某氏，蓋呂留良也。諸所論[illegible]博雅[illegible]經而[illegible]經留不甚相涉。中有讀經句泥儒一條，意引朱子謂凡讀經不可[illegible]知學畏為異。左右顧瞻，曲意周旋人情，[illegible]則虛公[illegible]易[illegible]學者治經之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式古堂目錄十七卷　光緒壬辰石印本

清尤瑩編。瑩字麓孫，浙江臨海人，諸生。是書首有俞樾序，又有瑩自序及凡例，蓋就南菁書院續刻經解[illegible]為之編目，以備檢[illegible]。仿敬修堂目錄，惟爾雅改次孟子後，小學別為卷，[illegible]略[illegible]異，[illegible]為卷十七，卷三卷九分分上下，則以詩與左傳卷帙較繁也，卷十七另為羣籍分類目，蓋欲兼收秦啟盛之所長，惟別古文尚書[illegible]二十六篇於泰誓之後，以示辨別，[illegible]殊有[illegible]妄作聰明之嫌。式古堂者，西湖詁經精舍新築之堂，瑩書成[illegible]於此，故名。時掌詁經者為俞樾，瑩[illegible]詁經肄業生也。

詩說一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韞山，江蘇武進人，乾隆進士，官至御史。世銘論詩，多以意為斷，其言曰序得則從序，傳得則從傳，序傳皆不得，則求之眾說，眾說皆不得，則求之吾心，吾心又不得，則闕之。故說漢廣，說江漢之間，必有抱道羽棲，可望而不可即者，公卿大夫與之為友，多方勸駕，而觀其意度深遠，恐未可以爵祿動焉，故作此詩。說摽梅，謂是志於刑清之君子，亟思及時自效，而又必待聘禮之來，有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意。說野有死麕，謂賢人在野，[illegible]而友薦之於朝，其意已動，猶審顧遲回，而不肯輕身以求[illegible]。[illegible]說凱風，據漢章帝賜東平王琅琊二王詔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illegible]說其引義不當，若是失倫，可見東京以前，為毛詩者不[illegible]序說。所云說桑中，謂君以為淫者自言，[illegible]一人之辭乎，固未必遍於沫鄉沫北沫東，而羅三姓之婦，三人之辭乎，又安得比次為詩，而所淫皆適皆為孟也。說氓詩，謂是淫者自[illegible]，聖人以其有悔過之誠而錄

之使女子聞之足銷其淫佚之思，使男子讀之亦譜其佻儇之[illegible]重。其說涂渭，則其傳淫者自言者，非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則顯然轉述之詞，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則隱然嘲戲之意。又謂鄭衛之俗自淫，鄭衛之詩自正，以淫佚而猶有惡淫之詩，此天理所以常存，而聖人亟錄之以廣箴砭之旨。此之說雖出臆斷，殊勝於舊說之不可通。士說生民，[illegible]主鄭箋，[illegible]處女生子，[illegible]牽詩不拆不副之文，可[illegible]姜嫄三祠，[illegible]

[illegible]斯干詩妣先祖之[illegible]說而[illegible]益無疑，此條援據切實。又[illegible]非[illegible]因文求義者比矣。惟說關雎，仍遵廣遊淑女之說，不知淫佚自有妾媵，何待他求淑女。又說葛覃，謂后妃當文王嗣位之日，計年當近五十，不當尚有父母，不知后妃必文王[illegible]繼室，[illegible]前人紀言之[illegible]亦未見有所沿誤耳。

學詩緒餘 卷數 原稿本

清潘錫恩撰。錫恩字醇甫，安徽涇縣人。是書係就徐士俊所撰三百篇鳥獸草木記而為之釋。惟所釋止鳥獸魚三篇，士俊原文當有鳥獸魚蟲草木六篇，此殆未完之稿也。士俊所撰聯絡貫串，便於小子記誦，而缺注解。錫恩因為釋之，先引毛傳、鄭箋，無傳箋者，旁證他說，[illegible]徵引甚繁，閒下己見。其中如釋鶉，謂鶉即隼，从鳥之鶉即集，與从隹者不同物；謂鱣非鯉，[illegible]當別有大鯉之稱，故前人多以鯉鱣互釋。又謂[illegible]鶉似鵰而實非鵰，[illegible]並謂周公以[illegible]之自比，文義難通，所援據甚切，異乎徒以[illegible]為能者。

詩經精義彙鈔四卷　道光戊戌刊本

清陸錫璞鈔。錫璞有書經精義彙鈔，已著錄。是書體例全同。[illegible]惟所鈔[illegible]近儒[illegible]之說[illegible]，[illegible]又彼書[illegible]止載御案，此則兼及折中，是其[illegible]異者。其意主簡要，[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卷首有[illegible]錫璞[illegible]序[illegible]及所[illegible]漢學另屬行文體，可云不自量矣。

詩經貫解四卷　光緒刊本

清徐壽基撰。是書仿四書貫之例，於每句之上下，添入文義，使全章讀成一氣。[illegible]題下，括集傳大意，標曰詩柄。[illegible]節小序之語，附於篇後。其名物訓詁聲音，別著於書之上方。卷首題曰便蒙易曉四字，[illegible]旨所在也。

禹貢鄭注略例一卷　光緒刊一鐙精舍叢本

清何秋濤撰。秋濤有周易爻辰申鄭義，已著錄。是書就鄭注見義疏及他籍者，纂舉其例，曰援東漢圖籍，曰駁正班志，曰辨正他地理書，曰地理證實，曰地理志疑，曰導山釋義，曰導水釋義，曰改讀正字，曰明書法，曰政令，曰禮制，曰名物，各援義以實之。又附訂誤二條。其要義如考定鄭氏所引地理志為東漢時書，既異班志，又異司馬彪續志，[illegible]續志所本，而其中仍有不同，則續志尚在其後，又經更改也。其遺文實賴鄭而僅存矣。駁正班志凡五條，得失顯然。[illegible]荷澤、桑土、海岱三條，證諸詩譜而相合。他如考東京、西縣、九江，和讀桓[illegible]坂，是訓坂，皆足以釋疑發滯，不僅三江之說為糾謬。雖指稱[illegible]也。首有秋濤自序，稱王西莊偏執己見，多譏鄭義；江艮庭鮮所發明；孫淵如簡略已甚，咸於地理無裨云云。則是書不特匡鄭氏之說，亦可以補王、江、孫三書之缺矣。

書經精義彙鈔六卷　道光戊戌刻本

清陸錫璞鈔。錫璞，廣東龍川人。首有錫璞自序，[illegible]中錄出，又集傳次其說，其詮釋集傳者，標釋傳二字，附於集傳之後，其[illegible]他書錄入者，別以附存二字。[illegible]他說則多節錄[illegible]語全[illegible]，斷制之詞，關下已見[illegible]，未敢自以為是也。[illegible]簡[illegible]便[illegible]覽，但瑑力心得，僅别於坊間講章而已。

尚書職官考略一卷 附表一卷 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王廷鼎撰。廷鼎字[illegible]美，號[illegible]，江蘇震澤人。諸生。[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和、泛呂刑之師，共五十五事。其間[illegible]有[illegible]與之義[illegible]異。

[illegible]如[illegible]義和[illegible]即下文之

仲叔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四岳為唐虞之相，分掌四方

諸侯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甘誓之六卿，即周官六

卿，皆[illegible]正鄉[illegible]之誤。又謂虞官名[illegible]

云汝作朕虞者，猶書疇若予工，史記漢書作朕虞者，

亦誤也。惟[illegible]一條[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謂諸侯之師，廷鼎謂若殷之[illegible]父師、周之太師[illegible]

條下[illegible]俞樾[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俞[illegible]

[illegible]廷鼎[illegible]據俞說是也。末附表一

[illegible]卷，係陳豪山陰謝章撰[illegible]唐虞夏商周四

[illegible]林清晰[illegible]蓋表於[illegible]後而廷

鼎據以立說，似無[illegible]然皆不同也。

敬撰人時代字邦[illegible]衍自示除

讀尚書日記一卷　光緒刊本

清余宏淦撰。宏淦江蘇崑山人，諸生。是書[illegible]原，宏淦[illegible]古義，[illegible]亦間訂江聲、孫星衍諸家之誤，如謂[illegible]工鳴威殳至哉王[illegible]以勢為本字，[illegible]四岳非一人，肅昭之蕭非樂器，[illegible]璆鐵之鏐當作鏐，[illegible]文王殪戎殷，文王當作武王，若翼日乙卯，若字[illegible]當訓及，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正當作政，[illegible]雖亦以古文[illegible]為偽，然如最爽一條，[illegible]方二系，立政一條，[illegible]俱不沒孔傳之善，[illegible]與段玉裁[illegible]求者又不同。首有林頤山序，[illegible]宏古文為孔壁古文，又謂[illegible]須往偽古文中發出真古文，[illegible]向壁人淺嚎辭矣。

毛義缺者以[illegible]籤補之

講義例

詩旨纂辭三卷　活字印本

[illegible]黃節纂。無序例，始關雎迄木瓜，[illegible]國風猶未完也。義主毛傳，[illegible]經文下，[illegible]諸說依經文二[illegible]與經文字同大，[illegible]所[illegible]姚際恆、胡承珙、魏源、馬瑞辰、陳奐數家之說，間[illegible]韓詩說以備參，不據以駁毛義，[illegible]次引詩[illegible]又次詩辭[illegible]采[illegible]漢魏子史中引經說[illegible]六朝詩賦中用經字[illegible]。末附重言雙聲疊韻等[illegible]引詩以下俱低經文一格，自案語以下俱用雙行小[illegible]字，[illegible]所本大學講詩，即用此作講義，[illegible]年[illegible]易於[illegible]止於此，無引詩一類[illegible]無所考證詩辭一類，往[illegible]獺祭之[illegible]偶於說經無與，不作可也。

可云得聞。

讀經求義不分卷　嘉慶二十一年刊本

清張維屏撰。首有維屏自序，[illegible]並錄陳壽祺來書。壽祺其座師也。所說止及詩禮，合為一冊。而詩[illegible]謂鞍鞞，雖[illegible]久精博，而[illegible]不無臆得。說詩增謂父母[illegible]二親，不拘文王[illegible]聖之詩言民之父母，則先言君子，書言作民父母，則先言元后，未有直稱[illegible]父母，並其比擬之意而隱之者。此義甚[illegible]確，窺源後來[illegible]二南房闈[illegible]之周[illegible]繫其說而諱之耶。又謂黃鳥詩之三良，皆武夫，於詩言大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知之[illegible]又謂[illegible]風雅頌乃詩體，無專卑[illegible]傳者[illegible]風先邶鄘衛，以其[illegible]為殷之故都，次之以王，以[illegible]其為周之東都，亦有理之談。禮[illegible]惟廟一條[illegible]最[illegible]謂世室在七廟[illegible]外，[illegible]無九[illegible]廟之制[illegible]可為有功臣[illegible]其他持義雖[illegible]大卑陋，[illegible]因人耳。

經字異同四十八卷　光緒五年刊本

清張維屏輯。維屏有經義錄，已著錄。是書專[illegible]舉羣經異字，卷一至三周易，卷四至十尚書，卷十一至十七毛詩，卷十八至二十三周禮，卷二十四至二十七儀禮，卷二十八至三十四禮記，卷三十五至三十七春秋，卷三十八大學，卷三十九至四十三論語，卷四十四中庸，卷四十五至四十八孟子。其[illegible]周禮居儀禮之先，中庸次論語之後，大學中庸別出於禮記，[illegible]孝經[illegible]可怪[illegible]殺[illegible]而所[illegible]列異字，或[illegible]於[illegible]之殊，或[illegible]於傳寫之誤，概未之攷，所摭拾亦絕不賅備，不知著書之意何居也。首有小序，[illegible]作於道光庚子，[illegible]其刊[illegible]板則夫猶已卯也。

十三經源流口訣一卷　光緒十年刊本

清鄭東里撰。東里字古村，安徽和州人。諸生。是書就易、尚書、詩、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推定其源流，括以四言，以便初學。[illegible]爾雅[illegible]書雅埤雅而禮宗[illegible]大戴[illegible]此春秋[illegible]穀梁諸[illegible]能經[illegible]來人所改[illegible]書不[illegible]古文之爭[illegible]毛詩以傳為[illegible]毛公所作[illegible]亦小序論[illegible]朱子雖[illegible]於集註之後[illegible]無新註屬有修改[illegible]言加精，不以武斷力主論也[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列傳[illegible]兩改經之弊習，世無遵之者[illegible]孝經注述僞已[illegible]經實，凡此[illegible]諸大端，東里[illegible]概[illegible]書中概沿舊誤，亦何足以[illegible]諸括古今[illegible]導學者研經之徑耶。

宗孔編二卷　宣統元年刊本

江瀚撰。首有趙熙序。[illegible]上卷：明倫、談道、辨性、述學；下卷：修身、應務、論治、雜事、叢談，凡九篇。大抵[illegible]以經為主，[illegible]參以[illegible]周秦[illegible]漢唐明清諸子群儒，[illegible]並及歐美日本儒者之說。[illegible]人倫，[illegible]於兩方交盡，不偏於教忠教孝。談道謂仁與公二而一。述學謂[illegible]伕心性，皆有弊，而增新奇者棄大人修身，重行重有恥。凡此[illegible]皆意在撥正經義以救時弊，[illegible]未能[illegible]歸去陳言。其叢談篇[illegible]品評諸儒，[illegible]徒[illegible]標榜，[illegible]至推崇[illegible]學業小識[illegible]物[illegible]見，斯失之矣。

七八年間、

讀經救國論六卷 民國丁卯活字印本

孫雄撰。首有雄自序，又有姚永概、江瀚、唐文治諸序。是書分政治、倫理、理財、教育、兵事、外交六篇，每篇以類相從，自分章節，大抵標經語為題，而雜引羣說[illegible]意為之疏通證明。[illegible]民國[illegible]先宣之交，[illegible]已有倡廢止讀經之論者，雄以為六經去則中國無禮樂、無政刑、無史無文字，國將不國，故以讀經救國名其書，而援門溫襍未必盡當於經旨。書刊於民國己未，修正於丁卯，蓋國情遷變，故論旨亦隨之而變也。

五經博士考三卷 道光乙未刊本

清張[illegible]金吾撰。金吾字月霄，江蘇昭文人，諸生。是書有孫原湘、李兆洛序，序作於道光丙戌，又有黃廷鑑序，作於道光乙未。廷鑑[illegible]為金吾之師，序則列之時所作，其時金吾已殁矣。卷前列覆陳君子準論五經博士書及子準原書，以當序例，讀之亦可見金吾鈎稽[illegible]權之矜慎。卷一載置立博士之始、及博士所領之事、前後辟舉之法、增益之數、以至歷代詔疏。卷二載說經諸家立學之始。卷三載建元以前博士，次之以五經博士，終之以諸儒博士，[illegible]其有徵[illegible]間，不皆詳治，以釋疑難，自非易作者。

讀經指迷二卷　光緒戊戌刊本

清胡嗣運撰。嗣運有書經問答，已著錄。是書分上下篇。上篇論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下篇雜論經學，[illegible]及民生民權、[illegible]海外政教，斯[illegible]非讀經之體矣。上篇七言絕句一百首，下篇七言絕句六十二首。上篇[illegible]詩釋、注係亦[illegible]備，[illegible]者附以注釋，可作為初學讀經歌括也。

十三經讀本　民國甲子刊本

清唐文治編。是[illegible]札諸經注解及版本，以意自為去取。易用[illegible]實齋[illegible]本義，書用孫星衍古文尚書馬鄭注[illegible]傳，[illegible]廿九篇於後，用經啟遵[illegible]詩用武英殿翻宋相台本，主毛傳鄭箋。三禮[illegible]鄭注。周禮[illegible]金陵局刊[illegible]新注本，儀禮[illegible]金陵局刊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本，禮記[illegible]據崇文局重刊宋撫州本，並以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春秋左氏傳用乾隆欽定本，公羊傳據金陵局刻何休注本，穀梁傳[illegible]據古逸叢書影刊宋紹熙[illegible]刻范甯注本，論語[illegible]孟子用[illegible]王祖畬校淳祐大字本朱子集註本，其大學中庸章句入禮記者，亦[illegible]據王校本。孝經用黃道周孝經集傳，爾雅據乾隆四年武英殿刊註疏本，而別附黃以周周易故訓訂及乾坤屯卦註疏[illegible]陳澧讀詩日錄、王祖[illegible]禮記經注校證、讀孟隨筆、[illegible]自著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孝經

大義於本經之後，別撰諸家評點，別作劄記，以便讀者，擇所取諸家經說，漢宋雜[illegible]。其中九尚書之取孫星衍，孝經之取黃道周，并為盡善，所刊十黃，除二種非精論，王祖畬及父沈自著諸種，大率空疏[illegible]精義，頗附贅以傳耶？者有[illegible]險賣。琛增本又有敘自序，又凡例提綱，合序皆淺陋，不可加於經上，直抉刪之，惟凡例見去取之旨可矣。其提綱著錄。

經義駢枝二卷　惺提齋排印本

清喻長霖撰。長霖字志韶，浙江黃巖人。長霖說經，[illegible]唐孔穎達作疏，於鄭義漸微，又謂毛詩三禮其餘諸經，概用他家，於是鄭義浸微，易鄭箋太[illegible]遵毛，其易毛者，率有精義。如之，以故諸所持說中鄭居多，其自敘如此。惕若厲，謂此爻之義，宜證以孔子文言，文言兩釋此文之義，俱云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其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是讀終日乾乾，夕惕為句矣。其曰雖危无咎，是讀若厲无咎為句矣。夕字乃日之對，又惕字乃乾乾之對文，不言終日惕惕，而言夕惕者，有文耳。又解括囊，謂此爻以陰居四位，本非以才見長，然有柔順之德，故戒之以括囊，括者包也，言宰相承順無所不容，其象當如囊之無所不括，此即一个臣休休之有容之義。舊解主緘口不言者，非也。此之類，何[illegible]有翻舊書中[illegible]題[illegible]甫者，如核茅茹以其彙征吉解，庶明鄭虞解，既非其義[illegible]未

盡之意，何妨章中分節，別而異之，眯可不必，
至以原書為[illegible]其原[illegible]傳自[illegible]
日本，輯其體，[illegible]此書為北陳彭年
邨雍所修，自呈相傳，別本、佚書之[illegible]於海外者
[illegible]且日出而不窮，雖為少見多怪者道也。

學海堂經解檢目八卷　光緒丙戌刊本

清蔡啟盛編。啟盛有經窺，已著錄。是書首有俞樾序，又有啟盛自序及例言。[illegible]是書以類為主，[illegible]所分類自天文至襍語廿六部，古人七部，經總十四部，小學一部，後附縮本適用表。俞序謂勝嚴修堂編目，其分經而分類，使學者以經證經，得觸類貫通之益。[illegible]題皇清經解檢目，改題學海堂[illegible]從其實[illegible]地也。

文獻詩考二卷　明刊格致叢書本

是書題鄱陽馬貴與著、竟陵鍾惺伯敬閱。蓋從文獻通考經籍門詩類摘錄出者。上卷凡考采詩、刪詩、四家詩源流、詩序真偽，各詳其說。下卷考歷代注詩家，亦附諸家之說，所采除振孫、晁公武之說較多。

七經掌訣一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孟超然纂。首有序。始天子居明堂圖訣、訖鄉黨公門圖，凡七十八，其中有涉及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孟子爾雅，而題曰七經，殊不可解。諸圖訣不盡扼要，尤欠明瞭，殆俗學之所為也。

經術公理學四卷　光緒甲辰活字印本

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翰林院檢討、是書首有自序、中分明統、原律、正辭、知類四篇、每篇各為一卷、其說駁雜支離、傅根經學與時務、所得僅屬膚末、而猶為大言者、不足觀也、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六卷　光緒庚辰重刊本

清張廷玉撰述、是書首有自序、述乾隆十三年、時七十七歲、廷玉為大學士張英子、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世宗登極、由吏部左侍郎陞禮部尚書、自是眷遇益隆、雍正元年、入值南書房、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調戶部尚書、四年、授文華閣大學士、仍兼戶部翰林院事、五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高宗登極、同莊親王允祿等總理事務、乾隆二年、改為辦理軍機大臣、遂請假十一年、其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卒、十三年、疏乞休、不允、遂請十四年、令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許歸里、廷玉承世宗遺詔配享太廟故也、譜記至此而止、距作序日後一年也、所記大率歷官遷擢、累朝寵遇、旁及家人子弟之事、惟雍正十一年錄傳奏刑部事宜摺、自云侍皇上左右十一年、內直趨承、無日不蒙召對、每有詔旨、一得之見、或口奏、或具摺、皆請特頒諭旨宣播於外、從未留片稿於私室、惟此次奏摺、上命發九卿集議、雖欲焚稿而不可得云云、按此摺亦見國史列傳、而列傳所載乾隆二年王老五更之議、此譜缺、

如[illegible]慎[illegible]、其慎可知矣。案，按廷玉卒於乾隆二十年三月，[illegible]以後十年之事，[illegible]不見讀記，則以是年以後，皆其失意之事，始以[illegible]徒以堂親王之[illegible]征里得禍，不請親宮門謝恩，[illegible]諭斥不得以恩禮終，固於喪朱荃之敗，至受再[illegible]高宗刻[illegible]而廷玉素以謹白居，乃切切[illegible]後之配享，夫亦不達之甚矣。書後有六世孫紹文跋。

金正希年譜一卷　附錄　民國戊辰思貽堂刊本

明金聲，字正希，安徽休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年，北兵逼京師，聲舉劉之綸[illegible]申甫可任事，[illegible]已而之綸、甫皆敗死，聲上疏自劾，有旨，金某不必引咎。尋告病歸。十[illegible]年，以修撰起用，會母卒[illegible]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illegible]聲門人[illegible]也。[illegible]譜為程錫類撰，錫類字不直[illegible]事之外[illegible]學說與[illegible]所撰傳，互有詳略，而皆得之身所見聞，[illegible]親切可信。附錄崇禎時[illegible]三道、[illegible]及[illegible]詔、[illegible]向無刊本，[illegible]後有黃世宣跋[illegible]及隆武[illegible]時邮謚疏[illegible]世，金氏[illegible]兆蕃[illegible]跋中補三條，[illegible]考證同難諸人甚核。

全正希年譜一卷　光緒丁酉兩湖書院活字本

無撰人名氏、按程錫類所撰譜、與全同、惟缺開篇總叙一段、又無附錄、洪頭開括明史及他書為之攷證、蓋聲嘉惠、亦湖北人也、光緒中張之洞督湖廣、創經心書院、取鄉先賢後裔陳肄業、有全承鉦者、聲之裔也、因以出是譜刊之、洪列之適充監院、因加考證、并跋其後、按是譜先刊丁酉、全兆蕃刊程譜時、已三十年、兆蕃何耶、乃似未之覩者、何耶、

郭中丞行述一卷

清郭夢星字文淇、山東濰縣人、道光癸未進士、由直隸知縣、升至山西布政使、旋署山西巡撫、以潞安黎城兩縣失守、褫職、辛於咸豐四年、是篇為其子衆之撰、所記在山西布政任內、籌餉籌防等事、不無勸、去官、卽年、甘情身吾則當復再起也、襄之道光甲辰舉人、官平翔府知府、其三子有詩名、

啟秀事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啟秀，字松巖，庫拉雅氏，滿洲正白旗人。道光乙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illegible]，改刑部主事，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光緒庚子以庇義和團伏誅。是篇為其繼妻顏札氏所撰，[illegible]按啟秀無子，只一幼女，未字。[illegible]啟秀死之次日，亦死。事詳附錄故事。略由顏札氏具名也。所述居官事蹟，尚能持大體。於庚子亂[illegible]事，但云五月十六日派同趙大司寇往各使館慰問，未幾匪勢益張，至七月宮庭震動，漸有西遷之議。又云二十一日入直，聞聖駕西巡，驚惶無措，惟有捐軀以殉國云云。按啟秀身為軍機大臣，當大亂之起，肇亂以一言救正，及兩宮西狩，又不能拚一死以謝中外，其受誅也固宜。附錄[illegible]白載日本繙譯官所傳臨刑情形，[illegible]其[illegible]談笑自若，[illegible]，[illegible]亦較勝於徐承煜輩而已。

陳問山行述一卷

清陳克讓，字問山，諱吉號，奉天承德人。道光癸未進士，改吏部主事，官至江安[illegible]糧儲道。粵賊陷金陵，[illegible]與其弟克誠、子松恩同殉難。妻李氏[illegible]自盡，[illegible]無嗣，以其異母子玉章為後，是篇即玉章所述也。[illegible]克讓以京曹外授四川綏定府知府，[illegible]保薦四川吏治第一，蓋不但以盡節傳。金陵之失，[illegible]本可借陸建瀛[illegible]，[illegible]建瀛[illegible]篇中言克讓[illegible]殺賊曰：[illegible]二月初十日，賊用地雷攻北儀鳳門入城，克讓督勇接戰，殺賊三十餘人，賊卻，隨與祥將軍堵禦缺口，賊之闌入者悉殲之。十一日三西[illegible]攻城陷，克讓率勇巷戰，復殺賊數人云云。據此則克讓之死，視祁宿藻之嘔血而死者，尤烈。文宗徒見陸建瀛之畏縮，及金陵失守之易，故於殉難諸臣，予卹概從甚薄耳。

三忠傳一卷　光緒刊本

三忠者、塔斯哈及其二子長瑞、長壽也、[illegible]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塔斯哈[illegible]以筆帖式積軍功、至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塔什干愛曼布魯特別什噶爾等倡亂、戰歿、[illegible]諡莊毅、[illegible]長瑞由健銳營前鋒隨征喀什噶爾逆回、升至前鋒校、以父蔭賞三等侍衛、洊升至天津鎮總兵、[illegible]長壽以父蔭賞藍翎侍衛、官至涼州鎮總兵、俱任貴州阿剿賊廣西、戰歿、長瑞諡武壯、長壽諡勤勇、是編為長壽子榮祿所輯、首有全慶序、次錄[illegible]諭六道、御賜祭文三道、御賜碑文三道、國史三列傳、[illegible]莊毅公遺像、遺像贊、題莊毅公遺像、雙忠傳、家傳、[illegible]別傳、[illegible]書[illegible]傳後、諸篇、並[illegible]榮祿所為義僕義馬二記、及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王文僖公行述一卷　嘉慶刊本

清王懿修、字嘉、號春甫、後更號春敷、安徽青陽人、乾隆丙戌[illegible]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嘉慶辛未、以原品休致、卒年八十一、諡文僖、按懿修為受知仁宗、仁宗居藩邸時、[illegible]送其校士江西、有詩十六韻、今存味餘書室全集中、[illegible]登極、懿修方[illegible]養病家居、[illegible]嘉慶七年、送詣銷假入京、[illegible]僅四年而擢至尚書、及以禮部尚書[illegible]致仕、同日命其子宗誠為禮部右侍郎、君使其[illegible]父子相承、恭[illegible]尤異數也、是[illegible]其子宗誠撰、宗誠乾隆庚戌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時方官禮部左侍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全學士傳一卷　思貽堂刊本

清全福曾撰。福曾，浙江秀水人，附生，以軍功保江蘇知縣，歷署豐縣、南匯、吳江等縣，[illegible]辦賑治河，[illegible]兩署永定河道。[illegible]光緒十八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浙江巡撫崧駿、山東巡撫福駿奏請議卹，並將事蹟宣付史館。按[illegible]館故事，國史館有總纂、纂修、協修，翰林初入館為協修，承轉史稿，率詳無漏；纂修、總纂則刪要潤色之。福曾入國史循吏傳，[illegible]米錦韓[illegible]初稿，[illegible]據奏牘、行狀、墓誌銘等，[illegible]搜集最詳。其後又有周爰諏、路成驤二稿，以次[illegible]尚。福曾子兆蕃抄得三傳，彙而傳之，並為之跋。

汾陽曹氏志傳合刻一卷　嘉慶刊本

清曹錫齡輯。錫齡字定軒，山西汾陽人。乾隆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御史。是書輯其祖英[illegible]墓碣、墓表，父學閔墓誌銘、神道碑、傳、逸事、墓誌後序，合裕曹兩先生咸臺贊記為一編。英字彥榮，布衣。學閔字孝如，號慕堂，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為御史時，嘗請考古制建辟雍，未及行，後高宗[illegible]憶及之，特旨嘉獎，以病卒於家。[illegible]志傳諸[illegible]撰者為錢大昕、朱珪、翁方綱、邵晉涵、紀昀、章學誠、曹錫寶、[illegible]文章淵雅，可與人俱傳。圖[illegible]先生名圖鞈布，字裕軒，滿洲鑲紅旗人，乾隆辛未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卷首有翁方綱序。

云笏自訂年譜 一卷 道光刊本

清王楚堂字授方號雲樹晚年自號云笏浙江仁和人嘉慶壬戌進士以知縣用歷官至雲南布政使旋內用為大理卿、倉場侍郎、因病乞休卒年七十、是譜[illegible]起乾隆庚寅起至道光戊戌止絕筆距卒時僅一月餘所述居官事蹟據實直書無夸飾述其少時且[illegible]三十[illegible]貿易金[illegible]一掃官福建[illegible]布政司李賡芸被誣自盡[illegible]案云周旋其間頗難排解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馮桂山年譜 一卷 同治刊本

清馮德馨字桂山山東濟陽人道光癸未進士、分戶部主事[illegible]官至[illegible]湖南巡撫以匪首脫逃革職戍邊未幾赦回[illegible]請為德馨自述至咸豐癸丑止閱十八年[illegible]戊辰卒年六十八自咸豐癸丑後為其孫斯達補述諸所述平庸[illegible]然可想見其樸誠[illegible]請中[illegible]遇極鄭祖琛[illegible]精勤謹細諸凡練達云按夢白即鄭祖琛字時官廣西巡撫德馨以廣西按察署布政與之共事[illegible]養成洪[illegible]一十二省皆祖琛也[illegible]被革職[illegible]二人[illegible]由知縣以至南府[illegible]同、末路[illegible]亦[illegible]同、蓋以凡材而膺戡亂之任宜手謀國而身亦隨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田壽蓀行述一卷　光緒刊本

清田祚，字元持，號壽蓀，浙江山陰人。道光甲辰舉人，[illegible]歷官江蘇吳江、丹徒、江都、嘉定縣知縣，[illegible]以勞績保知府，署常州府（鎮江）知府，[illegible]任丹徒日，佐馮子材守鎮江北固，藉以保障。其兄湖南常德府知府祥家居，以鄉團禦賊不支，[illegible]奉其母[illegible]依包村義士包立勝，包村陷，全家三十八口殉焉，亦慘[illegible]劫已。是編為其子兆林[illegible]撰，言[illegible]祚[illegible]為丁日昌、李鴻章所善，中丞某中謗，劾祚去官。按其時督兩江者，沈葆靖也，豈亦情之於黜陟大政耶。

婉室事略一卷　宣統高印本

清高鳳岐，字歗桐，號婉室，福建長樂人，光緒壬午舉人，[illegible]岑春萱督兩廣，嘗佐其[illegible]幕府，以平匪功擢知府，權梧州，創工[illegible]藝廠、[illegible]學堂。[illegible]重祖[illegible]于式枚以御史薦於朝廷，試[illegible]第一，得記名，[illegible]未用，卒於上海。是編為其弟而謙鳳謙撰，時宣統初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浩存卒之日方

張養亭行述一卷

清張浩存字養亭，雲南安寧人，乾隆壬子武舉，歷官至
福建漳州鎮總兵。其子琴道光癸未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江蘇督糧道[illegible]。行述即琴所撰，
其[illegible]所[illegible]者盡職循分而已，亦
固有文獻十二子而傳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不[illegible]

尚書質疑一卷 嘉慶辛酉望徵樓活字印本

清朱霈撰。霈有周易質疑，已著錄。是書取採先儒之
說，武仲已見[illegible]其[illegible]倡為貢諸條[illegible]甚[illegible]
[illegible]辨。三江不用庾成說，以婁江、東江、松江當之，謂松江黃浦
即古東江，蘇之婁家河即古婁江，吳淞即古三江口，證之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
非吳也耶。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晉書
顧榮傳：張翰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南史謝靈運傳
伏蘇道雙合鄉里，健兒集三江之口，皆三江屬吳地之
證。又九江，蔡傳取曾彥和說，故言九江者皆稱洞庭。無考
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何得取未嘗合流之南派
剔而入之北派？況程泰於桐氏所舉九水之外，更有微資
沅澧四水，皆同入洞庭，同注於江，何以不數此四水？蓋九
水所在，漢[illegible]已不能明指，而後人[illegible]猶泥謂江西之九
江，[illegible]尚可見。又戰國[illegible]
書鏡以為傳陽山者，漢志傳陽山在廬陵，傳陽川在南[illegible]
文原字注[illegible]義久往泉，則敷淺原黑[illegible]指川，非
指山。其[illegible]正經文者，謂益稷為至方施象刑惟明，已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下節夔曰戛擊鳴球至賡歌之末另是一篇騎縫其前已佚。又謂康誥本有兩篇，[illegible]當因殘闕失次，誤合為一。自王曰外事汝陳是臬至則予一人以懌，凡七節，乃初命康叔為司寇告以祥刑之篇。自篇首王若曰孟侯至篇終，乃以殷民世家方里康叔出封殷墟之誥。又謂梓材篇今王惟曰一節是治誥文，應在惟事其爽侮之下。惟曰若稽田一節、皇天既付中國民二節，[illegible]是召誥文。篇首至王曰封三節，是康誥文，[illegible]。[illegible]其他尚有緣者，雖不必盡[illegible]協，[illegible]備一義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經繹二卷　明萬歷刊本

明鄧元錫撰。是書不錄經文，依篇[illegible]釋[illegible]。大率廣演，惟說稽古二字謂書古書也，敘而次之者仲尼，故稱稽古，非虞史之文。敘之敘夏商者直以尚敘周致嚴，又[illegible]間有微辭。史稱仲尼敘書者，敘在篇中，今書別有敘非也。據此說未必當，然實勝而非因。又謂危微精一，今言道者宗焉，而新之疑古文晚出，曰是偽書也。[illegible]晉人能學，驚耶，今文艱棘，[illegible]以直後而行，古文猶平質，忘之，且是以形偽也。據其時郝敬梅鷟之書甫出，元錫即駁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寃詞[illegible]之作，先乎毛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張氏詩說一卷　袖珍豫章叢書本

清張汝霖撰。汝霖江西武甯人，字與行，履無可考。[illegible]著有毛鄭異同箴二十二卷，設一卷。[illegible]曾以活字印行，而流傳甚希，江西通志亦不著錄。陶福履得見其殘本，[illegible]詩說一卷尚完，因刊[illegible]之，其[illegible]周召分聖賢後解，何彼穠矣篇解，鄭氏皆用中春辨，毛鄭幽風年表，釋鵲，數篇。其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謂[illegible]度王[illegible]即武王元女，下嫁胡公，詩人[illegible]度王姬謙揖之意，但平等于王之孫，齊比于侯之子。按如此解，則王之孫[illegible]侯之子，三字連讀，雖似勉強，視解作平正之王，齊一之侯[illegible]之望文生義者，當較勝之。若以平王為周平王，齊侯為齊襄公，或桓公，則春秋莊元年，[illegible]者其時襄公即位已五年，[illegible]宜稱齊侯，不得稱齊侯之子。在春秋莊十一年，[illegible]者桓公為襄公弟，宜稱齊侯之弟，不得稱齊侯之子，皆不可通也。解毛鄭皆期謂鄭說[illegible]且證以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二十五年夏伯姬歸杞，[illegible]皆用仲春之說無徵，[illegible]釋鵲，[illegible]其[illegible]諸書言鵲與鶂鵲題肩為三物，鄭箋混而為一之非，惟毛鄭幽風年表，毛以[illegible]王即位年十三，[illegible]鄭以為年十歲，各[illegible]系事為表，而不加論斷，其[illegible]周召[illegible]福履序。

則因歐陽修之說而申之，已成陳言矣，書有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注明係後上頁

變雅斷章衍義一卷　咸豐庚申刊本

無撰人名氏，卷首有自序，署古傷心人，蓋不欲以名氏著也。自序稱兒時讀大小雅諸篇，但覺其性情悱惻，辭致纏綿，初未悟古人之言皆有物。中年以往，閱歷漸多，身世所經，千態萬狀，一腔煩懣，輒欲寄諸詠歌，而古人已有先我而言之者，其於事局之紛紜，人情之深阻，蓋不啻書符契而決蓍龜，烜燡所及，時參謬論於簡端，閒有與本經之旨不盡相符者，亦賦詩斷章之義云云。又其書於二雅中，一句至數句以意敷繹，其義意抑痛憤而言則雅馴，其與注說小異者，二處絕不參入史事時事，亦說經之別一體也。錄者楊用霖，校者吳穆，雕者宋鍾鳴，則又著其名氏於卷末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即以此章之韻繫之於後，按其次第遞貫各章，有韻字已見而所繫未盡，即以最前所見之偏旁繫之。

詩古音釋一卷　長沙胡氏刊本無年月

清胡錫燕撰。錫燕字伯薊，湖南長沙人，諸生，受學於番禺陳澧。是書卷首有澧一札，又有凡例四則，大旨就詩考古韻，以首見之字為。或韻字詩上一見，又非諧聲，則各隨其音繫之部，求其分部，自一得至二十灰，視段玉裁之十七部，增其三而不改其序，又於本音合韻，各為識別，即陳札所稱總貫條章譜也。識古韻諸詩，即識古韻法甚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繹二卷　明萬曆刊本

明鄧元錫撰。是書不錄經文，[illegible]章各有釋，[illegible]多空言，無精義。惟說王風，謂王即成周王城，即洛邑也，王之亂平王東徙於此，因風首二南，西都，[illegible]邶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illegible]二南為前王之風，曰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仍其舊，為王變風，[illegible]不關乎升降，據此備稍勝。[illegible]書中[illegible]義，不標名氏，惟署[illegible]頌條，引崔銑說，謂是頌之變，[illegible]未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詩經質疑一卷　嘉慶辛酉刊本

[illegible]謂詩[illegible]婦世，力求其情事，有合不可，為古人所欺，故是書[illegible]

清朱霈撰。[illegible]自出新解，如謂刈葛非后妃之事，國君夫人[illegible]禮衣象服，亦非浣濯之具，蓋太姒於服[illegible]之時，作為詩歌，以誨三宮夫人世婦之儀。又據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謂卷耳為文王作，[illegible]為[illegible]。又據左傳獻公初立宣姜，不納，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云云，謂終風即宣姜惡衛衎之詩，謂共伯為子伋，據左傳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子伋，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謂伋為共[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illegible]共伯非僖侯世子，武公亦無[illegible]篡弒之行，謂氓[illegible][illegible]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氓之蚩蚩，蓋異國之[illegible]人，離其本土而遷於外州者，[illegible]詩言[illegible]望復關，復關在今直隸大名府[illegible]開州城西南，可證。謂[illegible]鳴得深宮重修之地，安得來雞鳴，[illegible]古者[illegible]后妃入御於君，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樂聲或與蒼蠅相亂，故詩人咏之如此。謂無衣為美武公，豈曰無衣，泛指諸侯[illegible]言，下云不如子之衣，子即指武公言，孔疏以子斥屬天子之使，者非。謂杕杜美周公，序上句不誤，其下句[illegible]周

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illegible]則由九罭序而誤合之，伐柯、比伐
畔匪媒不得，比欲得管叔、武庚，非公不能，其則不遠，言欲伐
無諱之人，即以其所受諱之人往而伐之，之子我覯之子二句，
則東人喜大難之平，救其死亡，而欲報之以厚禮也。据左傳，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是常
棣為召穆公作，非周文公作，若此之類，偶有理，其[illegible]正其傳
誦偽，尤當[illegible]於[illegible]辨[illegible]兼元命苞
之說，以鄭司農例伏生太史公可乎，以有宋諸儒之論理駁
兩漢諸儒之掾，行可乎，竹書紀年言武王崩年五十四，鄭據

周本紀武王告周公旦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
十年，謂武王受命有天下，年六十歲，不知本紀[illegible]言[illegible]
發未生，[illegible]非言發初生，又論姜嫄[illegible]鄭箋曰[illegible]
為腰梭[illegible]則失之。

[illegible]

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證一卷　傳抄本

清蒯光典撰。光典字禮卿，安徽合肥人，光緒癸未進士，官至
淮揚海道，嘗師事張之洞，之洞聘主兩湖書院，有弟教某
[illegible]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講義，光典以為錯誤，因作駁之。弟
上中下三篇，上篇援朱子之說以證康成，中篇就某講
義之誤[illegible]論，據而正其謬，下篇[illegible]俞樾之說而推論古
今中外無一定之論，[illegible]改元稱王之事，歸之傳疑，以文
王不伐紂為至德，以武王不臣紂，故可以誅紂，不知
文王[illegible]稱王，屢於詩人歌詠，篇中具引之，其未引者，

尚有王在靈沼、王在靈囿之語，設未稱王，國人何以共
稱之，稱王則必改元，是以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文，受命
則因稱王改元而附會之，其事本虛，不足辨也，若光
典說則曹操之未篡漢，[illegible]觀亦可為至德乎，[illegible]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豈以即位為未臣紂乎，且謂武王
[illegible]漢志言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illegible]即位[illegible]形君崩之踰年，安得謂武王
未即位乎，[illegible]即曰武王繼文王之年，豈未
改元，即為[illegible]未即位乎，光典[illegible]稽宋儒腐說，忍未足

以折其君也。……附……十……篇
諸……後……致張廣雅尚書書，尚書即
之洞也。光興曾以星高請上之洞於附錄之……
……門人程先甲鈔藏……遺集卷三
……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史管窺六卷 嘉慶丁丑刊本

清蕭曇撰。曇字曇叔，江蘇太倉人，諸生。是書首有石韞玉、孫星衍二序，前三卷經部，後……史部……古義……正謁補闕，博采群書，旁及金石，其要者如易……哭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引孔叢子焚者不孝之刑，又云子不子，倒子為𠫓，焚者𠫓也，子字古子字，𠫓古哭字，說文𠫓即古哭字，从倒子，哭如其來如，不孝子哭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此……最新而……

……春秋……每丑，又宣十二年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陳為楚國縣，陳復國，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夏徵舒弒靈公在十年夏，距楚討夏氏，閱十有七月，此閒豈於無君以俟理之……據史記徵舒自立為陳侯，靈公太子午奔晉，楚人迎而立之，經書陳靈公之葬，自屬可信，此條據史記以補春秋……有

擭鶉鼎碻、又孟子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引揚雄云見長者而揲手曰折肢、陶元亮云吾不能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即折枝也、此解殊勝趙注、他如[illegible]通見[illegible]、枯楊生稊、讀枯為姑、肥遯、肥作飛、億喪貝、億无喪有事、億同億、厲熏心、熏即閽、予曰拙謀、拙當為炪、[illegible]其道家、遽[illegible]句讀、誰謂雀無角、角音六、應訓鳥味、胥鼓南、胥讀為雅、即古文疋字、士會、會當作土、[illegible]鼬鼯賢易色、指夫婦、摩頂放踵、放訓至、諸條或引申舊義、或自出己見、[illegible]援證、旨[illegible]書[illegible]、

按左傳哀三十年、叔孫若叔[illegible]獲長叔僑如、[illegible]也、[illegible]也、而皆以名子、而叔[illegible]子、有僑如[illegible]而世□、全謝山謂[illegible]大史[illegible]世[illegible]叔孫昭伯印伯考左傳昭伯名[illegible]據左[illegible]其[illegible]非[illegible]古通用、此傳[illegible]、[illegible]謝山[illegible]補證、

多引近人全謝山、及同時武虛谷鐖汀之說、於[illegible]說且[illegible]訂正、孫序稱其考證博而該、其連證精而確、非虛[illegible]、溢譽也、

皇清經解分經合纂二百一十三卷 光緒乙未鴻寶齋石印本

無纂者名氏、首有孫廷翰序、稱其為船山主人、其書以十三經為綱領、而以大戴禮次三禮之外、春秋次三傳之外、其[illegible]文集句者、則以每經之字句為綱領、而以羣說分列其下、大指具所為凡例中、計分十六部、首易十九卷、書十八卷、詩十五卷、周禮十九卷、儀禮八卷、大戴禮七卷、禮記十二卷、春秋十二卷、左傳附國語二十二卷、公羊七卷、穀梁四卷、論語八卷、孝經二卷、

十四爾雅八卷、十五孟子十一卷、十六羣籍四十卷、纂輯者大率計舉業家揣摩之便、視[illegible]挾經室之羣經彙解、又不逮也、

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十二卷　道光至同治刊本

阮元編刊。嚴杰為編校。元撫粵時，編是書，未成，移督
滇黔，屬嚴杰成之，而刊於粵。夏修恕時道光九年也。首
有修恕序，以著書人先後為次，所收顧炎武、閻若璩、
胡渭、萬斯大、陳啟源、毛奇齡、惠周惕、姜宸英、臧琳、馮
景、蔣廷錫、惠士奇、王懋竑、江永、吳廷華、秦蕙田、全
祖望、杭世駿、齊召南、沈彤、惠棟、莊存與、盧文弨、
江聲、王鳴盛、錢大昕、翟灝、[illegible]百二、孫志祖、任大椿、
邵晉涵、程瑤田、金榜、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
錢塘、李惇、武億、孫星衍、胡匡衷、凌廷堪、劉台拱、汪中、
阮元、張敦仁、焦循、江藩、[illegible]臧庸、梁玉繩、王引之、張
惠言、陳壽祺、許宗彥、郝懿行、馬宗槤、劉逢祿、胡
培翬、趙坦、[illegible]洪震煊、劉履恂、崔應榴、方觀旭、陳懋
齡、宋翔鳳、李黼平、凌曙、阮福、[illegible]朱彬、劉玉麐、王崧、
嚴杰凡七十三人。咸豐續刊，增馮登府一人。同治庚午
[illegible]又續刊，增許鴻磐一人[illegible]林春溥、[illegible]、樸[illegible]
[illegible]南書札記，板歸山東，故後印本缺[illegible]四卷，此其大略
也。據阮元作漢學師承記序，有云元嘗思國朝諸儒
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採，竊欲析縷分
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
解尚書光被四表為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
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
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
日衰，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
友，惟江君暨顧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
傳，奧義單詞，淪替[illegible]可惜，若之何哉，[illegible]予[illegible]
[illegible]作於嘉慶戊寅，[illegible]見督粵，江藩曾入幕府，不
知是書何以不屬之藩，而屬之[illegible]，其體例亦絕異，[illegible]
阮氏本旨也。書版藏廣州學海堂，故亦稱學海堂經
解。嚴杰字厚民，浙江歸安人，諸生。夏修恕，江西新建
人，嘉慶壬戌進士，刊書時官貴東督糧道。

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 光緒南菁書院刊本

清王先謙編刊。首有先謙序，又有設局刊刻經解及經解刊成兩奏，例仿阮元皇清經解，所收作者一百十一人，書二百九部。其顧炎武、毛奇齡、萬斯大、閻若璩、胡渭、江永、惠棟、莊存與、翟灝、胡匡衷、任大椿、孔廣森、劉台拱、王念孫、張惠言、劉逢祿、陳壽祺、焦循、江藩、宋翔鳳、胡培翬、馮登府諸人所著書，已為阮氏原刊及續刊所采，先謙更搜其所遺。原奏稱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搜訪，時有采獲云云。但編中除張政烺說文諧聲譜、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成蓉鏡尚書歷譜、禹貢班義述、春秋日南至譜數種以稿本雕本外，寥寥無幾。又考李慈銘越縵堂日記，[illegible]有與先謙札，商示應刊各種，其中有茹敦和周易二閭記、周易小義、[illegible]、又有桂文燦羣經補證，今皆不見是編，而茹氏周易二書，別刊於南菁叢書中。又記先謙復書，有續經解中如洪北江左傳詁、宋綿山周禮故書疏證、儀禮故書疏證、邵位西禮經通論、戴子高論語注，俱已刻，今以余言，去戴注云云。當是慈銘於四人所著有不滿，但諸書除戴注外，俱已刻入，不便去茹，銘又復臨睿曙書，與商經解續編中當去之書，及移置次第，惟不載原書，故所云當去及當移置者，其究竟同與否，尚不得知，而是編之不全慊於一時學者之意，則可斷言耳。

皇清經解續編目錄十七卷 光緒丁亥蜚英館石印本

無編者名氏，蓋書坊所為也。皇清經解續編有尤學者為之編目，今通行式古堂目錄是也。然詳於編本而略於原書。是編仍仿敬修堂例，以十三經為序，春秋一卷，易列三傳之前，大戴禮記一卷，易列禮記之前，爾雅改次孟子後，說文別自為卷，則又與式古堂同。至羣經總義、字書編一卷，另名曰分部目，則又敬修、式古二目所共同也。卷首列正編續編對照表，式古堂所無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經苑二百一十八卷 道光大梁書院刊本

清錢儀吉編。儀吉字新梧，浙江嘉興人，嘉慶進士，官至給事中，嘗主講河南大梁書院，是書即其在書院時所編刊也。首有儀吉序，大旨在補通志堂所未收，原編四十四種，今刊成者，有司馬光溫公易說六卷，張根吳園易解九卷，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十卷，徐總幹易傳燈四卷，黃澤易學濫觴一卷，鄭伯熊敷文書說一卷，黃倫尚書精義五十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傅寅禹貢說斷四卷，王質詩總聞二十卷，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三十卷，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十六卷附二卷，李如圭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蘇轍春秋集解十二卷，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呂維祺孝經本義一卷，孝經或問三卷，孝經翼一卷，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許謙讀四書叢說七卷，熙時子孟子外書注一卷，熊朋來經說六卷，自唐迄明，作者二十二人，書共二十六種，雖不如通志堂之多祕笈，而校讐精審，則視通志

堂述勝之也。編首摘資者八人，■■■■題■。■■海源閣主人楊以增與焉，時官■江南河道總督。其他七人，■■題官也。

如春秋類封賦■本近類書，■乃入之經解。

通志堂經解　康熙刊本

清性德編。性德原名成德，後改今名，字容若，姓納蘭氏。康熙壬子進士，官至一等侍衛，太傅明珠子。性德舉壬午鄉試，徐乾學為主考，乾學藉以諂附明珠，是書乃乾學編刊，而諉其名於性德者。■■■■■母■■■種，前有總序，稱書一百四十種，實止一百三十八種，自子夏易傳至書張文潛詩說，後凡六十篇，並總序，俱見成德所著通志堂集中，亦乾學所撰也。乾學為性德撰墓誌銘及神道碑，皆不及是書。其搜羅雖宏富，而不盡精粹，且不免有贗鼎■■，亦未盡善。有■■■■■■■■■■■■■且版取一式，不依原書行款，而合訂刪補方易集義粹言，署性德自編者，■傳■陸■■王■葉，故丁杰謂乾學此書之刻，為一時好名之計，非實好古。■■■■多■傳之稱，得■其書以行世，亦未始非有功藝林也。

懿畜前編不分卷懿畜後編不分卷　舊抄本

明黃道周撰、無序例、前編有諸葛亮、魏徵、韓琦、[illegible]、狄仁傑、富弼、王導、裴度、寇準、張良、謝安、李泌、[illegible]編有楊士奇、李賢、彭時、商輅、王鏊、梁儲、解縉、薛瑄、岳正、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夏原吉、于謙、王守仁、黃福、王翱、梁材、倪岳、楊守陳、吳寬、陳選、呂柟、舒芬、宋禮、陳瑄、周忱、劉定之、楊廷和、楊一清、徐階、胡宗憲、唐順之、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劉顯、高拱、張居正、靳學顏、徐貞明、呂坤、朱燮元、熊文燦、楊嗣昌、魏校、傳凡四十六、內[illegible]賢、彭時、于謙[illegible]傳兩見、又附見者[illegible]十餘人、考莊起儔撰道周年譜、崇禎甲戌五十歲、後不記嘗於歷代史中、自漢迄宋取十二人、自爲傳、三傳爲卷、每傳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編、首諸葛侯、終鄭侯、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者凡若干人、曰懿畜後編、二編皆傳顧大義、戒略非復史臣之所能到云云、[illegible]是本取前編合、惟後編多至四十六人、與所稱二十四人者不合、其中且有熊文燦、楊嗣昌、姑勿論叢蘊不同、況而文燦死於崇禎十三年庚辰、嗣昌死於崇禎十四年辛巳、

是本係此以傳其中之有僭作[illegible]不分卷、[illegible]列傳爲書者云、

又書[illegible]道周著書時所得見、[illegible]又張居正傳後附其曾孫同敞、敍及順治七年事、則道周卒已久矣、而傳中屢稱我大清云云、尤[illegible]不[illegible]出道周之口、大抵後編多有他人附益、[illegible]又從之莊譜、[illegible]後編[illegible]言楊文貞以下、不能舉其所說、[illegible]況[illegible]未見全本、究爲二十四人與否、[illegible]難確信也、又據黃志端全集卷首、所舉鄭白麓本諸音一編、[illegible]有諸葛武侯、魏司空、韓侍中、魏襄侯、狄梁公、富鄭公六[illegible]傳、[illegible]前編止得其半、後[illegible]編全缺、誤[illegible]刊遺書者不之及、[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傳不以時之先後爲次、則[illegible]者自有主旨、前[illegible]編固無可疑也、

黃忠端公年譜四卷 道光九年刊本

[明]莊起儔撰。起儔字子鶴，福建龍溪人。起儔學於黃道周，嘗偕道周出師至建陽。是譜記道周學事蹟較他譜為詳，可與明史本傳互參，有可正明史之誤者。道周於崇禎壬午遣戍，[illegible]復官，竟[illegible]還[illegible]，乃本傳載道周在途疏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illegible]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目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之云云，全非[illegible]實事。又本傳載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illegible]，拜禮部尚書云云。據譜，道周於聞報後上疏陳[illegible][illegible]贛閩形勢，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則本傳[illegible]云云亦誤也。又本傳載從道周殉難[illegible]者中書賴繼謹、蔡雍，兵部主事趙士超，譜於三人外，[illegible]尚有副將毛玉潔，而蔡雍則作蔡之溶，趙士超作[illegible]，非兵部主事。其他若解學龍、葉廷秀之獄，衢州勸進以後，發源被執以前，皆可補本傳所未及。

至於著書講學，本傳不備，[illegible][illegible]，譜の詳悉不遺，尤[illegible]足資也。然亦不免少有舛誤，如開卷記道周初字螭若，[illegible]續騷詞為證，門人某註[illegible]，曾正其誤。又崇禎庚辰條下[illegible]云，是時薛國觀、蔡國用當國，而楊、陳俱用事。按謂楊嗣昌、陳新甲也。[illegible]道周廣不免，未幾，江西巡撫解學龍之薦[illegible]而遲命下，本傳云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則道[illegible]按本傳是也。又譜記至乙酉止，丙戌正月十二日以後即無，在乙酉年後[illegible]與道周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者，尚缺一歲，亦不[illegible]照原譜[illegible]稿而道[illegible]周裔孫鳴盛家[illegible]。[illegible]譜後附蔡夫人及韓夫人二婦傳，[illegible]為鳴盛所增，按韓夫人二婦，與譜無涉，宜刪。道周在隆武時原諡忠烈，乾隆時始賜諡忠端，此題忠端[illegible]，[illegible]書為蔡世遠校刊，御書[illegible]列蔡偽弟子[illegible]姓氏十五人，列書時弁以道光三年禮部議准從祀[illegible]和原奏及鄭[illegible]美刋蔭棠二序。

黃子年譜一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洪思撰。思字浩士，福建龍溪人。思與其父圖皆學於道周。[illegible]為道周及蔡夫人作傳，又成是譜，曰黃子者，尊師也。然書中有數處稱先生，則義例未畫歸一矣。[illegible]閩莊譜[illegible]其繁[illegible]如[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年己卯傍下記十朋[illegible]自曹蔓[illegible]鄭董王楊張周沈凡二十六人，九市白屈賈魯何李至張趙李馬凡三十人，[illegible]其名[illegible]知所指，其他[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莊譜[illegible][illegible]梧莊譜，萬曆[illegible]年戊申二十四歲初館於漳中盧司徒家，是秋張公紹和乃言於太史高公致書迎居於蘭水之霏雲室，此則[illegible]缺[illegible]戊申一年，而以其事附丁未年後，非也。其[illegible]以丙戌正月十二日後事附乙酉年後，則與莊譜同，惟朱永明莊譜以為侶興人，此[illegible]以為莫山人，未定孰是。是本[illegible]始刊於道光甲辰，[illegible]有脫[illegible]卷仍不改。林彥穫據莊鄭二譜及他書所載若干條識於書眉，中一條云：時有聚子不討賊者，詩云萬國共傳[illegible]衣帶記，一人方誦孔嬉詩，今讀與陳卧子書，知[illegible]此條最要，[illegible]與鄭之[illegible]在二[illegible]月十九日，而水嬉序作於夏五月二日，得此可[illegible]以釋疑矣。[illegible]後有[illegible][illegible]種跋。

黃漳浦年譜一卷　傳抄本

清鄭亦鄒輯。亦鄒字居仲，號白麓，福建海澄人。康熙乙未進士，官內閣中書。是譜出莊洪二譜後，視洪譜更略，惟隆武二年丙戌六十二歲另列一條，不附乙酉之後，識勝莊洪。他條可補二譜之闕者，如乙丑四十一歲條下，洪譜有講筵獲罪語，而不詳其事，[illegible]此則武當觀璫時，經筵故事，侯書官必奉書膝行，道周以為經筵道尊，不宜有此，獨以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能難也。又弘光元年六十一歲條下，莊洪二譜俱不深鄭芝龍一字，此則云：是時朝廷草次，兵食大事俱仰給鄭芝龍，隆武雖擁空名，實同寄生，獨倚道周為重。道周知事不可為，每陛見相對泣下，叙請行邊。翌日朝畢，又與芝龍爭執朝班，上疏乞歸，隆武慰留再三，道周又見芝龍不軌，復請行邊。據此二條，所關甚要，不知莊洪二氏何以竟忽之也。

漳浦黃先生年譜二卷　道光刊黃忠端全集本

清陳壽祺輯。是譜以莊起儔本為主，而據洪思[illegible]本以補之，[illegible]其莊洪二本全同，或略同者，亦附注每條之下。莊洪二本不紀丙戌，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即叙在乙酉年下，[illegible]鄭本獨否，壽祺從之，[illegible]所採鄭本[illegible]，惟其莊洪二本沿誤者，亦未及校也。仍題莊起儔編，則以莊氏首輯多耳。

龔定菴年譜一卷 吳氏家刊本

吳昌綬撰。昌綬字印臣，浙江仁和人。定菴龔自珍字，道光己丑進士，由內閣中書擢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乞養歸，卒年五十。[illegible]續貂程秉釗欲為撰年譜，[illegible]撰[illegible]叢載數十事，以授錢塘陳昌紳。昌紳[illegible]為龔氏姻戚，又就其子姓訪得若干事，以畀昌綬，昌綬復據本集，參以他記載[illegible]是本也。於龔氏先世事蹟及自珍著書作文年月，[illegible]者甚詳，惟以擢宗人府主事[illegible]繫於道光乙未，而注云：遷官事，於詩文無徵，惟結銜始見於丙申五月送吳公康[illegible]，為當在甲乙之間，按此事當據道光甲乙丙三年擢仲錄[illegible]何能隨意臆斷。又道光己亥條下記以其父闇齋年逾七旬，任父大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而注又引滿海秋詩注有定菴仵其長官，賦歸去來辭，[illegible]所[illegible]其任父[illegible]守正乃其長官，所忤[illegible]何人，忤觸何事，闕而不具。又按己亥雜詩有定[illegible]公四紀逕靈簫句，靈簫妓也，自珍納為妾，俗傳自珍之卒，實因靈簫，乃[illegible]削之不載。又道光癸未條下記五月自編甲戌以還文章為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又錄少作千八[illegible]篇附餘集之尾，注云：曾獲一冊，無餘集所附少作祇五篇，按此集題題定盦初集，首有偶月文集之上中下卷，[illegible]道光癸未六月開雕，共四十六篇，此外尚有餘集上中下卷，注云：未刻。餘集附少作一卷，注云：開雕五篇，詩上中下卷，夢草一卷，餘集上中下卷，附少作詩一卷，俱注云：未刻，又別集一二三四卷，注云：開雕，昌綬所得之一冊，當是偶缺此頁，[illegible]故不知餘集原未付刻，其無[illegible]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奩詞四種，即所稱別集四卷也。又道光丁亥條下記十月錄辛巳以來七年之作，百二十八篇，為破戒草一卷，又錄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者七十七篇，亦一卷，而不言及付刻，按破戒草及餘集實於是年十月付刻，[illegible]後有[illegible]跋識，題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illegible]昌綬[illegible]引及又道光乙酉條下注引程秉釗稅謁曾賓谷為某官[illegible]構陷，被召入都，坐墮謀情銷，投秩承旅，撰曹振鏞撰

曾氏臺諺錄[illegible]孫兩淮鹽政任滿呈進，以五品
京堂補判程說[illegible]實也。又譜中秋集飛燕玉印之
[illegible]何伯瑜、拼昂番禺何莫玉、精金石，又善雕[illegible]
[illegible]所作惠周禮之張瓚昭，別著有易義原
則及附篇、書義原古諸書。呂綫[illegible]於此不無偏略，而
[illegible]御會試八股文[illegible]試帖詩[illegible]全錄[illegible]不遺，尤非
體[illegible]又櫃呂俊利成之[illegible]書、[illegible]誕悔之，竟於何
改郡[illegible]印行，而傳本已多，亦終不及改也。

重加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吏科都給事中

忠孝節義錄　不分卷　明萬曆刊本

明陶登撰。登字汝高，山西解州人。萬曆[illegible]進士，官運
判。是錄乃登紀其[illegible]德，首陶氏世系考，其先出於晉
東鄉侯侃。[illegible]元時再徙絳，始祖[illegible]貴，七傳至
[illegible]銓，正統乙丑進士，官至陝
西參議。銓第四子重，天順甲申進士，官至河間長
蘆運使。第五子琰，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以老乞休，卒諡恭介。琰長子滋，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刑
部河南司郎中。[illegible]琰第二子治，以官生官運同。琰三子
沐，沐長子祐，偶布衣。[illegible]登即祐之長子也。銓父子四甲

錄，[illegible]當孫登又以甲科繼起，一門鼎盛，而銓
抗王振，琰忤[illegible]劉瑾，滋爭大禮，直[illegible]聲[illegible]於二門。[illegible]
[illegible]居官鄉，俱[illegible]
著。今[illegible]傳是[illegible]銓以下[illegible]傳，[illegible]並摘錄奏
疏[illegible]考錄，自後諸題跋及一時題贈詩序
之作。[illegible]萬曆辛丑五世孫重[illegible]，六世孫世徵
刊，登[illegible]傳以下[illegible]等[illegible]補，前有陳錫
典序，末有曾于沐跋。

當官

又昌綬所撰年譜，有後記，亦剳以張之。

定盦年譜外紀二卷　鏡娟樓[illegible]活字本

張祖廉輯。首有葉德輝、金蓉鏡序及祖廉自序。是紀補吳昌綬[illegible]定盦年譜所未備，先是[illegible]祖廉與[illegible]昌綬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增定盦文，相約搜其軼事[illegible]已而別去，比相見，則昌綬年譜已刊成，祖康[illegible]歷年蒐積所得，有[illegible]為昌綬所未見者，因[illegible]為之補遺[illegible]即是本也。上卷[illegible]下卷雜論[illegible]最要者，為年譜[illegible]補[illegible]生卒年月，他皆都雅而有則，[illegible]行[illegible]大提丁男、[illegible]於慎[illegible]即昌綬後記亦多所采，蓋不以炫博為能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家乘述聞一卷　石印本

清龔守正撰。守正有自述年譜，已著錄。是書所述自先世諸樸，下至伯叔兄弟，旁逮姻戚，[illegible]仕宦任[illegible]民侍郎謝墉孫女也，墉子[illegible]鎮與[illegible]諸兄弟不睦，無子，臨殁遺倒其[illegible]遺稿，不願立嗣，妻旨允行[illegible][illegible]屬僅見，書中間涉神怪，惟[illegible]意主法戒，著屠[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續家乘一卷　石印本

清龔家尚撰。家尚號跛叟，浙江仁和人，官至法部郎中。禮部尚書守正孫，光祿卿自閎子也。是書蓋續守正家乘，述聞而作，所述多其祖若父遺事。中有禮部世家一條，守正任禮部尚書，其子自閎後升禮部侍郎，而守正伯祖敬身、又閎從姪自珍均曾為禮部司員也。又紀龔、部兩姓交替學政一條，守正任江南學政，後任者為部萬藻，時守正子自閎、萬藻子世長各隨侍，萬藻笑謂他日亦如此更替。其後自閎任安徽學政，其前任恰為世長，因賦留別詩，句云「文字因緣傳再世，宦游佳話並平生」。特此二事不僅家乘美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定盦年譜稿本一卷　還漢齋定盦全集本

黃守恆輯。是書據定盦事實見於集中者，而參以陽湖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排比年月而成此譜。後題己酉四月，即宣統元年也。吳傳刊行於後一年，竟不之見，可謂無益費精神矣。落花春雨巢日記係未刊本，亦為吳所不及見，但無多可採。所引定盦以不善書不得入翰林，乃作干祿新書刺執政，且令婢妾皆學館閣書以示之云云，當是本東野語，奈何據之入譜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吳文端崇祀錄一卷　康熙刊本

清吳琠，山西沁州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謚文端。是書首崇祀鄉賢錄，次翰林院次崇祀三立祠錄，次崇祀湖廣名宦錄，次崇祀碑山名宦錄，皆一時儒紳文牘，鋪張盛美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張勇烈公行狀一卷　同治刊本

清張樹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兩廣總督樹聲弟。淮軍中，與兄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盛傳同稱健將。始則團衛堡，賊不敢犯。既從李鴻章援江蘇，福山一役，戰功最著。既又從曾國藩、李鴻章征剿捻寇，戰於德安，陣歿。先以記名提督授廣西右江鎮總兵，及歿，贈太子少保銜，謚勇烈，得年僅四十一。狀為錢鼎銘撰，并國史列傳於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福珠洪阿兄弟殉難事實一卷　宣統元年石印本

清福珠洪阿，蘇完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咸豐二年，
洪楊軍北犯，兩江總督陸建瀛潰敗，福珠洪阿守江寧城，城陷，殉節。其弟福珠
誠阿，更名福誠，先於道光末年以陝安鎮總兵
殉難湖南石首、鋪。又後九年，而其季弟
全華協福昇，往巡撫王有齡殉難杭州，子咸
山往死，一門婦女皆盡節。又三年，而福珠洪阿
次子出後福昇者，以劉山求歷
死於高唐。是卷首錄兩江總督奏摺，次國史
列傳，又次本映庚所撰家傳。

請立專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馮澥齋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馮承修，廣東南海人。乾隆己未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散館，改吏部主事，禮部祠祭司郎
中。假歸，不復出，卒年九十五。時，父
遠出，遊不歸，承修偏訪其蹤跡，得後，兩次之
假尋親，終不得還。八十七歲，計其父已百有
十歲，乃持三年服。在貴州學政任，嘗倩誠武
生改刀石為棺砲，被高宗申諭，不載。實
不必諱也。為門人達
附以馮應榴撰墓誌銘。

嘗典試福建、四川，督學貴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詩經字考一卷　嘉慶刊本

清吳東發撰。東發字芸父，浙江海鹽人。是書隃

乃死、祖落則不當

謂方放古通，放又通仿、隃，言治化上昇，放言治化周遍。若

如孝傳以陟方為升遐，為祖落，則不當復云乃死，說

鉛松柏石，謂怪當作㙯，古塈字，从又从土，

象手擊土，蓋供治宗廟宮室之用，說因不冠。賦鴟義謂義

讀若義，鴟義即鴟鴞，蓋頑兇之目，侵其怪當，其引

鐘鼎石刻，以見古字同異，如分北三苗引石鼓文作

北，二人相背之象，土爰稼穡引秸卣作，兩手弄丸

之象，有循環之義，

春秋傳晉子圉手作爰田，註易也，四曰司空引

周司空鼎銘作司工，鄭氏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攝

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知空工古字通，

厥子民養引晉姜鼎民作

有所蔽，周養鼎銘養作，孟子庠者養也，養羊古

義通，故民養當讀若芊芊，莊子所迷陽，諸像

尤屬義新而確，書中亦引王氏後案，闡發云

王氏素攻古文，謂夏侯等書心腹賢腸曰優賢揚

乃今文，鄭所傳古文，故曰心腹腎腸，孔本疑稱

古文，乃反用於夏侯等書，東發謂曰優賢揚，曰

作也，言心腹腎腸，夏侯等書作優賢揚也，是

梅賾本已與鄭同，此可以闢王氏之口矣，東發別有

記，其已見於後者，例不詳云。

古河考一卷　乾隆壬午刊本

清吳楚椿撰。前有楚椿自序，凡考十篇，附論二篇，圖一篇。大旨主天津為大河入海故道。據尚書註云九河在兗州界，平原以北。一北字最[illegible]的。又漢成帝時河隄都尉[illegible]許商上書[illegible]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現界中二字，九河當在成平、南皮、鬲縣北。今之南皮、東光、滄州，正其遺跡。蓋禹河故道由汲縣東、臨漳縣東，又逕肥鄉、曲周之間，入廣阿澤。又逕南宮、冀州[illegible]西境，入廣博池，始漸分，由獻縣至南皮、東光、滄州分為九，至靜海又同為逆河，天津入海。[illegible]此其大略也。次論禹治水所以分合之故，及九河命名之義。其論太史公禹厮二河[illegible]一語，謂把河不兩行之[illegible]患，貽萬世患，最為有識。附論[illegible]前說所未盡。[illegible]圖後又附說[illegible]別周河故道與禹[illegible]逕之同異，並非熟於古今河道者不能知也。

禹貢圖說四卷　同治四年刊本

清周之翰撰。之翰字甦廷，湖北廣濟人，諸生。[illegible]則[illegible]視學[illegible]四川，為學使何紹基所識，是書為投從而作。[illegible]凡冀州二十六條，兗州九條，青州十一條，徐州十四條，揚州八條，荊州十四條，豫十五條，梁州二十條，雍州三十條，[illegible]州山水，據實在今某省某府某縣。[illegible]如沿梁及岐之類，眾說有異者，則闕而不舉。大致禹少外誤，但[illegible]有說無圖，而諸說皆係就圖指點，則圖殊不可少耳。第二卷論孟子與禹貢之異，謂孟子與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係據兗州而言；疏九河而注諸海，是注諸北海；瀹濟漯而注諸海，是注之東海；決汝漢係據豫州而言，決汝入于淮之上流，決漢入于江之上流，此三字不連下文。排淮泗而注之江，係據徐揚二州而言，是淮與江之下流。禹貢四瀆，分四段說；孟子四瀆，合為兩段說[illegible]河濟漯入海有二處，不得因孟子遂謂入海在一處；淮之經流仍汝泗入海，淮之支流，納汝泗入江，不得因孟子遂謂淮先入江後入海，此條最為明晰，有何紹基

徐從祖、唐[illegible]杰、毛國瑞、袁章諸序跋，分弁各卷之首，殊非體，文亦不工，宜刪之。

禹貢翼傳便蒙一卷　光緒五年刊本

清袁自超撰。自超字崧生，江蘇上元人。是書首有其兄汝超序，末有自超自跋，[illegible]翼傳[illegible]參傳[illegible]自[illegible]翼傳[illegible]遺參傳[illegible]大旨多與參傳互異，而又不便遺功令，故去翼傳也。[illegible]自[illegible]為[illegible]方[illegible]凡撥待為業，故云義取其繁簡不致煩，[illegible]便蒙[illegible]之意。於此書中折衷衆說，如三江從鄭注之類，[illegible]多有當者。然[illegible]以上尤非一，如別有二[illegible]崌嶓[illegible]析支渠搜之屬，但日[illegible]錄判於今地理[illegible]有[illegible]亦甚故耳。

蓋說禹貢者晚出，然精擇言而存。

禹貢今註 一卷 宣統三年活字印本

清閻寶森撰。是書於禹貢山水川澤，全釋以今地名，刪盡紛歧，主於一是，故辨誤少，讀者但觀現行地圖，即可得其會通。視萬日松、周之翰二書，尚覺勝之。卷末附壤則賦、圖、九州貢物、貢物表，眉目尤晰。首有序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禹貢蒐註 一卷 光緒壬午刊本

清吳昔巢輯。昔巢浙江海鹽人。是書原無序例，其門人朱元度謀而刊之，增入元度序，述刊書緣起。書中循文敷義，不重攷證地理，間有舉證四關要旨，亦有援他書以駁察傳者，蓋為課蒙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詩經字考二卷　嘉慶刊本

清吳東發撰。書中多補毛傳所未誤，或糾正毛傳，如貽我彤管，謂彤管[illegible]韘也。大射禮所謂朱極三是也。韘所以管指，色朱，故曰彤管。考磬在澗，謂考安詳也。槃般旋也。[illegible]作[illegible]薄言采之，謂采同彩，與采采卷耳異，與采之衣服同。有紀有堂，謂紀即紀綱之紀，山之脈絡前後擁護者。屏翰者比臣下之擁衛。四之日舉[illegible]趾，謂趾止古通，言三之日有事于耜，四之日則舉耜以耕也。朋酒斯饗，謂朋之為言倗也，進酒盛甕中，封固之，故[illegible]曰朋盛[illegible]。[illegible]六月棲棲，謂猶春日遲遲。棲遲音義同。君子攸芋，謂芋當作[illegible]，[illegible]从廿从竹無刑[illegible]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飽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illegible]俱據義甚[illegible]如彼之傳之，引[illegible]漢書[illegible]峻石壁畫像，小史騎侍僮，又小史僮弟，釋，隸云，以僮為憧，駿之征夫，引周南仲鼎銘三字古四駿南宮，又古鐘銘追祖侁考，駿侁義[illegible]作薦，薦進也。[illegible]蓋進之不已之意，而無正，謂而古通，霸，引周伯克尊銘佳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illegible]，頌壺銘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霸無正者，言天下自此有霸無王，將不復奉周家之正朔，即詩所謂周宗既滅者也。此諸條俱精。惟從王于興師，既疑為秦哀公所作，而[illegible]改王為往，引韓詩外傳[illegible]書，而不[illegible]往于興師四字為不詞，[illegible]里時世，為秦哀公宜亦以王稱之，[illegible]不須曲解也，但[illegible]采為哀公[illegible]所作，不應次於康公前矣。

毛詩物名考六卷 道光戊戌刊本

清牟應震撰。應震字寅同，山東棲霞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禹城訓導，陞青州教授。是書首有應震自序，稱自童年喜考較物類，於物之形色性情，或能得其一二，及反而證之爾雅諸書，多不合者。今古異呼，方土殊名，傳寫之訛誤，假借轉注之變移，以物註詩，不如以詩註物。[illegible]又有孟廣均序，稱其與族兄東松巖、陌人講解毛詩，互相發明，又復兼採衆說，引古証今，凡詩所載一名一物，靡不折中異同，晰疑辨似云云。按松巖名昌裕，乾隆庚戌進士，官至御史。陌人名庭，乾隆乙卯優貢，官觀城訓導。三年著以便學者。書分六卷，鳥、獸、鱗介、昆蟲、木、草各為一卷。詩所未及者，附於其下以備考，亦有詩所已及而缺以待詳者。每大類有總考，每小類有分考，理精而語奧，[illegible]爾雅[illegible]讀[illegible]，物[illegible]盡精心結撰之作，非貿任清尹徒美者可比也。

詩韻字聲通證七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李次山撰。次山字結甫，湖南常甯人，官龍山教諭。是書為百果山房十種之一，自敘在總目中。卷一至二國風，卷三至四小雅，卷五至六大雅，卷七頌。[illegible]以先有諧聲之字，後有協韻之詩，就字聲之諧，可以證詩韻之協，以字證詩，以詩證詩，故曰通證。故首列毛詩韻表，[illegible]析東冬江陽庚青蒸為二[illegible]依此韻隸，則古音叶音之說俱可以不用，其法[illegible]而頗有理，亦言聲韻者所不得廢也。[illegible]用韻之繁[illegible]法、章法、調法，亦連及之，而書旨固不在乎此也。

續隸經文一卷　道光刊本

清江藩撰。藩著有隸經文，已著錄。是卷蓋續成者。凡論尚書四篇、論春秋一篇、與阮侍郎書一篇。其顧命康王之誥辨，引申江艮庭之說，以駁蘇軾，甚當。尚書今古文辨，謂今古文者，乃篆隸之別，經文無異同。況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自向校定之後，今古文合而為一，[illegible]。而近日儒生解某句為今文，某句為古文，何所據而云然，其說良是。然謂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古文，以今字讀之，其說與伏生不甚相遠，而今文家之倪寬又受業于安國，寬之弟子皆小人，所謂歐陽氏之學者，未必盡今文家說；又小夏侯氏之學，失其師法，不但合今古為一，且雜以諸儒之說云云，則肌斷矣。至謂杜林所得于西州之漆書，即中古文，[illegible]亦未必然。[illegible]中古文[illegible]自[illegible]是安國之書，[illegible]僅五十八篇，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僅二十八篇，則向取中古以校[illegible]二十八篇，[illegible]中古文[illegible]固非二十八篇，[illegible]賈馬鄭所注古文，即傳之杜林者，乃不出二十八篇之外，則杜林漆書並得傳之中古文耶？書亡於後，欲以豐刑冊命霍侯二篇補足百二篇之數，不知百二篇尚書出緯家言，本不足信，亦無須補也。[illegible]原命解[illegible]。[illegible]駁江艮庭受之言再說，與阮侍郎書，駁程瑤田据句之形生於[illegible]圖井周圖說，俱有理。

閟里講經編一卷　雲麓山館刊本

清徐天璋撰。天璋有詩經集解辨正，已著錄。民國丙辰曲阜開講經之會，天璋應招往，與諸生筆錄，彙為是編。十二條中，各說數事，率皆自出己見，闡先儒未發之旨。尤新者，如講方命圮族，[illegible]謂圮字从土从己，象為障水防壩，古者民多聚族而居，餘時獻策，合築防壩自衛，不求疏導，故帝吁咈之也。方命當如詩曰方命厥后之義。講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謂大麓春壇所在，堯將遜位於舜，故使攝祭祀之禮，烈風雷雨弗迷，雨暘時若，為天所享之也。講魯頌閟宮篇，謂閟宮是僖公既登制謚立主，大公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合禘之樂歌。講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謂周正建子，中春是建丑之月，今十二月，令會男女，正媒氏掌判，總稽其數。[illegible]不作丕，不禁當作丕禁，丕大也，故謂變故無故而不用令，未有不罰者。講春王正月，謂春王者何，春朝王也，春歲始也，正政也，王者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諸侯若不親朝，必歲首為壇國門之外，望王而朝拜，遣行人使貢祀物，如親朝於天子，故曰春王正月。平王東遷，諸侯放恣，朝貢不時，孔子因春秋本若天道，魯朝貢焉書曰春王正月，不朝貢焉曰春正月，觀史所書十二公有王無王之心可見焉。講宋人執祭仲，謂古者一命書名，再命書字，三命書行，祭仲為三命之卿，例得書行，以書原仲、季子之類，似傳聞。屢屢獨造，亦不失乎正。按天璋等編注十三經，未[illegible]盡刊行，即此可覘其一斑矣。有首王[illegible]易、陳重慶、陳廣年、繆潛諸序。

養氣齋揅經文一卷 光緒丁未活字印本

清陳文新撰。文新字石森，湖南邵陽人，諸生。是書多述其鄉先輩王船山、魏默深、鄒叔績之說，所說周易、詩、書、周官、小戴記、論語諸篇，尚能舉其本末。惟攷中庸，斷[illegible]作者為顏子，亦非子思。子思[illegible]子思子二十三篇，見漢書藝文志，又史記列傳有尸子，[illegible]其道理純正，迥異諸子。尸思同音，尸子即思子，[illegible]中庸多非子思作，亦無以證為顏子作也。又謂噫嘻、[illegible]維天之命、小毖三詩，皆有錯簡，今為[illegible]移正，雖亦言之成理，但古代學章句不可徑以辭意求之，姑備之以備一說，亦可耳。

分訂皇清經解十六卷 光緒庚寅上海書局刊本

無編者姓名，依易、書、詩、周禮、儀禮、大戴記、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名次為一卷。其涉於羣籍者，則分為天文、地理、聖賢、王侯、輔佐、政治、禮制、樂律、祭祀、喪紀、倫常、人事、性理、身體、經典、字學、音韻、均武備、宮室、服飾、器具、庶物，凡二十四門，[各門下別附雜錄] 共為一卷，都十六卷，與敬修堂編目略同。惟彼僅[illegible]一目，此則改編訂全書，俾閱者展卷即得之，於檢查之頃，力為便益，所惜刻[illegible]拙劣，校其書雅往，而不甚通行也。

[別編羣經叢解]

五經備解不分卷　道光三年刊本

清周封魯輯。封魯字東山，湖北天門人。是書無序例，凡易經三百五十條，書經四百九十二條，詩經四百五十六條，禮記三百五十五條，春秋三百五十三條，凡涉於典故及義理者，[illegible]擇采[illegible]一家之說，或兼采數家之說，雖不下[illegible]斷制，所取亦不盡當，體似類書，惟依經文先後為次，蓋[illegible]

[illegible]貲，亦供試場獺祭[illegible]依勝者亦未始不可資其益也。

尚書講稿二卷　思問錄

清官獻瑤撰。獻瑤字石谿，福建德化人。乾隆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事蹟具陳[illegible]壽祺所為傳中[illegible]。稿[illegible]係獻瑤於教太學日為諸生講演之作，[illegible]謙不自足，故[illegible]曰思問錄，首有[illegible]自序，作於乾隆癸巳。又有汪廷珍序，無年月，則獻瑤卒後作也。所講堯典、舜典、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盤庚上中下、說命上中下、洪範、旅獒、金縢、今古文皆有，惟堯典講治曆明晰，能為鄭注舊說補，又發義法序[illegible]，稱其融貫古今，通諸事理，則譽過其實矣。

南澗先生易簣記一卷　瑞安陳氏排印本

清李文藻自述文藻字素伯，號南澗，山東益都人。乾隆庚辰進士，歷知廣東恩平、新安、潮陽縣事，升廣西桂林同知，卒於官。文藻晚歲病癰，臨殁前，口授此記，俾其甥蔣因培筆錄。記中除作病中痛苦語，惟之於平生未成之書，所親厚之友，所交接之學人，亦有涉手考核者。如大毛公有毛亨，僅見初學記，豈有漢人所不能知，而唐人忽知之者。又謂朵石碑太白樓中蕭尺木所畫四大名山，有華岳而無衡岳，漁洋詩乃以為有衡岳而無華岳，不可解。又謂桂海十六字，桂謂桂嶺，海謂海，范石湖時，高雷廉瓊皆屬廣西，大海在所部中，所志多言海物，故桂海對舉。近人以桂林為桂海，則不通矣。其鄧謙持小像，成瑪尼禱久，昏病中作也。存記中。清祖刊南澗文集，未收也。修下湘夢識語六則，湘夢姓閻，昌樂人。又有有倦識二則，益考識語二則，係不知其姓，列王獻唐所撰濟梁刊編時所記也。有文藻小像，及讀瑞廠書肆龍

手稿，又錢大昕撰墓誌銘，翁方綱撰墓表，今西湖之，文藻之學行政績，備見於此記。文藻尚有自撰年譜，今不傳，墓誌銘，係撮要謂為之，亦可觀其梗概矣。

藝風老人年譜一卷　刊本

清繆荃孫自述。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以及對紀大奎入儒林傳，爲大學士徐桐所憾，致甲午大考，抑置三等二十四，罰俸二年，遂乞假歸。宣統己酉，派充學部圖書館正監督，國變後，居上海，不復仕。卒年七十六。是譜所述，迄於宣統辛亥，其後八年之事，則其子祿保、僧保補之。譜所紀賜書著書、碑刻、書之事甚詳，有爲人編刻而不出名者，如[illegible]進齋、[illegible]學軒諸叢書，常州往哲遺

書、續遺書、東坡七集等，皆是。惟光緒乙亥三十二歲條下，記云：八月執贄張孝達先生門下，命撰書目答問四卷，據此則書目答問，荃孫所撰也。但荃孫作鄧餘庵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序云：同治甲戌，南皮師相督四川學，諭[illegible]有書目答問之編，荃孫時館吳勤惠公督署，隨同助理云云。近見南皮與王懿榮書，稱弟在此刊書目一卷，以示生童，意在因指見聞，指示門徑，分別良楛，其去取分類，及偶加注記，頗有深意，特自知譾陋，以職司所在，

不敢謙避，其間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請爲補正，又一云：望轉交繆小珊進士，望於交屬其訂正云云。累爲荃孫所撰，[illegible]須其訂正，書者南皮耳，撰此書時，或命荃孫[illegible]理，而[illegible]南皮以己意修改之，否則南皮自[illegible]稿，而荃孫[illegible]有獻替，俱未可知，以南皮平日自信所學，目空餘子，似無全聽人捉刀之理，而荃孫[illegible]邪書，[illegible]在光緒戊申，南皮尚健在，放價言此理，是譜成於宣統辛亥，南皮已前卒矣，豈以事無證證，遂欲蔽爲己有耶，要荃孫一生，與南皮因緣最深，觀是譜可知已。

倒同年譜

張泗州事輯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佩芳字蓀圃山西平定州人乾隆丁丑進士選安徽歙縣知縣調合肥[illegible]升壽州知州又移泗州以父母年皆逾七十請終養歸又十一年而卒年六十二佩芳張穆之祖也是書即穆所編成於道光戊申[illegible]距佩芳之卒五十有五年矣佩芳學于牛運震[illegible]胡天游傳其學所注陸宣公翰苑集[illegible]詳博[illegible]官則興書院新學宮修邑志立社倉禁淫祀恤節民有足紀者穆所輯[illegible]首佩芳所著希音堂文集及朋友贈言排比[illegible]而成自云不敢以子孫私言闌入一字可為子孫撰先譜者法也

重定張泗州事輯一卷 稿本

清張穆輯是書係就刻本[illegible]增補[illegible]者甲條如乾隆甲戌二十三歲條[illegible]引[illegible]堂集[illegible]乙亥二十四歲條下各[illegible]引[illegible]牛運震空山堂集各一條丙戌三十五歲條下[illegible]引方盛詩注一條丁亥三十六歲條下[illegible]引飯煤詩注一條己丑三十八歲條下[illegible]引歙縣志一條壬辰四十一歲條下[illegible]引吳玨詩序癸巳四十二歲條下[illegible]引佩芳自撰祠倉題詞[illegible]翰苑集注自序下[illegible]刊於道光[illegible]四年宜黃令陸熙中刻陸宣公奏議[illegible]注題下文中皆有注者即是翠巖精舍足本[illegible]為阮元所未見其他[illegible]小小補苴而有敬[illegible]張敦頤及其妻王氏[illegible]氏合葬碑銘[illegible]生張晉暹墓誌銘敦頤佩芳子晉暹[illegible]敦頤子[illegible]穆之父[illegible]兄也[illegible]未見刊本

會稽莫公事略一卷 道光刊本

清莫晉字錫三，別署寶齋，浙江會稽人。乾隆乙卯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歷官至倉場侍郎，降為內閣學士候補。嘉慶癸未因病乞休，閱三年卒，年六十六。[illegible]為平定張穆撰，穆習外務也，往嘗以女得稱晉孫稿，因合假晉閱，為成是篇。其中在江蘇學政，詳蒲目鄴雲布玩，公護短[illegible][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應，在倉場侍郎任，駁戶部以祕代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主於存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理正詞嚴，他若請審書責成督撫懲誣，[illegible]周兼防相庇，請[illegible][illegible]伯父母後，全公義並顧其私。惟疏草恐不止於此，又晉中歲後專意理學，以姚江[illegible]宗，嘗重刊黃梨洲明儒學案，其[illegible]宗旨具見所為序中，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別有來雨軒稿行世。（不錄奏疏）又[illegible]狀誌說如，敘其生平者[illegible]此而已。

重訂會稽莫公事略一卷 葉本

清張穆輯。是篇亦就刊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所增刪。其嘉慶元年散館一等三名，二年充國史館纂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充日講起居注官，本在七年，而[illegible]本誤作八年，此特正之。又十三年五月派充教習副總裁，十五年巡福院文聘主[illegible]義山書院講席，刊本[illegible]遺之，[illegible]本載與滿侍郎因議事不合，各執奏，疏稱上前，仁宗為和解之，而未[illegible]著所議何事，此則著因常州帮武弁旗丁與山濟各州縣互訐，奉控多人，滿侍郎渊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照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祥渊持不可，公不為屈，[illegible]其後仁宗命軍機大臣傳問辛往，公議亦非和解也。又在倉場侍郎任，與戶部爭議案，補錄宣宗特諭，亦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勝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張酉州事略同，惜改定後皆未及重刊矣。

高南阜研史年譜一卷附一卷　咸豐二年刊本

清高鳳翰[illegible]字西園，號南邨，更號南阜，山東膠州人。諸生，安徽歙縣丞、署歙縣知縣[illegible]盧見曾所重，見曾轉運兩淮，薦於[illegible]制撫，將授儀徵令，已而見曾因事坐[illegible]被逮，[illegible]亦被累[illegible]廢，右臂痺，[illegible]鳳翰善製硯，[illegible]著[illegible]研千餘方，著有研史，諸研紀年月。[illegible]七錢侍宸[illegible]援[illegible]其事蹟之可考者，[illegible]題曰研史年譜，甚簡略，即其[illegible]之月日，亦[illegible]如[illegible]研史原本，為王相所得，屬王曰中摹刻，未及半而曰中歿，吳熙載[illegible]續成之。[illegible]遂曰中之精拓，因[illegible]中刻石時[illegible]商榷之[illegible]札，彙為一編，題曰子若手牘，附於譜後。[illegible]子若[illegible]曰中[illegible]字[illegible]。江蘇太倉人，諸生，畫承家學，隸精金石篆刻。

戴友梅[illegible]述　光緒刊本

清戴肇辰[illegible]字友梅，江蘇丹徒人。[illegible]貢[illegible]府事。歷官浙江臨[illegible]大使[illegible]山東登州知府，廣東康州、瓊州、廣州知府，告歸。卒年八十有一。守登州日，值丁母憂，候代，而捻匪圍城，肇辰與官紳籌畫防堵，城獲全。事詳山東軍興紀略[illegible]登州府[illegible]紀之。守[illegible]日，[illegible]靈山[illegible]海面洋[illegible]康[illegible]亦有化泉政[illegible]去任，康人[illegible]以詩贈行，輯有王康贈別詩，[illegible]治瓊，則有瓊紀事錄，而待銓知縣時，別著有求治管見，[illegible]續求治管見，又輯本朝名公學士奏議，[illegible]之類，有關治道者為學仕錄[illegible]康州延林[illegible]學海門書院，在廣州延碩儒續修府志，亦足紀者。行述其子[illegible]元撰，後附[illegible]誌銘[illegible]碑銘、修文[illegible]聯語[illegible]別一卷，存肇辰妻何氏行略[illegible]誄、銘、輓聯等。[illegible]元，咸豐己未舉人，戶部廣西司郎

錦里新編十六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張邦伸撰。是書原名錦里新聞，因與段成式書同名，易聞為編。蓋紀蜀中人物時事而作者，有邦伸自序及凡例。卷一名宦，卷二至三文秩，卷四武功，卷五儒林，卷六忠義，卷七孝友，卷八節烈、流寓、異人，卷九高僧，卷十賊後，卷十一至十三邊防，卷十四至十六異聞。所載人物以清初為斷，其已見明史或係前明科第，概不錄。名宦[illegible]循吏在人口及身所親見者、[illegible]政績可傳，而但貫科名、歷陞遷事故不及詳知者，闕之。[illegible]武功[illegible]餘據庚而[illegible]李乾德、正通者之誤，賊禍門據[illegible]海吳蜀碧所載張獻忠於甲申八月十六日僭位紀元，正明史為十一月之誤。異聞門，題目兩兩相對，書更[illegible]諸釋為之，殊無謂。[illegible]亦以留心掌故，而非以藻華為能者。

王壯節公年譜一卷　咸豐甲子重刊本

清王文雄字殿宣，江蘇太倉人，以行伍從[illegible]征緬甸，又征金川，隨大將軍阿桂征金川，[illegible]補湖南撫標中軍都司，累陞至通州協副將。嘉慶元年，剿湖北劉白蓮教匪，又以功累陞至固原提督，[illegible]以眾寡不敵陣亡，[illegible]賜諡壯節。是譜其[illegible]撰，[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後有文雄弟士杰及門人二跋，初刊於嘉慶甲戌，[illegible]刊於道光甲午，[illegible]咸豐[illegible]刊，又有其孫鳳翥跋。

宋仁圃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宋如林字莘春，號仁圃，漢軍鑲紅旗人。乾隆丁酉舉人，歷知山西平魯、襄垣、絳縣，浙江嘉善、餘杭、臨安、昌化、定海、鎮海各縣事，陞玉環同知，署嘉興、寧波知府，補松江知府，調蘇州知府，陞常鎮通海道，調蘇松常鎮太糧儲道，陞兩浙鹽運使，湖北按察使，調貴州按察使，署貴州布政使，以老乞歸，卒年七十有二。歷官尚勤慎盡職，由[illegible]寶[illegible]事，惟松江在任至八年之久，惠政亦多，故知府縣久任之制為最宜也。任松江日，延莫晉、孫星衍修府志，在貴州日，得程恩澤《橡繭歌》，因推種橡育蠶法于全省，皆可紀者。是編為其子鑑、銓同撰。鑑官山東同知，銓嘉慶乙卯舉人，官戶部員外郎。

張濟川行述　乾隆刊本

清張渠字濟川，順天三河人，康熙辛卯副貢生，援例捐中行評博，遷太常寺博士，再捐副使道，補興平倉監督，調大通橋監督，擢刑部郎中，仍管運務，旋以府道用，分發廣東，署惠州府，陞肇羅道，擢廣東按察使，廣東布政使，調江蘇布政使，陞湖南巡撫，調江蘇巡撫，又調湖北巡撫，卒于官，年五十五。渠以筦運為世宗所知，五年間由知府歷藩臬，無政績，惟嚴倖戢而已。是編為其子彥烈所述，頗多浮詞。

慶誕記二卷 道光戊申刊本

清張邦伸撰，其子懷洵補註。邦伸字雲谷，四川漢州人，官河南固始縣知縣。□□□□□□□懷洵，嘉慶辛酉舉人，大挑知縣，以親老請改教職，終會理州學正。是書□又名稽古生辰錄，□□體略似錢大昕疑年錄，□□生不紀其卒，且所□記□帝王將相、聖神賢哲、仙佛、神祖仙真、忠孝節義，有功德於民之尊祀者，而又摘錄其事實，以備稽考，此皆異於大昕者。所□據□佛□道之書□搜神錄、桃□園記之類，未免濫雜。卷首第一條慶壽禮，不過□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行之，並非高宗生日，□未免自亂其例。□□邦伸□叔葉僅然人，懷洵有言之，並為之註。首有姚瑩、陽潛光二序，□嘉慶乃懷洵女夫，助刊是書者，序言□懷洵尚有□□□□錄、蜀中詩話志四十卷，藏於家，而邦伸□□□目錄里新□編十六卷，皆西川文獻者。

畸星槎行述一卷

清喻元升，字登瀛，廣西南甯人，嘉慶己卯舉人，大挑□□知直隸雄縣□□□□□□□□延慶州、靈壽、容城、大名各州縣事，陞順天府治中，署東路同知，又署通永河道。為治中，沈密□□每邨社，論其戶口多寡，給以吏牌及循環簿，五家一夜輪流報吏部，前後煤設木柵，一家有警，則群相呼應，又不時下鄉夜巡，稽其勤惰，頗得古人守望相助之遺意。佐治中日，正值科場舞弊事發，所擬□預防謄錄頂替、諸生偽卷、水夫傳遞諸□弊，□後即纂入科場條例，□行南□□。其子懷信□□□後附元升墓誌□□遺□懷信□見□□□□□行身不要□□不置空，亦僅見也。□後附□□□□人行述，亦懷信撰。懷信道光丙午舉人。

覲芳錄一卷　同治十三年刊

清熊聚撰。聚字澧川，江蘇江甯人。業賈，以賑捐議叙從九品銜。咸豐三年二月，粤逆圍破江甯，熊聚其妻守禦，城破，[illegible]同熊聚移居寓八於寓[illegible]淳水，與子德豐、德升、婦謝及女孫三人同投[illegible]自盡。熊聚年七十有一矣。大吏奏聞，贈熊聚鹽運司知事。是錄其孫子德泰所[illegible]，錄其奏疏、家傳、府縣志傳、遺像并贊、墓誌、徵詩啟、題詞等而成，並附德泰業師葉德鈞、婦弟徐以誠、未婚婦徐氏皆同時殉難者，書題覲芳，從其實也。末有德泰自識，并詩十首。德泰[illegible]以翰林官中書。

尚書約旨一卷　道光三年刊本

清黄惟恭撰。惟恭字偶莊，安徽六安人。是書[illegible]首，有楊懌曾、梅沖、大關三序。篇各[illegible]為說，不分今古文。太甲、盤庚、說命、泰誓，舊分三篇者，皆併為一篇。[illegible]篇中撮舉經旨，意主簡括，備記誦[illegible]，但皆陳言，且多參駢偶之句，視漢義又下一等。楊序稱其尚有七經總論、易比卦義、毛詩辨詁諸作，皆未見傳本，然可推想而知之矣。

三

毛詩箋疏辨異殘本二卷　原稿本

清李兆勛撰。兆勛山東歷城人，他無可考。是書據原目三十卷，此所存止卷二、卷二十三兩卷耳。卷二中有鵲巢、周南召南辨、郊祀后稷以配天辨，卷二十三中有旱麓一篇，而次毛詩箋疏辨異叙於後，似是從全書單抽此數篇，以質正於人，而非偶然闕佚者。其著書之旨，其疏辨異，其大旨亦見於叙。叙中詳舉毛鄭異義，及毛義難明者六端，謂沖遠為疏，時有紕繆，或本異而合為一說，或相同而分為兩義，或聯章累句，祇得鄭氏之偏詞，或隨文樹義，未究毛家之旨。詣諶究箋疏，辨其異同，但欲申明傳義，上合經文。故多辨難。近世為毛氏學，金壇段氏、長洲段氏，皆為毛氏學，互有得失。辨其近是而實非者，附於各篇，至朱傳、呂記於毛鄭有所去取者，亦附見一二云。今卷中以鵲巢以下四篇為王季詩，鵲巢、采蘩季之夫人為太任，其辨周南召南以周南皆文王詩，召南皆王季詩，繫之周公召公者，從後繫之。其說雖辯，而苦於無證。又謂郊天與郊禖判然不相混，事本無信，且舉證甚多，惟謂公羊家言，為方士新

平之屬所傅合，亦屬肊斷。惟旱麓篇疏承箋誤，箋以豈弟君子指大王王季，而篇內無文王事，受福宗誰何屬，所未能標。是大抵兆勛之意，在申序傳而絀箋，但箋之改傳，亦有不可無者，長疏不破箋，是拘於例，似未可一概論之也。

東山爲周公西歸時從行歸士出

詩問六卷 嘉慶刊本

清牟應震撰。應震有毛詩物名考，已著錄。是書句有解、章有說，又有總論，其舊有疑義者，則設爲問答以辨之，故曰詩問。多闡發新義，閒采小序、集傳，不墨守一家。如謂國風是後世說詩者所題，南統列國之詩，國無主名，故以南概之。周主畿內，采畿內者係之周；召主列邦，采自列邦者係之召。[illegible]國猶[illegible]，二南者猶詩之合選，下十餘國猶詩之專稿。二南[illegible]十之七八爲後世所增入詩。[illegible]以哀樂美刺爲正變，樂者美者以爲正可也，哀者刺者以爲變不可也，而非如序之所謂正變。王之爲風，蓋嘗哉，未并于秦之時，所采之詠。小雅爲畿內[illegible]之民暨內小臣外諸侯之詩，[illegible]大雅爲公孤卿士之詩。又謂關雎成婚禮也，葛覃勸婦功也，皆與文王后妃無涉。汝墳周公東征也。王室指周室，何彼襛[illegible]平王指東遷之平王。蒸之詩，據史記鄭注坊記左傳[illegible]爲[illegible]其爲定姜[illegible]莊姜屬媯[illegible]戴媯[illegible]誰屬。旄邱責晉文公。泉水，長衛姬嘆戴公。河廣，衛人美宋桓公[illegible]。東宜王勞南仲[illegible]小旻[illegible]謀東遷。所持說皆據證鑿鑿，甚致。僅詳於詩之外者，謂幽在鎬京東北，黃河西岸，今延安府地，非唐所立之邠州，因之[illegible]漆沮即古洛水，非地理今釋之石川河。[illegible]石川河即古汭水。又[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辟爲避[illegible]九[illegible]公歸[illegible]所[illegible]出避之證。又曰公歸不復，又曰[illegible]無以公歸，是怡而迎之之說。[illegible]管蔡未平之日無所爲東都，居東即居幽，東征是[illegible]行非征。[illegible]代九[illegible]破千古疑案。其解字亦多別義，如[illegible]解[illegible]述，[illegible]來求也，蒐[illegible]也，取生菜覆牲上以薦神。解明星有爛，爛是闌，衍文，闌盡也，今以夜盡曰夜闌。解集于栩苞、棘苞、桑[illegible]，栩棘桑從苞字取義，苞飽也，與下文何食何嘗。此類尚多，尤妙者解並驅從兩牡兮，牡[illegible]之中，一見而知爲雌雄者惟雞雉，故決之也，可謂從無字處覓得解矣。書中屢引陌人說，陌人牟廷相字也。然亦有過于[illegible]拘者，如[illegible]履帝武敏歆，不取鄭箋，以祀湘妻嫄，其爲有母無父之子，可不待辯，況[illegible]之隘巷平林寒冰，顯見於詩，[illegible]猶以理斷之，可乎。前有自序，稱稿凡四易，而不敢自信，要之求是之心，固大異乎墨守者矣。

君子好逑

毛詩奇句韻攷一卷　嘉慶刊本

清牟應震撰。應震是書成於毛詩古韻攷之後，首有自序，以為詩不獨偶句見韻，即奇句亦無不韻，不獨奇句見韻，分四字為二句，其為句中韻者十之八九，分二字為二句，其為韻亦十之一二，又前攷始於乾隆丁卯，卒業於辛未，凡六年，茲攷始於戊寅夏六月，卒業於七月，匝一月有半，是知博採羣書，不如取證於經，以經證經，不如取信於一己之口、一己之耳云云。其書舉關雎、葛覃、卷耳三篇為例，於某為雙聲、某為疊韻、某為通音，一一註明，且其用韻多不一格，有通章一韻者，如卷阿之後三章是，有一三句一韻者，如兔罝之以罝夫為韻是，有一三句各本句為韻者，如桃夭全篇是，有一二四一韻、三句換韻者，如擊鼓之前三章是，若六句為章，則多於五句換韻，八句為章，則多於七句換韻，螽斯三章十二句，則於十一句換韻，總之換韻之句，非本句自韻，則與上下為句中韻，凡此皆應震自道其所得，自來言韻家特拈一途者。

詩譯一卷　船山遺書本

明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埤傳，已著錄。是書係取三百篇以論漢魏唐宋之詩，曰譯者，通其郵也。其言曰，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又曰，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為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為株守之兔罝。故所論道命意深淺宏隘之所由判，之不相侔，多探微，非鍾嶸輩所能見及也。其中亦有發明大義者，如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可以盡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觀其通。又謂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乃國風之怨而誹、紋而直者，夫子存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又謂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禮樂，故仍其名曰頌，如此之類，又不當作詩話觀也。

詩經蠡簡四卷　道光刊本

清李詒經撰。詒經字星五，山東高密人。首有石桐先生傳。按：[illegible]石桐即李憲暠也。傳中[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且[illegible]其文氣[illegible]說，[illegible]不解何以弁諸此書卷首也。書中逐篇各條見解，俚不可以評唐宋詩，況三百篇乎。題以蠡簡，又不知何所取義，蓋綴曲陋儒[illegible]之所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合解二卷　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清陳治安輯。治安字道援，浙江山陰人，官河南襄城縣知縣。是書首有治安自序，又有畫說七條，並錄劉熒經義，[illegible]周程張朱五子[illegible]司馬光、陸九淵、許衡、范祖禹、王褘、曹端、薛瑄、章懋、李世業、陳子廷、呂坤、呂維祺、耿介、冉觀祖凡十九人。是本即合耿介之孝經易知、冉觀祖之孝經講義為一書，題曰合解。[illegible]易知實刪呂維祺之孝經本義，講義即觀祖自著詳說之[illegible]，[illegible]蓋為便于初學計。治安[illegible]正宜素城，即以訓導其縣民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註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楊起元撰。起元字復所，廣東歸善人。是書[illegible]錄[illegible]刪除章名，并[illegible]舊註，自抒所見，[illegible]肫摯之情，達顯為之理，[illegible]德[illegible]亦自可取。如謂至德者，良知良能之出於天而無復可加也；要道者，在邇而非遠，在易而非難也。說身體髮膚一節，尤警切，謂嬰兒初也，乃於嬰兒驗之。嬰兒或屈鼓其手足，則啞然啼，便是其身體不敢毀傷處；或為之剃髮，輒啼；或掐其肌膚，輒啼，又是其髮膚不肯毀傷處。人情雖至愚不肖，無不愛其身體髮膚者，亦無一人敢於毀傷者。水火知避，刑害知遠，疾病知畏，渓徑嬰兒一啼，未但人卑以常情視之，不知此便是孝之發端處。如此立說，方不致使人視為空虛。闡首餘論纂[illegible]一則，亦他本所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養正一卷　光緒乙丑刊本

清呂鳴謙撰。鳴謙字吉垣，湖北廣濟人。是書首有李廷筆序，次鳴謙撰條議十則。其要者，謂推廣孝道，立講堂，孔聖教堂旁設曾子坐位，每逢房虛昴星之日，禮拜先師，由教諭訓導兩官主講，紳耆士庶臨期來聽。講畢，就在堂內演禮習樂，並按此事近人有倡之者矣。其講解悉用白話，[illegible]則又近人倡白話文之先聲也。

孝經解一卷　高密遺書本

漢鄭玄撰，清黃奭輯。[illegible]本，以釋文正義為主，旁采群書，中引岡田本最多，岡田即日本岡田挺之，首據群書治要以輯鄭注者也。宜改題群書治要為岡田本所自出，宜稱原書，不得稱日岡田本，擬日岡田輯本傳至我國，則有洪頤煊、臧鏞堂、孫志祖、日本東條弘又取洪臧二本而訂之補之，最為精塏，惜奭未得見也。[illegible]所輯，名條附[illegible]，[illegible]其異同，[illegible]草與不律而合耶，抑有意諱之耶。

經典釋文附錄三卷　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清陳昌齊撰。昌齊字海樓，廣東海康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溫處道。是書首有自序，稱仿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意，凡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與今所傳本異，而未為陸氏所採者，錄之，為經典釋文附錄，[illegible]已而稿燬于火，重輯得易書詩各一卷云云。按此云附錄，即補遺也。[illegible]書[illegible]中[illegible]及其周易卷中，引丙子學易編云：考詳古本作考祥，按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不詳也。條下引古本足利本詳作祥，蓋古祥詳通用，詳可作祥，祥亦可作詳也，但[illegible]不如此則古本必是唐以後之本也。又尚書卷中引及考靈曜，毛詩卷中，更引緯中諸詩說，其間每引異說，多不定所從，而五子之歌條下，[illegible]請南諡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南見古文而逕之，而不言，未免椿闇。惠[illegible]嗟餘，惟鳥夷皮服條，史漢鄭玄並作鳥夷，疏孔穎云，孔讀鳥為島，則唐初亦作鳥，[illegible]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然則據此則作島非古也。又載駕條，引宋蘇氏作四章，而朱子據之，而實本於左傳，亦古義也，然七月條，[illegible]非鄭注，而是毛傳，更采及宋以後說，則[illegible]非[illegible]補陸書之旨，亦恐[illegible]不可勝收矣。

匏瓜錄十卷 光緒甲申刊本

明萬長撰。長字[illegible]，原名域，明諸生。國變後更今名，署瀨北。溧瀨為婺聲，水北曰陽，蓋江蘇溧陽人也。彭光斗作傳，稱其甲申後謝諸生，隱居荒野，幅巾裹髮，終身不變，又稱其學博而能醇，經史疑義考證尤精。是錄藏家幾二百年，至光緒十年始彥琦始序而刊之。首有自序，取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之意以為名。自卷一至八說周易、尚書、詩、三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卷九以下則綱目、書法及雜論記也。長恒學宗宋儒，尤尊朱子，而亦不盡徑遵之。所持論皆自抒心得。於易取河圖、洛書、繫辭傳第九章自天一至地十之數合，[illegible]而不取諸書。論卦變，謂程朱即自參錯，朱子未免重強於書。論舜罪四凶，全是公心，若如吳棫、朱子之說，舜論四凶不服，即天下亦未必服。解帝辟，主鄭注，[illegible]謂避位而出，則心安理得，公共[illegible]全獲，乃二公分內事，無煩以祿，故罪人斯得，繫于居東二年之後，若[illegible]致辟解，[illegible]試問金縢啟[illegible]之時，不識罪人為誰，將[illegible]何人而辟之。於詩，謂季札觀周樂，稱自檜以下無譏，蓋以其國小而微之，若以諸侯則檜曹之詩，勝齊陳，其稱者以決之大風，亦以國不以詩。又謂史遷稱國風好色而不淫，非通論，使觀者偏[illegible]橫被於色之名，鄭衛邪友[illegible]淫不淫之辨，且未有於色而不淫者。於禮謂矣官不當論，亦命壽篇輩決裂之律。於春秋謂為賢者諱非春秋之義，不得援尊親為例，[illegible]於論語，謂泰伯與仲雍適吳時，[illegible]有子，或有之而不才，惟季實賢，又有聖子，故[illegible]左氏傳稱泰伯不從，[illegible]意謂不得嗣，守先祀，非不從太王翦商之志，論俗保持[illegible]甚正。[illegible]亦有[illegible]義而[illegible]者，如謂洪範陳自箕子，記之者必周史官，史氏以箕子之故，改周年為商祀。子不肯臣周，則商雖滅，猶有箕子[illegible]之詩，周之遺士所作也，無不之詩，周之遺民所作也，使平王能因而用之，則君父之讎，後周國勢亦不至不振，君忘讎而民反[illegible]離，然不肯忘其讎，君豈民而民猶懇之不忍，寧其肩此[illegible]觀先王之遺澤，去之[illegible]猶桂二王[illegible]倫安不思先後而發要之長恒類五夫之一流，惟其學則少[illegible]遠焉。

鄉黨義考七卷　乾隆乙卯刊本

清胡薰撰。薰字蘭亭，湖北蘄川人。是書[illegible]鄉黨圖每首有陳詩序，及薰自序並例言。仿江永鄉黨圖考，而[illegible]加詳，[illegible]同。於各節之下，先具本義，次集證。本義以集注為主，而采盛開諳類，及漢以下諸儒之說，以發明之。集證以羣經為主，經未備者，補以註疏，亦間及羣書。於禮[illegible]家之說，[illegible]江氏[illegible]仍沿誤[illegible]者，間為訂正。[illegible]徽、嫌、汎、濫、[illegible]，并附孔子世家，[illegible]徵引太[illegible]雜，無字數句比擬者[illegible]，[illegible]覽者不無便益。陳序稱其尚有四書類證、禮記慕錄二書，以帙繁尚未校行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考異一卷　乾隆癸丑刊本

清武億撰。億既成經讀考異，復以翟灝四書考異，於句讀離析，多為證明，足補未備。又其注引群解，間與已見懸合，亦足證此理之同。因[illegible]取其異[illegible]大學一條，中庸三條，論語二十六條，孟子二十二條，附於經讀考異之後。所取不及原書十一，且有所刪節，不盡依原書。[illegible]宜別[illegible]行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露筋六卷　道光庚寅刊本

清李詒經撰。詒經有詩經露筋，已著錄。是書首論語，次大學，次中庸，次孟子，論語孟子各分上下，[illegible]卷首仍并名欄所為僞，又有其門人單偉志一序，蓋是書及詩經露筋皆偉志所校刊也。其書逐章為說，大都隨言，尤可厭者，[illegible]首學而一章，[illegible]斤斤於兩而字三不亦字，其他所謂明辨晴驛、正筆反筆等詞，[illegible]解以而是，皆不外發揮聖賢義理，不外此等[illegible]耶。

指之即言夫樹也。

七經紀聞四卷附一卷　道光刊本

清管同撰。同所著原定為五經紀聞，[illegible]益四書紀聞，校刊時以大學中庸歸之禮，而以論孟附五經後，故稱七經。其[illegible]易止一條，[illegible]公羊止一條，又[illegible]缺穀梁。惟書[illegible]稍多，三至四卷說論語孟子，[illegible]首有鄧廷楨及方植之二序，[illegible]阮元[illegible]，稱其中有精覈者十之二三，有未安者十之二三，有人所已道而此猶未道者十之二三，未知果出阮元口否，而[illegible]植之於每條下多附己見，與之立異，大抵同所致疑於朱子者，植之皆不以為是，[illegible]朱子說之最害理者，而所立新義之[illegible]朱子[illegible]斷為浮詞，且謂注者自為之，而植之亦必曲為之解，然亦有[illegible]同所說，如流宥五刑，引范蜀公正書，謂舜制五刑，以[illegible]三苗之劓刵椓黥，官大辟，教舜時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則不用肉刑可知，象以典刑者，正所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故爾異陶曰五刑有服，服則用流以代五刑，集，故而謂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illegible]前後解尊至明白，又照虞上

盤庚、盤庚與王曰無見下篇但言盤庚而不言王同據謂前
稱王者是陽甲、是時陽甲在位、盤庚尚爲臣故告衆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盤庚既以此意告衆然後陽甲
命衆悉至于庭而[illegible]又告以己意[illegible]是以其辭前後相
同而不嫌于複、又[illegible]郊特牲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
自三桓始也謂是三桓子孫見諸於魯[illegible]證之穆公時
公[illegible]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又四五傳至景公平公則
魯衆卑臣子爲政慎子爲將軍而季孫爲司徒叔孫
爲司馬[illegible]世執魯權者皆不見[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三桓之
子孫微、其言韙矣凡此諸條[illegible]孫[illegible]庭

積所云直破二千年儒先傳注之謬者、他[illegible]皆當尚
不乏[illegible]書中多引姚鼐九經說則去久家相承一脈也
其四書纂聞有刊本[illegible]已著錄此不稍論[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中庸[illegible]論孟相併[illegible]
[illegible]自分帙仍之爲是[illegible]
[illegible]
後河[illegible]橫之[illegible]
與前自相涉者、

杭心齋經解一卷　活字印本

清艾作模撰、作模字式成、湖南溆浦人、嘗參左宗棠幕
嵩燾幕府、晚掌教盧峰正峰書院、所著有十三經扶微、古
禮考、古樂考、六書正音等書、[illegible]皆溺於水、其
弟子諶百[illegible]琥[illegible]其遺集、僅得經解一卷[illegible]書爲
上曰若稽古解、堯舜禹湯名字證、說群二篇、屬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解詩之作、[illegible]其中頗多創見、如解曰若稽古、括王充論衡
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illegible]此四言亦必孔子所加、[illegible]
[illegible]解河廣章、謂爲宋桓夫人作、夫人[illegible]衛

滅亡、欲桓公舉兵救衛、宋桓辛其舟於河迎衛君與戴馳
未[illegible]意同、故聖人取以次[illegible]論凱風、括孟子過小之說、謂
七子不同母、母愛不均、七子自[illegible]責、故詩人美之、趙注[illegible]母
心不悅釋過小於不可磯之專最合、解韓城燕師、謂春
秋時別有南燕、姞姓、[illegible]地在今衛輝之封邱、韓即韓武
子食采之韓原、[illegible]河東郡河北縣有韓城、即其地、與南燕
連姻、故城爲燕師所完、解履帝武敏、從鄭箋、[illegible]謂姜嫄爲
帝嚳元妃、[illegible]值帝崩、故棄之以避嫌、謂無夫者誤、致南
仲、從鄭箋、謂常武之南仲、即出車之南仲、但以屬文王

時人則非褒之謀蓋因禾黍出車杕杜三詩錯在正考而魯齊詩則以三詩列采芑之下乘改之所以為宣王時詩無疑致鵝鳴詩謂為刺讒之作以蠅比小人蟲飛比小人衆多解權根小星惟參與昴謂參昴即上章之三五俱有理其他[illegible]前人之[illegible]而不自知者卷首有[illegible]百瑞序

依游樓經解一卷 活字印本

清諶百瑞撰百瑞字立武湖南溆浦人[illegible]事[illegible]諸生學于文作撰作撰有留子國改[illegible]信序傳箋而非集傳所未知于國子嗟為誰代之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百瑞更指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何邵公注公羊云遷鄭者遷于鄶也地里志陳[illegible]則鄭[illegible]遂康陳留鄭邑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比詩本鄶人為鄭桓公作子國子國當是桓公武公之字父子繼嗣于氏故其思之得此解而其詩無疑義[illegible]解碩人謂詩言碩人者簡兮考槃碩人白華凡四見傳箋[illegible]皆以碩人為大人大人[illegible]君[illegible]詩碩人俣俣公庭萬舞謂釋其之君子公庭觀萬舞下云赫如渥赭者君容也未章西方美人箋謂即碩人錫爵序明言刺不用賢美人指賢者言者碩人頎頎箋指莊姜白華碩人指褒姒非也序言刺莊公公從娛樂弛國政故詩云在澗在阿在陸碩人之寬賢者[illegible]其為莊公明甚碩人俣俣而考槃相攻當亦指莊公即衣錦褧衣致之可知禮君衣

其[illegible]改河廣方何人所作亦申師說

[illegible]文清人從決為

振白素錦衣以[illegible]裼之頎頎君體也見齊風小雅碩人擷出王白華本中后作玩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諸意口角指有則碩人指君如詩之通例[illegible]向卑有女[illegible]爲秀謂[illegible]文公詩文公三十五年楚伐宋以救鄭夫人羋氏姜[illegible]氏勞楚子於柯澤杜注羋氏楚女姜氏齊女是文公有二夫人詩蓋刺文公昏楚戴中夏而事楚也又謂黍離而不在風而在雅非王朝卿大夫詩據韓詩黍離伯封作伯封衛壽字與乘舟詩可相證凡此俱言之成理惟於左傳而位置不合者概歸之國師公所竄亂[illegible]于周禮以爾雅爲孔子作[illegible]于[illegible]又謂文王受命改元而不稱王孫亦未同[illegible]其即使持傳其氏[illegible]學者首有自序

經典釋文校勘記二十七卷 嘉慶刊本

清阮元撰凡周易釋文一卷尚書釋文二卷毛詩釋文三卷周禮釋文二卷儀禮釋文一卷禮記釋文四卷左傳釋文六卷公羊釋文一卷穀梁釋文一卷論語釋文孝經釋文一卷爾雅釋文二卷孟子釋文二卷但諸經所據之本各有不同除注疏本盧文弨校本外各有不同周易則據宋本十行本閩本監本鄭本尚書則據毛本葉本又毛居正所見本毛詩則影宋本十行本小字本周禮則[illegible]閩本毛本十行本余本儀禮則宋本嚴本張淳本而采張爾岐[illegible]所定爲多禮記則禮州公使庫本十行注疏本葉本撫本岳本左傳則北宋本葉本徐本公羊則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葉本[illegible]徐本穀梁則監本葉本孝經則[illegible]葉本爾雅宋本葉本徐本孟子則[illegible]韓詒云本孔繼涵本此外如唐石經六經正誤五經文字羣經音義周春十三經音略以及王應麟山井鼎臧琳及其孫鏞堂段玉裁顧廣圻等間采其說以訂諸本之異同得失是書雖題阮元之名而校者實非一人且

其例亦不盡一、如毛詩卷中、屢稱盧文弨、他卷

則否、所駁正盧文弨諸條、亦有及前多殆正者

條、有當有否、所見諸本、亦未為備、後起者宜有

以完成之也、

不知撰者何人、

釋文問答一卷　嘉慶辛未刊本

清平定紹業撰、紹業有冬官考、已著錄、是書止有上卷、

據陶福履重刊本、亦止上卷、且稱趙撝叔與修通志時、嘗

檄萬載令詢其家、求得一冊、亦無下卷、蓋下卷未刊、且

並藁佚之矣、但是卷、核其文、皆天官、此下必非一卷所

能容、殆未成之書耶、紹業序稱得盧抱經所校經典釋文

本、多考證之條、覃谿師（按覃谿為方綱號也）以為未盡、集同志之士

重校、紹業分得周禮、每有條問、師輒稱善、其有紹業

曰字者、師所閱而加也、其但注注疏之誤、師無所加、亦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仍之、而如天官冢宰條、地官如此條、春官數穀條、皆

師所改定、至緋縫條、師更為作答語云云、今卷中惟存冢

宰也、俱不可考、蓋地官以下原闕也、所據係通志堂本

定、所據係通志堂本、其中有已經盧

氏校改者、所校大抵據說文以定字之正俗通假、

其中稍要者、如胥讀如諝、謂其言才知為

什長、據說文諝在言部云知也、與鄭注合、大行人注、象胥

作象諝、是其例、腊人條、原書皆據說文部云、乾肉也、从殘

肉日以晞之、此乾肉係昔字本義、作古昔者乃借義、今

以古書為尋義而乾肉字从[illegible]文作䐧此五書蓋未知古
本即一字剝傷說文剝正文作剝云刑鼻也引易天
且劓為鞿[illegible]劓其或文今則易文亦改作劓則傷播說
文刀部刖云絕也足部跀云斷足也二字義異今則但作
刖無作跀者所明係[illegible]說文無刖字古只作刖謂䝽人
不同論語周急孟子政周之字然从月者係人所加辟於
係謂此字通假最多引證尤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原文本即如此如蒙字今作家犬保[illegible]保太子之類又有
盧氏已經改正如監字為[illegible]之訛之類則為之一一補
證其義則補不勝補且雜矣蛇足之嫌無怪乎謂盧氏有
未當也

經心書院經解二卷　光緒己丑刊本

清左紹佐錄經心書院在武昌紹佐時為掌教錄其一
年課士之作得經解二卷其題曰鄭君箋詩多以韓易
毛辨說曰河故道遷徙考曰繼善成性解曰辟雍解曰
大別考曰用九用六說曰尚書舜典存逸考曰白虎通詩
說考曰千乘之國解曰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曰每
題所選諸作最少者二人最多者十一人諸卷後不著一
字評語豈以名次之高下定諸生之優劣耶其中有各
持異說者將何所折衷耶即如大別考第一名李文藻

以為在今之漢陽不在安豐[illegible]
[illegible]而第二名黃覲恩則以為在安豐其地當今安徽霍
邱河南固始之間據春秋定四年蔡侯吳子伐楚左傳自豫
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濟漢
而陳亦必為漢旁許里號與吳兵相及自小別至大別蓋自
漢川而至東者大別在漢陽則為自北而南中隔漢水既
不可陳又非吳師所及將謂與戰據觀恩說是也則李
為不公矣[illegible]
[illegible]鄭君箋詩多以韓易

易毛[illegible]說、及白虎通、詩從[illegible]二題、引諸生研求經義、
題[illegible]而文亦多佳、餘題多有定說、征前事、措據使[illegible]
可笑耳、殊[illegible]本集微學識也、首有經佐序、

經義塾鈔一卷　光緒刊本

清俞樾撰、樾[illegible]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illegible]
經義之體、權於宋人、然[illegible]集、有者試顏子不
貳過論、星虞已有之、[illegible]此體至元而後[illegible]經
義之名、而有破題接題小講諸名目、則八股濫觴於是矣、
清光緒二十七年、有詔廢時文、改用四書義五經義、樾
[illegible]撰[illegible]以是作以課孫、凡易三篇、書二篇、詩二篇、禮二篇、
春秋二篇、四書五篇、樾素專經學、諸篇發揮精義、
周浹奇皇、迥非宋人所及、真經義也、題曰塾鈔、[illegible]
[illegible]課孫、[illegible]刻課孫草之意、蓋謙詞、首有樾自記、

經義正衡敘錄二卷 活字印本

雷廷珍撰。廷珍著有經學正衡，此其敘錄二卷。其敘錄也，大旨分經義為小學、士學、賢學、聖學。小學之議，[illegible]其中雅、倫小學，頗具獨見，亦頗具條理。然謂六書之形聲、象聲，則未敢信；至所謂士學、賢學、聖學，無非強為區畫，於[illegible]見其皮毛，以[illegible]其狂誕。正衡諸書，大略可想而知矣。

校元刊本韓詩外傳十卷 仿元刊本

是本為吳門袁氏五硯齋舊藏，原缺二十餘頁，黃丕烈據元本及毛氏汲古閣鈔本補完。[illegible]羅中[illegible]，謹以他書見其精妙。如卷一差然年久，與御覽合，今本然諸遜久諸人，楠而為梧，與新序莊子合，今本為諸無。卷三相地而攘正，今本作正壤，證以荀子作棄正，則元本之誤衰為攘耳。武王戴殺，與荀子詩攷並合，今改殺為弑，非。則莫表敢過，與荀子合，今作為去，疑非。卷五行絕禮義，亦與荀子合，今加人旁作儀，非。則舉錯而定一朝之日，證以荀子第語伯為自，今本或脫而字。[illegible]叔定下情於字，大謬。天謂殷適，與詩攷合，今改謂為位，非。卷六遠猷辰告，與詩攷合，今本改猷為猶，非。是屆王所以象典刑，與御覽合，今謂屆為君。告爾民人，說苑詩攷皆作告，今改為質，非。子孫承承，與詩攷合，今本改承承為繩繩，非。王者必立牧三人，與漢書[illegible]百官志劉昭注合，今謂三為二。卷七，表親三年，與說苑合，今作[illegible]親，表三年非。華華之征夫，亦與說苑合，今作征夫捷捷，非。鶴鳴九皋，與後久處在經並合，今鳴下加于字，非。與岳而改春，棲於苔口、

大戴禮盧辯注、及賈子引、樓下有閼王二字、此本有閼字、而脫一王字、卷八忘我實多、下有此忘我節一句、與文選注引合、今本皆脫、有奪漏之處、與詩攷合、今本改作有濟萋萋、卷九為人子不孝也、與御覽合、今本子下加不可二字、非、衣與譯與與荀子合、今本改為私欲食默[illegible]譯、及其升少陽與御覽合、今本誤少陽為於高、而去昔少耳[illegible]而上有二字少閼、似是加量、證以初學記御覽所引正合、今本脫、卷十淵然而沸下、與御覽合、今本改淵為潛、非、天難訦斯與詩攷合、今本誤訦為忱、非、又書中本有閼字、以口記之、今本[illegible]口[illegible]直接後人無[illegible]程顯[illegible]云云、[illegible]見中溶所為跋、惟中溶所舉增補書畫、如卷九耦耕王氣、說文苔小尗也、今本則皆改藿、卷十卞莊子條、字句亦與今本異、[illegible]中溶外尚有顧廣圻跋、書為江都秦更年所刊、更年[illegible]別有序、

[illegible]尸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列女傳、淮南子、孔叢子、家語、史記、前後漢書、王應麟詩考[illegible]

校刻韓詩外傳十卷 補逸一卷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漢韓嬰撰、清趙懷玉校、懷玉字億孫、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詔試賜舉人、官至青州府同知、是書首有盧文弨序、又有懷玉自序、[illegible]餘惟善陳明二舊序、所[illegible]之、韓序後二十一條、據懷玉序、則文弨有手定本、懷玉復取己所參校者、[illegible]改竄附益、以成是本、文弨序則稱懷玉校是本、往其是者、[illegible]兩通者、又諸書所引、[illegible]出於此書之外者、後為之博採、以繫於後、即補逸也、[illegible]戴[illegible]傳[illegible]書初學記、御覽、[illegible]為之補闕正[illegible]、同時周廷寀亦作校注、而各不相謀、今觀[illegible]卷一、促流而挹之、促改延、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烙當作格、卷五、呂闕黃帝學乎大墳、大墳係大顛之譌、卷五田疇不補甚易二字、卷六、船人盍胥、胥多作蓋、卷十、齊桓公逐白鹿、桓公他作景公、凡此諸條、援證皆碻、皆為周本所未及、至於補逸、備條、[illegible]並不止[illegible]氏斯張所舉、則[illegible]所傳外傳[illegible]雖老增於舊、而世所傳外傳非全書、自僅如有徵也、

惟書中或稱呂覽或稱呂氏春秋，又楊倞注、淮南子注，引荀子楊倞云、楊云，[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非體。

韓詩外傳校注十卷 拾遺一卷 乾隆五十六年刊本

漢韓嬰撰，清周廷寀校。廷寀字靄原，安徽績谿人，

[illegible]貢生。是書首有[illegible]胡賡善序，[illegible]廷寀之師也。次錄

漢書韓嬰傳。所據校之書，則小戴記、尚書大傳、[illegible]

子、韓非子、賈誼新書、家語、孔叢子、淮南子、說苑、新序、

列女傳、[illegible]。按趙懷玉校刊外傳，在其前一年，而廷寀

未得見之。趙氏所據最要者，如初學記、文選注、御[illegible]

覽諸書，概未[illegible]史[illegible]論矣。惟他書雅[illegible]趙

氏間引及而不及廷寀[illegible]之詳，考正可補趙本之

所[illegible]遺。拾遺一卷，為廷寀從子宗杭[illegible]別從王應麟

詩攷輯，盡廷寀并詩攷未見也。宗杭蒐詩攷所舉

外傳異文，大半既從毛詩，譌刺暑同，而[illegible]毛本猶甚，

[illegible]云云，讀者不可不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 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陳士珂撰。士珂字琢軒，湖北蘄水人，乾隆丁酉舉

人，翰林院修撰沆之祖也。是書以[illegible]外傳為綱，取諸書

互見者，備錄於後。左所錄諸節，有尚書大傳、春秋[illegible]

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繁露、小戴記、禮

緯含文嘉、孝經、孟子、爾雅，史部有國語、國策、史記、列

女傳、吳越春秋，子部有晏子春秋、老子、列子、莊子、文

子、尸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孔

叢子、孔子家語[illegible]本書[illegible]二百九十餘條，而互見

於諸書者，十有七八。[illegible]不加考斷，而[illegible]詳

略[illegible]異同，醇疵疏密，因之而見。但疏證二字，[illegible]之

閻若璩之於古文尚書，似未適用也。首易韓敘錄十

條，[illegible]又有張映漢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合至未霽術隊[illegible]代肺之半，為未字部

毛詩古韻五卷　嘉慶辛未刊本

清牟應震撰。應震有毛詩物名考，已著錄。是書首有張鵬彥及應震自序。大旨以古韻久亡，春秋以後之書，不足為春秋以前證，[illegible]迺求諸詩。凡讀八十餘過，而[illegible]恍然於古韻之未嘗亡，因[illegible]之以經為主，經合用者合之，不合用者分之，旁攷者通轉之。合陽唐及庚之半，為陽字部。合東冬鍾江，為東字部。合談覃添嚴咸銜，為談字部。合侵覃，為侵字部。合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為洽字部。合耕清青及庚之半，為清字部。合蒸登，為蒸字部。合元寒桓刪山仙及先之半，為元字部。合真諄臻文殷魂痕及先之半，為真字部。合月曷末薛及祭泰之半，為月字部。合質屑，為質部。合宵及蕭肴豪沃藥鐸錫之半，為宵字部。合尤蕭豪之半，為幽字部。合尤有宥肴豪[illegible]巧皓號各半，為[illegible]字部。合凡从壴、从畜、从叔、从逐、从复、从奥、从去、从匊之字，為六字部。合侯虞各半部，為侯部。合魚模及虞之半，為魚字部。合鐸藥陌昔之半，為鐸字部。合屋燭及覺之半，為屋字部。合歌戈支佳及齊紙為之半，為歌字部。合錫昔，為錫字部。合脂微及齊佳灰之半，為灰字部。合脂及咍及尤之半，為咍字部。合止及海賄有之半，為海字部。合職海及屋之半，為職字[illegible]部。各部首合部，次正音，次摘證，次通轉，次附論。其[illegible]通轉一[illegible]門，有本證，有旁證。本證以經讀本經，旁證備讀他書。[illegible]謂通韻非古人所尚，偶用之，[illegible]一字而止，力闢沈約分部之謬，及所生四聲之非。[illegible]亦開駁正之。雖未敢信其[illegible]合古人，[illegible]以視[illegible]諸家[illegible]進矣。

毛詩古韻雜論一卷　嘉慶辛未刊本

清牟應震撰。應震有毛詩物名考，已著錄。是書雜論古韻，不專屬毛詩，蓋因治毛詩而兼及之，中多創見。如謂古時已有韻書，以三百篇證之，十五國之地，東西三千里，南北二千里，上自商頌，下逮陳靈，千數百年之久，而用韻未之或異，旁参帝舜皋陶之賡歌，文王周公之繫詞，以及老莊左屈諸人，無不同者，[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以方音為韻。又謂沈韻一書，係橫割等韻而成，故其序韻亦仿佛三十六母之音，至其標韻目之字，不用公而用東，不用光同而用陽唐，皆所以梅等韻之迹。若其兩音並收之法，殆為通轉計，陽通庚清，故收庚以聯絡之，東通陽，故收江以聯絡之，寒刪通真文，故收先以聯絡之。[illegible]他多類此。後人不[illegible]免受[illegible]其所愚。又[illegible]轉[illegible]音，自沈韻行[illegible]訛音[illegible]如格，本音請若古，假本音亦讀若古，今讀格若革，讀假若甲，[illegible]為訛音[illegible]中沈韻[illegible]惟[illegible]麻為西音，至欲[illegible]之諸部，識可不必。[illegible]其論六書，謂以記命為本，皆在多義，至謂以義取聲，為書之失，亦不盡然。論轉注，但引郭景純、焦弱侯、程端禮舊說，無[illegible]所折衷，亦未規見轉注真義，然於韻學[illegible]可證其深有所得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１４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